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八〇冊目次

春秋通説十三卷（宋）黄仲炎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〇〇一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十六卷（宋）趙鵬飛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一三一
清全齋讀春秋編十二卷（元）陳深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四八八

春秋通説十三卷

（宋）黄仲炎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春秋通說十三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黃仲炎撰。仲炎字若晦，永嘉人。其進是書表稱肄舉業而罔功。李鳴復奏舉狀稱科舉之外，窮經篤古。蓋老而不第之士也。書成於紹定三年。其奏進則在端平三年。自序謂春秋為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所書之法為教，所書之事為戒。自三傳以褒貶立意，專門師授，仍陋襲譌。由漢以後，類例益岐，大義隱矣。故其大旨謂直書事蹟，義理自明。於古來經師相傳王不稱天，桓不稱王之類，一切闢之。案朱子語錄云，聖人據實而書，是非得失，有言外之意。必於一字一辭間求褒貶所在，竊恐未然。仲炎表中所云，酌朱熹之論者，蓋本於是。何夢申作呂大圭春秋或問序，謂傳春秋者幾百家，大抵以褒貶賞罰為主。惟或問本朱子而盡斥之，不知仲炎已先發之矣。中如於南季來聘，據三傳，戴記，謂天子無聘諸侯之禮，周禮時聘之說不足信。於滕薛來朝，謂諸侯無私相朝之禮，三傳俱謬。則過於疑古。以盟首止為王世子立黨制父，則過於深文。以子同生為傳語誤入經文，以葬蔡桓侯為公字之譌，以同圍齊為圍字重寫之誤，疑及正經，亦未免臆為推測。然如謂季友為巨姦竊交宮闈，則成風私事，傳有明文，辭嚴義正，足以為千古之大防矣。其論胡安國之書曰，孔子雖因顏淵之問，有取於夏時，不應修春秋而遽有所改定也。胡安國氏謂春秋以夏正冠月，而朱熹氏非之當矣。孔子之於春秋，述舊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強而存天子，疾大夫之偪而存諸侯，憤吳楚之橫而尊中國。此皆臣子所得為者。若夫更革當代之王制，竊用天子之賞罰，決非孔子意也。夫孔子修春秋方將以律當時之僭，其可自為僭哉。其立義明白正大，深得聖人之意，蓋迥非安國所及也。

春秋通說序

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何謂教所書之法是也何謂戒所書之事是也法聖人所定也故謂之教事衰亂之迹也爲戒而已矣彼三傳者不知其紀事皆以爲戒也而曰有褒焉貶凡春秋書人書名或去氏或去族者貶惡也其書爵書字或稱族或稱氏者褒善也甚者如日月地名之或書或不書則皆指曰是褒貶所繫也質諸此而彼礙證諸前而後違或事同而名爵異書或罪大而族氏不削於是褒貶之例窮矣例窮而無以通之則曲爲之解焉專門師授襲陋仍訛由漢以來見謂明經者不勝衆

多然大抵爭辨於褒貶之異究詰於類例之疑滓重煙深莫之澄掃而春秋之大義隱矣自大義既隱而或者厭焉不知歸咎於傳業之失而曰聖人固爾也故劉知幾有虛美隱惡之謗王安石有斷爛朝報之譏遂使聖人修經之志更千數百載而弗獲申於世豈不悲哉故曰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昔之善論春秋者惟孟軻氏莊周氏爲近之軻之說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以戒言也周之說曰春秋以道名分是以教言也斯二者庶幾孔子之志也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道也如是而君臣如是而父子如是而長幼男女親踈內

外之差等不齊也敘此者爲禮順此者爲樂理此者爲政防此者爲刑堯舜三王之治皆是物也時乎衰周王政不行物情放肆於是紊其敘乖其順廢其理決其防而天下蕩然矣孔子而憂之而無位以行其志不得已而即吾父母國之史以明之陳覆轍所以懼後車也過人變所以返天常也霸圖之盛王迹之熄也盟會之繁忠信之薄也雖有彼善於此者卒非治世之事也聖人何褒焉至於夷狄之陵中國臣子之奸君父闘干戈以濟貪忿之志悖理逆道以傷天地之和者亦何待貶而後見其惡也若夫筆削有法而訓教存焉崇王而黜霸尊君而抑臣貴華而賤夷辨

禮之非防亂之始畏天戒重民生爲萬世立治準焉嗚呼使役之爲君父爲臣子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爲中國御夷狄者由其法戒其事則彝倫正而禍亂息矣余由童至壯研思是經嘗眩於舊說如手棼絲目暗室難於解辨蓋久而後能破之旁稽記載互參始末爲書十有三卷名曰春秋通說通說者去褒貶之茅塞而通諸教戒之正途也夫春秋固有以隻字垂法者矣如加王於正削吳楚僭號而從其本爵之類是也而非字字有義也亦固有所謂例者矣如書其君殁曰薨外諸侯曰卒內大夫書卒外大夫不書卒之類是也此皆通例也先儒謂左氏非左丘明乃

明乃孔子前輩故孔子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而後已尊之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蓋今左氏傳即楚左史也古者史世其官則傳是書者倚相之後也故左傳載楚事比它國爲特詳是得其實公穀亦莫明其所自來或云子夏門人要皆非親受經於聖人者故於說經首失其義而其間亦或有得者穀梁氏爾若夫具載事實則左氏尚可攷故當據事以觀經事或牴牾難於盡從則以經爲斷上以伸仲尼之志雖以立異取譏於世而不辭也紹定三年五月朔黃仲炎序

經筵講讀奏舉狀

朝奉大夫權刑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玉牒官兼侍讀臣李鳴復等

右臣鳴復等聞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士有懷珍抱美而老於巖穴之下者固不能無待

文王之興也仰惟

陛下不居之

聖問學日新

經幄就將靡間寒暑臣等猥以春秋舊業叨塵誦說之負深懼寡識闕聞不究終始無以昭明懲勸

上裨

聖聰伏見溫州布衣黃仲炎折衷是非事爲之說證以後代鑒戒昭然言古驗今切於治道如謂經有敎戒不爲襃貶足杜擬僭允爲潛、、吉州布衣龍淼會稡經傳科別其條治亂興衰本末該貫評以已見多所發揮如謂魯僭紀元獨承正朔其於名分所補良多二臣於經可謂勤矣而其他著述亦多可稱鬱弗獲伸俱老韋布臣等執經入

侍心有愧焉竊知二臣已嘗繕寫其書裝潢申

進欲望

聖慈旣垂

乙夜之覽或降付後省更加閱視如有可采

甄以寵光庶幾科舉之外士之窮經篤古者不至於

遐遺其於作人之造風厲多矣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端平三年七月　日
朝請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臣游　侶
朝奉大夫權刑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玉牒官兼侍讀臣李鳴復

永嘉黃仲炎若晦

繳

進春秋通說表

臣仲炎言伏以六經統天地莫非用世之規萬物
聚春秋尤切治人之道洪惟
烈祖崇尚斯文
仁宗命昌朝侍講於
邇英曰監戒而不諱
高廟置安國進解於
座右謂喜學以無忘至若
咨輔弼以攷三傳之異同又如因
荅問而審一言之造化可見
先朝極討論之意所惜儒臣寡疏暢之功厥理未彰
玆學幾廢允賴厲精之
上哲丕承宏遠之
前摹臣仲炎惶恐惶恐頓首頓首臣竊以
孔聖之修麟經猶禹功之抑洪水昏墊不塞曷臻
九敘之歌亂賊匪除莫救三綱之壞即當時之
事實爲異代之鑒觀昭示燎原貴防曲突顧瞻
折軸宜重後轅雖仍魯史之文實正周王之位
用全敎戒體極謹嚴自專門雜褎貶以論經使
後世昡是非而難辨迄於科舉時文之弊尤爲

戲侮聖人之言因欲獻諛於今遂亦虛美於古
晉重耳坐邀萬乘或善其明君臣之大經周世
子外附諸侯或嘉其存王室之正統南宮較藝
首選在茲下國從風流弊甚矣奬崇功利誇譽
詐權顧此時師友之染濡莫能擇善占他日臣
工之獻替必至文姦臣肆舉業而罔功抱遺經
而永慨潛心十稔課稾一編遠稽孟子之書近
酌朱熹之論務陳理要痛翦蕪繁嗚世儒寡和
之音闢衆傳多岐之疑強名通說頗異舊聞懼
微命之塡溝致此書之覆瓿僭塵
閒燕期廣

緝熙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
躬攬大權
作新庶政
聞一善而川決
明四目以
天臨賢路亨通侈今日雲龍之會
經帷啓沃變昔時仗馬之瘖
日月就將
海澤浸潤
睠洙泗絕年之音尚闕申明

念草茅攷古之勤倘垂
乙覽
察二霸之駮而
宅心至正
居一王之尊而
立志自強
睹喪敗起於佳兵則
安靖以輯福
推災異由於失德則
兢省以導和刻桷築臺深虞侈欲取田納鼎永戢
貪風中國盛則何懼荊蠻戎狄之馮陵家道正

則必無仲子文姜之僭濫以至世變推移之故
物情紛錯之繇郊雩嘗禘之經朝聘會盟之節
皆可因文以攷引類而知息邪說放淫辭庶見
仲尼之志
丕多聞克永世用增
列聖之光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屛營之至臣謹繕寫前件春秋通說成若干
冊囊封隨表繳
進以
聞臣仲炎惶恐惶恐頓首頓首謹言

春秋通說卷第一

永嘉 黄 仲炎 若晦

隱公

元年

說元年者有二曰體元也曰明僭也所謂體元者曰春秋以一爲元示大始而欲正本也王者即位必體元以施化也誠如其說則春秋黜周而王魯矣是不然所謂明僭者曰古者列國無私史諸侯不得自稱元年於其國是亦豈然哉虞書稱月正元日商書稱太甲元年則是一爲元者從古以然非春秋之新意也古者諸侯得臣其國内之人稱於國曰君其得紀年於國無可疑者内則所記生子者書於閭史閭猶有書況國乎魯莊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蓋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則周盛時也周盛時列國已各有史矣漢荀悅亦云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廟有二史以此觀之非可以僭言也然則元年者魯史舊文爾聖人述之以紀事而後世必以意義求過矣哉

春

孔子曰行夏之時蓋以商周之時異於夏之時也若三代不易時則孔子不應獨取夏時也歲有四

時而春必冠焉夏后氏以建寅爲歲首則寅爲首春矣周人以建子爲歲首則子爲首春矣孟子謂秋陽以暴蓋周之秋夏之夏也七八月之間旱蓋周之七八月夏之五六月也春秋於成元年襄二十八年書春無冰則知書春爲周時明矣蓋周之孟春仲春即夏之仲冬季冬也宜寒而煥故以無冰爲異而書也若是夏時之春東風解凍豈可以無冰爲異而繫於其下哉孔子雖因顏淵之問有取於夏時不應修春秋而遽有所改定也胡安國氏謂春秋以夏時冠月而朱熹氏非之當矣孔子之於春秋述舊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強而尊天子疾大夫之偪而存諸侯憤夷狄之横而貴中國此皆臣子所得爲者孔子不敢辭焉若夫更革當代之王制如所謂夏時冠月竊用天子之賞罰如所謂予奪諸侯大夫之爵氏者決非孔子意也夫孔子修春秋方將以律當世之僭其可自爲僭哉

王正月

元年者魯侯之元年王正月者周之正月也何言乎周之正月明諸侯奉周之正朔也夫尊爲一人統臨天下此王者之常勢天地之大義堯舜三王之所同也周自幽王失德諸侯背叛戎狄因之遂墟其國逮于平王不能自振始去豐鄗之都東徙

之邑四旁之地已入于侯國者不可復取宜其[illegible]
狹齊於邾滕於是貢賦不至而有下求[illegible]覲不集
而有下聘諸侯之大者自相雄長願宗周蔑如也
至於怨而取其禾怒而執其使傲而請隧偪而問
鼎鬭兵於繻葛召會於河陽常勢壓而大義泯矣
夫因是以習習以為常雖有才識之士如晉叔向
鄭子產齊晏嬰之倫出乎其間畢謀悉辯自為其
國不以無王室為非也蓋至於春秋之末則又甚
矣故孔子喟然嘆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蓋謂周室雖微名義未改將以道濟天下舍東周
其誰哉既乃即春秋以正一王之義當是時王室

已不能班曆于諸侯諸侯已不復受朔于王室久
矣而書于春秋必曰王正月焉所以挈天下垂散
之統而還於周之王也此教行則世之為臣子者
當不以衰微喪亂而易其尊君戴上之心而僭竊
之禍息矣其後諸葛亮用一隅之蜀圖興漢祚庶
幾仲尼存周之志也若夫周瑜賈詡之徒自安於
吳魏之佐非罪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古者不盟盟者不相信也或謂三代之俗惟周為
薄盟詛之事生於誥誓之窮蓋世變之不得不然
歟曰非也世變雖下而人心之信未嘗一日下[illegible]

也左氏述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
路要我吾無盟矣蓋子路之行誼聞於鄰國雖背
叛之臣猶且信之以為無事於盟況不為背叛者
乎以此觀之凡諸侯之交際必有待於盟者是不
能為子路而已矣故春秋於此年書公及邾盟於
七年書公伐邾所以見信不由中者未有不背者
也三傳謂儀父者邾子克之字非也春秋諸侯未
有書字者何獨於邾子而字之其曰邾儀父者蓋
邾之大夫任政者也儀父名也如魯季孫行父晉
荀林父皆以父為名也春秋之世凡不相信而後
有盟不辨禮而後公及大夫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舜在側微象日以殺已為事及為天子則封象於
庳而富貴之故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
怨焉親愛之而已矣鄭莊公叔段同姜氏所出姜
氏愛段而欲立之段驕其母之私愛而不恭其兄
此固莊公之所不能堪也既而段不得立而莊公
立為莊公者亦可以善處此矣奈何藏怒宿怨處
段於京初不加裁制養成其惡而遂討除之使無
所容於其國仁者處天倫之際果如是乎春秋書
鄭伯克段于鄢克者勝之之辭也所以為世之為
人兄者之戒也苟知以鄭莊為戒則知以舜為法

矣左氏謂段不弟故不言弟非也段之不弟固[illegible]足　而春秋亦未嘗以去親爲貶也若以不言弟見其不弟則有書弑父而言子如楚世子商臣之類者豈見其子也哉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天王者代天理物之稱也宰冢宰也咺其名也仲子惠公之妾也仲子死於惠公之末年至是平王使來賵之待之以夫人也故以夫人待仲子則嫡庶亂矣以歸賵役冢宰則朝廷輕矣以天子諂諸侯而歸其妾之賵則君臣易位矣一動而三失舉焉此東周所以衰壞而春秋所由始也司馬通鑑論周威烈始侯三晉以爲天子自壞其禮不知周自壞禮固已起於平王之末陵夷二百四十餘年聞其紀綱法度蕩然久矣尚何責於威烈也哉春秋書宰三宰咺也宰渠伯糾也宰周公也皆居冢宰之任者也然而或稱名或稱伯或稱公何也咺未賜爵而攝也糾以伯爵充也周公以三公兼也三者皆摭史之實而已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盟者不相信也春秋此年書及宋人盟十年書翬伐宋敗宋師取郜防以見世之從事於盟約而無由中之信者未有不背者也不書公微者盟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君子在位則紀綱正紀綱正則國勢重矣小人在位則紀綱壞紀綱壞則國勢輕矣故君子小人者國勢重輕所係也觀祭伯以王朝卿士而外交諸侯可謂小人之壞紀綱者矣朝廷之上用小人以壞紀綱則國勢安得而不輕哉此春秋諸侯所以無王者亦王朝有以致之也向使朝有君子守節死義爲淮南所憚如汲黯公正不私無疆外之交如朱邑以正紀綱而尊國勢則周室雖東必可復振無諸侯僭上之禍矣春秋書祭伯來豈不可爲有國者用小人之明戒哉

公子益師卒

春秋書大夫卒有二義焉一以明君臣之義一以見當時專用公族爲大夫之非明君臣之義者所謂敬也明當時專用公族爲大夫者所謂戒也夫股肱之虧元首之痛也故君於卿大夫之喪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三月之內錫衰以居不接吉事春秋以來禮廢義薄至有卿喪未葬而君舉樂如晉平公者矣故春秋卿大夫卒必書之惟弑賊出奔與夫黜免者則不書所以重人臣之終明君臣之義也若夫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爲卿大夫蓋以賢選也春秋列國

之大夫惟取公族甚者如魯三桓之子孫世執國政不復以賢選矣故春秋書公子公弟公孫叔仲季孫辛無他姓者所以見魯專用公族為大夫之非也使後之人君行其所敎則遇臣有恩當不以土芥犬馬視其臣矣用其所戒則任官惟賢當不以天位私於公族矣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中國者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衣冠禮樂之所存也蠻夷戎狄近於禽獸不得與中國齒矣治古聖人分天下為五服而以周索戎索辨其疆者非特人事亦天理也自周道衰王國無采薇之政諸

侯無貴誓之規於是蠻夷戎狄之禍交肆於中國畢習苟安俛首非類衣冠禮樂有不淪胥於禽獸之俗者幾希矣故春秋書會戎會狄會吳會楚者皆所以疾華戎之無辨為後世戒也戎氏種或云徐州之戎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入者以兵據其國都也左氏載定四年吳入郢吳子以班處宮是以兵據其國都也春秋紀兵之形十有二侵伐圍入戰敗遷滅襲取城追其事雖不同然為挾私逞忿無王命而專兵者罪一而已莒人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故莒人入向以[illegible]還觀向姜之不安其室是莒子不能正家道不行於妻子也不知自反而怒其姻國以兵入據之向之民何罪焉故書曰莒人入向忿兵也不能正家反己之所為也

無駭帥師入極

觀左氏載隱四年諸侯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則隱之不能制其大夫可知矣然則無駭入極之師亦豈其君之命也哉春秋書無駭帥師翬帥師以見君弱臣強之禍此其始也書其事即見其罪矣不以去氏族為貶也三傳皆以去氏族為貶非矣翬它日

弒隱公罪不容於死而得稱公子者豈無貶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會戎非禮也盟戎非策也故春秋於此年書公及戎盟於七年書戎伐凡伯以歸所以著戎狄不可以盟誓結也唐渾瑊與吐蕃會盟而柳渾計其必叛豈非有見於春秋之敎哉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紀裂繻來逆女見紀侯之不親迎也伯姬歸于紀見伯姬之不待親迎而行也紀侯之不親迎是紀侯失夫之義也伯姬之不待親迎而行是伯姬失婦之節也王通氏曰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說紀子帛者一曰紀子君也帛其名也一曰裂繻之字也以書法攷之若是紀君之名則莒子何以不名若以爲裂繻之字則大夫不當加君蓋紀子者紀君也帛文誤爾或曰紀侯也何以稱子曰滕侯也而亦稱子蓋時王黜之爾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卒稱薨葬稱小君尊之也尊夫人者尊君之敵也子氏者何也穀梁子謂隱妻是也蓋周公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宋自桓以下娶于齊是隱所娶猶宋女也春秋於隱元年書仲子必繫之惠公

所以別夫人子氏之爲隱妻也文四年冬十一月成風薨其明年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蓋死而後賵含之也隱元年王使宰咺歸仲子賵則是隱元年之前而仲子既死非今之子氏明矣左氏因誤以今之夫人子氏薨爲仲子薨遂以前年歸賵爲豫凶事不亦誣哉平王雖昏弱亦何至歸賵於未死之人乎必無是也夫人薨不地明有常所也子氏之不書葬何也隱有遜桓之志不以成禮葬其妻也

鄭人伐衛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春秋之世周道陵遲王綱圮壞於是譴見于天日爲之食故春秋書日食者三十六以明王者失道所致也可無畏哉何休以爲日有食之應一國一臣之事謬矣夫日光虧奪所關者大非君天下者何以當之李尋云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物同暑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豈爲一國一臣之應哉善乎漢文帝二年十一月日食詔曰朕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令二三執政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言極諫者以正朕之不逮此蓋庶幾春秋之義也若夫宣帝以五鳳四年

日食歸咎於楊惲而誅之不亦何休之謬哉杜預以爲日食忌正陽之月尤非也書曰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夏之季秋非正陽月也未嘗不以爲忌也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夏之八月非正陽也而詩人醜之亦豈不以爲忌哉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王卿也書尹氏卒明世王卿也案尹氏自宣王幽王之時已居大臣之位故節南山之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氐常武之詩曰王謂尹氏命程伯

休父至此當一再世而又告喪于魯故此年書尹氏卒其後昭公二十三年又書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又書尹氏以王子朝奔楚是尹氏世執東周之政也夫執政大臣國命所寄不能公選天下之賢而使尹氏得世世居之蓋其間必有弗克象賢者以壞法亂政此東周所以衰微也不惟周也魯三桓晉六卿齊崔氏陳氏皆世其官以執國政卒成僭逆之禍春秋備書其事爲有國者之戒嚴矣哉

秋武氏子來求賻

莊十五年家父來求車書天王使而此不書使何也古者君在亮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平王崩桓王方立冢宰攝行軍國之事故不得以王命書也禮喪無求賻況天子乎以天子不能治喪而求賻於諸侯以諸侯不能賻天子之喪而待於求君臣之義胥廢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諸侯生相往來死相赴弔有朋友之義焉故春秋書外諸侯卒葬以見其恩且明易代也內曰薨外曰卒非異之也外諸侯薨而以卒赴者自執卑禮也故魯史因之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癸未葬宋穆公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春秋書弒逆之事不徒正名定罪而已蓋使後世爲君父者明其爲禍之慘而謹戒之務絕其萌焉爾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左氏載衛州吁有寵於莊公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而弗聽既而立桓公故州吁弒桓而代之立桓之見弒由莊之不早辨也驕其子而不教恣其弄兵而不禁雖惡物醜類天稟自出然習則生常其流遠矣爲人君父者可不戒哉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邂逅相會於道塗之間者也詩曰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人之情也何以書曰古者諸侯行役以王事故不以相遇爲非春秋諸侯行役以私謀故以相遇爲罪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州吁阻兵而修怨則伐鄭者衛爾而首宋公者推宋公主兵且序爵也衛有弒逆之惡諸侯不加討而反助其逞兵是黨逆也黨逆之君有不導其臣以逆者鮮矣他日宋督之禍非兆於此哉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羣帥師助衛羣黨逆也黨逆之臣必自爲逆者也
他日寫氏之變非兆於此哉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春秋書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有二義焉天子在上聞天下弒逆之賊而不能討也於是衛齊之臣子憤而討之以見天子之失刑也然州吁弒而卒殺於衛無知弒而卒殺於齊以見世雖喪亂而弒逆之人猶無所容其身也故曰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衛公子晉者非有天子之命先君之傳徒以衛人

推而立之故衛人立晉言下人得置君也下人置君者大亂之道也後世如唐肅宗以平盧節度使卒遣使撫慰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自是方鎮廢立出於士卒非衛人立晉之類乎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矢魚者射魚也何以知其射魚也觀左氏載臧僖伯之諫其專及於蒐田獮狩治兵振旅末云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不登於器則君不射古之制也以是知其爲射魚也隱於當時必驅役兵徒遠至于棠之地如韓愈氏驅鰐魚文所謂選才技吏民操強弓毒矢與鰐魚從事者是也然韓子志於除害而棠之役何爲哉恣情縱欲極於樂而已矣後世如秦始皇幸瑯琊候大魚出而射之漢武帝自尋陽親射蛟江中皆魯隱之爲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

九月考仲子之宮

晉武帝追崇庶母宣太后或謂宜配食中宗臧燾建議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遂稱夫人經言考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太宗之廟義同春秋又漢立寢於陵其制非古宜遠準春秋考宮之義別建寢廟議者從之蓋臧燾

之論雖明庶母不得祔廟然以仲子成風遂稱夫人與考宮爲禮則誣春秋矣春秋妾母之稱夫人者自成風始蓋上僭也仲子未嘗稱夫人也仲子之不稱夫人者是隱公猶不敢以夫人稱妾母也隱公不敢以夫人稱妾母而亦不敢以妾母祔姑於是別宮以祭之自以爲得禮矣不知妾母之子爲君則得立別廟子祭孫止仲子雖是桓公之母然在隱公時桓未爲君豈得築宮以祀之哉今隱公考仲子之宮而用備樂焉是猶僭夫人也臧燾之議但當言庶母於禮不祔廟不必以春秋書考宮爲得禮可也自此義不明而後世人主溺於嬖

妾之愛如宋武帝爲宣貴妃立廟都中亦以爲春秋所與豈不可恨也哉

初獻六羽

獻六羽言初者見前此僭用八佾今始殺而用六也雖始殺而用六然薦之仲子之宮則僭矣且六羽之殺止於仲子之宮而羣公之廟僭樂如故也何以知羣公之僭如故也子家羈謂昭公曰諸侯僭天子久矣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以是知羣公之僭如故也

邾人鄭人伐宋

螟

大田之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毛氏註云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此四種皆蝗也觀漢循吏治民有道蝗不入境則知蝗之爲災非不道所致乎夫民火耕水耨終歲作苦禾稼垂成而蟲蝗敗之則饑饉流亡之禍至矣此春秋所以書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宋人伐鄭圍長葛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者有所輸也委送財幣之辭也如左氏載晉饑秦輸之粟是也鄭人厚財幣以求平於魯故曰輸平輸平者蓋釋怨爭爲和好也釋怨爭爲和好美意也何以書蓋鄭方仇宋而求得志焉圖視列國如魯之望者可與爲援而不可與爭故來輸平而非誠於爲遷善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古者天子合諸侯故謂之會傳云禹有塗山之會是也春秋諸侯始私相會盟矣蓋上僭也

秋七月冬宋人取長葛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春秋内女爲諸侯之嫡夫人者則書其歸餘姪娣不書也伯姬歸于紀則旣爲嫡夫人矣叔姬娣也何以書蓋魯不以叔姬爲伯姬之娣而以紀夫人之禮歸之紀侯亦不以叔姬爲娣而以嫡夫人之禮納之也辛伯曰内寵並后亂之本也故書

滕侯卒

春秋於外諸侯卒凡赴告無大小悉書之一視同仁之義也左氏謂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之以名趙子非之曰豈有君薨在殯臣子正當創巨痛深之日乃忍稱其君父之名哉又曰凡諸侯同盟名於策書朝會名於要約聘告名於簡牘故於卒赴可得而紀此說得之攷諸春秋凡十八人卒不書名皆當時並無朝會聘

告事迹所以不知其名爾餘皆有往來事迹則知而名之然亦不必同盟但嘗往來亦書名也或曰成二年公及秦人盟而十四年秦伯卒不名十三年公會滕人伐秦而十六年滕子卒不名何也曰是與其大夫會盟爾非其君也非其君猶不知其名也

夏城中丘

易稱設險守國而城中丘何以書蓋城郭溝池雖有國者所必有而非古人所恃以為固者也楚子囊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衞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

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謹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又無外懼國焉用城北魏朝羣臣請增京城世祖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匄蒸土築長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不為故楚不以城郢而安魏不以城小而危是知春秋諸侯不修德政以為結人心之本而區區倚城郭溝池為固輕用民力者皆非也穀梁子曰凡城之志皆譏此說得之矣如近世城築之患抑有甚焉者守牧之官類以治城郭為能事往往悉取辦於民力而聲於人曰吾能不費縣官而了此役也是以城堞雖

美而政無以得民其不資寇者幸爾然則春秋之教其可以不明哉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禮緣人情則諸侯之交於鄰國宜有往來聘問之禮也齊使弟年來聘何以書左氏云結艾之盟也蓋為鄭人植黨以仇宋也

秋公伐邾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王使至魯而戎伐之是戎狄無中國也戎伐王使而魯不救是諸侯無天子也戎狄無中國諸侯無天子此所以為東周之亂也

八年春宋公衞侯遇于垂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春秋諸侯相伐取地者多有之矣未有損地以與人者也損地與人以懲爭利之習宜聖人必與也鄭伯使宛來歸祊何以書惡譎也蓋鄭方有宋之爭而求得志焉顧已力之不能逞也則資魯以助之懼魯之不盡力也則歸祊以餌之魯受今日之餌則他日為己役者宜不得辭焉此其用術殆與晉獻公以璧馬賂虞而假道伐虢者不異也然晉之力足以亡虢而取虞鄭之力不足以亡宋而取魯

庚寅我入祊

非其所有而取之非義已受人餌已而不知人之將役已非智已庚寅我入祊豈復有羞惡是非之心哉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春秋之初有三國相與私盟而後有諸侯之參盟有諸侯之參盟而有諸侯之羣盟諸侯羣盟則天下有霸而無王矣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不相信而後有盟不辨禮而後公及大夫盟莒人者大夫也

螟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據周禮有天子聘問諸侯之禮而與諸記傳不合穀梁子曰聘諸侯非正也言天子不當聘諸侯也左氏載晉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蓋聘朝者皆諸侯事天子之禮爾戴禮聘義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亦是使諸侯交聘而非天子聘諸侯也當周之盛時諸侯未相吞併而四方之國固多矣若如周禮所稱天子必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則頻歲之間當盡出王朝之士使奔走於四方亦恐不暇給也又案左氏僖二十四年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蓋膰焉者即歸脤也王室歸脤乃是賓先代之特禮豈例用於諸侯哉舉此一事他可知已漢承秦滅學之後五經立博士皆有師授獨周禮晚出王莽時劉歆爲國師始

建立其間容有可疑者故不得不以諸傳記爲定也或謂古者天子尚有聘士之禮如漢世用羔鴈元纁蒲輪王帛下聘巖穴之布韋者況諸侯乎曰不然此爲有道者屈故以特禮聘召之非以時聘問也當春秋之世諸侯僭禮竊權蔑視王室縱不能討而反加聘問焉以上諂下亂之道也故書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陽氣未力而震電若盛陽之月雷雨既動而雨雪若凝陰之時況大而非常則陰陽之錯繆甚矣春秋書之以明當時人事乖戾皇之不極至於干陰陽而召災異者如此其影

響也有國家者可無畏哉

挾卒

無駭翬挾之不稱族氏何也趙子曰隱不爵命大夫是也或謂隱桓之世大夫多不稱族氏蓋未命於天子者也未命者猶有待於命也莊以後大夫皆世爲之不待命於天子而稱族氏矣不知隱桓之時亦豈待天子之命耶

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魯之君臣悉力以覇宋者蓋爲鄭役也爲鄭役者蓋爲鄭人歸祊之利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左氏工於載事而謬於釋經其叙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未爲不得其實至謂鄭莊公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爲得正之體何其無識之甚哉鄭莊者當時諸侯之至姦黠者也爲王卿士而際王室之衰徧視侯國如齊魯宋衞之君皆庸瑣不足以有爲也於是奮其詐力陰有霸諸侯之志方宋人伐鄭圍長葛而取之鄭莊乃待之以不校豈眞不校也哉正兵法所謂鷙鳥將擊必斂其翼當不校之時莫非深爲計之日也故其始以祊田餌魯而魯輒附之因魯連齊而後用師于宋以洩已忿焉於王命乎何有既敗宋師而求逞其所大欲者未已也於是又取宋二邑以與魯擒人之有而爲己惠既以報魯又將以終役魯爾其與晉文公分曹衞之田以賜宋人使之納賂於齊秦而藉以濟城濮之師者同一詭道也春秋方惡其譎而左氏乃以正之體稱之豈不悖哉然春秋不書鄭歸郜防而以魯自取爲文者明魯隱之貪也貪得於外而不知喪身之禍伏於蕭牆也

秋宋人衞人入鄭

宋人蔡人衞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宋殤不懲其敗而與伐戴之師鄭莊必乘其敝而收取戴之利蓋成宋殤之禍者在好兵稔鄭莊之惡者在用譎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伐宋入郕入許皆鄭爲謀主而書首齊者鄭推齊主兵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古者諸侯有因相見無私相朝何謂因相見古者諸侯旅見于京師與羣至于方岳行役以王事而

因得以相見也自周轍既東天子無巡守方岳之事諸侯無朝覲京師之禮於是弱爲強所制小爲大所役而後有私相朝者矣如魯之類弱於齊晉則畏事齊晉而朝齊晉滕薛杞邾之類弱於魯則畏事魯而朝魯故春秋書諸侯來朝與公如他國者皆所以見其慢上行私非禮焉爾三傳妄以諸侯相朝爲得禮而世儒多從之不知諸侯之職爲天子守民社者也寧有天王在上而諸侯非奉王命而荒棄民社以朝事敵已之國哉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氏載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弒之蓋隱之禍隱之自取也夫天下之惡一也亂臣賊子譬諸蝮蛇無往而不螫也人望而疾之豈必其螫已哉隱有遜桓之志而翬請殺之絕人兄弟之親此其用謀何減蝮螫使隱公於此亟誅翬而遜國於桓則雖夷齊之讓無以加矣不知慮此而坐遺反噬故曰隱之禍隱之自取也蘇軾氏引秦氏論此謂李斯聞趙高廢立之謀非其本意初懼蒙恬之奪其權故勉而聽高使斯聞趙高之言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有德於扶蘇豈有既哉何蒙恬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信矣隱之縱翬猶斯之聽高也而皆不免焉故太史公曰爲人君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此之謂也爲內諱故不言弒明臣子之義痛悼其君父而不忍言也然不曰薨于某寢某宮則弒自見矣其不書葬者公穀謂君弒賊不討不書葬非也蔡景許悼弒而賊未討皆書葬也蓋不書葬有二或仇人當國或國內亂不以禮葬之與在外之國方有變雖葬而不暇赴故不書爾隱之不書葬仇人當國不以禮葬之也是皆撫

其實而已矣

春秋通說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通說卷第二

永嘉黃仲炎若晦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

古者嗣君踰年而後改元者蓋君喪在殯縁臣子之心不忍遽改且先君之終年不可為嗣君之元年也故雖以臣弑君弟繼兄如桓公者亦必踰年而後改元魯史載之故孔子述之為萬世訓明矣是以秦漢而下皆由之雖漢安帝繼殤帝亦終延平而為永初桓帝繼質帝亦終本初而為建和唐宣宗以叔繼姪亦終會昌六年而為大中獨本朝太祖以開寶元年十月上僊太宗嗣位是年十二月改為太平興國元年異乎踰年改元之義蓋當時必有其故而史或闕之不然豈當時宰相如薛居正沈倫盧多遜輩不攷諸春秋也哉

公即位

書公即位言非禮也古者舊君既歿嗣子必以君命即位于柩前如尚書顧命成王崩康王麻冕黼裳尸天子位大誥諸侯訖王乃釋冕服反喪服蓋君臣父子之義於此兩得焉即王者之事可以知諸侯之事矣魯之隱莊閔僖成襄皆合此禮故春秋不復以即位書之若夫桓文宣成昭既於君薨之日立為君矣又復於明年歲首行即位之禮以誇於衆執喪而冕此春秋所以書也三傳者不得其說妄以為攝不書文姜出不書亂故不書公出不書是何多歧也又謂繼故不書繼正則書之至於繼故而書者則曰此成其志焉爾既以書為善又以書為惡使觀春秋者何所攷信哉故曰例窮而無以通之而曲為之解是也胡氏亦惑於其說謂國君踰年改元而後行即位之禮何其未之思也夫即位與改元事體不同國不可曠時無君豈待踰年也哉如乙丑成王崩癸酉康王即位相去纔九日爾若君薨嗣君未立必待踰年改元之後則何以繫民人之望絕窺伺之萌哉至疑喪服不可入廟則以為冢宰攝行朱氏因之又為權宜借吉之說皆失之矣

二月公會鄭伯于垂

陳常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請討之明上無天子而天下有弑逆之賊而列國之君大夫皆所當憤疾而討之也使列國之君大夫皆有憤疾而討之之心則弑逆之人當無所容於世而其禍息矣惟當時列國之君不惟不能疾之又為其黨與以成之如鄭莊會于垂以定魯桓四國會于稷以立宋督而後亂臣賊子之禍始接踵於天

下矣故春秋書公會鄭伯于垂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明黨逆之罪以教天下後世治亂臣賊子之獄者必治其黨也治其黨則爲惡者孤矣故曰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許田者許之田猶言邾田非魯之舊也魯隱末年從齊鄭入許得是田於許邑春秋雖不書魯取許田而書鄭假許田于魯者則知許田非魯有而魯取之許明矣然許鄭之鄰也鄭之欲許田尤急於魯之欲許田也當魯隱爲鄭莊所餌悉力以佐其兵鋒故許田入魯而鄭不敢爭也今鄭莊因魯桓

有簒立之事知其情方臲卼而可以撼動之也遂持璧以假之而婉致其直取之意於是魯不敢靳焉此可以見鄭莊謀利之巧又以見其黨桓之惡皆由有所利而爲之也其盟于越者申固假田之約也

秋大水

春秋於水旱螽螟雨雹凶饑之變悉書者所以謹天戒憂民生著人事乖戾所致明有國者所不當諱隱也此義行則爲人君者必有引咎自責側身修行如殷湯周宣者矣必有稱朕過失詔羣臣議如漢文帝者矣爲人臣者必有取四方水旱災變入奏言之如魏相之於宣帝李公沆之於眞宗者矣若夫人君以災變爲諱而不樂於聽聞人臣揣摩君意而不敢以聞於是姦諂之術行欺蔽之害起或天下水旱而曰不爲災或海內蟲蝗[illegible]曰不傷稼或謂聖德已至而天變不足懼或謂氣數偶爾而非人事所關遂使弊政不除黎元受害者豈非不講春秋之罪哉淫雨不止則爲大水漢儒多以爲至陰之沴殺氣之應也而蘇軾氏則謂陽極爲水繇政事緩弱所致蓋以春夏川澤洋溢秋冬水脈收縮見之是皆未爲的要之政事失中即干陰陽之和而致旱乾水溢之變不必泥一方之說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荀子有云肉腐生蟲魚枯招蠹自古人君受亂臣賊子之禍者未有無其故者也左氏載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督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於是殺孔父而弒殤公由此觀之殤公之禍蓋在於屢戰而民不堪命者爲之故也夫數戰則疲民阻兵則失衆計其屢戰之時國人苦之行者死於鋒鏑居者

敝於誅求肝腦塗地六親不能以相保必有疾視
其上者矣此督所以得肆其逆也故書曰宋督弒
其君以爲兵火弗戢之戒明矣孔父與夷之傅也
位爲大臣職主兵事當亟戰疲民之日不能諫正
其君遂使督借以聲衆歸罪於己而殺之以及其
君故以不能諫正其君則不忠以不能先覺其亂
則不智不忠不智其殺身禍君宜也公羊子乃以
賢目之豈不謬哉苟以孔父爲賢則凡敗亂其國
之臣卒死於敗亂者皆賢矣胡氏襲公羊之說至
以孔父比漢汲黯孔融蓋未之思爾夫猛獸在山
藜藿爲之不採朝有君子固姦邪所憚而不敢乘

也若使不免爲姦邪所乘則無貴乎君子矣汲直
在漢淮南寢謀此豈孔父所能望哉孔融仕於垂
亡之漢權位不足以行其志當曹操雄姦兵柄在
手征伐四克羽翼既成孔融雖有忠憤之心而不
得施者勢也豈若孔父身居要職而不能格其君
之非使至於亂哉蓋孔父之罪當與從君於昏死
於私暱者同科而以比肩於正直忠良之士失之
甚矣

滕子來朝

先儒論滕侯爵而書子凡有數說一曰以其朝篡
逆之魯桓故貶而書子不知春秋凡書外國來朝
魯桓者即明其黨惡之罪不待降爵也苟以[illegible]
爲貶則凡不降爵者皆無貶乎鄭伯會桓亦猶爵
以伯也杞侯朝桓而猶爵以侯也何滕之獨削
哉且滕終春秋稱子者豈聖人因罪滕子之朝桓
遂併及其子孫而不赦耶一曰去公侯之爵而從
子男者殺貢賦也如平丘之盟鄭子產爭承曰鄭
伯男也而從公侯之貢懼不給也是亦不然當時
五等爵貢在人耳目者實不可掩如鄭伯男也而
從公侯之貢亦其實不可爾豈得實爲公侯之爵
而自貶以從伯子男之貢其誰信之且晉以霸強
誅求小國故小國爭承貢賦以求殺焉固其宜也

今滕於魯皆列國爾雖滕小於魯畏而朝之亦何
至爭承貢賦如事霸國者而自降其爵哉闢此二
說則知杜預云侯降而子爲時王所黜者蓋得之
矣或謂周室衰弱豈能黜陟諸侯不知周之失政
正在此爾王朝刑罰不能略施於強大之邦而區
區用於杞滕之小國故春秋從其實而書之以見
吐剛而茹柔畏強禦而侮鰥寡者非王政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公會鄭伯于垂蓋鄭成魯亂也而不書成亂非諱
之也既書公會即知其爲成魯亂矣稷之會宋不
與焉不特言成宋亂則無以明其所爲也或曰宋

十七年晉靈公爲扈之盟亦成宋亂爾襄十三年晉平公爲夷儀之會亦成齊亂爾雖會盟無宋齊之文何以不特舉其所爲耶曰宋昭無道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蓋弑賊者衆而晉不能討猶有説也晉平公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弑莊公説是敵怨而不討亦有説也未有受賂以成宋督之亂如四國者故舉其尤者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魯桓篡弑之賊也其黨弑逆以取賂器固其常習不足罪巳而經書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者所以深悲魯先公之廟而爲賂器之藏也左氏

載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春秋舉魯而言則三國之得賂可知矣甚哉利賂之爲害也君臣天地之大義也弑逆天下之大惡也齊陳鄭之君一蔽於利賂之欲至於叛大義黨大惡而不顧况其他乎是以自古有道之君必清心寡欲不殖貨利有道之臣必奉公潔己務絶包苴故能使朝廷清明政刑不繆不然則上下征利賄賂公行而有罪者得以賂免不賢者得以利進賞罰必至於僭濫禮義必至於消亡國家必至於危亂矣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秋七月杞侯來朝

蔡侯鄭伯會于鄧

主會者鄭而先書蔡者序爵也于鄧鄧與會也於是荊楚寖強謀害中國蔡鄭鄧逼近於楚故懼而會焉當時中國惟齊爲大不求以爲主顧與二小國謀之此乃鄭莊自恃其瑣瑣之智既敗宋入郕取戴入許定魯桓之位成宋督之亂謂人莫巳若故挾蔡以誑鄧不知其力之不足而欲以長諸侯禦大患難矣孟子有言王不待大霸必有大國蓋王者以德霸者以力以德服人則凡有知者莫與之較以力服人而力之所不勝則殆矣若鄭莊者無大國而求霸者歟

九月入杞

或謂隱伐邾稱公此不稱公者惡公以不正入人之國故削公以示貶也信斯言也則隱伐邾無貶乎蓋春秋據實紀事其稱公者公親將也不稱公者非公親將也然其爲陵虐小國之罪均爾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隱盟戎不致此何以致穀梁子曰危之也是不然等盟戎爾危桓而不危隱其説不通矣蓋春秋之義中國與戎盟恥也隱不致隱猶有不得巳之意焉桓策勲于廟是不恥其所恥故即其實而致之也此義明則中國不得以和戎爲功矣故富鄭公

獨奉使契丹增幣以講好而終身恥道其事嗚呼
有得於春秋之義哉凡公返行而策勳飲至則書
否則不書
三年春正月
何休謂桓三年以後有月無王見桓無王而行也
如休之說則桓元年二年書王者豈以桓爲有王
哉聖人正以諸侯之無王故修春秋以明尊王之
教若諸侯有主則春秋可無筆矣杜預又謂周室
不班曆故不稱王不知周室之衰天子不班曆諸
侯不奉朔久矣使如杜之說則昭二十三年以後
子朝之亂王室無君而春秋書王正月者豈亦班

曆也哉胡銓氏又謂桓元年書王以端其本二年
再書王以待天王之誅至是三年矣天王不能討
故去王以示義抑不思春秋之時亂臣賊子之禍
接踵於天下而天王皆莫能討也若以天王不能
討而去王以示義則二百四十二年經皆當去王
矣信斯說也則孔子修春秋不但行法於諸侯大
夫而褫奪其爵氏又將加討於天王而褫奪其稱
號也不亦僭哉且天下之惡無大於篡逆者考宮
壞室殺之無赦當不俟終日何待二年之後耶此
皆不通之論也然則桓三年以後無王者蓋如夏
五闕文爾

公會齊侯于嬴
桓公以篡逆得國其初不能不懼天下之討也竊
計當時周室微弱不足懼已所可懼者桀黠之鄭
強暴之戎大國之齊宋而已於是元年會鄭而鄭
與魯二年成宋亂而宋與魯又於是年盟戎而戎
與魯至此又成婚于齊而爲嬴之會其自保之計
可謂至密而不知上天之網終於不漏故禮成不
反之禍萌於婚齊之日觀春秋書桓三年公會齊
侯于嬴十八年公薨于齊則知世之惡人焉可自
恃其爲計之密哉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春秋非王者不言命其書齊衛胥命罪僭王也三
傳以爲不盟妄矣使其不盟則會與遇皆不盟爾
曷爲以胥命書哉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桓之謀主也桓自命爲大夫故稱公子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齊侯越境而送女是愛之不以其道也魯侯因會
而納婦是婚之不以禮也姜氏禍魯兆於此矣
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有年

墮三綱不足以言王政矣鄭伯不朝罪或可略而必討之不置此謂不擇罪而致討者也天子之征諸侯也內則使卿士外則任方伯將王命以臨之王不自征也今不忍一朝之忿挾不足倚仗之人以天子威重而自將以伐諸侯一戰不勝而王室益以微矣此謂不命將而親征者也不擇罪而致討者非義不命將而親征者非謀非義非謀而欲以威諸侯服天下不亦難哉或曰鄭小而魯宋大者也以王之力不能治鄭則何以討魯宋之罪哉曰陳恒殺其君孔子請討之以為陳恒之事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夫陳氏厚

施於民而民從之故民之與之者半不然皆不與爾魯桓宋督之事討其國人皆莫與之也舉國人之所不與者而以天子之名義討之其孰曰不可哉討當其罪則天威振而人心服矣尚何鄭伯不朝之足怒耶惜也桓王欲振其威權而不知討之出於此也左氏載繻葛之戰王卒大敗而春秋不言戰明王者無敵於天下也不言敗為王者諱也此皆春秋尊王之教也

大雩

雩求雨之祭也何以書雩而加大僭也大雩帝用盛樂天子之禮也魯郊用辛日雩亦用辛如昭二十五年書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其為雩上帝明矣然則魯雩當何如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社稷山川之在封內者諸侯祭之宜也

螽

觀斯螽動股之詩則知其常有也觀螽斯蟄蟄之詩則知其常多也何以書為災焉爾

冬州公如曹

春秋以爵書公者宋公是也以官書公者祭公周公州公虞公是也此皆居王者三公之任者也左氏載隱十一年王取鄔劉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州陘隤懷此皆王畿之地王

朝公卿食采之邑也王朝三公食采於州故曰州公而非州國也明矣人臣之位孰如三公之尊固當與國家同其休戚今以王師敗衄于鄭則懼而如曹平安則保其位危難則逃其君茲豈人臣之義哉楚雖國亡得包胥而外援至唐雖兵亂有李勉而朝廷尊國有人焉雖喪敗之餘猶有可振起者今觀州公之事則王室何賴於若人哉宜聖人惡而書之為萬世人臣之戒也左氏謂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所謂國危者王國爾非州國也淳于州公姓氏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來者當如郭公之類簡編脫誤爾說者以寔爲
州公豈其然乎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秋八月壬午大閱

𢹂臧僖伯所稱講事者四時之制則蒐苗獮狩三年之制則治兵振旅初無大閱之名也此書壬午大閱者得非大合國人而閱之以夸示其甲兵之盛異於講事之常制乎此可以見其好武佳兵之甚矣

蔡人殺陳佗

左氏載五年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而代之則是

佗既爲君矣春秋諸侯雖以簒弒立者踰年必稱君佗既立踰年不稱君而曰陳佗何也穀梁子曰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佗以匹夫行而淫于蔡蔡人不知佗爲君而殺之故以殺陳佗赴於魯也由此觀之凡爲人君而去鑾旗之飾失藩衛之嚴微服盤遊見斃賊手猶殺一夫而已可無畏哉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氏不緣經而載事者多矣九月丁卯子同生者蓋左氏因記太子生之禮并問名等語故起此事恐非經文也錄經者誤以傳文加之爾如文八年公子遂會雒戎于暴杜註云本或作伊雒之戎此

後人妄取傳文加之之類不然春秋書子同生甚無義也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杜預曰火田也焚林而田明年無田竭澤而漁明年無漁故春秋書焚咸丘惡盡物也夫求盡物於山澤聖人且猶惡之況求盡利於民乎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說者皆以穀伯鄧侯朝乎簒逆之魯桓故貶而名之不知春秋書其事即見其罪焉爾不以名爲貶也以名穀鄧爲貶則不名者無貶歟然則名之何

也穀梁子曰失國也故名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冬祭爲烝烝進也冬之時百物成熟凡可薦者皆進而祭之也烝用建亥之月故傳曰閉蟄而烝今烝用建子不及時矣不及時則爲怠正月己卯烝是也亟舉則爲黷夏五月丁丑烝是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夏五月丁丑烝秋伐邾冬十月雨雪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來不稱使無君命也遂逆王后于紀專君命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王后歸不書而書紀姜者事由祭公非王者之命失正始之道也

夏四月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君父在而世子行會朝之事是國有二君也父而使之雖篤子之愛不可以爲訓也子而行之雖從父之令不足以爲孝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三傳者皆雜褒貶以亂經而公羊爲甚公羊之最謬者以孔父爲死義以祭仲爲行權以齊襄滅紀爲盡祖禰之心以宋襄喪師爲比文王之戰似此之類其誤天下後世不淺矣鄭伯寤生卒祭仲執國之政受命以奉其嫡子忽爲君有死無貳仲之職也一旦見執於宋貪生苟免遽立突而黜忽視變易其君不啻如弁髦雖斧鉞刀鋸猶恐不足以痛懲之況可許以權乎以祭仲爲權是使世之臣賣君賣國以自爲利者皆借權以自解則天下國家之禍安有已哉漢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固爭而陳平不爭既而陵以急得罪平以緩收功宜平之賢於陵也先儒論此則以陵爲可法平爲可罪蓋不如是則黨邪禍正榮存醜亡身謀而國不計君遁而讎是與者將接踵於天下矣夫有平之功且不免罪況不能爲平之功者乎此可以觀春秋之教黜公羊之妄矣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

曲池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市井小人嬉游狎昵無所不至指天誓心以示無他一旦言意之不快則舉挺刃而鬬反目若世讎者即魯宋二君之所爲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孟子有言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又曰善戰者服上刑春秋書諸侯之戰蓋明其

以爭戰殺人宜服上刑焉爾至於衛侯背殯從戎廢居喪之禮稱爵以交鄰國上刑之服又有甚焉或曰喪制有從金革而無避者非歟曰爲寇在門庭而宗廟社稷之存亡所繫者是以從權制而無避也故徐戎並興東郊不開伯禽雖在喪服之中而征築並舉蓋度輕重緩急有不得已焉者矣今衛侯從齊宋燕以出戰豈有門庭之寇事之不得已哉直好戰而已爾

三月葬衛宣公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

夏五

夏五闕月當是傳經之誤穀梁氏以爲孔子傳疑非也夫文不闕於教戒而遺無故之疑者豈春秋意哉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諸侯親耕以奉粢盛必廩而藏之故魯有御廩猶月令季秋藏帝籍之收于神倉是也春秋書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凡祭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嘗於乙亥則是壬申爲致齋之初日也御廩之災不於他時而於嘗爲致齋之日其異甚矣得非桓爲不道而宗廟之靈將不歆其祀乎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其言以者何也以之爲言用也趙子曰凡不用我師而用彼師者曰以何以知之以定四年書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知之也左氏載柏舉戰事並無楚自戰而蔡不交鋒也今伐鄭之役得非宋人用四國之師而不自用其師乎夫不用吾國之師而用他國之師是不愛他國之民也宋人是已以吾國之師而爲他國之用是不愛吾國之民也齊蔡衛陳是已二者皆不仁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穀梁子曰求車非禮也求車猶可求金甚矣或又曰車服上之所賜下者也而求之下其過甚於求金不知二者皆不足論也當周轍既東王畿之地僅儕於列國方物之貢不至於京師天子特擁虛器於其上用度空乏至於下求凡春秋書求賻求車求金者皆所以見王室之衰替諸侯之不臣焉爾寧有輕重於其閒哉

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突出忽歸復正也何以書惡祭仲之擅廢置君也衛叔文子所謂視君不如弈棋者祭仲是也

許叔入于許

傳曰人衆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春秋紀列國之變所以見人欲横流之中而未嘗無天道也鄭莊公呑噬許國挾齊魯之力入許而逐其君使其大夫國人奔潰四出可謂人欲横流矣及身没之後權臣擅命二子爭國幾於喪亡故許叔因鄭之亂得還其舊都非所謂天道之昭昭者乎茍知天道之昭昭如是則凡世之肆其欲者可以戒矣此春秋書許叔入許之義也先儒謂許叔能復其宗社故春秋賢而字之抑不思許叔罹鄭之虐遅徊于外者十有五年不能乞靈於王室假援於諸侯以

復君父之仇也今幸鄭之亂乘閒以入其國此雖甚愚者爲計亦不容不出於此何以謂之賢哉春秋之紀事爲戒而已矣其於名字無擇也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是寵簒逆也而書榮叔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是以臣敵君而爲不信之盟也而書蔡叔豈亦賢而字之耶朱氏謂春秋非字字皆有義者此類也

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來朝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爲納突也魯桓以弟簒兄鄭突以庶奪嫡故突之求入于鄭魯必爲之盡力焉同惡相濟之道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春秋諸侯之出奔者皆爲其臣所逐也鄭伯突以庶奪嫡遂爲祭仲所制不堪仲之爲而謀殺之未成而仲知之是突之出奔者祭仲逐之也衛朔以讒鬩取國寘伋壽於死地故二公子洩職怨之而立黔牟是朔之出奔者洩職逐之也二者俱以不義得之以不義失之爾不然則其大夫國人皆將

安之以爲君矣援己者無德色異己者無叛心所謂神之主而民之望也庸可逐乎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

盟于黄平齊紀也蓋齊欲害紀而魯平之義也何以書曰春正月及齊紀盟夏五月及齊師戰見魯桓反覆不常以誤紀之託紀侯不擇所主以自誤其國也曾子曰爲人謀而不忠乎魯桓是已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紀侯是已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春秋通說卷第三

永嘉黃仲炎若晦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夫人孫于齊

穀梁子曰不言氏姓貶之也信斯言也則夫人前乎如齊與聞殺夫之事後乎禚之會祝丘之享顯示宣淫之迹而書姜氏者獨無貶乎曰春秋書其事即見其罪焉爾不必以去氏姓爲貶也孫奔也奔而謂之孫内辭也臣子之於國惡不忍斥言之故婉其文焉奔而曰孫猶弑而曰薨之類皆内辭也然雖婉其文而未嘗沒其實故言孫以見奔不地以見弑垂戒之義明矣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魯大夫爾左氏因見周有劉單遂以單伯爲周大夫非也以左氏攷之列國大夫同姓氏者多矣如周有申伯鄭亦有申侯楚亦有申舟魯亦有申繻如衛有孔達宋亦有孔父鄭亦有孔叔陳亦有孔寧據此之類可以知魯之單非周之單矣單伯逆王姬何以書王嫁女于齊而使魯主之也魯君見殺于齊君父之讎臣子不共戴天者也而爲之主婚禮於衰絰之中無恩義之大者也然則王命辭乎曰君子不奪人親而亦不可奪親也王命使之奪人親也魯不辭而從命奪親也本朝夏竦以父死河朔母喪未除遂辭使北之命其表云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音蓋義得辭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穀梁子曰築之外變之正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以接弁冕也其說似是而非也蓋春秋之義以爲築之之爲宜不若辭之之爲正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啖助謂王不稱天者寵篡逆以黷三綱不能法天立道故去天以貶之信斯言也則孔子修春秋不但行法於諸侯大夫而褫奪其爵氏又將加討於天王而褫奪其稱號也不亦甚僭矣哉況桓之立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五年使仍叔之子來聘八年使家父來聘此非寵篡逆以黷三綱不能法天立道乎而皆稱天王也何獨於追錫桓公命而去天以示貶哉若以去天示貶則春歲正月所書之王不稱天者豈皆貶哉此可以見其妄矣蓋春秋稱王稱天王稱天子者其義一爾若夫書其事即見其罪不以去天爲貶也朱氏亦謂若稱天

王其罪自見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郱鄑郚

徙其國邑人民曰遷蓋取之也紀蕞爾國而齊師一旦取其三邑則其國不可存矣齊襄禽獸之行何止宣淫也哉弱之肉強之食是亦禽獸而已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者猶咸丘祝丘中丘皆魯邑也邑而伐之是謀動干戈於邦內也大夫始竊兵權終爲國禍蓋於翬慶父見之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左氏曰書姦也姜氏齊侯之醜行著矣然魯莊獨無罪乎人子雖無制母之理而婦人猶有從子之義誠莊公痛其父之死視齊爲不共戴天之讎絕不與交則姜氏亦豈得無所感動而抑制其非哉主婚一事變仇讎爲愛密易痛感爲懽慶其後與之同討伐共田狩相與狎昵使姜氏安於故非而益甚焉者莊公之罪也序猗嗟之詩者謂莊公不能防閑其母爲二國患殆未知姜氏北轅而莊公爲之闢燕路也何止不能防閑也哉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桓王之喪七年而後葬臣子之罪可見矣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季度其國危請命于兄挈已邑而入于齊計出亡聊非竊邑叛君者比故不書奔叛然紀季不能輔佐其兄守死宗國而臨難苟免先爲自全之計以邑事讎使紀卒亡由紀季之先去也

冬公次于滑

穀梁子曰次止也欲救紀而不能也夫欲救紀者莊公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然而不能者牽於母氏之邪欲而憚齊之強也蓋雖有是心而剛不足以行之也故孔子語仁必有勇剛毅近仁者於此可見矣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三月紀伯姬卒夏齊侯鄭伯遇于垂

紀侯大去其國

春秋凡書諸侯失國出奔者名之鄭伯突衛侯鄭之類是也紀侯見迫於齊度不能保其國於是聽其弟季以酅事齊而脫然去之非齊毀其宗廟不可曰滅非見逐於臣不可曰奔去而不知其所止

故不可書所之之國而曰去其國焉其曰大者紀侯之名猶漢人褚大桑大爾春秋從失國之例而名紀侯豈謂之大去哉公穀二傳不以爲名而以爲大去者滅也不遺一人之辭也無義甚矣或曰紀侯迫於齊知國之不可保不待身辱民殘親見國家之覆而去之若紀侯者聖人所甚閔而賢之者也何以書曰不然昔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辭曰國小而偪子皮曰子善相之國無小蓋言小國無不可爲者使其能修德而明政任賢而使能內撫其民而人民懷之外睦其鄰而四鄰慕之雖有強暴莫能加己故綸邑一旅迄克祀夏甲楯五千

終能霸越夫豈以國小爲患哉若使其有德於民而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雖去之而民懷戀當如邠人從太王於岐山之下歸者如市今紀侯咸無是焉迫於齊難不能自持徒恥於託諸侯且降齊也遂飄然長逝不知所往爾晉劉裕攻南燕或說南燕王超降超嘆曰吾寧奮劒而死不能銜璧而生觀紀侯之情亦若是而已矣然而絕先君之傳失社稷之守非可謂之善也故書曰紀侯大去其國以爲不能自強其國者之戒焉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紀侯急於去國雖其妻在殯而不暇葬焉可哀也已然伯姬吾女也吾不葬而仇人葬之吾非豺狼也哉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秋郳黎來來朝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螟冬齊人來歸衛寶

諸侯伐衛爲納朔也王人救衛不與朔也而朔卒入衛是諸侯敢於逆王命也諸侯敢於逆王命者貪衛寶之得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自仁義不立利賂公行於是

天下始有叛君父黨姦賊而不顧者焉其成宋亂立華督者爲宋賂也其逆王命納衛朔者爲衛寶也然則徇利之習可不懼哉宋賂者魯直取之宋故曰取郜大鼎于宋衛寶者齊取之衛而分之魯故曰齊人來歸衛寶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常星不見謂常見之星不見也星或晝見或夜不見皆反常也夜中星隕如雨言衆也漢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隋大定五年有流星數百四散而下亦雨之狀也西漢志謂天象者皆陰

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飭身正行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此即春秋書星變之義也

秋大水無麥苗

苗黍稷之苗也穀梁子曰麥苗同時也麥苗同時皆爲大水所害故無麥苗秋無麥苗者周之秋夏之夏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說春秋者一曰魯將伐郕而次師以待援也一曰

陳蔡將伐魯而次師以待寇也以經攷之前年伐衛納朔之事魯方與陳蔡同役而未有釁也安得陳蔡伐魯哉其不爲待寇明矣然魯之俟陳蔡是必與陳蔡有期也與陳蔡有期而陳蔡不至何也曰魯郕同姓之國也郕無罪而魯伐之是不道之兵也期陳蔡以援不道之兵此陳蔡所以不至也雖然伐衛納朔亦不道爾陳蔡何以從耶曰禮義之心人皆有之其所以失是心者或迫於勢力而不能自持爾至於勢力之所不迫則其理義之心未嘗不存也當是時齊之力足以雄諸侯而魯不遠也伐衛之事主謀者齊故陳蔡爲齊役也伐郕之事主謀者魯故陳蔡不爲魯役也陳蔡之爲齊役者蓋迫於勢力而失其理義之心者也孟子所謂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也陳蔡之不爲魯役者蓋勢力之所不迫而理義之心未嘗不存者也孟子所謂性善是也

甲午治兵

臧僖伯謂三年治兵入而振旅國之大事所宜講也甲午治兵何以書曰以其將伐郕也夫兵以禦寇非爲寇也兵以衛民非疲民也伐無罪之國是爲寇而已矣動無名之師是疲民而已矣爲寇疲民而以治兵故聖人惡之而書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其曰師及齊師者言其俟陳蔡不至而後挾齊之力以壓郕也其不曰齊師降郕而曰郕降于齊師者見郕之自爲決擇也蓋魯主圍郕之謀則郕之所怨在魯挾強齊之力而郕之所畏在齊此郕所以不降魯而降齊也

秋師還

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又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正使動必以義聖人猶且難之而況伐無罪之國哉正月暴師至夏圍郕逮秋始還無故罷民三時不仁甚矣故聖人惡之而書也左氏載仲慶父請

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
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而杜預遂以克己復
禮稱之過矣夫自度其力之不敵於齊而不敢爭
爾豈其情於愧訟也哉試使情於愧訟所謂困而
後悔亦非不遠復之道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齊襄之爲君也政令無常狎近羣小禽獸之行宣
淫於國使賢人如鮑叔者知其將亂而去之此所
以及於禍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公及齊大夫盟爲齊謀立君也爲齊謀立君義也
何以書惡其爲仇讎之國立君也或曰敵怨敵患
不在後嗣古之道也魯讎齊襄也齊襄既死而易
世猶敵怨乎曰怨有淺深敵怨不在後人者怨之
淺者爾若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雖易世不可忘
也此義明則足以存天理厚人倫矣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先儒或以子糾爲兄如穀梁序子糾於小白之上
是也或以小白爲長如史稱齊桓殺其弟以反國
是也二者皆不可攷所可攷者小白徒手而入國
人與之比子糾挾外兵以求納不無逆順之異然
君死在殯而二子爭國律以伯夷子臧之節皆罪
而已矣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
我師敗績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小白子糾以爭國相讎無兩存之勢小白立則殺
子糾勢也所以一人心防後患也齊人取子糾殺
之何以書曰古之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不爲也況推刃同氣而得國者其可爲乎小
白既立而子糾逃之親親之義可以無追矣取而
殺之生竇之墟君子謂小白於是不仁矣後世人

君惟漢惠帝之於如意爲不可及焉

冬浚洙

孟子曰固國者不以山谿之險冬浚洙非固國之
道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春秋無義戰其甚焉者詐戰是也公敗齊師于長
勺乘其鼓竭也公敗宋師于鄑未陳而薄之也晉
人敗秦師于殽要擊之於險也晉荀吳敗狄于大
鹵誘之而困諸阨也皆詐戰也餘可以類推矣故
詐而勝之曰敗某師

二月公侵宋

稱罪而討其國曰伐不稱罪而掠其境曰侵侵即書所謂侵于之疆是也昔之論侵伐者衆矣左氏以爲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公羊子以爲觕者曰侵精者曰伐穀梁子以爲包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林木壞宮室曰伐趙子纂例破三傳之説而自爲説曰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合是數説而攷之蓋左氏嘗聞聲罪之説而誤以爲鍾鼓之聲也不知聲罪者猶稱其罪爾如齊伐楚則聲楚人不貢包茅之罪如晉伐秦必聲秦人背盟之罪豈得爲鍾鼓之聲哉春秋書侵如齊侯侵蔡晉侯侵楚之類皆用大師而揔數國若無鍾鼓何以行師乎

此左氏之説非也夫師之所處荆棘生焉當長驅敵國之際不有以節制之亦何所不至哉其爲包人民驅牛馬斬木壞室者皆用兵必至之禍固無分於侵與伐也此穀梁之説非也春秋書侵伐雖有異辭而均之爲挾私逞忿無王命而專兵焉爾若謂侵爲無名則伐豈有名乎當時諸侯伐而稱罪如齊桓以包茅責楚猶爲可言其他不過強加之罪爾非必稱當其罪而眞爲有名也至若書侵如齊侯侵蔡晉侯侵曹當時必謂其有附楚之罪而侵之不應無名也此趙子之説非也惟公羊以爲觕曰侵精曰伐其説近之然亦未明也夫奉辭稱罪而討敵者敵必請服不請服則必出師以禦之是以經書伐者多至於戰如齊伐衛衛及齊戰宋伐齊齊及宋戰之類是也不奉辭稱罪而但侵擾其疆場故敵國不暇請服而亦不及禦之是以經書侵者未嘗至於戰如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蓋疆場之事知之後時追之已去矣故曰稱罪而討其國曰伐不稱罪而掠其境曰侵

三月宋人遷宿

徙其國邑人民曰遷蓋取之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春秋書夷狄有二義焉一明其賤以垂教也一明其禍以垂教也荆者楚也左氏載桓六年楚武王侵隨求得志於漢東之國蓋是時荆已僭號稱王雄據江漢矣今其進兵上國敗蔡師而俘獻舞春秋書之曰荆而已不以爵氏人名稱之也不以爵氏人名稱之者不使夷狄齒于中國也不惟楚也其書戎書狄書吴亦然此謂明其賤以垂教也夫明其賤者雖春秋之法而實古法也書稱西旅肅愼詩述玁狁荆蠻亦未嘗以爵氏人名稱之也雖然春秋之始書荆也不以爵氏人名稱之使不齒於中國及其久也卒以爵氏人名稱之使無異於

中國何哉蓋夷狄之變漸不可長方其稱兵比近之邦爲禍猶微固可以古法待之也及其寖橫則交政於中國爭長於齊盟役諸侯以奉己其實既盛強有不可掩者春秋不容不以爵氏人名稱之矣不惟楚也其書吳亦然惟戎狄不至於甚勝故始終簡言之此謂明其禍以垂戒也嗚呼自此教不明而後中國之君忘其爲賊故有幸其和親而妻以女者有喜其來朝而坐之于諸侯王之上者有借其兵力而以子行事之者有歲輸金繒使之南北並帝者自此戒不明而後中國之君忘其爲禍而無預防之謀甲兵朽斧鉞鈍養寇玩敵以貽喪亡如西晉之羯胡本朝之女眞其患有甚於東周之吳楚者矣然則春秋之學其可以不講哉

冬十月齊師滅譚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人滅譚是以私忿滅人之國也昔者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爲匹夫匹婦復讎也豈爲己私忿哉欲知王霸之分無他公與私之間爾

譚子奔莒

國滅而奔可哀也已何以書咎不能死社稷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秋宋大水

外國之災何以書公羊子曰及我也穀梁子曰王者之後也二者皆以爲聖人之私意也信斯言也則春秋書齊大災宋衛陳鄭災者豈亦以爲王者之後及我之害也哉蓋外災必書者均其憂也均其憂則均其愛矣春秋之教分殊而理一者也其不盡書者魯不弔則史不書爾宋大水公使弔焉因魯史書此故述之也

冬王姬歸于齊

王姬再歸于齊何以書蓋亦魯主之爾主讎國之婚姻無親親之義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紀季以酅入于齊是爲齊之臣矣紀侯大去其國是其國已亡矣叔姬者紀侯之側室也國滅君亡義有死爾否則歸于宗國之魯爾顧乃徘徊亡國之墟至於七載再嫁爲紀季之婦可謂失婦之節矣先儒皆謂紀叔姬非嫁也蓋從紀季于酅以奉祀事爾春秋賢之而書也何其惑之甚哉禮婦人謂嫁曰歸如春秋書紀伯姬歸于紀王姬歸于齊皆嫁焉爾豈得以彼爲嫁而此爲非嫁耶試使非嫁則叔姬之於紀季蓋嫂氏之列也以嫂依叔亦豈遠嫌之道哉以叔姬爲賢則凡不能守義之婦

皆賢矣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觀左氏南宮萬奔陳以其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蓋多力善走其飛廉惡來之徒歟宋捷不知用賢以輔政而所親近者乃多力善走之凶人連年暴師陰沴大作萬既囚于魯而復請之狎而怒之是猶縱猛虎於其側而撩其鬚以爲戲也宜不免虎口哉仇牧捷之傅也凶人在君側而莫之知不智也知之而不諫不忠也不忠不智卒於禍其身以及其君亦一孔父焉爾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三百十七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會于北杏齊始求霸也霸伯也左氏云五伯之霸也字音亦通漢書註伯讀曰霸古者王命作伯分統諸侯故齊桓竊是名以爲侯王蓋以伯自命而非王命也雖然自天下有霸而諸侯之散離者合矣中國有霸而夷狄之侵陵者懼矣民其少康乎而春秋何以書曰非王者之道治世之事也禮樂征伐雖不敢出於諸侯而卒出於諸侯也開功利之門廢正大之理使後世智力用事指王道爲迂闊國無善治民不見德者自齊桓始故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北杏之會魯遂皆不至也齊於魯又有納糾之憾有敗師之怨比於遂之可疾輕重較然矣然齊桓能忍於魯而會盟之不能忍於遂而殄滅之何歟蓋遂小國也利其易虐則借以立威魯望國也知其難圖則結以爲助凡其恩威異用大率聽於力放於利而已矣非能壹以禮義爲節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秋七月荊入蔡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四百十八

北杏之會從者四國其君皆不親至也鄄之會從者亦四國而魯之君猶不親至也蓋至于鄄之再會而宋陳衛鄭之君皆親至焉故左氏曰復會焉齊始霸也夫王者之得天下也蓋久而後得之也周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世修其德以至文王其道益光而後有二分天下之勢然猶退而事殷至武王迫於羣后之歸乃始翦商之亂以王天下此豈一歲月之功哉今齊桓之於諸侯皆列國爾地醜德齊莫能相尚一旦起而號令之使前日匹敵之人而爲今日之聽命以北杏之初會鄄之再會不數年而事業成其以遂霸而所以奔走天下者

猶王者之勢也課其速效似若可喜然非由積德
累仁以聽天下之自至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應
也苟可以得志於天下者無不爲之雖損德害人
而不暇恤焉作内政以強兵設輕重以富國滅小
弱以廣地結強大以植援威聲震讋之下是以諸
侯懼而從之如此其易也故曰以德行仁者王以
力假仁者霸王不求速[illegible]也霸不暇德爲求
速也由此觀之凡後世之取天下治人民理財用
功成於旦暮者皆霸者之餘術王之罪人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宋主伐郳而齊助之故先宋於齊也方宋背北杏
之會而齊桓則悉師以伐宋不少須假之是待人
不以恕也及其旣服則屈意以從之助其爲虐焉
是悅人不以義也所以然者由喜怒之失中也

鄭人侵宋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荆伐
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
滕子同盟于幽

同盟于幽齊霸始盛也公羊傳經曰公會而正經
無公字蓋闕文爾說春秋者一曰不言公微者也
不知魯自盟柯已從齊矣單伯會伐宋夏又會于
鄄矣至此大盟會不應魯以微者往也一曰以諸
侯私相推戴齊侯故去公以示貶也不知春秋書
其事即見其罪焉爾不以去公爲貶也若以去公
爲貶則從幽之盟者八國何獨貶公哉一曰不言
公明罪不在魯也不知魯自盟柯以後已不免於
從齊矣烏得無罪乎若夫盟而加同者録載書之
辭爾葵丘盟曰凡我同盟之人蓋同盟之辭在當
時有之非孔子新筆也即是以知凡載書曰同盟
于某故孔子修之亦曰同盟無此字則不書也說
春秋者多謂諸侯同欲則書同盟謬矣同盟于清
丘而衛將叛盟同盟于斷道而魯不肯盟同盟于
平丘而齊不受盟豈同欲也哉

邾子克卒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夏齊人殲于遂

齊師滅遂而戍之遂人疾之饗齊戍而殺之故書
曰齊人殲于遂殲盡也言殺之盡也夫古之王者
遣戍以守衛而采薇極慰勞之情徂征以求定而
簞食見欣迎之意其重民命得人心也如此今齊
桓以廣地之故覆滅小國勞師戍守至於五年之
久以起讎疾而致殲殘比諸王者之事何如也故

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詹鄭卿也見執于齊而竊逃之是爲臣而不能效死也鄭伯使詹爲卿至於喪節是爲君而不能知人也
冬多麋
麋不言有而言多者麋山澤常有之物故不以有爲異而以多爲異也杜預云麋多害稼故書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不言戎侵伐我而言追戎者無寇而生事也

秋有蜮
杜預云蜮短狐含沙射人影爲災也或謂短狐之蜮蓋出炎荒江海中非魯地所有蓋文誤爾蜮當作螽是不然經書有者不常有也蜮非魯地所有故以有爲異也爾雅蟲食葉曰螽若使是螽當從書螟之例不曰有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子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漢廷議論多祖其說而不知其非也春秋之亂正由臣下擅主威大夫竊國命故春秋書大夫遂事以爲戒於萬世公子結其尤者也陳人之婦則賤者之婦也安得魯侯使卿媵之此乃結之私行爾人臣非君命出疆又矯命以盟諸侯不臣莫大焉春秋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就使結眞能安國家而矯命已爲可罪況秋與齊宋盟而冬受齊宋之伐則所謂安國家者奚在漢陳湯甘延壽矯制發兵共誅郅支單于傳首京師而康衡非之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命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來使者爭欲乘危徼倖生事蠻夷爲國招難劉向則曰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於是天子下詔封延壽湯侯蓋向所稱者一時之功也衡所執者萬世之法也春秋不以一時之功而廢萬世之法衡則得之矣

夫人姜氏如莒
杜預云非父母國而往書姦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攘夷狄所以安中國也齊人伐戎何以書曰古者聖王之待夷狄也不弛威以養寇亦不生事而安

征故蠻夷猾夏則有刑攘犹孔熾則有伐茍非有罪則不以煩中國之兵也今荆楚陸梁入蔡伐鄭而齊莫之討也戎當此時未有滑夏之罪而必伐之是於楚有弛威養寇之患而於戎有生事妄征之過矣二者皆非待夷狄之道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赦也眚過也春秋不書肆眚而書肆大眚者此不可不明也書稱眚災肆赦孔子亦曰赦小過則是赦者聖人所不廢也特用於疑誤與夫小過焉

爾非肆大眚也今魯莊肆大眚則是重辟與非疑誤者皆赦之如周樂運所謂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是也失刑甚矣故聖人惡之而書也若夫罪疑過小而執必不赦之典此申韓之術非聖人忠厚之意也為政者當知春秋不書肆眚而書肆大眚則深殘姑息之弊可以兩戒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書文姜明夫人不當諡也晉胡訥云禮婦人生以夫爵死以夫諡夫人有諡不復依禮爾此說得之而曹耽以為夫婦行不必同不得以夫諡諡婦者豈春秋之義哉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冬公如齊納幣

納幣卑者事也而君親之非禮也況喪娶乎行吉禮於衰絰之中無人子之心矣後世人主有公除而議昏亮陰而舉樂內無父子外無君臣者皆魯莊之類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不稱使而言聘者非王命而執聘禮也其外交於魯者猶祭伯之來也朝廷之上以世族用人如祭

伯祭公祭叔之類皆公營私外交侯國而欲其起王室之衰撥天下之亂難矣

夏公如齊觀社

公越竟觀社淫于觀也夫居喪而納幣越竟而觀社魯侯之縱情悖禮固已甚矣然齊霸方興不能以一語止之而安受其非禮何哉蓋霸者之道不以治己修身為本故齊桓內行不修而管仲以為不害霸故其視魯侯縱情悖禮之為則亦安之而不為異也使其能兢兢業業當無以逸欲為有邦之教卑服不皇以以庶邦惟正之供矣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夷狄竊禮自列於華人者非中國之福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秋丹桓宮楹

娶讎人女飾先君之廟以榮之罪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親迎禮也何以書穀梁子曰不正其親迎於齊也

秋公至自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夫人之歸也朝于廟曰至未朝于廟曰入何以書讎國之女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公羊子以爲大夫宗婦者大夫妻也孫氏亦云同宗大夫之婦是不然春秋非卿大夫不書其書宗婦即爲同宗大夫之婦非賤者之婦明矣不必加大夫也蓋大夫宗婦者大夫及宗婦也其不言及者如公會諸侯晉大夫之類亦列數之也夫梱以內夫人治之而大夫不得見也今使大夫與宗婦同贄而覿夫人可謂亂男女之别失内外之辨矣南史載晉宋婚禮初婚三日舅姑衆賓皆列觀蓋援此也夫用三日之制可也不知所謂衆賓者豈亦大夫與宗婦同之耶

大水

冬戎侵曹

戎狄異類亦有人心爲中國者以理馭之則治以力勝之則亂何者治生於其心之有所畏服亂起於其心之有所不能平也戎自盟唐之後無迹於中國者幾四十年矣今乃復見於侵曹之役何哉蓋當其無迹於中國之時而中國乃生事而妄征之如前年齊人伐戎是也伐之不以道則何以厭

服其心此戎所以敢於肆侮加兵於齊之與國而不顧也然則中國之治夷狄可不謹哉

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鄭莊公卒既葬突歸而忽出曹莊公卒既葬羈出而赤歸觀忽突之事則知羈赤之事矣蓋忽突者鄭莊之子羈赤者曹莊之子也君死嗣子在内即位而奉喪事如鄭忽曹羈者皆宜爲君者也突赤出奔於外必嘗得罪於君父不宜爲君也然卒廢其所宜而立其所不宜者蓋由有挾姦懷利之臣制其命焉爾忽突之廢置由祭仲爲之也仲之事

適見於經傳詳矣雖曹之柄政者名氏無聞然亦祭仲之徒爾向使鄭莊曹莊者能爲身後之慮選擇忠良俾輔於後嗣則安有他日奪正與邪之禍哉此可爲萬世永鑒矣

郭公

郭公者郭亡也猶梁亡之類也得罪於民而民逃之則國爲墟矣此非有滅取之者故春秋以自亡爲文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陳女叔來聘雖其君使之實出其臣之私意也蓋是時原仲相陳季友相魯因二人有舊而相聘焉

爾大夫交政於中國其見於此乎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日者衆陽之宗王者之象也故王者救日則奏鼓諸侯不與也今爲諸侯而伐鼓用牲僭矣

伯姬歸于杞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禮惟祭天用大牲救日則奏鼓此大水而伐鼓用牲非也國有大水之災不知修德以弭乖戾行政以救墊溺而區區以牲鼓厭禳之是淫巫瞽史之事非君人之道也

冬公子友如陳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春秋書殺大夫或稱國或稱人何也公穀傳云稱人以殺殺有罪也孫氏沿其說遂謂殺大夫不以罪則稱國殺有罪則稱人蓋見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而爲例也信斯言也則稱國以殺皆不以罪也然而元咺以訟君見殺處父以專權見殺胥童以道君爲亂見殺皆稱國焉豈不以罪哉稱人以殺皆有罪也而宋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則是以臣把君而殺其君之大夫

不可爲公孫固公孫鄭之罪也宋襄夫人因戴氏之族殺司馬公子卬則是以婦人干國政而殺公朝之大夫不得爲司馬之罪也而皆稱人以殺何哉若斯之例所謂質諸此而彼礙證於前而後違者也夫春秋固有以隻字爲義而非字字有義也其稱國者猶曰杞不足證宋不足證不必以稱國爲有辨也其稱人者猶曰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不必以稱人爲有別也蓋其所書之大義在於殺大夫而已矣其稱國猶君之國其稱人猶君之人書其事即見其君之罪焉爾夫大夫與國同體君之股肱也是以有道之世刑不上大夫及其無道也

常多殺大夫何者有道之世位以稱德尚命士以上必以俊彥為之況大夫乎故無至於犯罪而可殺有道之世明德謹罰雖一介之民猶不以無罪戮之況大夫乎故無至於妄殺有道之世政自上出雖諸侯不得以專殺也況非諸侯乎故無至於亂殺及其無道也任非其人故有可殺之罪刑不當罪故有妄殺之事上無政刑故有亂殺之禍此春秋所以書之為萬世戒也使後之人君戒其可殺則當任忠賢戒其妄殺則當謹刑辟戒其亂殺則當壹政枋如是則無殺矣曹殺其大夫不書名衆也其諸亂殺之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杞伯姬於此年會其父于洮於僖五年朝其子于魯以婦人而行會朝之禮于諸侯之政其唐武韋后安樂公主之徒歟杞伯受制於其婦而莫之過魯莊聽命於其女而莫之違其唐高中之主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春秋書內大夫出聘者非禮者也然未有書其所為者此書葬原仲何也舉其尤者爾公子友託聘而私行以共原仲之葬內以欺其君外以成列國大夫之僭非罪之尤者乎

冬杞伯姬來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越境而自逆女見莒慶之專國也

杞伯來朝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幽之再盟衛侯不至蓋奪於喪制之故或可情恕也而齊遽伐之是齊之兵不度義而動也衛之不可以敵齊明矣不勝一朝之忿而與齊人戰卒貽

喪師之禍是衛之兵不量力而鬬也二者皆罪也左氏以為齊侯奉王命討子頹之亂非也衛朔子頹之事十年矣齊霸已久矣不應至今方討之也且衛朔已死何乃討其子乎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救義事也何以書蓋齊桓之於楚有弛威養寇之患焉夫不能攘定而以救鄭者為名而已矣

冬築郿

春秋凡書宮室園囿之役曰築如築王姬之館築臺築囿是也郿邑也非宮室園囿而築之何也穀

梁子曰虞之也古者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猶北魏甄琛所謂縣官障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也古者有道澤梁無禁天地之藏所以資養萬人也今障護而專其利使民不得共之豈爲民父母之意哉悲夫後之爲國者盡籠山澤之所出歸諸公上推禁嚴密民以抵冒刑戮者歲不知其幾也吏詑其能勇於用法無惻然不忍之心焉使其嘗攷諸春秋知虞利爲非正則宜媿於此矣或問周禮虞衡有官爲之厲禁非歟曰然文王治岐之政周公成王宜世守之安得遽反之耶

大無麥禾

麥與苗同時也故並言之曰無麥苗宜也麥與禾不同時也而亦並言之曰大無麥禾何也因無禾而追書無麥也董仲舒云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重生民之具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古之王者以三十年之通致九年之蓄雖有凶荒水旱而民無菜色今魯一年不熟告糴他國則其素無蓄積之政可知矣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或謂皇祐中范公仲淹領浙西時歲饑召諸佛寺僧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大興工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無慮數萬是歲兩浙惟杭晏然民不流徙由此著令歲饑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范公之規也今觀魯莊當大無麥禾之歲國内艱食而新延廄城諸防不廢土木之功者得不與范公之事類乎曰不然魯莊公素非務德愛民之主也觀其飾宮桷以爲侈虞山澤以爲利一歲而築臺者三彼直以土木困民爾豈知以此濟民哉穀梁子曰冬築郿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故聖人惡之而書也又新廄者勞人以奉馬也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有者不常有也山海經載蜚如牛白首一目蛇尾水行則竭草行則枯見者有兵役蓋乖氣所致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城諸及防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

秋七月齊人降鄣

齊人降鄣者魯鄣使降也見齊之無道也公穀以鄣爲紀邑豈有紀滅之後而一邑之民尚能二十餘年獨抗齊哉啖子非之當矣鄣小國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春秋内女之爲外夫人者卒葬必書其爲大夫妻則否紀季以酅事齊爲齊邑之大夫叔姬歸于酅以嫁紀季不得爲外夫人矣而書其卒葬何也蓋魯以夫人之禮葬之也伯姬之卒也齊葬之故曰齊侯葬紀伯姬今叔姬卒于齊不曰齊葬者以是知魯葬之也當叔姬之存也而宗國之魯莫能恤也使其羈旅流落失身於紀季蓋至死而後葬之豈得爲親愛之義也哉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
自古人君荒怠不恤國事爲宮室臺榭于淫于逸于游于觀者未有不底於喪亂者也魯莊公一歲之間而築臺者三則其恣情縱欲廢國勞民之迹可見矣故其身死骨未寒而慶父亂作般閔繼弒強齊謀取其國而猶存者幸爾其與瑶臺滅夏傾宮喪殷祁虒戍而諸侯叛阿房作而七廟墟者同一轍也爲人君者可無戒哉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先王之於夷狄也除其害而已矣非矜其功也今山戎未有猾夏之罪而遠征之以其所得之捷獻示於魯則齊侯之器小矣且獻捷者下奉上之辭也齊侯於魯而用下奉上之禮者矜心亂之矣

秋築臺于秦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小穀魯地故經以魯自城爲文左氏釋云城小穀爲管仲非也蓋左氏因見昭十一年申無宇云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遂誤以城小穀爲城穀不知穀自是齊地小穀自是魯地也當以經文爲定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案左氏公薨子般即位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是子般既爲君矣其不稱公不書葬者未踰年之君也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既賊子般國人不與故懼而適齊也其不言奔以聘禮而往也昔宋萬弒君其黨猛獲奔衛宋人請之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與惡而棄好非謀也今慶父有弒逆之罪如齊而齊受之若桓公管仲者亦異於石祁子矣豈非幸魯之亂而有欲取之意遂不暇問其首亂之臣哉故曰五霸者三王

之罪人也

狄伐邢

春秋通說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通說卷第四

永嘉黃　仲炎　若晦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季子來歸

季友初傅子般而子般見弒再相閔公而閔公又弒其於託孤靖難之功何有哉案左氏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既而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蓋季子援僖之志已定於此時矣般閔之弒

固季友之意也爲人臣而竊交於宮閫受援立之託以求得志於他時是國之巨姦也其後文公薨嬴亦私事公子遂而屬宣公遂爲之殺惡及視非微於季友之爲乎故由季友挾擁僖之功而後人盜魯權者累世殆天之喪魯爾春秋不書季友之出而書其歸蓋與其出而惡其歸也說春秋者因以春秋書字爲襃辭遂曰季子賢者也以大姦慝爲大善良豈不誤天下後世哉故曰春秋之紀事爲戒而已矣其於名字無擇也

冬齊仲孫來

齊仲孫來不言使且非有聘盟之事何也蓋覘釁

也因魯難而竊來覘之將以取之也夫覘鄰國之難而圖取之齊侯於是乎不仁矣受命而覘國仲孫於是乎不能正其君矣或曰齊侯不仁固也然仲孫覘魯而歸公曰魯可取乎對曰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謂非正其君可乎曰善格君者當正救其非心而已楚莊爲陳夏氏亂伐陳因縣陳申叔時諫曰諸侯之從也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楚子曰善哉乃復封陳蓋當時陳以淫昏致討縣而滅之初無難者而申叔時之諫特曰不可貪而已今仲孫受命覘魯見其猶未可動而後止之若使魯亂如陳則必贊其君取之矣包藏禍心睥睨鄰國尼於其所不可動則必不恕其所可動者矣比諸申叔時之諫不亦遠哉齊魯先世盟在王府俾其後嗣無相害也莊公不以齊爲讎而事齊惟謹今其即世骨猶未寒試使可取亦何忍哉而仲孫不知及此謂之不能正其君可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禮三年喪畢致新死之主以進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乃大祭於太廟以序昭穆故謂之禘禘之爲言諦也言審諦昭穆之序也襄十五年晉穆公卒其十六年晉人荅穆叔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是知三年喪畢乃爲禘也故曰吉禘今閔公斬焉在衰絰之中而輒舉吉禘之祀廢三年之通喪非禮也其不于太廟而于莊公之宮又非禮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案左氏共仲使卜齮弒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夫季友以閔元年歸魯則是既相閔公矣其明年閔公弒豈有賢者相其君而恬視其君之遇害哉蓋季友志在立僖視閔爲路人幸其弒焉爾爲閔之臣而有貳心於僖不忠莫大焉觀春秋書公薨於季子來歸之後則季子之情狀可察矣故曰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爲內諱故不言弒其不地則弒自見矣其不書葬國內亂不得以成禮葬之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姜氏慶夫同爲弒逆之迹可見矣

冬齊高子來盟

魯自慶父作亂賊殺子般使齊以霸國之力治之一反手之易爾遲遲三年閒致魯君再弒國再亂及姜氏慶父不爲國人所容出奔邾莒而後高子來盟以定魯僖之位仁者救人豈如是之不迫哉桓公存三亡國而義士猶曰薄德者蓋於此見之

矣其不言使杜預云齊侯使來平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鄭棄其師

春秋諸侯土芥用其民而不恤者往往而是然未有自棄其師如鄭人之甚者也案左氏鄭伯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夫惡一大夫不能去之至付以兵事使久于外而逃之固非刑政矣且民何罪焉暴師邊鄙聽其久困而自潰非棄之乎故書曰鄭棄其師不言師潰者潰因於棄之非師自潰也

春秋通說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挍訂

春秋通說卷第五

永嘉黄　仲炎　若晦

僖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救本善也春秋之書救則皆不善者也所謂不善者不誠於救或救而無功也或救不在諸侯而在大夫不在中國而在夷狄也邢有狄患三年矣齊嘗一救之不足以退狄師也至此再救之以三國之師沛然有餘力矣而猶待於聶北之次邢不勝困以遷其國然後城之曷若城之於未遷之時哉此謂不誠於救者也不誠於救而不得不救者孟子所謂假仁者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案左氏哀姜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君子以齊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者從人者也爲内諱故不言殺曰薨于夷則殺自見矣

楚人伐鄭

楚何以先稱荆而後稱楚曰從其實也詩稱蠢玆荆蠻是楚以荆稱舊矣至春秋之初猶以荆通于中國故春秋從而荆之今始改爲楚故春秋亦從而楚之爾說者謂自州而國之乃春秋漸進夷狄

之法謬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會于檉者謀救鄭而不能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氏者經文闕姜字也公穀以去姜為貶信斯言也則夫人孫于齊書姜氏者無貶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非衛邑也何以知其非衛邑也以春秋書法而知之也春秋凡書城外邑必有所繫如城緣陵不言杞必曰諸侯城緣陵以見緣陵之為外邑而非魯自城也如城虎牢必繫於諸大夫會戚之下曰遂城虎牢以見虎牢之為外邑而亦非魯自城也若書城內邑則無所繫矣如城中丘城祝丘之類是也楚丘之城既無所繫豈得為外邑哉況隱公七年書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繫楚丘於來聘之下益知為魯邑明矣左氏載成季之生也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卜楚丘者魯大夫也以其國邑為氏故曰卜楚丘也衛詩稱作于楚宮作于楚室而未嘗曰楚丘也惟序詩者稱衛楚丘此乃漢儒沿襲三傳之訛說爾然則城楚

丘何以書曰僖公承國家喪亂之餘即位期年未皇他務遽以城築之役罷敝人民所謂諸侯卑而守四竟未能撫民而用其力者茲為可戒也或曰若是則齊桓封衛之事於經奚見哉曰齊之恤魯也三年而後定於恤邢也四年而後城遲何延緩無救焚拯溺之意故聖人惡而書之若夫衛為狄所滅其遺民渡河奉戴公以廬于曹齊桓不踰時閒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以戍曹歸其器用故衛賴以復存齊桓此役似忠於人者惟忠於人故不書也故曰春秋之紀事為戒而已矣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虞公貪璧馬之賂道晉師以伐虢宮之奇諫不聽故虢亡而虞從之經書虞師晉師滅下陽踰三年晉人執虞公以為貪而拒諫者之戒明矣下陽虢公邑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穀梁子載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是知春秋書貫之盟所以著江黃致禍之由而齊桓實誤之也唐正觀時康國求內附

太宗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絶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今康國内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為也故寧失目前之侈觀以免後日之尤悔若太宗者可謂有管仲之慮矣

冬十月不雨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徐人取舒

六月雨

書六月雨者見不雨之所終也言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也北史神龜元年自正月不雨六月辛卯澍雨乃降即春秋書六月雨之辭也聖人何喜焉

而穀梁子曰喜雨也於是說春秋者多從之可謂過矣夫久晴而雨乘除常數小人獻佞指為天休君臣之間動色相賀有驕矜而無戒懼者此亂朝之事豈聖人之意哉善乎富公弼告神宗曰願陛下不以今日得雨為喜更以累年災異為憂此可以言春秋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蔡有附楚之罪而齊侯帥七國之師以侵之非過也何以書曰齊侯之侵蔡不惟疾其附楚而已案左氏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怒而歸之未之絶也蔡人嫁之故明年因伐楚之師而侵蔡是謂逞人欲而非奉天討也八國之兵及其竟而民潰可見威聲震駭之甚矣

遂伐楚次于陘夏許男新臣卒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齊桓帥諸侯以伐楚次師于陘奉辭而不迫庶幾王者之征終於不交兵而講和好春秋諸侯之攻伐未有若此者也何以書曰以管夷吾之智而於治楚一大事不得其要領而止蓋蹈乎薄德之譏

也觀左氏載管夷吾奉辭于楚以二事責之曰昭王不復也包茅不貢也是責其所不足責而略其所當責也昭王之事不當問楚矣所可責者包茅爾然未為切也自平王以來諸侯放恣周之禾麥且見取于鄭魯不貢賻至勤使命之來王賦不共滔滔皆是何止一楚哉自古帝王之征夷狄不暇責以禮也蓋必以其侵陵諸夏患苦人民為問罪之首事如宣王六月之詩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是也若其揣力度時未能進討則出於和親之下策亦必約其休師息旅無至敢盟如漢文帝遺匈奴書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

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姓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之類莫不就安避危是也今楚怙恃其強陵虐小國漢陽諸姬役實盡之駸駸入于中夏敗蔡師虜蔡侯加兵於鄭者未有已也齊桓責楚當以此先焉今顧無一語及之既而屈完來盟亦止曰同好而已何夷吾之慮若是其疎哉蓋齊方以諸侯主諸侯非如王者之於天下君臣分定所願拱己垂裳以臨之也其意常樂天下之多事而以號召排拯爲功焉猶貨醫者幸人之有疾貪將者喜國之有寇故其不以侵陵問楚者留其疾而遺之寇也是以既盟之後明年楚滅弦又明年楚

圍許又明年楚滅黃兵車徜徉此召陵以前不少挫而齊爲楚故以勤諸侯者自若焉夫使諸侯不能一日不虞楚之患即不能一日不藉齊之功此管仲之術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陳轅濤塗有誤軍之罪而齊執之討不忠也何以書曰濤塗爲齊謀則詐爲其國謀則忠也左氏載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循海而歸可也蓋知齊師所過必大爲其國之擾故濤塗不欲其出乎已之國也齊不自反顧乃執其臣而兵其國仁者果如是乎大抵兵事一動不惟有戰鬬死傷之憂而師之所處荊棘生焉所過國邑人民力困於誅求膽寒於侵掠誠有如濤塗之所謂甚病者夫以齊桓用兵號爲節制而猶若此況以悍將驅暴兵無法以馭之所過殘滅者多矣可不謹哉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玆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申生自縊而死而曰晉侯殺之何也有讒不見而寘申生於死地即晉侯殺之矣夫世子國之本不

可動也自古人君以讒害之者豈特自戕其天性哉國之亂亡鮮不由此故張九齡謂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殺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遂亡天下由此觀之可不戒哉可不畏哉

杞伯姬來朝其子夏公孫玆如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周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帥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也定王世子之位義

也何以書曰以王世子而外交強國脅君父以定其位非子已以諸侯而不朝於王而致世子於外而會之非臣已此豈可爲訓哉或曰不如是則惠王將易世子奈何曰使世子懼不孝不懼不得立使齊侯朝京師諫於王而定之則爲人子爲人臣之道盡矣漢史載高帝欲易太子叔孫通諫不聽張良畫計以爲上所不能致者四人請從太子游及高帝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故太子得不易識者非之謂決無是事不然使四皓實能制高帝使不敢廢太子是張良爲其子立黨以制其父也嗚呼世子挾賓客以自固如四皓者然且不可而

況外假強國之援哉此春秋所以書首止之事爲後世戒也其書會世子者見世子在首止而諸侯往會之也其曰諸侯盟于首止者見世子不與盟也

鄭伯逃歸不盟

案左氏首止之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故逃歸不盟蓋齊桓不朝于周而致王世子于外以定其位黨臣子以脅君父此惠王之所不能平也故撫鄭從楚以洩其忿焉鄭伯喜於王命而逃歸不盟此可以見人心矣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三傳謂虞虢爲諸侯非也虞公虢公皆仕於王朝爲三公者也左氏莊十五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而此稱虞公可見其爲王朝之三公矣晉師滅虢而經不書滅虢而書滅下陽此滅虞而不書滅者蓋下陽者虢公食釆之地虢公邑而居之故滅下陽則虢亡矣虞公亦居於食釆之地今晉執虞公而地入于晉可知故不言滅也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諸侯遂救許無功也案左氏許僖公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以武王克殷事命之則是許既降楚矣

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盟于甯母謀鄭也子華易爲亦與於盟因子華而謀也今年春齊人伐鄭明年鄭伯始乞盟則子華之來決非君父之命矣子華姦人也叛其君父求

介於大國以弱其國爲霸王者若何受之雖夷吾
進諫終却其請然納子華於會盟亦列姦而已矣
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
陳世子款盟于洮
王人即王官也猶僖二十九年王子虎盟翟泉亦
以王人書是也時惠王不豫陳嬀子帶之謀未已
故齊侯復扳會王官而盟之以定王世子之位蓋
王世子廢置之命制於諸侯矣
鄭伯乞盟
鄭伯始於逃盟而終於乞盟此豈有不可奪之志

哉然齊之得鄭蓋因於屢伐之後亦非使人悅服
之道矣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或問禘祫之說衆矣歷代諸儒援經立辯或以爲
天子祫禘祫嘗諸侯禘一祫一或以爲祫祭祝取
羣廟之主而明禘不然或以祫爲三年一大祭或
以禘爲三年一大祭或以五年殷祭爲禘或以爲
禘即是祫或以爲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三歲祫
祭天子諸侯大夫用之而五歲一禘所以報其繼
天受形之祖非天子不得用然則何所折衷乎曰
衆言殽亂折諸聖春秋有禘無祫魯語有聞禘之
說有禘自既灌之説未嘗及於祫也晉人告穆叔
以爲寡君之未禘祀則禘爲三年喪畢之祭明矣
春秋於文二年書大事于太廟此即除喪而禘祀
爾而公羊氏曰大事者大祫也大祫者合祭也五
年而再殷祭蓋以大祫爲三年之祭以禘爲五年
之祭由公羊之說也公羊之說好爲誣誕不必案
之舊典漢承秦人滅學之後諸儒多治公羊春秋
援爲根據其言禘祫之制大率祖公羊之說爾戴
記之書漢儒之雜說也是以後世紛紛之論未能
歸一得非不折諸聖乎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周

制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又三年一治
兵此天子諸侯之所同也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而
又三年一大祭此亦天子諸侯之所同也四時之
祭不及毁廟之主故三年大祭併毁廟之主而祭
之也但三年之祭講於除喪祔入新主之時則謂
之禘禘之爲言諦也新主入廟舊主當遷因合祭
之而審諦昭穆之序也即晉人所謂禘祀閔公之
吉禘是也若講於非除喪祔主之時止於合祭而
已不復審諦昭穆之序故不曰禘而曰有事曰大
事即公羊之所謂大祫是也由此觀之則知三年
大祭禘即是祫而諸儒之論皆可廢矣或曰僖之

禘于太廟非除喪祔主之時何以不曰大事而曰禘也文之大事于太廟正除喪祔主之時何以不曰禘而曰大事也曰僖之禘于太廟雖非除喪祔主之時然致夫人之主于廟而審諦之故曰禘也文之大事于太廟雖除喪祔主之時然逆祀而躋僖公不得爲審諦昭穆之序故不言禘也禘于太廟禮也禘而致夫人之主于廟則非禮矣夫人者左氏云哀姜是也帷箔不飾比弒二君不薨于寢而見殺于齊於禮不應祔廟僖公乃猶豫久之今特舉禘祀而致其主雖曰盡人子之愛然以大罪之人宜絕之先君而配之先君之廟可乎不可也

聖人惡而書之以爲萬世君母之戒嚴矣哉夫人不稱謚省文也曰禘而用致豈非新死者哉其爲哀姜明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葵丘明天子之禁甚盛舉也何以書曰號令之出在齊諸侯之畏在齊所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此其尤者爾物不能兩大霸極盛則王極微矣王世子王之貳也宰周公王之輔也自首止致王之貳葵丘致王之輔而後晉文公爲溫之會遂致王矣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故不以明天子之禁而不書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不稱國內女之未適人者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穀梁子曰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溫溫子奔衛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世子申生死於讒而里克不平其事奚齊卓子死於亂而荀息不食其言二子者皆用其死力於晉國者也然里克不免乎殺君之名荀息不免乎從昏之罪殺身而無益于國何哉人臣之義在於正諫其君之非而已苟能以死力正諫其君鮮有不能回其君之聽者不幸而不聽以至於死則臣子之義盡矣漢高帝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張良極諫不聽叔孫通又諫時大臣多固爭於是上知羣臣心不附趙王乃止不立故漢室之不亂非忠諫之功乎今里克荀息雖各盡其死力而莫能知此也方獻公使太子之伐皐落氏也里克嘗諫矣然

一不見聽遂退而不復言及驪姬譖而不能爭也申生死而不能明也蓄憤久之而以三公子之徒作亂是里克雖有不徇其君之心而不能辨之於早也申生之死奚齊卓子之爲也千載而下聞者猶冤之況當時哉荀息於此不惟不能諫又且成其君之邪志以死奉奚齊及里克殺奚齊卓子而荀息死之是荀息雖有不愛其死之心而不能用之於義也故里克不免弒逆之名荀息不免從昏之罪春秋書之爲萬世人臣之戒明矣卓子不當立者也其曰君卓何也國不可曠時無君雖立不以正踰年必稱君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狄嘗入衛病邢伐晉滅溫楚自召陵之後滅弦圍許而中國不能討也北戎未有害而親將以伐之捨其強而弱是圖失治外之義矣

晉殺其大夫里克秋七月

冬大雨雪

雨雪常也惟大而爲害故書獨桓八年雨雪不言大者周之十月今之八月非雨雪之時故以異書也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男女正位天地之大義也魯僖亂之而不 以正齊桓與之爲亂而不能正皆罪而已矣

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不書出奔者君死於其位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說春秋者謂城邢之役不稱齊侯城衛楚丘不書諸侯城杞緣陵不序諸侯蓋惡齊侯之專封也不知齊桓以霸自命禮樂征伐悉出其手何者非專而奚獨於封國專之耶春秋又豈容恕其他事之專而獨罪其專封哉蓋齊桓之專制自是終身之罪然其行事之非又有出於專制之外者春秋逐著之以垂戒焉不特罪其專而已以城楚丘爲封衛先儒之說誤矣其書於春秋者城邢城緣陵爾邢之城以緩書緣陵之城以有闕書明緩而有闕不得爲愛人救物之誠者也城緣陵不序諸侯者即會鹹之諸侯城之故不復序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季姬不繫之國者内女未嫁者也出而遇鄫子于防使鄫子來請婚已也季姬寧有孟光之賢我僖公非德愛也左氏謂季姬歸寧而公止之故遇于防而使之朝非也春秋内女適他國者必書曰歸于某季姬先未見於春秋而明年始書之豈得爲已嫁鄫哉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山名鹿足也山冢崒崩且以爲異況鹿乎左氏載晉人卜偃之言曰幾年將有大咎國幾亡此其驗也漢書謂春秋沙鹿崩晉史占之後六百四十

五年有聖母興是爲元皇后其誣甚矣

秋侵鄭冬蔡侯肸卒

春秋通說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通說卷第六

永嘉黄　仲炎　若晦

僖公下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楚自召陵之後雖復崛强然兵車徜徉猶未離乎近楚之國也今徐居下邳而臨淮泗於齊魯爲近而去楚遠矣而楚乃遠攻至于徐以撼齊魯若涉無人之境者非大有所侮而然哉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齊桓霸業既盛而志氣易盈葵丘之後謂中國已無事諸侯已帖服震而矜之於是怠忽

荒政之患形焉楚雖夷狄而有智士黠才如屈完者爲之謀計窺覘中國是以敢於慢侮而不顧也春秋書楚人伐徐於齊桓晚年荒忽之際其垂戒於後世明矣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諸侯在會而使大夫救徐齊侯荒怠之迹可見矣大夫專中國之政蓋自是始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鄫

已卯晦震夷伯之廟

夏侯勝謂漢武帝多殺士衆竭民財力無德澤於
民不宜為立廟樂蓋廟以觀德非可苟立也夷伯
魯大夫必有不當廟者故春秋因天變以示戒焉
其書己卯晦者晦朔之晦爾公穀謂之晦冥非也
僖十六年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成十六年甲午晦
晉楚戰于鄢陵可以類推矣

冬宋人伐曹

齊桓晚歲不獨平時所忌之國果於抗衡而所厚
如宋襄亦動伐曹之師蓋欲乘其霸業之衰而代
興也大抵齊桓之霸成於未忘在莒之時而壞於
震矜葵丘之日一身而二變焉此國勢安危人情

離合所由判也後世如唐明皇以憂勤致開元之
治而卒以驕盈召天寶之亂者不亦齊桓之類歟

楚人敗徐于婁林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案左氏秦之伐晉也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
曰師少于我鬬士倍我公曰何如對曰出因其資
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不報是以來也今又
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
乎戰于韓原敗之秦獲晉侯以歸夫兵以氣勝氣
之餒壯由兵之曲直我直彼曲則我氣壯而彼氣
餒矣我曲彼直則彼氣壯而我餒矣晉侯背惠
食言以致秦師不反己而鬬是己居其曲敵居其
直此秦人之氣所以倍於倍於晉所以敗於秦也
春秋書韓之戰以為氣餒而貪戰者之戒明矣哉
或問秦西戎也始見於春秋宜不以爵氏人名稱
之也而書秦伯何哉曰秦守本爵無吳楚之僭詩
採秦風書錄秦誓秦之為中國明矣不可以戎狄
言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
退飛過宋都

左氏曰隕星也凡星隕至地即為石隋大業十二
年有流星隕于吳郡為石本朝治平三年有星隕

于義烏為石以是知隕石者隕星也莊七年書星
隕而不言石此言隕石而不言星者杜預云彼見
星之隕不見在地之驗此見在地之驗不見始隕
之星史各據其實而書之故文異也六鷁退飛者
飛而退卻之狀也或曰石後數鷁先數二傳以為
目治耳治視之察之信乎曰聖人肆筆而書從魯
史舊文爾書曰三帛二生一死贄此先數之辭也
又曰牛一羊一豕一此後數之辭也豈亦有所謂
目耳視察之異哉春秋書五石六鷁大旨謂宋襄
無德而圖霸故變異見于國中星象隕墜鷁飛退
卻喪敗有證以猶不悟卒為泓之戰敗而死之也

後世人主其可睹天戒而不懼哉是月者文誤也
上書戊申朔此承上文當云日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淮水名也詩云鼓鍾將將淮水湯湯鼓鍾伐鼛淮有三洲周幽王所以亡也此會于淮得非合諸侯以奉舟楫之游乎齊桓之志荒矣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楚病徐而齊不能治顧遷戮於附楚之國是以有伐厲伐英氏之師所謂室於怒而市於色者也

夏滅項

魯滅之也案左氏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故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據經書夏滅項猶言夏取鄟秋取根牟則左氏之說信矣二傳謂齊滅之而經爲之諱者妄也若齊實滅項而經爲之諱遂以魯滅之辭書則魯何罪哉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

春秋不書齊人止公而書至自會於夫人姜氏會齊侯之下則公之止于齊而見釋於聲姜之請可知矣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觀魯僖之事非不仁而辱者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左氏載齊桓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爲太子及管仲桓公卒易牙寺人貂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宋襄公以諸侯伐齊齊人與宋人戰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蓋義兵也何以書曰左氏載事有牴牾難盡從者如云齊桓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爲太子是也此非左氏載事之誣乃不能辨誣爾夫當國家未有事變之際而早立嗣子以君父命足矣何待屬於鄰國之君以召外來之變哉管仲雖不以王道佐其君然非甚愚者何至若是蓋仲之罪特在於不能爲其君身後之慮早建嗣子致有後日之亂使宋襄得以乘之而決非屬孝公于宋襄以爲太子也凡世之姦人苟欲濟其所欲者必附之於義如欺人孤幼而利其財者必假曰吾受其先世所屬而經理其家焉爾宋襄之謀何以異此蓋宋襄自僖十五年伐曹已有圖諸侯之志幸而齊桓死諸子爭亂無虧立而孝公奔宋宋襄之得孝公不啻如獲奇貨至寶矣於是挾之以伐齊而懼不足以勝也則託之曰是齊侯仲父嘗屬此於我也以孝公爲先君所命則其名

正以已爲齊侯所屬則其辭順名正辭順雖齊國
之人亦有不可致詰者幸而戰勝卒立孝公故國
史書之以爲信然而不知宋襄實欲立威擴霸特
借孝公以挫齊所謂受屬於齊桓管仲者蓋誣死
而詐生者之辭爾此其爲術不待智者而後能知
之也左氏乃受其誣可謂惑矣

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狄救齊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齊桓公卒踰年更甗之戰而後得葬春秋備書之
以見桓公身後之禍如此其甚也桓公霸諸侯幾
四十年伐楚卻狄免民於左衽之患及身死在殯

五公子爭立國内大亂同盟之國攘臂伐之而霸
者之澤遂斬何哉古之王者由修身齊家而推之
治國平天下蓋其立治有本而施諸外者皆其餘
功也是以享國長遠而無患若夫霸者惟區區用
力於其外而所以立其本者不暇講矣故齊桓内
行不修嬖寵如夫人者六人多愛牽之嗣不早定
末年荒怠狎近羣小寺貂易牙之徒弄權撓政而
身殁之禍有必至者矣管仲家備三歸無格君之
學謂桓公淫欲無害於霸趣辦目前而不爲百年
之計功烈卑陋宜曾西之所恥而不爲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

宋師伐齊狄不義宋而救齊以其不能勝也而又
挾邢人以討從宋之衛是激於義也何以書曰夷
狄知義中國之恥也夷狄正華天地之變也狄稱
人何也以其人邢不得不人狄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北杏之會齊霸之首事也雖人心始疑於齊然所
致者猶有四國也今宋襄圖霸爲盟於曹國之南
是不能致曹而乃枉駕以盟曹也曹弱於宋而鄰
於宋者猶且不服況諸侯乎故曹南之盟所與偕
者僅一邾人而已寡助如此而以求霸是亡舟楫

而涉不測之淵未有不死於溺者也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左氏載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司馬
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況敢
用人乎觀此則知宋襄之惡甚於桀紂矣二傳謂
用者扣其鼻以血社非也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
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其言用者祭而已矣蓋
夷蠻之俗往往有殺人祭鬼者故左氏謂宋公使
邾子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是也

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當人心渙散之際而借無忘齊桓之德之名以糾合諸侯楚人之謀也夷狄爭霸始於此矣春秋不先楚尊中國抑夷狄也

梁亡

案左氏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是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亟城弗處以罷其民民罷而潰則國已亡矣國亡而後秦取其地非因秦取之而後亡也故春秋不得言秦取而以自亡為文焉明自亡者民亡之也然則世之人君務廣地而不修德設險而不得民封疆雖拓城池

雖壯而百姓離散不足與守之者可無鑒於此哉是以秦皇帝兼并天下東城北築雄據關中負百二山河之勢而德政不修海內愁困民不勝敝遂起而亡秦故秦之亡亦以民焉秦亡於民而後漢取之非因漢取之而亡也亦梁亡之類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新作者不因傾壞徒欲新美而改作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是知聖人不欲勞其民於無益之務也魯僖公嘗修泮宮作新廟矣而春秋不書蓋為宮廟以事祖考獻戎功魯人頌之殆有國者不可廢故不書也新作南門新延廏皆所不必為者是以惡而書之也故曰春秋之紀事為戒而已矣

夏郜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西宮者公羊謂之小寢穀梁謂之閔宮從公羊之說則經何以不書小寢如薨于小寢之類從穀梁之說則經何以不書閔宮如立煬宮之類而曰西宮何也杜預云公別宮也蓋公宮之外更為宮於西如後世所謂離宮別館者以其踰乎舊制故春秋因災變而書之以為戒也

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則是欲藉楚之力以合諸侯也首足倒置至此極矣後世人君有苟圖得志於中國而不恥於事夷狄如唐高祖之於突厥石晉之於契丹者皆宋襄之徒歟

夏大旱

春秋或言不雨或言旱或言大旱何也不雨之害比旱為輕大旱之害比旱為重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

公以伐宋
宋襄公求諸侯於楚而與之為會不虞楚人之詐
而執己也可謂甚愚而貪無德而求諸侯以自賤
伊戚者矣楚子執宋公而不書楚執者抑夷狄存
中國也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捷者宋捷也齊捷戎以中國而捷戎狄可以言捷
也故曰戎捷楚捷宋以夷狄而捷中國不可以言
捷也故不曰宋捷其不曰宋捷者不忍言宋也愛
中國之道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于薄釋宋公
會于薄釋宋公者蓋諸侯請於楚而釋之也操縱
在楚也其不曰楚釋而以諸侯自釋為文者存中
國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夏宋公衛侯許男滕
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宋襄公自執滕用鄫以失人心而反求諸侯於楚
盂之會為楚所執辱使諸侯請於楚而後釋之人
心既離國勢方挫楚宋之不敵已不待識者之見
今乃不量力而鬬以僥倖於萬一其衆敗身夷
不亦宜乎蘇軾氏以宋襄比王莽謂其執鄫子用
於次睢之社若犬豕然此而忍為之天下孰有不
忍者耶泓之戰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
成列欺諸侯人能紾其兄之臂以取食而不能忍
於壺飧者天下必知其不情也信矣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宋襄公乘齊桓之喪伐齊以立威故齊孝公亦乘
宋襄之敗伐宋以修怨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
杞子卒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襄王不聽富辰之諫道狄以伐鄭既又納狄女為
后醜其行而廢之狄人怨之故王子帶因之挾狄
師以伐周王出適鄭處于氾書曰天王出居于鄭
以為後世人主違忠諫之言啓異類之侮者之戒
焉其云出者自國都而出也其曰居者明天下皆
王居也
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諸侯滅人之國多矣未有書名者而衛侯獨名三
傳皆謂惡滅同姓故名之也夫異姓之不可滅猶

同姓之不可滅爾況晉滅虢齊滅紀楚滅夔皆同姓而未嘗名也苟以爲惡衛侯而名之則晉齊楚皆無惡乎杜諤謂春秋上書衛侯滅邢而傳寫者見下文衛侯燬卒遂誤增其名爾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禮未有姑而逆婦者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禮可知矣

宋殺其大夫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

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春秋書追有二莊公追戎與此追齊爾然莊公之追戎也不先言戎侵伐我者戎不犯魯也不犯魯而追之是無寇而生事也僖公之追齊也先言齊人侵我者見齊已寇魯也縱其已寇而後追之是兵不素備也無寇而生事故追于濟西不言其所止兵不素備故言至酅弗及見其懼而弗敢及也夫善爲國者靜而能安動而能強靜而不能安則自敝而疲民動而不能強則自歉而畏敵故漢武帝窮征宛漠空竭海内則靜而不能安者也即經書公追戎于濟西是也文帝歲苦邊患師出無功則動而不能強者也即經書公追齊師至酅弗及是也此可爲有國者戒矣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千乘之國兵不素備一旦有倉卒之警則乞諸其鄰已非立國之道矣況乞師於夷狄者哉引非類以鬭同室非義也示弱於夷狄以啓其輕中國之志非謀也故書曰公子遂如楚乞師以爲後世失義與謀者之戒焉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

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人圍宋而四國從之助夷狄以虐中國也春秋爵四國而人楚者四國之君親至而楚子不親將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侵曹伐衛兩舉晉侯而不言遂者蓋晉既侵曹更謀伐衛非以侵曹之師遂加之衛故兩言之也曹

衛楚之與也晉欲討楚必先討曹衛義也何以書葢文公名爲討曹衛附楚之罪然實以雪其不禮於晉公子之憾爾湯一征自葛始爲匹夫匹婦復讎也豈以報已之私憾哉齊小白過譚譚不禮焉及得國而遂滅譚其與晉文侵曹伐衛之事一耳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晉強非公子買所能抗不卒戍衛非買之罪也而刺之濫殺大夫也不言殺而言刺内辭也

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晉文公城濮一戰大挫楚鋒不惟立濟霸業而南郢之兵自是不窺中國者久之比齊桓盟召陵之明年而楚遂稱兵弦許無所忌憚優劣相遠矣何以書曰春秋正其誼明其道而已矣功利不與也齊桓無王命而專征卒不以侵陵問楚聖人以王道律之誠有罪矣然齊桓必先得諸侯而後加師于楚氣象雍容奉辭而致討以直情使人未有他技巧也至晉文乃欲因挫楚以霸諸侯成功於期月於是奇謀詭計無所不用矣當宋被楚兵而告急於晉晉侯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絶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得無戰乎又曰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凡先軫所以爲文公謀者皆詭道也晉文卒用其計故能合齊秦之力堅宋人之志攜曹衛之心而挑子玉以速戰雖剋楚頓挫霸業亟成而人謀益以黠世變益以下矣故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正之爲言猶直也聖人合二霸而論之若曰齊桓雖爲有罪然較諸晉文之譎則猶

直爾自晉文以譎濟霸圖而後世之君臣凡求得志之速勝敵之驟者咸祖之巧詐百出機穽橫生化生人爲鬼魅使天下不得休息可勝嘆哉惟蜀諸葛亮用兵行師本於仁義不用詐謀如魏延妄隨亮出軱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亮制而不許又欲請兵五千循秦嶺而東直取長安以爲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而亮亦不從葢亮之規摹直欲以數十萬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建旗鳴鼓直指魏都豈肯翳行竊步事一旦之譎以窺咸陽哉斯可謂明春秋之義矣

楚殺其大夫得臣

得臣楚子玉也城濮之戰子玉專[illegible]
敗見戮於國宜也何以書蓋[illegible]
自古人君用兵致敗不自引咎類[illegible]
王師而誅之以快敵國之意者夫有能復振者也
惟秦穆公以殽陵自責卒赦孟明魏司馬昭引二
敗以罪已悉宥諸將故能使人心愧悅轉敗爲功
況楚殺得臣而晉文爲之深喜則知得臣者固晉
文之所忌也國有人才使敵國望而忌之庸可殺
乎今楚殺之以快敵君子是以知楚之無能爲也
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

盟于踐土陳侯如會
齊桓既歿諸侯之所畏者楚而已一戰勝楚則諸
侯將焉往哉故踐土之盟八國驟集若執券而取
諸鄰者威驅勢迫之致非天下心悅而誠服也
公朝于王所
公朝于王是也朝于王所非也蓋晉文致王于踐
土而因以諸侯朝之也齊桓自北杏創霸垂三十
年而後有定王世子于首止之事蓋前乎首止雖
直爲僭竊而非挾天子以令諸侯也晉文入國之
初即謀定襄王既勝楚即作王宮于踐土以諸侯
見名爲尊周實挾天子以令諸侯爾蓋其規模由

先軫敎之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
也志在求諸侯於是託勤王之義以信服之如曹
操挾獻帝以爭天下名爲漢相實漢賊爾故曰晉
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晉文廢衛侯而立叔武故踐土之會稱衛子是也
衛侯因楚以歸而殺叔武不書不罪其殺也孔子
善夷齊則叔武之義宜效死不立而已公羊子曰
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故於是
已立然後治反衛侯非也如公羊之言是敎貪奪
者爲自文之說也使衛侯終不利其國而長往則

叔武將何辭乎故觀春秋則知高廟正刑辟於郭
昌之僞立不爲過矣
衛元咺出奔晉陳侯款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
人于溫
晉文公踐土之盟使衛之臣奪君位溫之會使陳
之孤奪父喪蓋急功利者至於亂人父子君臣之
義而不顧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天王狩于河陽
晉重耳自踐土作王宮邀致天子至溫之再會天
子猶在焉蓋自夏徂冬歷三時之間使環蔬黃屋

役役於道塗以爲己號令諸侯之柄則重耳不可
之罪可勝誅哉左氏述晉侯召王以諸侯見而經
不顯言召王者明爲臣子不忍直斥至尊之辱也
其曰天王狩于河陽者蓋天王因爲晉侯所致而
從獸于河陽也王之不王亦已甚矣温即河陽也
揔衆地曰河陽指一地曰温

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衛元咺訟衛侯于晉晉爲之執衛侯而歸元咺是
抑君而臣是助也三綱五常之理熄矣

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葛盧來遠人服也何以書春秋之義不以夷狄
煩中國也魯僖有喜大好名之心而事不務實如
詩頌蠻夷率服可見矣介葛盧來公不在國豈無
辭以卻之哉饋之芻米期其再至是欲沽服遠之
名而已他日侵蕭之禍魯實啓之也唐太宗時高
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納貢魏
證力諫以爲夷國入貢勞敝邊民非中國之利信
矣哉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
翟泉

王人王子虎也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列
國之大夫也以大夫敵王人則諸侯敵王矣

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
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晉人秦人圍鄭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聘諸侯非正也況三公兼冢宰乃坐而論道王朝
之大臣至貴重者也其可薦幣於諸侯之庭乎

公子遂如京師

凡書大夫如京師者見諸侯不朝而聘也

遂如晉

公子遂受命而如京師不受命而如晉故曰遂如
晉其遂如晉者私事大國以求專其國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左氏謂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濟西本曹地晉文討
曹分其地以與魯是魯得於晉賜而非以力取之
也何以書曰曹非天討而被削地之誅魯非王命
而受加地之賞奪彼與此徒出於晉人之私而已
矣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戴禮明堂位謂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於是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末言魯相傳久矣君臣未嘗相弑禮樂政俗未嘗相變也此皆漢儒夸語爾魯弑三君初稅畝作丘甲政逮於大夫豈得爲君臣未嘗相弑禮政未嘗相變哉即此觀之則前所言成王以天子禮樂賜周公而魯公得用之皆不足信矣程氏說易之師有曰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豈有爲人臣所當

爲之事而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哉蓋當周衰之時諸侯僭天子非一國矣齊桓欲封禪晉亦郊鯀魯郊祀后稷以配天皆僭禮也聖人以爲書之不可勝書故特舉其非時災變卜不從者併爲後世戒也所謂非時者禮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蓋啓蟄之時則夏正建寅之月周之三月也經無書三月郊者蓋得時則不書也其以四月五月九月郊則書之所謂災變者郊牛之口傷鼷鼠食牛角牛死之類是也然則何以或言牛或言牲禮養牲必在滌三月先郊之三月卜牛得吉而養之三月始成牲也故經於正月則書牛如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之類是也此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之類是也牛在滌三月已成牲也所謂卜不從者禮百神之祭不卜而郊獨卜以其最大也卜之道三卜當郊之月上辛中辛下辛爾孫覺謂月三旬之辛是也過乎三卜則非禮矣天心不享故卜不從也三望者先儒謂分野之星非也虞典稱望秩于山川楚昭謂江漢睢漳楚之望也而未嘗及分野之星也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凡不在其封内者則不祭魯之三望必有

出乎封域之外者故悉數之也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昔杞伯姬來朝其子是子未爲君而挾之以朝也今杞伯姬來求婦是婚非使幣而苟焉以成也其悖禮甚矣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春秋書遷有二義曰某人遷某者惡在遷之者也其曰某遷于某者惡在自遷者也自遷者猶可以無遷也夫國無小道用之則存不道用之則亡傳曰諸侯有道守在四鄰夫何遷之有不知出此而

惟偪是畏惟地利是擇偪者無已則遷者亦將無已是徒勤民而已非善爲謀也周有西戎之難以東遷而遂衰楚有羣蠻之叛以不徙而復振故經書衛遷于帝丘其垂戒於後世明矣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秦穆公違忠臣之諫而動無名之師千里襲人不知人之得乘其後匹馬隻輪殄滅無反春秋諸侯

用兵之謬未有如秦之敗于殽者也然晉之敗秦亦有三罪背惠一也君喪在殯而主乎戰二也兵以詐勝三也晉文公之得國也秦納之其敗楚也秦助之其會諸侯也秦無役之不與焉是秦施德于晉也圍鄭之役秦背晉而盟鄭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是文公之深德秦也文公即世雖敵惠不在後人而先志可忘乎禮喪不貳事有服金革而無避者蓋以寇在門庭國之存亡所係也魯伯禽服喪之日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事勢迫切而征築同舉此蓋有不可一朝居之患不得已而然者秦師之襲鄭也孟明聞鄭有備曰圍之不可攻之不克遂滅滑而還是秦自滅滑無關晉事且秦既旋師而晉之疆埸固無恙也非有背君父之喪無臣子之慼也春秋之法凡兵以詐勝者曰敗某師秦師還晉及姜戎要擊之蓋姜戎素居西戎諳熟秦事上下山阪技與秦同於是借爲犄角出其不意扼之於殽陵險隘之間雖幸而勝秦非用兵之正者矣或曰襄公欲紹文之業不得不借強秦以立威強秦敗則列國不敢侮矣故先軫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且兵貴奇勝聖人惡之何哉曰春秋正其誼明其道而已矣功利不與也夫兵以奇勝者孫武之術豈聖人之教哉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非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正終也

隕霜不殺草

經書隕霜二一曰隕霜不殺草一曰隕霜殺菽蓋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霜當殺草而不殺草異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未當隕霜而殺菽亦異也

李梅實

李梅冬實物反常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春秋通說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通說卷第七

永嘉黃 仲炎 若晦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桓王崩七年而後葬見諸侯不恤天子之喪也僖公以夏四月葬而王使叔服先二月至魯見天子急於奉諸侯之喪也冠屨倒置至此極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天子錫諸侯者三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如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黻冕圭璧然後歸是也諸侯歲時來朝則有錫如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元袞及黼是也能敵王所愾則有錫如詩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鍾鼓既設一朝饗之是也魯桓以篡弒得國王不能討更追錫之王之失道甚矣若夫文公成公皆非終喪入見與歲時來朝敵愾而獻功者而王錫命之是恩禮之妄施也

晉侯伐衛

左氏載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故

襄公旣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經不書朝王而書伐衛者朝王正也伐衛不正也春秋之紀事爲戒而已矣故書其不正者不書其正者也伐衛之爲不正何也不務德而務兵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衛人伐晉

衛人以小加大不量力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魯以公孫敖會晉侯政在大夫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唐太子弘受春秋於率更令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弒其君惲然廢卷曰聖人垂訓何至此耶瑜曰孔子作春秋善惡必書故商臣之罪千載不滅弘曰然所不忍聞願讀他書嗚呼此不特太子弘不知春秋而郭瑜所對亦豈知春秋者哉世有不辨五音而借聽於聾者太子弘之於郭瑜是也夫亂臣賊子有内蓄姦謀外務掩覆如晉盾許止之類固以書名史冊爲懼矣若其直情徑行敢犯大惡如楚商臣者即梟獍蝮蜥惟噬齧是逞何暇懼夫千載不滅之名哉然春秋所以書者正以明其爲禍之慘使世之爲君父者知所謹戒以務絶其萌焉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楚商臣之禍由楚子頵之不早辨也楚子頵之不早辨何也夫爲世子立師傅是世子之德所待以成者也師傅之邪正而世子之善惡分焉故世子與正人居不能不正猶生長於齊而不能不齊言也與不正者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而不能不楚言也商臣蠭目而豺聲固爲忍人然觀其一日弒逆之事皆出其師潘崇之謀則其平日之所見聞薰染者可知矣是則商臣之惡不得專爲氣質之咎也師傅非人而君不早辨此亂之所由作歟嗚呼使郭瑜

而知此必足以袪世子弘之惑矣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秦穆公反自殽陵悔過自誓未幾尋怨再致彭衙之衂是雖悔其非而未嘗改也悔而不改何取於悔哉晉襄得志於殽可以已矣當秦兵再至則修文告以郤之若魯展禽所以犒齊師者秦必愧而反矣不此之圖而逞志於再戰是則晉襄之罪也蓋秦穆憤於敗而不能平晉襄狃於勝而不能屈血氣用事而無理義以養其心終於稔怨結仇黷武殘民而已春秋書秦晉之戰所以爲世之不能

懲忿窒慾者之戒嚴矣哉

丁丑作僖公主

穀梁子云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後也是不然春秋書作者刱始也如作兵甲作三軍蓋前此未有而今始刱也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其狀正方其寸尺則有天子諸侯之異作僖公主必有越乎常度者故書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晉士穀會盟諸侯晉政在大夫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僖公三時不雨必特舉三首月此則歷時而數何也蓋僖三十三年閒久不雨纔一見而已故詳言之文十八年閒久不雨者凡三見焉故從省文也

穀梁子以爲閔雨不閔雨者安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大事于太廟者吉禘也未除喪而吉禘非禮也其不曰吉禘而曰大事者禘者審諦昭穆之謂也今行逆祀躋僖於閔上以臣先君故不得云禘也以此垂戒而後世猶有以恭陵而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如東漢之君者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

使大夫納幣禮也何以書或曰惡居喪而圖婚也是不然案魯以此年十一月當除喪若納幣在十一月以前則爲喪娶在十二月則否今春秋繫以納幣繫於冬時之下不明其爲十一月與十二月者則知聖人所惡不在喪娶矣或又謂若使納幣在十二月喪事甫畢而遽圖婚亦有所未安者是亦不然魯人有朝祥莫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聖人酌人情之平不應既除喪而更以喪娶爲罪也然則何以書趙子謂婚禮不當使公族貴遠嫌也故魯公子遂宋公孫壽納

幣然後書之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夏五月王子虎卒

外諸侯之大夫卒必有赴于魯者而經不書不以大夫同於諸侯也王朝之卿卒赴則書尊王朝也

秦人伐晉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

春秋書外國之灾有因弔問而知之者有聞而知之者宋大水公使弔焉是因弔問而知之者也六鷁退飛隕石雨螽之類非弔問也特聞而知之爾

雨螽者自上而下者也如漢建武中陳留雨穀如稗實隋大定中京師雨毛如馬尾者皆自上而下也物自上而下者異也雨螽爲甚矣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城濮之役晉車七百乘輔以宋齊秦三大國之師蓋僅而勝楚今以一大夫將偏師而伐之何易歟此非晉之君臣敢於易楚也蓋其意謂楚方圍江而吾不能救則無以爲盟主必救之而憚於合諸侯於是姑出偏師以存救江之名而已故陽處父之師不徑以赴江之急而迂其途以抵方城之外

於是號于人曰吾伐楚所以救江也且自秋圍江而晉逮冬遣救兵由他道遲回數月閒楚師已下江城久矣夫非有救患分災之實而竊其名以欺天下不忠莫甚焉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逆婦而不言逆者之名蓋微者也古者冕而親迎猶以爲輕春秋諸侯但使卿行已非禮矣況微者乎王通氏曰婚禮廢天下無家道矣

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成風僖公之母莊公之嬖也死而稱夫人葬而稱小君所謂並后耦嫡亂之本也惠公仲子亦以妾亂正也而不稱夫人是當時猶不以夫人稱之也今以夫人稱成風則已甚矣或曰子爲君而不得尊其母可乎曰爲人子以所當得者加於其親而親安之則孝在是矣苟以其所不當得者加於其親使其親無以安之可謂孝乎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榮叔之賵成風猶宰咺之賵仲子也召伯會葬抑又甚矣

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鄀秋楚人滅六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

春秋書內大夫出聘者其言有四有書以見簡禮者有書以見諂禮者有書以見大夫專命者有書以見大夫私行者所謂簡禮者公孫遂如京師叔孫得臣如京師之類是也諸侯不朝而使大夫聘也諂禮者季孫行父如晉繼於公孫敖如晉之明年之類是也使幣頻煩而不知節也大夫專命者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之類是也非君命而行也

大夫私行者公子友如陳公孫茲如牟季孫行父
如陳之類是也蓋公子友以原仲之舊而茲行父
以娶婦之故於是託君命以遂其私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自文公怠棄時政以閏月爲非常月而廢告月之
禮漸致其後雖常月亦不告矣此子貢所以欲去
告朔之餼羊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齊靈公與臧紇言伐晉臧紇對曰抑君似鼠夫鼠
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
而後作焉非鼠而何觀魯文公聞晉難而伐邾取
邑是亦臧紇之所謂鼠者爾
遂城郚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案左氏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
故趙盾使士會先蔑如秦逆公子雍先蔑之使也
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
行不聽既而趙盾與大夫皆患穆嬴乃背先蔑而
立靈公以禦秦師故令狐之戰先蔑奔秦大抵平
其心以觀天下之故則是非利害未嘗不甚明一

或錮於貪欲之私則如逐鹿者不見泰山矣觀荀
林父之戒先蔑者平心之言也故卒不逃其所料
惟先蔑之意在於覬覦立君之功而不暇擇焉將
以求福乃更得禍此可爲行險者之戒矣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晉大夫者蓋趙盾也趙盾夾輔幼君以靖晉國之
難攝主齊盟使不失霸業可謂有功於國家者矣
扈之盟何以書蓋盾內專廢置人主外專盟諸侯
非人臣所得爲者此而不治則僭擾之禍接踵於
後世矣漢史嚴延年劾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
雖寢不報而朝廷肅然敬憚焉夫霍光輔漢功不
細矣而延年至以無臣禮劾之漢史以朝廷敬憚
稱之豈非有得於春秋之義哉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莅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春秋大夫之專國者未有不外結強援以自固者
也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其姦謀可見矣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伊洛瀍澗中原之近境而謂之雒戎者蓋戎居其
間也案左氏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

川宣三年楚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蓋戎周伊雒之地往往皆戎居之故聖人惡而書之爲後世華戎雜處之戒也自此義不明而後世有因匈奴日逐之至而建南廷以安納之如漢世祖者矣徙武都之氐以實關輔如魏太祖者矣故其遺禍至於西晉大半中原半爲夷居而五胡之亂起矣此春秋之學所以不可不講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觀遂之專敖之恣則文公之不能制其臣可知矣

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宋昭公立二年闕大夫之見殺者再奔者一或由强宋犯公室如前年穆襄之族帥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故書曰宋殺其大夫是也或以婦人奸國政如此年襄夫人因戴氏之族殺司馬公子卬逐司城蕩意諸故書曰宋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是也蓋紀綱不立政權紛亂則君臣不能相保且仕於亂邦濫嬰戮辱非君子見幾之道也垂戒之義明矣大夫書官而不名史略文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夫人姜氏如齊

婦人歸寧常事也何以書趙子曰無父母而歸寧非禮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是夷天子於諸侯也況自文公即位以來王再遣使會僖公成風之葬今天王崩魯不得不一報禮公孫敖將命而逃至於踰時然後叔孫再往又在毛伯求金之後若有甚不得已者其爲慢上無君可見矣天王崩何以或書葬或不書葬蓋周以葬期告魯與魯遣使會葬則書之不然不書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晉靈公幼政在趙盾大夫死者三人由盾之專殺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震動也地靜爲常而動爲異也或謂震者戰而非動如漢天鳳三年詔云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是震與動異也曰非也動甚爲戰戰生於動爾豈可岐而二之哉

冬楚子使椒來聘

案左氏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

可圖也於是出師以伐鄭遣使以聘魯以見其自古夷狄未嘗不竊伺中國之衰而肆其侵也書所謂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信矣哉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仲子惠公之嬖成風僖公之母也仲子繫之惠公可也成風繫之僖公何哉蓋以仲子爲妻者惠公也故曰惠公仲子以母成風爲夫人者僖公也故曰僖公成風因仲子成風以見惠僖之過也然惠不能正家而乖庶嫡之分僖欲厚其母而不節以禮鈞是二者則惠之過甚於僖矣衣服曰襚所以送死者成風既葬五年而秦始歸襚不及事矣此又以見秦人之失禮也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此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皆貶人字如夏五闕月是也說春秋者皆云不稱人狄之也抑不思春秋諸侯舉無道之師以伐人者衆矣孰非可狄者何獨是耶宣二年秦伐晉猶此年伐晉也而以秦師書成四年鄭伐許猶三年伐許也而以鄭伯書定四年晉伐鮮虞猶昭十二年伐鮮虞也而以晉士鞅衛孔圉書何爲而不

之哉此可以見其說之窮矣

楚殺其大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經書敗狄于鹹猶書敗狄于箕敗狄于交剛者惡詐戰也明中國不以信義服夷狄而區區挾詐以勝之也詐夷狄之習也而中國行之亦夷狄而已矣經書狄三有曰狄曰赤狄曰白狄未嘗有所謂長狄者長狄之名起于左氏釋鹹之戰云獲長狄僑如於是公穀二傳因之遂有橫身九畝之說大而異之之論其後劉向又指以爲晉齊魯三國篡弑之證可謂誣矣此聖人所以不語怪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子叔姬者公之子未嫁者也卒而書者已許嫁而待以成人之禮也

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城其國邑宜無待於帥師也行父帥師以城諸鄆

何也歉於義也案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則知諸魯地也襄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則知鄆莒邑也莒邑而魯城之是城非其所有之地也城非其所有而慮莒必爭於是乎將兵以往焉故曰歉於義也其後城成郛至於帥師者蓋懼齊之强猶有說也若城啓陽雖魯之地亦帥師而往者蓋欲務廣地於封疆之外故借兵力以威其鄰也是亦歉於義故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蘧蒢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

書大室屋壞者明不當壞而壞也文公怠禮荒政不足以承宗廟之祀或者陰譴所形乎唐明皇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宰相宋璟蘇頲以爲三年喪未終不可巡幸壞壓之變天戒也請罷東巡脩德以荅至譴此即春秋書大室屋壞之義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自魯仲遂及晉趙盾爲衡雍之盟而後文公倡衛鄭以從晉凡公盟公會皆仲遂主之爾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垂隴之盟士縠主諸侯之盟新城之盟趙盾主諸侯之盟而不以士縠趙盾先諸侯者存君臣之分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彗屬也偏指曰彗光芒四出曰孛其言入于北斗者公穀所謂入于魁中是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晉趙盾以諸侯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趙盾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是過而能改也何以書曰不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過也捷菑欲以庶奪嫡是非顯然天下誰不知之盾亦自知之矣而慮其不能加諸人也於是借八百乘之力以壓之旣而屈於邾人之言有終不可以勢力劫者然後退聽烏得爲改過而無罪哉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凡嗣子即位踰年則稱君未踰年則稱子未踰年而稱子者明先君歿未踰年緣孝子之心痛割方新不忍稱君且歲不二君也舍立未踰年而稱君

故春秋從而君之所以見舍之非禮焉爾亦猶宣十年齊惠公卒嗣子立未逾年而以爵通於諸侯故春秋亦從而爵之也若夫商人篡弒之惡則不待辨矣

宋子哀來奔

宋子哀者何宋君之子也春秋書君之子曰子如外書子糾子奚齊内書子般子野之類是父雖無道子不可以逃之也子而逃之失子之道矣宋子哀來奔其諸以昭公無道而逃之歟左氏曰高哀非也當以經為斷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女嫁必待男乃行也子叔姬之嫁也不由逆婦而自歸于齊失待男之義矣單伯送之尤非禮也齊人既執單伯又執子叔姬是必齊以事怒魯故執其使與其女以恥魯爾左氏謂子叔姬者齊侯舍之母非也經未嘗有他國自囚其國内之人而言執者豈得謂之舍母哉今叔姬稱子蓋子者時君之女方嫁齊明矣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書司馬華孫惡世卿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公孫敖棄君命而從己氏以自絕於其國罪之大者也今其卒喪皆書于册若不以罪去國者此可見君弱臣强雖大夫有大罪而爵不能加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視朔者朔日視朝也朔者一月之始也朔不視朝

則一月廢朝可知矣書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以見文公自正月至五月廢朝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毁泉臺

公羊子曰泉臺者郎臺也先君為之已毁之蓋臆說爾若實是郎臺而經何以謂之泉臺乎左氏載有蛇自泉宫出入其國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毁泉臺蓋魯以泉臺蛇妖所出而壞之也善乎魯申繻有言曰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今文公不知修德以弭之顧乃歸咎於土

木之無知而毀之豈不惑哉故書曰毀泉臺言非勝不祥之道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春秋不名弒君之賊者有二或賤而不足名也或衆而難於定名也宋昭公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而見弒焉蓋衆而難於定名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氏載諸侯之大夫伐宋討曰何故弒君既而立文公而還故春秋書曰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明不能討賊也或曰宋昭公不道不能其大夫至

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而見弒焉禍由已召雖不討賊不亦可乎曰不然昔紂爲不道武王起而伐之應天順人之舉也而伯夷非之孔子曰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而謂武未盡善明君臣之義不以無道廢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薨于臺下非其所也

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春秋篡弒之賊如魯桓齊懿蔡侯般楚子虔之類雖幸免於王法之誅而卒受殺身之禍豈非天網不漏其以此始者必以此終歟弒商人者不名蓋賤者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冬十月子卒

案左氏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太子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之立宣因交通宮掖奪正而與邪也故書曰子卒子者未踰年之君也不言弒內辭也上

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則賊可見矣故曰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夫人姜氏歸于齊

夫人姜氏文公之妻太子惡及視之母也惡視既爲仲遂所殺姜氏不勝其痛棄魯而歸齊觀其將行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此其情豈不大可哀哉春秋書姜氏歸于齊歸齊云者言不復返魯也此所以見文公用一仲遂致貽身後之禍不能保其妻子如此然則有國家者可不選任忠賢俾輔于後嗣哉

季孫行父如齊莒弒其君庶其

春秋通說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通說卷第八

永嘉 黃 仲炎 若晦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宣之遂猶桓之翬也或曰譏喪娶或曰譏不親迎其猶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者乎

夏季孫行父如齊

世謂季孫行父家無私積魯之忠臣也今觀春秋書季孫行父如齊則是附姦黨惡之輩豈得謂之忠臣哉仲為不道殺嫡立庶舉魯國之人皆疾之

使行父而忠於魯必以死爭之矣今不惟不能爭又且翼成其事當宣公篡立之初則為之納賂於齊以請會如其所為是亦一仲遂爾其後仲遂既死宣公既薨懼公孫歸父之害己而後號之人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嗚呼當其時不能治也而嘆息於易世之後其將誰欺然則其家無私積者猶公孫弘之布被焉爾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流放之也書曰放驩兜于崇山是也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無罪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春秋之亂至於簒弒之紛紛者無他焉由王室不競而强大之邦力可以討賊者苟於貪賂而不顧也自强大之邦苟於貪賂而不顧使世之亂臣賊子得以賂免於是簒弒之禍始接踵於天下矣故許田入鄭而桓簒成郜鼎入魯而督罪釋濟西入齊而宣位定春秋備書于冊以見利賂之禍如此其極使為人上者必務禁絶之而後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動於惡矣

秋邾子來朝

邾自僖文之世常與魯抗今宣簒立而反朝之非畏魯乃畏齊也齊悅魯之利邾畏齊之壓而公論不復存矣此所以為春秋之亂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秦之與國也左氏載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夫機心一動鷗鳥高飛況於人乎秦弗與成是晉人以詐失之也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秦師伐晉夏晉人

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左氏載孔子曰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說者多從之謂弒君者穿而非盾也盾之不幸特以亡不越竟反不討賊受此名爾不知非孔子之言也夫春秋以弒君名趙盾者豈以天下至惡之名而加之無罪之人哉蓋趙穿之弒實趙盾主之也朱氏論此謂如司馬昭之弒高貴鄉公雖非昭自下手而所以使賈充成濟之徒抽戈用命者昭也謂非昭弒可乎觀弒靈之後宣子復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蓋盾之於穿豈特不討而已又且使之援立新君以固其位觀此則穿之弒非盾使之而誰也夫内蓄不臣之謀而外為掩覆之迹當時之人有不能盡知者而春秋必察焉以正其名則無所逃罪矣故曰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魯郊僭禮也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是於僭禮之中又知天意之不享也

猶三望葬匡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蓋名為伐戎實在偪周也

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荅反其敬行有不獲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魯宣公挾齊侯以平莒郯之爭而莒人不肯是行有不獲者反求諸已可也怒而伐之然且不可況因以為利乎公伐莒取向蓋負販小人之所羞為也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陸淳云子公弒君之賊其惡易知子家縱其為逆罪莫大焉故書為首惡也是不然觀左氏鄭靈公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子家即歸生也方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未可則弒未成及子家既從則弒遂成是成弒君之事全在子家豈止於縱人為逆也哉然鄭靈公不以禮遇其臣至於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以激其怒又自怒而欲殺之為君如此雖欲無亂亦不可得已

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左氏載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秋高固來逆女自為也夫人所以能自立於天地間者義而已矣苟為不義則自視歉然惟人之畏百骸四體豈復我有哉觀魯宣公以不義得國倚强齊以自固土田薦賄玉帛造庭舉千乘之國惟齊是聽今遂見偪于齊連昏於齊之大夫而不敢違焉此孟子所謂人役者也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齊高固脅娶魯女而挾以歸寧魯國之恥也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螽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黑壤之會晉人止公以賂免焉蓋宣爲不義不特齊人得以無道加之而晉人亦得以無道加之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是無故而廢君命者惡而書之宜也公子遂如齊至黃有疾乃復是有故而返者何以書曰人臣奉命而出雖有疾不當復也有疾而自復猶無君命也禮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

辛巳有事于太廟

或謂春秋書大事爲禘祫有事爲烝嘗非也烝嘗

四時之常祭故春秋書丁丑烝乙亥嘗不曰于某宮于某廟也惟三年一大祭故書禘于太廟或書大事于太廟其實一也案春秋閔以二年八月薨僖二年當除喪爲大祭至五年再大祭八年三大祭故經於僖八年書禘于太廟是也文十八年二月薨宣二年當除喪爲大祭至五年再大祭八年三大祭故經於宣八年書有事于太廟是也豈得謂之烝嘗也哉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辛巳有事于太廟既卒事矣聞御佐之喪可以無繹而繹猶不廢至於萬舞惡其聲聞而去籥焉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也所以見宣公薄御佐之喪也雖然仲遂不道之臣也死而免於戮而見薄於君宜也何以書曰仲遂久專國柄作威作福雖宣公爲仲遂所立而卒不能堪焉於其生也忌之於其死也幸之故書曰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明宣公無悲感之心者由仲遂專國之所致也此所以戒人臣也戴記檀弓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此漢儒所傳爾卿卒不繹禮之常者也若夫春秋所書之意有不止此者非漢儒所能盡傳也繹者祭之明日享爲尸之人及凡執事助祭之人也穀梁子謂祭之旦日享賓是也

在商謂之肜在周謂之繹萬者舞之總名也武舞用干戚文舞用羽籥

戊子夫人嬴氏卒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喪事有進而無退凡葬未啓殯日雖吉而遇雨止可也若既啓殯不爲雨止矣然則冒雨乎曰喪禮有所謂潦車蓑笠者蓋備雨有具也今遇雨止無備可知矣春秋書雨不克葬惡薄其親也

城平陽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秋取根牟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洩冶

左氏載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則焉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此非孔子之言也昔者紂為不道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

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以比干為仁則必不以洩冶為非矣邦無道危行言孫此世之明哲見幾不仕而高尚者之為也若夫有位于朝食君之祿則既以身許國矣豈可緘默苟容與俗俱靡以自立辟為戒以善保身為得哉此非所以為人臣之訓也雖然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非以罪洩冶也所以見君殺諫臣未有不喪亡者也是故桀殺龍逢而夏亡紂殺比干而殷亡靈洩冶見殺其明年靈公弒又明年楚遂縣陳可為後世明戒矣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奴顏事齊致其悅以歸田可恥也已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其曰崔氏惡世官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

齊惠公卒嗣子立未踰年而以爵通於諸侯當凶

釁而行吉禮無君臣父子之義矣

饑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此討賊也何以書權在夷狄也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公孫寧儀行父者陳大夫之與其君淫使其君見弒者也楚子不討而反納之其殆二臣許以陳輸楚故使之為鄉導歟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
績

孔子答季路三軍孰與之問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蓋用兵臨敵不貴乎徒勇而貴乎能懼徒勇而不能懼則不量彼己之勢不度可否之宜嘗試一擲其能戰勝鮮矣又易之師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凡主帥而不能制命亦未有不敗者也晉景公繼靈成之後霸業不競諸侯解體楚雖夷狄而君明臣良兵鋒四克彼己强弱之勢亦可想見今楚方圍鄭鄭遂降楚晉人救之已無及矣當時晉大夫

如士會荀首皆知楚之未易敵而不欲戰惟先穀恥於避楚以中軍佐先濟于河荀林父實主中權無所節制始欲斂兵而卒不果也蓋先穀狃於徒勇而不能懼林父奪於輿尸而不能決犯馮河之戒失長子之職則其喪師于邲不亦宜哉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陳附楚者也宋以清丘之盟而伐之衛背盟而救之伐者義而救者不義矣然宋以附庸之蕭見滅於楚不勝其憤禁之私而洩其怒於陳非實爲中國伸其義也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自晉霸不競而楚爭諸侯於是伐陳而陳服討鄭而鄭降圍宋而宋請平往往駢首南向者不止此矣然陳亂無君而楚來討賊國人皇皇惟命是聽固不足責至如鄭宋被圍初皆闔城拒守綿歷時

月力不能支然後請服此亦有不得已者獨魯不然方楚子在宋兵未及魯而望風納賂惟恐或後是以有穀之會焉此可見魯君大夫苟免自營怵於威武之甚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按左氏王孫蘇與毛伯召伯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子捷即札子也威福君之大柄廉恥國之大維今子弟專殺是君無威福之柄也朝臣爭政是國無廉恥之維也君無柄國無維所以爲東周之衰亂也

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初稅畝

古者井田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耕之以奉其上所謂藉也藉之爲言借也借民力爲之而非稅也今魯初稅畝是於公田之外又稅其私畝也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壞井田之制開厚斂之門使民不聊生國無善治蓋自是始矣

冬蝝生

螽始生者爲蝝螽蜚蝝天或來自他處不必見其生也故不曰螽生蝝生於境內見其生也故曰蝝生左氏公羊皆云不爲灾非也凡物不爲害不書周之冬夏之秋也秋稼結實而蝝生敗之豈得不爲害哉

饑

春秋書饑者凶荒之甚者也莊公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亦饑歲也而不言饑蓋當時雖無素備然猶知告糴于齊以爲凶荒之救故其民猶未至於流亡也今宣公歲饑見於再書者是其國既無蓄積之備又無救荒之策坐視其民之飢而死爾蓋必如詩所謂饑饉降喪民卒流亡孟子所謂凶年饑歲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矣故春秋以饑書也嗚呼使民至此烏在其爲民父母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昔者聖王之待夷狄也蓋有道矣於其來也接之而不傷義於其叛也討之而不傷仁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夷狄蠻戎近於禽獸奈何使與中國齊也趨利而避害欲生而惡死彼雖夷狄亦有人心奈何欲盡殲其類也肅慎來賀王命賄之無過禮也故曰接之而不傷義薄伐玁狁至于太原不窮追也故曰討之而不傷仁春秋霸者始異乎此方其致夷狄之親附則屈意奉承周旋無間如晉侯會狄于欑函是也及乘其衰亂則窮追深入殄滅無遺如晉師滅赤狄潞氏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是也斯二者皆非所以爲待夷狄之道故春

秋書之以爲戒也自此義不明而漢世人主每以夷狄而病中國往往卑辭厚幣納女結婚於相與和親之時而暴兵沙漠犁庭掃穴於發憤行誅之日故其來之則傷義討之則傷仁失義與仁不惟夷狄有所不服而中國之分始卑而力始困矣此春秋之學所以不可不講也

夏成周宣榭火

臺堂氣祥榭講軍實成周之地有宣榭者與王之遺迹也宣王承幽王之後中國衰弱夷狄侵陵於是脩車馬備器械南征北討中興王業其用武於

四方則必有講肄之所即成周宣榭是也宣榭久
興王之迹泯矣故聖人重之而書示不忘古也千
載而下尚有悲石鼓文字之磨滅如韓愈氏歌詩
者不亦春秋意乎

秋鄭伯姬來歸

鄭伯姬來歸出也讀詩至葛覃則知婦人事君子
之本苟失斯道至於孤睽宜矣故書以戒婦人也

冬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
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
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肹卒

公弟叔肹者公弟之爲大夫者也大夫卒故書也
其曰公弟猶曰公子也以先君之子稱之故曰公
子以今君之兄弟稱之故曰公弟所以書者甫見
魯之大夫皆公族爲之爾左氏謂凡稱弟皆母弟
非也同先君之氣類即爲兄弟豈得以同母稱弟
異母不稱弟哉此非聖人之教也程氏謂先儒說
母弟者蓋緣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
蓋爲嫡爾非以爲加親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四月秋
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甲戌楚子旅卒

吳楚之君不書葬者避夷狄僭號尊王室存中國
也其以子稱者從本爵也

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
晉至笙遂奔齊

歸父襄仲之子宣公之黨故聞宣公薨而遂奔齊
也奔齊而不奔喪無君臣之義矣禮人臣受命在
外聞君薨畢事則奔喪未畢則爲位而哭

春秋通說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挍訂

春秋通説卷第九

永嘉黄　仲炎　若晦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

三月作丘甲

作丘甲者杜預以爲周制甸出甲士三人今魯使丘出之是丘出甸賦也孫覺氏非之以爲丘出甸賦丘豈能供之哉魯成雖暴刻不應頓取於人如此之暴也蓋古者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一甸之地兼有四丘而出長轂一乘戎馬四疋牛十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成公始作丘甲則是丘出一甲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今增其一丘出一人焉爾從孫氏之説則是一甸之地甲士一人則百甸所增者百人爾然魯將伐齊故作丘甲鞌之戰四卿並將蓋前此所未有也其勢必大益兵度其苛賦於民者不止於一甸增一甲士也夫仁人之爲國也不虛內以事外不困民以奉敵不仁者反是貪戰勝攻取則增賦益兵於是民不勝憊矣孟子曰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蓋言貪戰之必克則增賦益兵使民不堪命非民賊而何民賊者魯成公與四卿當之矣可不戒哉或謂丘出甸賦則什賦三四

矣何至哀公時方有二猶不足之嘆耶曰魯爲伐齊故作丘甲一時暴民非必以爲常也惟初稅畝用田賦爲常制爾故作丘甲不言賦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按左氏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遂伐之敗焉蓋既平戎又徼而伐之乘其不備也王者不以信義待夷狄而挾詐以僥倖正使成功亦不足貴已矧喪師乎故書曰王師敗績于茅戎過在王師也其不言戰而以自敗爲文者明至尊無敵之義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晉郤克切齒於婦人一笑之辱遂伐齊以洩其忿鞌之戰蓋晉大夫專權逞忿之兵也魯衛曹皆從霸令者也然魯獨以四卿會之何哉魯自季友卒政歸仲氏宣公薨歸父奔齊故四卿專政而懼歸父因齊以入也於是併力挫齊始分公室而不相

下故與尸之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爰婁

楚屈完來盟于召陵不稱使見楚子之不屈也夷狄强也齊國佐來盟于爰婁稱齊使見齊侯之屈也大夫强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爰婁之盟晉人使齊返魯衛之侵地故魯取汶陽田還舊地也還舊地正也何以書惡由諸大夫之力取之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左氏謂蜀之盟卿不書匱盟也於是畏晉而竊與楚盟曰匱盟非也楚自得志于邲橫行於中國諸侯之不附楚者蓋鮮矣今其號召列國之君臣羣至于蜀而公然為之盟主而列國之君臣亦公然受楚之盟是豈謂之畏晉而竊盟哉使列國竊與楚盟而晉莫之知亦可謂塗塞耳目之甚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者三傳皆謂宣公新主入廟故曰新宮非也

春秋書先君之宮未有不書謚者曰丹桓宮立煬宮有事于武宮之類是也若曰先公新主之廟故謂之新宮則閔二年吉禘于莊公文二年躋僖公者可謂新主矣何以不曰新宮而曰莊公僖公哉由此觀之則知新宮非宣宮明矣春秋於土木之功踰越舊制者則以新言之如新延廄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是也魯成狃於戰鞌之勝侈欲橫生於是別為新宮如晉之築虒祁者怨讟動於民則天火之故曰新宮災明非舊制也所以為後世人君崇侈宮室者之戒也昭十八年鄭災三日

哭國不市蓋為國與民哭之也今新宮災失侈欲之奉何哭之有故書曰三日哭言不當哭也檀弓以新宮為先君之宮三日哭為得禮蓋漢儒沿三傳之訛說爾

乙亥葬宋文公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汶陽魯故地棘汶陽邑也昔奪於齊今歸於魯則其故邑人民宜懷其舊主願附於魯也今棘乃不服至勤用師以圍之何哉胡氏謂魯於是初稅畝作丘甲賦役繁重棘雖復舊而不願為之氓也成

公不知行仁政去苛征以起人願附之心而區區
恃兵威以加之則其叛自若也他日汶陽之田復
歸于齊雖出於晉侯之命然亦其人民携叛魯不
得而留之爾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鄭伐許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鄭伯伐許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杞叔姬見出而來歸猶郯伯姬也

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梁山崩

昜之剝象曰山附於地剝山足朽壞下剝上也是爲陰陷陽臣逼君之象當春秋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弒君亡國累累而見是則梁山崩不爲無所自致矣梁山晉地也

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周不毀廟三后稷文武魯不毀廟二周公伯禽若武公於魯爲十一世祖而非始封之君世遠當遷久矣而復立武宮非禮可知也

取鄟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魯郊僭禮也鼷鼠食郊牛角者再是於僭禮之中

又慢而不以誠也

吳伐郯

楚之始見也曰荊敗蔡吳之始見也曰吳伐郯其不以爵氏人名稱者雖春秋賤夷狄之法然亦以見其勢之猶微也方其勢之猶微使爲中國者能深思遠慮抑遏其鋒則用力不難而遺禍不烈矣奈何楚之始見也當齊桓之初霸方欲養其惠以張己之功吳之始見也當晉景之不競方欲資其力以爲己之助於是涓涓不塞而成川爝火不撲而燎原其始事也簡其將畢也巨故吳楚之禍至於盟宋盟黃池以中國而奉夷狄首領居下足反

居上此豈一朝夕之故哉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由辯之不早辯也聖人於是示其象於春秋著其事所以為諸夏之戒明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州來楚邑也晉通吳於中國而資之以撓楚故吳為之入州來也他日吳為中國之患有甚於楚者蓋自晉之通吳始矣

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說者謂春秋書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歸齊者惡予奪之不常焉爾此非至論也夫制命之道義為大信次之義立而後可信也非義而信不可也使汶陽本齊之地而晉昔也劫而與魯今也命之歸齊謂之改過遷善可也豈得以與奪不常罪之惟汶陽本魯之舊既用師於齊而歸之魯矣於義不當復奪而與齊此韓穿來言所以必書於春秋也此論不明則恐世之為政者知戒夫與奪之不常而不以義權之則必有執過遂非之患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晉侯使士燮來聘

晉士燮來聘蓋役魯以伐郯也凡假聘以役諸侯不得為有禮故書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吳伐郯不能救郯事吳輒伐之故不救為不忠伐為不恕

衛人來媵

媵常事也何以書禮天子求后於諸侯王后歸于京師以姪娣從三國往媵之亦以姪娣從故一娶

十二女諸侯嫁女于諸侯以姪娣從二國往媵之亦以姪娣從故一娶九女今魯嫁女于宋而三國媵之故書也夫為國君者妾媵不具固無以廣嗣然多而無節亦非禮也是以妾媵過多則費用廣而財匱御幸踈而怨興嬖寵乘而政亂故春秋來媵不書而三國來媵則書之所以明妾媵過多為後世戒也嗚呼使此義明則後世人主安有掖庭數千人如晉武帝之淫侈者哉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叔姬為杞伯所出義與杞絕矣禮女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豈有生而出死而返葬乎

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杞非禮矣杞伯逆叔姬
之喪以歸而魯從之魯亦非禮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
于蒲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明不待親迎而行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禮嫁人既嫁三月而後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
致女常事也何以書嫌使卿致也
晉人來媵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
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春秋書被伐而潰者明不能固結其民心程子曰
人君之道以民心悅服為本故雖卒之以犯難則
効死而不去夫能使民効死而不去豈有逃其上
而潰者哉左氏謂莒城惡而潰楚遂入鄆非知本
之論也
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
從乃不郊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齊人來媵丙午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犫來聘己

丑及郤犫盟夏季孫行父如晉
晉人止公九月而後歸之然猶亟於聘魯者豈復
有親魯之意哉疑其叛而要結之也魯侯被晉之
辱然猶繼朝而聘晉者豈復有德晉之心哉畏其
威而諂事之也晉以要結為信魯以諂事為禮二
者皆小人之相與焉爾
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霸主帥諸侯以討伐之事而諸侯必以師從無待

於乞師也其乞師者必有迫切之辭如楚申包胥
乞師于秦曰使下臣告急之類故書曰乞師賤之
也
三月公如京師
公如京師者假道于京師也左氏僖三十年秦將
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鄭
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
以此觀之秦兵東出必道自周故晉帥東諸侯西
向以伐秦亦必假道於周明矣春秋魯十二公而
覲天子者二皆不得謂之禮者僖朝于王所成如
京師是也僖執朝王之禮而不行於京師則非其

所矣成假道于京師因以朝王而意不在朝王矣
故皆不得謂之禮也以其皆不得謂之禮故書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邾人滕人伐秦
春秋書秦晉之爭所以著二國往來之私憾非關
於中國大計也左氏載此年晉侯帥諸侯伐秦使
呂相絶秦其言若可觀而實非也如圍鄭一役晉
文欲以報私忿爾而挾秦以圍之鄭使燭之武說
秦君而秦爲退師此乃秦君知過而改非可以是
咎秦也當是時子犯請擊之而文公不聽亦理所
當然何足以爲賜而曰有大造於秦哉況晉止及

秦圍鄭他無從諸侯而曰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
如此等語大率皆誣秦爾夫奉辭臨敵不出於實
而出於誣果何以服敵國之心哉
曹伯盧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衛孫林父自晉歸
于衛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春秋內逆女三皆大夫專之也觀翬遂之事則知
僑如之事矣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春秋內大夫或稱族或舍族者以前後一事故
從省文爾如前書叔孫豹及晉趙武楚屈建會于
宋故後書豹及諸大夫盟于宋如前書晉人執季
孫意如以歸故後書意如至自晉其稱族舍族者
豈復有意義存乎其間哉左氏以僑如稱族爲尊
君命舍族爲尊夫人者妄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以王
父字爲仲氏嬰齊者公孫歸父之子公子仲遂之

孫以王父字爲氏故曰仲嬰齊也公羊謂仲嬰齊
爲公孫嬰齊以弟後兄者妄矣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
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左氏載曹負芻殺世子自立之事不見於經是未
必然晉合諸侯既列曹伯於盟而後執之蓋執之
必不以其罪故書之也觀明年曹人再請曹伯于
晉而始歸之使曹伯殺世子以自立當不爲國人
所與何至再請于晉哉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
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左氏載宋司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於是華元爲右師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旣而左師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觀此則華元之志在於强公室靖國亂且其出奔即返庶幾於易不遠復無祇悔之義也何以書曰即經意攷之如曰華元出奔晉曰自晉歸于宋者可以見其結晉覇之援而求得志於其國也旣得晉援而返國於是

殺蕩澤逐五大夫舉宋國慶賞刑威之柄惟己之所欲爲其所謂强公室者實弱之所爲靖國亂者實亂之也此而不治則世之姦臣挾外援以求專其國者皆得借是以逞矣

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殊會者往會之也往會之者尊之而不敢屈致之也王世子在首止而諸侯往會之故曰會王世子于首止吳在鍾離而諸侯之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于鍾離以中國尊夷狄如諸侯尊王世子者可謂首顧居下足反居上矣

許遷于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周之春正月夏之冬十一月也宜寒而燠非冬時之正故春秋以無冰爲異而書也至若凝寒之極雖在正冬亦爲災之象故春秋以雨木冰爲異而書也雨木冰者雨纔著木即成堅冰寒極可知矣如漢桓帝延熹中冬大寒殺鳥獸魚鼈竹柏之葉有枯傷者襄楷云不出二年天子當之是亦寒極爲災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

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自邲之戰中國不振旅而楚遂狎主諸夏之盟終晉景之世不能雪此辱也今厲公不煩多助一戰勝楚鄢陵之功視城濮有光焉宜聖人與之也何以書曰上智謀國者不畏多難而畏無難不憂有敵而憂勝敵何者世無賢哲之君能保勝持盈而侈鬪之君幸有功名可矜無外患可懼鮮不底於喪亡者也左氏載鄢陵之戰晉諸大夫皆欲之獨范文子不欲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惟

聖人能内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既戰楚師敗績文子使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於是厲公反自鄢陵而侈益甚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左右逾年殺三郤立胥童欒書中行偃殺胥童弑厲公國内大亂卒如范文子之所料嚮使其不能勝楚恐恐乎敵國外患之來則君臣儆懼當不至此矣是知鄢陵之功晉國之禍也故蘇轍氏論西晉之亂由於平吳之功以為使吳不亡則晉之君臣勵精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羊祜畫平吳之策不如范文子先見之明信矣哉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不見公者矜勝楚之功而驕諸侯也其侈益甚不待反自鄢陵而後見矣小夫淺人不能居成功者如是哉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子王官也其致王官會伐者挾天子以令諸侯也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歸自京師正也何以書蓋晉侯挾天子以令諸侯雖寘曹伯于京師而操縱在己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

魯郊僭禮也九月郊非時也用郊又非禮也用郊者以郊為用也蓋諂神以求福爾如後世秦苻堅因王猛疾病特為親祈南北郊之類是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晉厲公嗣霸數年之間北挫狄于交剛西敗秦于麻隧南破楚于鄢陵威名震赫遠過前代而卒以驕侈失德致殺身亂國之禍此可為萬世永戒矣故秦并六國而二世滅隋一天下而煬帝亡秦苻堅平燕翦代而為淝水之敗唐莊宗滅梁下蜀而

有嗣源之禍李景取閩并楚而有淮南之失故曰有道之主能持勝信矣左氏載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而春秋不名首弑者蓋厲公得罪於諸大夫而弑之者衆首從難分故稱國以弑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通說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通說卷第十

永嘉　黄　仲炎　若晦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宋魚石奔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使魚石居之是魚石叛君而楚黨叛也諸侯之大夫討而圍之義也何以書政在大夫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左氏謂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禮也是知有諸侯而不知有天子也天王崩諸侯莫以君喪爲慼而嘉好之私不廢無臣子之義罪莫大焉尚得謂之禮乎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惡伐喪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書遂城虎牢惡用巧謀以偪鄭也昔齊桓嘗討伐
諸侯矣直伐之圍之未用他巧也至晉文城濮之
戰孤偃先軫之徒始教其君以譎濟焉又至悼公
用孟獻子之言城虎牢以偪鄭蓋以虎牢鄭地諸
侯之師據而城之扼其險要絶其道里使鄭人迫
蹙無聊則不得不聽命於晉是不以城爲守而以
城爲攻也其爲計益巧矣夫爲計益巧則爲毒益
深是以生人之禍不至於戰國嬴秦不止也說者

多謂虎牢楚鄭之衝晉城而據之卒能遏楚而服
鄭乃聖人所與不知城虎牢本不足以遏楚而楚
之爭鄭自若也鄭人屢叛而後從者亦由憊於屢
伐之故豈城虎牢之功哉且謂城虎牢以偪鄭而
聖人與之則孔子乃孫武子之徒春秋乃兵家之
書挈攻取之能者以敎天下也誣經以誤世罪莫
大焉經不繫虎牢於鄭者以十年戍虎牢而繫之
鄭而此可以不繫之鄭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也何以書曰中國以自治爲

福而不以夷狄相攻爲福也幸夷狄有相攻之釁
而指以爲福者此淺智之謀而非仁人之願也仁
者之於物無不愛也鳥獸草木猶恐殘之況夷狄
之民乎況吳楚相攻則荆揚之生齒必有被兵革
之禍肝腦塗地父子不相保者矣故聖人憫而書
之也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
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單子王官也其致王官于會者是挾天子以令諸
侯也盟者不相信也其同王官於盟者是以所不

相信者施於所尊也罪莫甚焉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
袁僑盟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秋七
月戊子夫人姒氏薨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
定姒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叔孫豹覿鄫世子巫于晉以成屬鄫鄫小國也於
是有莒患故魯屬之挾巫以覿晉而求庇焉魯人
恤小寡之美意也何以書爲亡鄫而書也今年尙

覿巫于晉明年鄫見滅于莒則知魯爲鄫謀者亦忠矣世有受人託其妻子而凍餒之且爲有罪況受人託國而亡其國者哉雖然亦以見晉悼之不仁也古之聖王于惠困窮恵鮮鰥寡於人情所甚忽者常加念焉此之謂仁也今晉受鄫巫之覿而莫或庇之得非以鄫之困窮削弱不足爲中國之利害而遂藐然視之歟非仁者之用心矣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雞澤之會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人不至蓋至今始遣壽越如晉而晉人爲之張皇焜燿奔走列國之大夫諸侯旣迎之於善道復會之於戚正漢汲黯所謂罷敝中國以事夷狄之人是也說者皆謂鍾離善道以殊會吳書者外之也至會于戚遂同於中國是不然殊會者非外吳也尊吳爾吳在鍾離而諸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于鍾離吳在善道而二國往會之故曰會吳于善道至戚之會吳人實來則不可以往會之例書之故序於諸國之下也若謂戚之會春秋遂同之於中國則後日柤之會向之會復以殊會書者豈旣同之而復外之耶

公至自會

冬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陳有楚患諸侯戍而救之義也何以書不誠於救陳也蓋晉之君臣知計利害而不知計是非以鄭居晉楚之衝利害爲切則盡力以爭鄭以陳近楚之國利害爲輕則不盡力以恤陳觀范宣子之言曰有陳非吾事無之而後可不思陳中國也義所當恤同室有鬭被髮纓冠豈曰非吾事哉戚之會諸侯返旆而後遣戍楚師伐陳而諸侯救之是姑存救陳之名而已猶非吾事之急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鄫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小邾子來朝

城費

季孫宿專魯之柄務强其私邑以弱公室自謂益城足以爲憑藉無窮之計不知他日費南蒯之叛者費之城也然則設險者果何恃哉

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陳侯逃歸

說春秋者皆謂陳侯逃歸罪陳侯也是不然東冰西炭寒者不得不西左淵右畔溺者不得不右陳侯困於楚師之虐而晉不能恤於是逃晉即楚以紓其患蓋勢之所驅豈情所樂哉經書陳侯逃歸於會于鄬之下所以明晉悼不能恤陳而致陳之逃也責在晉也由此推之凡爲人君不能恤其民而致民之叛者亦不得以自恕其責而惟民之責矣故漢龔遂論渤海盜賊以爲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之所致此非察於勢之所驅而明爲上者之責哉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公在晉而季孫宿會晉侯蓋襄公微弱權在季孫故也然晉侯捨魯之君而會其權臣亦豈爲知義者哉

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晉悼公三歲之間而伐鄭者四伐而鄭服則盟盟而楚師至則又叛叛而又伐此不可專罪鄭之反覆也觀左氏八年鄭及楚平使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討于蔡今楚來討曰爾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而受盟于楚是則鄭人之情亦可哀已當時晉大夫惟荀罃能自知其過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由此言之夫不能庇鄭而徒以責鄭之不服是伐無罪之國戮無辜之民爾勞師徒貴盟歃道敝諸侯而不知止焉蓋自霸國爭鄭以來未有如晉悼之不仁也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

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春秋書盜者不罪爲盜而罪致盜者也夫不罪爲盜者非以盜爲無罪也爲不足罪爾茍爲國者必能脩禮義之教明刑政之防其德足以愛而人不忍其威足以畏而人不敢則安有盜犯其上者哉禮義不立刑政不脩其德不足愛而怨叛起其威不足畏而侮慢生此盜所由作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即春秋書盜之義也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周制天子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次國二軍魯爲次國舊止二軍爾今三家專魯於是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故增爲一軍故曰作三軍也或謂魯頌云公徒三萬鄭氏注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則三軍魯之舊爾何以謂之作三軍耶不知凡舉成數皆舉所近者若魯三軍則是三萬七千五百人大數當爲四萬此頌美僖公宜侈其事不應減退其數以三萬言也此可見公徒三萬止謂二軍明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

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先儒多謂蕭魚之會不以盟書蓋晉悼公推誠以感鄭故鄭亦以誠應之自是鄭不叛晉者二十有四年殊不思至誠感人帝王盛德也晉悼公三歲之閒大舉兵以加鄭者四挾齊牛償豚之勢惟恐鄭之不速斃也蕭魚之會特諸侯會爾若悼公待鄭則未能推赤心忘盟誓也當伯駢行成之際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而經不書以其不勝書故略之爾誠何有焉然自是不復叛者蓋

鄭被晉楚之師至是不勝憊矣不惟鄭憊而諸侯之師亦疲矣不惟諸侯疲而楚人之力亦困矣楚力既困故其怒止於執鄭告絕之行人明年楚子審卒國內多事自是有吳人之敵疲於戰爭故不暇及鄭爾向使蕭魚之後楚之討鄭未已則鄭人必又將受盟于楚而晉人必又將帥諸侯悉師以起矣夫論事不窮其實而舉盛德之譽加於黷武之人使不仁者得竊仁之名則夫人何畏而不爲不仁哉

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穀梁子謂遂繼事也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不知宿方專魯雖首事救台亦豈受命耶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己未衛侯出奔齊

衛孫林父之出其君罪不容誅矣然使衛侯無甚失德國人與之雖百林父亦安能肆其逆哉按左氏衛侯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棄信與禮他可知矣故師曠語晉侯曰良君將賞善而罰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民之望也若困民之匕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故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豈不足為後世人君之明戒哉衛侯不書名杜預云從告文也

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會于戚謀定衛也衛孫林父出其君其罪大矣不令之臣天下所惡也今晉不能討乃因以定之宜非列國大夫皆林父之輩同惡而相濟歟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

春秋十二王而逆后者二蓋以非禮而書也祭公因外交而逆者也劉夏非卿而逆者也因外交而逆者不稟命於王也非卿而逆者輕母儀之道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魯國三軍制於三家公室兵力不足故救成而不敢進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城成郛者名曰備齊其實城孟氏私邑爾假齊籍口以遂其私欺君罔上之謀也然孟氏邑而叔季城之何也三家合為一體以弱公室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
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湨梁戊寅大夫盟
或謂雞澤之會諸大夫與陳袁僑盟而曰諸侯之大夫此不曰諸侯者見晉悼雖使大夫任政而其精神猶足以制之故曰諸侯之大夫言有君也平公昏庸大夫直主中國之盟不復有君矣故不曰諸侯也是不然春秋凡出內大夫之名則書諸侯之大夫不出內大夫之名則不書諸侯之大夫也

襄三年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二十六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所謂出內大夫之名則曰諸侯之大夫是也湨梁之盟所謂不出內大夫之名則不曰諸侯之大夫是也皆所以見公室之微大夫強而任政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
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宋人伐陳夏衛
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
我北鄙圍防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冬邾人伐我
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書白狄來者猶書介葛盧來之義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秋齊侯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環數行不義陵虐魯國晉平公帥諸侯討之義也何以書曰晉平不能奉辭以討齊徒圍以重兵焚其四郭齊之民何罪哉然卒不得其服而止是以聖人惡而書之也杜預謂諸侯同心俱圍齊故曰同圍不知僖四年齊帥諸侯伐楚定四年晉師

諸侯侵楚時楚行不義而諸侯討之亦不可謂不同心者矣而不以同伐同侵書也蓋同圍者經文圍字略如同字重寫之誤爾
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公
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漷水
昔申叔時謂楚子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以重矣以討召諸侯而以貪終之無乃不可乎邾人黨齊以伐魯牽牛以蹊者也取邾田自漷水而奪之牛也蓋晉暴而魯貪也

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聞喪不伐而班師事之至善者也何以書穀梁子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爲士匄宜柰何墠帷而歸命于介此說得之如公羊子云進退在大夫謬矣春秋之亂正在於人臣之無君故聖人惡而書之苟不以君命雖事之至善如士匄不伐喪者猶爲有罪況不善者哉此義行而人臣之分得矣後世若隋高熲將兵伐陳會陳有喪必請於文帝奉詔而班師斯亦庶幾春秋之義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

城西鄆

西鄆内城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今魯襄懼齊而城西鄆是又捨四竟而守内城可謂卑之甚矣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豈徒以城築爲固哉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霸者合諸侯大率以强弱爲尊卑而王爵廢矣故齊侯爵也而處宋公之上薛與杞伯爵也而位莒子邾子之下豈非齊視宋爲强杞薛視邾莒爲弱因其强弱而先後之歟此與匈奴之俗貴壯健而賤老弱者不異矣

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左氏謂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蓋其說有未盡者夫蔡公子燮欲去楚之晉是捨夷狄而從中國也捨夷狄而從中國義也雖不同衆而可以化衆不合俗而可以變俗聖人烏得而罪之然其可罪者在於不知化衆變俗之方爾蔡人習於事楚之久而非一旦所能奪也爲燮之謀者當以逆順之理開道其國人如盤庚遷都必先敷其所謂心腹腎腸者雖人心始疑未有不終信也苟獨持已見斷以必行不能開道羣情使之勉聽非取禍之道哉燮之見殺殆爲是也春秋賤人犯上者書盜今殺燮者下之人爾不書盜而書蔡人何也蓋蔡之大夫亦有與於殺燮者也

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黄出奔楚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左氏謂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皆以地來奔求食而已不求其名故春秋皆名之以章其惡焉說者多從之而不知非聖人意也夫庶其牟夷黑肱竊邑叛君爲盜賊穿窬之事彼何暇以書名史冊爲愧哉而盜賊穿窬之輩亦何足以重辱君子之譏哉然春秋所以書者正以見魯之罪焉耳當叛人竊邑奔竄使天下諸侯皆莫之容則盜賊穿窬之

事當不禁而自絕今乃利其賂邑而招聚之則世之叛竊者復何所憚哉魯以周公伯禽之國而爲盜賊穿窬之淵藪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是以聖人惡而書之非徒以責叛人也庶其牟夷黑肱者邾莒之大夫也惟大夫得食采邑故以邑奔非大夫不得以邑奔矣左氏以爲庶其非卿以地來雖賤必書尤妄也春秋非大夫不名

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夏邾畀我來奔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弟也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挾夷狄之勢以制其兄也天倫之滅至此極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魯弱于齊而不能抗齊久矣豹豈不知之何待至雍榆而後止耶蓋昔日魯有齊患而晉爲之合諸侯以圍之宋晉有齊患魯於義不容恝也於是出救晉之師以爲名而已矣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君者其出乎

晉人殺欒盈

晉欒盈一奔臣爾非有兵柄在其手也當其奔楚之時平公爲之再合諸侯于商任沙隨以錮之而

卒莫能制之也至於自楚奔齊自齊入絳使其君臣奔走舉國騷動蓋僅而後勝之此其故何哉主威衰奪政出多門卿大夫之間各爲朋黨韓趙范中行氏則與欒盈爲仇魏獻子及七輿大夫則與欒盈爲黨故欒盈之亡也由范宣子逐之其復入也由魏獻子主之爾向使政由君出能正典刑羣臣同心以屛邪慝則安有奔亡復入如欒盈者哉平公不能知此區區卒諸侯爲錮欒氏之謀是猶寇在室廬而操挺刃以索諸路蓋亦踈矣爲人君者可不鑒哉

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旣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叔孫豹如京師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齊崔杼自虛朾同盟專國柄者二十五年矣而其君終莫之疑也是以一旦動於惡焉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聖人於易示其象於春秋著其事所以爲後世之君之戒嚴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齊取朝歌者晉人之私憾也杼弑其君天下之大惡也今晉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弑君說而遂釋之是知有一己之私憾而不知有天下之大惡也昔者晉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乃殺叛人是不以己私欲而成人之叛也今晉平公以己私憾而成弑君之賊其亦異於穆子矣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於重丘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寗喜弑其君剽

孫林父寗殖逐其君衎而立剽十三年矣今寗喜復弑其君剽而納衎視易置其君不如奕棋者何哉觀衎之求復使與寗喜言曰苟反政由寗氏祭

則寡人蓋喜之弒剽而納衎爲政將由已故也其心本貪於專政其謀乃至於易君由此觀之國有專政之臣其爲君者危亦甚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晉獻公蔽於驪姬之讒殺世子申生終其身莫之悔也宋平公惑於伊戾之譖致世子痤縊而死然徐悟其無罪也乃亨伊戾比晉獻公之罪可末減矣而春秋必書殺世子者所以戒後世爲君父者來讒賊以滅天性雖悔罪不能贖也可不謹哉漢

武帝信江充之誣殺戾太子其後感悟因車千秋之言明太子無罪遂族滅江充且爲歸來望思之臺以寓其悲傷之意然則何及哉使武帝嘗攷諸春秋書宋平公殺世子痤之事知後悔之無益則當致察於太子未亡之日矣

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宋之會晉楚分霸也蓋晉屈於楚而以弭兵爲名也於是盟于宋楚先晉歃而書先晉者存中國抑夷狄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人臣專國至於挾廢置人君之權鮮有不爲其君所忌而及於禍者也霍光擁昭立宣存漢社稷然使天子凜然於驂乘之際卒貽赤滅之誅夫以霍光忠貫日月猶不免禍況以立君爲利如衛甯喜者哉故雖有立衎之功而卒不爲衎所容者衎使然也此可以戒亂臣矣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蓋相去四十二日則閏月明矣而不書閏月者明喪不數閏也禮謂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喪以閏數則二年之内已有二十五月安得謂之三年哉晉簡文帝之喪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引春秋乙未楚子昭卒之文不云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於前月喪事先遠以閏月祥此論得之矣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據春秋成公昭公皆正月在晉不書而此書在楚何也晉中國也公在中國猶在其國不爲危且辱也若夫楚夷狄也而以中國之君往朝事之至於滯留之久衣冠玉帛委在荊蠻已大屈辱矣而況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得無有衷甲之變如宋之盟囚執之禍如唐侯蔡侯者哉此又可危之甚矣故春秋從逐君之例於歲正月書公在楚所以著中國外夷狄之義明臣子憂君父之情垂教於萬世者篤矣嗚呼使靖康之臣子能講春秋之義則安有乘輿北狩之辱哉

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

閽弒吳子餘祭

易說卦艮爲閽寺唐李訓謂古閽氏今宦官也閽弒吳子豈無故而然哉是必由吳子與之狎昵或任以政事使不知其君之威而後動於惡爾故春秋書閽弒吳子餘祭所以爲人君狎昵閽宦者之戒也自此義不明而後漢唐人主皆被其禍而國家亂亡隨之雖唐文宗有感於春秋之義內謀翦除而卒貽甘露之變蹀血禁廷者此非春秋誤之也蓋春秋紀禍之著正欲爲人君者有所戒懼而謹其微焉爾儻不於其微而致謹焉如蘇洵所謂旣去又去旣踈又踈始與之狎昵終委之政柄使禍亂之根盤結而不可拔乃欲以一朝除之難矣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子太叔所謂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者固已非義矣況大夫爲政也哉

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

吳子使札來聘

胡氏謂季札遜國事聖人不取故於春秋書吳子使札來聘無異於楚椒蓋以不稱氏族爲貶也不知春秋之紀事皆爲戒而已矣不以稱氏族爲褒亦不以不稱氏族爲貶也椒札之名薳罷之氏公子嬰齊之族皆以見夷狄之强爭諸侯好中國而已非有輕重於其間也若夫遜國之事自是季札之善聘魯之役自是吳子之謀二者不相關也聖人豈得因其聘魯而致不足於其遜國也哉

秋九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

宋伯姬卒

經書宋災宋伯姬卒自是兩節如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是公之還不必同於己

巳諸侯盟之日也庚午衛侯衎卒閽弑吳子餘祭是閽之弑不必同於庚午衛侯卒之日也以此推之則宋伯姬卒亦豈必同於宋災之日哉左氏見經書宋伯姬卒於宋災之下遂謂伯姬待姆而逮於火也公穀二傳從而張其說謂春秋賢其正行凡所以書納幣書來媵書歸宋書卒葬詳其事者賢伯姬故也不知春秋所以詳其事者豈爲是哉聖人豈以一婦人待姆之賢而書之若此費辭哉蓋經書公孫壽納幣嫌使公孫也三國來媵惡非禮也伯姬歸于宋不待親迎而行也此書宋伯姬卒以書葬不可以不書卒也然而書葬者何也春秋諸侯之奉霸主也必使大夫弔喪卿共葬事而施於他國者殆鮮焉今爲宋夫人卒而使卿共葬事若奉霸主者不已過乎此無他自宋向戌善於楚屈建克合晉楚之成故諸侯之畏楚者不敢不厚於宋是以叔弓爲宋夫人送葬者爲宋向戌也爲宋向戌者爲楚屈建也不然魯女適諸侯卒者多矣未有書卿送葬者而書卿送葬獨於共姬見之可以察其情矣禮不于其宜而于其勢此聖人所以惡魯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經書諸侯之會皆非禮也然未嘗書其所爲而書其所爲者舉其尤者爾會于稷以成宋亂會于澶淵宋災故是也蔡般以世子弑君父大惡也宋災小事也舍大惡不討而謀宋災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自晉人廢討賊之義而後楚子虔得竊是義以行之以討陳亂爲名而滅陳以討蔡亂爲名而滅蔡驅中國以予夷狄者蓋澶淵之會爲之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楚宮者杜預謂公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是也以中國而變於夷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氏載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其曰毀者左氏失之爾公薨子野立則立子野者襄公所命也時季氏專國以爲子野非己所立故於其次于季氏而害之以毀聞爾春秋書子野卒於公薨之下則姦臣之情狀豈不可見哉其曰子者未逾年之君也爲內諱故不言弑猶子般子赤卒不言弑也

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春秋通說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挍訂

春秋通說卷第十一

永嘉 黃 仲炎 若晦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三月取鄆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按左氏秦伯之弟鍼富於秦懼得罪焉而奔晉猶以車千乘行世有畏影而走之日者不知走之日而影不離身也鍼懼以富得罪既知富之爲已累矣猶挾累而逃之豈不愚哉昔鄭公孫黑肱有疾盡歸其邑于公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齊以崔氏之亂與晏氏邶殿其鄙六十晏子辭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嗚呼使鍼而知此豈至於出奔哉此可爲貪富者之戒也然爲人兄而不能詔其弟使之侈富而奔之秦伯亦有罪已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吴帥師敗狄于大鹵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吴叔弓帥師疆鄆田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杞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穀梁子謂公如晉則不得入季孫宿如晉則得入惡季孫宿也不知春秋於季孫何責哉斥其君而禮其臣所以成季孫之亂者晉之罪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襄五年季孫行父卒六年滕子來朝名曰朝公實以季孫宿新繼父位而來爾滕爲季孫所厚故滕子卒而卿共葬事也

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季氏專國有無君之志人道乖戾干犯陰陽故冬春之間大雨雹者再時魯人申豐區區以不藏冰爲咎可謂矯誣上天矣得非有所畏而不敢正言之歟抑豈非黨附季孫故曲爲之解使其君莫之疑歟後世如漢張禹借經學以文姦謂春秋書日食地震爲諸侯相殺夷狄內侵所致使成帝不疑王氏盜權者蓋用申豐之術也

北燕伯款出奔齊

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殺公之外嬖公懼而奔是昵嬖寵而蔑家卿失君人之道矣故李德裕戒武宗不宜與賤人圖柄臣者其知此哉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九月取鄫

春秋國言滅邑言取鄫國也自襄六年見滅於莒遂爲莒邑至是魯乘莒亂而有之故言取也書取鄫者明魯人苟貪其土無興滅繼絕之義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中軍者季氏獨强也左氏謂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四分公室季氏擇二而二子各一

楚殺其大夫屈申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魯三家者納莒之叛臣而受其賂邑莒人來討則設詐以敗之豈復有禮義廉恥之心哉苟無禮義廉恥之心則宜其無所不至矣孟子曰無禮義則

上下亂此季氏所以逐其君也
秦伯卒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
伐吳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
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大雩楚薳罷
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平以釋怨復於善也春秋書平則皆非善者也鄭
人來輸平結魯以仇宋也公及齊侯平莒及郯假
義以爲利也宋人及楚人平中國求夷狄也暨齊
平三家所欲也及齊平及鄭平結叛晉也故曰皆

非善者也若夫暨猶及也二傳有汲汲不得已之
辨妄矣書曰咨爾羲暨和又曰及祖甲及我周文
王豈亦有汲汲不得已之辨哉
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夏四月甲辰朔日有
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
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陳侯寵公子留以搖冢嗣致其弟招殺之於是陳
侯卒國內亂楚遂滅陳蓋世子國之本不可動也
自古人君以私愛廢殺世子者未有不如陳侯之
亂其國者也可不戒哉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
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蒐于紅
蒐狩者因田獵以治兵有國者歲時不能廢也經
書蒐狩八豈其通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而蒐狩止
此歟蓋近於禮者不書書其非禮者也公狩于郎
言遠地也公及齊人狩于禚言與讎狩也然猶稱
公狩見兵權猶在公也自襄昭以來兵權制於三
家故蒐于紅大蒐于比蒲之類皆不稱公蓋公不
得與焉爾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執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夏四月陳災秋
仲孫貜如齊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秋七月季孫意如叔
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按左氏諸侯之大夫會晉平公葬欲因見新君鄭
子皮以幣行至用百兩千人之費舉鄭而言則諸
大夫可見矣不亦侈而病民乎流弊日甚至于戰
國如秦楚燕魏之會趙葬各出銳師萬人比諸大
夫會葬晉平時又十倍矣淫靡若此民何以堪哉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蓋詐殺也詐殺夷狄之常習也而春秋必以誘書者明夷狄之用詐而戒中國之效尤也此義不明而後有爲天子而行詐如唐憲宗使曹華殺沂軍士者矣楚子虔何以名傳曰絶之也抑不思楚子虔不道非止一事孰非可絶者何獨於此焉絶之蓋春秋諸侯卒弑殺倒稱名故名蔡侯則不得不名楚子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蒐以大名有盡物之害也喪不廢蒐無忌君之心也所以爲此者三家焉爾公不與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楚子伐徐晉伐鮮虞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南蒯以費叛故叔弓帥師圍之也費季氏邑而叔弓圍之何也三家合爲一體以弱公室也春秋之世諸侯無天子故大夫無諸侯大夫無諸侯故陪臣無大夫上行之則下效之爾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自古暴虐人之君未有不暴虐其身者也觀楚虔乘晉之衰肆其威黷兵車無歲不至於中國執徐子殺齊慶封以討陳亂爲名而滅陳殺陳孔奐于徵師以討蔡般爲名而滅蔡執蔡世子有用之淫刑以逞視人命如土芥所至風靡沛然自以爲得

志矣當時晉叔向能先策其必自禍曰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以殞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蓋不數年而有乾谿之變春秋備紀其迹以爲暴君虐主之戒豈不明哉後代如秦始皇剗滅六國鞭笞宇內侈心肆志亦自以爲萬世帝王之業不如一夫作難七廟爲墟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

平丘之集偶乘楚靈之死爾使楚靈不死晉寧得以合諸侯哉然諸侯方脫楚靈之虐驕首從晉使晉人以德綏之是飢易食渴易飲也今晉人合於諸侯曰寡君有革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於是斥魯侯於盟執其大夫以歸蓋借是以威諸侯無乃又傚楚靈之不道乎自是人心失望晉不能合諸侯者十有餘年故春秋書平丘之會盟不但以其盟王宮爲罪也惡無道焉爾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楚平即位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何以書曰夷狄滅封諸侯皆中國之恥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一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春秋前書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明有卿佐之喪翌日可廢繹而猶繹非也此書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明廟樂既陳雖有卿佐之喪不可以去樂而去樂亦非也可以廢繹而猶繹是薄卿佐之喪也不可以去樂而去樂是輕祖考之祭也豈非昭公之時三家分

政故視卿佐之喪重於廟祭歟聖人斟酌典禮而裁處其中以律斯世違乎此者必書使後之王者有攷也唐裴寛議廟樂謂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斯亦庶幾春秋之義矣或曰君在祭樂之中適有卿佐之喪不以聞卒事而以聞

夏蔡朝吳出奔鄭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陸渾之戎錯處伊雒王畿之地晉荀吳帥師滅之義也何以書曰荀吳用兵周疆不請命於天子而以有事於雒行詐罔上罪莫大焉其與楚子觀兵而問鼎者情狀不異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

先儒謂大辰心也心爲明堂天子之象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孛星加心天子嫡庶將亂也觀此年星孛于大辰之後五年景王崩朝猛爭立王室大亂天之垂象信哉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
鄭災六月邾人入鄅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三傳皆謂許止進藥於君父而藥殺罪在不嘗藥
而被弒君之名若是則罪疑從重豈聖人忠厚之
心哉蓋止進藥而藥殺是殺不以刃而以藥也猶
漢霍光夫人顯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
是也苟以不嘗藥而蓋其藥殺之情則世之亂臣
賊子皆得借是以逃罪矣

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鄸曹邑也公孫會自鄸出奔宋者蓋自其國都出
止于鄸又自鄸而奔宋故春秋以自鄸書爾公羊
子乃謂自鄸者叛也不言叛爲公子喜時之後諱
之喜時賢者也賢者子孫故君子諱之其誣經以
誤世甚矣春秋於列國大夫叛則書叛奔則書奔
未有奔而可誣爲叛也未有叛而可諱爲奔也叛
者人臣之大惡也昔者周公以管叔監殷管叔以
殷叛管叔非聖人之後歟而周公不能赦也今以
曹公孫會爲賢者之後雖叛其君父而猶爲之諱

焉則是周公不當誅管叔而當爲管叔諱之也
天下國家而已矣豈理也哉從公羊之說則凡賢
者之後皆可肆其惡而無恐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賤人犯上曰盜盜殺衛侯之兄縶蓋賤者爾左氏
謂殺衛縶者齊豹也齊豹爲司寇大夫作其不義
而書曰盜非也使衛大夫殺衛公子春秋當以兩
下相殺之辭書之不應曰盜殺也若謂大夫作不
義故以盜書則春秋大夫之不義至於弒逐其君
者衆矣曷不皆以盜書耶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十有一月辛卯蔡
侯盧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
聘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秋七月
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按左氏蔡朝吳奔鄭蔡侯朱奔楚皆由楚臣費無
極之讒也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費無極是已
有國家者可無畏哉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
里出奔楚大蒐于昌閒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

鞅如京師葬景王

王室亂

王室亂者朝猛爭國無主乃亂也書曰密邇王室詩曰王室如燬王室之爲言猶王家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冬十月王子猛卒

按經書王子猛卒則知上文書王猛者文闕也王則不當名名則不爲王矣子猛子朝皆景王庶子也王世子壽早世子朝有寵於王欲立之未成而王崩其朝臣劉𠊓單旗惡子朝而立王子猛於是子朝因之以作亂蓋劉單主王子猛而尹氏主王子朝故春秋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入于王城尹氏立王子朝以見王之冢嗣不能早定而劉單尹氏皆非重臣碩輔各以私意立君爲宗社之禍也向使景王能爲身後之謀早定世子之位選擇賢佐寄以柱石如漢武帝所以任霍光者則晏駕之後安有庶孽爭攘之禍哉朝用儉壬嗣不早建此禍亂所由起也春秋書之爲萬世戒明矣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晉人圍郊夏六月蔡侯東國卒

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庚輿虐而好劒國人患之其亡也宜哉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雞父之戰七國喪師於吳其爲血刃生民之禍可勝歎哉胡子髡沈子逞滅何也滅者覆國絕祀之稱也蓋胡沈空其國之衆以徇危亡之事一敗塗地身死衆殲有滅之道焉故曰滅陳夏齧爲吳所生得故曰獲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天王敬王也敬王立不書而書立王子朝者敬王宜立子朝不宜立也然子朝猛之兄敬王猛之弟也何敬王宜立而子朝不宜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豈以爲亂首耶是故王者天下歸往之謂也自古聖賢繼世雖不幸不蚤定青宮之器受傳璽於憑几之日則必因羣臣庶民之歸而後踐天位焉漢高帝崩羣臣迎立代王太尉勃上天子璽代王曰奉宗廟重事也寡人不足以稱羣臣固請然猶西鄉讓者三東鄉讓者再明爲衆所戴非已欲也今子朝以力劫神器塗炭京邑是自爲亂首不足以王矣若夫敬王不與於朝猛之爭以

待神器之自至非冝在王位者哉故春秋不書㪅
王立而書立王子朝者敎戒之義明矣或曰王子
猛不書立豈亦冝立歟曰子猛卒於方事而未及
立者也其曰悼王者追尊之爾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如晉而不得入者四皆不言其故也此獨書有
疾乃復以見他還者皆晉人卻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婼至自晉夏
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
卒冬吳滅巢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
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
于黃父

有鸜鵒來巢

劉向因公穀二傳謂鸜鵒冝穴而巢爲陰居陽位
之象是不然春秋書有鸜鵒來巢蓋以有爲異不
以巢爲異也鸜鵒非魯地所有今忽有來巢其異
可知矣如漢桓帝時濟陰有五色大鳥見于已氏
時以爲鳳凰者蓋羽孽也續漢志以爲政事衰缺
梁冀專權所致亦有鸜鵒來巢之類爾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魯大雩僭禮也不踰月再雩是僭禮之中又瀆禮
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程氏論易至屯之九五屯其膏小正吉大正凶以
爲人君之屯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已威
權不在已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也故惟小正則
吉小正漸正之也魯昭公之於季孫惟懵於漸正
之義而驟伐之故及於禍是殆不然春秋書公孫
于齊以見魯侯今日之失國由於前日之失政其
禍在漸致而不在驟伐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
順也由辨之不早辨也魯政逮於季孫四世矣魯

之人民知有季氏而不知有其君與夫諸侯之國
知有季孫而不知有魯侯者亦久矣始於僖公成
於成襄不能蚤正而預慮及至昭公寄命意如之
手身如羈旅受人指麾去亡國無幾矣事勢至此
已無可柰何不勝其憤而驟伐之幸而得志則如
漢和帝之誅竇憲桓帝之誅梁冀魏孝莊之誅尓
朱榮不幸而不勝也則如齊簡公之謀田常高貴
鄉公之討司馬昭唐文宗之圖宦者爾向使不爲
剛決而務含忍則如齊鬱林王知蕭鸞之有異志
而取之不能漢獻帝知曹操之不臣而圖之不果
唐昭宗知朱温之必篡而殺之不克皆䘮及於亡

雖欲小正之豈可得哉蓋世有病疣者於其萌蘖
不能治也月養而歲護之俟其豐大則不可爲矣
驟決之則速斃不決之則終亦斃其有不斃者幸
爾由此觀之有國家者可不謹其微哉
齊侯唁公于野井
齊侯憫昭公之失國而唁之禮也何以書以齊國
之力可以討季孫之罪而不能也徒以言語相勞
苦其婦人女子之仁乎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
曲棘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以居公是降公爲邑大夫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昭公雖出奔而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處者存君
也存君者天地之大義也故范氏唐鑑用春秋之
法削武后紀而系之中宗垂教戒於萬世嚴矣
夏公圍成
成內邑不附公而圍之宜也何以書按襄十五年
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蓋成邊于齊而
齊所欲取者也今昭公在齊而齊因借之以取成
謂魯侯名位猶足以加成而成可必得也不知三

家者方合黨以去其君而成爲孟氏私邑[illegible]
之人知有孟氏而不知有魯君者非一日矣故成
爲孟氏死守以抗昭公如吠堯之犬自爲其主豈
復可以逆順之理化之哉故書公圍成見爲人君
而失政之久者雖其國人猶敵國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季氏逐其君當時列國如齊宋衞莫不有憤焉不
平之意欲謀納公如盟于鄟陵會于扈旣而皆中
輟無成何也蓋齊侯之所信者梁丘據而諸侯之
所聽命者范獻子據與獻子皆嗜貨者也於是季
孫皆以貨中之故據之言行而齊侯之意回執之

辯起而宋衞二君之色沮甚矣利賂之爲天下害
也齊晉之臣溺於利賂雖以逐君之賊如魯季孫
者一以賄入則爲之變亂白黑顛倒是非庇其罪
而不問他可知矣然則貪賄之習其可不深懲也
哉
公至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杜預謂郟鄏爲王城成周爲洛陽天王入于成周
者蓋敬王去郟鄏之都而遷于成周焉爾緣成周
非舊都無堅城可衞故三十二年諸侯之大夫城
城之也其不言京師何也京師者衆大之稱臣王

尊上之辭也若天王自言則曰成周爾然則諸侯
大夫城成周自臣子言之曰京師可也何乃亦謂
之成周蓋不言成周則疑爲郟鄏矣天王入于成
周何以書天子無寧居由天下無勤王之臣子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吴
弑其君僚楚殺其大夫郤宛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
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邾
快來奔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

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
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或謂昭公居鄆而鄆人逃之是不能撫其民之所
致不知鄆本莒邑昭公元年取鄆叔弓帥師疆鄆
田蓋以兵威劫鄆而有之爾今昭公失國又借齊
之力取鄆而居之使鄆人再被兵其視魯侯蓋世
讎也雖使昭公善於撫鄆亦恐不足以得其心矣
先儒謂秦以逆取天下當無可保之理雖使順守
終亦必亡其知鄆潰之義乎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
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吴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被滅之國君死于位非奔則不書奔奔則書奔
而不名者國小而遠於魯無往來之禮或滅之者
不以其名赴史不得其名故不書爾吴滅徐徐子
出奔而名者史得其名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晉侯將納公而先使荀躒會季孫是以納君之事
取必於季孫也其可哉齊侯之始謀納公也據取
貨以沮之齊宋衛之再謀納公也鞅取貨以沮之

今荀躒與季孫爲會得無出於此哉是以晉侯雖
有納公之志而卒於無成徒以空言慰唁之而已
蓋蔽於荀躒而莫之察也自古君德不明爲臣下
所蔽欺者豈能濟天下之事哉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秋
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
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夏吴伐越秋
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
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自王室亂敬王立黃屋無寧居者八年而後諸侯大夫始爲成周之城非勤王之義矣且諸侯不以身服王事而以大夫共王事尤爲不臣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春秋通說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挍訂

通志堂

春秋通說卷第十二

永嘉 黃 仲炎 若晦

定公

元年春王

穀梁子謂定無正非正始也是不然桓宣之簒立皆書正月豈正始哉然定無正月者昭公薨于乾侯嗣子未立季氏雖專國而其分則人臣不當授正朔於其國故不書正月也此春秋存君之教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諸侯執人于天子之側也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是大夫執人于天子之側也由諸侯之無王以至於大夫之無王則其變極矣

通志堂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昭公薨于乾侯閱六月而喪還定始即位蓋爲季孫所持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

立煬宮

立煬宮猶立武宮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因災以明僭也禮天子雉門其外爲庫門皐門[illegible]

內爲應門路門是天子之門五而雉門爲象魏之門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此天子之禮也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新作者有加於舊也舊已僭矣今又加焉此乃季孫侈土木之奉以蠱其君之心術也以侈欲蠱其君使其君遂於侈欲而他有所不暇於是政柄之在已者可以泰然終執之矣唐宦者仇士良敎其徒謂人主滅玩好省游幸則吾屬恩且薄而權輕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聲色侈靡蠱其心使悅不知息則必闇外事萬幾在我矣此即季孫之謀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君子不奪人親亦不可奪親也何忌不恤邾子之喪而强之盟奪人親也邾子執喪而盟奪親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晉自平丘之盟欲以無道行之遂失人心更二十餘年無諸侯會盟之事今楚囊瓦以貪虐柄國因裘馬之欲而執唐蔡之君蔡侯誓死歸晉求翦其恥晉爲是故大合諸侯于召陵凡從役者十八國前此未有也豈非囊瓦不道人所同憤故影響於南征之旅有不約而同者歟當是時使有忠良之士爲晉君謀之乘此事機奮伐荆楚則事權在中國不在吳夷矣奈何晉國之政制於貪鄙之臣荀寅取貨於蔡侯弗獲力沮其事以利欲之私而敗天下之義於是侵楚無成諸侯解體矣楚怒而致疾於蔡蔡急而求援於吳吳於是時方有圖中國之志欣然投袂引兵赴之一戰勝楚入其國都楚雖頓挫而天下大權吳遂執之而中國之事去矣

封豕長蛇流毒滋甚蓋召陵侵楚爲之也故合定公四年所載首末考之可以知世道雖衰人心猶可以義起也如此晉無忠良坐失機會可爲後世永鑒矣陳氏後傳謂召陵侵楚主其事者劉子爾是不然王室不競久矣成周之城方藉晉魏舒合諸大夫爲之宋仲幾不受功則見執于晉是權在晉也左氏載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旣而荀寅言於范獻子以辭蔡侯曾未聞劉子與可否於其間也豈得謂劉子主其事哉劉子王官也晉挾之以令諸侯爾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杞伯成卒于會六月葬陳
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葬杞悼
公楚人圍蔡
晉士鞅衞孔圉帥師伐鮮虞
捨諸夏之大計而區區盡力於中山者晉大夫貪
鄙之謀也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
師敗績
其曰蔡侯以吴子者蓋謀出於蔡侯而吴爲之用
也

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吴入郢
楚雄江漢二百餘年地大兵强馮陵上國有方城
漢水爲之險蔽雖桓文二霸不能以兵入之今吴
人乃能乗一戰之威擣其都邑班處其宫使其君
臣奔竄四出幾於覆祀者其故何哉蓋囊瓦以貪
虐柄楚國之政不惟諸侯怨之而國人亦莫不怨
之也觀柏舉之陳吴夫槩謂闔廬曰楚瓦不仁其
臣莫有闘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蓋不仁而失衆其
下必有與之偕亡者此吴人所以得逞其志席卷
楚都若涉無人之竟也不然以楚之强大豈其一

戰不勝遽不能保其國哉經書楚囊瓦出奔鄭吴
入郢其爲有國者不用仁賢以失人心致敗亡者
之戒明矣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歸粟于蔡左氏謂周亟矜無資也周亟矜無資仁
術也何以書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
有怵惕之心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
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此言惻隱之心自内而發
者所以爲仁之端也若夫有所觀望借恩惠爲締
交之計豈得謂之仁哉吴方敗楚天下莫强焉蔡
則附吴者也魯方畏吴則不敢不私厚於蔡故歸
粟于蔡蓋因有所觀望借恩惠爲締交之計而非
由怵惕惻隱之心以生者也不然通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考之列國饑饉多矣而魯未有以粟歸之
者而歸粟于蔡獨見於蔡侯以吴敗楚之明年則
其情可見矣故魯之葬宋共姬也以楚不以宋也
魯之歸粟于蔡也以吴不以蔡也二者事殊而情
類也

於越入吴
吴在楚而越入吴所謂螳螂捕蟬不知黄雀擬其
後也越有數種有東越南越閩越甌越前此國名

爲越故春秋以越書之今其自別於羣越始改號於越故春秋以於越書之從赴告之實而已矣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或謂魯侯久不親將今親將以侵鄭是稍復其兵權非也蓋三家之謀使其君親將以結怨於列國使列國莫之助而後已得以專其國也他日公再侵齊者亦出於此謀爾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季孫斯新繼父政故挾仲孫如晉要結强援以自固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仲孫忌不言何杜預云闕文是也公羊子以爲譏二名妄矣春秋列國之君大夫二名者多矣何獨於此焉譏哉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自晉失諸侯而齊景有代興之志於是强鄭以信劫衛以威國夏之師又以脅魯蓋欲祖乎齊桓滅遂盟柯之故術也然不知今之齊異乎昔之齊矣昔之齊齊侯之齊也今之齊其不爲陳氏幾希矣觀晏子語晉叔向謂民三其力二入於公凍餒疾痛而陳氏實燠休之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夫不能自保其民而欲以威天下霸諸侯此孟子所謂緣木而求魚也

九月大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晉師之出爲救魯也救魯所以禦齊也齊方爭霸而晉禦齊宜不容緩也今師不果進者蓋當時列國之政皆制於大夫晉六卿齊陳氏相爲表裏故晉師之出姑爲是具文以塞責爾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

左氏謂陽虎欲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祈焉公穀因之皆以從祀爲順祀復閔於僖之上是大不然如陽虎欲去三桓而祈福於先公何獨求福於閔乎

復閟於僖之上耶必無是理也春秋書躋僖公必明舉其謚今若退僖亦當明言何乃混然謂之先公也以經意考之從之爲言猶承也今人語遵從即爲遵承漢永光四年詔罷郡國廟謂疏遠卑賤共承尊祀非皇天祖宗之意是也周廟先公后稷魯廟太祖周公今推而上之以承祀后稷祭同於周廟踰禮甚矣韋元成謂父不祭於支庶之室君不祭於臣僕之家主不祭於下土諸侯此即春秋書從祀先公之義也天保之詩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箋云公先公后稷也孫氏亦以先公爲后稷

盜竊寶玉大弓

春秋書盜者不罪爲盜而罪致盜也使爲國者紀綱素立刑政素明則安有盜竊公行之事哉今陽虎以陪臣之賤行亂于國中脫甲公宮竊魯先君之分器以出則魯之無紀綱刑政於此極矣故書曰盜竊寶玉大弓非徒罪分器亡也罪紀綱刑政之亡焉爾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得寶玉大弓者蓋陽虎歸之也使陽虎不自歸則魯寧得復之哉故書曰得寶玉大弓言魯無刑政不足以復先君之分器而其得之者幸得之爾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衞侯次于五氏

齊欲霸而不能也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谷之會孔子相禮蓋見於左氏穀梁雜記而論語輒書未嘗及也使孔子實相此禮當其時以齊人爲魯疆埸之虞而求免焉以會之何足爲侈誇哉觀春秋書公會齊侯于夾谷猶公會齊侯于嬴之類皆諸侯私會焉爾彼俗儒者竊意聖人舉動宜夐異乎常人況儐相會同必有赫赫之效於是侈張其狀如所謂視歸乎齊侯命司馬行法斬優施卻萊夷索汶陽田等事皆不足信之談爾使實可信則仲尼之智數風采不過如魯曹沫藺相如能面折齊秦之君於柯澠池之事似非聖人氣象也方齊景公欲攘晉之霸急於求諸侯以魯未附齊故成仇敵今既平而會將善魯以勸來者何至以兵劫魯侯也況魯政制于三家而魯侯特擁虛器於其上爾齊劫魯侯亦何爲者通春秋考之齊侯會盟多矣固未嘗有衷甲之變也今觀左氏載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劫之必得志則是魯用孔子反爲齊人所輕而召其變也

汲黯在朝淮南爲之寢謀司馬輔政遼人戒其邊吏國有君子固敵國姦人之所敬憚也曾謂聖人相魯乃不逮是就使齊人果有萊甲之變而聖人處此豈無理義之論足以愧之如燭之武之解鄭圍展喜之郤齊寇從容辭氣化暴爲仁亦何至疾聲厲色以兵刃爲威以敢殺爲能以求索爲功哉由此觀之凡侈言夾谷之功者皆淺心陋識未聞孔子之道者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鄭莊之仇宋也以祊田歸魯晉文之求霸也以曹衛田畀宋餌人以利所以固結其心藉爲己用爾今齊以三邑歸魯蓋鄭莊晉文之故術也明年黃之盟結魯叛晉又明年垂葭之次使魯師伐晉蓋取償於魯也春秋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與齊來歸衛寶無異文也王制不行私意奪與均爲有罪焉爾自左氏穀梁子以爲夾谷相禮致之後世儒者遂沿其說如楊雄氏謂齊人章章歸其侵疆爲魯用聖人之效可謂淺而誣矣孔子仁義禮樂之主也位天地立人極爲前王繼絕統爲萬世開太平非一國之事一時之功也若必以當時動化觀之則孔子以匹夫而居亂世聚天下之英才

而游乎其門聰明者黜辯博者訥好勇者怯堂者失步趨於窮厄之日而不忍去築場於哀泣之餘而不能忘故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推此道以用天下國家可知已何必以返魯三邑爲盛事哉故曰凡侈言夾谷之功者皆淺心陋識未聞孔子之道者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郈叛故叔仲帥師以圍之圍之不克至於再舉其强可知矣蓋春秋之世諸侯無天子故大夫無諸侯大夫無諸侯故陪臣無大夫上行之下效之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宋公以私寵向魋之故使其母弟國卿羣然奔叛蓋君不君則臣不臣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冬及鄭平叔還如鄭莅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郈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夷其險故曰墮蓋攉毀其城塹塡固而平之也始三家各險其私邑之城以傾公室其後家臣各據其城以傾三家於是叔孫墮郈季孫墮費蓋以郈費城郭之險圍之弗克故用大師以墮之也後世有務設險以貲叛臣敵國者於此可鑒矣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結叛晉也前歲齊人歸魯田之計蓋在此爾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公親將以圍其叛邑返而告至若至自他國者可以見魯四境之内皆敵國矣成孟氏邑而公圍之何也蓋三家者亦知自治郈費之難於是使其君圍之蓋欲以君之名位臨之也不知由己之無君而三邑之臣亦效其無君久矣故雖以公圍成而弗克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夏築蛇淵囿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説者謂荀寅士吉射以伐君不克而奔朝歌實叛也若趙鞅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是忠於君也而亦書叛者惡兵其君側也兵其君側雖忠猶曰叛也是不然春秋紀事惟其實而已矣未有忠而可謂之叛也趙鞅入于晉陽必犯上無君實爲背叛之事如王處仲蘇峻之徒志在僭逆而以誅君側爲名者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薛弑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吴于檇李吴子光卒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齊景公爲牽洮之會謀救范中行氏蓋黨叛臣以敵君也無君臣之義矣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穀梁子曰脤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歸脤猶歸膰也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故天子有事膰焉蓋禮之特異者不倒施於諸侯也今石尚歸脤于魯故書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

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又曰男女正則家道正正家則天下定矣衛靈不道

一歲之内世子與其大臣出奔者五人由不能正
其家焉爾故始於失夫婦之義而終於失父子君
臣之義也蒯聵得罪於母以出而孟彄其黨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邾子來會公者會公于比蒲也其不言公蒐于比
蒲者公雖在比蒲而治兵之事實三家主之公不
與也
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
卜牛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

郊壬申公薨于高寢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
于渠蒢邾子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姒氏定之妾哀之母也哀公即位未踰年未得以
夫人之禮喪其妾母故曰姒氏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禮天子崩諸侯近者奔喪遠者會葬今邾滕視魯
皆諸侯爾而奔喪會葬如事天子之禮者蓋春秋
之末王室既微霸權又替弱之肉强之食故强者
極於暴虐以求多弱者極於奉承以免禍可哀也
哉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
巳葬定姒
冬城漆
世有得盜賄韞匱而守之者其城漆之類乎漆者
邾庶其以之來奔者也

春秋通說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通說卷第十三

永嘉 黃仲炎 若晦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禮父母之讎不共戴天昔蔡侯以吳子敗楚師致吳入郢壞宗廟撻平王墓楚昭奔隨僅以身免良可痛已旣復國而圍蔡復讎也復讎義也何以書惡夷狄之圍中國也且壞宗廟撻平王墓者吳子爾今楚不能報吳而蔡是討未得爲復讎者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邾子方朝魯又奔魯喪所以奉魯者至矣無故而伐之何哉蓋亂世之人行如禽獸弱之肉强之食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季孫之汰不屑與於盟也蓋自視猶君矣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衛世子蒯聵得罪於父靈公以出被天下不孝之名不能爲申生之死幸其父沒求入其國以爭君位是蒯聵之無父也輒蒯聵之子也父逐於外不能號慕毀瘠以感動王父而復之位王父死而已立曾不以父亡未復爲辭及蒯聵求入輒拒而不受甚者以兵圍之是輒之無父又甚於蒯聵也父子天性而絕滅至此其與梟獍奚別哉是以子路問衛君待子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聖人之意蓋謂蒯聵不父而輒不子父子名義旣悖而不正他何可爲哉冉有問於子貢

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賢兄弟讓則惡父子爭矣故春秋備書蒯聵求納衛師圍戚之事以著父子相戕之禍爲後世戒明矣公羊子妄生衛輒以拒蒯聵爲尊祖天下豈有無父之理哉漢臣雋不疑至引此以斷戾太子事蓋公羊誤之也或謂倉卒之際不以此義裁之則奈何曰斥之以詐足矣戾太子旣亡武帝即有追悔之意爲之族江充家黃門蘇文助譖太子至焚殺之李壽加兵刃於太

子亦以他事族田千秋一言明太子冤驟至丞相
上又作思子宮歸來望思之臺悼念不已蓋太子
自殺久矣若此時尚在豈有隱而不出者哉且自
征和二年太子出亡越後元元年二月立皇子弗
陵爲太子已即位五年而有衛太子事非詐而何
雖不必謬陳經義可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
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
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齊景公爲衛輒圍蒯聵于戚蓋助逆子以圍父也

無父子之義矣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親盡而廟不毀者蓋三桓私於其祖也僖亦親
盡也僖何以不毀以其存桓不得不存僖也故春
秋因二宮之災以著三家之非禮焉爾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宋樂髡帥師伐曹秋
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吴冬
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盜殺蔡侯申不言弑非其君也蓋盜自他[illegible]者

也自他國至者蓋刺客也春秋末世禮義不明俗
習於亂故有在下之人好務勇俠以犯上爲能以
輕死爲義至爲其主報仇他國如聶政荆軻之事
者即春秋書盜殺蔡侯申之爲也左氏謂公孫翩
逐蔡侯申射之而卒非也若翩是公族大夫春秋
當書翩弑其君豈得謂之盜殺蔡侯哉
蔡公孫辰出奔吴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
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城
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
春秋書亳社災猶書宣榭火示不忘古也不忘古

者懷賢尚德之敎也亳社者湯社也湯都亳故曰
亳社社無屋而曰災何也災社木也古者立社必
樹所宜木如宰我謂夏以松殷以柏周以栗是也
武王翦商而不去亳社者存先代興王之制也自
成湯距魯哀時年代久遠社柏之豐大可知已一
旦野燎煨燼故春秋重而書之亦猶思其人而愛
其樹之意也彼傳者不得其義徒見湯社至周猶
存遂曰亡國之社所以爲戒也徒見社無屋而言
災遂曰亡國之社屋之也屋之者不使受天陽也
信斯言也則武王之於亳社既存之以爲戒又蔽
之使不受天陽則其防慮不亦過乎從傳者之說

甚非武王存亳社之美意與春秋書亳社災之深
意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
頃公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
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禮喪不數閏其以閏月葬數閏也數閏短喪也
六年春城邾瑕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
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柤秋七月庚寅楚子軫
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陳乞者齊之權臣也利於得權而易置其君故立
陽生而弒荼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鄫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
來
魯之君臣俛首以奉吳令鄫之會百牢輸之惟謹
爾何怯也至於恃其威力虐執邾君若虎豹之噬
羊豕何壯也以是觀之凡能屈己受辱甘爲人下
者必其作威肆虐好爲人上者也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孟子謂王不待大霸必有大國曹伯陽不量力度
德而悅霸說於公孫彊以背晉而奸宋其速亡也
宜哉
吳伐我
讀春秋而知魯之爲國始末三變焉魯始受敵國
之兵如戰于郎戰于奚而不言伐我西鄙者蓋邊
鄙有備敵至則戰故言戰不言其伐也觀左氏載
奚之戰先是齊人侵魯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
謹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

何謁焉以此知當時魯之邊鄙尚有素備也其後
疆場之備弛故敵兵得以乘之而春秋書曰伐我
北鄙伐我西鄙然猶見鄰敵之寇止爲邊患而不
能直造其國也今哀公之世如受吳齊之師則又
不復云伐我北鄙伐我西鄙而直言伐我者以見
其直造于我國都也夫使敵兵得踰越邊鄙而直
造其國都則其爲國可知矣漢世邊備不講故匈
奴數爲邊患然止邊患而已不能控弦深入也至
如西晉之羯胡本朝之女真席卷中原始不可以
邊患言矣其猶吳伐我之謂哉
夏齊人取讙及闡

歸邾子益于邾
魯以不道肆虐于邾物極必反於是吳攻其國濟
取其田不勝困挫乃始歸邾子于邾易所謂不威
不懲者小人也哉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讙及闡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取鄭師者盡俘以歸掩爲已有也不言敗言取敗
可知矣
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

齊侯陽生卒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
至自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薛伯夷
卒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夷狄救中國者非能施德也爭諸侯焉爾吳季子
所謂二君不務德而力爭是也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鄭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
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艾陵之戰魯挾吳以讎齊也而不書公者公與伐
而不與戰也一戰敗齊而吳益横矣魯季孫曰小
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命脩守備焉是徒知小
大爲國之禍而不知我勝華爲天下之禍也故當
春秋之季政在大夫祿去公室齊田魯季處挾自
營舟中之人競爲敵國至於挾非類以鬬同儕遂
使封豕長蛇之害横放于天下此仲尼所以猶三
嘆於管仲之功也孟子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
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
罪人也蓋於春秋見之矣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
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用田賦者計田以斂民財如漢靈帝時調民田每
畝斂十錢之類是也自宣公初稅畝則什取二矣
至哀公時有二吾不足之嘆於是以田賦之當時
列國如陳轅頗爲司徒亦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
以爲己大器是亦於常賦之外以田斂之也夫爲
國者用之以道則寡取於民而有餘用之不以道
則多取於民而不足魯未稅畝以前豈其國不可
爲哉特其君臣侈欲不如後日之甚爾故仲尼謂
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
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所謂以丘亦足者
猶言以井丘什一之制亦足也又曰若不度於禮

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又將不足為人君者可
不察哉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魯語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
揖巫馬期而告之曰君子亦有黨乎君娶於吳為
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是陳司敗
亦以聖人黨魯昭而為之諱也不知孔子謂昭公
知禮者正未嘗諱也凡人之於禮未必不知之而
鮮能行之君娶於吳為同姓而謂之吳孟子此豈
不知禮者哉使不知禮則不謂之孟子矣陳司敗
不能察此而以聖人為黨不亦過乎觀春秋書孟

子卒則知昭公諱娶同姓謂非知禮不可也然知
諱之而卒娶之則昭公不能行禮之罪自不可掩
矣
公會吳于橐皐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宋向巢帥
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黃池之會吳霸諸侯而書先晉侯者存中國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吳以東夷之雄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霸諸侯

身未及還而越入其國兵敗于郊太子為虜不數
年而越滅吳何其亡之驟也魏文侯問吳之所以
亡於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
福也何故亡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
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故春秋書於越入吳以
為後世好戰勝而亡國者之戒明矣哉
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葬許元公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盜殺陳夏區夫十有二
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春秋非災異不書而書獲麟何也先儒之說多矣

曰文成致麟也曰麟為作經之符也曰感麟見之
非時而春秋為之始終也然皆於狩獲之旨未竟
焉夫麟王者之瑞也傳云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
也又其為物至靈故賈誼弔屈賦云使麒麟可係
而羈兮亦何異於犬羊言不可搏執也今麟之見
乃為魯鄙田狩者所得是與熊豕豹鹿同出於罘
罝弓矢捕擊委頓之餘故曰西狩獲麟言麟以狩
獲厄之甚也王者不興海宇分裂天之未欲平治
天下此其證也當是時晉分於三卿齊歸於田氏
吳楚爭霸諸侯而於越又竊乘其後周室之命去
喪亡無幾矣是以春秋之作始於隱者起周之不

王終於麟者止周運之當厄也雖然人事之變至此極矣春秋之紀變於此備矣然亦不特為麟而止也故以世變大略觀之則始於無王終於無霸始於諸侯強終於大夫強始於夷狄交中國終於夷狄專中國譬諸風日淒緊草木黃落則隱桓而下之春秋也天地凜冽冰雪陵厲則定哀而上之春秋也或問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以詩攷之如衛鄭齊秦風魯僖頌皆春秋時列國詩也而曰詩亡何哉曰孔子作春秋蓋在魯定哀之世是時不復有詩矣非謂自隱始也先儒謂黍離降為國風不復有雅故曰詩亡非也

春秋通說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十六卷

（宋）趙鵬飛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春秋經筌十六卷、湖北巡撫採進本、

宋趙鵬飛撰。鵬飛字企明、號木訥、綿州人。其意以說經者拘泥三傳、各護師說、多失聖人本旨。故爲此書、主於據經解經。其自序曰、學者當以無傳明春秋、不可以有傳求春秋。無傳以前、其旨安在、當默與心會矣。又曰、三傳固不足據、然公吾心而評之、亦有時得聖意者。夫三傳去古未遠、學有所受。其閒經師衍說、漸失本意者、固亦有之。然必一舉而刊除、則春秋所書之人、無以核其事。所書之事、無以核其人。卽以開卷一兩事論之。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卽位、其失在夫婦嫡庶之閒。苟無傳文、雖有窮理格物之儒、殫畢生之力、據經文而沈思之、不能知聲子仲子事也。鄭伯克段於鄢、不言段爲何人、其失在母子兄弟之際。苟無傳文、雖有窮理格物之儒、殫畢生之力、據經文而沈思之、亦不能知爲武姜子、莊公弟也。然則舍傳言經、談何容易。啖助趙匡攻駁三傳、已開異說之萌。至孫復而全棄舊文、遂貽春秋家無窮之弊。蔡絛鐵圍山叢談載鹿谿生黄沇之說曰、今時爲春秋者、不探聖人之志。逐傳則論魯三桓鄭七穆。棄經則會計書甲子者若干、書侵書伐凡幾云云。沇從學於陳瓘黄庭堅、其授受尚有淵源、而持論業已如此。蓋皆沿復之說也。鵬飛此書、亦復之流派。其最陋者、至謂經書成風、不知爲莊公之妾、僖公之妾、付之闕疑。張尚瑗三傳折諸譏其廢解談經、不知左氏有成風事季友而屬僖公之事、不値一噱。頗爲切中其病。然復好持苛論、鵬飛則頗欲原情。其平允之處亦不可廢。寸有所長、存備一說可矣。

宋趙木訥先生著

春秋經筌

通志堂藏板

春秋經筌序

春秋之傳五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列於學官者三焉漢志二十三家隋志九十七部唐志六十六家未有舍三傳而別自爲傳者自啖助趙匡稍有去取折衷至宋諸儒各自爲傳或不取傳註專以經解經或以傳爲案以經爲斷或以傳有乖謬則棄而信經往往用意太過不能得是非之公嗚呼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久矣蓋嘗讀黄氏日抄見所采木訥趙氏之說恒有契於心焉既得經筌定本乃鏤版傳之善哉木訥子之言乎善學春秋者當先平吾心以經明經而無惑於異端則襃貶自見蓋春秋公天下之書學者當以公天下之心求之斯言也庶幾得是非之公而聖人之志可以勿晦焉已

康熙丁巳二月納蘭成德容若序

春秋經筌序

左綿趙　鵬飛　企明

木訥子作經筌自敘其首曰魚可以筌求而經不可以筌求聖人之道寓于經如二儀三光之不可以肖象筌何足以圍之蓋吾之所謂筌心也求魚之所謂筌器也道不可以器圍而可以心求求經當求聖人之心此吾經筌之所以作也然聖人作經之心安在哉曰聖人馭天下之柄威福而已二帝三王之道行則所謂威福者爲賞爲罰爲黜陟吾夫子之道否則所謂威福者爲襃爲貶爲勸懲自其賞罰而觀之則賢不肖判然玉石矣故雖識一丁字者亦知黜四罪

舉十六相誅二叔與十亂爲二帝三王之威福也若夫仲尼則以是柄寓之空言襃而伸忠䰟貶而誅姦䰟其文見于片言隻字之間而威福與二帝三王同其用則深辭隱義詎可億而度哉故五經鮮異論而春秋多異說麟筆一絕而三家鼎峙董之繁露劉之調人紛然雜出幾成訟矣後學何所依從邪及何休杜預之註興則又各護所師而不知經如季氏之陪臣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魯非所謂忠于師者彼所學者則有太官墨守之喻所不學者則興賣餠之譏各懷私意以護私學交持矛盾以角單言片論之勝于聖經何有哉故善學春秋者當先平吾心以經明經而無惑于異端則襃貶自見然世之說者例以爲非傳則經不可曉嗚呼聖人作經之初豈意後世有三家者爲之傳邪若三傳不作則經遂不可明邪聖人寓王道以示萬世豈故爲是不可曉之義以罔後世哉顧學者不沉潛其意而務于速得得其一家之學已爲有餘而經之明不明不問也愚嘗謂學者當以無傳明春秋不可以有傳求春秋謂春秋無傳之前其旨安在當黙與心會矣三傳固無足據然公吾心而評之亦時有得聖意者若何休癖護其學吾未嘗觀焉惟范甯爲近公至于論三家則均舉其失曰失之誣失之俗失之短不私其所學也其師之失亦從

而箴之故穀梁子之傳實賴甯爲多如經書乾時之戰我師敗績赤曰不諱敗惡内也甯知其妄正之曰讎無時而可通惡内之言傳失之經書作三軍赤曰古者諸侯一軍作三軍非也甯知其疎正之曰總言諸侯一軍又非制也若是者蓋多有之故愚以爲甯之學近乎公而王通亦曰范甯有志乎春秋焉愚學春秋每尚甯之志固願視經爲的以身爲弓而心爲矢平心而射之期必中于的鴈鶩翔于前不眴也三傳紛紜之論庸能亂吾心哉庶有得于經而無負聖人之志蓋春秋公天下之書學者當以公天下之心求之作經筌

序

蜀在天一方士當盛時安于山林唯窮經是務皓首不輟故其著述往往深得經意然不輕于自衒而人莫之知書之藏于家者又以狄難而燬良可嘅嘆麟經在蜀尤有傳授蓋濂溪先生仕于合伊川先生謫于涪金堂謝持正先生親受教于伊川以發明筆削之旨老師宿儒持其平素之所討論傳諸其徒雖前有斷爛朝報之毀後有僞學之禁而守之不變故薰陶浸漬所被者廣如馮公輔朱萬里張習之劉光遠諸先生皆一時所宗吾鄉木訥趙先生獨抱遺經窮探冥索實爲之倡所著詩故經筌二書有功于聖經

甚大詩故湮沒不傳唯經筌獨存其爲說不外乎濂洛之學而善于原情不爲傳註所拘至于推見至隱使二百四十二年事瞭如在目其所參訂率有依據經生學子竊其緒言以掇科第者踵相接也噫先生著書以淑後學豈爲是哉先民謂春秋孔子之刑書傳爲案經爲斷其說尚矣然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猶未免于致其疑有能卓然不惑于好惡是非之私不徇夫牽合傳會之失先原情以爲之裁準得其情則案可斷刑可用矣孔子作春秋必質諸人情孰謂探索于千有餘年之後而不知原情以蔽事哉此余所以深有味于是書也余與先生居同里且受經于先生之高弟每患此書未能散見于四方謹刊諸家塾與同志共之讀經者儻能主濂洛胡文定之說以求夫大經大法之要又以此書原當世之人情而歸于至理廣而充之舉而措之以正誼明道爲心以撥亂反正爲事使吾夫子賞罰之公不徒載之空言尚先生明經之明

咸淳壬申陽月朔後學石泉青陽夢炎序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一

左綿　趙　鵬飛　企明

隱公

始隱

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蓋將與西周矣與西周之志不得行於時而寓於春秋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則春秋者中興周室之書也然則不始於孝不始於惠而始於隱何哉蓋春秋之作爲周也非爲魯也當孝公之世平王之初也庸詎知平王不能興衰撥亂而爲西周之宣王乎初則怠矣迨惠公之世平王之中

也庸詎知平王不能勵精改圖振刷羣幹卓爲賢主如商之太甲乎中亦懈矣初怠中懈則興西周之業尚何望哉至隱公之世則平王之末年也平王之末政愈不綱而天下之亂有加於前而中興無其人矣夫子於是惘悼衰世而作春秋春秋修中興之教也故始於隱非始乎隱始乎平王之末也謂周室至是不可不中興矣諸儒不探夫子之志妄指一事以爲春秋之始是待聖人以不廣也學者無取焉

不書即位

春秋之法有不沒其實而見意者蓋多矣而書即位不書即位之間尤顯焉魯十二公不書即位者四隱莊閔僖是也書即位者八桓文宣成襄昭定哀是也蓋繼故不書即位正也而隱非繼故亦不書即位繼正書即位正也而允宣繼弑亦書即位此所謂不沒其實也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而無嫡長隱公聲子之子允公仲子之子隱允均庶也則隱公長當立惠公以仲子有手文爲魯夫人之異謂允爲嫡焉邪志也隱公因其邪志亦謂允嫡而已庶曰允長吾將授之故於元年不敢行即位之禮自以爲已不當立將遜於位也聖人因其志而不沒其實譏隱公不正即位之禮而萌寫氏之

禍爲若夫文成襄昭定哀繼正者也書即位當事耳而允弑隱而自立宣殺惡及視而自立而亦書即位者此亦如其志不沒其實以誅其篡也一不書即位二書即位皆不沒其實而罪惡自見愚以是知春秋非聖人不能修也而或者謂定公受國於季氏亦書即位當從允宣之例愚以爲定公非簒也其得國非其意不當從允宣篡立之例若定公從允宣之篡則春秋用法無軒輊矣

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之作有因舊史之文者有出於聖人新意者因史文所以全一經之體出新意所以示褒貶之

法書元書春因舊史也書稱太甲元年太甲元祀則謂一爲元已見於太甲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則四時之別蓋始於堯則書元書春在春秋爲無義例魯史記之體當然矣惟書王不書王書正不書正則聖人之新意也於春之正月月上必書王蓋以王法而正天下也人君即位之初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正月餘年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事在三月則書王三月惟事在時則書春而不月不月則不書王蓋不可虛書春王月也(如五年春公矢魚于棠)故無月而不書王者無褒貶十二公之中惟允公有月而不書王有月而不書王允無王也其說詳之允公

若夫書正月者事在正月則書正月事不在正月則不書正月事在時則書春而不月惟元年不以有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天子而去信則不能服天下諸侯而去信則不能有其國貴而卿大夫賤而士庶人不本乎信則無以立乎天地隱公千乘之君也內則疑其附庸外則疑其鄰國遠則疑于夷狄何以爲國乎邾儀父附庸也首盟之宋鄰國也繼盟之戎遠人也亦盟之則隱公之不自信而疑人亦甚矣春秋之初聖人首書盟盟者志不信也且元年及邾盟而七年公伐邾及宋盟而十年翬伐宋二年及戎盟而七年凡伯來聘我而戎伐之則盟果可恃哉故春秋之書盟凡以譏其不信也然歃血要神以期疆埸之靖不猶愈乎干戈相向以讎兵毒民耶以三王之世責之則盟爲不信以春秋之時待之則盟爲美事矣聖人蓋不得已而加恕心焉不沒公不名儀父無貶詞褒之歟曰是何足褒幸之而已其去干戈而即盟去盟而即信則尚可以還三王之世也惜乎隱不數年渝盟而即戎聖人復何望哉附庸之君未王命者書字儀父邾君之字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聖人之治天下始於修身齊家堯始於親九族舜始於遜五品文王始於刑寡妻以至於兄弟武王始於重民五教孔子言大學之道亦始於齊家故春秋之作尤以名教爲重春秋之初首書鄭伯克段之事嗚呼聖人尚忍言之蓋亦不得不誅也然則何以誅乎鄭伯不友段不弟均名教之罪人也而段爲重世之說者皆甚鄭伯而恕段不知段何以恕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兄雖不兄弟遽可以悖逆耶予段之說本於序詩者之謬後學也詩序漢書附益之非聖人之言也叔於田太叔於田二詩之辭皆刺段也

而序者曰刺莊公且其詩曰巷無居人不如叔也
言無叔之橫也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於
公所言叔之暴也二詩無一言及莊公何也其說
生於左氏曰稱鄭伯譏失教也特以爲莊公失教
以致段之惡非謂莊公之罪重於段也而序詩者
誤以爲刺莊公是兄不可以不兄而弟可以不弟
也吾竊謂聖人責臣之過常重責君之過常輕非
苟加輕重也長幼之分也尊卑之義也分義定而
天下定吾不信鄭伯之罪重於弟也凡諸侯之弟
稱弟親之也或稱公子宗之也段不言弟不稱公
子比於路人也比段於路人庸謂之恕段乎蓋莊

公不幸有悖逆之弟如舜之待象可也禮以縻之
仁以宇之祿之而不可任以事富之而不可寵以
兵而鄭伯之罪本於請邑而不拒繕兵而不禁畜
其惡助其虐至不可制而將以兵加我焉然後以
兵克之左氏所謂譏失教是也克者勝之之辭鄭
伯不克段則段克鄭伯書曰克段言段彊暴幸鄭
伯之勝也使不幸而段克兄又何以訓哉愚謂觀
詩之旨而得春秋之意明春秋以正段之罪蓋以
名教之義不可重誅兄而輕責弟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中庸九經之一曰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自
入春秋天王之厚往則然矣望其薄來不可得也
書天王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責魯也而說者以爲
罪天王不當賵人之妾蓋魯以爲夫人赴諸侯王
因是來賵焉然則經何以不書夫人曰不書夫人
所以正隱也仲子惠公之妾允公之母隱公以仲
子爲惠公之正室而赴於諸侯是啓允之簒心也
初不行即位之禮既又正允母爲夫人而赴於諸
侯五年又爲之考宮獻羽則允之心枕刃習毒已
萌於此蓋恨其稚而志不獲伸矣是隱公之自取
禍也故聖人於其來賵也斥曰仲子不以夫人書
也而天王何責哉魯有妾喪而平王賵之平王崩

而魯不會葬愚以是知望魯之薄來不可得也夫
子責魯不其重歟宰士也咺名也非宰周公之宰
膳宰之宰也微者曰氏車馬曰賵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信不足而後盟兩君交盟尚疑不信而微者相盟
信復安在哉且不信者君也而盟則微者也微者
之盟果能結二國之信耶及宋人盟于宿無盟可
也至十年乃伐宋而取二邑則微者之盟何有於
信哉外出大夫名而內不書公公屈於大夫諱之
也及齊高傒盟是也或承上文而內不出主名及
國佐盟于袁婁是也內不書公外書人皆微者也

此宿之盟是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古者王臣無外交王臣天子之臣諸侯亦天子之臣諸侯則許其相朝一德以尊天子而王臣締交亦何損於王室哉蓋周之制王畿千里曰萬乘以制四方諸侯大國不過千乘合十大國始能敵王畿之内所以犬牙相制以杜僭亂之隙凡食采於王畿者皆萬乘之數也使内外之分不嚴而寰内之卿大夫獲交於諸侯内外之勢一合則王畿危矣此王臣所以不得外交者爲是也今祭伯非王命非朝非聘非奔非放而率然來魯何哉其來之

意不可得而知也故直曰來以誅之說者皆曰祭國伯爵惟黎錞以爲字曰天子三公稱公如宰周公之類是也其餘則字也祭叔尹子單子劉子皆字也不然劉子卒來赴以爲爵也當曰劉子卷卒何以直曰劉卷也以是知其伯叔子皆字也祭采邑此説詣理故取之
公子益師卒
大夫之卒書於冊者其國之上卿當國者也生爲國之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故君爲之不視朝撤樂減膳以著其戚登名於史冊以示禮也公子益師魯之卿也其事雖不見於春秋而史必書之以崇恩也此魯史之舊非聖人之新意惟書氏去族則見其善惡也公子氏也書氏所以別不書氏者以見褒貶焉或以公子爲命大夫或以公子爲世卿意之也吾於無駭詳之
二年春
事在時則不書月不月則不書王無義例他皆倣此謂隱公十年無王者臆論也
公會戎于潛
公會戎于潛説者皆曰會禮以會諸侯猶可也會戎甚矣噫不度時論勢而責人於難吾未見其達也先王盛時蠻夷戎狄皆列於四海之外叛則討

之服則綏之來朝則坐之門外不與諸侯齒也周德之衰夷狄雜居中夏赤狄白狄伊雒之戎陸渾之戎驪戎徐戎皆與諸侯同處明王不作隱公其能驅之四海之外哉凡伯天子之使而戎輒伐之魯與之有疆埸之交能保其不犯我圉乎幸其不以戈戟相眷而惠然尋會魯何辭而拒之哉故不得不會之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向均小國也醜德齊初無以大相過也自入春秋彊凌弱衆暴寡以一日兵力之舒則要利幸勝於鄰國王法不行而諸侯専兵以犯侯度也春秋

之初以兵入人之國者此爲兵首則其貶固不輕也入者以兵直造其國都也三傳書入之例穿鑿甚矣而春秋書帥師者將尊師衆也書師將尊師少也書人將卑師少也君將不言帥師此春秋之常也至春秋之變則不然有君將而書人者有將尊而書人者貶也有師衆而書人者恃衆也蓋春秋不變文無以著褒貶莒人者何也莒子也左氏以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則非衆也非將卑師少也人莒子以重其貶誅兵首也自是而後向不復見於經至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則向卒爲莒所滅而

地入於莒也則莒之暴戾甚矣故聖人於此首誅之以見意

無駭帥師入極

極微國也以魯之衆而無駭之專帥大衆以臨之宜乎直入其國而莫敢抗也然動大衆而陵小邦不足以言武而無駭所以然者將以示威於莒也莒人入向向迫近乎魯魯人疑其東鄙之侵也故亦動大兵以脅之莒則不能無恐矣極何負於魯哉隱公即位修好於四鄰近而邾宋遠而戎狄皆會而盟之莒雖睥睨於東鄙亦將有以親之也故其後因紀子帛爲密之盟而遂結浮來之好則入

日帥師之舉非公意也無駭繼公子執國柄者也以其柄之在己而專爲是役故聖人惡其專兵去族以示貶穀梁謂隱不爵命大夫爵命自爵命耳何與於去族書族乎是穀梁以爵命爲命氏也命氏自命氏何干於爵命乎爵命何也禮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雖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此三命也大國之卿三命次國之卿再命小國之卿一命此所謂爵命也何與於命氏哉命氏非天子命也其君之命也公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可稱公曾孫故

以王父字爲氏也如公子公孫皆生則姓之受氏之常也不必命於其君惟公孫之子不可稱公曾孫故以王父字爲氏私所不安焉故必請於君而君命之此命氏也何與於爵命哉左氏謂無駭卒羽父請族者爲無駭之子請族也杜氏不達以爲爲無駭請族則無駭爲終身無姓也豈人情哉然則無駭公孫無駭也無駭卒而羽父爲無駭之子請謚爲展氏也諸儒謬以爵命爲命氏謂無駭不書氏爲未爵命故愚力辯之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費誓言徐戎並興東郊不開則魯之有戎患蓋尚

於伯禽伯禽之賢不免設甲冑備弓矢植板榦峙芻茭而後能禦之蓋亦勞矣今隱公春會之戎請盟公辭及秋復乞盟而遂及之盟則知戎之有慕於魯而服之不勞也隱何足慕哉隱雖不正而有遜國之心視千乘之位如敝屣春秋之世蓋難其人即位之初和睦於四鄰故戎因是而有慕焉雖歃血要神非戎狄所宜然而修疆埸之好以弭兵息民者則亦春秋之美事也以文王之聖而事昆夷太王之賢而事獯鬻隱公何疵焉春會而秋盟之隱公之慮患深矣則唐之盟非得已也不得已而盟之隱公蓋亦知司盟之典不可褻再辭而不獲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譏不親迎也紀侯娶於魯而使大夫逆女非禮也伯姬魯女也婦人謂嫁曰歸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莒自入向之後哆然有窺魯之心故無駭帥師入極以怖之莒雖小國僻處海上有夷風焉伺間而窺魯蓋未已也紀裂繻往來莒魯之間而知之於是道與莒子盟于密爲魯謀也周官有調人諧和萬民有合方氏除其怨惡則和諧讎怨亦聖人之所與也故裂繻字而不名褒之也卒之八年爲浮來之盟莒魯交好終隱及允無東鄙之侵子帛之功也然則子帛奉命逆女而遂盟莒子可乎大夫出疆有可以尊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不惟足以平莒魯而紀魯之好愈篤則於其國亦不爲無益也子帛裂繻字序莒子上主盟也或曰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何以不字曰結抗也大夫不可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結抗齊宋不旋踵而來伐結之罪也子帛盟莒子順也不旋踵而莒魯交好子帛之功也聖人之書法視人之功罪而已何容私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子氏隱公之妻也左氏以爲仲子且安有元

年先歸賵至二年而後薨耶誣人甚矣天王雖微亦不致顛倒死生之理以死理賵生人也不近人情一至此哉公羊以爲隱母亦非也隱既不自正安肯正其妾母爲夫人且惠公元妃孟子則隱母聲子允母仲子均妾也仲子不得爲夫人案歸賵不書夫人聲子亦安得爲夫人非獨隱公不以爲夫人聖人亦不與其爲夫人也安得以夫人書若然則無以知隱之正矣曰均庶則長立隱公長也長則爲正若妾母則均不可稱夫人也則是夫人子氏隱妻也隱既不自正亦安肯稱爲夫人曰稱夫人臣子詞也魯以隱爲君豈容不以子氏爲夫人薨稱夫

人國人辭也不書葬隱不以夫人禮葬之也隱雖不以爲夫人而國人夫人之聖人亦因而夫人之所以正隱之當立也

鄭人伐衛

左氏曰討公孫滑之亂也共叔之亂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於是鄭人伐衛雖滑之奔不見於經然春秋之始鄭衛之怨不可得而考以克段之事觀之則段奔其子必不安於鄭餬口於衛亦無足怪者鄭不幸而有兄弟之隙而衛又因其餘孽而加兵於鄭蓋亦交亂鄰國矣然聖人書鄭人伐衛若責鄭之深者何哉於以見鄭莊之不仁

也管蔡之亂周公誅其父而錄其子蓋以爲亂者管蔡也其子何罪故封之上以慰先君之心下以明己之不私於殺也今鄭莊克其弟而不字其子使栖栖然僑寓於衛而又加兵於衛焉使衛而不敵則滑復爲鄭伯所魚肉也衛鄭地醜德齊則其伐衛也必不以微者行今不書君將不書師不書師師斥而人之貶鄭之辭著矣其後使州吁得以藉口而脅宋伐鄭宋鄭交兵迄隱之世不解職此爲之兵端也貶而人之其旨遠哉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經書日食三十六著天變以警懼人君也陰陽家流則曰日行有常度當食則食事之常耳莊二十五年一食不當食而食曆家誤也古有太陽當虧不虧羣臣稱賀者亦曆家之誤也嗚呼拘忌之學以天廢人不可以訓夫日者君象也君德不剛則陰侵之而薄食見於日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安得視以爲常而不戒懼哉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夫君人者當修德於無事之時而預變於未形至天變作區區奏鼓素服撤膳避正寢亦何及矣然與夫信瞽史之誣視以爲常而不懼者猶有間也故夫春秋書日食災變凡以垂人君畏天之

戒而已而左氏何休乃指一事一臣一國之應以爲驗此聖門之叛臣也至於或書朔或書日或不書日或日朔皆不書舊史失之聖人之意不在是吾故略之

三月庚戌天王崩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歷十有三王而書崩書葬者五周赴於諸侯而魯會葬也故其葬之月日尊諡得書於魯之史冊孔子亦因史冊而書之書崩不書葬者四周赴而魯不會葬也故葬之月日尊諡不可知也崩葬皆不書者四赴有所不及魯亦不會葬也則崩葬日月尊諡皆不見於史冊孔子亦

因而或書或不書焉以見魯之無周而不會葬周
室之微而赴告有所不詳也書葬者五惟文九年
葬襄王書叔孫得臣如京師昭二十二年葬景王
書叔鞅如京師其三則不書大夫如京師不書大
夫如京師何以知其會葬曰微者也微者不登於
冊又不可書魯人也禮莫重於葬天王諸侯躬行
正也以大夫非禮也況以微者乎聖人或書大夫
或不書大夫以見意然猶愈夫不會葬者之甚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春秋書王臣卒者二劉卷與此尹氏卒是也卒未
有書氏者書氏譏世卿也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

氏周之有尹氏久矣尹氏世柄周政至春秋而不
改故聖人於此因其卒來赴而書之以見義其後
尹氏立王子朝尹氏以子朝奔楚世以氏書其譏
可知也左氏以爲君氏卒聲子也且魯夫人皆書
薨未有書卒者惟定公十五年姒氏書卒哀公十
二年孟子書卒蓋姒氏哀公妾母定公薨哀未君
也故書卒若以爲聲子隱母也隱即位於今二年
非未君也何以不書薨孟子者昭公娶於吳爲同
姓謂之吳孟子哀不敢以小君之禮居之故不書
薨聲子非同姓也又何嫌況君非姓也不可曰君
氏若以爲小君之君則經有書葬我小君者矣君

氏云者自不成稱謂古無是言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諸侯有貢天子無求禮也周室之衰諸侯不貢而
天子至於下求春秋其可不作乎平王崩魯不會
葬至來求賻而卒不會焉則賻之得否又未可知
也魯於春秋未爲彊暴之國以魯觀之諸侯可知
矣嗚呼仁人君子視此可爲太息也而書生之論
乃以爲不書天王爲天王諱惡夫子於此忍益諸
侯之横而不憫周室之微乎春秋書求者三文九
年春毛伯來求金亦不書天王說者遂以爲諱天
王下求使若出於武氏子毛伯之自求焉然則允

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何以書天王無乃車
服乃天子之所當求邪求其說而不得乃曰車服
天子之所賜反求於下不君也故書天王以示貶
噫不書天王以爲爲天王諱惡書天王又以爲著
天王之罪周之微甚矣不容負天下之罪如此之
重也此豈仁人之言哉不知武氏之來平王崩威
王未君也毛伯之來襄王崩頃王在喪也諸侯在
喪稱子若葵丘之盟書宋子踐土之盟書衛子是
也天王不可書周子故直書王臣焉凡書求賻求
金求車皆誅諸侯不貢而天下無王也尚何責天
王哉武氏世卿也武氏子未命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分義天下之大閑也君子不以小廉亂大分不以小謙廢大義宋之亂宣公啓之而穆公成之也宣公捨其子而立其弟是以小廉亂大分也穆公又捨其嗣而歸其姪是以小謙廢大義也故宋之亂者二世宣穆之罪也聖人非不尚賢也尚賢而隳分義則爭且亂故非朱均雖堯舜不苟遜也益非不賢也禹傳啓而不授益豈禹之不能遜哉杜亂原也拘小廉持小謙未有不亂者隱公欲遜允而亂吳王將遜札而亂苟不啓亂則大禹無事乎傳子以求異於堯舜也愚竊怪後世有啓之賢而不傳以務過大禹無朱均之子而苟遜以僭擬堯舜也宋宣穆再遜而再亂簒奪二世迄襄公而始定襄公不悛而又欲遜公子目夷幸目夷不受而其亂遂已不然宋之禍又未艾也故愚因穆公之卒明分義以爲世戒云春秋諸侯卒必書名以名赴也葬書爵謚魯會葬也惟吳楚不書葬黜僭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春秋外盟不志此何以志爲六年艾之盟張本也聖人無苟辭一言之志絲牽繩聯貫有條理顧學者不可不考爾春秋之初宋鄭爲讎國而齊乃鄭之與國也石門之盟結舊好矣非首交盟也古者諸侯睦乃四鄰以蕃王室春秋諸侯無望其蕃王室各固私黨以要利而已隱公之世宋衛爲西黨齊鄭爲東黨魯則徘徊於二黨之閒惟利是從蓋初比於宋矣至艾之盟而從齊附鄭故聖人於此書石門之盟而知齊爲鄭之死黨及六年艾之盟則知公從齊而附鄭也其事昭然可考學者無以傳溷經則聖意白矣

癸未葬宋穆公

內諸侯書薨常也外諸侯書卒從赴也赴曰卒謙辭也魯史因其赴而說者以爲夫子尊內而黜外非也魯史因其赴而書孔子亦因魯史而書非黜也外書葬則書公我會葬尊之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在周爲三恪周之盛時擁上公之爵天子有祭膰焉有喪拜焉明王不作方伯連帥之職不修莒蕞爾東夷而敢稱兵扼之以掠奪其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自周之晚諸侯以彊暴相侵力不敵者則爲其呑噬千八百國至於春秋纔七十餘國耳子產言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今大國數圻若非侵小何以致此以大侵小固其勢也而莒何恃哉自入春秋首加兵於向天下無敢誰何者僻處海上時出而搏噬井蛙橫行自以爲無敵矣於

是㧺杞之弱稱兵而攘其封邑聖人其何以容之春秋之初三見於經而兩人之以其近於東夷夷之也至允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而後釋今日之憾然牟婁之邑卒爲莒有至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則牟婁又轉而之魯杞侯不特不能復其侵疆而遷徙畏避之者不一於以知杞之果不足證也徒守夏時何益於保[illegible]哉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君臣之分與天地俱生與天地俱久順之則存逆之則亡然世逺叔末亂臣賊子固有冒危亡而逆之者然亦有逆之而不亡因以得國者嗚呼王法不行三綱淪而九法斁春秋其可不作耶春秋書弑君者三十六所以正君臣之分明天地之倫也然有稱國以弑者衆弑之辭也薛弑其君比之類是也有稱人以弑者微者也宋人弑其君杵臼之類是也有稱名以弑者誅其人也宋督弑其君與夷與此州吁之類是也宋督去氏州吁去族同一貶焉追其命氏絶其屬籍也然則許止蔡般何以不去世子去世子則不知其爲弑君父也惟内之弑逆則不書非私魯也隱閔之薨不書地薨非其地也不書葬若不得葬也微而顯矣惟允公弑於齊則書薨於齊蓋弑於它國不得不地也書喪至

自齊不得不書葬也惟去夫人之族以見意焉噫聖人之旨隱顯抑揚抑自有旨亂臣賊子宜削迹於後世矣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宋魯之遇爲衛謀也左氏言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遇于清以禮以地考之疑左氏爲得其旨清衛地也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公與宋公將行會禮未及期各簡其儀以遇禮見焉左氏之説與禮經合而於地爲有據吾從之衛有州吁之逆宋魯皆衛鄰也聞其變當如何田常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則衛之亂宋魯所當謀也然二君相遇於衛地而返宋遂從州吁伐鄭以濟其惡焉惡在其爲謀也謀之不善則遇之其以禮哉聖人所以不黜其爵而愧之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爲惡之罪輕黨惡之罪重蓋自作孽者足以殺其身而已黨惡者誘人爲惡其害可勝旣乎春秋之法誅惡人常輕而絶黨惡常重宋殤黨惡者也州吁弑逆未有以定其位而恱其民謂前二年有伐衛之師以爲先君之怨未償也將加兵于鄭則疑兵不敵而敗於前掃境而出則疑陳蔡之襲其後彷徨籌度以爲宋公子馮在鄭終爲宋患乃逢宋

殤之意而假援於宋宋殤不之察舉兵而從之又爲之脅陳蔡以往蓋衛桓公陳出也而州吁弑之疑陳合蔡而議其後也然已牽陳蔡則陳有所不從故借宋人之力而脅之宋殤陰墮其計連三國之師以從其伐鄭卒之鄭不可克無功而返而宋殤黨惡之罪膠不可赦嗚呼簒逆之人小人惡覩其面而宋公奉社稷而從之尚何逭腰領於聖筆之下哉故聖人不以衛主師而以宋公爲兵首誅惡黨也惡黨孤則亂臣賊子絶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公及宋公遇于清爲衛謀也既而宋從衛伐鄭而

魯不從公知義也然公之即位常不自正而在朝之臣常若已所不當臣焉故無駭帥師入極而公不禁今翬之出春秋黜族知其專也審矣衛之惡

宋殤墮州吁之謀而陷黨惡之罪隱公亦不能禁翬之行而遂與宋公同科宋則自陷矣而翬之行吾竊爲隱公惜之夫簒逆天下之大惡也盗與小人偶小人恥之隱公有遜國之賢而與州吁同列其何顏以見宗廟哉雖其兵出于翬而公不在行然公不能制而魯國之人與其惡亦隱公之辱也周公出征作大誥於時周公攝政也其誥必稱王若曰以命之不敢專也今翬不以公命而行專之甚矣而公以千乘之權不能禁一公子何以制命愚是以知寪氏之禍蓋兆於此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吾於翬見之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罪莫大於賊君國莫幸於得賊君弑而賊不討臣子之罪也大司馬九伐之法放弑其君則殘之以兵而殘其國矣非但刑一人也故法出於司馬而不出於司寇用是知聖人責弑君之罪爲重也春秋王法不行君弑而賊逸者多矣弑君三十六而殺罪人者纔六焉惟殺州吁及無知書人得討賊

之辭也而晉里克衛寗喜則書國以殺又目賊爲大夫蓋不以弑君之罪殺之罪國人也陳佗之罪則陳不能討而蔡人殺之與蔡得鄭國討賊之義而罪陳無臣子也蔡般之惡則蔡不能殺而楚誘殺之亦非霸討也楚蔡兩有罪焉故不去世子以示義其餘則或因而君之或因而命之或衎衎然出入其國而無敢誰何者嗚呼司馬之法安在哉夫子作春秋凡以典周公之典也彼幸逃司馬之伐而卒受聖筆之誅吾因是而知褒貶之權不輕於賞罰之柄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民情者一國之私也王法者天下之公也聖人不以私害公是春秋之法也州吁旣誅衛無君者凡三月衛人知康叔之祀未易絕楚丘之邑未易亡然以蕞爾之地而介乎大國之閒安能久爲共和之政而不亂哉於是求晉而逆之逆晉而立之自民情觀之衛有君焉衛之本也然諸侯守天子之土地繼先君之廟祧不有王法乎諸侯世子誓於天子而立之諸侯繼世朝於天子而命之上受之天子下受之先君正也不幸如衛之亂而無君則大夫及國人請於天子擇當繼者而命之以奉康叔之祀焉今衛無天子之命而自立君於一國之

私情則然矣天下之公法不其亂歟故聖人書衛人立晉不以一國之私廢天下之公也晉之有國上不受於天子下不受於先君是得國於匹夫也得國於匹夫雖塊然民上其亦何榮故聖人不書公子賤之也晉武公併晉合二晉之彊蓋亦可以揜然自處矣而無衣之詩必待大夫請命於天子使受七命之服而後安之詩曰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必服其命服而後安且吉也宣公傲然自以爲安矣使時有明王時有賢方伯問罪於衛則宣公不免爲簒也而說者以爲國人賢晉而立之宣公之淫烝君子羞言也何賢之有苟以新臺苦葉爲宣公末年之詩則是初賢也若其果賢必不賢於前而荒於後矣國人以爲得一公子而奉之衛之宗廟復有血牲之祀已爲衛國之幸也豈以其賢哉春秋書立君者二尹氏立王子朝書尹氏以見非周人之願尹氏一人之私也晉立書人以見國人衆立之也非晉所欲故不若齊小白書入無善可褒故不若蔡季書歸非外納之故不若衛朔書納聖人之旨粲然黑白矣故曰晉之立國人立之也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受天下之託者有天下之禮受一國之寄者有一

國之禮禮所以尊君上亦所以屈君上何謂屈越於禮之謂屈匹夫而越於禮君子不錄也天子諸侯而越於禮則天下國家有議其上矣故堯舜不以位爲樂而每以位爲憂也隱公千乘之君而不以禮自閑輕千乘之尊而觀魚于棠魚何物也其品不足以充乾豆則無補於宗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無益於國家而命駕踰境以越遠地爲耳目之玩而已何有於禮哉四時之田講武以捍牧圉備物以薦宗廟動而非時獵而非地君子猶且譏之況非田非狩而遊蕩無度乎天子非展義不狩諸侯非民事不舉古之制也矢魚于棠果民事

乎以目前之玩輕千乘之尊愚見隱公之不君矣
春秋禮義之書也貴禮所以示諸侯度焉失陳也
魚微物也于棠遠地也陳微物而䟦遠地爲隱公
者其亦念宗廟社稷乎愚竊爲公危之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州吁之亂外假先君之義以報怨於鄭而内不葬
桓公其罪可勝誅乎宣公受國人之立已踐其位
則當奉其宗祧而先君之弑至是十有四月公得
國四月而後葬之國人何賴於晉哉聖人書之所
以著其緩諸侯五月而葬

秋衛師入郕

先王盛時諸侯比小事大一德以尊天子周德既
衰天下惟强是恃以大凌小土地差廣兵力差强
則懷併吞之志庸恤夫親踈遠近哉且衛與郕均
文王之子康叔封衛叔武封郕皆文之昭也自入
春秋衛强而郕弱衛大而郕小宣公入繼先烈不
能奉康叔之戎索乃履州吁之覆轍安忍無親掃
重兵以壓郕壘郕幾殆哉幸叔武之祀未易滅而
文王之神靈未泯郕恃以存不然以衛之師而郕
之小反掌爲墟矣春秋將卑師衆稱師以卑將敵
郕易之也以大兵直入其郛期於滅也嗚呼不仁
哉宣公也非春秋何以治之至隱十年齊鄭又連

兵入郕莊八年公又及齊師圍郕蓋不敵而降於
齊焉雖然降而未滅也迄文十二年書郕伯來奔
其後不復見於經計爲大國所抵失地而奔而國
遂滅矣然春秋之初郕被鄰國之兵者蓋始於衛
故聖人於此謹之若曰滅郕之端自衛始故書師
書入以重其貶也

九月考仲子之宫

惠公以妾爲嫡隱公謂庶爲正惠公不幸不見正
於春秋而隱公爲法受貶其又何辭孔子曰從父
之令又焉得爲孝隱公從父于邪尚可謂之孝乎
春秋貶隱公凡以責孝也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

而祔惠公之廟諸侯禮無二嫡則仲子死其何以
祭之隱公於是考宫於外以奉先君之死也然則
考宫禮乎曰古無是禮也妾母之子立而繼世則
立宫以祭其母於子祭於孫止先王爲是權時之
禮以慰人子之心也隱公非仲子之子而爲仲子
考宫此何禮哉其意以爲己非嫡子允公嫡子也
允幼而己代之位則凡己之立爲允立也吾當代
允公爲母立廟以享之不知仲子之爲嫡先君耶
心也手文之妖其可紊先王之典哉愚以是知仲
子之宫隱公之禍基也允公見隱爲己母立宫則
掩然自立之志蓋已馳於寪氏矣獨恨其竊發之

遲考之爲言落成之謂也宮成而稱成矣故聖人不書立書考武宮煬宮立於五廟之外爲僭故以立書仲子之宮非隱公所宜考故以考書一字之間其旨遠矣

初獻六羽

初獻六羽是乎非乎曰無問是非當議其數數定而禮定禮定而是非定然則公穀與衆仲異又宜何從曰從衆仲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公穀曰天子八諸公六諸侯四愚竊以高赤之說爲不經且天子諸侯大夫士有廟則有祭有祭則有樂祭之與樂如食必濟以飲衣必副以

裳未有食而不飲衣而不裳者宗廟之制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一每降以兩樂舞亦然此爲合於廟制而謂諸公六諸侯四則伯子男不當有樂邪大夫士不當有樂邪季氏舞八佾於庭是大夫有樂舞也是四而僭八也豈季氏初無樂而直僭佾邪魯用天子之樂舞八佾而季氏僭擬其君亦用八佾也謂伯子男大夫士無樂舞者漢儒謬說也而後世有附其說者曰周禮舞師凡小祭祀則不興舞小祭祀不用舞伯子男大夫士安得用樂嘻小祀自小祀耳遽可以比伯子男大夫士耶上自天子下及士立廟所以尊祖也人各以祖爲重安可謂之小祀哉誣人甚矣然則衆仲之說正矣而仲子之宮用六正乎曰魯用天子禮樂宗廟舞八佾常也使仲子爲正嫡則各祔於廟同舞八佾矣仲子不得祔廟立宮於外而隱公疑之於是有衆仲之問隱公以爲廟外立宮不可同宗廟之禮於是殺而用六焉故聖人書初言魯世用八佾至是而初獻六羽也噫以爲不可同宗廟之禮則如勿立旣立而徒殺其舞數之二是隱公知其非而彊爲之也是隱公之待仲子尚在乎正不正之間而惑於先君之邪而不能正也愚於此又見公之不智也不智不孝隱公之罪深矣然則聖人誅之

與曰譏之隱公有君子之資而未聞道責其不智不孝所以待君子也

邾人鄭人伐宋

鄭讎於宋固也而邾人主兵何哉邾區區小邦必不敢先犯宋宋鄰於邾必有以侵之也左氏謂宋人取邾田邾人請鄭伐之取田不書不赴也則邾鄭皆有辭矣然衛脅宋伐鄭而宋主之邾請鄭伐宋則邾自爲主於以見聖人誅黨惡之重也宋從州吁伐鄭以怙惡而鄭從邾人伐宋以報怨情有逆順聖人原情而已矣

螟

洪範八政以食爲首食者民之命而稼者食之本蟲螟食稼稼傷而民傷民傷而國傷故聖人書蟲螟之異凡以爲民而警懼人君也君人者宜修德以弭之而後世君德不修乃遣捕蝗之使人力其能勝天乎春秋書螟者三隱之世二莊之世一而何休曲引附會以爲矢魚之所致劉歆以爲逆諫之所生指一事以應天災何天之不廣屑屑於一二事而致災也若百度皆不舉則百蟲蠢動盡犨而出之以應人君之失然後爲應邪愚讀三傳竊鄙休之學凡誣幻不稽之說休公言之而不愧吾不欲觀之矣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解見元年公子益師卒

宋人伐鄭圍長葛

嗚呼宋鄭之怨於是深矣四年宋兩伐鄭五年秋邾鄭伐宋勝負相當可以已也今宋又伐鄭以圍其邑惑何時而釋耶春秋將卑師少稱人常也今伐而圍其邑非將卑師少也兵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長葛大邑也所謂用大師矣而聖人書人貶之也蓋前日勝負相當怨已償矣宋人復起兵端以賈怨於鄭況又圍其邑踰年而不解其意以爲公子馮之在鄭必得之而後已也且穆公受國於宣公穆公卒挈而還其子殤公受國於穆公而志殺其子人之賢愚蓋已判矣雖穆公之遜不爲義而殤公必將殺馮又得爲君子乎且志於殺馮鄭何罪哉卒之連兵結禍十年不解終罹華督之禍非不幸也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脅利以求人者辭亢而情柔脅勢以要人者陰進而陽退鄭之渝平於魯非得已也以經考之鄭於魯固未嘗有怨隱四年而翬帥師從宋伐鄭雖兵端生於宋衛而翬實從之是亦不能無憾也鄭雖於魯而怨未償今乃頓釋前憾而求平焉若鄭伯之能懲忿也苟無故而平不其美歟而鄭之求實

爲宋兵所扼懼魯人復整兵從宋則鄭益殆矣乃遣使致平以離宋之黨也且平而言渝有以致於我也何致哉八年之祊田也八年歸祊而今致之何耶有所脅也若曰魯能不從宋而反兵救我我當以祊田饋魯也既而鄭徒言之而祊未入魯故魯雖不從宋然亦不救鄭蓋有所要也嗚呼若是而曰平果足爲平乎鄭有所脅魯有所要來致悃而已故聖人書曰渝平焉暨齊平及鄭平與宋楚之平直豁然釋怨矣今曰渝平致平意而已實未平也三傳互失無足據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之盟鄭故也自石門之盟而知齊鄭爲與國齊將救鄭則也隔於魯不求魯無以救鄭春鄭來渝平齊爲之謀也故鄭使反命而齊爲艾之盟當是時宋圍鄭邑蓋六月矣其危益甚也齊之爲是盟蓋亦迫矣而魯終未之救者祊未入也觀乎此則魯之所以要鄭者又可見也
秋七月
無事必書首月者備四時也間或有不書者傳授脫之
冬宋人取長葛

宋圍鄭長葛踰年不解必取之而後已其爲惡不旣深歟書人書取誅之重也然長葛被圍鄭求成於魯而魯不救繼又會齊爲艾之盟而兵卒不出坐觀宋人取鄭邑而曾無隱恤之心鄭脅利以求人果何益哉不若爲華元登床之謀未必魯人不憐而救之也此可以爲脅利不誠者之戒然而隱公於此亦不得爲君子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伯姬之媵許嫁者也待年於父母之國至是歸爲媵不書歸此何以書爲莊十二年紀叔姬歸於酅張本録賢也紀之滅宗廟在酅歸奉其祀其不以存亡而虧婦道叔姬之賢也故此首録之以全其終始焉媵非賢不書蘇轍謂書叔姬賢之也若賢不得書必貴而後書是以位蔑德也小國無大夫至於接我則書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廢事獨可以廢賢乎蘇之學左杜之義疏耳去經遠甚吾未嘗觀焉惟此義爲近經姑存之至謂小國無大夫此又從杜之疏而不知正也禮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何謂無大夫
滕侯卒
諸侯卒或書名或不書名從赴也故禮曰諸侯不生名薨則赴以名或不赴以名小國不達禮也左

杜謂春秋一切從赴告則疎矣若諸侯卒是當從赴告者也乃反立例曰凡諸侯同盟薨則赴以名間有不同盟而亦赴名者杜氏則曰未同盟而赴以名知其師之謬而不正但曰未而已且旣以爲同盟則不必從赴以爲從赴則不必同盟立例自交攻吾所不曉
夏城中丘
諸侯城邑宮室池觀苑囿皆有常制不可亂也圮而城之故而新之以守國保民亦所不可緩而春秋之城築新作皆書之何哉不譏其不時以妨民則譏其創作以違度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

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龍見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也於以戒事喻民將有土功之役也火見周之九月夏之七月也於以致用致築作之物堅良而不蠹也水昏正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於以栽板幹農務休而百穀成民可以役也土潤而膏植栽必固也日至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民不可以久役蟄不可以加揷役不可以不休也故春秋之城惟十二月爲得時衞文公徙於楚丘建城營室爲得其時詩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宮定星昏而正中即水昏正也故雖役民而民美之不妨農也凡春秋之書皆不時周之夏今之春也而城

中丘方春東作之時而役民事城民失業矣其他城郎城祝丘之類皆不時也或得時而書則必一月而城二邑勞民也如城諸及防城諸及鄆是也或城非其地城小穀城虎牢之類是也非城之不時則城二邑非城二邑則城非其地皆譏也其或新築新作則有義存焉新者革故之辭新延廐是也新作創作之辭作南門之類是也築者築所不當築築三臺之類是也凡以恤民力而繩違度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諸侯相聘禮也而春秋之相聘非謂禮也謀其私而已齊侯前年爲艾之盟爲鄭求魯也既而宋取長葛而魯兵不出艾盟何益於鄭哉蓋魯有望於鄭而鄭有要於魯所望者不至而所要者不遂則魯鄭之好蓋在成否之間魯公之搖足則宋鄭之彊弱繫之故齊復遣弟年聘魯而卜進退焉魯蓋決有望於鄭不能勞師糜財以興無益之役也齊年之來必囁嚅其言而告之曰吾之與宋未有隙也而鄭平於我蓋空言矣吾安能以空言而敗實好哉年歸反命而鄭賂卒不至故秋公遂伐郲蓋以郲嘗從鄭伐宋公伐郲亦將從宋以動鄭也鄭知魯兵之不能虛出故明年春遂以祊來歸焉則年之來豈爲聘問哉假聘問之名而爲鄭求魯也

然齊有大夫爲行人今不以大夫而遣其弟私之也且公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國之常也今不曰公子而特曰其弟年蓋同母弟也稱弟親之也若曰吾之弟云耳且父子兄弟之閒君子不以恩掩義蓋恩勝則寵生寵生則驕驕則亂此理之必然者故叔武武王之母弟也惟封之郕與諸侯伍而已友宣王之母弟也亦封之鄭與諸侯均矣不敢寵以私而驕之也春秋之諸侯知有恩而不知有義不知私之適所以敗之也鄭莊封段以大邑而卒至於亂亦可以鑒矣而諸侯必私其母弟曰弟故弟之書於經十有二不奔則叛不叛則

殺惟齊之弟年不叛不奔及其子無知遂肆其毒而賊僖公焉則寵而私之果有益乎春秋書弟凡以垂戒也以此防民後世猶有淮南厲王與夫梁王之亂而文帝之賢不免乎尺布斗粟之嘲則春秋之訓可不鑒哉

秋公伐邾

邾魯之附庸也元年嘗從公盟未有以戾於魯也而公於此乃爲宋伐之若誠爲宋伐之猶爲有辭曰宋於我爲與國而邾我之附庸何敢伐吾之與國今乃爲動鄭而伐之志於得鄭之賂也魯欲得賂而邾被兵何名哉加兵於邾以責二國魯卒以

得賂而邾橫受其毒既而得鄭賂矣遂從鄭伐宋今日爲宋伐邾明日爲鄭伐宋於此益見伐邾之無名宜邾人之不我服也故終隱之世邾不復通於魯灼知隱公之不足事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君臣之道交濟而天下治君天象也臣地象也天地交而萬物通君陽義也臣陰義也陰陽和而萬物得天道下濟而地不上行則睽陽唱而陰不和則亢天子諸侯君臣之大分也故天子於諸侯有時聘問歸脤錫命之寵而諸侯於天子則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儀所以交濟而成天下之治

春秋之時天子下聘錫命歸膰歸賵不勝其勤也而諸侯何有一覲九陛之下者春秋書天王下聘者凡八以責諸侯不朝而坐受天子之聘也隱公即位十有一年而天王聘魯者二隱公拚然當之不以爲抗已則不朝矣亦何有一介之使如京師荅天王之勤哉故夫春秋之亂君臣之道不交也聖人作春秋埀中興之敎故責諸侯朝王爲重諸侯復朝中興之本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古者敵國賓至候人爲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至於王臣則皆官正涖事事畢衛以出境單襄公道

陳以聘楚侯不在疆寀不致膳單子知陳之將亡則尊王臣非苟以重王命而國之興衰從可卜也蓋諸侯尊天子則大夫尊諸侯亦上下之常分耳今凡伯來聘而魯不加衛過衛而衛不加禮使蕞爾之戎得伐之以歸戎在所不責也而魯衛皆周之叔父伯父王臣至而不衛焉所謂司寇詰姦之法存乎亡乎愚觀單襄公之言而知魯奪於三家鄭制於七穆有以自取也凡伯不能死節將天子之命委諸戎狄聖人書以歸凡伯之罪亦不輕矣楚丘衛地也凡伯邑於凡凡邑在黎陽與衛爲鄰蓋凡伯將歸其邑戎故以兵伐之不然一人而曰

伐豈理也哉或者以為大天子之使不考其地妄
為之説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宋衛遇于垂齊命也何以知其齊命見瓦屋之盟
也齊之為鄭謀久矣然魯公卒未從前年魯又為
宋伐邾則若無意於鄭焉齊患魯之不從則鄭之
禍未艾也將會宋衛而平之於鄭宋旣踰年伐鄭
取其長葛蓋已償怨矣故亦懼鄭之報怨將從其
平焉故曰垂之遇齊命也垂近乎鄭何以知其近
鄭允元年公會鄭伯于垂則其近鄭可知矣宋衛
遇於此蓋以觀鄭意也至秋宋公齊侯衛侯盟於

瓦屋則垂之過非齊命而何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嗚呼春秋之世利勝義也久矣隱公初睦於宋何
其篤也宿之盟清之遇何其親也翬從宋伐鄭何
其信也及六年鄭人來求平且言致祊田則公之
待宋不若前日之親公之從宋不若前日之信踟
躕觀望以期祊田之至齊侯盟之而不從齊侯聘
之而不荅且伐邾以撼鄭焉鄭伯知布空言不足
以結魯之信非實利不能出魯之兵也魯且伐邾
以悦宋魯舉足而南則吾事去矣故不得已割先
君之田奉圖歸魯庶魯之必我從也於是有宛之

來而祊之歸隱公得田矣尚何辭哉故奉社稷而
從鄭焉噫前日睦宋之義何在隱公入祊之際其
亦一念及此乎愚觀乎此而知春秋之世利重而
義輕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瓦屋之盟齊平宋鄭也平宋鄭而鄭不與盟何謂
平耶鄭不肯平也鄭不肯平而齊宋徒盟何益哉
宋迫之也蓋初平宋鄭在未入祊之前也而入祊
之後魯挈國而從鄭鄭得魯之援又已入祊於魯
其肯行虛賂而不責報哉宜鄭之不肯平也鄭得

魯則宋不能無恐而求於齊為急故宋序齊上主
是盟也卒之鄭不至而三國參盟焉虛盟何益哉
蓋魯已得賂則安肯從齊鄭已得魯則安能下宋
齊徒為是盟固無益矣然亦不肯無故而棄鄭之
好也曰吾安能從新附之宋而背久好之鄭哉故
寧棄是盟而復從鄭焉初而為鄭求魯繼而為宋
求鄭鄭卒不我從乃叛盟而伐宋齊之交亂亦已
甚矣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莒自密之盟雖受紀人之平實未嘗與魯通也至

此七年而後爲是盟豈至是而平始成耶蓋前日子帛之盟莒有窺於魯也子帛盟之修紀好也因爲魯致辭而已然莒卒不敢加於魯者知魯之未可動無從嫁怨於魯而敗紀好也今隱公既受鄭祊將空國以赴鄭之求則疑莒人之議其後故因尋密之盟以成紀好焉蓋無釁而求於人則其情紓有畏而求於人則其情迫莒堀爾小邦其敢抗魯乎前日子帛之盟紀大夫也而莒子躬歃血而不辭今浮來之盟公在是也而莒以微者涖執牛耳豈莒人抗公之罪哉公自辱也有畏而求之也故爲内諱則没公而不書及高傒盟是也高傒抗

也内外皆微者則書及而已不可書魯人也及宋人盟於宿是也内不没公而外書人者著公之辱也此浮來之盟是也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去族貶也無駭專也終其身而貶之或以爲未命或以爲未爵以爲未命則人未有終身無氏者若未爵則士也士微者也微者不登於冊安得書卒卒魯之正卿也挾卒同之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隱公即位於今九年未嘗遣一介如京師而天王元年來歸賵三年來求賻七年凡伯來聘九年南季來聘且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諸侯事天子之節也而天王反行之於魯魯安受之而不怍嗚呼諸侯之抗周室之微也極矣舉魯以問他邦齊晉宋楚之彊又可知也周制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且以五年一朝則隱公及是九年當再朝矣再不朝而天王一賵一求二聘焉聖人著天王遣使之節所以誅魯再不朝之罪也周公貶爵削地之典不行於春秋而孔子代之賞罰焉安能私魯而不誅哉書天王下聘則著魯不朝之罪也於以嘆周公之襃而不令子孫自敗周公之

典也餘義凡伯詳之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庚辰大雨雪

公穀月日之例吾未嘗觀焉蓋襃貶初不在月日也然亦有因月日而見襃貶者如城築土功非月日則不見襃貶九月城費十二月城諸及防是也代取兩邑非月日則不見襃貶辛未取郜辛巳取防是也祭祀之禮非月日則不見襃貶正月己丑烝五月乙亥嘗是也天之災變非月日則不見襃貶此三月癸酉大震雷庚辰大雨雪是也八日之間而天變如此非日何以知之此因月日以見襃

貶者也公穀以爲或謹而日之或謹而月之或日
卒或不日卒或日以危之或不日以信之褒貶不
在是也公穀謬例也君子所不學也三月今之正
月大雨震電豈其時哉況八日而大雨雪且陽極
而大震電陰極而大雨雪大雨必於夏大雪必於
冬陰陽之運然也今於正月而兼冬夏之電雪天
變甚矣聖人書之以見陰陽相反責君臣調和之
失也魯君臣可知矣

挾卒

挾之功過不見於經而卒去其族必魯大夫之專
恣者也公子益師公子彄功過亦不見於經而卒

著其族雖不保其賢知其必不如無駭挾之專也
然則公子翬於允公可謂專矣而不去族何哉翬
之於允公不必去族而後見其罪於隱公則不去
族不知其專故翬於隱公兩見於經皆去族以見
意於允公則著其族以見允任之專而待之重也
非挾無駭之比

夏城郎

備宋也郎即今之單父魚臺是也單宋地郎逼於
宋魯將北會齊鄭伐宋疑宋爲批亢擣虛之策故
西城郎以備之噫不務講信修睦以和四鄰乃見
利忘義叛宋以從鄭兵未出境區區然盟莒人以
固其東城郎以備其西利之役人一至是哉爲利
所殆尚何暇顧天時之正否民力之豐凶耶故雖
東作之時城役妄興而不恤也嗚呼爲隱公之民
者不其艱哉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於防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於中丘

甚哉利之溺人也甚於水水平人狎而玩之卒陷
於死利甘人悅而嗜之卒陷於不義與其不義也
寧死故君子不避死而避不義隱公其先蓋賢君
也即位之初慨然視千乘如鴻毛將舉而遜其弟

締交四鄰會盟交好以息民和衆苟廣而充之以
克厥終不幾於賢歟自鄭莊以利導之割祊來歸
隱得祊田則見祊而不見義背宋之盟赴鄭之會
屈身盟莒動衆城郎以爲從鄭伐宋之計初祊之
未入也齊侯會之弟年聘之亦爲鄭謀也而隱不
荅今祊既歸則防之會倒屣而從中丘之會欣然
退聽反坫之間將孰謀哉謀宋而已故中丘之會
歸未及國而君臣掃境同疾於宋宋何負於魯乎
由祊田之賂也隱公於此尚何足爲賢耶一爲利
昏則終身陷於不義視祊爲利則視千乘之魯果
能脫然歸其弟乎宜菟裘之老不見信於允公而

公子翬得以行其譖也嗚呼觀隱公之禍則知義仍重於死也故愚論之以爲溺於利者之戒云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仇宋者鄭也而伐宋之役乃齊主兵而魯從之何哉蓋鄭之疾宋固其宜矣而爲義不終者齊也見利忘義者魯也故聖人罪齊爲重何則鄭被宋兵者期年而失長葛則鄭之報宋人情所不免而齊何爲者哉齊固黨於鄭也其間爲鄭求魯者無所不至魯未之從也則又盟於瓦屋而平之於鄭鄭復不受遂背盟而會魯從鄭焉隱公初黨於宋至得鄭賂則不受齊平而必於伐宋則夫宋鄭交怨

兵連不弭者實齊魯之爲也故聖人書之若齊魯伐宋而置鄭於不爭之地聖意蓋可見矣內出主師而去其族外以齊爲主而皆人之鄭憾宋之極必不以微者行齊方比於鄭必不以微者會則齊鄭必其君將或上卿也而春秋皆人之其貶不幾重歟然三國之貶齊魯爲深蓋以亂濟亂者實齊魯爲之倡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於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魯之於宋何憾哉而君臣疾之如世讎焉翬會齊鄭壓宋境而陣公復潛師出其不虞而敗之浹旬之間奪宋二邑宋固未嘗有怨於魯也魯之肆毒於宋徒以得賂於鄭效鷹鸇之報擒縱搏擊惟鄭所使謂宋嘗取鄭長葛吾取其二邑則得失相當然後足以報鄭也鄭則仇宋矣而宋何負於魯哉況夫失長葛者鄭也得郜防者魯也鄭得虛報而魯受實利宜隱公之樂爲也取初於未伐宋之前取郜防於旣伐宋之後鄭宋兩失其邑隱公兩獲其利公蓋自以爲得計矣而不知上下征利而國危也孟子曰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則夫隱公鍾巫之禍蓋成於此矣方其潛師於菅一戰而得二邑豈知禍之至於此耶嗚呼戒哉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春秋無義戰然槩以爲不義則同一貶焉若然則聖人無所寓其賞罰而春秋不作可也故聖人於不義之中必誅其兵首兵首誅則兵端息春秋之法也宋鄭交惡久矣然問兵端則起於宋隱四年宋人助州吁爲虐以稱兵於鄭無功而秋又伐之鄭蓋有辭也以爲已與衛爲仇而宋何憾哉故五年連邾兵伐宋償怨也兵可以息矣而宋不戰復有長葛之圍繼取長葛則鄭又不能無報也於是有前日之伐取郜取防以報長葛之失則勝負相當得失相償宋可以已矣今鄭師還未及國而宋

繼以兵入之幸鄭有備不能撼其社稷則又連蔡衛以伐其附庸宋之爲志亦已酷矣鄭伯出兵乘之戴闘其前鄭扼其後一舉而取三師焉三國之敗非不幸也故聖人舉而人之誅兵首也鄭伯以奇取之聖人幸其勝表而爵之所以異於宋也或者只鄭之孤兵不能取三國之衆更以爲鄭伯乘危取戴噫蓋亦不近人情矣戴鄭之附庸旣屬於鄭矣何必取哉何以知戴之爲鄭附庸戴今之外黄是也居鄭北鄙三國入鄭不克故移兵以戕其附庸不然三國伐戴何損於鄭哉若鄭伯乘危而滅其附庸則當書滅惟内諱滅則書取取郜取郿是也外則直書滅未有諱而書取者以是知其非取戴也取三師矣如書取鄭師於雍丘取宋師於嵒之類是也不然鄭伯滅人之國何以得書爵說者又以爲鄭伯伐三師取戴而歸復爲附庸非滅也若然則書鄭師救戴足矣何用伐而取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郕之爲國介於齊宋之間今濟北是也濟通單父單父宋地則郕當齊宋之境上也春秋小國惟彊是附計郕必附於宋而不事齊故齊人脅鄭伐之前日宋人伐戴鄭附庸也今日齊鄭入郕宋與國也宋鄭交怨附庸與國何負哉故鄭伯伐三師書爵今入郕書人聖人褒貶嚴矣左氏以爲討違王命於經無所考不足據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朝天子禮也而諸侯相朝何爲哉先王許其相朝所以一其尊王室之心也然周禮諸侯邦交之法世相朝而已春秋諸侯豈必繼世而朝哉迫於彊弱之勢緩大國之討救危亡而朝也故朝於魯者滕薛邾杞而已齊晉宋鄭未嘗一至魯之庭也魯之所朝者齊晉楚而已未嘗一造滕薛之庭也所謂交相朝者無有也然一君朝一君受之猶曰爲兩君之好也今滕薛旅至於魯庭魯侯亦旅見之嗚呼僭亦甚矣天子旅見諸侯隱公亦旅見諸侯其事何以訓哉故聖人書曰滕侯薛侯來朝而魯侯之罪著矣且魯之於大國也雖大夫至而不敢旅見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聘不敢旅受也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盟亦不敢同盟也盟聘且不敢同而況旅見乎至滕薛之君則旅而受其朝嗚呼彊者雖大夫而畏之弱者雖國君而藐之春秋之世惟彊是恃於此蓋可見矣滕薛來朝而魯侯旅見之則魯衛之朝於晉楚又未必不旅見也則夫周公明堂之禮豈復夢見於京師哉夫子書滕薛之朝蓋有歎也

夏五月公會鄭伯於時來

秋七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嗚呼隱公之果不克終也君子雖欲救之無及矣自八年入鄭祊田叛宋從鄭利心炎炎熾不可遏及十年則詭兵伐宋攘其二邑自以爲得志於四鄰而不知禍發蕭牆近在旦夕今復委宗廟社稷而會鄭於時來以謀人之國秋遂及齊鄭入許逐其君而利其地其初輕千乘之心安在哉故自許歸國而寪氏之禍不旋踵則雖得許曾何益乎然時來之會鄭志也至入許之役則以魯主兵蓋以爲成鄭志者魯也公及齊鄭無故入許宜得重貶而今書爵蓋不書爵則無以見公之危也禍在頃刻而不虞越境踰時而不反國人爲之戰慄而公不懼則翬之禍實自作孽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外弑君書弑内弑君書薨爲内諱也然則諱而書薨後世何以知其弑曰不地則知其弑不葬則知其不成喪然隱閔皆弑也皆不地皆不書葬固也而允亦弑何以書地書葬曰是有微意也隱閔書地則不知其弑允公不書地則不知其弑允之如齊姜氏志也允弑於齊亦姜氏志也不書薨於齊則何以知其弑於齊蓋地非其地則其弑可知也

齊人弑之則魯之臣子安得不葬不書葬則嫌於魯自弑也莊元年書夫人遜於齊而不書姜氏夫人奔則與弑可知去族則其罪自著蓋不在不地不葬而後知其爲弑也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二

左綿　趙　鵬飛　企明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

天下所以爲唐爲虞爲成周者王法而已天下所以爲桀爲紂爲晚周者亦王法而已王法行則侯度謹而天下治王法弛則侯度廢而天下亂治亂係乎王法王法係乎時君春秋之時時王不能持王法而天下日趨於亂孔子挹王道持王法而不獲伸於時寓之於春秋凡春秋之書王以王法正天下也故十二公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正月以王法正之也然必書月而後書王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事在三月則書王三月事在時則時而不月不月則不書王書王必下有所繫則不可虛書春王於文不順也故十二公之中有月則無不書王者有月而不書王唯允公而已所以見允之無王也允弑隱而自立天下大逆也元年書王以王法治允也二年有王爲天下著王法也望天下有以王法治允者旣而鄭伯怙其惡齊陳比其亂滕杞朝之戎狄盟之則四鄰無復問罪而允之位定以王法無所望於天下故孔子自三年以往則不書王不獨誅允無王天下無王法也至十年而有三國來戰之師三國之來固非聲允之罪而來也然跡若可予聖人不問其情而取其跡故於此復書王因爲天下存王法也至十八年允公有如齊之役而聖人復書王蓋以允之罪雖死而王法所不原也然則宣公亦簒也何以獨書王蓋宣公之簒宣不與其謀仲遂立之也允之逆躬自爲之在王法尤重也治其重而輕自懲此聖人之意也

公即位

如其志也吾於隱公旣言之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義有所恃則藐震霆而不驚中有所負則聞足音而心慄允公賊隱而立惴然懷危懼之心鄭莊知其然也疾趨而怖之故鄭欲會而允無不從鄭欲田而允無敢拒允則不允矣鄭莊果君子乎陳常之亂孔子告於哀公請討之則討鄰邦之逆不必方伯連帥而後可討也今有盜焉塗人執而殺之無過也苟要其利而釋之則其罪當加於盜一等何則怙惡而且要利也若鄭莊者尚足爲塗之人哉垂之會鄭志也允公弑立而位未定鄭莊知允之可脅也於是爲垂之會而要之允幸鄭人不念隱之好而赦其罪敢不聽乎允旣就會則鄭之所

欲執敢拒之然卽會而問曾求田則於辭爲不順故藉璧以假之且兩君相見安用璧而鄭攜璧而來會則假田者豈反坫之間苟言哉鄭之素心也允公幸於得援受寸璧則奉田而歸鄭寧較兩相直耶愚是以知是會也聖人　鄭太重而置允於不足治也說者以爲易祊田且祊之入於今五年矣豈至是而責償哉謂假田因入祊而來則有之謂易祊則非也鄭有宋兵不得已而歸祊既得魯援則勢不可以責償今幸魯有篡逆之隙可以投隙而責地也故以璧假爲名而實責償祊也愚知祊之地未必大於許祊之賦未必豐於許若祊大而賦豐鄭莊必不棄祊而假許也許魯田也劉敞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則許乃周公受封之田或以爲許田或以爲近許之田無所據吾從劉子之說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内不自信者盜之常情也允公不義而得位鄭莊實定之既爲垂之好又挈地而賂鄭鄭固死黨於允矣而允尚疑鄭有以欺之也於是復盟之盟於越魯志也垂之會鄭要魯以求利故聖人以會書誅鄭也今日之盟魯要鄭以固援聖人以及書誅魯也一字之間而内外之情見矣

秋大水

堯有九年之水而後世不以爲堯之疵春秋有一日之水聖人必謹而書之豈責春秋之君於唐堯之上耶開闢之初四瀆尚湮九河未濬水行地上時則然也非堯實致之堯何疵哉禹疏九河導四瀆而注之海禹功既成六府三事允治自禹之後水出乎原則爲反常蓋五行失性水不潤下也夫建皇極修五事則五行得其性而水無不潤下者水不潤下非人君之責而何春秋書大水者凡九凡以爲明王不作皇極不建五事棄而五行失性常雨爲沴而水不潤下也春秋之君尚何望其建皇極哉聖人書之所以存皇極之敎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弑君三十六而及其大夫者凡三及其大夫何累也孔父仇牧荀息皆累也何謂累宋殤之立穆公舍馮而立之馮固自若也未嘗一日不謀宋今殤公之弑馮意也則凡黨於殤者其能久存乎况孔父親奉穆公之遺言而相殤者哉故不殺孔父則馮有所不安今弑與夷則累必及孔父也仇牧荀息亦然而或者以仇牧無故而見殺且有弑必有立立之黨入則弑之黨其能留乎故凡君弑而大

夫殺者必其果也然仇牧荀息皆名而孔父獨書
字君子疑其褒則生義形於色之說此附會也蓋
孔父吾夫子之六世祖子孫所不敢名也或曰春
秋國史其可爲私諱邪曰春秋因魯史而作實非
國史也夫子修之於家非若太史氏修於國則春
秋者孔子之家史也安得不爲其祖諱

滕子來朝 薛杞同義

事大之禮以謙行謙之實以損謙損之象自卑以
尊人之義也春秋小國之君捨謙損之象而不吞
噬於大國者幾希故滕以侯爵而降稱子杞以公
爵而降稱侯伯子薛以侯爵而降稱伯皆自降也

非聖人降之非時王霸主黜之也蓋明王不作彊
大者以勢陵小邦不啻蟻螻也一拂其睫則赭城
墟社反覆手間耳小國其敢抗之哉然大國之爵
不過公侯而已以公侯之禮事之不幾抗與且上
公九命侯伯七命車旗衣服各眡其命之數則車
服與之抗公執元圭侯執信圭繅之彩就者三則
執瑞與之抗公之服自袞冕以下如王之服侯之
服自鷩冕以下如公服則冕服與之抗以朝則執
瑞有所不安以會則車服有所不順勢卑而禮尊
則朝會於大國非所以事之適所以抗之抗之以
犯大國之威其果無患乎今滕子自降以子爵而
來朝故無患及秋杞以侯爵來朝歸未及國而有
入杞之師討不恭也故其後杞遂降而稱伯又降
而稱子謙以事大國也說者以爲滕杞朝允公聖
人以其獎篡故杞以公貶侯滕以侯貶子且薛侯
未嘗朝允而乃貶書伯何也不知滕薛杞之爵皆
自貶以事大國非聖人貶之也聖人憫之而已憫
其勢不敵故爵從而降也且以卒葬考之書卒者
以外赴而葬者自我會之赴從其國之稱而葬者
我之稱也今三國之君卒皆曰伯曰子自貶而赴
於我者然也書葬則皆曰公知非外降之也皆著
於經者甚白而昧者不求其旨乃援　以附會之

曰列尊貢重故貶其爵以就貢且子產之言曰昔
者天子制貢輕重以列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
男也而從公侯之貢懼不給也蓋制貢以五服遠
近爲重輕侯甸男采衞爲列耳鄭男服也而使從
甸服之貢所以懼不共豈謂公侯伯子男之男乎
初不達理謬生異論君子哂之況以傳證經豈所
謂學春秋者哉諸儒之說唯孫氏發微爲近之然
亦未達乎自貶以事大國之意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宋督弑與夷而立馮則宋亂既成矣何待諸侯而
後成之蓋逆賊之命輕於鴻毛危於累卵諸侯一

會於稷而督命重於九鼎馮位安於泰山則宋之
亂非稷之會不成也然是會也魯之志居多蓋同
惡相濟盜之常情耳而聖人以齊主會何哉蓋盜
與盜相濟不能保其無危天下之非盜者尚可以
議其罪也惟非盜而與盜比焉則盜之心愈安知
天下無復議矣則夫怙惡成亂之罪實齊鄭陳爲
誅首然陳嘗怙州吁之逆隱四年以衛伐鄭是也
鄭先怙魯允之逆元年垂之會是也惟齊則未嘗
怙亂而於此亦從宋亂焉故聖人以齊主之誅齊
侯黨惡之罪首於此也既而爲讙之會納女於允
而不恥則今日稷之會不獨成宋亂而魯與其安

是一會而成二國之逆其罪可勝誅乎然春秋書
會未嘗書其故唯稷與澶淵則書其故蓋辭不顯
則罪不著聖人於魯蓋嘗爲之諱而於此則直書
以成宋亂成者平也更平曰成微而顯矣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利者亂之媒也天下尚義不尚利亂何以生唯利
萌於中而義晦於利則冒死亡而不顧庸恤大亂
哉故督利於得位則冒弒逆而不恐馮利於得國
則冒簒奪而不慙允及齊陳利於得賂則冒黨逆
之罪而不恤允從乎亂而得鼎則齊陳鄭主會者
肯無賂而赦宋哉書魯取鼎則三國均得賂也以
亂平亂而受其賂尚何以爲人然鼎在宋而謂之
郜本郜之分器也隱十年公敗宋師取郜則郜爲宋
滅久矣前日地入於魯今日分器又入於魯然魯
皆取之宋也而聖人必繫之以郜器從名也名正
而分定分定而天下安聖人之教也允得是器所
謂不義之賂矣而且納之太廟太廟周公之廟所
以累周公者多矣不曰置不曰獻而曰納納者內
弗受也周公豈忍視之哉聖人變文書納所以爲
周公誅子孫之不令者以申周公之靈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義同滕子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氏之說出於野史學經者所不取然時有合於
經則君子所不廢蔡侯鄭伯會於鄧左氏曰始懼
楚也然以地考之蓋合於經鄧在南陽逼於楚鄧
侯曼姓實女於楚武王所謂鄧曼生文王者也則
鄧爲楚婚姻之國今蔡鄭會於鄧則鄧侯亦與會
是蔡鄭必有畏於楚而託於鄧也然鄧且不能自
保庸能庇蔡鄭乎至七年經書鄧侯吾離來朝諸
侯失地名是失地而奔魯也以朝禮見故不曰奔
計來朝距今十五年而失地出奔必楚逼之也蔡
鄭託於鄧而鄧先亡則楚之熾蓋基於此卒之蔡

鄭常當其衝無歲不有楚師聖人書鄧之會以著夷狄亂華之漸而中國不察也

九月入杞

七月杞侯來朝而九月入杞愚是以知其朝禮之不順也魯侯爵而杞以侯禮來朝能無抗乎故歸未旋踵而兵入其境難哉小之事大也其後會魯求成而已終允之世不敢朝也蓋懼夫重得罪於魯焉至莊二十七年旣婚於魯而後來朝然不敢稱侯降曰伯以伯禮朝也其後又降稱子蓋職此之由矣雖然大國則然矣而魯於春秋未爲彊國又負簒逆之惡於天下不内愧其不正而外責禮於人使杞有中智之君謀於大國而兵之魯何辭哉惜乎大國首庇其惡而無能申杞之義者於以知勢利勝而義不立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諸侯有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先王制是禮所以閑諸侯之妄舉而繩其出入苟行而非義則足躊躇而不進難於告廟也若矯舉以告則懼欺其先君而干冥責矣不義而反則顏怩而心不寧難於策勳也若飾辭而書則懼紊其史冊而不信於後世矣出而懼先君反而畏後世則諸侯無妄行而不踰侯度舉爲賢君此先王

制告行反至之禮意也春秋諸侯是禮存乎亡乎曰文存而實亡矣十二公之中君行一百七十有六而書至者八十二不至者九十四是擇其可至者至之至則書於冊或飾辭而策勳也故有書行不書至者告行不告至也或至以前事或至以後事或至伐或至會擇其可書而書之冊也聖人亦因其實而志之此聖人所不必修因舊史而自見意者也其行有善惡因事自見至有久近因時自見行而不義則君子見其惡出而踰時則君子知其危今九月及戎盟至冬而反其出不爲不久然以簒奪之君而出會戎狄其術之善惡又可知矣

隱公亦嘗及戎盟然先會而後盟則其盟爲安況隱公即位有遜國之心戎來必無所慕而來也先會而後盟外爲志乎求盟也今允公内不自安而有求於戎故書及及者内爲志焉耳然戎狼子野心使匕首竊發於壇坫間而數允簒逆之罪吾知其殆哉其至而策勳於廟蓋已幸矣此又因行而見其危者也

二年春正月

允凡十有八年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而不書王者凡十有四年諸公之年唯事在時則不月不月則不書王春秋之常也允公惟九年紀季

姜歸於京師事在時其餘則皆在月有月而不書王誅允之無王也一歲之首諸侯之正朔必受於王故曰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今允直書月而不書王若允之自立正朔無王甚矣聖人非苟誅允之無王亦憤天下無以王法正允者故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聖人以王法治允也然則天下弒君而無王者固多何獨治魯哉蓋聖人因魯史以著王法則凡天下無王者可以類誅也而公羊子附會以為二年書王正與夷之弒定十三年薛弒其君比何以不書王十年書王以為正曹終生之卒而十七年蔡封人卒何以不書王此皆不足據餘義已見元年

公會齊侯于嬴

婚姻之義人倫之始也始不正則終之以亂理之必至者也允之娶於齊不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會齊僖於嬴遂以成婚允之意蓋急於得齊也特因婚以固齊援而已不知得齊而定位一時之權也因婚以亂魯一國之患也其後文姜荒淫陽制於陰夫弒於婦蓋基乎始之不正也嗚呼允公初豈知其禍之至於此哉夫舜始於嬪二女故書首虞書文王始於刑寡妻故詩首關雎天地始於陰陽交故易首乾坤蓋夫婦人倫之始父子君臣繼

是而後正也允公苟得婚豈復念及此哉然聖人書之所以正人倫之始學者觀此亦可以知詩書易春秋蓋相為表裏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春秋雖因文以見義然不稽之以事則文不顯苟徒訓其文而不考其事吾未見其得經意也春秋始隱終麟獨書一胥命說者疑其罕書則謂其寓褒貶必深或以為褒則直舉之三王之上謂不盟不誓約言而退為近乎古或以為貶則直擯之匹夫之下謂不盟不會以草次相見為禮至陋復有求其說於褒貶之外者則又謂齊為方伯之後衛有連帥之職命者上制下之稱兩不相下而胥命焉是數說者皆泥其文而不考其事非經意也夫齊與衛自入春秋固未嘗相比亦未嘗交惡然齊嘗附鄭而衛常附於宋宋鄭則有怨矣齊衛固無憾也隱八年齊侯常欲平宋鄭故先與宋衛為瓦屋之盟既而鄭不肯平齊復從鄭衛亦復從宋齊衛各從其所主亦嘗與兵焉十年齊從鄭伐宋衛亦從宋入鄭齊衛各附其所主而已實未嘗有怨也至允二年宋殤遭華督之禍則衛失所附齊鄭又會於稷以成宋亂焉宋既附於齊衛復何憾哉故齊欲成好於衛衛亦願和於齊蓋初無讎怨無

事乎參商以虛相背也於是遂胥命於蒲無仇可
解安所俟乎盟兩君爲志不可書曰會故以交相
見而書之曰胥命焉事與文自相表裏安在夫立
異論以求意於經外哉然則胥命是乎非乎曰何
問是非胥命者平之別名也非有仇而釋怨故不
可曰平平者初有所不平也今齊未嘗伐衛衛亦
未嘗伐齊初無所不平也徒以各附其所主而未
通好焉故書曰胥命而已不可謂褒亦不可謂貶
若以爲褒則衛宣之淫烝齊僖之交亂果有近古
之風乎若以爲貶則不交兵不盟誓兩相求而交
好又何罪也故夫胥命者更相求通好而已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春秋之君小國從大國之會順也而大國會小國
必寓曲折於其間君子不可以不察魯之會齊晉
勢也會鄭衛敵也會小國者蓋鮮焉唯此年會杞
六年會紀十二年會杞莒十七年會邾會小國者
獨允一公耳其餘十有一公無有會小國者會者
外爲主何小國獨敢抗允而會之蓋允之簒有所
不安實有求於小國又懼小國之不心服也故小
不順則脅之以兵及其有所恐而求成也則又屈
已而會之以結其心焉其於杞紀邾皆然也二年
杞侯來朝以其朝禮有抗遂與九月之師杞小邦
而受魯之重兵能無恐乎然欲再朝魯又疑其重
得罪故不敢朝而尋會焉外雖若抗內實有所恐
然允亦不以其抗而出會之者所以結其來附之
心也不然允無求於杞肯屈已會之哉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
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求婚之禮有媒妁存焉公所不當親而親之乃會
齊侯于嬴逆女之禮諸侯親迎焉公所當親而不
親乃以公子翬往吾以是知允公真相鼠也然送
女之禮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齊侯送女而至於

讙允公初不親迎也至是聞齊侯之親送則其勢
不得不親受之故會於讙焉是婚姻之禮顛倒錯
亂無一是者齊魯蓋一律矣雖然聖人豈責禮於
簒逆之魯而問儀於不令之齊哉蓋大婚之禮不
可不正特書之以垂萬世之典也先王重婚禮非
苟以多儀爲悅也蓋禮輕而色重則淫佚從之故
多儀所以制淫佚也齊魯一紊婚禮卒之二國之
亂皆基於此使太公之後有禽獸之行周公家室
爲夷狄之風其可哀也巳孔子書之非苟以正婚
禮抑亦爲太公周公行大司馬之法以快其在泉
之憤也公子翬在隱則去族於允則書公子於隱

去族則王法之正也在允稱族一人之私也魯以
為賊而允以為賢魯欲誅之允欲貴之國人豈能
抗其君之私哉故聖人亦以其私而書之以見意
也至於夫人或稱姜氏或稱婦姜婦者有姑之稱
仲子已卒允無母故稱姜氏或以為稱婦者已成
禮也杞伯姬來求婦亦已成禮邪穿鑿之論汙人
齒頰吾諱聞之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女也年書弟吾於隱七年來聘既言之

有年

天生蒸民不能自治也篤生后王君公以治之則

凡后王君公皆天所建也唯天所建故善焉天必
遺之祥以彰厥德惡焉天必示之變以警其荒若
允宣者豈天所建哉篡千乘而得千乘世無明王
天討不行天固不能自誅之則宜其得凶荒水旱
而示之變今乃於允宣獨加之有年何哉蓋允宣
初非天所建從而不誅者時王方伯之罪也非天
置之也故天以不治治之若曰允宣則不容誅矣
而魯民何罪魯民天民也而魯君非天所建也故
陰隲其民而不治其君此天意也則夫有年治世
之常也而亂世之祥也然則成王有年亦常事矣
何以頌於詩蓋頌者揚君之盛德在國家以為常

在民以為美而歌之耳非允宣有年之比也允宣
有年春秋以為祥而書之所以見天之不治允宣
而待之以不足誅也則夫不誅者乃所以深誅之
歟然則二百四十二年間有年固多而不書者以
為常事不書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蒐狩國事也非君一人之私也春秋書蒐者五書
狩者二蒐不書公而狩書公則公之私也非國事
也古者寓兵於農耕耨之農征戰之兵一也戰非
不教而能故先王因田獵而教民戰然必以農隙
而講之非時則妨農也必有苑囿以行之踰苑囿

則奪民利也禮仲冬教大閱遂以狩周之正月夏
之十一月也則允公之狩為得時矣聖人何以書
之蓋魯之囿曰大野允不狩於大野而狩于郎郎
今之單父魚臺是也其地近於宋因狩獵而至於
宋境允之志荒矣故聖人書公以見意如公矢魚
于棠之類是耳是允公特假狩之名以盤遊於遠
非必主乎教民戰也雖時其能逭聖筆之誅乎至
莊八年則因治兵於郎昭公九年築郎囿其後遂
為苑囿田獵之地原其始蓋基於允公初狩於此
地以啓之論作俑之罪在春秋又當何如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慶賜刑威王者所持以馭天下之權也春秋之世慶賜有濫而刑威有所不敢加此周之所以微也十二公之中書王臣下聘者凡八聘隱者二聘允者三聘莊僖宣各一聘羣公在所不問也聘允宣何爲哉允宣之罪在司馬九伐之法放弒其君則殘之周室之微九伐固不能行矣而尚何聘耶就二君之中允之罪尤著而天王聘之尤亟以是知周之不君其自取微弱也宰有冢宰有太宰有小宰冢宰兼三公宰周公是也太宰字而不名渠伯糾是也小宰士大夫兼之故名咺是也渠氏伯糾字如公弟叔肸之類也或以爲爵或以爲名皆非是吾於祭伯既言之

闕秋冬

闕文也聖人修經之後傳授脫之何休附會以爲允無王故貶去二時且去二時何足以見貶此妄說也使四時具遂爲褒允公乎十二公之中唯允一公最多闕文四年七年皆闕秋冬五年春正月甲戌之下闕事併甲戌己丑書陳侯鮑卒十二年十一月一月之中兩書丙戌十四年夏五闕月十月日食闕日闕文惟允公爲多愚意秦火之後偶於此多闕矣後人不敢輒加以爲聖人不刊之典不可改易也允公上不書王者凡十有三黎錞亦

以爲闕以此推之其或然耶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甲戌之下闕事也左氏以爲再赴疎矣就使再赴不過再以卒之日赴也豈以一人而作二日卒耶公穀之說皆不可讀先儒蓋疑甲戌之下有陳佗殺陳世子免一事六年秋書蔡人殺陳佗佗殺世子而自立經初不書而直書殺陳佗若無張本故疑甲戌之下必書陳佗殺世子也然君子不敢輒益之闕疑可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諸侯相朝三代之典聖人無絕法也自入春秋齊鄭大而紀微春秋諸侯以小朝於大則有之蓋未有大朝於小者以大朝於小此必有詐謀譎計寓於其間不可不考也紀於齊爲西鄰地逼於齊齊蓋有併吞之志也久矣以兵滅之則興師無名懼有所不勝故脅比鄭伯而朝紀將掩其不虞而襲之且鄭距王城[redacted]遠于紀若於紀無所利焉故齊脅而與之俱致紀於不疑也而紀以微國一旦二大國之君無故而朝紀能無疑乎疑而備之齊不得志而還嗚呼齊侯之心蓋山川丘陵也吁可畏哉聖人惡其假禮以爲盜故雖外相如亦不略其誅之重也凡諸侯相朝皆書如如公如晉如齊

皆朝也不曰朝而曰如尊天子也唯朝王則曰朝公朝於王所是也尊內則曰朝滕薛來朝是也外諸侯朝則曰如蓋非盟非會而如其國非朝而何然外相如唯此與州公如曹而已州公實來故書齊鄭如紀從赴也紀婚於魯而來赴故書於策聖人因策書而不略以著齊侯之惡焉蓋為紀侯大去其國張本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徵兵也鄭伯不庭王將伐之召兵於魯故使仍叔之子來聘然鄭比於齊齊庇於魯魯蒙齊之庥其忍叛齊以伐鄭邪故天王有命魯有所不從寧逆

王命而不敢逆齊之懽心秋王師伐鄭所從者蔡衛陳而已魯不在也則仍叔之子聘為虛行矣在周之西牙璋起而諸侯之師雲合響應以敵王愾義旗所指無征不克今以王臣來聘其禮隆矣而兵卒不出私黨重而王命輕卒之王師敗於鄭魯罪也蓋三國是魯不從其能極力以抗鄭乎則敗王師者魯也仍叔周大夫曰仍叔之子未命也未命而將王命王命輕矣此所以得魯之不從也

葬陳桓公

城祝丘 不時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親征非平世之事也武王創業則親征宣王再造則親征蓋立威天下以定禍亂也故成康平世則不聞親征有大司馬之法在也周衰大司馬之法不行天威不宣於天下一人之愾諸侯不敵而王自敵之蓋有所不得已也鄭伯再不朝在周制貶爵削地足矣征之暴也而周之微雖貶爵有所不從令削地有所不受命故寧征之使諸侯翕從遂以夷鄭而周之威令因是復振則興周室者未必不屬威王也不幸齊比於鄭徵兵於魯魯畏齊而不從所從者三弱國而已三國者又不能無畏齊比鄭之心蓋二年蔡嘗與鄭會於鄧三年齊衛又

胥命於蒲此年陳佗殺太子而自立其畏大國之心尤惴惴矣天王有命雖三國不敢不從而從之實不情也故不能躬擐甲冑而以微者行卒之臨戎不戰而北以重挫皇靈而益周室之弱其罪為何如或者乃以書人為褒蓋不稽於經不知三國比鄭畏齊之故徒觀其從王之文疑若可褒也噫聖人一書伐鄭顯則誅三國隱則誅齊魯三國之罪顯故書人足以彰之齊魯之罪微故二年書稷之會此年書齊侯鄭伯如紀而後見齊黨於鄭三年書讙之會此年書仍叔之子來聘而後知魯畏於齊其罪顯者誅之輕蓋有所不得已焉三國是

也其罪微者誅之重蓋怙私黨而逆王命齊魯是
也求春秋當求之微然後能發聖人之深蘊不然
徒區區求其文吾未見其得聖意也

大雩

史記魯世家周公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
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成王命魯得郊祭
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雩旱祭
天子諸侯均得雩天子雩上帝及天下山川盡舉
而祭之諸侯雩封内山川之在祀典者故天子曰
大雩諸侯曰雩魯用天子禮樂故亦大雩然則僭
乎曰僭說者以成王康周公故賜魯以天子禮樂

此漢書雜言也劉敞辨之曰魯惠公使宰讓請郊
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
實始爲墨翟之學則賜天子之禮始於平王用天
子之禮始於惠公也愚得斯說竊以爲成王周公
之一快不然成王賢君而負失禮之罪周公聖人
而干犯禮之譏吾知其必不然也然則郊禘皆始
於惠公矣雩有二龍見而雩常祭也旱而雩非常
也春秋常祭不書書雩二十有一皆旱祭也書雩
以見旱而民稼不可不憂也

螽 書災也

冬州公如曹

六年春正月寔來

州公王臣也何以知其王臣蓋天下諸侯非二王
後無稱公者杞以夏之後宋以商之後故爵以公
其他雖周公太公之子孫國於齊魯皆侯爵而已
唯天子三公稱公祭公虞公虢公與此州公是也
州寰内采邑也公爵也州邑即河内州縣其初蓋
蘇忿生采地至是爲州公食邑左氏乃以爲淳于
公且淳于公則杞公耳淳于隷今密州杞後遷於
淳于世或以地稱之如東樓公之類是也左氏不
知遂以淳于公爲州公不知諸侯非二王後非天
子三公無稱公者其不達理一至於此邪外相如
不書此何以書爲六年寔來赴也州公其實來魯

而中道如曹也以地考之魯南鄰於曹西達於周
王臣來魯必經曹衛之間州公蓋本來魯矣中道
而朝於曹故先書州公如曹而繼書寔來文相承
也然則書州公來足矣何必煩文而書如曹哉此
魯史冊書之舊也魯史迹王臣之實而書之聖人
亦不沒其迹唯寔來則聖人簡文以承上也所以
見夫王法不謹王臣外交於諸侯而無顧憚一出
而交二國也其義蓋與隱元年祭伯來之義同吾
既言之矣或以過我故書且自周來曹自曹來魯
勢也安有過我復如曹既如曹復來魯何州公往

來還返之不憚勞也或又以寔爲州公名謂失地之君稱名此又求其義而不得穿鑿至是邪○杞初國於陳留今之開封是也允六年遷於淳于淳于在今之密州其遷也以其地稱故曰淳于公如東樓公西樓公之類其實皆杞公也杞禹之後以公爵故稱公是年州公如曹左氏不識因以爲淳于公事偶同年謬以甲爲乙也不知州公自是畿内王臣稱公天子三公也州地在畿之西其先蘇忿生之田十二邑之一也即今之懷州州縣是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紀之求魯何謀之淺也齊萌圖紀之心紀欲自存

何術哉禮而已矣内以禮治其國使無釁可乘外以禮事大國無犯其怒孟子曰以小事大者畏天太王勾踐是也未聞太王求援於外勾踐借資於大國也紀之求魯徒以魯婚於齊睦於齊必厚不知魯託於齊蓋亦巢幕之燕矣魯以不義求人庇已不暇何暇庇人哉齊欲吞之魯欲存之犯齊怒也則成之會紀適所以怒齊而速取禍矣何益於大去其國哉

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四時閱兵之名也周禮仲春教振旅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仲冬教大閱然必因蒐狩而行之未有非蒐非狩而直大閱者此直書大閱穀梁所謂平而修戎事者也平而修戎事正乎曰不正先王因田獵而講之示不玩武以農隙教民戰而已今無事而大閱庸爲正乎況大閱以仲冬而行之六月徂暑之時可乎夫四時均教兵也而名不同禮不一者蓋因民之勞佚時之閒劇而制詳略爲大閱舉三軍盡舉而閱之所以必於仲冬民事既閒可以併閱而無妨民也今六月耕耨之時其能無妨於農乎聖人書之一以著其非時一以見其無事而徒閱勞民甚矣說者以大閱爲僭天子之禮愚謂大之爲僭惟大雩爲然大閱閱兵之名

與治兵何異莊公治兵以爲常而允公大閱以爲僭何邪

蔡人殺陳佗

陳佗殺太子免自立而經不書君子蓋疑之然以類求之陳夏正舒弑其君而楚人殺陳夏正舒聖人與其討賊之辭則陳佗必逆賊無疑然殺世子免不書者陳不赴也或曰前年甲戌之下闕文耳蔡人殺陳佗書者蔡赴於魯也然則陳之賊蔡討之可乎曰可塗之人殺之可也而況諸侯乎得討賊之義矣不地殺於蔡也不爵國人不君之也國人不君之而奔蔡蔡人殺之

九月丁卯子同生
公子均子也而世子生必以禮舉之何邪聖人於此所以正名定分杜亂源也世子之位自襁褓而定則亂臣賊子何所窺覬哉古者植遺腹朝委裘而不亂者分定故也魯自惠公並妃匹嫡隱允之生均不舉以禮嫡庶不辨以兆前日之禍今允幸有正嫡又能舉之以禮而史書於冊聖人於是其忍削而勿錄哉則子同生蓋以喜書也魯自是而後得其正矣雖然允以簒得國允既不正子安得正嗚呼使世有明王賢伯以正允之罪立隱之子斯正矣今既不能而允君魯者已六年使不幸允

復不能辨嫡庶則魯之禍無時而息也幸允有正嫡周公之後遂杜簒逆之門可不爲周公慶乎故允之逆聖人誅之於即位之初而子同生聖人蓋喜魯之有正嫡也
冬紀侯來朝
春秋以小事大爵尊而禮抗者皆降爵而朝之杞滕薛是也故三國雖微而介於大國之間卒與春秋相終始惟紀也知齊有併吞之心不能以禮自卑抗然以侯禮朝徒知求援於大國不知其犯大國之怒者蓋自來朝始紀魯婚姻之好有所不責而其朝齊齊肯恕然忘心哉齊爲侯爵而紀以侯禮朝吾不見其順也聖人於其朝魯也書侯則知其朝齊亦然矣則夫齊之滅紀未必不責其抗而紀侯不達權卒至於亡在當時紀固彊於杞滕薛然其謀自全之策不及三國遠矣故不免於亡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咸丘魯邑也杜云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今隸濟州傳曰西狩於大野大野魯之苑囿即鉅野周禮河東曰兗州其澤藪曰大野魯國於兗則大野爲魯之囿明矣獵於大野因火田而遂焚咸丘焉則何以不書火田曰禮記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也閉蟄之後火田之時也得時

不書所譏者焚咸丘以咸丘逼大野因火田而延及於邑也公穀以爲火攻且咸丘内邑何攻之有又以爲邾咸丘夫春秋書地未有不繫其國者宋彭城是也故雖在楚必繫之宋豈有邾邑而不書邾咸丘邪不書邾後世安知其爲邾邑也聖人作經必不如是之晦然則焚咸丘無貶乎曰貶淫獵也獵不至於焚山而況焚邑乎邑人民之聚也攻獸而災及於人甚矣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劉敞以爲用夷禮
春秋諸侯以小朝大勢之常也滕薛紀杞穀鄧牟葛皆小國也然君子不於小國求其義而區區於

允公求褒貶且小國豈獨朝允公哉前乎此則朝
隱後乎此則朝莊以至齊晉宋楚莫不皆朝之勢
卑國弱則謙以事大何擇逆順邪則書朝不爲允
公設也學者當於小國求其義然來朝未有書名
者而穀鄧書名說者以爲用夷禮禮自中國出夷
安得有禮謂之夷則不可言禮矣諸侯不名惟失
地名甍則赴以名穀鄧生名失地也何以書朝而
不書奔以朝禮見穀鄧皆在南陽廹於楚與魯壤
地蓋遼邈也魯居於兗穀鄧居於鄧以職方考之
兗鄧東南相距幾二千里兗距京師六百里鄧距
京師八百里合千四百里之遥其間越蔡越許越
陳越曹越宿及邾而朝於魯何益哉蓋爲楚所逼
失地而奔越大小七國而不見容者懼楚也至魯
遠於楚而容之故朝於魯以朝禮見故書朝以失
地故書名說者不求書名之意而惑其來朝之文
疑其朝允爲逆而不知其失地而奔不然以千四
百里之遠豈交鄰之義終春秋之世而不見於經
豈遂不交於諸侯乎則知其滅於此也何以不書
滅不告也二年鄧之會鄧蓋懼楚而求蔡鄭蔡鄭
亦求於鄧而交會焉距今六年而鄧卒爲楚所逼
出奔於魯穀亦從而滅楚日益熾矣而中國杳焉
無以爲備聖人豈苟書穀鄧之來哉蓋憂中國也

無秋冬闕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春秋不書常事然不因常則無以見其變則亦或
書之大事於太廟有事於太廟常也所以書者譏
躋僖公萬入去籥書也春祠夏礿秋嘗冬烝周之
正月夏之十一月也則正月己卯烝常事也所以
書爲五月丁丑烝起也禮有時不時則失禮禮有
節煩數則失節烝冬事也田狩之後備物以祭故
四時之祭惟烝爲甚腆蓋非冬則物不可得而備
今正月而烝禮也若五月之烝此何爲也哉夏之
三月物華而未實禽獸孕育之際安得物而備之
則夫五月之烝非暴殄天物不能也且冬烝而春
又烝則煩且數冬備祭而春又備祭則爲不典故
聖人文起於此而義在彼故曰爲五月烝起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命魯主婚也魯將爲紀謀納女於王王使家父來
聘言娶於紀也故冬祭公來逆后

夏五月丁丑烝

秋伐邾

允公之逆大國之會於今蓋六年而邾儀父以附
庸獨不朝儀父蓋知義者也隱有遜千乘之心則
即位三月儀父來盟允有簒逆之惡則定位六年

儀父不至非義何恃哉允公憤其然故無故而伐之責其不至也然邾終不卽至迄十五年因牟人葛人之來不得已而與之俱而後朝焉愚以是知義之果可恃也允以不義而伐人之國用兵何名哉故不書公不書師而見貶

冬十月雨雪

此記非時也夏之八月豈雨雪之時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王娶於紀非王意也魯意也齊將滅紀紀託於魯魯心不忍抗齊勢不能庇紀於是爲之謀而俾納女於王託王爲重焉謂齊雖怙彊必不敢滅王后

之國以負大逆之名于是魯爲主之而俾王娶之蓋由五年齊鄭如紀紀不勝其恐而求魯益急六年夏會於成秋又來朝故魯爲是謀春天王使家父來聘蓋謀婚也今祭公來初不爲逆后請期而已而魯知齊謀紀益深因不及反命而俾祭公遂逆后於紀故聖人以遂書非王命也魯命也以魯之命而祭公得遂事之罪可乎蓋祭公天子三公甘廢王命不能逆魯之意庸得爲無罪且王后奉天地宗廟社稷之祀者也而以私謀娶之以私謀逆之可乎聖人一書逆后之事而包數義於其間誅紀魯之私謀責祭公之遂事戮齊之怙彊傷周之失禮愚以是知春秋非吾聖人不能修也雖紀託於王卒不免於大去然齊僖因此蓋有所忌終其身不敢犯紀紀雖從魯鄭敗齊師而齊不敢報怨旣而僖公卽世而滅紀者齊襄也則納女於王尚足以延紀數年命雖曰下策其謀不爲不深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大婚人倫之本而天子娶后以奉天地宗廟尤不可輕然其禮惟昏義著士昏六禮而天子之禮無見於經者詩載韓侯娶妻文王親迎皆諸侯之禮爾唯春秋著天王大昏之禮然亦因事而見禮焉凡諸侯逆女稱女入稱夫人而天王逆稱王后歸

稱女天王以大夫逆后無貶而諸侯以卿逆有譏此禮之所以異也天子以四海爲家而后有母臨天下之道天王有命在紀則紀姜已有母天下之道矣而逆之自天王往也故以王后書尊王命也紀姜未見宗廟未覿君子則紀女而已而其歸自紀往也故以紀季姜書不敢以后自居順以聽命也此禮也唯天子則然而諸侯則異矣故逆稱女入稱夫人逆稱女女在父母制於父母安得以夫人稱之入稱夫人旣配而後得稱夫人也若夫諸侯禮均勢敵則必親迎韓侯文王是也天子無敵於天下四海無客禮則勢不得屈而親迎故以卿

大夫行然則祭公劉夏宜無貶何以譏蓋祭公三
公坐而論道者尊不當行劉夏士也士賤者微不
當往譏所使非所宜非譏不親迎也況祭公之遂
事不可以無貶故上不書天王使而下書遂惡其
專也然僑如遂逆女於齊至皆書以而紀姜歸不
書以蓋后將母天下非祭公所得以也故使若紀
姜之自歸此又天子諸侯之別也

夏四月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世子朝會禮乎曰禮之權也非正也事有出于不
得已故亦不得已而用權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

子誓于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君之禮一等未誓則
以皮帛繼子男此權禮也君疾或耄則以世子攝
朝會故有是禮然朝會有所不可廢而後以世子
行或方岳之朝或牙璋之召此禮之不可廢者不
幸而疾且耄故以世子攝之今曹之朝魯非有旦
夕之急也非王禮之不可廢也況世子一國之本
而曹伯以就盡之年羸然在疾而世子不在吁其
殆哉使不幸未及還而終生卒則國非其國也父
子顓蒙一不念此俱履危道曹伯不慮而使之世
子不辭而遂出吾竊為曹之社稷憂幸終生至春
而就木不然姦臣竊之槀容乘之振鐸之嗣僅如

綫矣秦之亡也以太子扶蘇不在權移斯高遂以
勦滅始皇好雄慮不及此蓋既焚六經不知春秋
也不知春秋烏得不亡

十年春王正月

允自二年書王之後不書王者凡七年至此復書
王何哉幸有郎之師也自允之簒大國會之小國
朝之無一人稱兵于魯者同獎簒也至是齊衛鄭
始來戰于郎雖然郎之師豈眞問允簒逆之罪哉
而聖人以迹取之不究其情也雖以他釁來而迹
實加兵于魯蓋愈乎盟而會之比而朝之者也故
聖人與其跡而以自戰為文明魯無辭不可得而

拒也是以正月先書王幸王法假是而猶存也蓋
前乎此未有以兵加魯者惟此其始也說者求其
義而不得或拘乎數或考乎外穀梁以為正終生
之卒且五年陳侯鮑卒亦在正月何以不書王或
以十年為盈數夫無王之罪日月可誅何待盈數
耶劉敞又以為三朝之節且援周禮侯服一歲一
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
衛服五歲一見魯采服也至是三不朝矣三不朝
則六師移之故諱而存王此亦附會爾且王畿之
外五百里曰侯服又五百里曰甸服又五百里曰
男服又五百里曰采服又五百里曰衛服則采去

王畿凡二千里魯居于兗以地考之兗去東都六百里去西雒千里以西周言之則魯為甸服二歲一見則允至此五不朝矣以東周言之則魯為侯服一歲一見則允至此十不朝矣所謂為采服與夫三不朝之節無一合者此附會不密罅漏甚大無辭可補者也

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衛自宣公即位與魯蓋未嘗通也衛嘗附宋魯嘗從齊至允二年宋殤遭華督之禍衛失所依故三

年亦與齊胥命于蒲齊旣通矣唯魯未嘗會至是將與公為會以通疆埸之好焉然衛先已與齊齊於此蓋將謀伐魯必有命于衛也衛得齊命其肯棄先附之齊而從新通之魯哉故桃丘之會衛侯不至公往會而不遇冬遂有郎之師則夫桃丘之會不遇者齊故也衛宣期與人會中道而變不信固在衛矣然允簒逆之人而會衛於桃丘桃丘衛地使衛侯因會而執之公其殆哉則夫不遇者公之幸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春秋書戰未有不書及者內書及如及齊師戰于奚外書及如宋師及齊師戰于甗不書及而以自戰為文者唯此郎之戰與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而已皆伐者有辭被伐者不得而抗也允公以簒得國在王法所必誅鄰國均可以問罪焉迄今十年無一人稱兵於魯者王法幾亡矣今也幸有齊衛鄭之師彼三國者究其眞情未必為討逆而來蓋元年鄭嘗盟之三年齊實妻之其不治允罪也審矣今乃無故而來戰其爭疆事也不可得而知其怙私忿也不可得而見聖人不問也獨是三國毅然加兵于魯足以快志士之憤而伸王法於久屈故先于春書王而此變文書來戰以

自戰為文志魯不得與抗矣故春秋書來戰惟此而已與夫丁未戰于宋蓋外內異文而其義一也宋人執祭仲出忽立突以制鄭國之權不道甚矣而復責賂于突突不能堪允公於是凡五會宋公以平之宋卒不從魯于是及鄭伐之宋何辭哉故亦以自戰為文曰丁未戰于宋外來伐而內無辭故書來戰內伐人而外無辭故直書戰文異義同也左氏著先班後鄭之事於經不可考況事在五年豈有更數載之後而報此小怨哉若然則當以鄭主兵安得序齊為首不足據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惡曹之盟同絕魯也允不義而得位齊鄭實定之位旣定而魯揜然自強不事齊鄭又齊鄭謀并紀而魯謀庇之于是二國怒而有郎之師然則郎之師私忿也聖人何以爵之蓋三國來戰固無辭矣未必不假討逆爲詞聖人亦因其詞而以爵予之所以存王法然原其情實不爲討逆來也故於惡曹之盟復人之初爵之以子其跡終人之以誅其情聖人抑揚予奪其可謂公矣然三國旣伐魯何用復盟蓋齊鄭忿魯不事巳連衛以伐之而衛嘗期魯爲桃丘之會雖因齊而不克往齊鄭蓋疑衛復與魯也故盟之則斯盟盟衛也其後齊僖鄭莊

衛宣皆抵死不通於魯則斯盟爲固矣然以私忿絕魯歃血要神其爲盟誣矣雖固何益哉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鄭莊天下之巨姦其朘天誅而死牖下幸矣夫正書殺人君子以不治治之蓋愚而爲惡小人之下者也若夫質爲小人而文以君子之辭眞小人哉時無明王而使斯人得全身於是世春秋其可不作乎姜氏初愛幼子段請于武公將立之武公不從莊於此蓋憾其母而疾其弟也憾而疾之宜疎之矣而莊愈親之母爲請京公曰諾段收二邑公不制繕甲治兵公不詰若鄭莊之仁且友也而莊實置之于死地以爲惡不盈則罪不至於死故稔其惡必克之而後巳母子兄弟之閒心如丘壑尚何有於他人旣而鄭被宋兵圍其長葛求魯之援急如風雨而告不以情要之以利約輸祊田其實無意入祊也使隱公因其渝平而遂以兵援之則投其詐謀幸魯有公子翬之徒爲之計卒俟祊入而後出兵雖其謀不遂其情可見矣魯齊援魯而入許逐其君而疆其田乃曰許太嶽之嗣也吾其能與許爭乎使許叔居許東偏攘人之地而文之以義猶曰不與許爭君子信之否乎初於魯隱有同盟之好借資之助至隱爲允所弒莊不能討而

反比之蓋以祊之在魯無釁而責償也幸魯有簒逆之罪可脅以責祊故因爲垂之會藉璧假許實責償祊也莊公老而姦謀益深矣齊將襲紀鄭實附齊使齊侯獨如紀則紀必疑而備之故莊助其姦與齊俱行蓋以鄭遠於紀將置紀於不疑而成齊襲紀之計也幸紀覺之而謀不遂不然紀國爲墟矣初桓王二政於虢蓋未絕鄭也而莊公帥師入于成周取麥及禾旣而負不朝之罪於王王師臨之鄭掃境來戰射王中肩且曰不敢陵天子嗚呼上干逆君之誅下負誓母之惡內欺兄弟外欺鄭國而尚以好詞飾其姦非春秋何以照其隱哉

故書克段書渝平書入許書假田書如紀書王伐
鄭而莊之姦無所逃於筆端不有春秋斯人何懼
耶此雖詳於傳而實合於經愚不敢廢故備論之
所以發鄭莊之姦而明春秋之蘊非茍從傳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國不可以無節義之臣節義之臣國之治亂係之
鄭之治亂實係于祭仲鄭莊死而世子忽立國之
經常也宋莊不義以突之毋為已出誘祭仲執之
求出忽而納突仲於此以義拒之可也拒而不從
死之可也既寡謀淺慮陷宋之誘而投其縶懦不
能拒怯不能死而致鄭數世之亂者仲也方其陷

宋之誘勢不可逭獨欠一死矣仲死則宋謀沮而
鄭亂息聖人尤仲不死故誅其魂於千百載之後
以息鄭亂然則仲何以不名曰不名所以誅仲也
古者國君不名卿老世婦仲鄭之老臣受遺輔忽
者也故忽不敢名之聖人亦因其字而書之所以
深誅仲也然突鄭公子也而不繫之鄭外之也使
若外盜之入簒者也何以書歸而不書入易辭也
祭仲立之也忽世子也何以不書世子既君鄭四
月不可曰世子也何以不曰鄭子忽不得子之道
也制於權臣不能守其社稷一夫作亂匍匐而逃
豈曰能子哉故斥書名其罪重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侯盟于折

內大夫之專伐自無駭始內大夫之專盟自柔始
聖人皆黜其族以示貶而或者以為未命之大夫
且專兵專盟必其國之秉政者也安有未命而秉
政者況未命於氏族何與而不書吾於無駭辨之
詳矣且宋人執祭仲出忽納突何與于魯而魯大
夫盟之蓋宋之於突固以親而立之也而宋莊豈
以親而忘利者哉必責其納突之賂也祭仲既不
能拒之於初忍拒之於終乎仲不能拒而鄭之小
無以厭宋莊之求故魯將平之大夫盟宋者一而
公會宋者五宋卒不從宋則不容誅矣而魯何為

者哉不內治其國而外平人之亂魯之君臣其志
荒矣故貶柔之族以見意

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突以不義而簒其兄宋以不義而責賂于鄭二者
均亂人也使王法不亡突在所誅宋在所伐而魯
允抵死會以平之何耶會而平之是成亂也蓋允
之與突類聚者也允殺兄而立突簒兄而入惡同
罪均宜其相庇也然宋之立突也初以為恩及賂
之不厭也反以為讎允凡四會兩盟而宋不從宋
莊固小人而允不自量甚矣且允嘗賂鄭許田以
求定位又嘗受簒逆之賂器於宋安能禁宋求賂

於鄭傳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荅反其敬允曷自反曰吾何人也其能止宋之貪而禁鄭之賂乎一念及此允當羞死何足重辱聖人之譏哉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於曲池

杞莒之怨亦久矣隱公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自後未嘗通也杞莒皆魯之東鄰而曲池魯地也蓋杞莒欲平求魯而涖之以信其盟故書會會者杞莒主爲是盟也然允五會宋公平宋鄭而宋不從允何足恃哉杞莒之平自相盟足矣無允公可也

公穀皆以杞爲紀字誤也非是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南燕也黃帝之後入春秋蓋未與諸侯通于此首與宋魯盟宋魯之盟爲鄭謀也宋不義而魯不信兩無可從者至十三年乃遂從宋與魯鄭戰初不交於諸侯存亡未可量也一從是盟有亡證存焉蓋小國兵力有限而從不義之役不義之役無時而已也一不從則禍由而生不若初不交諸侯之爲安也故兵敗之後不復見於經不知爲何國所滅自穀丘之盟始故聖人書人以賤之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春秋書盟會未有如是之詳者自突之入鄭柔會宋公于折公會宋公于夫鍾于闞于穀丘于虛于龜凡四會兩盟皆爲鄭謀而已使宋鄭可平一盟足矣何以多爲今屢盟數會而宋不肯平見宋之貪利不捨無以爲人而允不能自反無以取信於人也今宋旣不從可以已矣乃寒前日之盟背前日之會盟鄭突而謀伐宋焉宋貪利不悛猜貳不信在所誅也鄭突忿而伐之猶曰有詞而魯何爲哉魯徒以爲不從已乎而助忿興兵忿者允之心

而兵者魯之民也允心則怒而民何罪哉後日之戰自今日之盟始故詳書會宋一書會鄭以著允之惡

丙戌衛侯晉卒

兩書丙戌羨文也此舊史之文歟曰非也作經之後傳授羨之而世不敢刊春秋不刊之典也不可改易或以爲聖人存舊史之文且兩書丙戌何與褒貶聖人存羨文何益春秋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春秋以獨戰爲文者唯此與郎之戰耳皆被伐者曲無詞以敵之也左氏曰宋無信也杜云尤其無

信故以獨戰爲文是也前日五會宋公會者外爲主宋意也宋求賂于鄭而會魯何哉託魯以媒利也宋欲媒利而魯欲平之賂不可得平不能成于是魯鄭忿其不從而謀伐之伐之固未爲天討也而宋實無詞何則立突出忽宋謀也宋之謀徒以突親于宋而忽非己親也是親愛之心也突既立而責賂不已親愛安在哉五會魯而媒利魯知宋無厭而鄭無以塞其求也故平之雖允非君子而其舉未爲不善也宋卒不從而責賂不已此魯鄭所以不平連兵以伐之宋何詞哉豈以賂不足以償其得位而責鄭歟豈以四會兩盟卒不能得一

金之賂以責魯歟愚是以知其無詞以敵魯鄭也則聖人以獨戰爲文豈不有言哉而或者反以獨戰爲宋有詞愚所不曉也徒見夫內沒公不書以爲公之恥且外出主名而內不書公則可以爲公恥今外書師而內不書公安知非微者哉春秋之法將卑師少稱人內不可書魯人故沒而不書蓋伐宋者鄭意也公蓋助忿而已故以將卑師少而從之也然則何以不書會而書及蓋突以宋之立已嫌於伐宋推魯爲主也推魯爲主故聖人亦以其欲而書及以見意焉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春秋諸侯朋黨交肩同忿爲伍以鬪天下之兵民何負哉今七國之戰聖人蓋惡之不出主戰以泯戰爲文也而左氏以爲鄭與宋戰公羊以爲宋與魯戰穀梁以爲紀與齊戰此皆各得其一偏者也七國者魯紀鄭爲一朋各有所忿齊宋衛燕爲一朋亦各有所憾紀與齊世讎也紀之兵爲齊發也宋與魯鄭報前日宋之戰也衛與紀鄭固無釁而同役者爲魯耳蓋以十年郎之戰未得志也燕則比宋與兵責魯穀丘之盟不信也則七國者皆有所爲而戰各戰其私也然宋鄭之怨爲近且顯苟

遂以宋鄭爲兵首則天下孰知夫聖意本以泯戰目之哉故以齊紀爲首使後世求其義則知其各有憾也然春秋書戰鮮有不地者外之戰唯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不書地內之戰唯此七國之戰不書地皆地於其國也齊伐衛戰于衛故不地四國來伐魯戰于魯故亦不地然衛言伐而魯不言伐蓋齊宋衛燕之師不專伐魯也適相值于魯地而戰耳故不書伐其文與義自相副無事穿鑿也戰稱爵敗稱師此又春秋之常爾不足論惟衛惠之出宣公未葬嗣子出從金革之事直書侯而不書子從其稱也罪惡自

見矣諸侯皆爵而燕獨書人僻陋未嘗以爵通也

三月葬衛宣公

衛自十年有郎之師此年春同四國來戰則於魯怨爲深矣魯曷爲葬宣公劉敞所謂怨不棄義怒不廢禮也

夏大水

周之夏今之春水失其性矣吾於元年旣言之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突之立雖以宋而宋旣憾之所與者魯而已一日

失魯突其能自固哉故求於魯爲專前年之戰實受魯賜而敗宋師德魯益深故今春會公而夏又來聘蓋同惡相濟捨魯無可求援者也

無氷

寒暑之變天地之常度而隆冬盛暑立於天地之間者有所不安焉故聖人爲之立制秋爲備寒之具而冬爲祛暑之具周公七月之詩曰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八月載績載玄載黃爲公子裳故九月授衣爲寒具也二之日鑿氷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蓋鮮羔開氷爲暑具也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凌人斬氷而藏之時而無氷焉則無以備暑矣非徒無以備暑而鮮羔開氷何以薦寢廟外內饔何以供氷鑑賓客何以供饍饈夏無以須秋無以刷其爲闕禮大矣洪範庶徵曰豫恒燠若君政逸豫則恒燠應之春秋之君勤於政者固無有也則無氷乃恒燠之證歟雖然春秋之世聖人豈望其君建皇極調庶徵邪所以書者爲後王逸豫之鑒也世有哲王幸無忽春秋之教則皇極立皇極立則雨暘燠寒風皆時而無無氷之異矣

夏五

闕文也修經之後傳授闕之或以聖人因舊史闕

之非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則舊史有闕聖人必修之且闕一月字無與于春秋而徒益後世之疑聖人不爲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突之立於鄭不其危哉內恃祭仲而已國人不欲也外恃魯而已鄰國不與也故祭仲專政于內而魯傲視于外突皆屈而從之無敢忤也春秋書來盟者凡六皆屈已而求盟於我也突旣自危懼魯或背之則孤立無援一失外援則已爲匹夫矣故屈已而使其弟來盟焉鄭非無大夫而必使其弟則知諸大夫有所不心乎突也旣而宋伐於外祭

仲抗于内不免于出奔然而復入于櫟實魯之援
則今日之盟不爲無益於突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天子諸侯皆親耕取其穀而別藏之以供天地宗
廟社稷之祀曰御廩醴酪粢盛於是乎出是故聖
人重之不然一廩之焚何足志哉今御廩災天蓋
示變以警其不誠也然災纔閒二日而嘗說者皆
謂其以災之餘而祭故以爲不然且祭祀必爲醴
酪必爲粢盛醴酪粢盛非穀所成也米所成也則
三日之前穀已出廩矣宗廟之禮散齊七日致齊
三日安有致齊而穀未出廩哉則乙亥嘗非災之

餘也灰燼之餘脉蟲所不能食尚何以薦新於宗
廟哉允公雖庸必不然也災與嘗自二事爾災以
著天變嘗以著不時且春祠夏礿秋嘗冬烝皆夏
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也六月稼未登場安得
新而嘗之以陳爲新非所謂嘗也故書之著不時
而紊先典也事偶在御廩災之後非薦災之餘也
不然以灰燼之物尚能爲醴酪爲粢盛邪況醴酪
粢盛豈二日之間所能成者哉不近人情矣左氏
以爲不害安有廩災而穀不害者有識者信之否
乎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伐突
勢有所不敵而借資于人蓋亦不得已也以宋人
之勢力扼鄭爲有餘尚何借資於人者哉春秋書
以者三魯怨於齊勢不敵齊也則以楚師伐齊取
穀蔡怨於楚勢不敵楚也故以吳子伐楚今宋之
於鄭勢非不敵也而以齊蔡衛陳之師同疾於鄭
嗚呼不仁哉宋莊也以一國伐鄭鄭固恐矣乃連
五國之兵以扼之是將直造其國都夷其社稷而
後已幸鄭憑厲宣之靈恃以不泯不然咸林爲墟
矣且出忽立突者是誰之過歟已立之而已疾之
爲利也初以爲親絡以爲讎爲利也宋莊利心不

戰而宋鄭之民何罪宋鄭則然矣齊蔡衛陳復何
爲者哉輕民之命而爲他人役何益於已也是以
聖人惡之一舉而書人君臣同一貶焉其法蓋嚴
矣雖然五國均有罪而宋莊不義扼人以衆其罪
尤不勝誅雖十有二年鄭有宋之戰十三年宋有
四國之敗則報怨固其宜也然而生兵釁者何人
哉納突于鄭出正立庶以亂人之國而又責賂不
已魯屢會而屢平之卒不能捨鄭何以堪之則前
月之師止賂之師也非得已也故二載突皆不敢
主兵而以紀魯爲先焉宋不能自反又以四國之
兵將舉而夷之其用心何如哉夫以人之兵必其

君自行公以楚師蔡侯以吳子親在行也蓋不親之則於情不安而兵不用命則夫宋人者宋公也人宋公其貶不幾重乎然二霸之伐楚皆以諸侯之師也而聖人不書以而此書以何邪蘇轍曰威文之用諸侯公用之也諸侯而用諸侯私用之也用之以公人自用也用之以私我用之也此爲得聖人書以之意吾從之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車服名分之所係也天子制五器五路以祀諸侯所不可得而有也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衞木路以封蕃國其制有等差其繁

纓旂綏皆有常數不可紊也諸侯之有德有功亦時舉以爲非常之錫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詩曰王錫韓侯淑旂綏章是也蓋上以之錫下未聞臣以之貢君也禹別九州之貢貴至於金玉賤至於土石皆底貢而不貢車服其或所以備車服之用者則貢之而車服則不敢貢也蓋名分所係非天子不可以制度也桓王不君乃命家父以求車於魯魯豈制車服者哉禮曰魯君孟春乘大路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蓋魯僭天子之禮則車路之制魯或存之周衰典禮不修車路不能自制而下求於魯何以宗諸侯邪夫天下之治亂名分而已仲叔于奚請纓於衞仲尼以爲名器不可假人且下請於上猶曰亂名器今天子求於諸侯名器安在哉則周之微非天下叛之周實自壞也嗚呼悲夫

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突篡兄而立不正也而聖人書曰鄭伯忽奔而復歸宜絕矣而聖人書曰世子是皆不沒其實以見意也突篡而立樂乎爲君也故以鄭伯書忽繼世而不能守故以世子書聖人豈加私意哉跡其實而已跡其實而善惡自見此之謂也然突入不係

之鄭而出書鄭伯忽出不書鄭子而入書世子此則聖人之新意也蓋突之入宋納之而祭仲立之其實非其位也位非其位而自外入篡則疑非鄭人也故不係之鄭既以篡得位君鄭五年矣諸侯會之國人君之則今日雖奔安得不以鄭伯書書而復名之是乃所以爲誅也若夫忽莊公之嫡長莊公卒國固其國也而懦不能守即位四月位固定矣聞突之入委宗廟而出奔尚曰能子乎故不書鄭子然出奔距今蓋五年論鄭之世統忽實爲正今突幸爲國人所逼而出奔忽所當入故其歸也復以世子書明忽當世鄭也春秋抑揚予奪而

善惡粲然非吾夫子其能修乎然或書入或書復入或書歸或書復歸說者遂以是爲善惡之判愚以爲考春秋當稽其事之正否定其人之賢愚不可以歸入之間而遂判之大抵歸者緩詞外有所恃内無所拒故曰歸入者速詞外有所脅内得其間故曰入復者本自内出而復故曰復歸復入若善與惡則君子當以事求之

許叔入于許

公穀惡入之例于是敗矣且許叔何惡哉齊鄭無故而入許逐其君利其地居許叔于東偏以奉太岳之祀許之未滅僅容綫矣今天禍鄭之虐忽突

爭衡鄭國多故未暇問許也許叔乘間而復許之宗社其又何惡字而不名賢也投機而入速也機會之來間不容㩲其可緩乎論者不達權以爲許叔不稟王命而直入焉故聖人書入以惡之噫春秋諸侯之立果一一奉王命邪古者諸侯世子皆誓于天子繼世則朝于王而聽命今諸侯世子果皆誓于王乎繼世果命于王乎諸侯無事而立尚不稟王命許叔乘機而入乃責其待王命哉使王命未至而鄭復安稱兵於許許之社稷保其復存乎況鄭素拒王命王命至而鄭不受許叔將從鄭歟從王命歟從鄭則違王命從王命則鄭兵至其

爲計益危矣則夫稟王命而坐待滅亡與乘機而克復宗社其爲謀蓋有間矣聖人必有以察之謂許不稟王命者陋儒之說也爲此說者蓋惑於公穀惡入之例而不稽事之善惡人之賢否也學春秋者安可以例廢賢

公會齊侯于艾

齊自郎之戰不通于魯久矣使因是而遂絕則彭生之禍無自而生及齊僖即世魯復會葬襄公即位遂爲艾之盟允之禍蓋萌於此故聖人謹而書之以著復通於齊之張本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邾牟葛皆附庸也附庸而朝大國常爾何以貶爲蓋諸侯旅朝天子則可旅朝大國則非所以訓然滕薛朝隱公則貶在隱公滕薛若無貶辭邾牟葛朝允公聖人若置允不問而三國皆書人何哉傳曰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則滕薛當無事之際朝於魯修鄰國之好而已隱不當以旅見之故貶在隱公今桓王登遐諸侯不奔喪而旅朝於允無王甚矣故人三國以見貶聖人豈苟貶三小國哉天下諸侯均與其譏也且魯與齊衛鄰也齊僖衛宣之卒魯皆葬之而桓王之崩魯曾不奔喪乃儼然南面以臨三國之君允何恃而傲王室哉魯次

國也尚揜然無王則齊晋宋楚可知矣聖人於桓王崩而列書三國之朝魯所以著諸侯無王之罪此聖人尊王之微意學者不可不察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諸侯奔而復入不至於國者唯此鄭突入于櫟與襄二十五年衛侯入夷儀而已然鄭伯突名而衛侯不名衛侯衎書復歸于衛而鄭伯突不書歸於鄭此正不正之辨也衛侯之出國固其國也林父逐之而立剽不正也故衎入于夷儀待剽之死而已非簒也故聖人不名以别之突之出位固非其位宋立之也突入于櫟逼忽而出之簒也故聖人

名之以見其惡然衛侯居夷儀復得衛聖人書歸于衛明衎之當有衛也鄭伯居于櫟亦終入鄭聖人不書歸于鄭明突之不當有鄭也然則何以知突之入鄭蓋莊二十一年鄭伯卒葬鄭厲公則知突自後復得鄭也然其間忽之弑子亹子儀之廢立皆没而不書明突之彊惘忽及子亹子儀之微弱不能保其存亡也聖人書法可謂微而顯矣學者當以類求之而考其異則褒貶自見故愚援衛衎之事而得鄭突之罪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會伐未有先地後伐者先地而後伐議所伐也方諸侯會于袲伐櫟乎伐鄭乎未判也袲宋地聽宋命而後伐也何則宋莊出忽而立突忽固宋讎也既而責賂于突蓋三戰再北矣則突亦宋讎也今忽居鄭而突居櫟將伐忽而納突歟將伐突而存忽歟故先會于袲議所伐也然忽爲宋所逼而出奔於讎爲淺突兩戰宋師而敗之於讎爲深然宋卒伐其淺而與其深者蓋突親也嘗賂宋也忽路人也未嘗拔一毛以遺宋也寧伐讎淺者而納已親者庸詎知突復得鄭不傾國以事宋乎此先地後伐之深意先儒皆未之達也穀梁曰先地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近之而未是宣元年宋公陳侯

衛侯曹伯會晋師於棐林伐鄭亦先地後伐蓋晋師已出諸侯之師會之相值於棐林遂同伐鄭與此不同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再謀伐鄭以納突故會於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前年宋人以四國伐鄭伐突也今日連五國伐鄭納突也前日之伐是則今日之納非今日之納是則前日之伐非也宋莊必居一於此矣曰孟子于齊薛之餽受不受皆是也宋莊于鄭突伐與納皆

非也突之篡宋固立之也立之而賂不厭則反親爲讎而伐之突之出宋固幸之也幸之而復求賂故忍讎匿怨而納之宋則在所誅也而魯之爲魯何其乍親乍讎邪初突怨于宋則助突伐宋今宋比于突則助宋納突向背在反覆手之閒何哉利而已矣始也突背宋必賂于魯故從而疾宋今也宋將納突突必復賂于魯故屈而從宋向背往來唯利是親允不足齒也若夫蔡衛陳前從宋伐突今從宋納突不能自立而從人爲亂聖人亦在所惡也納突不書納明突不當有鄭非所宜納也公至自伐鄭行飲至之禮也不義而反尚行飲至誣

策書矣

冬城向

向即隱二年莒所入之國計其後爲莒所滅耳地介莒魯之境上既本非莒邑故莒魯交爭互以爲己有而其交爭自今日城向始故聖人謹志之以爲張本下書十一月則今之城在十月周之十月夏之八月非時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衛宣烝亂之行吾羞言之然所以貽數世之禍者皆烝亂之故吾忍而論之以爲後世戒且刖吁之亂衛無君者數月衛人得宣公而奉之以幸康叔之後不泯也不知得宣公乃所以肇衛禍而貽康叔之辱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矣爲之娶於齊而美公自取之以生壽及朔宣姜與朔譖急子及壽殺之而立朔朔立四年左右公子惡其譖殺急子而逐之朔出奔齊而立公子黔牟黔牟急之弟也立八年而齊襄納朔放黔牟而衛始定衛不寧者凡十有五載稽其亂宣公爲之也諸侯之重莫重於娶元妃以奉宗廟宣公以千乘之尊爲犬彘之行不正婚姻之禮別夫婦之義烝於上淫於下伉儷既非正矣安得嫡子諸子既均庶矣則長爲正而子毋聚麀安辨長幼此賊殺篡奪之所由啓也

今朔之於宣庶且幼也殺長而立能保其無亂乎故立四年而不免於出奔既而致齊襄之逆王命子突之敗王師皆朔也究其萌內外之亂皆自宣公爲之春秋之法常誅禍首故愚捨朔與二公子而責宣公也諸侯出奔皆名既出則內必立君故名以別之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齊之圖紀于是十有二年矣五年齊侯鄭伯謀襲之而不遂其後紀求於魯不爲不多而魯爲之謀亦無所不至然齊于此蓋易世矣僖公之爲人猶可以義繩之而襄公何人哉初魯爲紀謀納后於

王而僖公果不敢加無禮於王后之國以負惡名於天下故紀雖從魯鄭敗齊師齊不敢報怨迄僖公即世卒不敢犯紀則僖公猶爲畏義者也若襄公則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尚何以語之今黃之會平齊紀也齊襄之姦且庸其能奉魯言乎故春盟于黃而夏有奚之師齊紀于是不容平矣魯亦無以爲紀也蓋襄非僖之徒義不可動禮不可閑尚何以平之此紀侯不免于大去其國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儀父之事業不見於經傳觀其交隱允之間而吾得其爲人隱有遜國之廉即位三月儀父同其盟

允公篡兄之賊則終身薄之伐之而後朝朝蓋不得已也而肯與之歃血乎故盟則會之而後至其不情於允蓋可見矣然今日之盟果屈以事允乎愚意其載書之約必有不心服乎允者故秋有及宋衛之伐焉吾因是知儀父者義人也故聖人始終皆字以別之豈苟然哉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齊將滅紀而魯欲平之因紀齊怒也前日爲黃之盟齊蓋不欲魯必有以彊之故春盟而夏有是戰焉奚魯地齊來伐我而戰于奚也何以不書伐不與齊之背盟而來伐也何以不書公卑將敵之也或以沒公爲公之恥且兵有曲直齊無故而伐我我有詞也何恥之有凡師將卑師少稱人内不書魯人故沒之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進退死生之際人之所難而賢者以爲易然處進退之間賢于人者能之而處死生之際非大賢不能也蓋進退之際其於義也輕惟燭于理而不亂遠于利而不惑者能之死生之際其於義也重可以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義也不可死而死是輕其生非仁也故進退死生均常人之所難雖賢者

亦有所不能也是死生尤重於進退蔡季之賢可謂達進退之理矣而於死生之際蓋不能無惑也方蔡桓侯卒而無子季其弟也貴且賢當立而季不欲也去而之陳然蔡季去而蔡之世統幾絶于是國人逆而奉之季知蔡仲之後不可以不祀俛從國人之欲而復歸焉去也有輕千乘之心歸也有繼宗祧之義則其進退豈不裕如也故聖人字而不名以貴之書歸不書入以善之季之立于蔡蔡人安之也然不幸蔡逼于楚楚方有窺中夏之心蔡適當其衝爲國難矣莊十年楚文王入蔡蔡不支也則爲蔡侯宜如何死社稷可也而季不能

死係纍而入楚季之意蓋不忍勦蔡仲之嗣不知死社稷而社稷有靈蔡當有以繼仲之後者非季所患也故聖人于其歸楚也名之曰以蔡侯獻舞歸責其不死社稷也何蔡季明于進退而惑於死生哉吾是以知處死生者非大賢不能也聖人字之於初以予其進退之際名之於終以責其死生之義不以賢掩過不以過廢賢也或者不達以爲蔡季非獻舞且蔡季歸而奉宗祧如許叔入而繼許紀季以鄰入於齊以繼紀也夫又何疑不然國人召之於陳何以置之哉初字而卒名是聖人褒貶之法也豈可析爲二人而紊春秋之法歟學者

蓋惜夫蔡季之賢而有被執之事故曰獻舞自獻舞疑非蔡季蓋不知春秋之教也

癸巳葬蔡桓侯

五等諸侯卒從其爵葬皆稱公聖人蓋許之蓋葬者鄰國與臣子之義也故謚必以公配之內以存臣子尊君之義外以見鄰國重同盟之意蓋虛名不足以害實敎而所存者君臣之義諸侯之好也或者以爲春秋亂世故稱謂皆僭愚以爲不然周公太公之後皆侯爵耳故曰齊侯魯侯爵也而太公之子孫曰丁公曰乙公曰癸公周公之子孫曰考公曰煬公曰幽公皆成康之盛世亦可謂之僭乎則諸侯葬稱公者禮也今蔡桓侯葬而書侯文之誤也修經之後傳寫謬矣蓋前乎此宣公葬書公後乎此平公葬亦書公何獨於桓侯而不以公配之哉說者穿鑿又以蔡季之賢獨爲其兄請謚於王故獨以侯配之正也然則魯之考煬齊之丁乙當成康之際反不請謚乎豈成康之世容其僭而平王以後反得其正乎此不稽古之說況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桓侯三月而葬是用大夫之禮也用大夫禮而葬其君吾不信其知禮而請謚於王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嗚呼深哉魯允之心也夫宋魯衛三國鼎立而邾介於鼎足之間儀父胥義不事允也其朝其盟皆不情矣故允惡而伐之魯伐之邾不西附宋則南附衛允疑其然也故援宋扳衛而同伐之使邾絕宋衛之附不得不折而從己也允之謀不其深歟而宋衛固與邾無憾也不察而從之蓋亦疎矣不然蕞爾之邾何足以重煩三國之師哉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凡以警懼人君也何休曰是後夫人譖公爲齊侯所誘殺去日者著允行惡爲内懼嗚呼四海同是日也豈獨爲魯食哉休之說固多謬此尤爲可笑

不日闕文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嗚呼春秋誅亂臣賊子可謂嚴矣允之無王十八年之中惟四書而已元年二年書王以存王法十年書王幸有郎之師然天下卒無一人唱義而誅允今其死矣而聖人復書王何哉蓋天下不誅而已誅之也世有明王賢伯當誅其生吾以褒貶代賞罰當誅其死誅死者史官之權也孔子非史官聊寓之於春秋故允雖死終戮尸於黃壤而不赦此春秋之法也故曰罪我者其惟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愚因是而知春秋之書王非時王也夫子

自任也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齊自奚之戰與魯絶者又期年矣今復爲濼之會此禍之所不免者也十五年艾之盟不宜會而會是禍之萌也今濼之會不宜通而通是禍之成也無郎之師無奚之戰謂魯以婚姻之好常通於齊而不慮其禍猶曰可也今捨前二隙而必與齊通豈偶然哉蓋允弑兄而立天所不容今復通於齊爲妻所弑天道好還〻〻豈允公之智所能及邪蓋天誘其衷屢隙而屢〻以抵於禍而後已濼之會文姜未至也齊襄蓋與允議致文姜而允不察果與姜氏如齊入其陷阱也然聖人不書及不書會而書與此變文以見意也蓋公與夫人夫婦之間不得言會而如齊者文姜志也非公意也故不書及而書與若曰公不得已而與姜氏如齊也則夫弑允者姜氏之素謀特成於如齊之日也臣弑君子弑父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嗚呼悲夫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內弑不書地而此書地何也蓋事異跡殊不地則不知其弑也不書薨於齊則嫌魯自弑故書齊以見文姜之罪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內弑不書葬其書葬何亦嫌於魯人自弑也蓋葬者臣子之義自弑不書葬以見無臣子也今允弑于齊魯之臣子安得蒙弑君之名故書葬以見齊姜弑之魯臣之禮蓋自如也

右威公盡十八年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三

左綿 趙 鵬飛 企明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繼弑不書即位正也吾於隱公旣言之

三月夫人孫于齊

允公之弑其謀甚晦方公與夫人如齊亦豈虞夫婦之間萌逆弑之謀及公薨于齊魯人蓋以爲齊侯殺之亦不知其謀之出於夫人也雖夫人亦謂魯之不我疑故喪之歸也亦從而歸歸魯三月而魯人無知夫人與謀者其責於齊曰請以彭生除

之魯蓋以力不能得齊侯而甘心爲得彭生姑以當齊侯亦不知賊蓋在苫塊之側而不問也姦雄殺人而逃心猶有所不安況婦人之情乎喪歸三月魯時將練祭夫人懼與祭而干冥責也於是奔齊弑逆之謀至是乃敗夫人蓋自敗也魯於是始得弑君之賊然子母之間何以置之哉蓋絕之可也而莊公幼稚有所不忍焉聖人以爲法不可以恩掩義故春秋於是奔也黜不書氏爲魯誅之而爲莊公絕之也公穀皆以去族爲未爵命此亦未爵命邪吾前論去族爲聖人之書法於是有足證者矣内諱奔例書遜避之也其實奔也

夏單伯送王姬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忠孝無二道移孝於忠同是心也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今魯於齊有不與共戴天之讎而天王命以主婚是置人於不孝也爲魯侯者宜何以處之寧辭王命以避讎可也蓋王命有義可辭父讎無言可避故君子寧廢其公而存其私是天下之通理也如是則忠孝不失爲兩全今魯上不辭王命而下無以避父讎旣遣單伯爲天子送王姬矣乃爲築館于外以待之示不接於讎也然一舉而忠孝兩失外王姬則於王爲不忠歸王姬於齊則於

父爲不孝魯侯之計初以爲築王姬之館于外則上不違王命下不接父讎矣蓋不思其忠孝兩失皆本乎築館于外也不忠不孝之罪其可以智免哉單伯魯大夫或者疑送王姬非魯所宜遂以單伯爲王臣及見十四年鄄之會單伯書於會之上若内大夫於是又改送爲逆是二者均失也天王命魯主婚姬若魯女也故單伯言送而王姬言歸皆以内之辭書之苟以爲逆豈有齊娶王姬而魯爲逆者哉然内大夫未有書字者此書字者劉敞謂魯之孤是也公之孤四命附庸之君也如邾儀父之類故書字此爲得之孤蓋魯附庸之君入仕

于魯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策命也若書所謂蔡仲之命文侯之命耳生而命之固也死而策命古無是理周官有職喪掌諸侯之喪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有事謂賻贈賵含之典也若其有功德於世者死有誄有鼎銘捨此無所謂錫命者焉衛襄公卒景王使人追命之此春秋之末叔季之事非制也極其原當自莊王啓之然以衛襄之爲人而較魯允則景王之失爲輕且允公天下之大逆生不能討

死復何辭以策命之則莊王尤爲不君矣不書天闕文或者附會天德天討之事以求不書天之旨鑿矣書錫允公命其貶自著安在去天而後見貶哉不然王伐鄭不書天豈其貶非天討歟聖人立文自有體不如是之屑屑也
王姬歸于齊
夏送王姬秋築館于外至冬而後歸於齊久遲於魯何也見齊魯之兩不安也魯人不敢送懼不孝之罪暴於天下也齊侯不敢逆懼魯要其來而爲父復讎也遲之已久齊知魯無復讎之意而後來逆之不書逆常事也觀王姬久留魯而情可見矣魯主婚王姬若内女故書歸
齊師遷紀郱鄑郚
嗚呼齊襄狗彘也紀王后之國今王復歸女於齊紀亦有婚姻之好焉姬入齊而齊遷三邑者其人也其亦有親愛之心哉僖公見紀之納女於王則終身不敢謀紀襄公當王姬之歸而遷紀邑焉其父子爲惡之輕重又可較矣春秋之書遷有三義有遷人之國者宋人遷宿是也有自遷其國者許遷於葉是也有遷人之邑者紀郱鄑郚是也遷國徙其都鄙城市而已遷邑則徙其民而取其地也或者曰遷其民而虛其地非也且遷者本利其地

而遷之若不取其地摟其民何益哉周之井田有田始有民春秋之世其法固存也遷其民而不取其田民何以置之然取邑曰取者不轉徙其民也遷邑曰遷者轉徙其民也齊不義而逼紀紀民有所不順焉故以師脅之驅其民而徙之東置於南甲居於乙疆其地而別之使若齊置之也取其地而民安之曰取取其地而彊其民曰遷聖人因事立文而義自顯也紀小國爾三邑既遷所存者幾何宜其不能立於大國之間則紀之亡若不久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魯附庸也未王命故以地舉之若邾牟婁焉莊公幼弱大夫專恣於餘丘叛故公子慶父專兵伐之然溺伐衛則聖人貶其族慶父專聖人不去氏何也於以著孟氏之孽蓋基於此不氏則無以見之故書曰公子非褒慶父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書齊王姬卒疑辭也王姬卒而夫人會齊侯於禚是誠可疑者允公千乘之君文姜與其兄謀之如獵狐兎王姬婦人又何恃哉歸齊八月而卒於齊死之善惡不可得而詳也齊之赴魯內有所不安

而赴之疑魯問其故也不知赴之而夫人遂出會于禚是乃所以致魯之疑聖人亦從其實以疑詞書之其意可見矣不然王姬卒常事爾何以書之或曰初姬之歸也魯主之故赴於魯非也十一年王姬歸於齊亦魯主之也其後何以不書卒

乙酉宋公馮卒

魯之允宋之馮一體之人也而其時又適相終始其同惡相比盜之常情允馮不死鄭亂不息然其所以亂鄭者實允馮之故宋馮出忽立突初以植逆黨也不惟利其黨而且利其賂賂不厭則始立而終惡之允之與突亦同惡者也突失宋則比於魯亦同氣相求者故魯復摟之以伐宋及其末突爲國人所疾而出奔則魯宋均無望於突矣無望於突亦可以已矣而二人之心以爲突出則逆黨孤於是舍前日交兵之怨而同納突焉忽已得鄭而突居於櫟是鄭有二君也鄭有二君繫誰之罪歟允馮爲之也允十七年高渠彌弑忽而立子亹使允不死兵釁復生矣幸允死而馮不能獨納突也及桓十八年齊襄伏甲殺子亹而立子嬰鄭蓋未定突猶在櫟使宋馮不死又未必不爲突謀也今馮死矣故子嬰雖穉而君鄭十有四年突無如之何者失宋魯之援也故聖人於春秋重絕逆黨

蓋重絕逆黨則天下之亂息矣宋馮之卒聖人蓋幸其卒也

三月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衛朔不義而立不義而奔王法所不容也齊襄爲逋逃主而久匿之至是五年復舉兵伐衛謀納朔也齊襄之行汚人牙頰天下同疾之而魯又有君父之讎其可與之俱耶莊公於此纔十有五君子蓋不可責其過也而深可誅者大夫之無君忘讎於內而專兵於外其可忍哉故去溺之族誅之重矣其後莊公忍父之讎而從其伐衛闘王師而敗之上不忠而下不孝皆溺所以致其君者然也其

罪可勝誅乎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威王崩七年而後葬周無臣子而諸侯無王也左氏曰緩何止緩邪公穀以爲改葬意之爾若然則何以不書改如卜之改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春秋因事立文而褒貶自見紀季以酅入於齊始隱終哀惟此而已故其文異凡大夫有罪者必書奔而此不書奔大夫竊邑者必書叛而此不書叛大夫貶者皆斥名而此不斥名蓋事可疑者聖人不異其文無以判後世之疑此何疑哉季紀侯之弟也知齊將滅紀紀亡無日矣於是割紀之邑以出事齊其迹若叛紀竊邑而事讎也聖人不異其文後世豈不誣君子爲亂臣賊子邪蓋紀侯疾齊襄之惡不忍北面於齊齊兵將臨紀也紀侯將築城鑿池效死而守之則民不能無傷全其民則社稷滅守社稷則民俱死紀季於是謀於君割邑以附庸於齊辱己以全兄之高因邑以繼紀之祀其爲迹則逆而其謀則順其後遂國於酅而叔姬有歸則宗祀不泯者季之功也故聖人書字若許叔蔡季之賢也不書奔非若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之惡也不書叛非若趙鞅入於晉陽以叛之逆也其意與文自見殆不可以迹而疑其情也或者不得其旨謬曰諸侯母弟皆書字宋公之弟辰陳侯之弟黃何以書名又以爲未命者稱字既命者稱名莊公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書名是既命也至閔元年季子來歸乃書字無乃既命而復追命邪聖人惟書字書名去氏書氏爲春秋之權舍此何以寓褒貶哉

冬公次于滑

有其實者聖人與其名盜其名者聖人責其實公次於滑將以救紀無其實安得享其名故聖人以徒次爲文不與其名也齊師次於聶北救邢名曰救邢安得無其實故聖人書夷儀之遷以責其實也滑之次莊公蓋幼也子同生迄今十有五年十五之童其能抗齊而救紀乎不能也實不能而徒出兵何益哉雖圖其名不可得也故書公次而不與其救無其實不與其名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文姜淫奔君子所切齒然元年奔齊聖人去其氏及禚之會祝丘之享復其族何也去氏所以誅其弑逆之惡不去氏則無以見其弑復氏所以重齊侯之誅不書氏則無以見其禽獸之行文姜固在

所誅也而一婦人何足誅哉所以痛誅者齊襄也若司馬之法在齊襄當服九伐之典文姜何足治哉詩人賦敝笱曰敝笱在梁其魚魴鰥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魚大者敝笱足以制之文姜無足治者也南山刺襄公則曰南山崔崔雄狐綏綏以狐喻襄公襄公何以爲人哉故聖人於春秋誅齊襄爲重而以文姜爲不足誅也享者兩君相見享於廟禮也以妹享於祝丘宣淫甚矣

三月紀伯姬卒

內女嫁於諸侯者多矣卒葬者不書惟紀伯姬之卒書恤其死於亡國之際也宋共姬之卒書恤其

死於宋之災也紀伯姬之卒紀猶未亡而所以書者爲齊侯葬紀伯姬起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垂衛地謀納朔也鄭伯突自允十五年居于櫟以傳考之蓋未嘗入鄭也十八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子亹莊元年齊襄殺子亹祭仲立子嬰子嬰至是凡四年突居櫟子嬰居鄭鄭有二君子嬰之立不書於經則今日遇於垂者子嬰耶鄭伯突耶曰鄭伯突也夫世鄭之統者昭公爲正昭弑而無子則統固絕矣亹嬰雖繼立乃昭之姪不可謂正而突雖篡實莊公之子又嘗君鄭矣聖人於此與其世鄭之統者名與之實誅之也蓋不與其名則無以顯其篡之實然則遇垂者鄭伯突也蘇轍以爲子嬰過矣且據傳所書則此遇亦非子嬰初齊襄伐亹問弑君罪亹會之爲齊所弑祭仲立子嬰則祭仲固齊讎而子嬰祭仲所立敢冒不測以會齊耶則垂之遇必非子嬰也以聖人明鄭之世統則鄭伯亦當是突以左氏著子嬰之事則鄭伯決非子嬰此固若無足論者然傳世之統聖人重之愚故白聖人之意以明鄭之世統云

紀侯大去其國

聖人書紀之事何其異也前日紀季入齊爲之顯

然隱惡抑揚其文必置於無罪之地今紀侯之去也又爲之筆削諱避俾其不與惡人同科豈聖人之私紀哉原其情而已勢有所不能免者紀之滅亡是也齊之於紀蓋九世讎傳曰齊侯烹於周紀侯譖之今雖越數世而齊憾未已雖其事有無不見於經然觀齊謀紀之毒其或然也自僖公與鄭伯如紀而謀襲之距今十有八年觀紀侯於齊之僖襄均不見其有非常之怨而齊之謀日深紀侯下之蓋已無所不至允六年會允於郕冬來朝魯皆以求成於齊而齊不順九年又納女於王倚王之重以圖安齊亦未之平也十七年又爲黃之盟

然襄公立而逼紀愈甚王又爲之歸女於齊期以平其忿而反虐之王姬歸齊而三邑遷焉三邑旣遷而紀無以自存矣故三年使季以酅入於齊爲春秋祀然前年秋入齊迄今之夏而後紀侯去之何哉蓋須季之安於酅社稷有託而後去也則紀雖亡蓋與亡國異國亡必有滅之者而此不書滅明季之入足以止齊之滅也亡國之君必名責其不死社稷而此不書名明社稷在酅實未之亡也亡國之君必書奔而此不書奔蓋釋然而去實非奔也然則紀侯在所褒歟曰不幸而至此尚何以言功區區之謀僅足以贖覆宗滅嗣之罪其何褒然聖人必異其文者所以傷紀侯爲國之難僅能存祀疾齊陵暴之惡而重誅其心也議者美之或推之大王之列擠之或陷於譚子之下皆不酌聖人之意而察其書法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滅人之國而葬其夫人小惠能掩大惡乎齊在所誅也魯爲伯姬父母之國魯不葬之以爲仁而使齊賣之以掩過則聖人書之不獨譏齊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莊公忘父之讎而交於齊則會可也遇可也盟之亦可也何以狩爲通於讎而託於狩兩相虞也元年旣爲齊主婚三年溺已會齊伐衛則通於讎久矣尚何虞哉蓋前月之通於齊公與齊襄未嘗交際也今之狩兩君相見也交際之間兩君不能無疑心故各以兵行徒以兵行則嫌於不順故以狩爲言其實相虞也嗚呼不共戴天之讎終身之憾也今因狩一見而釋之莊出於空桑耶則尚何責若是允之子也其忍忘其父乎莊公於此不得與禽獸齒立於天地間尚可以人責之乎書曰齊人人齊侯所以人公也以人責公聖人猶加恕心焉愚以是知春秋忠厚之意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嗚呼齊襄宣淫一至是耶師三軍之聚也前日會于禚享于祝丘猶曰託會享之禮也今當三軍之衆而掩然無忸怩之心無恥極矣載驅之詩曰載驅薄薄簟笰朱鞹路車也魯道有蕩齊子發夕朝夕蕩遊乎路者也四驪濟濟垂轡濔濔兵車也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蕩遊無厭荒樂不慙也其與春秋相表裏孔子存而不删於以見六經之權也

秋郳犂來來朝

郳附庸也附庸之君未命者皆字儀父蕭叔是也

而此獨書名何邪夷也夷附庸不朝如介葛盧是也此獨書朝以朝禮見異於夷也則犁來蓋知禮者其卒能佐伯主尊周室而請王命爲小邾子榮列於五等之君其知禮端自今日朝始故聖人進而書朝異於介葛盧爲褒之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衛宣死而無嫡嗣朔譖殺急壽而自立黔牟急之弟也又逐朔而得衛則朔與黔牟均庶也均簒也今齊師納朔而王師救黔牟其曲直之理則五十步笑百步爾然以彊弱論之則齊彊而周弱以尊

卑辯之則周尊而齊卑齊所恃者彊於天下也周所恃者尊於諸侯也然聖人作春秋蓋抑彊而濟弱抑卑而奉尊彊不敢陵弱卑不敢抗尊則天下治正春秋之教也今齊連五國之兵以臨於衛衛固不敢敵也周復何以救之今周室之師不能當齊五之一則宜其救之不濟也然齊師納朔朔卒入於衛王師救黔牟而黔牟卒出奔聖人於朔之入也志齊之彊而能納朔也不書納朔不與其納以抗王師也黔牟之出也不書出奔傷周之弱不能庇黔牟也不書王師敗績不與齊之得敗王師也四國皆人而內獨稱公人外所以人公也公忘父之讎復從讎於不義以抗敗王師齊與三國均得逆王之罪而莊公至是生十八年豈猶有童心故也故聖人以成人之義責之也王人微者子突名也如子孔子朝之類或以字爲褒或以名爲貶皆非是褒貶在王師不在王人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秋公至自伐衛

脅五國之師抗王師而敗之逐黔牟而入衛朔之得衛其亦何安孔子曰汝安則爲之朔固安於得位也尚何靦聖人書朔入于衛有所脅也公踰年

動衆越三時從讎於遠且不義而抗王師及是而歸尚何辭而飲至耶其告於廟必不曰敗王師也册書之誣其可信之不有春秋後世何以證哉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左氏以爲俘而公穀以爲寶說者援書所謂俘厥寶玉遂以寶與俘爲一愚以爲此二說不可合若以爲俘則貶在齊以爲寶則貶在衛蓋俘者兵之獲而寶者國之賂也以理揆之此當爲寶不可曰俘也且齊之伐衛期納朔而已豈貪其寶玉虜其人民也蓋朔脅諸侯之兵而復入衛其德於齊爲

多故以衛之寶賂齊齊以魯釋讎而從已且親也於是分而遺魯爲朔賂之齊齊分之魯其取一也或者以衛寶比郜鼎曰鼎取於宋猶曰郜鼎寶取於衛宜曰衛寶器從名也愚以爲衛寶不書衛無以知其爲衛之賂非郜鼎之比君子觀其文而察其義不可鑿言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初文姜之淫奔莊公蓋幼也故聖人每每誅齊而責姜今莊公既冠矣而姜宣淫於二國之間春會於防魯地冬會於穀齊地也齊魯之民不勝其恥而莊公不恥也猗嗟之詩曰猗嗟昌兮又曰猗嗟

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言莊公長大而美既成人矣而不能防閑其母此詩人所以刺莊也且一婦人之出入豈難制哉而莊公縱其淫而不恥尚何以爲人子乎莊公至是蓋冠矣聖人所以責之重矣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天地大變明不可以常情度之然不可謂無應而然也惟君人者常懷畏天之心而懼其爲變兢兢修德建皇極於天下則天地位萬物育何有於變彼陋儒者規規指一事之應一物之驗以爲知天此淫巫瞽史之事君子所不學夜恒星不見變之大者夜中星隕如雨天意豈可測哉覩其變而戒懼修德以弭之無問其應可也楊雄曰聖人不求知天此言足以爲萬世法若公羊何休楊氏之罪人也恒星列星也星隕如雨志其多也或問其故曰吾知其變不知其故

秋大水無麥苗

周之秋夏之五月五月麥將實而大水焉爲水所厭而不實故先書大水繼書無麥苗以見災五月麥未登場不可舉其實故曰麥苗說者以麥苗爲二物麥且未艾安得徒有苗此蓋疑五月之際麥將實不可曰苗也不知未登場圃安得舉其實二

十八年冬書大無麥禾則穀既登場圃矣故明舉其實此則麥未實爲水所害耳何疑乎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甲午治兵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秋師還

兵出以名有名之師直直則多助兵出以義不義之師曲曲則無功魯之與郕未嘗有一日之憾莊公無故出師而次於郎此何名哉故陳也蔡也有所不從陳蔡不至公懼不勝乃治兵習戰合齊師

以圍郕不義甚矣故郕雖不支寧降齊而不降魯不義之兵雖小國有所不服自春動衆迄秋而還三時暴露於外且與讎比君子危之及其返也書還不書至蓋無功而返何辭而告廟也公之舉可謂不自量矣齊爲讎而不報郕無憾而與兵已方忍讎事齊以幸喘息安能脅陳蔡而必其至哉徒見齊嘗脅陳蔡以伐衛已亦脅之以伐郕陳蔡其肯聽已如聽齊耶甚哉其不自量也已既釋父讎而事齊齊固親之矣則圍郕之舉求於齊可也何必陳蔡蓋郕介於齊魯之間於陳蔡爲遠與齊伐郕則疑郕服齊而不服已於是寧遠求陳蔡而近捨齊不知陳蔡雖弱其能從吾役哉其不至也必矣二國不至卒不得已而求齊齊至則郕固非我有也夏郕已降齊及秋而後還蓋莊公舉事不謹失措於郕遲留而不返愧無辭以歛至故書還不書至志其實也或者以還爲善辭夫出師無名伐國不義三時而反猶曰善之春秋之法不如是之踈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凡弒君稱人君無道也諸兒之惡薰炙天地非特齊惡之魯亦欲其死也非特魯惡之天下後世均爲太公誅之也而諸兒之弒書無知何也蓋二惡

並著不可捨其甲而存其乙諸兒之無道不待書無知而後見無知之事非名則不彰何則無知仲年之子僖公以年爲母弟愛之異於他弟而施及其子無知蓋習寵爲常諸兒一旦絀之能無怨乎怨者亂之媒也於是弒諸兒而自立焉故著無知之名所以見僖公寵弟之禍不可不戒也春秋於此所以明親親賢賢之道不可偏廢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春秋之法有非名氏無以見襃貶者則雖微而必書如劉夏逆王后于齊是也有不在名氏而襃貶自見者則雖尊而不書會王人盟於翟泉是也蓋不書劉夏無以見其卑而任尊者之職一書王人則已見周之微而王人下盟此詳畧之判也今蔇之盟所責在公忘父讎而爲齊謀立君書曰及齊大夫盟其義已顯不在大夫之名氏而後見襃貶也及齊高傒盟則罪在高傒而不在公公及齊大夫盟於蔇則罪在公而不在齊故畧外而詳內辭之詳畧聖人之意可見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齊襄無道見弒其嗣勦絕子糾小白皆僖之子而襄之弟也以世統論之則均不當立而子糾出於

魯小白出於衛子糾倚魯而謀入故書納小白魯彊而自入故書入納與入均不正也而小白彊而得之書曰齊小白入於齊篡也然莊公於齊不共戴天齊之亂魯宜討之也而反憂之初盟其大夫謀爲之立君及是遂躬伐齊而納子糾焉或者曰此以德報怨也愚以爲不然怨有淺深如壇站之爭干戈之憾以德報可也不共戴天何所逃之而可以德報耶釋父讎而冒不孝之罪於萬世之下德何有哉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報怨猶不可以德而況父讎乎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春秋内戰未有書敗績者皆爲之諱也今乾時之戰不諱敗則聖人之待莊公蓋亦薄矣皆魯君也厚於他而薄於莊何哉見莊公之不足齒也人莫不有父而莊公獨無父有無父之國則齒莊公有無父之人則重莊公矣公自春及齊大夫盟夏遂伐齊納子糾齊小白既乘閒而入則公可以已矣尚整兵而與齊戰折北不支佚獲而逃使無讎而爲齊納糾猶有義不義也今爲讎納君已無父矣雖義何益哉況小白兄子糾弟也公穀經文皆書糾而不書子明糾不當納也内忘父讎而外爲齊納不當立之君莊公之過非徒日月之食也終身之罪也尚何足爲諱哉故不諱敗露其惡也或者以我伐齊爲有復讎之名故聖人與之不諱其敗榮之也噫君子觀莊公果有復讎之心哉爲齊主昏從齊伐衛受齊遺俘及齊圍郕盟大夫豈今日之戰一旦背齊好而直爲父復讎且莊所納者讎之子而名爲復讎有是理乎七月會葬襄公而八月及齊師戰其戰之意可見安用譊譊爲無父之人文過哉或者又以沒公不書爲公恥夫敗且不

諱尚何恥之沒哉戰不書公緣上公伐齊之文也如僖二十二年春公伐邾秋及邾師戰於升陘同義學者無多穿鑿以紊經體則襃貶自明矣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小白之惡於是甚矣已既先入以得齊齊人安之小白何虞哉糾糊口於外已不能和協則縱之可也小白必殺之而後已曰吾所以絶人望而杜後患也小白其亦有天倫之性哉鄭莊克段滑在衛不殺也宋殤得宋馮在鄭不問也夫既攘其位而勦絶其命君子其安乎則小白之姦蓋加鄭莊一等宋殤之用心猶恕於小白也小白之意蓋見夫

鄭突不殺忽卒出入歸奔如傳舍故於此必取而殺之則齊安焉蓋不知其惡直出於鄭突之上而萬世不磨也故聖人於齊書人則知其爲小白於糾復書子則見其不宜殺也左氏謬以爲魯殺之論語感公殺子糾召忽死之孔子之言與春秋所書炳若日月學者安得信傳而戾經也然書此者亦足以見魯不能庇而爲齊所取是乃所以譏魯也

冬浚洙

隘哉莊公有童心也吳江劍閣洞庭孟門天下之險也或者越而過之若趨平地洙何足恃哉孟子

曰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甲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莊公不孝天怒民怨四鄰叛之舍齊蓋無通者前日侯陳蔡不至知四鄰莫有歯者公又納糾賈怨於齊乃區區浚其溝澮以爲備齊之具不其愚哉楚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小白不畏而問罪焉何畏於洙莊公徒勞民動衆以爲此無益之舉敵人蓋望而笑之何益於備齊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于長勺

齊伐我也何以不書伐不與齊之來伐也乾時之敗齊取子糾殺之齊亦可以恕然矣今又稱兵以涉吾地幸魯潛知逆而敗之長勺魯地也聖人書公敗之而不書來伐予奪蓋可見矣允十三年齊衛鄭來戰於郎內無詞以敵之故以三國自戰爲文今公敗齊於長勺無詞來伐故以偏敗爲文內外異體戰敗異名而曲直一判春秋之文誠不可俄而度也

二月公侵宋

莊與宋未嘗有怨也以爲修先君之怨歟則允之末年尤親於宋亦無一日之憾也且齊爲殺父之讎而莊實比之尚何宋問然則公侵宋忿兵也何忿乎忿宋之薄已也莊之不孝父讎不能以義復

毋淫不能以禮閑天下皆以爲齊侯之子宜諸侯之不歯也居位至十年四鄰無一介之使以交於侯人五年伐衛之役宋陳蔡雖同之其實從齊不從魯也三國蓋恥與同列矣故圍郕之役待於郎而陳蔡不至薄莊之不足與也長勺之勝蓋亦偶然莊公於此遂以其兵力之彊而侵宋焉忿宋薄已不能自反而修身齊家自咎所以不歯於人者何故乃無釁而侵鄰國以結怨於諸侯則莊公之爲人果不足以爲君子而小人之歸矣

三月宋人遷宿

宿宋之附庸也而介於宋魯之間隱公元年及宋

人盟于宿二國相要同盟於此則其在宋魯之閒審矣公侵宋宋蓋疑宿之微爲魯所逼而降之於是遷其國都内近於宋焉然則滅乎未也遷其社稷之守近乎宋猶以爲附庸也故不書滅魯固不彊於宋也公一侵宋宋閔遷附庸而避之亦足以見閔之懦矣夏齊宋俱次于郎而宋師獨敗宜宋之怯不能庇宿也噫力不能庇心不忍棄乃構其民而遷之後遂不復見於經以傳考之則其地卒在魯定十年侯犯叛駟赤誘侯犯如宿犯從之則地入魯久矣豈宋遷其地而據其邑卒入於魯耶考乎此尤足以見宋閔之不能庇宿雖遷之無益於宿之亡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公敗宋師于乘丘

師次于郎有待也待魯之服也前日公敗齊侵宋齊宋均有憾於魯則其伐我蓋有詞矣尚何待曰惟有詞而不忍鬬其兵故待焉威公以諸侯之師次于陘以待楚楚使屈完來盟于師故不戰而反楚雖夷狄猶知義也齊宋次于郎而敗宋師于乘丘莊雖諸侯曾夷狄而不若也魯之納糾侵宋皆無名之師而待於近郊魯固可求成矣反乘二國之無戰心詭謀而敗之莊公尚爲知義乎凡外之來伐不書伐我書來戰或侵我西鄙伐我北鄙聖人皆迹實而書之不諱也今非侵非伐非戰而師次于郎本問罪之舉焉故聖人亦迹實而書次不誣人以過也然齊宋同次于郎而宋師獨敗又以見齊威不忍鬬其民全師而反宋則不忍其忿鬬之故獨敗也不然齊宋同敵魯宋敗齊兵安得獨無傷乎嗚呼齊威於是蓋有伯心非前日之小白也聖人亦因其功過而書之昔爲桀跖今爲顔閔聖人無私也跡其實以寓賞罰而已凡春秋伐而書次者善之也救而書次者誅之也伐而次蓋有所待不肯忿而遽疾於人也救而次則有所觀望而不進矣聖人察其情以求其善惡不可謂書次同一貶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於此始見經而所書者敗蔡師虜獻舞說者曰州而國國而子以漸進之吾不信也蓋前乎此荆雖彊未遽侵犯王畧然蔡侯鄭伯會於鄧則聖人蓋已憂之矣中國諸侯無人慮此者今齊威初得齊蓋有伯心焉故聖人於敗蔡之事首書之以見荆將呑噬中國諸侯不可不慮以起齊威之伯業也荆楚之彊亘古而然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詩曰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莫敢不

來享莫敢不來王商德中衰則有所不庭矣故武丁之興撻彼商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而後帖服焉周之盛時周公在朝莫敢不臣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周家中僨則有所不臣矣宣王之興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而後能服之然當商周之盛時朝貢於庭亦不過曰荊楚舒而已未嘗見稱人稱子也或稱荊或稱楚初無輕重而後世見經始書荊繼書楚初來聘書人後又書子遂以爲進之且成湯高宗周公宣王惟懲而服之孔子遽反成湯高宗周公宣王之道而進之乎無是理也然則其所書之異何曰

書荊書楚書人書名皆從史文惟書子不書子爲聖人之意蓋楚自周之前無封爵直南蠻爾及鬻熊事文王文王師之有書曰鬻子其後成王封其曾孫繹於楚以子爵於是列於五等之末及春秋之世日以盛彊遂僭稱王雖其僭出於君而實國人奉之也至於通中國則以中國之爵爲榮故會諸侯遣聘使以子爵自稱聖人亦因其自稱而書之僭王則聖人惡之然因其實而書王則土無二王不可以訓於是還其所封之爵以子書之若曰楚雖彊大極其所封之爵不過曰子所以抑夷狄之彊以尊王也若夫書荊書楚書人書名皆從其俗蓋善惡淺深自見非聖人新意也或者又以楚書子爲聖人據禮而稱之此又不然記曰東夷南蠻西戎北狄雖大曰子此則漢儒採春秋之文而立言非春秋之前先有是言也謂楚屬南蠻而稱子可也東夷北狄西戎安得稱東夷子北狄子西戎子者哉此漢儒謬說非先王之典也不可以證春秋蔡侯獻舞即蔡季也吾於自陳歸于蔡既論之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滅人之國勦人之祀固重也而世有所不免君子蓋視其罪何如爾夏啓之誓曰威侮五行怠棄三

正天用勦絕其命周公之典曰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罪非是二者則亦不至於絕與滅也然成湯之興仲虺作誥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則兼弱取亂侮亡未必皆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與夫內外亂鳥獸行者也蓋弱不能自存則兼之亂不足治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有亡道則推而亡之何甘誓周典以絕滅爲重而仲虺以取亡爲輕也蓋成湯之興仗義以正天下所存者大則所亡者輕矣今譚之惡不見於經傳齊侯以一舉而滅之君子蓋疑焉然聖人於齊書師不書人無所貶於譚子書奔不書名若無罪也蓋譚之

罪固不至於滅而齊師滅之所以示威於楚九月荆敗蔡師而虜蔡侯其鋒不可戰視中國若入無人之墟也齊威圖伯之謀固不得不示威以懾之齊威之志則然矣而譚之罪不至於滅故聖人書子予其示威於楚則書師責其滅人之罪故不名譚子其褒貶異文而各有義也不二年而會於北杏聖人又顯而爵之蓋予其圖伯之謀也雖非成湯取亂侮亡之心而迹近之聖人豈以成湯望齊威哉予其迹而已孟子曰湯武身之也五伯假之也於是蓋可見矣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莊公於此三敗齊宋之師矣屢戰屢捷公蓋以爲善戰也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蓋以結怨連禍民被其毒也子產以無文德而有武功爲鄭之憂范文子以君幼而有武功爲晉之患莊公豈特無文德而幼者哉其惡蓋播於天下諸侯均不齒之而又結憾四境君子爲之懼也幸齊威方圖伯不以小忿爲念宋閔旋被禍而絕報怨之師不然公敗宋之師魯之禍也非福也

秋宋大水

外災何以書往弔也魯讎於宋何爲弔之幸之也

再敗宋師宋怨弗忘報爭今宋大水則謀不及魯矣魯故幸而往弔爲災無赴告之義非弔無以書之弔而書於策聖人亦因史冊而書之以見公之結憾鄰國乃幸人之災以緩報怨之役何以爲國乎

冬王姬歸于齊

魯主之也魯周之懿親也所以爲王主婚固多矣惟莊公之世兩書王姬歸于齊所以見莊之無父也不然同姓主婚常事爾何以書之不書齊逆亦常事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叔姬伯姬之媵也媵不書所以書者非常也故歸紀歸酅卒葬皆書焉叔姬自隱七年以媵歸紀迄今三十有四年叔姬蓋垂白矣以垂白之年不幸而紀亡紀侯大去不知其所終幸紀季以詐謀挈邑而入齊以奉宗祧於酅紀之五廟猶血食也然伯姬既卒繼祀事者誰與謂紀之亡而酅之微遂棄而勿顧其如宗廟何故不忍棄其衰殘之念而復歸焉全節中義而不失婦道有足嘉者宜聖人不以其媵妾之賤不憚辭費而究其始終所以存節婦之風爲天下勸也說者乃曰嫂無歸叔之義且以垂白之姬夫又何嫌小人不成人之美而擠

人之惡果聖人之心哉聖人於詩存柏舟之什春秋著歸酅之事垂訓遠矣觀乎此非徒全叔姬之節亦足以見紀季之果能奉社稷於酅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弑君及其大夫三累也於允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既言之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八月弑君而十月奔陳宋尚爲有臣子乎陳佗奔蔡蔡人殺之聖人與其討賊之詞宋萬奔陳而陳安之陳蔡之善惡判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

北杏之會威公圖伯之初也圖伯之初而首以爵子之許其伯也古者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所謂上公九命者則伯之名蓋起於是今威公之立不受命於天子則所謂伯者分州之伯歟抑九州伯之伯也古之所謂伯天子命之也今威公之伯春秋命之也曰春秋空文也安得有命蓋聖人代賞罰而作春秋則春秋之所予若天子之命也周衰方伯之職不修諸侯不知尊天子而攘夷狄周替於上楚僭於外聖人蓋憂之今齊威之興哆然有圖伯之心而齊實方伯之後也於是聖人以權許之豈苟許之哉許之於初所以責之於後也故今日北杏之會諸侯皆人而齊獨書爵尊之異於諸侯所以責其尊天子攘夷狄之效也而威公果能不負聖人之責成九合之功伐楚於召陵而折其彊暴之鋒中國恃以不夷狄者威公之力也聖人於春秋詳威公之始終以荅羣弟子揚管仲之丕烈公子其君而私稱其臣所以露春秋之旨使後世知吾春秋實予齊威也則北杏之會書爵列於諸侯之上豈非許其圖伯之始也哉

夏六月齊人滅遂

前日滅譚聖人書師今日滅遂聖人書人譚遂均不宜滅而春秋一予一奪何也前日書師非予之也權也今日書人非苟奪之責其正也前年楚人滅蔡凌轢中夏聖人將許其示威以圖伯故以權予之今既爲北杏之會伯業萌矣而齊威不能安靖小國和協大邦宣禁令以安王室合兵力以帖荆楚乃以諸侯小不順則遂舉而滅之是怙其彊也非安輯諸夏之意也故聖人復貶而書人前予之今奪之非私也逐其善惡而已故譚子書奔而遂君不書奔奔者不能保其國之稱也譚子有不

能保其國之罪以啓齊之滅故書奔遂無罪而齊滅之故不書奔觀乎此又足以見滅遂之無名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公敗齊師未嘗與齊通也北杏之會莊公不與今齊威以遂不至而滅之公懼尋會于齊齊侯盟于柯平于齊也說者以莊公忘父讎復通于齊茲蓋不然襄公莊之親讎莊且比之威公襄之弟何與於讎不責於比襄之罪而責於從威之盟非春秋意也然則柯之盟許之乎曰魯聞齊之名有所不安也況盟其君哉然春秋之法重責其初而略其

終其讎之切者莊固親之何有於威聖人旣責之於襄則今日之盟有所不問也特其從伯之會始於此矣公羊載曹子於盟齊歸汶陽之事以爲齊威信於諸侯自柯之盟始焉經不書歸田況汶陽之田至牽之戰而後能取無足據者然以爲威之信自是結於諸侯則有之何則公伐濟納糾于威爲至讎又敗齊師于長勺郎之次齊又不得志則魯之怨齊蓋未償也今頓釋前憾而爲是盟威之心蓋休然有容矣宜諸侯之心服也曰威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始焉其說是也其事非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夏單伯會伐宋

外書人而內書單伯則內外皆大夫爾或者以書人爲貶齊非也齊侯何罪哉宋背北杏之會齊釋而不伐則諸侯攜矣伐宋之兵伯主之權也非過也單伯復會故再起伐宋之文齊將伐宋不期於魯自柯之盟始乎爾齊不保魯之必從也故不敢期之魯見宋不至而齊伐之於是懼而以單伯會伐爲後期也後期而齊威不問此所以服魯之心而得其從鄄之會也大夫不序將卑師少爾

秋七月荆入蔡

先治內而後攘外伯主之序也今齊威圖伯三年

得魯而失宋諸侯蓋未協也而荆又入蔡齊威蓋患之而未有以制之也說者遂責威公不能服楚是亦責人之難矣夫穫稻粱必春耕夏耨秋耘而後冬得而穫之種未入土磨刃而將刈焉吾竊笑其愚也荆之彊暴非一日矣不可攫而取也必安靖中國內治而後攘之宣王之事也不然未有以待虎杖尺箠而搏之有不觸其怒而爲其噬者幾希故其後凡二十六年諸侯協從中國無釁而後伐之亦足以見楚之彊不可俄而服而齊威之靖安有謀不爲不審之計以敗中國也或者於此責威公以不能治楚蓋書生之論非燭理者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周衰方伯連帥之職不修諸侯魚潰鳥散無或宗主人各有心心各自負掩然無相下之志故威公之興驟舉而合之蓋亦難矣故一得國公樓諸侯而會之以一其心今伐宋而得宋於是會于鄄鄄之會爲宋也單伯魯大夫四命之孤也不名說者以爲王臣於此灼見其非也春秋書王臣必列於諸侯之上以主會如僖八年會王人某侯盟于洮九年公會宰周公某侯于葵丘則王臣皆書於會之下以主是會今單伯書於會之上如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季孫行父會齊侯于穀皆内臣也其文自順說者疑魯大夫無書字者不知公之孤四命附庸之君入仕於魯者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踰年再會于鄄懼諸侯之離也會之於春見之時所以協諸侯之慮而啓其尊周之心也左氏以爲齊始霸未也伯當在十六年幽之盟爾

夏夫人姜氏如齊

文姜哀姜均齊女也二女均有罪而齊威殺哀而釋文何也義之所在也文姜通於襄襄兄也殺文姜則爲暴兄之惡釋而弗問遠之之道也哀姜通於慶父慶父賊也以義殺之内足以滅惡外足以

懼賊於姜爲安也齊威於此蓋亦有所審矣然威公方圖伯而姜如莒未必不爲伯業之累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郳邾之别封裔出於邾也其地在徐州徐隸宋也蓋附庸於宋也叛宋而宋伐之爾連齊人者魯伯主之令也郳者邾之所自出懼其叛而入於邾也故同邾人伐之宋謀則深矣蕞爾附庸其能容三國之師乎三國皆人貶其毒也

鄭人侵宋

鄭突誠不令之人哉初因宋篡國旣而背恩爲讎及居於櫟則又宋之力也今賂傳瑕殺子嬰而入鄭是再篡爾齊威方伯赦而不討蓋用寬典而突不知世有伯主非若前日魯允同惡相濟之時也而欲以舊怨侵宋焉可勝討乎故明年三國伐之荆又伐之突方知伯主不可不依而宋之不可伐也於是同盟于幽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齊伐鄭而序宋於上示伐之名也伯主之兵不可無名而動無名之兵曲曲則無以令天下讎鄭者宋也而齊伐之鄭其恕然無辭乎故序宋於上明宋伐之齊雖伯主順其義而已矣故鄭服於幽之盟鄭宋釋怨而同盟知齊威之義正不可不順也

將卑師少稱人

秋荆伐鄭

楚將憑陵中國蔡鄭實當其衝東諸侯未知有楚而蔡鄭首蒙其害其爲國亦難矣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齊威雖患之然力未能制也鄭於此不依伯主其能立乎一從幽之盟而楚不敢窺鄭者十有餘年則謂威公之伯無益於中國誠有不信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齊始伯也前乎此未有同盟者而此同盟焉此齊威由之而伯也盟之禮重矣二傳皆所不識周禮衆見曰同衆同而盟於方岳之下是云同盟古者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爲宮築壇以木作方明方四尺設六色上下

黃四方各以其色陳幣玉加壇上諸侯各立於方明之下王乘龍旂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諸侯因同盟於下方伯臨之所以一諸侯以尊天子故曰同盟周衰巡狩之禮不行方岳之會無之久矣威公於此蓋假是禮以臨諸侯各國其國各家其家宋殤不王鄭莊拒伐魯允輸朝宿之邑衛朔抗子突之師來聘而魯不報錫命而魯不朝問於他邦知其皆無王也威公於是慨然有尊周之志合諸侯而示之以方明之禮臨之以衆同之盟雖王不在是而其志有足尚者聖人不與尚誰與哉故八國之君皆貴而書爵其予之也至矣楊子

曰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矣此言得聖人之心也然八國皆爵而內不書公一以爲微者一以爲諱之且八國同盟魯敢以微者間之邪以爲諱之固是也而未得其實且魯有父讎於齊所當諱也然於襄公不諱而於威公諱之於柯之盟不諱而於幽之盟諱之何哉蓋諱幽之盟所以存君臣父子之義爲威公全尊王之舉也且會而列姦管仲以爲不可而列讎果無累於盟乎且幽之盟非私盟也爲尊王而盟也君臣之義不可廢則魯莊會之是也而父子之義其可廢乎莊之會幽固忘父子之義矣而春秋必爲之諱者存父子之義

也存父子之義非爲莊也爲威也莊公在所不責矣而威公尊王乃使人廢父子之義則威之爲累大矣故諱之若莊不在是者爲威諱也諱之則君臣父子之義全而幽之盟愈可貴矣或以爲莊公諱何不諱於前而諱於後也未達其旨

郳子克卒

儀父也至是齊威旣伯爲之請命於王也故書子

右莊公盡十六年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挍訂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四

左綿 趙 鵬飛 企明

莊公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而詹不書族蓋有罪焉討有罪而非伯討奈何不歸之京師也然鄭詹之罪不可詳左氏以爲不朝且冬會于幽而春遂責其不朝邪無是理也不然齊且伐罪以責其朝執詹何益哉公穀以爲佞人則有之矣而其說未白要之鄭自忽突爭衡二君出入相避如傳舍而爲臣者朝以爲讎暮以爲君君之位如奕棋而已之位如盤石見利忘君反面事讎自祭仲以下皆然也若

詹者必仲之黨無疑矣則執之爲得其罪然威公旣伯則當執歸京師而聽天子之命乃自執之而已此其所以書人不得爲伯討也

夏齊人殲于遂

王者之師爲義起也誅其君而弔其民民大悅今齊滅遂以兵戍之遂人其果悅服乎不服而戍之以兵且無所畏乘其虛而盡殲之嗚呼吾今而後知不義之果不可爲也不義而彊且愚民有所不服而況君子乎遂君滅矣而區區之民敢抗齊而殲其戍人使遂之君存其肯屬而事齊邪遂君不

知其何人觀其以義得民逆知其爲君子齊威之
滅遂於是　謬舉聖人於其滅書人而於此書殲
以齊人自殲爲文則其高遂人之義也審矣遂人
於此亦足以復其君之讎歟然齊威之此舉爲伯
業之累甚大君子蓋以爲威公惜之

秋鄭詹自齊逃來

逃之爲言　之辭也與鄭伯逃歸同義然詹不逃
歸而逃來則知其爲鄭之罪人也審矣見惡於鄭
得罪於齊逃而奔魯而魯納之是魯爲逋逃主也
吾竊爲魯懼之齊鄭不稱兵於魯幸矣

冬多麋

麋獸也周禮獸人夏獻麋月令仲冬麋角解皆此
獸未嘗有而有曰有有蜮是也嘗有而多曰多多
麋是也蜮以有爲異麋以多爲異皆記異也杜氏
以爲多則害五穀且爲災麋非食五穀者疑杜以
麋爲草耳非是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魯有戎患非一日矣伯禽之初不免興費誓之師
自入春秋隱允皆會而盟之蓋虞其爲疆埸之患
也則戎之在魯不可一日而不防莊公不修戎備
其來也如履無人之境疆吏安在哉去而追之何
益也春秋之書追者三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
至巂弗及齊書侵知其侵也戎不書伐不覺其來
也不覺來而追之戎備虛矣

秋有蜮

蜮含沙射人蓋亦微矣而聖人書之以記其異蜮
雖微必有以感之者觀乎此亦可以見人君之德
不可毫釐虧也毫釐之虧異且感之聖人不以微
不書欲人君之謹所感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可與權而不違權君子謂之固可與正而不中正
君子謂之專達於權正之義則處遂事之際無失
矣若公子結吾不保其達權正之義也媵陳人之
婦君命也及齊宋盟非君命也非君命而利國家
專之可也權也非君命而不利國家則專之能無
患乎當中正而不守正乃因權而生事秋及齊宋
盟而冬致三國之師則今日之盟果爲利國家乎
且鄄衛地齊宋二君胡爲而至於鄄哉齊威合諸
侯必會於宋衛之閒以爲四方諸侯之來道里均
也故葵丘貫澤皆宋地首止及鹹皆衛地齊威之

伯嘗兩會於鄄今將復合諸侯於此也結如陳假道於衛適遇其會也迺遂與二君盟其意蓋以爲一出而二事成一以媵陳人之婦一以結伯主之盟而不知其以大夫而抗伯主於國果利乎然公子遂會齊侯於陽穀齊侯勿及盟而結之專齊威遂及以盟何哉結必有以欺齊也彼其語齊侯必不曰吾媵陳婦也必曰吾以君會盟也蓋前乎此伐宋之役與鄄之會皆單伯會之而巳莊不至也威亦以結爲單伯之流而遂與之盟既盟而知其媵陳婦不爲會盟而來也於是怒有西鄙之伐焉然齊宋之來伐以其抗也責其欺也而陳亦與之

何耶此尤足以見結之兩失矣結之盟齊宋不曰媵陳也結之至陳不曰盟齊宋也兩設詭辭而欺之及一敗而二事皆詐故三國均疾於魯也此陳所以亦從而來伐歟結之罪蓋不勝誅矣而說者徒見其書公子而不去族因以爲褒曰齊宋謀伐魯結道遇而盟之所以解紛也且宋齊嘗同幽之盟今何釁而伐魯哉以爲討鄭詹之來魯已期年矣存乎亡乎不可得而知既越四時而不問至是尚何討耶曰討鄭詹則脅鄭而來可也宋何與哉況盟不旋踵而三國之師均疾於魯尚何紛之能解也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季孫宿救台遂入鄆皆遂事也皆不去族也悉以爲褒之可乎自莊以下魯大夫多不去族所以著三家之張本也公子慶父弑逆而奔尚不去族何問於結然君子察其事之善惡而褒貶自白不可拘去族書族之例也

夫人姜氏如莒

姜氏如齊猶曰父母之邦如莒何哉淫奔極矣莊公在所不責書之亦以見齊威不能繩之爲伯主之累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討結之抗且欺也欺與抗小人猶忿而況鄰國乎況伯主乎釋而不討則啓姦招侮敗伯業矣三國

書人將卑師少也問罪而已不務勝魯也劉敞以爲齊宋會於鄄謀伐魯公子結盟之爲魯免難觀今日西鄙之伐魯難果免乎蓋惑於書公子之例而不究其始終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文姜於是蓋二毛矣死亡無日而淫奔不巳禽獸非屠戮無以禁其搏噬彼得其死幸也

夏齊大災

人火曰火天火曰災齊人大災何以書往弔也前日齊伐我西鄙何爲往弔我服其罪也結之過也大災甚矣宮廟庾庫盡矣可不弔乎書之以見齊

威之伯德不足而取戾於天也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戎有二有山戎有戎山戎即北戎遠於中國乃舜營州之地孤竹國也戎介於中國在曹衛魯之間隱允之所盟與夫伐凡伯侵曹者皆此戎也此其為患尤近伯討所當先也所貴乎伯主者以其能尊中國攘夷狄而除天下之患也戎患近在鄰國齊威可不討乎威公即位蓋十年內則伐叛討二以立己威而已戎蓋未嘗問也至是始伐之亦足以見其緩於除患矣伐戎伯討也而聖人書人責

其緩可知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鄭突篡忽而入櫟其後卒歸於鄭而聖人不書歸說者以為不赴於魯非也其入櫟也魯實納之豈其歸鄭而不赴哉聖人不書其歸不予其有鄭也至是卒葬皆書曰鄭伯則知其卒得鄭也其間莊四年垂之遇十四年鄄之會皆突也非子儀也突時蓋在櫟實未得鄭而聖人以鄭伯書之予其世統也突篡而與世統奈何名與之而實誅之所以深治其篡之罪也今突死而嗣世統者突之子矣其可不與突世統哉或者以垂之遇鄄之會為子儀此死法也非春秋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肆赦也眚過也赦大過也臯陶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今過之大者皆舉而赦之肆大眚或者以為僭天子故書大若然則當書曰大肆眚矣安得曰肆大眚耶不觀文之逆順而誣人以僭甚非義也然則肆大眚予之乎曰予之且人固不能無過過

而能改善莫大焉過雖禹湯所不免而責常人無過可乎過而殺之則雖欲自新無由也故易曰赦過宥罪書曰眚災肆赦亦治世之典特觀夫過故之辯耳故者心乎為是惡也過者非心乎為惡誤舉而已故曰宥過無大赦其誤也刑故無小誅其心也然則虞舜之制諸侯亦得用之乎曰舜之赦赦天下威福之權也諸侯之赦赦一國聽訟之法也昔成王命康叔曰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罪有小而故則不可不殺是諸侯亦得肆眚也豈康叔得肆眚而魯周公之後反不得肆眚耶然

十二公之中惟此一書之則他公皆未嘗有過過
故盡殺之而莊公鞠其過之大者而肆之也是亦
春秋之美事聖人安得而不書哉說者以為文姜
之惡非赦不得葬故肆眚而後葬之文姜之惡熏
炙天地淫奔於齊莒之間往反如織生且不治今
死矣反待赦而後得葬邪使不赦而葬時王伯主
四鄰諸侯將發其冢而暴其尸邪無是理也且文
姜之罪與齊襄等襄之存九伐之法不行襄之死
且得以禮葬而文姜何足治哉況子安有赦母之
道乎或者又以為請於天王而天王肆眚若爾則
經當書天王大肆眚今曰肆大眚辭直出於魯矣

天王何與哉此皆求其義而不得妄緣上下之文
而鑿為是說不知肆大眚適居文姜卒葬之間非
緣上下之義而立文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葵丘之禁曰無專殺大夫則當時諸侯蓋專殺大
夫矣古者大夫命於天子有罪則聽天子之命春
秋諸侯大夫自命而自殺之其專甚矣經書殺大
夫者四十七皆書其專也然就其事而言之則殺
之有罪無罪不可無別故凡殺世子母弟目君甚
其絕親也殺有罪則稱人以為國人皆欲殺之也
殺無罪稱國以為國君私殺之也或曰殺大夫舉
其貴之辭也殺公子舉其親辭也殺而稱名得其
人也得其罪也稱大夫而不名不得其人也不得
其罪也其凡例如此而其罪之重輕情之深淺即
可見之不可以例求也陳人殺其公子御寇書人
以殺殺有罪然公子陳侯之子也父殺其子父子
之恩絕矣然御寇不子而自取殺身陷父於不慈
蓋參譏之

夏五月

春秋無以仲月首時者或五字之誤或月下脫事
耳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復通於齊且謀婚也前日見絕於齊以公子結之
抗今日復通於齊亦安受高傒之抗抗則均矣然
結之抗有西鄙之伐而傒之抗魯因求婚焉齊以
為忿魯以為歡彊弱曲直蓋已判然矣齊之不義
殺其父而胥其子莊之不孝忍其父而昏其讎則
防之盟公之恥不其深歟故沒公而不書也然忍
父讎受傒之抗何求於齊哉欲婚而已讎與色孰
重父與妻孰親莊公重色而輕讎欲昏而忘父則
公之恥自取之也甘受其抗尚何辭

冬公如齊納幣

父讎不報母喪未除而求婚於齊不孝也納采不

親而公親之非禮也雖孝與禮聖人不以責魯劉
而春秋垂萬世之典非爲莊設也爲萬世重父子
之親垂婚姻之教因不孝以致孝因非禮以致禮
春秋之意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忍讎而婚冒喪納幣今至也吾不知何辭而飲至
策勲哉
祭叔來聘
孫云周大夫祭采地劉云祭邑天子之下大夫是
必使之則其不稱使不予使也下大夫無臣雖有
臣猶不外交也祭叔畿内諸侯也聘者大夫之事

而諸侯親之可乎祭叔假王命託聘爲名而私交
於魯其實非聘也聘必書天王使而此不書使非
王命也諸侯不自聘托王命也祭叔蓋自以爲有
所憑藉而來足以逞私交之罪矣而不知春秋不
書天王使之則不惟暴其私交之罪而且兼受欺
君之誅也齊高子來盟非君命也故不書齊侯使
而見專盟之意祭叔來聘非王命也故不書天王
使而見專聘之罪然盟有善否大夫專之猶或可
也聘豈王臣所得專耶聘者傳命之辭無命而傳
是罔人也内以欺君外以罔人祭叔之罪蓋重於
祭伯之稱來矣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甚哉公之無恥也子同生於今三十有七年則公
之婚姻固失時矣徒以父殺於外母淫於内諸侯
所不齒非忍讎而婚天下無與爲匹者故忍而婚
於齊齊既許婚而母喪未除莊公之心蓋可料矣
故前年如齊納幣今年如齊觀社社何足觀哉托
觀社而如齊也穀梁以爲尸女蓋照其肺肝矣君
子恥言之吾因穀梁之言聊發其隱情而已耳
荆人來聘是年楚成王即位
朝聘非夷狄之所宜講也夷狄而講朝聘中國之
憂明堂位蠻夷戎狄之朝皆位之國門之外不使

之見宗廟之美衣冠之富周禮蕃服世一見不使
之數履中國之地熟山川之險易也掌客掌賓客
之牢禮諸侯大夫士皆有餼獨不及蕃服不使其
享中國之味也典命掌諸侯之儀五等之君及其
大夫士皆有車服禮儀之數獨不及蕃服不使其
被中國之衣也其來也行人制其出入其至也象
胥訓其語蠢動生於天地之間均睹日月均霑雨
露而聖人厚中國薄夷狄者以爲禮義之所不染
一開其端則窺伺於中國也春秋之世荆楚日彊
聖人蓋憂之入鄭伐鄭駸駸然其患深矣今率然
而聘魯説者以爲進之聖人豈樂其僭聘問之禮

哉憂之益甚也且自荊之魯以職方考之幾二千里彼何慕於魯而來邪蓋藉聘問以窺中國也計道里之遠近歷山川之險夷覘彊弱於諸侯察備禦於疆埸其爲謀有不可得而料者而說者以其去兵而用禮爲可嘉不知禮自中國出夷狄安得知禮假禮以爲謀君子不可不察也前日伐鄭書荊而今日來聘書人或者不考其文因以爲進之且直書荊來聘則若舉國皆來於文不順而其大夫之名氏又未通於中國也故加人字以成文不然二十八年荊伐鄭何以復書荊邪僖十四年狄侵鄭書狄至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書人二十四年狄伐鄭復書狄豈其伐衛書人而進之邪蓋與邢人俱不可曰邢人狄伐衛也文有逆順聖人初不以此爲褒貶學者宜深思之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己不踰禮而後可以責禮於人己既不正則人必以不正加我此理之必然者也莊既求婚於齊則六禮之行有大夫存焉而公皆親之往反如織非禮甚矣而齊侯亦無詞而拒之何哉威公宮中女市女廬七百內嬖如夫人者六人何責夫魯侯鰥然出入齊境而無恥也故欲遇而遇欲盟而盟受其侮而不愧者齊有以自取之矣蕭叔蕞爾附庸其朝於魯禮所當然者魯有宗廟社稷之守非亡國而餬口於外也不俟公之至而來朝因其在穀而逆朝之其不正甚矣而公亦安受之而無怍心何邪公之於齊父讎也忍讎而求婚且未成禮乃旦暮驅馳於齊境說者蓋以爲陳侘焉則無怪其見侮於蕭叔而受其草次之朝也孔子曰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若齊之威魯之莊皆自侮者也及見侮於人亦披襟而受之夫復何辭聖人書穀之遇蕭叔之朝以見君子責己不可以不重也

秋丹桓宮楹

莊公忍父讎以婚於齊而內有所不安焉今母喪告終將除禫而逆女於齊也使允而有靈寘責不輕矣故莊欲以丹艧之飾而媚於先君秋丹其楹春刻其桷以重悅其在泉之靈也不然五廟皆有宮何獨丹刻於允也哉噫嘻其謀蓋亦迂且誕矣忍於心而飾於外尚何以爲孝乎內不孝而外加非禮其得罪於先君益重矣說者以爲誇示齊女且姜氏入不敢覿於廟尚何誇邪禮山節藻棁複廟重檐刮楹達鄉天子之廟飾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告期也告期而盟之懼有所不信也告期大夫之

事而公親之告期婚姻之常而齊盟之内外均非禮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刻桓宫桷

義同丹楹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智術近乎詐而君子有所不廢者時假之以濟正也惟君臣父子之際不可加智術於其閒事君而尚智術是天下之大姦事父而尚智術是天下之大不孝也莊公於君臣父子之閒智術無所不用而不忠不孝之罪益彰元年爲天王主婚於齊父

讎也不以情而辭命於王乃以術而築館於外内若不接讎外若順王命而不知成天王不正之命致王姬居外之久其惡尚何以蓋之是將以智謀爲忠而陷於大不忠也今既忍而婚父讎且親如齊納幣如齊逆女乃丹桓宫楹刻桓宫桷以媚於先君及逆女而返公不與姜氏同至難於告廟也七月公歸八月姜氏入公之歸也書至而姜氏之入不書至姜氏固不可見於廟矣而公之至吾不知其何辭以告廟也且公之行也旣以逆婦告及其至也吾意其必矯舉而妄告廟矣不然安得不與姜氏同至耶昭公娶於吳謂之吳孟子則公之至吾不信其以姜氏告也莊公之智術於是窮而不孝之罪愈暴白而不可掩矣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若公者可謂心勞而拙者也聖人各因其實而書之而莊公不孝之罪無以逃於筆端吾因是而知君臣父子之閒果不尚智術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禮者天下之公器而覿者私見之名也假公器而用之莊公之情可見矣哀姜讎之女也莊公不敢以見宗廟夫諸侯娶元妃以奉粢盛今娶婦而不見於廟果何爲哉是重色輕禮也不能以禮事上則何以責禮於下今大夫宗婦覿用幣於禮不其

過歟薄於奉上而厚於責下莊公其何以安之莊公之心蓋曰吾私覿而已不以公見則外不負宗廟内不負夫人而不知其内外兩失之也語曰私覿怡怡如也則覿者非下見上之禮燕閒而私相見也故曰朝覲大夫之私非禮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恭也以私覿而見則如勿覿而已況又用幣耶且三帛二生一死男贄也榛栗棗脩女贄也以私覿而用公禮以女而奉男贄莊公蓋以私覿則於禮爲輕故重其贄以覿焉公之志荒矣守禮則心有所不安用術則智有所不周顛倒錯亂無一是者蓋無逃君子之筆大夫宗婦同宗大夫之婦不

可析爲二豈有男女俱見哉穀梁之說非是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曹羈及赤之事左氏不載凡大夫出入公子爭國兄弟父子嫡庶之辨惟左氏最詳而於羈赤之事獨無傳此所以起二傳之紛紛也以史記世家考之莊公卒僖公夷立亦不載羈赤出入之事疑赤則僖公夷字似赤而誤耳然學者當以經證經不可以傳證經以經文考之此與允十一年宋人執祭仲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大相類鄭莊卒忽在喪曹莊卒羈亦在喪忽及羈皆當書子而不書子

不子也突憑宋而入赤倚戎而入皆自外入簒故突不係之鄭赤不係之曹但突先入而忽出羈先出而赤入出入有先後而事則一也君子無可疑者然曹鄭之事則同以情察之羈赤之罪當加忽突一等且宋人執祭仲以制鄭之命以宋則彊於鄭以祭仲則彊於忽忽外逼於宋内逼於仲勢不能有鄭而出奔猶可言也今戎纔侵曹未入其郛羈委社稷而奔不孝甚矣突以宋之親倚宋而入猶中國也赤倚戎而入何親於己召夷狄而戕中國其罪可勝誅乎然聖人書法無異於忽突者蓋以羈斥名而不書子於赤外之而不係之曹法亦無以加矣學者宜觀宋與戎之彊弱而加重輕此春秋所以望於後之學者也學者其可不深求之
二傳以羈爲大夫以郭公爲赤謬甚矣蓋不足辨
郭公
闕文或謬字也先儒皆援郭亡之事以實之曰齊威公問郭何故亡父老對以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其事與時實相近但不可遽以爲實也非郭公之下闕事則公字爲誤耳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莊公即位於今二十五年而諸侯無聘魯者薄莊之不足齒邪苟不得已從伯主之命則同會而已

未嘗交盟交聘也今既昏於齊陳人懼其齊伯主而報西鄙之役於是使女叔來聘蓋亦非得已也然聘鮮有書字者而女叔書字何耶女叔之字必叔有賢行在陳爲賢大夫不爲來聘襃之也然則何以知其有賢行曰不知其人視其友公子季友賢人也女叔實友之春來聘而冬公子友如陳報其聘及其終也友復如陳葬之惟賢友賢愚因公子友而知女叔之賢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周

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傳曰日食天子伐鼓于朝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所以用陽也春秋書日食鼓用牲于社者三莊公二而文公一皆著其僭天子且非禮爾伐鼓當於朝不當於社當用幣不當用牲也然日食三十六惟此三者書鼓用牲何也得禮不書失禮然後書

伯姬歸于杞

曰歸不曰逆杞侯自逆之何以不書杞侯來逆常事不書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古者救日月無救水之禮傳曰非日月之眚不鼓

則大水無伐鼓用牲之制公羊以于社爲禮于門非禮穀梁又曰救水以鼓衆似緣公羊而立文其後董仲舒言大水鳴鼓而攻社蓋學於公羊師弟子循其私說而不稽古也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古無是禮也

冬公子友如陳

內大夫出聘自友始然外大夫來聘書聘內大夫出聘不書聘蘇轍所謂禮成在外未可必於我是也春女叔來聘冬公子友如陳報之友賢者也何以不書字至閔二年季子來歸而後字之邪蓋因國人之善一舉褒之足矣何用屢字而屢褒之也若陳女叔則非來聘無以著其賢故因聘而字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戎爲魯患舊矣而今日之兵實爲曹伐之何以知其然前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及陳女叔來聘言必有以及於羈也故冬公子友如陳報聘而春遂伐戎爲曹可知矣陳爲羈伐戎則自伐可也何必求魯哉蓋魯逼於戎且世有戎患陳遠於戎無事乎伐之以生釁也此必陳女叔及公子友之謀矣然則公之征伐內則報濟西之役外則問侵曹

之罪師出爲有名故公纔至自伐戎而曹遂殺其大夫是戎必有辭於曹曹殺其大夫以悅戎且以塞魯之詞也然戎之所逐者羈也羈卒在陳戎之所納者赤也赤卒居曹則公之伐戎將藉曹以爲詞其實不能治戎而正曹也在當時齊爲伯主知曹之亂而不問見戎之彊而不伐而魯能伐之齊侯蓋有慙德於魯矣書曰公至自伐戎莊蓋自以爲莫大之功而策勳於廟也

曹殺其大夫

曹赤之篡戎納之曹羈之出戎逐之大夫何與今魯伐戎而曹殺其大夫逆知其無罪也赤蓋藉是

以塞魯之詞稱國以殺殺無罪也不書其名非其罪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徐之先伯翳與秦同祖雖居中國有夷風焉在魯之初伯禽有費誓之師爲魯之患舊矣穆王時偃王僭稱王穆王滅之而别封其系以祀伯翳其地今之臨淮是也蓋介於魯宋之閒爲二國患今必犯宋之牧圉故宋伐之然齊實伯主而以宋主兵何也兵出以名不以彊弱伯主之器也雖徐者宋故齊以宋主之正其名也名正則罪人服用兵之道也然齊宋皆以卑將少師而公獨親之何哉蓋春公嘗伐戎戎比於齊也苟示弱於徐則戎必合徐以伐魯故以先聲挫逆謀也不然費誓之役且復見於莊公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洮魯地伯姬來公往會之也諸侯非民事不舉婦人既嫁不踰境參譏之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同盟于幽至是十年矣威公懼諸侯久不合則離於是復講同盟之禮焉然前同盟者九國今四國不至用是知諸侯不可不屢合也孔子言威公九

合諸侯不以兵車而穀梁言衣裳之會十有一蓋北杏之會諸侯未信鄄之會則初得宋皆伐宋之諸侯也故孔子舉其九而已其兵車之會四孔子蓋略而勿録焉聖人豈樂夫用兵哉安中夏而尊王室爲可貴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春秋之法輕於誅小人而重於責君子公子友賢者也不畏私交之法而如陳葬其友雖朋友之義爲五敎之一而君臣之義蓋重於朋友聖人責其重所輕而輕所重故不以其過少而勿誅蓋曰季友君子也當以君子之道責之

冬杞伯姬來

無事而來非歸寧也與祭伯之私來同若曰歸寧直常事爾何以書

莒慶來逆叔姬

非爲君逆也臣自逆也爲君逆稱逆女自逆稱逆叔姬與高固同蓋君臣之辯也或以爲成禮於魯或曰不與夫人之稱鑿矣

杞伯來朝

以伯禮朝也義同允二年滕子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

城濮衛地公會齊侯于城濮謀伐衛也謀伐衛而

魯不從何哉五年齊襄拒王師而納朔公實從之今日齊威責尊王而伐衛公則拒之拒其是從其非樂於爲逆而憚於助順莊公之爲人蓋可見矣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十六年幽之盟衛朔同之前年幽之盟衛懿不至此威公之所以伐衛也如是則伐衛爲有名矣聖人何以人之蓋朔實得罪於王五年脅齊襄之力敗王師而入衛則衛固天王之叛國也威公圖伯以尊王而叛國不討兩會于鄄爲宋伐鄭衛朔在焉已而同盟于幽則朔親齊爲已至矣故威公匿

其逆王之罪而不問也今朔固死矣罪復何問哉而前日幽之盟衛懿不至懿朔之子也父數從已則匿其叛王之愆子一違命則責其尊王之義罪在父而責歸其子宜衛雖微有所不服也伐衛者齊也而及戰者衛也齊問罪而衛及戰衛果服齊乎然則威公果心乎尊王耶抑假尊王之命而求諸侯也聖人照見其情故齊衛書人以見衛則有罪然而威之伐衛亦不得爲伯討也左氏載子頹奔衛王請伐衛之事諸儒多從之然於經無所考愚不敢以傳廢經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齊自北杏之會於今十有五年其間兩鄄之會兩幽之盟諸侯不爲不從中國不爲不振矣而鄭逼於楚倚齊尤重故兩鄄兩幽之盟無敢不從所以望齊者甚切然威公不能少加威於楚使鄭被楚兵而後救之且越千里之外以謀伐山戎

則爲齊之利荊楚鄰於鄭伐楚則鄭受其福利已者在所急而利鄭者在所緩威公之情蓋可責矣故救鄭善事也而聖人不與其爵以爲被伐而後救不若先攝之而使鄭不被其毒也內書公而外書人蓋不如是則無以見齊人之爲齊侯也威

公之伯至此不爲不久而惟盟會書爵用兵無善惡悉貶稱人皆以其急於利已而緩於安人也

冬築郿

春秋書築者七築館築臺築囿而已未有邑而書築者邑而書築創作邑也創作邑必有居室城市司官之守故曰築左氏曰邑曰築都曰城且城楚丘城緣陵曰都可也城中丘城郎亦可謂之都耶蓋城者有其邑矣城其外而域之也築者作室以爲司官之守爾宣王考室之詩曰築室百堵百堵皆興 也周之冬夏之秋非其時矣況大無麥禾告糴於齊而興是不急之役何益於國耶[illegible]

國有損於民民困而邦本搖其爲國危矣凡土功之事聖人謹而書之所以惜民力而固邦本也

大無麥禾

以時言之麥夏之穀也禾秋穀也安得至冬而後知其無周公七月之詩曰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旣同上入執宮功且黍稷禾麻菽麥三時之穀也至十月登場圃則聚而納之囷倉及納囷倉而後知其無焉蓋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非歲杪無以知其一歲之豐凶也然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一歲無麥禾

而遂告糴於齊是曾無一年之蓄也莊公之爲君僅足以蜡臘又何有於民

臧孫辰告糴于齊

魯之空虛非一日之罪也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三年之豐有一年之積以三十年則有九年之積故雖堯水湯旱而無虞莊公即位於今二十有八年矣九年之積安在築館以奉王姬浚洙以備齊寇會盟戰伐無歲不有丹楹刻桷無所不爲上有星隕日食之變下有多麋有蜮之異大水者三無麥苗無麥禾者各一而前乎此尚築郿後乎此且新廏災異相仍靡費百出不計國之豐凶民之盈歉惟己所欲直情爲之計其出入未嘗有數月之積也故一無麥禾遂求餉於鄰國且王之求賻求金魯之乞師告糴天下之深恥也曰求曰乞若得不得未可知也而告糴尤爲至辱命垂溝洫而乞食於人齊幸有嗟來之心以振之不然君民何恃以生哉故聖人於此直書告糴而不書如如緩辭也蓋不書告糴無以知其有旦暮之急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

禮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先民而後畜也廏焚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貴民而賤畜

也然爲國之備在兵而兵之用在馬故六繫爲廏備於周騋牝三千美於衛馬政亦有國者之不可廢也然君子必辯其後先稽其貴賤者蓋事有本末不可後本而先末貴末而賤本也去冬大無麥禾則民食已不足何問馬臧孫辰告糴于齊則民力疲瘵何問廏則馬在所緩而民在所憂廏在所閒而力在所恤以凶歲疲民新不急之廏雖曰得時其爲國之患大矣故聖人不以其時而略之曰新革其故也曰延廣其舊也或以延廏爲法廏古無是名也蓋不究其義矣

夏鄭人侵許

許之爲國介于楚鄭之閒鄭逼于楚毎以許爲藩蔽鄭不達權而虐許不已許一入楚則楚之襲鄭如入無人之墟矣是鄭自撤其藩蔽也爲鄭謀者不若厚于許教許扞楚而鄭援之許藉鄭以全鄭得許以安更爲唇齒之邦而緩急相救鄭且内連齊晉以抗之則許未必亡鄭未必困也鄭不料此而與許爲讎成十五年許畏鄭而遷葉葉楚地也許旣入楚鄭無歲不受楚兵蓋鄭自撤藩援而不自覺也今楚方讎鄭而鄭侵許許必從楚其後八年之閒而楚伐鄭者三蓋無其蔽失許之援也

秋有蜚

有蜚記異也劉歆曰蜚之爲物狀若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國大疫若是則非止爲異且爲災矣此世未嘗見者疑非中國物也聖人書曰有異甚矣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内女鮮書卒葬惟紀之二姬與宋共姬書卒葬紀伯姬恤其死於國之亡而葬於齊也紀叔姬以其不失婦道卒歸於酅也宋共姬以其守節而死於災也非此不書

城諸及防

十有二月今之十月也水昏正之時可以栽板榦矣得時不書此何以書以歲凶民疲而連城二邑有何旦夕之急而爲是哉莊公之庸且虐不念民力矣國虛民叛城堅如金夫誰與守之識者以爲寒心而莊公不懼奈何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欲救鄣而不能也與三年次于滑同義蓋次滑書公而此不書公尤足以見公之恥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

鄣城在今之密州杜氏以爲紀之附庸紀近於密故也齊襄庸君也其虐紀而滅之無足譏者而威公方霸何賴于蕞爾之鄣而必其歸附哉然鄣降于齊師鄣自降也齊人降鄣齊人逼而降之也襄公逼紀而去之威公逼鄣而降之爲惡僅一間耳鄣區區微國無損益于齊無鄣不害爲伯也而得鄣則爲伯業之累大矣吾於此重爲威公惜之

八月癸丑葬紀叔姬

歸于酅葬于酅也而曰紀叔姬叔姬賢也故必係于紀一歸紀則死生以之叔姬之義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義同上十五年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魯濟之遇齊侯謀伐山戎也公辭不能故明年齊
侯來獻戎捷

齊人伐山戎

山戎遠於中國自入春秋亦未嘗爲中國患以職
方考之蓋居舜之營州古孤竹國之地也東距遼
水北距燕薊其僻遠而富且饒故齊威利而伐之
俘其寶玉以富國也齊内有魚鹽之利而外貪遠
夷之富則齊威之斯舉爲利而已管仲荅楚師之
言曰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
之東至於海北至於無棣然則今山戎又越於無
棣之外威公不憚千里之險而征之非利肯爲是

乎内有楚之患日讎于鄭齊玩而不伐山戎無損
中國而齊首伐之齊之爲謀蓋可見矣不然伐戎
美事也聖人安得書人哉其後秦惠王將併天下
先取蜀諸葛亮將一吳魏先取瀘究其利心皆齊
威之謀也聖人首貶齊威垂戒遠矣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莊公前年築郿猶曰築邑以漚民也新延廐尚曰
蕃馬以備邊也城諸及防且曰設險以域民也今
一歲而三築臺何爲者哉古者天子有靈臺以候
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故分至啓閉必登而
望之以書雲物占災祥水旱而爲民之備也則其
臺必在國之都矣今曰郎曰薛曰秦皆遠地也蓋
厲民以自樂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
民安樂之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民欲與之
偕亡雖有臺池豈能獨樂哉今莊之三築臺所謂
民欲與之偕亡者也天災時變無若莊公之多工
功力役無若莊公之數廩稍空虛無若莊公之甚
而一歲之間三時役民以奉一己之樂嗚呼莊公
觀天災時變工功力役廩稍空虛一念及此恨無
門以入地尚何樂哉而莊公懵不自知則莊公之
志慮精神蓋已荒矣明年而即世有以也夫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隘哉齊侯譏伯者之器不足以望三王之髣髴也
抑亦管仲所以相其君者然歟孔子曰管仲之器
小哉蓋有伯者之君必有伯者之佐君臣之量極
於是矣故功烈如彼之卑也蕞爾山戎何足道哉
威公幸而克之折馘執俘捷如其志蓋自以爲不
世之雋功故獲戎捷俘而來獻焉且獻捷於王猶
可言也獻捷於魯其卑甚矣魯何尊於齊哉齊蓋
以爲威魯而魯初不從伐坐受戎捷其爲榮大矣
又何懼耶聖人隘其然書曰齊侯尊且貴也曰來

獻捷畢且辱也以尊而行畢以貴而就辱其待齊威可知矣四年齊人來歸衛寶于齊書人而不書爵微者也于衛書歸不書獻順辭也蓋衛寶以畢來歸戎捷以尊來獻也觀乎此又有以見威公智有餘而量不足也

秋築臺于秦

冬不雨

甚矣天之仁愛人君也雖無道之世猶欲保持而全安之故示之災變所以警其荒而策其怠苟能畏天戒而悔過憂民又未必不爲賢君也莊公之不君厲民以自奉一歲而三築臺況積歲凶荒廩

稍不足而工功日興其爲惡宜獲罪於天不可逭其禍矣而天猶欲示之戒不雨而爲旱災使莊公視此恐懼以荅天戒憂勤寬恤以恤民隱尚能自反於善也而明年春又城小穀嗚呼一時不雨其爲戒大矣而莊公不自悔用是知莊公果庸而無知不可告戒故勤之而後已其啓手足於路寢尤爲幸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左氏之說出於野史以其所聞之說取經文之近者偶而合之故亦時有得其實者學者見其偶合遂以爲左氏國史經自國史出也左氏不可不信則失之果或者又疑其不合者衆而遷就者多則謂左氏皆誣誕之詞無足取則失之疑果與疑二者均未安要之以經爲正而左氏之合者亦時取之可也愚今因城小穀之事而知左氏非國史以其所聞取經文之近者合之審矣昭十一年楚申無宇曰齊威公城穀而寘管仲爲於今賴之而莊三十二年偶有城小穀之事左氏遂曰爲管仲也是左氏取申無宇之言而偶合之也杜氏因左氏于邪而齊無小穀因以小穀爲穀城曰穀城齊地穀城固齊地而安可強改小穀爲穀城邪范甯曰小穀魯地爲得其正矣發微謂曲阜西北有小穀

城則小穀魯城甚明矣春秋魯未有城外邑者惟城楚丘上不書諸侯若内城之者蓋聖人異其文不與諸侯得封衛也楚丘爲衛地蓋已見於詩刪詩作春秋皆出於聖人之手於詩旣顯言之故於春秋隱其義後世決不疑楚丘爲魯地也若齊侯城穀寘管仲則非聖人之言安可持是說而遂以小穀爲穀城邪魯何與於管仲而爲管仲城邑乎況申無宇之說亦不曰魯爲管仲而城之蓋曰齊威城之也左氏之說於是暴露誠無足據者則其合者亦不過附會而偶合矣擇其有益於經者從之可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春秋之世東諸侯之彊大者曰齊晉宋而已晉恃其彊終齊威之伯未嘗一同其會盟而宋于晉為亞也宋一不至則齊之伯業有所不成而諸侯亦從而攜矣故威公賴宋為多北杏之會宋人一叛則諸侯首鼠齊兵再伐而後得之既得之則再會于鄄以堅其心又為之伐鄭以悅其意自非大盟會大征伐齊不敢先之必推以為主所以為諸侯之倡而就伯功也幽之再盟於是又五年矣齊威懼諸侯之離故遠遇宋公于梁丘梁丘宋地也去齊八百里齊侯不以八百里之遥而為是遇者蓋

求宋所以卜諸侯之從違也宋無二心則會盟有所不必講故遇而已不必會諸侯也說者以遇為不期之會觀乎此謂之不期可乎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陸淳曰季子恩義兩立變而得中恩義不俱立君子何以處之哉擇其重輕而已君臣者尊尊之義兄弟者親親之義也尊尊之義公也天下係之親親之義私也一家係之君子不得已寧以公蔑私則所存重矣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誅管蔡而天下安廢兄弟而存君臣後世不以為非者於輕重之義取舍審矣慶父叔牙季友允之三子也莊公疾問後於叔牙牙曰慶父材莊公固有世子安得及慶父牙之謀逆謀也次問季友曰臣以死奉般般世子也且牙立慶父則般必死般死則魯國必亂故季友以君命召叔牙而酖之以兄弟之義言之則叔牙兄也以君臣之義言之則子般君也存兄而滅君則利一家存君而滅兄則利一國家與國之輕重蓋已判矣故寧酖叔牙而存魯焉聖人以其酖兄為義之正也故書曰公子牙卒以存季友之義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莊公獲終于路寢幸矣易曰正家而天下定家不

早正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故古者諸侯首娶元妃以奉粢盛先正其家孝之大也莊公生三十八年而後娶于齊齊讎也姜氏入不敢以見宗廟不以見宗廟則如不告而娶矣不告而娶是淫於色也方姜之未入也納幣觀社如齊如穀會齊侯盟齊侯不勝其皇皇也姜氏既至丹楹刻桷以耀之宗婦用幣以悅之不勝其歡如也家人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九三以陽處陽剛嚴者也正家之道寧過乎嚴故嗃嗃悔厲吉苟瀆慢而說則家道壞矣故嘻嘻終吝若莊公所謂嘻嘻終吝者也哀姜無子內嬖如林羣公子橫於外嫡

庶亂於内以般爲嫡般實非嫡以閔爲長閔實非長嫡庶不分魯國無所託莊何以死哉死目未瞑慶父弑二子烝哀姜幾至亡國恃以不亡者文武之靈未泯周公之祀未易勦絶也不然莊公所以齊家治國之道皆自取滅亡也豈非允公所以貽厥子孫之禍歟有國者視允莊之禍可不謹哉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

嗚呼般之死慶父出皆季友之責也友既酖牙以立般而般卒不免乎殺友尚可以逭其責哉友初不能奉般則如勿立既立而不能庇般則必殺慶父不能殺慶父則死之如是則不失爲晉荀息今

君不能庇賊不能討身不能死是曾荀息之不若也初酖牙也竊自比於周公而終乃不能下同荀息何邪愚知其心矣友之意蓋以莊之終也哀姜無子般也閔也申也均庶也吾將以般毋有寵於莊莊蓋將屬般也故順君之欲而奉之今般既巳矣莊之他子尚可以繼莊也盍謀爲後圖焉然慶父殺般而出洋洋乎如常人友亦常慮及此乎力旣不能討亦將以懼之使惴慄而不敢復入乃一詞不問使雍容閒暇而如齊卒之復入再肆其毒而奔莒此又誰責哉春秋凡内賊出奔則書孫臣則書奔今聖人於慶父書如齊以見魯無以制之者矣魯無以制之則又誰責吾固曰責季友然齊爲方伯乃安魯之亂受魯之賊則其罪當加季友一等此又春秋之法不言而諭者其微而顯於是見矣

狄伐邢

齊威能遠伐山戎而不能近制狄狄伐邢病齊侯矣

右莊公盡三十有二年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挍訂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五

左綿 趙 鵬飛 企明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繼故也般弑於閔非父非君然繼世則如君父焉故不忍即位

齊人救邢

威公之霸惟盟會書爵征伐無稱爵者如滅遂伐鄭之類人之可也而荆伐鄭齊人救鄭狄伐邢齊人救邢宜書爵矣而亦人之何哉蓋滅遂伐鄭惡其陵虐小邦救鄭救邢責其緩於除患夫以楚之彊未可俄而勝圖之可也而蕞爾之狄何足謀哉以齊之半合諸侯之兵可犁其庭也威公以爲中國無狄患則吾無以施吾功故存狄以市功於諸侯此衆人之謀衆人之見也故春秋以衆人待之安得書爵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十月而後葬亂故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姑之盟慶父意也慶父歸自齊而立閔公則閔公之立齊與聞之今聞即位既定慶父奉閔公以盟齊侯結齊好也左氏以爲請復季友且左氏前

云成季奔陳今乃請友于齊是自相反也且閔公纔八歲安知季友賢藉使知其賢慶父肯使復之乎八歲之童必不能出盟齊侯抗慶父而復季友也審矣徒見落姑之盟與季子來歸文相屬彊合之耳

季子來歸

閔公之立主少國疑慶父哀姜烝亂於內魯之爲魯蓋未保其無危也國人訩訩不安其生季子於外亦何安乎季子來歸季子之心亦國人之願也然慶父方熾孰納之耶慶父疑國人之叛順國人之欲納之所以安已亦以安國人也不然慶父且圖之安得來歸乎然當是時魯恃以不亡者季子也方其歸也國人未知其何以處大謀而濟大事然魯之臣孰有如季子之忠且正哉則其來歸亦可以重一國之望也故字而不名賢之也書曰來歸喜之也然望之重則責之深季子何以副其責哉前日般之弑慶父之奔既往不咎矣乃慶父復歸且復立君君慶父所立也季子何以處之曰君吾君之子也社稷有奉國家無傾則又何說獨所以爲魯患者慶父而已閔八歲之童饑飽寒燠制於慶父慶父不去閔公不安則季子當爲之謀也或請於伯主以討之而已爲內應不然一慶父何

足謀也雖不假外援尺箠可制也顧所謀何如爾而慶父卒再肆其逆閔卒斃於非辜季子熟視無如之何則安在乎副國人之責也吾聞之師曰季子忠有餘而謀不足吾竊以為確論雖然春秋責備賢者受三尺之孤寄一國之命伊周之事也以伊周而責季子不幾重歟其後卒能奉僖而立之魯之宗社復重於九鼎則其功亦足以贖過矣不以功掩過不以罪廢功春秋之義如此

冬齊仲孫來

閔公之立雖出於慶父而齊實與謀之故秋有落姑之盟焉及季子歸魯而閔之立非季子意也季

子與慶父蓋冰炭不相入今忠佞共立不知季子將遂奉閔而君之抑將有異謀也大臣不和則其亂未艾此齊侯於是使仲孫來察二人之去處焉實非來聘故不曰聘實非求盟故不曰盟齊侯所以使之者何可名狀哉故直曰來然則命實出於齊侯而不書使何耶蓋齊侯之意將以窺魯之釁而仲孫之心則務寧魯難也君命以為惡而臣復之以善故聖人察其心使若仲孫之自來則善歸於仲孫不書齊侯使之明為善者非齊侯本心不得以攘其善也雖齊侯遣仲孫之言不可得而考而其歸也首與取魯之問則其所以遣仲孫之意於是見矣愚意其初命仲孫也必不曰爾觀魯可取吾將取之蓋曰姑省其安危而已仲孫亦不知其將取魯也姑省其君慰其大臣而歸復其君曰魯秉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且教以伯主之器其為益大矣不惟有功於魯且納其君於善故聖人字而不名所以與之者至矣此左氏之說合於經者也君子不可以人廢言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附庸也其地今之沂州當齊魯之間不知其初附齊乎附魯乎以意逆之疑魯之附庸也不然既附於齊矣齊何用遷之蓋魯方有內難疆埸之事

有所不暇也故齊乘其亂而遷之以附於己若宋人遷宿之類也然宿在魯宋之間本附於宋魯侵宋宋疑其附於魯也故遷之是宋自遷其附庸聖人猶書曰人以為無事而轉斯民也今魯無侵齊之師齊無故而遷陽則陽初非附齊也審矣乘魯之亂遷人附庸以自封殖聖人安得恕之則其罪當加於宋一等書曰齊人其貶可知矣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禘有二有郊禘之禘有禘祫之禘郊禘直郊天矣禘其祖之所自出者以配天故謂之郊禘大傳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

謂郊禘非祫禘也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天也不然禘祫之禘安得配侑之禮哉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蓋譏魯僭郊又禘文王以配天也楚語郊禘不過繭栗周語郊禘之事有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皆謂郊天禘其祖以配天也非禘祫之禘也諸儒不稽其義而惑其名謬曰天子則禘諸侯不得用禘諸侯固不得郊禘而禘祫則宗廟之祭天子諸侯同之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常典也若曰諸侯得祫不得禘則諸侯當闕廢一祭矣是天子當禘不當祫則天子亦闕廢一祭矣　天子諸侯五年始一祭也安得三年五年之辨先禘後祫之說哉此皆先大儒之說小生所不當破然其說不通亦不容不辯也不辯則害禮害禮則廢道此吾所以不忍默然也夫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太祖之廟百世不毀而三昭三穆二昭二穆之外則迭毀故其外曰壇曰墠三年一祫則合壇墠之鬼而併祭之故曰祫壇墠之外則又有所謂所自出之祖如商於契周於后稷是也五年則審諦而祭之故曰禘然則春秋書禘常禮也非僭也所譏者吉禘矣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四方三年者禘祫之期也二十五月喪畢廟成遇祫則祫遇禘則禘審昭穆祔新主於廟而祭之祭畢則迭毀其所當

毀者遷其主於祧焉禮之經也今莊公薨於此二十二月則喪未畢書禘於莊公則廟未成喪未畢廟未成主未祔而用禘禮踈謬甚矣且廟未成則祭於寢祭於寢而用禘吾不知其何以審諦昭穆也以季子之賢而爲是謬舉吾不知仲孫所謂秉周禮者誰也吾欲問之

秋八月辛丑公薨

立幼君者凶人之所利相幼主者君子之所難以是觀之慶父季友彊弱已判矣慶父之弒般也不立僖而立閔以僖長而賢閔稚而庸立長以自繩不若立幼以自恣則予奪生殺惟己欲之則夫閔之立與弒皆制慶父獨任其幸不幸矣而季友自外至權不能盡出於己所恃者民心國勢耳民心是從國勢未附而閔實吾君之子也順民之心而爲之謀事事無不集而季子之忠實寡謀也自陳歸魯至是期年内不能銷慶父之權外不能求寸兵之援則季子之在魯實從閔公寄生矣吾料季子之心以謂君實立於慶父慶父必無自弒之理慶父雖横俟君之壯而自除之吾何爲再冒殺兄之名也不知慶父立幼而不立長其意安在哉齊仲孫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是季子之慮患遠不及仲孫矣禍根未除俟君壯而自除之吾見季子

果忠而無謀者也乎勃安劉必盡誅産祿而後已鑒於此也五王存武三思而後中宗自去之不知春秋者也乎勃介冑之士而所爲偶合於春秋五王皆[redacted]人而不達春秋之義卒陷於不測吾是以知春秋不可不學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文姜弑允而奔春秋去其氏哀姜弑閔而奔聖人不去其族蓋弑夫之義與君父同而殺子之罪以尊殺卑也不異其文無以別罪之輕重

公子慶父出奔莒

所畏於兇人者以其爲惡而飾之以義則雖有智

者不能攫而除之若其兇而無知則勇不懼難者一人足以制其命共工恭而滔天則非堯舜有所不能去如管蔡之叛則雖非周公在所必誅也吾觀慶父直兇而愚者耳無能爲也夫兇人之謀爲逆必匿其謀使若惡不出於己文其過使國人無以議其非弑君則伏討賊之名以移其罪於人故君雖弑而身不殞謀雖惡而迹不露趙盾即其人也今慶父再弑再奔內懷弑逆之姦而外揚烝亂之行是天下之至愚而無知者直禽獸耳寸刃尺箠可以躡而取之而季子不能取及奔于莒聽自縱卒不得討賊之義愚用是知季子之果無謀也

冬齊高子來盟

惟仁者故能定人之危惟忠者故能納君於善躬此二者春秋之世蓋難其人有其人而不假以一語之温則天下之爲善者怠矣魯之禍仁人君子蓋可以動心矣君弑國危大臣惴恐千乘之國穴然無君而齊侯以伯主不能恤也又命高子將南陽之甲而謀之使高子而行其謀則不戰取魯直若反掌然威公九合諸侯之功亦一舉掃地矣高子至魯知周公之靈未泯而曲阜之地未易墟也其臣民嗷嗷無所係屬亦可哀矣於是及其大臣盟而爲之立君定其國慰其臣安其民而後反魯

賴之季子賴之而周公亦賴之齊威不陷於不仁而伯業不敗其爲二國之利大矣故聖人貴而字之其賢蓋已傑出於春秋之世矣故上不書齊使而下書來盟以見盟非齊侯之命而出於高子之忠且仁也其心蓋與仲孫同而功則過之此聖人所以異其文而褒之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衛自宣公烝淫康叔不幸而後嗣有夷狄之風牆有茨君子偕老鶉之奔奔氓之蚩蚩新臺桑中之詩君子所不忍聞也宣公烝於上則父子

之理喪公子朝逆王師則君臣之義亡殺壽及伋則兄弟之恩絶公子頽之亂則夫婦之義廢黜牟之篡奪則長幼之序滅所貴乎中國者以其禮義之所自出五教之所由興尊卑上下粲然有倫此夷狄之所景慕而不敢犯牧圉也而衛皆無之是亦夷狄爾狄尚何所慕而不恣其虐哉觀乎詩則衛爲狄所滅野處漕邑而春秋書狄入衛何也其後齊威封之楚丘實未滅故不以滅書如吳入郢之類矣餘義在救邢

鄭棄其師

鄭文之爲國可謂無政刑矣以清人之詩考之則

鄭棄其師非棄師也逐高克也高克有罪寘之甸人誅之司寇放之境外惟所欲之雖殺大夫放大夫非諸侯所得專而諸侯專之久矣君子不以責鄭文也特究夫得其罪不得其罪所以寘於法者輕重惟允耳高克之好利何足誅哉雖欲誅則寸刃可殞欲放則尺簡可逐何以師爲師者人命所係國勢以之使高克能用衆逐以師叛鄭其殆哉不然知其無能以師徒禦敵於境爲敵所敗則又誰任其禍也則夫高克不叛鄭師不敗自散而歸猶爲幸也鄭小國伯爵師不過四百乘逐一人而散百乘使鄭屢有高克安得師而給諸愚於是知

鄭文不君無政刑矣書曰鄭棄其師而不書逐高克高克何足逐哉徒棄其師而已故曰棄其師焉於詩詳其事於春秋用其法二經皆出於聖人之手其相爲表裏也如此吾嘗聞之師曰五經三尺之律也春秋聽訟之牘也吾於此見之

右閔公盡二年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左綿 趙 鵬飛 企明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同閔公義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齊威公於是爲仁不情而爲志不廣矣狄入衛齊不救衛狄不伐邢而齊救邢聖人於是蓋昭見其隱而知威公之不足爲賢方伯也衛朝奔匿於齊襄齊實納之是齊有恩於衛一也朝之入實拒王師威公圖霸尊王釋其拒王師之罪而不問是有

恩於衛二也莊公十六年幽之盟衛朝同盟及二十七年再盟於幽諸侯皆會而衛不至此衛負於齊者一也二十八年齊有伐衛之師問不至之故衛可以服矣而悍然不順與齊師戰此衛負于齊者二也伐衛於此又七年而衛卒不通於齊此衛負于齊者三也齊庇於衛者二而衛負于齊者三此齊所以坐觀狄之滅衛而不救也然不救衛固也而邢未被兵乃反救之何也衛與邢爲鄰狄不伐衛則伐邢邢衛常有狄患齊惡於衛故雖滅而弗救邢無惡於齊未被兵而先救之救邢所以激衛也若曰順己者雖患未至而吾救之違己者雖已被兵而吾不救嗚呼此固小人之情矣仁人果如是乎孺子將入井豈必其父母親愛而後救之雖其父母之仇哀其垂死亦將引手援之矣顧乃持它人之子而示之曰此於吾無憾吾持之若父與吾仇吾安視其死而不援也豈人情哉所貴乎霸主者以其能急人之災救人之患以安靖小國也而以私憾廢之其志不廣矣邢無事而出兵次於境上以示救之之形其爲仁亦不情矣故聖人於此前年十二月書狄入衛而正月書三師救邢齊威之隱情尚何以諱之說者以先次後救爲緩於救患且兵未伐邢何以速爲不知其次聶北所

以示衛非爲救邢也聶北在博州博衛地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邢未有以効於齊也而齊厚之爲已甚前年狄伐邢齊即救之不留也今狄未至邢威公率三國之師次于聶北所以張邢之勢以却狄兵且謀遷之以期於久安城之以設其重險夫無事而遷之無寇而城之其爲役亦勞矣況當日永星火平秩南訛之候輟農時而城他人之國其爲人也甚周而於己甚勞威公豈徒與此無益之役哉此蓋所以激衛也其厚於邢乃所以薄於衛非爲保邢也況邢受齊之封則没齒殺身以服事齊其利爲遠矣

然衛方栖然遠處社稷為墟春不祠夏不禴秋不嘗冬不臘齊侯亦何忍視之哉邢固未艾無城可也徒城無益于邢姑以要城國之名以示恩于衛而衛人觀此得無下齊之心乎侯其乞憐而後城楚丘以封之則德齊尤重矣使齊威直道而行狄入衛而救衛邢無患而勿還則無封二國之功而二國德齊不如是之深且久也聖人以為徒封二國之詐不若直道而行之耳故終始其事辭煩不殺非褒之也白其隱情而已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大義滅親霸主之略也姜氏齊威之子爾石厚與州吁游石碏殺之君子以為義況姜氏淫于叔而殺其子魯國亂者二世其罪又豈特與州吁者比殺之又何訾哉吾不訾其殺哀姜而惜其不誅慶父也方慶父淫于姜殺子般而奔齊是趨而入吾陷穽也威公釋而不誅使復歸而再為魯患則夫閔公之弒齊威公殺之也尚何以咎哀姜吾意威公於此悔釋慶父外為魯患内為齊辱故以哀姜除之蓋憤而殺姜以滅恥也雖殺以憤而不失為大義滅親則殺哀姜猶足以蓋前日不討慶父之過也然文姜均有罪而威公不殺文姜則有由矣吾於莊十五年姜氏如齊既言之

楚人伐鄭

楚自文王之世始有撼中國之心其敗蔡師入蔡皆文王也至成王而其勢日隆即位之初首遣行人以通嗣君於中夏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是也至日久更曰楚前日伐蔡伐衛皆荆而已不稱人也今改曰楚又且曰人焉說者以為進之非也蓋前日用兵楚君必親之及是拚然自彊命將出師矣然不書師不書將者國號雖改而大夫之名未通中國也曰楚曰人從鄭赴也曰荆曰楚從其國之稱也安有進之之理哉楚日彊而春秋日進之人而爵爵而王王而帝帝而皇將進於三皇之上乎何其不明聖人之意而妄為無實之言也且楚日彊中國日可憂矣為伯主不得不為之備故伐鄭未幾而齊威為檉之會則諸侯蓋自懼矣諸侯既懼聖人愈進之以增其懼豈人情哉凡曰進楚者惑其文而不究其實君子所不取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左氏曰謀救鄭也今鄭已在會何救之有則檉之會謀伐楚而未能且圖城衛也楚成讎鄭於是再矣其勢日炙不可不伐也故會于檉以謀之齊侯以為近諸侯雖從而江黄未至謀有所未周則楚未可伐而衛方暴露於野不可不城也曷先城衛

而後伐楚故於此量事期計從違慮材用具餱糧以戒事於諸侯焉迄明春遂城楚丘也然則於明春尚有五月之期何以預爲蓋土功之役二月龍見而戒事七月火見而致用十月水昏正而栽十一月日至而畢故戒事於九月之前今五月而戒事不爲預矣及城衞之役實當水昏正之候故詩人美之有定之方中之什則戒事于檉尤爲得矣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邾之未命蓋附庸於魯也儀父於隱允之世皆受盟焉不敢外交諸侯也雖齊侯之伯兩鄄之會與幽之盟未嘗同之及邾子瑣受王命而再盟於幽亦不敢與焉蓋猶附于魯也今檉之會齊合諸侯以謀伐楚邾人亦與其列蓋將以五等諸侯自居不附於魯也故八月同會而九月伐之責其從齊而叛魯之故也然責其叛伐之可也今乃以詐敗之非問罪之舉也故聖人書敗而不書伐譏其兵之不正爾或者以爲怒其以姜氏與齊故敗之非也齊欲姜氏邾敢抗而不與乎雖魯有所不敢尚何責邾藉使責其與姜氏于齊何不責之于未會檉之前而責之於旣會檉之後耶夫責之于會檉之後則責其從齊也審矣終僖之世讎于邾者甚毒奪其須句取其訾婁不勝其忿也其意蓋在於

此君子不可以不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慶父弑逆而奔莒經不書其所終而傳謂莒人逐之慶父縊於汶上莒人以爲得賊求賂于魯魯弗與用是興師來伐公子友敗之酈雖莒人來伐不見於經以地考之則酈魯地也是兵端興于莒爾公子友敗之正也非詐也與偃之師不同特未陣而敗之耳莒以不義責無名之賂而且興師焉其爲無恥在所不言也一戰而兵敗將獲非不幸矣故公子友書帥師而挐書獲易曰長子帥師其名正也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所獲之功也則友之師可謂正而有功矣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公義在天下私恩在一己公義私恩集於一人則惟己所擇而安之公義私恩出於二人則亦各從其欲而已齊侯之殺姜氏天下之公義也魯侯請姜氏而葬之一己之私恩也魯固不能廢齊之公義而齊亦安能拒魯之私恩哉此所謂各從其欲而兩安者也齊人歸公孫敖之喪齊歸之也夫人氏之喪至自齊魯請之也不書姜闕文爾或以爲貶去氏且貶氏則直書夫人如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則然矣曰夫人氏何義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

所謂辭不達者其為闕文審矣安可鑿為之說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聖人循名責實不加名於無實之前威公城楚丘以謀衛衛實未之遷也則其所城之地不得預以國名之今梓人築巨室而其主未之居焉則塗之之人指之曰巨室可也安得指以為某氏之家哉此循名責實之義也楚丘雖城而衛實不在則春秋肯加以未然之名乎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邢既遷也故以國名城楚丘城緣陵衛杞未遷也故以地名聖人各書其實而已矣不預加以無實之名也成二年新宮災實宣公之宮獨不

以謚配以宣公神主未禘於宮也神主未居猶不得以謚名宮國君未在宗廟社稷未立焉得以國名則夫楚丘邑而不國是乃名實之辯也說者以齊侯專封故聖人不以國書且衛固有國齊特城之而已何名專封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義見喪至自齊

虞師晉師滅下陽

三傳皆謂晉假道于虞以伐虢是說蓋出於孟子所謂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其說且合於經信孔孟之相同也然晉納賂于虞特假道而已初不會虞同伐虢也虞公利虢危從晉而要利焉則伐虢者晉而滅虢者虞也故聖人序虞為首正其罪而說者以為惡其貪賂假道遂至主兵非也若止於貪賂假道則虞公實不從晉伐虢不從晉伐虢聖人安得而書虞師于晉之上哉實不從晉而書虞師晉師滅下陽是聖人誣之以非其罪也非春秋也蓋晉初假道伐虢而已虞因其請遂與合兵而滅之則滅虢實成于虞故以虞師主之如伐鄭之師宋先于齊爾然春秋滅國曰滅而下陽亦書滅穀梁曰下陽虞虢之塞邑滅下陽則虞虢舉矣其

說則巧而於義則非也諸侯非二王後非天子三公無稱公者而虢稱公是天子三公爾下陽畿內采邑在周之北虞虢皆隸陝之平陸虞東隣于晉北接于虢故自虞而滅虢也虢乃畿內諸侯則下陽其國矣不得不書滅若戎伐凡伯書伐凡伯亦國也與此同義餘義見晉人執虞公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威公之謀誠可謂遠矣北杏之會至是二十有四年諸侯服從無有二志摟而伐楚何患不克而必待江黃之來而謀始定何哉蓋師出萬全伯主之舉也不勝則禍及於天下不可不謹也諸侯之師

固足以闕其前而楚之彊且銳無以拒其後則未足以制其死命使爲築室反耕之謀以老吾師則未可以歲月破也故必來其與國之近于楚者盟而結之俾爲犄角之援吾以銳兵角其鋒江黃援兵犄其後彼師一越境則腹背受敵進不能勝退不能守尚何恃而不屈哉此威公所以必得江黃而後伐楚也今其至也必盟以結其心江黃之心固則伐楚之功成矣

冬十月不雨

書不雨者二書一時不雨或累月不雨者譏其無閔雨之心也書月不雨者喜其有憂民之心也莊

三十一年書冬不雨一時不雨也一時不雨而公不問荒於政矣文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十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累月不雨也累數月不雨而公不知急於政矣惟僖公之世三書不雨纔一月必書見僖公有憂民之心而閔雨也故三年六月雨亦書夫其得雨必書不雨必書則公之念民深矣洪範著天人之應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義厥咎僭厥罰常暘不雨亦常暘之罰也聖人書之亦所以責時君不能建皇極五事不歸於中而蒙是不雨之罰也自淺言之則見其憂民憫雨之心以深責之則欲人君建皇極而修五事也聖人固無望於春秋之君矣而春秋之道未墜於地在人惟賢君識之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正月今之十一月四月今之二月此時雖不雨無害於農而必書者又見僖公之念雨也

徐人取舒

齊威自莊二十六年伐徐意徐遂服於齊也徐服於齊則取舒之謀齊謀也舒隸於廬而迫近楚詩曰荆舒是懲則楚之與國也徐雖遠於舒計齊之

爲謀襲其不備而取之奪楚援也外滅國未有書取者而此變文書取計取其君而不有其地也成十七年楚滅舒庸舒庸即舒之故地蓋此爲徐所滅而楚別封之更曰舒庸耳則今之取舒亦伐楚之深謀歟故其後楚疾于徐而兩伐之齊威公爲合八國之君于匡而使大夫救徐則楚之伐蓋憤徐滅其與國而威公救之亦以其有取舒之功也或者以爲附庸之國徐取以自隸且徐在泗舒在廬相距二百七十里蓋不稽其遠近爲之說耳

六月雨

前日三書不雨憂民之憂也今書六月雨樂民之

樂也民之樂莫樂於雨暘之適時雨暘適時豐年之慶也民樂而君同樂之民憂而君同憂之此僖之於民亦可謂有心者矣聖人因其憂以憂書之因其樂以樂書之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王者之心也王者之心仲尼之心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謀伐楚也貫之盟盟之而已伐楚之謀初未以諭江黄也陽穀之會江黄聽命于齊爲伐楚之援也或曰江黄不與次陘是所以爲伐楚也江居新息而黄居弋陽二國在楚之東南而陘近蔡楚兵至陘則二國在楚兵之後各案兵不動爲犄角之勢

齊與諸侯躡其前則江也黄也躡其後不戰則已戰則楚師隻輪不南矣今日陽穀之會受其謀也然則何爲不命之于貫而復爲是會耶蓋貫之盟二國新至不保其無攜也故盟以結之伐楚之謀不可泄也一泄是謀而楚深之則江黄其殆哉尚何以爲次陘之援也今伐楚之謀已集會而命之授以成筭故明年遂與伐楚之師焉楚亦不料江黄之受命于齊也兵已至陘而江黄二國按兵待戰楚知首尾受敵謀有所不及矣故不戰而屈焉則齊之謀楚不爲不深而江黄不爲無功於中國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聽伐楚之期也聽伐楚之期何用涖盟我欲之也檉之會歸未及國而公敗邾師惡其從齊也諸侯會檉蓋以謀伐楚而公實叛之故陽穀之會齊會宋而不期魯魯固自疑矣而齊實外之故魯聞齊將伐楚而聽期于齊又疑齊之不我會也故求盟焉明年公遂會齊伐楚則今日涖盟有由矣

楚人伐鄭

三年之閒鄭歲受楚兵小國何以堪之使中國無伯主鄭顧宗社之重蓋亦必屈于楚矣於此見齊威之伐楚有所不容緩也一失鄭則楚愈熾後欲

圖之可及哉故明年有次陘之師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蔡自莊十四年荆入蔡哀侯折而事楚蓋易世不通中國迄今二十有四年矣蔡已入楚則次及于鄭蔡鄭當楚之衝華夷之門户也故齊威不得蔡無以及楚侵蔡伐楚勢當然矣諸侯之兵安能飛越蔡城而伐楚哉謬悠之說乃謂齊侯以私憾蔡或謂齊侯謀楚而先侵蔡不達用兵之序謬設不根之說以誣君子吾竊哂之蔡以中國而陷于楚直前不返伯主之盟會征伐無從者蔡仲之嗣薰

爲夷矣齊兵臨之蔡復何詞以拒戰哉故君民釋然而潰齊既得蔡楚之門户啓矣故遂伐楚遂繼事也或以爲罪其專此又謬矣進次于陘待楚服也嗚呼齊威之斯舉蓋有三王之遺風焉王者之兵有征無戰期於服不期於勝也一問而楚詞屈使屈完來盟兵不血刃堂堂之楚慴如鳥鼠而中國不爲左衽者齊威之力也孔子喟然稱一正天下之功遂以仁許之然所以正天下者次陘之役也聖人露予齊之意於門弟子所以使後世知吾於春秋實予威公也然觀威公所以伐楚者蓋亦靖重有謀優游而不迫者也自北杏之會合諸侯

於是二十五年其閒兩鄄之會兩幽之盟諸侯非不協而謀不及楚蓋以楚之彊非一日未易以偏師勝也故先治内而後及外雖緩何傷亦宣王内修外攘之意乎及諸侯和輯中國安靖然後會于檉以議之盟江黄以離其黨取舒庸以奪其援及會江黄而授其犄角之筭盟公子友以必其伐楚之期謀既集矣内外虚實之勢慮之已熟前後犄角之援筭之已定成筭無餘可必服楚矣又謂蔡本中國屈而從楚其罪爲輕故侵之而已楚之罪固重而王伯之略貴服不貴勝次以待之而已其爲謀緩而不怠有王者之舉焉則次陘之師實春秋之盛舉城濮之役有所不能及也有威公而聖人不予尚誰予之

夏許男新臣卒

諸侯卒於師曰師卒於會曰會今許男卒於師而不曰師非卒於師也卒於許耳何以知之許今之潁昌是也師退次召陵召陵潁昌之邑則歸而卒于許審矣地雖無與於襃貶而若此者亦不可不考也杜氏最詳於地而於侵蔡次陘之地有所不通蔡今之蔡州是也先侵蔡而進次陘則陘在蔡之南楚之地爾杜曰陘楚地是也而曰潁川召陵有陘亭則非也潁川即今之潁昌在春秋爲許地

齊伐楚先歷許然後至蔡過蔡然後及楚則陘當在蔡之前不當在蔡之後杜以爲在潁川則是在蔡之後爾豈先侵蔡而退于陘耶無是理也潁昌去蔡州三百里不應反退三百里也當是楚別有陘地非潁昌陘亭也常景亦從其說而不考吾竊惑之吾意召陵亦非潁昌之召陵楚雖服實未盟也何遽退舍三百里而後與之盟哉二地皆未是計其次在楚地而盟退近蔡則陘當在信陽軍而而召陵當是蔡州之地矣但千百載之下地名更改失其處不可以今世地名彊合之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楚服也屈完來盟于師楚子使之也何以不稱使不與夷狄抗中國也且鞌之戰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書使書如兩君之義也書及內外之辭也今直曰楚屈完來盟于師不書使不與楚子當齊侯也曰盟于召陵以自盟爲文不與其得抗諸侯也不得與齊高子之事比高子來盟非齊侯命也高子專盟也使楚子未服屈完敢獨專盟乎且高子專之可也今齊兵壓境楚子欲戰欲平未判也而屈完求盟既盟而楚子不欲則齊何以處之則夫楚子未服齊必不肯盟之而屈完亦不敢擅盟也今春伐楚至夏而後屈完來盟則盟

非屈完倉卒之謀也楚子策之審矣楚子知齊兵不可抗戰必不勝矣於是遣屈完下齊而乞盟焉直曰楚屈完來盟于師則盟之前定在楚子非屈完至師而後求盟也故來盟于師楚子意也盟于召陵齊侯意也師非受盟之地蓋屈完至師而後求盟也齊侯知楚子之服無用戰矣於是退召陵而與之盟禮也嗚呼一鏃不遺寸刃不頓而服方張之楚於牲血之間威公之績大矣八國之師槖槖而反大禹之班師不過如是也揚子謂春秋美召陵有以也夫

齊人執陳轅濤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齊威與陳俱伐楚還未及國而執其大夫不知陳何以得罪于齊也執者書人則罪不在濤塗矣左氏公羊皆以濤塗辟軍道而無見於經然師還未及國則陳無得罪之由以爲伐楚不用命則兵未嘗戰也則辟軍道理或然歟然辟軍道則濤塗爲有罪齊安得書人以爲無罪則濤塗何以不稱行人蓋稱爵以執伯討也稱人以執非伯討也執稱行人執無罪也執不稱行人執有罪也則齊與濤塗均非矣濤塗之辟軍道固有罪爾而濤塗蓋以師復道陳則國必甚病不若出於東方齊侯以爲不忠於已遂執之夫濤塗固紿齊矣易曰師出以

律否臧凶故成湯之征耕者不變宣王之出不留不處三事就緒師之所至秋毫無犯農民安堵王者之兵也今師道陳而陳患之則齊侯之師不以律矣不能反求諸身而責人之紿已紿之罪輕而犯民之罪重故齊執轅濤塗所以不得爲伯討也然濤塗有紿齊之罪固矣而陳侯何與哉今既執其大夫而又伐其國則陳有所不服蓋濤塗有罪君不與焉陳君有罪民不與焉以一濤塗虐其君而戕其民齊侯服楚而矜有不克終之漸矣故前日伐楚爵之今日執濤塗伐陳人之襃貶何容心哉視其功罪而已及江人黃人伐陳承上齊人之

文也說者以爲魯及陳矣此如二十一年楚子執宋公以伐宋同義楚子不及他人伐之故不書及而書以文少異而義同也或者以其間一秋字遂以爲魯非也若不書秋無以著其時安可謂間一秋字遂移罪于魯耶不然八國諸侯在行齊何爲獨命魯也江黄初按兵爲援未嘗出也齊侯以諸侯既勞而江黄獨逸故以大夫帥二國之兵以伐陳則勞逸均矣此齊侯之意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伐楚而至其功大策勲於廟爲得其實此因其實而書之以見善者也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兹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己之所愛者無以責人之不愛己之所不服者無以責人之必服濤塗之誤軍道以愛其國也易地觀之則齊侯亦莫不愛其國齊且自愛而責陳以無愛可乎齊嘗伐陳而陳不屈蓋以無罪而不服也反而言之齊苟無罪而見伐則亦有所不服齊且不服尚何以責陳之必服乎執陳濤塗是以己之所愛者責人之不愛己所不服者責人之必服也然今日侵陳明年而陳與首止之會則陳服也陳雖服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六國之大夫侵陳陳何恃而不服乎服人以力伯者之事耳齊威之不足以語王道也審矣外大夫皆人而內獨書公孫兹帥師蓋內不書帥師則無以見外大夫皆帥師外大夫不帥師則無以見齊以力扼陳而屈之也人外大夫所以人魯也然公孫兹叔牙之子亦所以著三家之張本叔孫氏蓋始於此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父子之道天性也父字其子子孝其父人之眞情爾世有父子相賊而反其天性者豈眞情哉吾知其端矣其端非起於妾媵之奪正則起於庶孽之

于嫡使妃妾之分定嫡庶之名正則雖有掇蜂之姦浸潤之譖有所不入矣君人者惟無以色亂正無以愛干嫡有西子之容不可以加元妃有季札之賢不可以奪嫡長正心誠意俾色與愛不能傾吾心而紊吾意則天性存焉安有相賊之禍哉春秋書君父殺世子者二晉獻殺申生宋平殺子痤晉獻以驪姬及奚齊宋平以芮棄及佐驪姬與棄皆以色奪正奚齊及佐皆以愛干嫡用是知妃妾嫡庶之不可不定也故春秋皆斥稱君君之罪也世子豈他人所得殺哉非君父之命不至於死也嗚呼悲夫天性之親而相視如此夫蜂蠆有君臣

虎狼有父子鷹鷙有兄弟孰謂人而禽獸不若也
欲正其端當自妃妾嫡庶始故春秋世子母弟目
君誅在君也以此防民後世猶有謂趙王如意類
我而啓蒼狗之祟有堯母名門而生巫蠱之禍者
則爲人君者可不知春秋乎

杞伯姬來朝其子

禮天子無事諸侯相見曰朝又曰諸侯世相朝則
朝者兩君相見之禮豈乳臭子所能講哉子不能
使其母相之是尊相乎卑也嗚呼典禮之紊一至
是乎周公之訓使婦人竊弄以玩黃口兒伯姬何
足誅哉任其罪者魯侯杞伯也杞不足證有以也

夫

夏公孫茲如牟

內大夫有如齊如晉者矣聘乎大國以國事往也
未有如小國者牟微國魯未嘗有交聘之禮茲之
如牟非國事也左氏曰娶焉非也公子友如陳葬
原仲齊高固來逆子叔姬有故則書也安有娶而
不書非娶也私交也茲公子牙之子前年伐陳已
專兵矣今又無故而如牟其專日熾仲孫叔孫氏
之僭基於此故聖人詳記之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
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惟義故能正天下之不正惟信故能一天下之不
一經解曰義與信伯王之器也首止之會首止之
盟齊威實假義與信以定王室聖人亦以權與之
必將責其信其義於天下則非湯武無以當之而
久假不歸者春秋之世亦威文而已矣聖人固知
其假而許之者蓋亦失船得壺也惠王嬖於陳嬀
將立王子帶帶庶孽也鄭世子也世子天下本本
一搖則姦人暴客睥睨周鼎矣齊侯於是合八國
之君會王世子于首止使天下之望繫於世子而
羽翼已成則陳嬀雖嬖無以施其讒惠王雖愛不
能拂天下之心而從嬖人之請矣不動辭色而世

子之位定蓋天下惟義所在彼不正者何所施哉
曰及以會尊王世子也尊世子而不與諸侯同會
是威公之善假其義也世子之位固定矣然在會
諸侯人各有心而子帶實有寵於王又出於陳也
苟諸侯或從王之邪而附嬀之黨則吾之會有所
不固於是復率諸侯登壇歃血而盟之以定王世
子位焉則諸侯一心而同戴世子無有異志此又
天下之信所在彼不一者神當殛之曰諸侯盟于
首止諸侯盟而世子臨之是威公之能假信也其
後世子立是爲襄王而雒邑之鼎恃以不移者威
之功也春秋實予之于世子之會而著威公尊王

之義再地而書盟以示威公結諸侯之信信義立
而王室寧伯功顯是首止之舉也或以會世子為
抗天王此不知權者妄疵人矣

鄭伯逃歸不盟

君子之去就察其善惡而處之以權義而已可從
而不從與不可從而從是謂不知義可去而不去
與不可去而去是謂不達權齊威仗信義以翼戴
王室則諸侯之從違三尺之童亦宜識所歸矣鄭
文亦有心腹肺腸乎舍忠順之齊而不從顧横逆
之楚而就之且齊為首止之會所以尊王而鄭獨
逃歸是天下皆尊王而鄭獨逆王也諸侯皆尊中

國而攘夷狄而鄭叛以入楚是諸侯皆尊中國而
鄭獨為夷也此君子所不齒尚何責哉然首止之
盟世子之位已定諸侯協從同戴王室中國無鄭
不足為輕重而鄭一逃以搖楚人鼠竊之心一出
而滅弦復有窺中夏之志明年動天下之兵伐鄭
而鄭不服致楚移怨于許弦許俱受其毒實鄭伯
之逃啓之也威公二十餘年輯寧中國僅能服楚
于召陵而鄭伯一逃復啓其貪婪則鄭文豈獨威
公之罪人天下之罪人也負天下之罪至逃之盟
乃搖尾而乞憐彼何足憐哉春秋於其叛書逃來
書乞賤之極矣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

弦固楚之與國也楚何為而自滅之蓋見江黄附
齊而齊安之且脫左衽而從衣裳之會實有慕焉
謂楚自召陵之盟已屈于齊無以虐我也必忽而
不事楚患其相扇而歸齊則吾北鄙何以捍牧圉
於是一舉而滅之所以折諸戎附齊之心而震懾
舒鳩申隨之國也然其所以滅弦則實自鄭伯逃
盟始鄭不逃則楚未敢出以窺中國也楚之貪婪
在所不治而鄭文深可誅也弦子不名無罪也然
滅而奔黄嫁禍於黄矣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春秋之道如日月而萬物紛然雜出各隨類賦影
莫不象之故春秋不可以一端求學者隨物觀影
而姸醜自見是善學者也春秋滅國書滅滅邑書
取執其君而不有其地書執例之常也而下陽之
滅其實邑也乃書滅虞公之執其實滅也乃書執
此豈可以常例求之蓋虞虢皆寰内諸侯下陽采
邑也曰虞曰虢如周公祭公爾號也非國也虞晉
滅下陽是滅虢也晉執虞公是滅虞也以地言之
重在地以人言之重在人下陽巖邑也不得其地
無以滅虢故以地言之而書滅虢虞之表虢亡虞

復何恃哉惟執其人則其地舉矣故書執虞公而其實皆滅也各隨其輕重而書之其義自顯學者惟無惑於例則春秋明矣下陽之爲邑非若鄭長葛邾須句也取長葛鄭固在取須句邾固存鄭邾未滅豈可言滅乎今取下陽下陽號采邑也取其采邑號復何在哉故不得不書滅也執曹伯曹未亡也執衛侯衛無損也豈能遂滅曹衛哉今虞公王臣爾執王臣地復何在故書執而滅自見地重者據其地而取之人重者執其人而滅之執王之臣奪王之地其罪可勝誅乎或者徒貶其滅同姓且王臣王邑彼且執而滅之尚何恤同姓苟爲貶

滅同姓失罪人矣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冬公至自伐鄭

以人治人則非人者在所誅以直報怨則不直者在所屈鄭伯叛華即狄背義從逆尚何以爲人齊威伐鄭以人治人而已鄭不服也則圍其邑庸何傷哉所以誅其非人之罪也楚人救鄭不直救之乃移兵而圍許許何負於楚乎齊威寧釋鄭而救許以直報怨而已吾以直報之楚固自知其不直尚何以抗齊哉故許卒不可得兵無功而反屈於不直也且伐國而圍邑抑亦甚矣宋人伐鄭圍長葛宋利鄭之無援而期於必取其爲心毒矣今圍鄭新城非得已也使兵壓鄭境之間而鄭服則齊侯不過若次陘之役爾伐而不服則新城有所不得不圍以待其服也則圍新城期鄭之服而已非志於取也不可與長葛之圍同其貶伐國救國不爲無謀也楚人圍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批亢擣虛絕繩以救經也於法爲無貶今伐鄭之師許不在列非許伐鄭也而楚人圍許則遷怒之師爾齊伐鄭而許何罪則楚之兵可謂不直矣不得與

晉陽處父之事比故聖人于長葛之圍宋書人而新城之圍齊與諸侯皆書爵善惡自分也處父伐楚之兵書救江而楚人圍許之師不書救鄭曲直自判也故新城之圍鄭卒自服至寗母之會而鄭子華來會以人治人鄭亦人而胡得不服諸侯救許而楚卒自退洮之盟而許男就盟則不能得許矣蓋以直報怨楚固不直尚何詞而不屈哉左氏載許男面縛銜璧之事且許不旋踵與洮之會安有服楚之理左氏之說蓋誣矣公與救許而至伐鄭以伐鄭之功歛至也不可以二事至擇其大而有功者而已或至以後事或至以前事出于魯君

耳聖人據舊策書之不可得而改也即實而褒貶自見者此之謂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齊蓋速於伐鄭也冬伐鄭之兵方至而春復伐之蓋鄭不服則諸侯之心搖而首止之盟有所不固也非徒首止之盟寒而楚人亦有以議中國矣故急於服鄭内以固首止定王室之謀外以絶楚人窺中國之志有所不可緩也書人將卑師少爾詰其服而已不必勝也不可以一書人遂以爲貶均伐鄭也何前日之伐褒而今日之伐遽貶耶春秋用法不如是之朝軒暮輊也說者又以齊侯不能

服楚而徒爭鄭此尤踈矣聞春秋有夷夏爭鄭之事不知不在齊也文公之後晉靈晉厲晉悼晉平嗣伯業而楚不服故今日伐鄭明日伐鄭今日救鄭明日救鄭鄭亦初無固心乍晉乍楚惟彊是從此中國爭鄭之時也今鄭固中國矣前乎此未嘗從楚也文公不度華夏之勢叛義即逆齊侯既伯聲焰赫然楚蓋有所忌也召陵之役帖服求盟中國豈不足依而依楚耶此鄭之罪有所不容誅也至洮之會鄭伯求盟終齊威之世不敢窺鄭則今之伐非爭鄭也非爭鄭則即楚之罪在鄭不在齊矣罪齊不能庇鄭過也然其後爭鄭之世鄭無歲

不受楚兵究其即楚之原文公其始作俑乎一叛以餌楚終鄭之世罹楚患則戮文公之尸以謝厲宣桓武之靈鄭人恕焉尚又何咎齊威之伐鄭哉

夏小邾子來朝

郳犂來也至是命爲小邾子蓋齊威既伯爲之請王命而列之五等也邾魯附庸也而小邾又邾之別封二邾皆威公始命諸侯

鄭殺其大夫申侯

鄭將歸齊殺申侯以悅齊也申侯何罪哉無罪也稱國以殺國君殺之也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

之故曰國人殺之也今不稱人而稱國國君殺之耳國君與左右大夫殺之以賣叛華之罪非國人殺之也非國人殺之安得爲有罪諸儒多從左氏之說謂陳濤塗怨申侯反己于齊也譖而殺之若然則申侯蓋忠于齊者今將歸齊而殺齊之所忠是怒齊也何名爲悅齊左氏設虛說而不知其自諸儒從其說而不知其乖吾初不喜與三傳辯於此怪諸儒之不察也劉敞最好辯者而於此獨不言吾姑辯之以補敞之遺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寗母

鄭伯上得罪於王下得罪於齊齊凡再伐而後屈後殺申侯蓋曰罪在申侯矣既以申侯除之則鄭伯可以如會而就盟今乃使世子聽命何鄭伯勇於從夷而怯於歸義也蓋前日首止之盟非特叛齊蓋叛王世子也今王世子之位既定鄭實懼焉雖殺申侯以悅齊而疑王世子之未遽見釋也於是先以世子聽命以卜齊之意齊知其然於是明年爲之請王人而講洮之盟也是則齊之于鄭期於服從而已豈固彊之哉蓋鄭服則絶楚窺中國之釁也陳亦以世子就盟陳宣耄而倦於出會也陳宣即位於此蓋四十年矣非怠也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僖公之立實出於公子友公立而友相之凡魯之政君臣實相須以成僖友之在春秋實所謂君臣俱賢者方齊威之伯天下以事伯主爲急五年再相朝之節不可缺也否則大夫聘之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聘因聽伐楚之期而涖盟焉其後凡三年公不朝則季友之聘終威公之世不怠也惟六年伐鄭之後自春徂冬不假朝聘矣故七年公子友如齊十年公如齊十三年公子友如齊十五年公如齊十六年公子友卒十七年而齊威即世當威之伯僖友同心而事伯主三年再朝之節未嘗廢也雖不能一朝京師然當時諸侯皆不朝不可獨責魯也其朝聘伯主雖非古制而是小事大以和邦國魯實有之此所以十五年之間魯國安靖者僖友同心相濟之功也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寗母與洮兩合諸侯而盟之皆爲鄭也夫威公之伯東諸侯無小大莫不協從雖微鄭不害於伯也威公前爲寗母之盟以盟其世子而鄭所疑者天王未赦其辜威公又爲之屈王人而爲是盟摟天下諸侯以必鄭之服何哉吾知其端矣鄭塞華夷之衝其地曰虎牢蓋天下之重險武姜爲太叔請制制即虎牢在漢爲成臯在今爲氾水天下之形勢係焉楚得之則恃以抗中國中國得之則恃以捍楚今鄭即楚則虎牢在楚豈以失鄭爲害伯哉蓋以失虎牢爲中國憂也故必將得鄭然後收天下之險既得華夷之門以丸泥封之而諸侯安寢矣不然蔡亦近楚自召陵之役君民俱潰討其後復爲楚所得中國會盟蓋未嘗與而威公捨蔡不求必得于鄭何也得鄭而收重險故終威公之世

鄭不復叛而楚亦不敢窺鄭者蓋有以也不然威公何遽而合諸侯一屈王人而求蕞爾之鄭哉其後晉楚爭鄭兵連不解亦非爭鄭也爭虎牢之險也晉悼率諸侯城之而楚爭不已又率諸侯戍之而鄭如蕭魚之會其後十有五年鄭不叛而楚不窺中國者皆虎牢之險在中夏也用是知威公不憚勤諸侯而必欲服鄭者蓋以此也王人微者序於諸侯之上尊王也蓋招鄭之來而已不假王臣以鎮諸侯也此又威公之知權歟

鄭伯乞盟

甚矣君子之去就不可不謹也去就一失則為終

身之辱前日鄭文之逃盟不可去而去也故聖人書逃紂為天下逋逃主逃之為義盗賊之事也今日之乞盟不得已而乞也孟子曰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蓋求不以義乞之道也聖人所以待鄭伯者可謂至辱矣此豈聖人賤之哉鄭伯自取也使鄭伯而知義則無逋逃之辱初不逃則無卑乞之賤吾以是知去就之不可不謹也僖二十三年楚人伐陳陳以中國無盟主遂折而從楚而聖人不書逃歸知其非得已也至二十八年晉文為踐土之盟而復來聖人書曰陳侯如會不曰乞盟知其慕中國而來歸非有所辱也襄七年晉悼公為鄬之會陳哀逃歸亦書逃其賤之可知而哀侯直情不反卒為楚所得而甘心焉則其罪又出於鄭文之上聖人尤所不齒書楚師滅陳而已哀侯之存亡不詳也則夫鄭伯之乞盟猶為能自反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彼既乞盟矣尚何責而聖人之所責者在逃不在乞而鄭之所以失者亦在初不在終也

夏狄伐晉

狄之為諸侯患久矣前日狄伐邢齊救而城之狄入衛齊徙而封之今狄伐晉齊威視之如不見何也蓋自齊之伯晉歷三世未嘗一窺諸侯之壇坫

也蓋自以為纖比之巨藩不屈于齊齊亦視之蔑如也故狄伐晉庸何恤哉齊不伐晉幸也尚何問狄如邢如衛一舉手援之則挈國而事齊彼晉雖得齊救亦無以効於齊也矣威公安能施此無報之恩哉宜其坐視而不救也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僖公之致夫人致生乎致死乎以為致生則哀姜已薨非致生也以為致死則成風未薨非致死也然則孰致乎無問死生自古及今子有致母之理乎以為祔主于廟則當有崇奉之辭不可曰致以為致妾母為夫人則先君已死子安有見母于廟

之禮是二者不詰自屈在所不辯也公羊則以爲公娶於楚脅乎齊媵女之先至者此意是而事非也若然則經當先書如楚逆女繼書致夫人姜氏不然後世安知其以齊媵爲夫人也然則致夫人何公娶于齊姜氏至用禘禮祀太廟而致之也何謂致見廟也成九年伯姬歸乎宋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内女嫁于宋行父致之宋公致之于廟也此則魯娶于齊公致婦于廟也則夫致于廟禮也用禘非禮也不譏致夫人譏用禘也故不書姜氏譏不在夫人略之矣如及齊大夫盟于蔇譏在魯不在齊大夫故略其名今譏在禘不在夫人故略其

氏事殊而義一也然則禘何以譏非時也三年祫五年禘禘祫如閏禮之經也僖公三年當祫五年當禘今八年又當祫爾不當用禘蓋禘止乎祧而不及所自出之祖魯所自出之祖文王也僖娶於伯主内以爲榮也魯祀文王外以爲榮也用祫則不及文王無以爲夫人之榮於是更祫用禘而輝姜氏焉此亦莊公覩用幣之意也不知禮不可玩玩而改之則爲誣其祖而得罪乎先王先公矣彼一婦人何足輝哉而以褻祖廟有常之典此聖人所以示譏也或以爲哀姜則哀姜之薨喪畢在四年豈至八年而後祔廟耶以爲成風則子無致母之道皆疎矣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則夫人爲姜氏而僖娶于齊審矣夫人時君之夫人也語曰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邦人稱之曰君夫人此從君與邦人之稱也尚何疑祫禘之義吾于閔二年吉禘于莊公既言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也王世子立是爲襄王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葵丘

忠一也而曰大忠復君君子蓋有取乎交信一也

而曰大信不約君子蓋有取乎小大忠大信所以望聖賢交忠小信所以待君子此聖人之心也太甲践祚伊尹奉嗣王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制三風十愆以戒卿士邦君康王繼統太保率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諸侯入應門右以聽王命此大忠大信也是三代治平之典也周德之衰平王東駕桓莊僖惠雖嗣正統而伊尹太保畢公之事不復夢見於龍飛之初今襄王即位適丁齊威之方伯威公於是率東諸侯會宰周公于葵丘修舊典也以周公攝冢宰故曰宰周公威公以侯甸羣后總己以聽之是亦太保畢公之

遺意也然是禮也曠世不講諸侯視之蓋已駭愕威公懼其不信於是率諸侯盟於宰周公之前以固其尊王之心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宣天子五禁以令諸侯則雖伊尹之三風十愆康王之報誥庶邦者何以異蓋所以奉襄王之誥而代宰周公之言也威公之舉亦可謂忠之次而信之小者矣故聖人書之於春秋孟子筆之於書孔孟稱之異世同辭而說者妄訾是盟豈孔孟之心哉均之聖則聖矣而孟子曰亞聖是君子蓋許其次也聖且許其次者而况於忠乎具體卽具體矣而顏淵具體而微是君子蓋許其小也道且與其小者而况於信乎顏子孟軻是聖道之次而小者也威公是忠信之次而小者也孔子之道不可名尚許其似伊尹太保畢公之事蓋近乎跡豈不容君子則而象之哉則是會也實爲春秋之冠而王室賴之爲多矣方是時叔帶尚有睥睨之心雖首止之盟定世子之位而已世子蓋未立也今世子立是爲襄王襄之元年威公首爲是舉以尊之則子帶尚何敢窺其鼎之重輕也哉此葵丘之盟有功於周室不爲不大矣三傳及諸儒無一言及此吾竊哂其學春秋而曾未考乎事實也事實不知何問褒貶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伯姬未嫁者也女子笄而字則爲成人以成人之喪治之禮也聖人書之所以重兄弟之義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會於夏之初而盟於秋之杪久稽諸侯所以示其曠世不行之禮以耀天下且以破叔帶之姦膽也

甲子晉侯佹諸卒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義見八年公子友如齊

狄滅溫溫子奔衛

溫在河陽其先蓋蘇忿生之邑計忿生之別封矣近王城二十八年諸侯會于溫疑狄滅之而不有其地也狄亦橫矣伐邢入衛伐晉今又滅溫而齊威不問豈葵丘之會矜心日生視狄爲無足誅以溫爲無足救歟無乃近于晉憾晉而不救也溫在河陽河陽晉地計溫必附于晉晉辭而不能救則齊救之可也視其滅而不救蓋以其無損于齊也豈爲伯主之公心乎不然北戎近齊胡爲脅許男而遠伐之也齊威於此吾見其有不克終之漸矣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奚齊及卓皆驪姬之子奚齊書君之子而不稱君卓反稱君何耶奚齊之立獻公欲君之而國人不

君也今奚齊死夷吾與重耳在外晉無君也國人與荀息立卓則卓之立雖上無王命下無父授國人與荀息君之也故以君書之一書君以順國人之欲一書子以因獻公之心而是非自判矣然荀息不死奚齊之難而死卓之難是於義兩失之且奚齊卓子均不當立荀息從君於邪而受其孤固非所謂蹈道者然使其死奚齊之難猶曰不負君之信也而卓何爲也哉已立之而已死之無益於君而自取勦滅是自經於溝瀆者召忽之流也曰此匹夫之信則然耳曰義則非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北戎即山戎也遠於中國固未嘗爲中國患齊何以伐之蓋利之也近則狄滅溫不救乃越千里之險而伐山戎山戎何憾於齊乎莊三十年嘗伐之而獻捷于魯吾是以知其利于齊也許蕞爾小邦且鄰于楚委社稷從齊吾爲之懼矣然諸侯不從而許獨從之齊魯魯宋而討之則不歸于齊以許之小則制命在已也不然魯宋曹衛齊之四鄰近舍四鄰而遠求許豈無其故哉然幸楚不覬其虛而窺中國雖齊遠於楚固曰未艾而許當楚之蹊許去則陳鄭受楚兵矣陳鄭受楚兵而齊伯業不廢者吾不信也不然楚遠於中國而謀者有所不知矣然則北戎之伐未必爲利而害在所憂也餘義同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殺二君與一大夫而聖人不以討賊之辭書何哉蓋惠公不爲奚齊卓子殺之而爲己殺之也見克之殺二君如反掌疑其及於己也故殺之則殺之私也非爲二君討賊也以里克之罪如此雖以私殺之猶賊也而聖人不以討賊之辭書信乎法者天下之公人君不可以私用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周之冬夏之秋非大雪之時而大雪常寒之罰也洪範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常寒則大雪非苟記異所以責時君不能建皇極也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丕鄭里克之黨也克死丕豈能獨存哉義同里克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婦人既嫁有歸寧之禮無出會之禮公與齊侯爲會而夫人與之是僖之責也不然齊侯爲志乎會姜氏威之罪也僖與威皆賢君不宜有是非禮之舉吾竊爲二君惜之觀此事與文姜何異雖無事而有其跡亦君子之所惡也

秋八月大雩

雩有二月令孟夏大雩帝用盛樂時祭也周禮司巫國有大旱則師巫舞雩旱祭也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禱祈巫祝君子不尚楚昭王疾卜曰河神爲祟王曰祭不越望勿祭也將死有雲如赤鳥周史曰禜之可移王曰有罪受罰又焉移之勿禜也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縱然旱而雩固無益於旱也而周官有司巫之官抑亦荀卿所謂雩而雨文之者乎曰荀卿之所謂文之者不修政不責躬徒雩以誣其民者也孔子昭王之不禱不禜不祭先諸已而後諸神者也湯有桑林之禱

其亦可謂之文者乎顧所以先諸已者何如而求諸神者果誠於憂民與否爾春秋書大雩者二十有一惟僖之二祭吾竊知其誠有憂民之心非苟雩以文之者也自僖即位一月不雨必書一月雨亦書非念兹在兹者能然乎故其大雩也吾用是知其無文之者水旱之災天所以警戒人君視民之嗷嗷而不祈不祭庸爲畏天而憂民乎孔子昭王之不祈不祭者災在已也湯之所以禱者災在民也在已者任之天勿祈可也而在民者忍坐視而勿祈乎君子不可以一槩論顧其心誠與否其果憂民乎其無志乎民而雩以罔民也而情罪蓋可見矣春秋書大雩凡以此也學者當考其人而定其情罪則得聖人之意矣無謂無益而槩非之

餘義見允五年

冬楚人伐黄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失其朔也

夏楚人滅黄

冬伐而夏始滅黄守以待救也三時而齊救不至黄尚何以存之威之伯業於是乎不克終矣初黄之至吾賴以制楚及楚伐黄望齊以自全伐楚之謀未齊而黄齊之今楚將滅黄望救而齊救不至

是黄始有德于齊而齊報之以禍也以禍報德尚何名爲伯哉且齊不能庇黄則初勿致可也既致之矣則黄所恃以抗楚者齊也今齊坐視其受伐已越三時告非不至也齊固内寧非有不虞之變

之烏得

曰楚自滅其與國而無問乎聖人書黄之滅所以責威公也重矣黄子不書奔不名死社稷也蓋與民守之越三時効死而弗去者也黄子蓋亦知大

義者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前年狄滅温温子奔衛今狄侵衛以衛納温子也嗚呼狄之横甚矣滅其國墟其社稷虜其人民而其君逋竄矣尚欲得之以甘心焉彼温子何慊於狄哉狄去禽獸一等耳君子不責也而中國固有伯主豈容安視而不討乎楚滅黄畏其大而不救狄滅温以其小而不恤大者吾畏之小者吾忽之則諸侯安用夫伯主也齊威未伯君子無以責其

罪今既曰伯天下休戚係於齊也豈得勿問耶狄見齊之不問若無足畏者故今年侵衛而明年又侵鄭矣謂其小而忽之可乎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鹹之會謀城杞也說者蓋疑其夏會而明年春始城之謂城緣陵非會鹹之諸侯不知夏會而冬城是乃所以爲得時也然則諸侯止于鹹乎曰非也各返其國矣不然秋大雩豈公不在而雩耶公子友如齊豈齊不在而聘耶然則先會於此何也凡土功龍見而戒事龍見夏之二月周之四月也今四月戒事適其時矣十月水昏正而栽十一月日至而畢明年正月夏之十一月於是而事畢諸侯至各書於册也楚丘之役亦如是爾餘義同元年檉之會

秋九月大雩

義同十一年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會鹹諸侯也鹹之諸侯既返矣是再會也再會何以不序再會而有異於前則序再會無異於前則不必序是亦前目後凡矣若夫邑而不國與城楚丘同義然衛之滅有狄入衛之文而詩人明言其

滅杞則無所稽究左氏謂淮夷病杞淮與徐大遠于杞不啻千里之遥無病杞之理惟莒與杞爲鄰疑莒滅之正也杞初國於陳留允六年遷於淳于在今密州而莒亦隸於密密之莒縣是也若淮夷則在今之泗州蓋越魯而後至於此豈有越魯數百里而滅杞乎當從公羊莒滅之爲正然衛之滅見於詩杞之滅無其文或者疑其未滅然未滅則書遷如邢遷於夷儀矣則是遷而城之也今文與城楚丘無異是未遷而先城也楚丘不言衛緣陵不言杞春秋不加以無實之名也說者以爲譏專

封過矣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魯之閨門不肅於此蓋三世矣允之汚莊之庸文姜哀姜之事有所不足誅而僖公魯之賢君吾於前年竊惜其陽穀之會今不三年而有季姬遇鄫子之事嗚呼吾固是知家人嗃嗃悔厲吉嘻嘻終吝聖人垂戒深矣曰季姬而不係之國內女之未嫁者也蓋有以期鄫子于防而鄫子遇之也使鄫子來朝以請昏於己故明年而季姬歸于鄫如其意也始遇于防而公不制中使鄫子來而公不恥終歸于鄫而公不拒嗚呼淫風流行桑中大車之

詩不作于魯而駉與有駜之篇猶以頌僖何哉蓋夫子于魯詩存頌而略風爲魯諱也而春秋寓天下之大法豈容盡諱哉故文姜哀姜鄫季姬之事譏貶著矣雖無魯風可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西周之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今沙鹿崩東周之興喪又可卜矣聖人書此豈有感於心焉沙鹿晉地不書國係天下也

狄侵鄭

前年狄滅溫伐晉侵衛王不討也今侵鄭甚矣赤狄白狄皆在西北今侵衛而至于鄭則與楚合矣北狄南蠻合吾爲齊威懼之至是之甚而不討威公之伯心怠矣老而溺於內寵內不能治何暇治狄乎五伯威公爲盛惜乎其不克終也奈何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義同七年公子友如齊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可次而不次君子責其義不可次而次君子責其

仁師之出次仁義存焉爾伐國問罪而不次是忿兵也兵忿者暴非所以爲義故伐楚之師次于召陵義也須其服而已赴危救患而次是疑兵也兵疑者怯非所以爲仁今救徐之師次于匡非仁也幸其自退而已故伐欲緩緩所以存義救欲速速所以明仁前日次陘之師威公得其義矣今日次匡之師愚不保其仁也楚之伐徐何以故恨其取舒也舒楚之與國徐人掩而取之其取之爲齊也事在僖三年爲齊奪楚之援也威公招江黃取舒庸皆奪楚之援爾前年楚滅黃齊不敢救楚是以知齊之易與矣於是揚兵而伐徐徐遠于楚蓋千

里矣越千里而伐徐無輕齊之心其敢然哉今齊兵合諸侯于牡丘徒次而不進是幸其自退也且正月伐徐而三月出次固已緩矣尚何次耶次于匡而楚不退於是命諸侯大夫帥師以救之雖楚以偏師伐徐諸侯不必躬行苟知不必躬行則勿出可也以大夫往赴之何患不克今既會而不救是示怯于楚也易曰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初聞徐之被兵固不能忍而不出也即出而懼楚又不能勇於直前也是所謂不能退不能遂者矣何利之有宜徐有婁林之敗也公孫敖慶父之子不去族所以見仲孫氏之日熾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日朔不書俱失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楚之與國也楚伐徐齊伐厲以報之徐負于楚也厲何慊于齊哉主與己爲讎力不能制其主徒告其僕何損於主乎厲固楚之與也伐其與不足以損楚之一毛徒激楚之憤矣徐有婁林之敗未必不以此也且黃也徐也初皆與于楚叛楚向齊蓋倚齊爲重以抗楚也今黃不免于滅徐不免于敗附齊者不能庇不附者何以伐爲則厲之師謂之謬舉可也

八月螽

書災也

九月公至自會

無功而反飲至何辭

季姬歸于鄫

成防之遇也男女之婚必以媒妁成之以禮所以防淫也非媒妁而遇于防是鑽穴隙之類也不書來逆成于防矣尚何逆觀此則僖公閨門之治可知耳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春秋書災異多矣不書時則書也非有警于君則爲災于民今雷之震物亦常事矣何世不有況九

月令之七月雷聲未收不可謂災亦不可爲異則所書者以夷伯之廟僭禮也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君大夫士有廟亦常矣在所不書也夷伯季氏之陪臣公羊曰季氏之孚是也因震以書志其僭也如允宮僖宮災親盡當毀而不毀亦因災以志非禮也若以夷伯爲魯大夫則亦常事爾春秋何得書哉或曰季氏自季友始今季友在友之賢必不使其陪臣僭大夫之禮噫是乃所以志季友之罪也閔公吉禘于莊公季友不正僖公用禘致夫人季友不諫友而知禮孰不知禮則陪

臣之僭廟禮是季友之罪也夷伯何在安用責哉晦晦朔之晦公穀以爲冥晦非也夷是氏伯是字公以爲季氏家臣孫曰天子之命大夫劉曰吾大夫因此以見士亦有廟蘊從左氏夷氏伯字劉同此孫曰夷謚

冬宋人伐曹

所貴乎伯主者以其能協比諸侯同力一心以尊王室而攘夷狄也自齊威之伯至是三十年諸侯無有擅相侵伐者服於威也今威德衰矣宋人加兵于曹雖不究所以加兵之故而諸侯攜貳威不能制其侵伐矣

楚人敗徐于婁林

八國之大夫救徐而徐不免于敗則大夫果用命乎八國之君畏楚而次于匡君且畏之尚何以責其臣宜其逗撓不進而任徐之勝敗存亡也楚獨敗徐于婁林則八國之師不及敵矣徒將出師以示其救徐之名楚兵未退而公已至自會君既按轡徐還則大夫何苦赴敵而死也則夫楚敗徐者大夫之罪而大夫不進者諸侯之罪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韓晉大夫韓氏之邑也則韓之役秦伐晉矣秦伐晉而及戰者在晉晉不屈也秦晉交兵之故經無其文傳以爲晉惠之立秦繆納之惠公入而背秦故秦有韓之戰觀晉獻殺世子申生立奚齊里克殺奚齊及卓子晉已無君及晉君立乃殺里克則立者必自外入也非自外入則何以殺里克哉傳謂秦納惠公不爲無考矣然則晉惠之立秦有力焉倚秦而立而秦伐之非負秦無以致今日之師也況負秦而見伐曲在晉也晉知其曲一言而下之則兵可不血刃而解乃抗然不服及秦伯戰兵敗身獲非不幸矣兵以氣爲主氣以直爲主辭曲則羣心沮而銳氣挫矣尚何戰哉然敗其師而且獲其君秦亦太甚矣後與晉世爲讎敵蓋基乎此

聖人詳志之以著兵端也然晉侯之所以致是之辱者則有由矣晉既無君以長幼言之則國在重耳惠公恃秦之力排兄而得之初以爲榮而不知反以爲辱也夫千乘之位達者渺如鴻毛苟不得已而後受則天下歸其義故以義得天下天下莫敢爭權在我也以利得一國則一日不自固制于人也惠公既以利得復以利敗突未黔而秦兵壓境纍然就獲不勝其恥則利果何恃哉春秋書戰而君獲者惟此而已聖人內外皆爵無隱諱之辭者惡之深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

退飛過宋都

聖人書災異以警戒人君非苟論物之大小數之先後也說者皆求其末以關新奇不究其本非聖人之意也隕石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其異在石隕鷁退矣五與六先後之辭史之舊文聖人無損益焉石者地之所有非天之所有也今自上而下爲異大矣鷁之飛常也而退何以飛退而能飛亦異之甚矣此天下未常有之異爲天下記之所以警懼天下之君非爲宋也宋亦以其爲天下之異而赴于諸侯非宋欲移異于人也特異顯于宋聖人亦因其實而著之蓋災異有天下之災異有一

國之災異螟螽蜮蜚鸜鵒來李梅實是一國之災異他國未必有也日食星隕隕霜殺菽梁山崩沙鹿崩之類是天下災異其災異不爲一國設也而其應亦不以一國求之今隕石退鷁亦天下之異矣故聖人不以宋加之曰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著其地而不繫其國苟係于國則必曰宋隕石五宋有六鷁退飛如宋大水齊大災矣今以石鷁加其上是爲天下記異特著其地之在宋而已不曰宋則嫌于在魯也是月黎淳以謂當作是日文之誤矣此說爲是若曰是月在一月之內則舉其日足以見之何必不書日而更曰是月也蓋一日有此二異故申言是日以詫之此非穿鑿或聖人之意也孫以爲不可再舉正月劉曰宋不告日嫌與五石爲一日故分別之爾石以不動爲常而隕者變也鷁以順飛爲常而退者逆也物之變常逆理如此

二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大夫卒無書字者季友書字或者以貴之賢之非也公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此季友之後所以謂季氏而季氏之張本始於此故於此卒以字書不書字無以著之至其孫行父行父之後世以季孫爲氏至意如而

有逐昭立定之專則其源不可不著之於此也然則慶父之字曰共仲仲之後爲仲孫氏仲孫蔑其孫也叔牙之後爲叔孫氏得臣其孫也而共仲叔牙不書獨書季氏何也蓋三家之專無若季氏出昭立定制魯之命者季氏也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季氏獨有其二叔仲各得其一則叔仲蓋附於季氏矣著其酋首則叔仲在所不必錄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季姬卒此魯之幸也而僖猶以爲戚則其初不制其出入蓋以愛之也今觀其卒而書之則知其初之爲愛矣愛之欲其生故其卒爲之治喪而哀之

季姬不正之行國人爲之恥而傳蓋以爲愛也今日之死國人以爲幸而滅恥而傳更以爲大戚傳之爲人吾所不曉矣然紀叔姬以賢而書卒宋共姬以正而書卒而鄫季姬之不正亦書卒何也蓋聖人書不正然後足以見正紀宋二姬書卒復書葬正也鄫姬書卒不書葬不正也正者葬不正不得葬蓋不如是無以別紀宋二姬之賢也故存不正以見正春秋之法也不然内女之卒者多矣何以不書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歸美於君者一國之心論功從主者天下之義淮之會服淮夷者齊侯也昧者不達天下之義徒見魯頌有淮夷攸服之語遂以服淮爲僖公之功彼頌其君者國人之私也豈以其侈艶歸美之詞而遂廢天下之公義哉淮夷即今之臨淮是也東鄰魯西逼宋南接吳楚與徐有疆場之交焉前日徐爲楚所敗齊救不及齊懼淮夷誘徐以爲魯宋之患也故爲兵車之會合諸侯以覩兵于淮淮懼而服焉故不書侵伐聖人書公會齊侯某侯于淮齊主是會也則論服淮之功當歸其所主魯安得掠名乎然泮宮之詩實獨言魯而不及齊且有獻囚獻馘獻功卒獲之事而淮之會雖以兵車實未嘗戰則信乎國人之頌皆詞過乎實矣蓋不侈其事無以頌其美頌其美而歸功于齊非所以爲頌也故言僖公服淮者國人之私也春秋必主之齊者天下之公義也豈可以國人之私而廢天下之公義哉且威公又嘗封衛矣城楚丘是也楚丘城于周之正月實爲得時而詩人有定之方中之作乃歸美于衛文公其事與服淮夷之功異用而同符定之方中直美衛無一語及齊侯泮宮之頌直美僖公無一詞及威公非國人不知力之出于齊也

民欲美其君而移美于齊是誣其君也何得爲美且頌乎然服淮城衛之事在春秋正天下之義詩人徇國人之情義不可廢情情不可廢義情義兩存而道行于其間是聖人修六經之意也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挍訂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七

左綿 趙 鵬飛 企明

僖公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楚與國徐人將報婁林之役而無以撼楚也故齊爲之伐英氏英氏何與於楚敗徐者楚而英氏受兵報怨蓋已不直矣齊能服楚則英氏將爲齊役如江黃耳憾在楚而不能制乃曰仇其與國吾見齊侯威德兩衰霸業止於是也功烈如此其卑見於斯矣

夏滅項

項亦楚之屬也伐英氏不克而移兵滅項項必弱於英氏也大者畏之彊者怯之小弱者滅之齊威之德大不能及楚次不能制英氏而區區之項何足滅哉俘其囚於荊莽之中地不足以益中國賦不足以增囷倉而徒勤兵於遠是亦滅一國耳聖人以爲無足褒貶故承上伐英氏之文不再舉齊人也說者以爲魯滅之且向滅國無有書滅者取邿取鄟皆滅也諱滅以取書何得於滅項獨不諱也此承上之文與及江人黃人伐陳之義同伐陳間一秋字滅項間一夏字說者以其不連屬遂移以爲魯書時書月記事之體豈間一時遂以爲兩

國之事哉其爲說亦固矣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齊侯歸自會道由乎魯夫人須其至也會之于卞非禮也于時公未至而夫人出會婦人既嫁從夫公不在而夫人出境會齊侯僖公閨門之令可知也此尤甚于陽穀之會陽穀之會公與俱行今夫人獨會之則夫人蓋亦專矣父母存歸寧可也會父于境上得爲禮乎

九月公至自會

會淮而反飲至于廟也觀詩人頌服淮之事則公之至蓋亦矜其有功矣有功而矜中人之常情也至而有功雖矜猶予之不予之無以見無功而至者之罪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修內者王修外者霸何謂內根諸心之謂內何謂外徇於物之謂外王霸之道均依仁仗義也均伐叛討逆也均安中國攘夷狄也而王以王霸以霸何哉內外之異也王者之治在正心誠意初以修身不期於齊家而家正不期於治國而國定不期於平天下而天下安非不期也修於內而應於外非有心以期之也故仁本諸心不期愛人而人懷其仁義本諸心不期服人而人服其義叛者伐之

逆者討之非苟利其叛逆而爲己功也心於除患
而已中國未安吾安之夷狄未攘吾攘之非取安
中國之効而必攘夷狄之名也心於濟世而已霸
者則不然有其跡而無其眞豐於外而慊於内曰
吾不愛人人且以我爲不仁姑愛之吾不正己人
且以我爲不義姑正之叛者固於己無損而逆者
固於己無傷然置而不問則吾無伐叛討逆之功
中國未安必有安之者夷狄未攘必有攘之者然
使人安之使人攘之則名在人己安之而己攘之
則利在己曷攘而安之乎故凡王者之所修皆在
内也霸者之所修皆在外也修内者逸修外者勞

故王者之修無勤怠而霸者之修有勤怠修内者
本於心遇機之來則應之機靜則止何勤何怠修
外者本諸物物來無窮而智力有限運吾智而智
日深養吾力而力日贍則物至能應之而無虞吾
之智一昏而力一挫則事至有所不能籌物至有
所不能支日勤而無怠可也一日少懈則智力有
窮矣齊威五霸之盛其初會北杏以求諸侯諸侯
未和伐宋以爲鄄之會伐鄭而爲幽之盟諸侯無
貳矣而後伐戎伐徐徐戎率服則救鄭以示威於
南伐山戎以示威於北定魯之難救邢之危衛滅
而齊封之杞滅而齊城之内之諸侯一德事齊可

以南征楚也則會江黃以掎楚之後取舒庸以折
楚之臂然後興次陘之役成召陵之功則攘戎狄
之功成矣外雖定而王室未寧於是爲首止之會
定世子之位以示諸侯尊王之心襄王踐祚又爲
之合葵丘之會率諸侯以聽於冢宰與曠世不行
之大禮以令天下而王室定矣内和諸侯外攘彊
楚上定王室威公蓋以三王之功不我過也則怠
心生狄滅溫齊不問楚滅黃齊不救狄侵衛齊不
知旣而楚謀知其怠而易與也於是深履東夏而
伐徐威公合八國諸侯於牡丘顧望不進乃命大
夫救之而徐卒厎於敗雖伐厲伐英氏威公皆不

親也卒之内寵如林閨門無法一身未瞑六子爲
仇斂不以禮葬不以時一威公耳而前日之威公
非今日之威公何也勤怠之殊也勤怠之意何從
生修外而不修内也蓋修内者逸内旣一定則事
物之來惟所應之修外者勞一日不修則事有所
不濟而前功皆廢矣聖人治天下之道不外於大
學中庸大學中庸皆修内者也修外者聖人所不
錄然於春秋若予威公者權也於春秋而不予威
公則天下其胥爲夷乎孔子予之而孟子鄙之孔
子予之權也權以濟時爲重孟子鄙之者正也正
以垂萬世之法孔孟相濟後世可鑒焉不相濟不

足爲孔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吾讀春秋竊不喜學者以傳溷經苟平定心氣以經明經若其不可通不得已而后求之傳然必合經文而無牴牾則從之不然則無取也吾讀春秋至此間有不可考而求傳者五隱二年鄭人伐衛經無兵端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僖四年齊人執陳濤塗經無罪端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經有事端亦無兵故今齊威卒未葬而宋及三國伐齊則事端兵故經皆無其文黎淳以爲宋襄欲霸伐齊以立威此固求其端而不得姑爲是說也然

宋襄方欲霸伐戎狄征小國可也何遽伐喪以取不順之名哉必不然矣諸侯繼世嫡庶之分長幼之序兄弟之別此經所不能詳學者當質之史左氏雖非史官而其傳聞者蓋亦史爾其附會者固不可信而嫡庶長幼兄弟之詳非左氏無以考如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一事左氏不載其故二傳遂興得狂之說則左氏於此亦不可盡廢也特考其事斷以經文而定其襃貶可也按經十七年冬十有二月書齊侯小白卒至今年秋八月而後書葬非亂不如是之緩也其亂也何故左氏曰齊侯好内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寺人貂有寵於公公許之立無虧公卒貂立無虧宋襄伐齊納孝公殺無虧以是觀之則宋襄者齊之荀息也知奉齊侯之遺言而不計其所納者之正不正也立子以嫡無嫡以長齊之六子均庶也均庶則無虧長長當立矣而托孝公於宋何耶母寵則子尊威公之私也宋襄方有圖霸之謀而首從齊於邪非義也逐人之正而納不正故聖人不書納不與其納如會于袤伐鄭不書納突也然則宜貶矣何以書爵蓋致是之師者威公也其實

不啓於宋故書爵以見兵自齊招非宋之罪不書納所以見宋之不當納也襃貶自著矣

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狄救齊

公義之在天下夷夏同之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公義亦然動而合乎義則夷狄從之動而非義則雖父子之親有所不允而況於人乎齊立無虧義也宋納孝公非義也師與狄救齊以定無虧宋及三國伐齊以納孝公二者曲直已判矣然救無虧而無虧殺納孝公而孝公立則安在夫義也

蓋義不在乎勝敗之閒公義而敗其義固存也不義而勝義且安在哉聖人不以勝敗爲褒貶而以公義定邪正故內書救而狄亦書救魯則然爾而狄何爲者也聖人不以其狄惟其公義而已故不書伐而書救救者善則伐者不善矣凡師以被伐爲主而甗之戰以宋爲主疾宋也前日伐齊者四國今日及戰獨書宋師非三國不與也以宋師獨戰而略三國誅宋重矣嗚呼一舉而敗人之兵易人之君既而齊之亂者四世至頃公而後定蓋基於此戰也則宋雖勝而罪無以逃我師及狄雖敗而有餘義矣雖然此豈獨宋之罪哉齊威在位四

十三年南征北伐九合羣后霸業甚偉而內不能定一世子明長幼嫡庶之分囁嚅其言模稜其手於羣孽之閒不能割害存義以先定社稷大計乃垂死而託子於人使長幼先別儲貳素定則子吾子也何賴乎人今無虧長而托昭於宋則是知昭不當立而懼其不得立使昭當立國其國也何以託爲知其不正而託於人是自招禍也宋以同盟之故而受其一言之託能遂已乎宋兵至則齊宋爲仇而六子之死生二國之勝敗在所不能免也則夫無虧之殺威殺之齊師之敗威敗之齊四世之亂威亂之禍皆自求特假手于宋爾春秋之法誅罪之根源吾於此而知齊威之罪重於宋襄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邢也衛也初皆狄之仇也齊威並遷而城之避狄患也今威公目未瞑而邢叛中國以從狄且仇於衛夫邢衛均患於狄二國俱遷則相援而抗狄可也今乃叛已之援而從讎又反兵以自伐其援邢之爲邢虞公之流也故不數年而爲衛所滅非不幸矣說者疑狄不當書人而書人以爲進之又無可進之理遂謂伐衛所以救齊且宋人夏敗齊師無虧已死孝公已立威公已葬今冬伐衛何與於

齊其不達理一至於此耶狄書人便文爾如襄五年戚之會書吳人鄫人蓋不可曰吳鄫人也故十四年向之會復書吳而已今日狄與邢伐衛二十年狄與齊盟皆書人至二十一年狄獨伐衛則復書狄而已與吳人書人之義同皆便文爾無用鑿說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齊威圖霸先滅譚譚子奔莒聖人於齊書師以子之而譚子不名則若無罪今宋襄圖霸而先執滕子嬰齊聖人於宋書人以責其專於滕子書名以著其有罪無罪而滅者聖人許之有罪而執者聖

人責之如此則春秋之法不可曉然則聖人之意何以辨蓋莊公之世天下未有興霸之基威公創興之于時楚入蔡視中國若無人威公起而滅譚所以示威於楚也創興霸業而不假以權許以威則無以威諸侯故聖人書師以許之然譚子不名無罪也雖無罪猶許其滅以立威也今宋襄嗣齊之霸蓋有其基矣猶安靖小國協比諸侯則霸業復興矣乃執小國之君以肆其虐何以霸為故書人以罪其非霸討滕子書名以見雖有罪非所當執也聖人用法各適其宜矣若是觀之則春秋豈可以例求乎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君子有為善之心聖人不沮也與其進不保其往也往而善因其善而旌之往而惡即其惡而誅之無私也齊威有圖霸之心宋襄亦有圖霸之心均欲為善聖人何以沮之故北杏之會諸侯皆人齊獨書爵曹南之盟二國皆人宋獨書公其所以開為善之路則同而異日之功罪聖人安能保之哉然不予之於始無以責其終獨觀其所以副聖人之責者何如爾予威公於始而終成九合諸侯之功予宋公於始而終為天下之辱聖人亦即其功罪而誅賞之以示勸懲於天下後世也不然今日之盟聖人不予之則他日之罪何以致其貶哉故予之所以責之也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邾人會鄫子說者疑之一以為邾一以為宋以為邾擅用之則後無宋伐邾之事以為宋用之則上無宋人使之之文然鄫會盟實來會宋不會邾也如單伯會伐宋之類也則鄫之後會是得罪於宋非得罪於邾也鄫與邾無憾邾何得戕之使鄫將會宋邾執而用之則宋必有以忿於邾豈遂置而不問耶則用鄫子者宋公意也然不書使之者宋以意諭之而用之之際宋公不在也故以邾用之

為文以地考之鄫隸今之沂州邾在兗之西宋即今之應天曹南介於邾宋之閒自宋之曹自曹之邾自邾而後至鄫則鄫之來會道必出於邾矣邾宋既為曹南之盟則邾子東歸邾宋公南歸宋宋公無由復如邾也則必諭邾人以執鄫之意矣邾子須其至數其後會之罪執而用之則用之雖假手於邾實宋公意也苟非宋意邾子其敢爾哉使非宋意而邾擅用之則宋必仗義以伐邾何得無伐邾之事也則夫用鄫子者宋公審矣然聖人不書使之者蓋因其隱情而惡自見焉宋公固知用人者天下之無道無道而已自為之則天下必有

以議己於是移其惡於邾使若邾人自用之則其罪不在宋也聖人因其實而書之以見隱情焉或者遂移罪於邾是投宋公之姦而中其移惡之計也豈春秋哉若夫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皆天下之姦謀欲以是而釣仁義之名也苟觀其外而不察其中失罪人矣

秋宋人圍曹

齊爲北杏之會而宋叛齊嘗伐之宋爲曹南之盟而曹叛宋亦圍之然齊伐宋而宋服遂同鄄之會宋圍曹而曹不屈卒同鹿上之盟何哉宋之所以伐曹者非其道也前日曹南之盟同盟者邾曹而

己邾人歸而用鄫子天下之大無道也而宋不問曹小不順則兵環其壘曹安得服乎邾用鄫子而宋不責必宋使之也己爲不道而移惡於同盟曹苟從之則亦將移惡於曹矣曹之叛厥有由哉雖築室反耕有所不屈圍何足以屈之宜曹之卒不服也

衛人伐邢

報伐衛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嗚呼齊之會爲威公之辱大矣威公以四十年圖霸中國而服楚於召陵艱乎爲力哉今威之葬墳土未乾而諸侯召楚人以盟于其側諸侯則然爾而孝公非威之子乎父攘之以除中國之患子盟之以爲天下之害人之賢不肖父子之間遂爾霄壤耶吾知威公在泉之靈蓋不勝其憤也自莊公之世楚雖暴橫蓋未嘗至齊伐蔡伐鄭至蔡鄭而已荊人來聘敗徐婁林至魯徐而止齊蓋距楚數千里也齊逼東海楚臨南海今楚亘盟于齊則自齊以南數千里皆楚矣嗚呼悲夫觀乎此而後知齊威之霸果有功於天下孔子以爲微管仲則被髮左衽非侈言也今威歿未幾而中國已胥爲夷君子於此不能不思古也然是盟也非諸侯召之

則楚未必至此而爲是者陳蔡鄭之罪也三國近楚故召而至焉彼陳鄭者亦嘗蒙威之庇乎何忍遺威之辱也楚之橫行中夏實自齊之盟始其後陳蔡首被其滅鄭無歲不受其兵非不幸也聖人於此一舉而人之無夷狄之辨蓋憤其爲禍首而且貽齊威之辱也此皆諸侯爾說者以爲微者何益於盟哉鄭係楚下推楚而下之也中國之微一至是乎

梁亡

書曰自作元命又曰自作孼不可逭則人之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今梁亡必有滅之者矣而聖人捨

其滅國之罪而以自亡爲文信乎梁君之自作孽也然其所以自作孽之故三傳異文左氏以爲好土功何休以爲峻刑罰穀梁以爲淫湎酒色要之三者均自作孽名殊而罪一也嗚呼觀乎此君子其可以不自修乎鄭弃其師自弃也齊殲于遂自殲也梁亡自亡也若然者皆非舊史之所能及皆聖人因事考情以立文也如日月之明因物賦影而無不象之故曰非聖人不能修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新者有故也作者改作也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以爲言之中故改

作非聖人之所欲也然如太室屋壞所當新而不新以須其壞則有罪矣則夫新者所當新而作者不必改作其譏在作而已苟直書作南門則嫌初于無而創之故曰新作而況南門法門也譏僭爾僭非自僖始因新作而見焉南門非一門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皆天子之禮管仲屏塞門孔子譏其僭邦君新作南門聖人譏其僭天子也緜文王之詩也其詞曰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文王爲西伯不敢用天子之禮皐門應門皆諸侯之制也天子之宮門則加以庫雉魯僭天子之制則今作南門乃庫門雉門爾定三年新作雉門蓋亦仍其舊而新之因其新作以書僭所以示制也

夏郜子來朝

郜之滅久矣隱十年公敗宋師取郜取防即其地也桓二年又取郜大鼎于宋則郜爲宋滅其地入魯而分器亦在魯矣安得郜子哉今而來朝必魯別封之以爲附庸也其地近單州在魯宋之兩間其先蓋文王之子所封與魯同姓則宋滅之而魯封之審矣公羊以爲失地之君春秋至此八十三年失地之君猶在乎其說踈矣

五月乙巳西宮災

祭義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則諸侯蓋有三宮之制也諸侯三歸夫人居中宮左媵居西右媵居東則西宮左媵之居也穀梁以爲閔宮踈矣宮必以謚如煬宮僖宮之類耳若閔宮安得曰西宮哉蓋穀梁不考三宮之制也然則何以書記災也

鄭人入滑左滑人叛鄭而服于衛

莊十六年幽之盟滑伯與之則滑蓋與鄭同盟者自後不與會盟蓋滑爲晉與國服役於晉爾齊威之霸諸侯不敢擅侵伐今中國無霸鄭陵小國而以兵入之計滑必近於鄭其地在今之河南緱氏

其後十有三年秦人入滑遂爲秦所滅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初邢有狄患威公却狄而城邢今邢不支折而從狄蓋若不得已也而孝公威之子其庸懦固不足以庇邢而制狄姑斬然自立無與邢之喜戚可也今乃下從狄而參盟于邢使狄念威之嘗疾於已也匕首竊發於牲壇之間孝公其殆哉則邢之盟無益於庇邢且自投不測吾爲之懼矣前日盟楚今日盟狄楚與狄皆父子之仇而屈已從之屈於諸侯猶可也屈於狄楚胥爲夷矣惜夫威公賢而後嗣之不令也如此奈何

冬楚人伐隨

楚自敗徐之後至是五載雖齊威既没中國無霸主而楚未嘗以兵加中國者蓋欲以盟會求諸侯也前日齊之盟諸侯未一而宋襄亦有圖霸之心於是楚成知諸侯不可以誘而致也故伐隨隨雖近楚然漢東之大國非江黃之伍必恃其强大而不事楚楚伐之所以懲不服以威諸侯也故明年遂從鹿上之盟宋齊實先楚蓋不平焉是以秋爲盂之會則執宋公以伐宋觀乎此則伐隨之役在諸侯不在隨也特假隨以恐諸侯耳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狄侵衛爲邢也十八年邢狄伐衛十九年衛人伐邢邢蓋弱於衛爾既結怨於衛非借援於人無以敵之去年齊人狄人盟於邢求援於齊狄也齊知其不義而莫從而狄實與衛爲世仇故爲邢侵衛夫邢衛同姓也不能以小事大而交爲仇敵然其兵端實啓於邢使邢敵於衛猶曰兄弟交惡爾今外誘狄以侵衛是外與盜賊爲親而內與兄弟爲仇卒爲衛所滅非不幸也或者知責衛滅同姓而不知邢有以自取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嗚呼愚哉宋襄之圖霸也齊威之興協比諸侯輯

寧東夏垂二十年內外無患小大一德而後敢問包茅之貢於楚故能一舉而屈之今襄以子然之宋外無蚍蜉蟻子之援執滕子虐鄫君貫怨於曹結憾於魯諸侯無小大皆睽然外之獨齊孝以其納已之故不得已而從焉然前冬蓋亦同楚人之盟矣保其無二心於宋哉乃一旦會楚人於鹿上之盟欲以隻牲尺書服虎狼之楚吾於是知其大愚而不移蹈死地而不恐者也夫天下所賴乎霸者以其能內撫外攘故諸侯恃以安靖而服從夷狄有所畏忌而不敢陵犯今宋襄結仇於四鄰國人且不順而況於諸侯乎乃召楚人于境內以盟

之夫鹿上宋地也引虎入閨閫婦人孺子爲之戰
恐而襄公更以爲安非愚固如是乎幸脫搏噬其
亦幸矣而秋又會之虎口安能屢逃哉宜其見執
也

夏大旱

雩而得雨書雩雩而不得雨書旱經書大旱者二
記災之甚也記災所以憂民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
公以伐宋

宋襄之庸諸侯不與結怨貫憎四鄰疾之盂之會
蓋措之積薪之上而火其下襄不自警攝衣而登

之不恐也嗚呼危哉夫宋所恃者有恩於齊而已
前日鹿上之盟幸脫虎口者以齊在也今齊懼楚
而不至陳蔡鄭許皆楚之黨而曹又宋之讎也既
坐積薪之上四鄰一爇吾尚何逃見執固無疑矣
然宋公不道實中國也楚子雖强蓋夷狄也諸侯
疾宋困爾從夷狄而執中國之君其可乎今執宋
公者楚子也而聖人以諸侯共執爲文實諸侯執
之而藉手於楚矣齊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
德而求諸侯詩人刺之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言
不務耘其田而徒望私穫也今宋襄又萬萬於齊
襄之下者矣豈但無禮義而不修德哉直愚而已

雖然彼其身投虎口身辱國危抑亦甚矣君子矜
其愚可也尚何譏故齊襄是刺而宋襄無詩蓋國
人矜其愚乎聖人於執宋公不書楚子誅諸侯也
書執書伐甚之也

冬公伐邾

邾自元年從檉之會僖公惡其不附已而從齊也
故敗邾師于偃蓋邾實魯之附庸其先儀父未命
服役於魯至齊威之霸請王命以爵之爲子故偃
然以五等自居從霸主會盟而不附於魯故檉之
會歸未及國而公敗其師其後終齊威之世不敢
從齊會盟者懲於偃之敗也威公既沒宋納孝公

僖救齊不克蓋讎於宋也邾子於是首從宋爲曹
南之盟宋方圖霸脅宋以抗魯今宋爲楚所伐不
暇庇邾矣故公伐邾責其不附於魯也其事張本
甚明左氏求其說而不得因設滅須句之事辭費
而義寡學者無取焉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盂之會魯侯不從楚蓋憾於魯既而執宋公以伐
宋使宜申來獻捷威魯也古者諸侯獻戎捷於王
王以警四夷今夷狄仇中國反以諸侯之捷警諸
侯襄亂甚矣故聖人於楚前書爵而此書人奪其
强也書捷不書宋不予楚之捷宋也然獻捷於魯

魯亦恐矣故十二月遂從薄之盟然恐而從猶愈乎無故而從之者矣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執宋公楚子也春秋以諸侯共執之釋宋公亦楚子也春秋以諸侯共釋之雖執之釋之諸侯莫不與其謀而實制於楚也聖人不書楚執而楚釋之所以見諸侯非夷狄可得執而釋之也書諸侯亦所以病諸侯矣惡其從夷狄而執中國也然則執之爲諸侯之罪也釋之爲諸侯之功歟曰功在魯不在諸侯也罪在諸侯不在魯也魯何以爲功乎蓋楚之執宋公所以求諸侯也前日會于盂魯不

至魯不至魯之義可見爾楚雖憾之其實要其至所以來諸侯也故使宜申來獻捷以威我魯恐而後從之使魯不從楚未必釋宋公也何則彼豺狼之性執宋公而諸侯不服則將逞其虐焉今宋公未釋而魯至故楚喜而釋之則釋宋公者本於公之往會也雖釋之執之公無以制楚而其實則因公之來而釋之故曰功在魯也前日執之而公不與今日釋之而公在焉雖公之往也不爲釋宋公而往而宋公之釋實因公之來而釋之則公爲有功於宋矣凡諸侯執而反書歸而宋公書釋不書歸蓋歸者若自歸歸在我也釋者在彼釋之制在

人也若曰諸侯不會則宋公不得釋也此所以重楚之惡亦以病宋公也投其機而不能自脫待人而後脫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須句邾邑也左氏以爲國曰邾滅須句公伐取之反其君若是則魯之美事春秋當書邾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公伐邾歸須句子于須句如歸邾子益之文然後爲顯今直書公伐邾取須句如莒人伐杞取牟婁之類爾安可以須句爲國今旣取之則滅矣至文七年安得公又伐邾取須句也則知須句邾邑今取以責邾之不服其服則又反之至文

公之世又伐而取之也公以邾之役於宋脅宋以抗魯故前年伐之今又伐以取其邑必其服也無庸以邑爲國自立異說而尚口乃窮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鄭人從楚力不支也宋伐鄭以責其從楚鄭則弱矣宋方脫於羈囚之末宋何彊哉己不能抗楚而甘就執辱何以責鄭之弱而附楚也夫鄭人者亦坐樂侏儒而惡禮義之邦哉勢弱矣中國盛從中國楚盛則從楚前日齊威之霸中國有足恃者則鄭雖數被楚兵而不叛也今鄭依宋而不叛宋能抗楚而安鄭乎不能也不能而責服於鄭吾見宋

襄之不自量矣曷自守其國而無爲楚所伐鄭之叛服非宋所宜問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升陘魯地也邾伐我也公二年之間再伐邾一取其地亦酷矣宜邾之必有以報魯也然邾以蕞爾之邦再受魯兵而不屈且稱兵以涉魯地則其心蓋有所不恝然者矣魯之所以責邾者以其已之附庸而不朝不貢且外附於宋也而魯天子之臣亦何有一介如周尺帛登於王府哉而楚周之叛國也魯實從之則無怪夫附庸而不服且外比於宋也治人不治反其敬必已有所不敬而後得人

之不服僖公魯之賢君亦當有以念此也彼區區之邾何足服哉治吾之所不敬者邾當自來今邾以偏師犯魯境而魯不免於敗蓋我曲而敵直也内戰不書敗書戰即敗矣蓋爲内諱也内以諱爲敗内不書公亦爲内諱也不書敗不書公其敗可知故云内以諱爲敗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楚人伐宋以報伐鄭之師也宋不自量杖尺八馬箠以觸虎之怒固不能損虎一毛而遭其噬嚙無足訝者彼方脫贅旒之餘而歸不能責躬自咎内輯其國外和四鄰修德養威待時而動乃以區區三小國之師以伐鄭鄭不可得而楚肆其暴一戰奔北幾至於亡此誰之咎哉宋自取也敗則俄頃而尚以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以要義兵之名此吾又哂其甚愚也夫兵動必以義戰必以謀雖湯武之師不免乎此以至仁伐不仁以義伐不義此天下之義也若夫臨戰則非謀有所不能濟且我以義自持曰不正無動可也敵人者亦肯如吾之不動以守正乎彼以謀至而我以正待之是坐而待縛也武王伐紂之師可謂義矣而太公問荅之書是爲六韜其閒陰謀奇計變若鬼神而謂武王之師爲不義可乎夫義不義在未戰之前

平日爲不義而臨陣決戰乃曰吾必義義豈在坐作進退閒哉在易之師彖曰師衆也貞正也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所謂中正而順義也以義動則雖毒天下而民從之豈恤夫重傷而禽二毛耶牧野之師至於血流漂杵是武王之戰不如宋襄公之義以襄公加武王之上後世其允乎彼不自量而招楚兵力蓋不支知不免於敗矣無以藉口乃假區區婦人之仁以要大義之名而公羊遂以爲文王之戰嗚呼今有人焉平日爲盜及其敗也引頸就戮曰吾義士也君子遂以爲比干之徒歟若公羊者可謂與人而不酌

其輕重者也文王亦嘗執滕君用鄫子投虎口脫纍囚乎吾不咎其與宋襄之過而竊憤其待文王之薄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告罪孝公

嗚呼齊孝之斯舉可謂以怨報德爾孝公之得齊宋故也甗之戰宋襄爲之敗齊師殺無虧拒魯却狄以納之其德大矣宋爲曹南之盟以求諸侯齊宜從而不從乃會楚子于齊以移其諸侯及盂之會宋襄之投不測而齊不救既而與釋宋公者魯也齊不在焉今宋不幸爲楚所敗奔北之餘國幾不國而齊孝利其危而伐之且圍其邑噫人之非

人一至此哉蛇雀無知猶將報德人固如是耶此乃君子所不齒而聖人書爵所以愧之也伐國而圍邑甚矣書伐併書圍重其罪也惟新城之圍則有其故不在此例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吾嘗論齊威之霸以謂修外而不修内故不免於急若宋襄者所謂内外兩不修而至於亡者也徒見齊威以區區諸侯而霸天下而不知其所以霸天下者何修而至此也彼其受齊威將死之託而納孝公遂以爲霸統一旦在己故伐齊之師未反而執滕子嬰齊此何名哉既執滕子則遽爲曹南之盟以謂諸侯無敢不從者矣既而來盟者惟二小國鄫子既期又後會焉於是怒而用鄫子既爲不道曹故叛之乃馨兵以圍曹滕怨鄫亡曹叛邾去則宋之爲宋惸然而已而陳蔡又召楚人而盟于齊則東諸侯一舉從楚矣乃會楚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夫諸侯豈可求於楚哉楚得諸侯肯挐以遺宋乎此天下之謬舉也秋復爲盂之會諸侯皆在楚疑諸侯謂天下有二霸而不盡歸己也故即會而執之于薄之會脫囚以歸宜其自咎而修己睦鄰養威植德外懷諸侯而徐圖大舉也復不自量伐鄭以觸楚之怒以招楚兵一敗塗地身

傷兵喪鬱鬱而死此豈諸侯叛之楚人疾之也哉其所以圖霸者非其道也内不修德外不修政國人不允諸侯皆貳乃以木偶之身直陷不測彼蓋以爲齊威霸業已授在己諸侯莫己違也嗚呼愚哉霸統豈可以空言受諸侯豈可以虛名召之也必吾有以修而致之矣齊威圖回三十年而霸業始成宋襄欲以頃刻霸天下非愚不如是之疎且謬也宋襄在所不責吾痛天下不幸而重罹左衽之患憲微晉文天下其謂何吾於此又恨晉文與之晚也襄不書葬諸侯從楚不會爾無他義

秋楚人伐陳

陳穆之爲人吾所不識也前日齊之盟楚行天下半以至於齊陳召之也旣而楚侵犯中國皆陳啓其釁盂之會楚執宋公陳實與其謀則宋之敗皆陳爲之今宋襄死矣陳乃叛楚吾不知叛楚將誰依也依齊與則齊孝之庸與宋襄何異初以宋襄爲不足依而欲他圖之今乃欲奉齊孝以抗楚是舍木偶而從土偶也其受楚兵何足怪哉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天王出居于鄭志出入之實爾三傳鑿爲異論曰天子無出且出入人之常豈天子獨能入不能出耶又曰王者無外故不言出出失天下也夫一視同仁王者之心此所謂無外也豈謂王者一出而遂有外乎一舉足而出天下遂非其天下乎書曰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成王一出遂有外耶康王之誥曰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諸侯入應門左康王一出亦遂失天下耶易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若曰有外則天下有警王不可出征也夫聖人書出居于鄭志天王出而天下無勤王者矣非謂王不可出而出也鑿爲異說聾瞽後學曲禮遂有天子不言出之文其文蓋生於三傳漢儒雜取春秋三傳之說以立文耳非春秋三傳之前先有是言也不可以此反證春秋學者不以易書聖人之言求之乃以漢儒之說爲證非所謂達者也且春秋書天王在外者三此年天王出居于鄭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王猛恭王不書出而獨襄王書出此三傳所以疑而鑿爲無出之論也蓋景王崩嫡庶未定諸王子爭立王猛立于皇未得入成周也國人殺猛將立子朝恭王立于狄泉亦未得入成

周也是二王者皆即其地而立非自內立而出居于外也其實非出安可言出今襄王自僖九年立至是十六年爾叔帶逼王而王出居于鄭實自內出豈可不書出斯二者文各適其事非故書出以外襄王不書出以內王猛恭王也不考其事以察聖人之言妄於異同之間鑿爲無實之論諸儒惑之而不考正因謂聖人書出所以貶襄王噫襄王之出豈得已哉聖人尚忍貶之乎自古有兄弟之難者二舜有象之患周公有管蔡之患舜于象則封之周公于管蔡則誅之皆不得已也周公上無母氏之愛而下有宗社之危故寧誅之以存宗社

舜以頑父嚚母之所愛誅之則傷孝心故封之以慰父母之靈今叔帶者惠王陳嬀之所愛也殺父母之所愛則與鄭莊公何異故寧避之而出居於鄭文武之神靈未泯天下必有勤王者若不得已而遜于叔帶是亦文武之子孫耳吾何慊乎哉此襄王之心也上以存孝下以存悌孝悌王者之至德尚以此貶襄王可乎貶襄王則叛道害教不可以訓然啓諸儒叛道害教之論者自三傳天子無出之論始故吾援書易聖人之言而正之無出之論不足正也所不可不正者貶襄王則害教也故愚樂正之

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衛侯燬滅邢說者皆以爲滅同姓名愚獨以爲後世傳授之誤蓋下有衛侯燬卒之文以類誤耳春秋書滅同姓者有矣而未嘗名虞滅下陽楚滅夔皆同姓也何以不名楚子虔誘蔡侯殺之此非同姓也何以反名之則諸侯書名自有襃貶非謂滅同姓也且書滅其惡自著而同姓非同姓後世自辨不在書名而後知其滅同姓也此傳授之誤而後世沿之曲禮遂曰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吾嘗考小戴禮記多漢儒雜說非皆聖人之言也如中庸表記緇衣大學之類多漢儒之言耳其書與六經並立學者所不敢議雖知其非而莫正者畏聖人也然其間與六經牴牾者不辨則害道愚豈敢昌言辨之哉姑質其與春秋違者以警後學無惑其言以亂春秋之旨記非聖人躬修修於漢儒也則其書出於春秋三傳之後蓋有援春秋三傳而立文者愚請條之王制曰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彼見吳楚之强春秋皆書子爾而北燕亦在北狄秦本西戎何以書伯此附春秋以立文而不合者一也曲禮曰春秋失地名彼見穀伯綏來

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失地之君也而郕伯來奔郜子來朝傳亦曰失地之君何以不名此附三傳以立文而不合者二也又曰天子不言出彼見天王居于狄泉不書出而天王出居于鄭何以書出此附春秋以立文而不合者三也又曰諸侯不生名彼見蔡侯考父鄭伯寤生之類此卒而稱名而衛侯朔鄭伯突何以未死而書名耶此附春秋而不合者四也又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彼見傳釋書遇之說曰遇者不期也而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亦可謂未及期乎又曰相見於郤地曰會彼見春秋之會無常地因曰郤地而會于齊于宋亦

郤地乎況春秋會遇非治世之禮非周禮所謂因朝而會遇者也特侯度不謹時出以謀其私而已豈可以春秋諸侯會遇爲法哉此附春秋以立文而不合者五也其他不能殫舉姑陳其一二以見戴氏之説不可以證春秋者如此今衛燬滅邢乃文之誤者而曲禮亦舉以爲典訓此又誤之大者也且衛之滅邢固甚矣而邢之滅實有以自致之且邢衛均有狄患均受齊威之德遷而城之二國旣安則比以抗狄可也而邢乃叛衛從狄又脅狄以伐衛衛抗狄猶懼不支邢狄合而攻衛衛蓋危矣衛固無以制狄故滅邢所以奪狄之援紓國之

病也初邢從狄伐衛是虞從晉滅虢之計爾虢滅則虞從之衛侯蓋有鑒於虞也曰吾不早滅邢則衛爲邢狄所滅衛滅則邢亦從之故寧先滅邢以絶狄謀而衛獲存也雖然謀則善矣其如滅國之罪何聖人自十八年以至於今書邢衛之事甚詳所以著邢不當附狄伐衛衛亦豈宜從而遂滅之哉二者均有罪也若曰滅同姓而著其名則是春秋用法不原情而徒以同姓爲輕重矣故曰書名以滅文之誤也

宋蕩伯姬來逆婦

諸侯嫁女於大夫以大夫同姓爲主今公自主之是尊屈乎卑也娶妻必親迎之而伯姬爲子逆婦是上役乎下也公以愛其女而自主伯姬以愛其子而逆之愛與禮孰重乎以愛奪禮而尊卑上下之分亂非所以愛之也

宋殺其大夫

稱國以殺而不名殺無罪也宋爲楚所敗宋襄自取之安可以責其臣今襄公死成公立而晉文即位三年爾文公圖霸宋將託於晉乃歸罪於其臣以滅先君之恥故殺其大夫大夫何罪哉故以殺無罪書也餘義同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楚納頓子陳之罪也頓迫於陳脅其君而出之使楚得以藉口仗義以納諸侯夫所貴乎中國者以其仁義之足恃秉仁服義則夷狄有所畏忌而不敢侵暴今陳不仁不義陵頓子之小而迫逐之楚人貪婪反假仁仗義而納之此誰致之也故愚以陳之罪重于楚聖人於頓子書納予其納也予楚所以責陳不書遂一事爾圍陳所以納頓子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莒自獲挐之後未嘗通于魯其怨亦可謂深矣衛成繼立斬然在衰絰之中爲盟于洮以平之其爲

心蓋有比小事大之義周禮有調人調和萬民合
方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則平怨于人者亦聖人
之所許也然平莒而莒子不至以慶如會何益於
平蓋平之意出於衛莒蓋疑魯之不肯平也故以
大夫聽命焉則夫洮之盟平未成也明年向之會
而後成矣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
向

洮之盟衛成在會而莒以大夫向之盟衛以大夫
而莒子在會何哉愚於此見莒衛之君臣進退謹
重而有禮也初洮之會衛意也衛平莒魯而已不

親之何以必信於人故雖離莒瑰之次不得不躬
行也莒之於魯其怨舊矣今一旦復通於魯安測
魯之心哉苟以身餌魯魯有東甲之變其又何逃
哉故先以大夫聽命而測魯之情也今向之盟莒
意也莒知魯肯平乎已前日洮之盟蓋已信矣今
將與魯爲會而已不躬行非所以爲平故莒子必
親之而衛之平二國二國既從則斯盟之信在莒
魯矣衛侯何與哉故以大夫與歃以質信而已是
二者皆適於情而當於禮故聖人兩無貶辭衛成
在喪則書曰子不奪其孝也莒子來會則舉其爵
與其平慽也外雖盟大夫內不沒公不以爲抗也

其與之之意蓋已白矣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齊之於魯固有怨矣甗之戰孝公將入而魯救無
虧雖救之不捷而於孝公爲慊也然齊之會固已
釋然矣魯與齊爲甥舅之邦旣爲齊之盟則魯無
慮齊之心孝公因其不虞而潛師略其西鄙則孝
公之爲人蓋已險矣故書人以見其惡齊侵我疆
魯固不可不問然公追齊師驅而出境可也否則
整兵伐之以問其罪乃因追以及于酅酅齊之附
庸紀季之邑也師及于酅酅無傷乎慽齊而傷酅
酅何負於魯也曰弗及而後返也然則侵非義師

追非義師戕民而已矣

夏齊人伐我北鄙

嗚呼齊孝於此不義甚矣前日酅之役齊首兵也
首兵侵魯而慽魯報怨可乎況酅之役追兵而已
初未報齊也今又與北鄙之伐何耶雖然義非孝
公之所知也宋有納己之恩孝公利其危而伐之
何有於魯然不責其義無以伸王法故聖人舉而
人之亦知孝公之不足以爲人矣

衛人伐齊

魯故也前日魯莒有怨衛成離莒瑰之次以平之
何其義也今齊魯有怨衛助魯而伐之何其忿也前

曰爲義而今日助僉兩盟之功一旦弃之吾用是
知僉之敗德也聖人於洮之盟書子而伐齊書人
無私焉因其功罪黜陟而已

公子遂如楚乞師

楚自齊之盟陳蔡召之既而盂之會泓之戰陵虐
中夏實陳蔡之罪然而兵交於宋未嘗及齊也今
魯賊齊之侵伐而乞師于楚是召夷狄橫行中國
其罪可勝誅乎雖齊之伐我固不義矣以魯之衆
仗義而報之何患不克乃召兵於楚而示弱於遠
夷開其輕東夏之心以爲天下患謂之智可不可
也雖克齊得穀何益於魯而實害中國也且諸侯

大國三軍大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地有廣狹故軍
有衆寡亦各足以守其國而禦敵制勝使魯侯平
日教之何患不能戰一旦有警遂乞師於人則僖
公之爲國可知也然乞師於四鄰猶中國而遂乞
師於楚可乎經書乞師者五均爲不能國而僖公
之罪尤重矣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楚之同姓也楚虐其小而滅之凡滅國以其君
歸皆名而夔子不名無罪也與譚子奔莒不名者
同楚滅夔爲同姓而不名楚子用是知衛侯燬滅
邢爲誤文也審矣

冬楚人伐宋圍緡

公子遂如楚乞師夔爲楚滅宋被楚圍而齊怨固
未報也嗚呼一舉動之繆貽禍天下其罪可勝誅
乎宋自襄公爲楚執辱既而復敗於泓幾至於亡
成公即位傷痛未瘳而復有緡之圍四鄰亦可爲
動心矣而諸侯惟楚是從坐視宋之病而不藥也
而僖公又投其毒而瞑眩之嗟夫初命公子遂之
行亦豈知其害之至是耶因知夷狄不可啓而中
國不可示弱也以此垂戒後世猶有借兵回紇而
求援吐蕃者嗚呼害哉則夔之滅宋之圍吾知聖
人責魯爲重矣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君子所恃以安靖國家者有諸内不求諸外有諸
内則本不揺而外無憂不求諸外則權在己而外
有所忌今魯將報齊而兵不足以制齊是無諸内
也其本既揺則四鄰睥睨知魯之内虚無足恃者
矣乃區區乞師於楚是求諸外也求諸外則權在
人求而不得則楚已測知吾之虚而招寇攘求而
得之則受楚之恩惟楚所欲挈國而聽楚矣則僖
公於魯尚何以爲國乎今以楚師伐齊而取穀是
受賜於楚而結怨於齊也楚有責償之心齊有報
怨之志僖公伐齊而反其遂安枕乎幸而齊孝即

世晉文服楚而魯免齊之兵無楚之責是宗廟社稷之幸不然方皇皇然虞齊屑屑然奉楚無日而少暇矣春秋書以者三宋以齊伐鄭以諸侯伐諸侯也蔡以吳伐楚以夷狄伐夷狄也今魯以楚伐齊是以夷狄伐中國也以情較之則魯之罪重於宋蔡均以師矣而用夷虐夏其罪豈宋蔡之比哉況伐而取邑也不義而反循以為功而告至策勲焉僖蓋不知其功之在前而罪居其後也悲夫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義同桓二年滕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杞蕞爾小邦既朝而且伐之若其不朝則尚何以自存耶魯怯於齊而虐於杞怯者吾乞師以必取其邑微者吾以偏師直入其郛魯之為魯抑可見矣數年之間内不自修而結憾四鄰僖公自公子友卒而用公子遂善惡判矣不有君子果能國乎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之陵虐於宋亦已甚矣宋成以父之讎義不屈於楚亦可謂賢子者歟于時晉文興霸蓋已四年宋亦有足恃者而楚虐宋不已楚則然爾而諸侯之不知變一至此哉有晉可從而不從反比楚以戕中國其罪蓋重於楚子故人楚子而爵諸侯亦宜知愧乎噫楚之暴至是極矣執宋于盂敗宋于泓伐陳圍陳而陳屈圍緡取穀又將以屈齊宋也齊宋屈則天下胥為夷矣今圍宋之兵不解宋其殆哉晉文於此不得不興也或者疑晉文興霸之暴蓋不速則無及於天下之患而諸侯皆楚矣故明年敗楚於城濮豈獨宋賴之天下賴之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宋之盟僖公之真情露矣前日盂之會執宋公公不與執薄之盟釋宋公公與釋之公豈能制楚哉

適因公之來楚適釋之爾僖公於此遂以為己功曰吾不會則宋公不釋也今圍宋之役公不在盟宋之會而公與之此則有以見公之情矣以為我與圍宋則天下以我從夷狄而圍中國既不從矣則懼楚之怒而移兵于魯故若後期而與盟焉内以息從楚之謗外以彌楚人之怒其薄與宋之盟與戍衛刺子買皆是謀也噫謀則深矣曷若勇於從晉而決於背楚而終始為義人歟安於不義而規免不義之名在當時則幸矣其如春秋何聖人於薄及宋之盟特書而不序諸侯所以白僖之隱情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晉文之霸功與齊威同而勢與齊威異齊威難於合諸侯而易於制楚晉文難於制楚而易於宗諸侯蓋齊威之興天下習襄周之弊而莫識所謂霸者故威公求諸侯爲難必屢會屢盟訓諭告戒而後諸侯服從然欲制楚則楚方張其侵犯不過蔡而已故諸侯旣合則一問而楚服若夫晉文之興則諸侯蓋習於從霸主惟時無其人則無所適從晉文起而號召之一揮而至矣然楚之強則非齊威之時也齊威之時楚不出蔡鄭而今且陷齊魯之郊魯曹鄭衛陳蔡許自東以南皆楚矣晉文將起而收之不其艱哉故齊威伐楚至於召陵楚地也晉文敗楚止於城濮衛地也自楚及衛蓋千里却楚千里之外以收魯宋曹衛陳鄭許蔡半天下之諸侯其用力爲如何論者不達而妄疵晉文以爲不及齊威此不識天下之勢書生語也齊威制楚以三十年之久故合諸侯以正問罪之名期其服而已晉文則解倒懸之急於旦莫之閒故務以謀必於勝之而後已是二者又勢之不同也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不爲曹衛設而曹衛何慊於晉哉伐曹衛以動楚也故先侵曹侵曹而楚不出則又伐衛則夫侵曹伐衛蓋二事爾使侵曹而楚出戰則衛不必伐也旣侵曹而楚不出於是再舉而伐衛此實二事豈可書遂哉再書晉侯非褒非貶即事之實而書之耳旣而楚果救衛則晉之謀遂矣獨患其頑守而不戰以挫吾銳鋒於是又執曹伯以畀楚讎則楚怒無不戰也楚出戰然後城濮之功成則夫侵曹伐衛者伐楚之序學者觀天下之勢探晉文之心而後以聖人之書法參之則文公之舉措謀畫不啻若自己出若三傳支離之說吾何以觀之哉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魯之叛華其罪甚著僖公必將文而飾之以立於晉楚之閒吾竊哂其勞而拙也薄之會宋之盟皆是矣今晉文之興其氣焰威靈蓋已動物悟人齊宋之大贏秦之強皆屈而從之而僖公以東魯大邦不知自反庸庸以役於楚及侵曹伐衛師動南鄰猶將爲楚伐衛事窮謀迫尚不決其向背殺公子買以責二國彼其赴於晉必曰子買戍衛旣殺之赴於楚必曰買不卒戍已殺之彼以爲夷夏之強弱蓋猶未判也楚勝則從楚晉勝則從晉殺一子買以從容於夷夏之閒以觀勝負故城濮之戰公不與至踐土之會而後朝于王所嘻彼其不與曹伯同執以畀宋者幸也是以殺子買猶足以誑

楚惑晉然魯則免於難矣子買何罪哉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彼公子遂之徒不忠不義之心於是啓矣則殺子買豈所謂善謀國者耶取禍之道也

楚人救衛

楚之爲楚彊而無謀者也晉之伐衛所以誘楚兵楚兵果至是投晉文之成算也衛何足救哉晉之伐衛志不在衛以衛之小晉兵臨之不啻湯沃雪矣而晉存而不克者待楚至也然齊威伐楚直造楚地蓋諸侯皆爲齊矣今諸侯既從楚矣越曹衛而伐之則懼二國議其後故先伐曹衛然伐曹衛

而遂克之則次及陳鄭克陳鄭則次及許蔡克許蔡而後至於楚使楚按兵不出俟其克六國而後至楚則晉兵罷且盡矣偏師可克也楚謀不及此晉方伐衛而總兵出救是墮其計也且晉之伐衛久而不克者豈勢不敵耶待楚而已今楚救至克楚則諸侯皆爲晉矣彼陳鄭許蔡曾何勞師哉故晉兵不及楚境克之城濮而諸侯自歸此晉文之廟謀也故曰楚之救衛彊而無謀者也城濮衛地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晉侯伐衛以誘楚兵楚兵至矣患其不掃境而來來而不戰於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宋楚之深仇而曹楚之親附也執其親附之君以畀讎人楚非木石能無怒乎怒則鼙兵而來殫力而戰晉以仁伐不仁以義伐不義辭直而氣銳何患不克此所以成城濮之功也晉以諸侯而擅執諸侯蓋有罪矣而聖人書其爵不歸京師而畀之宋人非所宜畀也而聖人不以爲非者蓋成其勝楚之謀以濟天下之沉溺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威文之服楚一也然威以柔服而文以剛服吾嘗稽其所以不同者勢也威公制楚於方張天下諸

侯固未嘗從楚以天下諸侯臨之故不戰而服文公制楚於既熾諸侯皆從楚獨未從者齊宋耳以齊宋敵天下諸侯楚安得屈故非戰而勝之不可楚不可服諸侯不可得也故楚師一敗南奔然後脫天下諸侯於左衽之俗而復衣冠之故莒魯蔡陳衛鄭始如踐土之會也不然非戰而勝之安能奪諸侯於虎狼之口哉用是知威文之服楚迹異而功一也然晉文以五年之間突起而攻之一戰而霸可謂一時之偉績矣使齊威之興五年而遽伐楚則未必勝用是知晉文之功爲難也故聖人於威之興書人書師而後爵之而於文則一出而

書侯侵曹伐衛執曹伯敗楚師皆舉而爵之而城濮之戰三國書師而晉獨稱侯其予之也至矣蓋不如是無以顯其一時之儁功以爲天下萬世之勸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前日之使屈完者成王也今之使得臣者亦成王也屈完之盟有餘功而得臣之敗有餘罪然聖人於殺得臣以殺無罪書何也蓋得臣所以使之者非屈完之比也屈完奉命以和得臣奉命以戰和固人之所易戰固人之所難和無勝負而戰有勝負戰而勝則得臣爲功戰而敗則得臣爲罪成王必於勝也得臣安保其必勝哉必於勝而以敗終之宜得臣之所以得罪也然兵固危道置人於危道而必人之勝可乎是則成王之罪非得臣之罪也故以殺無罪書聖人之意蓋以爲幸勝於不可必得不若求盟之無不得也前日之盟亦成王今日之戰亦成王盟與戰成王之始終仁暴之賢否蓋已判矣

衛侯出奔楚

諸侯出奔無不名者而衛成之奔獨不名非其罪也衛叛華即夷子買戍之楚人救之則衛比於楚固矣安得爲無罪然楚兵已敗衛何敢抗晉晉捨而安之可也乃逼而出之何邪然則安知晉逼而出之曰觀踐土之會衛侯未反而衛子就盟則衛子必晉之所立而成公之奔非晉逼之不出也晉文挾霸主之威迫脅小國之君而擅廢置之故聖人不名衛侯所以著晉文之罪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踐土之盟與會于溫天王皆在天王不居成周而出次于外說者疑之而踐土之盟聖人惟書公朝于王所而不書所以出之故不若溫之會書狩而後世釋然無疑也三傳遂有天王下勞晉侯之說

且初無三傳後世安知其下勞晉侯而在溫邪故學者當於未有傳之前求春秋不可遂信傳而不稽諸經也且經於僖二十四年書天王出居于鄭自後初不書歸于成周踐土即鄭地也則天王蓋居踐土久矣何下勞之有惑者弃經任傳謂左氏有晉侯納王之事遂以爲實且聖人作春秋以周爲重安有晉侯納王之事而不書哉然自後卒不書天王歸成周豈襄王卒不復返如昭王邪曰天王之歸因踐土之盟也前乎此鄭陷於楚天下無勤王者楚則在所不責也今晉侯克楚于城濮以敵王愾奏凱于王會諸侯以盟于鄭以諸侯朝焉

天王因是復歸于成周也然則何以不書歸曰冬書河陽之狩則知天王旣歸而出狩也謂前乎此晉侯納王者意之耳且于時鄭陷于楚晉未服楚安能直犯楚境而取日虞淵哉文公非緩於納王蓋先勝楚而後納王也則夫伐楚者納王之資也然則踐土之盟厥勲茂哉外挫彊楚内定王室一以敵愾一以勤王是一舉而兩濟小人不樂成人之美取三傳掇蜂之說以疵吾晉文君子所不甘焉故愚稽於經以正之非私晉文白聖人之筆法而已

陳侯如會

陳自二十三年受楚之伐二十五年遭楚之圍遂折而從楚二十七年圍宋之役陳與之則陳叛華即夷蓋五年矣今晉侯勝楚而脱之於侏儺之邦陳得無返心乎故踐土之盟晉文外獻楚俘内靖王室實爲盛舉陳胡敢不從故惠然來歸願與斯會聖人即其情而書之曰陳侯如會喜其悔罪知反而洗其叛華之罪也與鄭伯乞盟者有閒焉故鄭伯乞盟乞者辱辭也乞盟懼齊侯之不我信也今陳書如會如會者緩而不迫與會足矣不求盟也陳鄭之來一也觀聖人之書法則善惡自異矣

公朝于王所

諸侯朝王于鄭而書曰朝于王所何哉不地所以尊天子也四海皆王土書地則若非王土矣故槩書王所則四海之内皆王所也詩曰自天子所王師之所言王所在而已不以地爲礙也然則居鄭何以書地蓋不書地無以見其出旣書居鄭則王所即鄭爾然則朝于王所正乎曰無問正否王之所在朝侯朝之禮所當然然兩書王所之朝則見諸侯之不常朝也常朝于京師出朝于王所諸侯之職耳今諸侯不常朝因其在鄭而一朝之則知諸侯不因晉文之會未必朝也聖人書此以見諸侯之罪而顯晉文之功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諸侯出不名而歸名之出善而歸惡也其出旣善而歸安得惡歸有所廢殺也有所廢殺則經何以不書不必書義自見矣初成公之出晉立叔武于衛踐土之盟所謂衛子是也今衛侯復歸所謂衛子者何以置之哉不殺則廢矣夫衛子非篡也晉實立之故凡諸侯在喪踰年則稱子以其未踰年不敢君也今踐土之會叔武非在喪亦以衛子書衛子蓋通於晉命而攝衛政實不敢君以待衛侯之反也則衛子亦所謂賢者歟衛侯書復歸則國逆之非外納之矣國逆之是衛子之意也衛侯入

而不察以爲衛子簒也故殺之則夫衛子者乃魯隱公而衛成即允公也以遜而得逆以賢而得罪此聖人於叔武書子以見遜且賢於衛侯書名以見逆且有罪也其義蓋已著矣安在書殺衛子而後見其惡哉此春秋微而顯者也

衛元咺出奔晉

元咺衛子之徒也晉侯立衛子而元咺相之今衛侯入而殺衛子故元咺奔晉以訴焉君何可訴哉君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去之不去則死之衛子之賢衛成不當殺而殺諫之可也不可諫死之可也死衛子之難其猶不失爲晉荀息況衛子之賢

非奚齊比哉咺而死之其義當加荀息一等今乃脅晉以訟君雖訟而得直其如逆君之罪何卒之衛侯再入終與子瑕同死不死於義而死於逆元咺之愚甚矣

陳侯欵卒

召陵之師許男新臣卒于師不書師踐土之會陳侯欵卒于會不書會說者皆鑿爲虛論以爲威文之會安之非也許男歸卒于許陳侯歸卒于陳蓋召陵之地近許而踐土之地近陳以疾歸而卒于其國爾許男之卒吾既言之而陳侯之在踐土踐土鄭地鄭今之鄭州陳即陳州陳鄭爲比鄰其疾而歸國卒于國矣故不書會無可疑者

秋杞伯姬來

此私來也

公子遂如齊

魯以楚師伐齊取穀其怨深矣幸孝公即世昭公簒立而不修怨于魯魯之幸也今既同踐土之會舊怨既釋而好未厚公子遂之如齊修齊好也好雖修于齊心實畏乎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温之會天王既歸成周晉文於是合諸侯而朝之

然不朝諸京師而朝諸河陽何也蓋襄王在鄭鄭實陷于楚晉侯勝楚得鄭而取日於虞淵前日踐土之朝是也今天王復辟所以德晉者甚重而晉將朝焉於是襄王出狩而就見之所以勞晉文之來也然則禮乎曰非禮甚矣諸侯朝王禮之常而天王受朝亦禮之常也自入春秋百年之閒無復修朝見之禮晉侯朝王蓋曠世盛典也於是屈而出見之而托狩爲辭焉蓋下堂而見諸侯自夷王以下自夷迄襄又百年矣則循其漸而至于出見亦勢之必至無足怪者說者疑之遂以晉文召王以諸侯見爲此說者蓋不知踐土之盟襄王在鄭

以爲天王出勞晉侯旣以踐土之朝爲襄王自出則疑河陽之狩不容再出也故以晉侯召王爲言且晉侯方以尊王而市名於天下今反召之以買抗君之罪耶必不然矣葢踐土之役襄王先在非出勞也則出勞晉侯之行乃河陽非踐土矣故聖人於此書狩而踐土不書狩則知踐土之朝天王已在河陽之朝則天王出勞也其文甚明無可疑者何用從三傳之鑿說者哉又嘗以地考之而知河陽之狩非晉文召王也河陽今之孟州河陽與温皆孟之屬邑其相距甚邇而河陽即孟内邑也孟距王城纔七十里之近而不舉趾如王城哉則

河陽之狩王自出勞也審矣不可以七十里之地誣晉文以召王之罪然則孔子稱晉文譎而不正者何也曰非此之謂也召王天下之逆節豈特譎而不正哉使晉文而召王聖人將不齒之矣何止譏其譎耶夫所謂譎者譎也有如侵曹伐衛執曹伯畀宋人執衛侯歸之京師皆譎而不正者也故聖人稱其譎若夫尊王之義豈容召哉召而曰尊之其罪大矣徒謂之譎可乎聖人許予不如是之輕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晉文直元咺之訟而執衛侯晉侯之私也歸之京師天下之公也以一國之私而冒以公天下之名已不自決而移其失于王此晉文之所謂譎者也衛侯之殺叔武固非所當殺爾而元咺訟君豈所當訟耶晉侯執元咺而責衛侯則兩得其罪今反執衛侯縱元咺于衛則是長其臣而陵其君也衛侯旣有罪然執於其所不當執則不得爲霸討故於晉書人旣執非其所當執而歸之京師是已爲非而移之於天王其可乎春秋書執諸侯而歸京師者二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歸之于者遷詞也晉執而不正於是遷之於王假王命以釋之也葢自執而自釋之則失刑爲愈甚故假之王

也晉則自便矣王何負而得失刑之謗哉是則晉文之譎者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晉文之執衛侯以其殺己之所立也歸元咺以其忠己之所立也且衛侯與元咺姑無問其曲直而晉侯之立者當立與不當立晉侯一言自訟則衛獄自判矣晉侯逼脅衛侯而出之乃立叔武於衛叔武豈宜有衛者哉及衛侯之歸而去其所不順亦人情之必至者元咺脅晉而訟其君以殺叔武之故也晉文不自責立叔武之非而責衛侯殺叔武之罪知衛侯殺叔武爲不當殺而不知元咺訟

其君爲不當訟也自投於昏直情不反愈行而愈
失道原其本則初不逐衛君不必立叔武不立叔
武不必執衛侯不執衛侯不必歸元咺不歸元咺
衛不再亂彼其逐衛君立叔武執衛侯既往不咎
可也而元咺安可歸之衛復爲衛之禍哉歸元咺
是長無君之惡而稔成衛國無窮之患也則晉之
爲晉抑亦無君之國歟若元咺者不必聰明聖智
而後察其惡途之人皆知其無君矣使晉誅之以
令天下或執以畀其君使甘心焉天下莫不稱快
今反助其虐而俾歸衛卒之衛亂者三年而後定
晉文爲之也

諸侯遂圍許
許自二十七年從楚圍宋晉侯服楚釋而弗伐幸
也而踐土于溫兩會諸侯以朝王而許獨不朝其
爲罪可勝誅乎今會溫諸侯以王命圍之責　不
朝不會也書遂繼事也無所貶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春晉侯執曹伯畀宋人非以治曹假之以怒楚也
及敗楚師則曹伯宜釋之矣其聞諸侯再會再朝
實天下盛舉曹非不欲也而晉侯不釋而俾之與
會蓋亦過矣自春徂冬拘囚於宋而後釋之曹伯
有所慊焉何慊哉慊其不得與朝王之列也故纔

獲歸曹聞諸侯之圍許問不朝之罪遂整兵以會
圍焉曹伯之意蓋以爲不得與朝王而獲與行天
討猶足以釋吾之慊也說者以爲晉侯役之非也
蕞爾之許諸侯圍之何患不服何頼於曹哉遂會
諸侯圍許曹自遂也非晉侯遂之也書名正其叛
華之罪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葛盧來朝也何以不書朝不與朝也介者夷
之附庸異乎郳蕭也故郳蕭未命字而不名而介
葛盧名郳蕭來則書朝而介不書朝所以別夷狄
而辨內外也與白狄來同然公不在而介來朝何

耶夷狄之朝孰測其情然公不在介非不知也乘
虛而來有所窺矣故明年而侵蕭厥有以哉
公至自圍許
公會于溫朝于王所今其至也乃以圍許至何哉
志其實也至自會則若無功至自京師則實不至
故以圍許至也後事小則以前事致於是不通矣
圍許豈大於會溫朝王哉例之不可用也明矣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
翟泉
洮之盟齊威盟王人而無貶辭蓋以諸侯會王人
爲敵也翟泉之盟晉盟王人皆貶書人以大夫而

抗王臣是待己與天王均也故皆貶書人此春秋重輕之義蓋顯矣然晉文前日兩合諸侯兩朝王其功大矣功大必矜中人之常情也今以大夫而盟王人無益於尊王而有抗上之罪況翟泉周地以大夫而盟王臣於天王之側抗可知也宜諸侯自是有叛者晉不能來之且己不能尊王何責人之尊己也

秋大雨雹

天地之大經曰陰陽而已天下之大勢曰治亂而已天地之變霜雹雨暘日食星殞水旱癘疫皆不離乎陰陽而人君之政德刑禮樂視聽言動仁霍

善否皆係乎治亂作於下則應乎上政治則陰陽和政亂則陰陽沴和沴之應顧人君所行如何爾大雨雹陰勝陽也雖天地之應不可儀而測然求其類而推之則君不君而臣逼君德不修而刑勝德剛不立而柔侵剛夫不制而婦抗夫者皆陰勝陽之類也春秋之世其類實繁不可以一二考也經書大雨雹者三皆著陰勝陽之罰爾若求其應則吾不知

冬介葛盧來

葛盧春嘗來朝矣以公不在而未見公於是冬復至其禮則厚而情則可疑也介本東夷一歲之間兩造魯庭能保其無窺伺乎明年侵蕭未必不因此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齊威之世狄嘗伐晉矣威以晉之不我屈也視而弗討今晉文之霸而狄侵齊文亦坐視而弗問焉其報均矣然齊之弗討則憾晉之不從今齊實服晉晉何辭而不爲齊征之此亦見晉文老而懈也一勝楚兩朝天王至翟泉之會則已不親之矣盟王臣且怠於行何有於狄文公剛毅果敢有過於齊威惜其老而力有所不逮也柰何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晉執衛成歸京師衛無君者二年于茲矣衛國之柄專於元咺今衛侯將歸必殺元咺而後入国其宜也而公子瑕何人亦與其戮哉吾意元咺訟君而得國國人不欲也故奉公子瑕以順國人之情其實元咺專衛耳公子瑕者賢耶愚耶壯耶稚耶吾不得而知然其實無志于君衛者也故聖人不以君書亦不去族則知其無意於衛也元咺彊之而已故以元咺加其上焉則夫瑕固無罪而元咺衛之逆臣也不得以討賊之辭書何耶蓋元咺之殺非國人共誅之出於成公將入之意也是則成

公以私憾殺之安得爲國討賊與晉殺里克之義同然則衛成未入安知其出成公之意也曰惟其未入而將入所以知爲成公之意也若成公至而與國人共殺之則是討賊矣公未至而讎於咺必將得咺而後入也故衛人殺之以奉其意焉此聖人誅惡之義學者不可以迹求之

衛侯鄭歸于衛

春秋書執諸侯歸京師者二晉文執衛成與成十五年晉厲執曹成是也然曹成之歸不名而衛成書名曹成書歸自京師而衛成書歸于衛此其所以異者不可不考也曹成之歸無罪也故不名衛

成之歸有惡也故名曹成之歸天王釋之故書歸自京師衛成之歸晉釋之故書歸于衛衛成何罪邪自楚歸則殺叔武自京師歸則殺公子瑕兄弟天倫也非周公之不得已有所不必誅而叔武子瑕何誅哉叔武之攝以晉子瑕之立以元咺衛固不能抗晉也殺元咺足矣彼叔武攝政以待公之還公子瑕逼於元咺而非得已皆兄弟之賢者也賢者枝而殺之況兄弟乎此其所以爲惡而不免於聖人之誅也安可不明以別之然晉侯於此又不容無罪也初而執之固非其罪矣乃移惡於京師既歸京師則釋之與否聽天王之命可也今乃

已請而歸之且初執無罪則過歸於王今釋無辜則恩歸於已京師豈晉侯分謗之地而天王豈晉侯木偶之玩哉此其罪有不容貸者故聖人書歸于衛則命不係於王而權亦不歸于晉使若衛侯之自歸也此又意之寓於言外不可以文求者也

晉人秦人圍鄭

晉人圍鄭說者皆以爲報私怨考之於經無私怨之隙學者學春秋邪學傳邪學傳也故宜從私怨之說若學經也當信經豈得於經外鑿爲異論哉且踐土于溫之會鄭伯皆在及翟泉之盟則鄭不至晉人圍鄭責其不與翟泉之會也晉人曷亦無

責鄭而自責已曰大夫可盟王人乎已可以敵天王乎無怪鄭之不至也已抗天王而不問人不附已則圍之是輕於責已而重於責人也故晉秦皆人誅其非所當圍也說者徒見其書人遂從左氏於誣以爲重耳過鄭鄭不禮焉事之有無不可決信況越五年同兩盟矣至是而始責舊怨哉其爲說甚迂不近考翟泉之會而遠求過鄭之文不信經而溺於傳惑矣

介人侵蕭

蕭附庸也以附庸而侵附庸固無足道然或因之以交大國之兵亦不可不慎也隱五年邾人鄭人

伐宋宋魯之與國而邾魯之附庸也故七年魯爲宋伐邾然而魯卒因之以背宋則附庸雖微亦因以交大國之兵怨者有之矣蕭附於宋而介附於魯彼蝸角交爭何足數哉而宋魯不因以交怨者幸也況介夷狄耳而侵中國此魯所當責而不責無乃受其一歲兩朝之禮以爲惠哉吾見禮不足而罪有餘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自春秋至是天王遣王臣聘魯者凡六然未有以三公下聘者今襄王以晉文兩合諸侯而朝之蓋己不勝其榮爲於是以三公來聘周公之來非特

聘魯也晉齊以降皆歷聘耳嗚呼周室之不振亦天子自卑以招侮乎雖厚往薄來所以懷諸侯而君德之剛不可自挫也前日河陽之狩勿狩可也諸侯之來距王城七十里矣勑侯人以導之戒關尹以時告命司徒具徒司寇詰姦至則儼然南面而臨之則諸侯凜然知王室之不可慢而尊王之心愈不敢怠矣乃屈萬乘之尊而出見之宜諸侯之侮心生而以己敵王也故翟泉之盟遂以大夫而抗王臣有以也哉則魯以公子遂報宰周公之聘非首於公子遂蓋首於翟泉之會矣然公子遂如京師而遂如晉則是魯以事鄰國之禮事周也

魯蓋以爲宰周公之來爲魯之榮大矣然求其故則本乎晉侯以我朝王而致是之榮也故既已聘周不可不如晉以報其私焉則是聘使之勤出於周而勞問之恩歸於晉也嗚呼諸侯於是知有盟主不知有王室矣然自隱至莊天王聘魯者五卒無一介之使如周則今日公子遂之行已爲非常之禮尚何責其遂如晉耶抑聖人之意則必上誅隱桓莊坐受天王之聘而不報次誅僖以大夫而報上公之聘以事晉之禮事周也内誅魯而不赦則外而諸侯皆受春秋之法而無詞矣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周襄侯度不嚴封守不固田邑取奪一彼一此後世蓋有不知其所由來者矣孟子曰魯百里齊百里子産曰列國一同春秋之國豈復有百里一同之制哉皆數圻矣若非侵奪何以至此詩云奄有龜蒙遂荒大東保有鳧繹遂荒徐宅皆後世拓大封境非復伯禽受封之疆井也今濟西之田不知其本魯之田歟抑侵小而得之也然入春秋無以考其實而淮濟岱皆魯之境則濟西蓋魯田也莊三十年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濟水出齊魯之閒故有齊濟有魯濟今曰濟西則自濟以西之田爾然經初不書失濟西之故而今書取故說者以爲取

曹田且內取外田必係之國如取邾田自漷水是
也不係之國則是取小國或附庸耳如取鄟取根
牟是也內取田無不係之國者惟成二年取汶陽
田與此取濟西田不係之國不係之國則本魯田
矣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取是田也至宣十年則
書齊人歸我濟西田書歸我則知濟西本魯田也
審矣說者又曰田雖曹田而取之晉不可係之晉
亦不可係之曹故直書取濟西田若然則當如取
郜大鼎于宋書取曹濟西田于晉然後爲顯今書
取濟西田安知其爲曹田也疑聖人作經不如是
之晦使後世無三傳則濟西之地安考其本曹田

也故當以經文爲正三傳之說無足信然則是田
何所取之曰取之晉也晉以公子遂之來而反侵
疆也晉於何時侵之計春秋不書當在隱公之前
矣詩人頌其復周公之宇者此也不然僖公在位
三十有三年未嘗有復侵疆之事則所謂復周公
之宇者安在哉非濟西之田吾欲問之

公子遂如晉

前日公子遂以如周之故遂如晉則事晉爲不專
而繼得侵疆爲於是復以遂如晉謝不敏也然公
子遂如周而遂如晉則事周亦豈爲專乎且宰周
公之聘在遂未如周之前而濟田之歸在旣如晉
之後則周之恩爲厚於晉聘雖虛名於義爲重田
雖實利於德爲虛魯不以報聘爲不敏而以拜田
爲不專不再如周而再如晉僖公於輕重厚薄之
閒抑亦左矣然在當時觀之則晉彊而周弱聘爲
虛而田爲實故寧厚於晉而薄於周重於田而忽
於聘也厚晉薄周重田忽聘春秋之時然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

魯自春秋至是幾百年越四公未嘗言郊者蓋知
其僭而不敢舉也說者以爲得禮不書豈百年閒
無一失禮者至僖公而後失禮哉不然也僖公蓋
自以爲魯之賢君作聰明於典禮之外而舉郊祀

爲蓋郊之制自惠公請之於周有其制而未嘗敢
用也而僖公首舉之故魯頌曰周公之孫莊公之
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詩人究言周公之孫莊公
之子則前乎此未嘗舉是禮也詩人歌其美春秋
譏其僭是又情與義之不兩立者也夫郊有常月
月有常日在所不卜也故曰卜郊非禮也禮不卜
常祀周禮龜人春釁龜祭祀先卜者卜牲與日耳
無卜郊之禮卜以決疑常祀不疑何卜之有蓋僖
公亦知郊之僭而懼得罪于天故卜之卜之不從
固其宜也春秋卜郊者四無一從者天豈容僭哉
然卜筮不過三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而魯之卜

郊有四卜五卜者其瀆神甚矣然四卜五卜而遂不郊猶爲知自反以畏天而信之不從則猶三望是犯天威而必於僭也其可乎蓋魯郊之僭不敢同於周故歷卜子丑寅三正而後郊夫不敢同於周則勿郊可也知其僭矣遷避其時而幸吉焉不其瀆天地乎則夫記禮所謂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者魯之僭又非三代之常典也左氏所謂啓蟄而郊孟獻子所謂郊祈農事皆非周之典魯人遷避之禮爾然則郊時何以爲正周之始郊日以至是郊時至正者也故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則夏之十一月日至之日矣鄭氏循左氏之說以迎長日爲日長之時建寅之月不旣疎乎不知左氏之說魯制也非周制也豈可以日至爲建寅之月哉此固與春秋無傷吾姑正之

乃免牲

牲一也或曰免牲或曰免牛何也未牲曰牛旣卜曰牲牲具而卜郊不從則免牲免牲則不郊矣

猶三望

三望之說諸儒紛紜莫定乎一或以爲周禮天子祭四望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魯之望旣祭濟岱魯用天子禮兼祭三望若然則當曰猶四望今曰三望則是舉其外而遺其內也或以爲泰山淮海

則海不在魯境昔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神爲祟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河非所獲罪則望者望祀其境內山川也五嶽之岱四瀆之淮濟皆在魯所謂三望也岱在兗州所不必考濟出王屋山分於砥柱經齊魯之閒入于海淮在信陽合泗水經魯之南入于海則三望岱濟淮也審矣然則三望魯之常祀也何以書以不郊猶三望書也虞書曰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因郊而望祀山川也周書曰柴望大告武成則燔柴祀天因而望祀也是王者郊祀天地之禮蓋天地神祇不可偏饗矣今魯初將用郊及卜之不順則姑祀地祇焉雖祭不越魯望是亦僭祀地之禮也非無事而常三望者矣故聖人書曰猶順其欲也彼蓋自以爲猶愈乎不三望也則猶之爲義猶愈乎已非謂可以已之辭也學者宜深思之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今又來求婦杞亦有君乎何朝聘婚姻皆出於婦人也杞侯之子當婚有媒妁存焉安有姑自求婦之禮前日亂朝聘之法今日專婚姻之命伯姬亦悍哉杞侯失夫之剛而不制僖公以兄弟之心而不拒兩譏之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齊侯城楚丘以遷衛至是蓋三十年矣衛雖遷而狄未艾齊威未沒蓋已侵衛僖十三年之役是也十八年及邢人伐衛二十一年侵衛狄爲患於衛抑亦甚矣今又整兵而圍之衛不得已遷於帝丘而避焉然而衛有狄患齊威城而遷之今狄日熾而衛自遷晉文坐視而不恤文德衰矣抑亦耄而謀不及是乎明年而即世何暇問狄哉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文公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及夷狄盟所謂下策也然既懾之以兵彼有所畏而盟之猶足以戢其蠭蠆之鋒而結其安靖疆埸之好也蓋夷狄之情怯之則愈進追之則奔北吾旣以兵臨之必恐而求平然後許其平焉是乃制夷狄之術也狄之横甚矣入衛伐邢侵晉侵齊邢衛皆遷而避之齊晉亦忍而不伐吾不知狄何足畏而諸侯之大者怯小者遷不敢以一鏃傷之寸刃及之何也今衛已遷狄蓋疑其畏已也衛出其不意以兵侵之狄果恐而求盟於是即其地而盟之故衛無狄患者十餘年侵之威而盟之力也抑亦衛受狄患之久至是始得其術歟何前乎此不敢伐而至此始一侵之也其後晉人敗之晉師滅之皆視今日之侵爲兵首而卜知狄之勇怯則夫侵狄盟狄不可謂無謀者矣書人將卑師少也再舉衛人侵一事也盟一事也不可曰衛人侵狄及狄盟自不成文理苟析而言之則慊若内之微者及狄盟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威文之霸功醜德齊然威公之後子孫不振庸庸守國而已無復興霸者而文公之後厲悼平定皆能嗣文公之業以宗諸侯與彊楚角立雖不足以服楚而中國賴之不遂爲夷狄則亦不爲無益於

衰世焉吾嘗求其所以然威公務以柔勝而濟之以威文公務以剛勝而濟之以德此所謂彊弱之異而興衰之不同也商周之有天下其傳世之數歷年之久不大相過而商之後屢僨而屢興少康盤庚高宗皆奮起衰亂之中卓然爲一時賢王而周之後委弊不振興於衰亂之間者宣王一人而已而宣王之爲人剛毅果敢殆非成康之流蓋不如是亦不足以興也愚因是知威文子孫興衰之異亦商周之勢也商尚質而周尚文質近乎剛文近乎柔柔可以彊而不可以久故周之後平易和懌而鮮能崛起剛可以立而不免於挫故商之後

嚴厲奮發屢起而屢躓亦祖宗之所尚者有以致之也今威文之所尚固不可以髣髴商周然觀其子孫之興衰實似之威公之興每不爲剛厲果決之舉內合諸侯惟務柔其心而不加之以暴宋鄭不服纔侵而伐之緩其來也戎狄爲患忍而不討遷邢遷衛遷杞避之而已不與爭鋒也諸侯既合垂二十餘年不敢犯楚及召陵之師以天下諸侯臨之何患不克一問而屈整兵而退不戰也其爲人寬緩和柔不務剛決故其子孫皆以優游和易四公子皆不能自立死生廢置皆係乎人景公在位幾六十年無大過咎僅足以安國而已權專於

田氏而不能取晏子有言而不能用無足怪哉威公之貽謀者然也若夫文公之興則不然餬口於外十有九年一日得晉則任賢使能治兵富國不五年而圖大舉侵曹伐衛以犯楚之鋒執曹伯畀宋人以激楚之怒惟恐楚之不出出而不戰也一戰敗楚師殞得臣拔天下諸侯於左衽之鄉還衣冠而盟之朝襄王而歸之成周再朝京師則襄王有所不敢當而下勞晉侯於河陽矣其氣燄威靈震動天下此威公有所不能且不敢爲者也文公勑然於亡命之餘五年而成霸業楚之彊威公所不敢戰者文公勝之叔帶之亂威公所不敢殺者

文公誅之是皆以剛毅果決勇於必爲以濟大謀成大功故其子孫恃以宗諸侯悼公平公皆足以抗楚而折其鋒天下賴之諸侯宗之主盟中夏垂二百年與春秋相終始者文公之規模基緒不爲委靡保身之計以遺其後也以是論之則威文子孫興衰之故蓋已判矣後之君欲立世緜遠子孫有所維持不爲齊之衰弊不爲晉之剛暴世有興王而無弊者惟以威濟德以弱濟彊以仁爲本以兵爲用則雖與天地俱久可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滑北鄰晉南鄰鄭晉方彊必附於晉也秦穆公伐

鄭不能不假道入滑滑晉之與國晉能無慊乎故夏有殺之師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二十八年公子遂如齊平舊怨而通新好也今國歸父之來蓋報公子遂之聘歟遂之聘於今四年耳何報哉蓋自前晉文霸諸侯皆事晉無二也今文公卒諸侯無所適從故締交以修彊埸之好也聖人不略而書之與其講信修睦之善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孔子序書於秦誓之篇書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伐鄭之文春秋不書不赴也而春秋書

秦人入滑滑與鄭爲鄰因伐鄭而入滑爾滑晉之與國晉襄於是帥師而敗秦師于殽以書序考之則晉襄秦穆也而春秋之文則晉人秦師也書序志其實春秋用其法二書皆出聖人手而文之異如此然後知春秋書人書師用法有繩準不可不深求其義也君將不言帥師例之常也然君將而書人君將而書師何也此春秋之變輕重之法也蓋稱人之罪重於稱師而稱師之義又已得罪於稱爵者矣今晉襄貶爵而稱人秦穆貶爵而稱師均有罪焉而輕重分矣秦穆初謀伐鄭不可得乃移兵於滑滑何負於秦穆哉恃衆而扼小邦爾故

聖人書師著其衆也晉襄在文公之喪墨衰經以行金革之事要人於險乘其不虞而敗之殽殽秦地也秦固未嘗犯晉晉以滑與乎己而秦虐之故冒喪而行且滑方受兵晉以偏師救之足矣不能救滑之危而扼秦於險且滑自滑爾晉自晉爾滑雖己之與國而秦實父之同盟己與父孰尊而同盟與與國孰重哉黨己之與國而敗父之同盟況當苫塊之次而興戎哉故聖人特人晉重晉責也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狄侵齊者屢矣而齊不討無乃藐其小而勿治乎敵無小不可忽也忽其小必長寇矣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僖公在位三十有三年其間敗邾師者三親伐邾取邾邑者二又以公子遂帥師伐之吾不知邾何憾于僖虐之如是之酷也極其原則邾蓋魯之附庸自受王命則列五等不屈於魯僖二年檉之會從齊威盟公怒而敗之於偃其後不敢從霸主會盟至宋襄之興邾人復附之與曹南之會故僖有前日之伐今僖以就盡之年威不足以攝之邾必叛矣故公伐而取其訾婁春秋書内伐取者七而取邾田取邾邑者五魯蓋以爲邾乃己之附庸取

邾田亦己田取邾邑亦己邑也噫邾實受封於周魯焉得專制之魯必將服邾而俾臣乎己則有仁以懷之義以屈之力安能制邾哉晉以八百乘納捷菑於邾而不克納者義不勝也雖公子遂掃魯衆而扼之邾有滅而已服不可得也僖公曷亦自咎邾所以不服之故而内修其德則邾何敢拒命也不自咎而以力服人公無謂邾小吾見義不可脅脈毳而況於人乎況於附庸之君乎

晉人敗狄于箕

狄自伐邢之後至是垂四十年矣諸侯無大小皆受其毒而不敢以一矢加之前年衛不忍其虐而

侵之狄屈而求盟焉今又侵齊伐晉封豕長蛇乘隙而動非掃其巢穴殆未已也侵齊而齊不能討侵晉晉敗之故其後屢侵齊而不敢犯晉則知制夷狄果不可以示怯也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公如齊以國歸父之聘也歸父之聘大夫報之足矣公何用親之前日齊威之霸公兩如齊尊霸主也而昭公何足事哉公蓋德其志孝公之怨而不報取穀之役也不然何所畏而如齊邪齊魯切鄰朝聘往來浹旬而已今三月而後反公之志荒矣不死於齊幸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

十二公之中惟僖公爲賢君讀詩之頌則措之三王之列而無愧然觀春秋之所書則無一是者蓋人莫不有美惡也詩頌其美而春秋書其惡使僖能悔春秋所書之惡而就詩人所頌之美則三王何異哉惟其美惡半之此所以爲魯僖公也詩義之美多溢美不可以爲實就春秋所書而訂之則僖蓋中材庸主也其先任公子友則賢未任公子遂則否天下有霸主則僖有以自固中國無霸主則僖亦無以自立可上可下因人爲善因人爲惡而已方齊威之霸也服强楚定王室僖實與其功

宋襄之敗也楚人盟于齊盟于薄僖亦與其辱晉文之未興也僖以楚師伐齊爲楚人戍衛實蒙惡名晉文之興也兩會諸侯兩朝王所以獲善譽初任公子友也敗莒于酈以責保慶父之罪如齊涖盟以求與伐楚之功友之如齊以修事霸主之禮此雖出於友而僖實享其榮終之任公子遂也乞師于楚以伐鄰國師師入杞以虐小邦如京師而遂如晉則不忠于周旣取邑而又伐鄰則納君于惡此雖出於遂而公實蒙其惡愚因是又知僖公爲中人也其他閨門不肅而夫人會齊侯于卞季姬遇鄫子于防典禮不經而用禘致夫人免牛猶三望此又中人之性德有所不至智有所不及者也然在位三十有三年一日無土功之事惟一城楚丘則從齊封衛而已未嘗以私玩而役一民也其愛民恤物之心形於面顏雨必書不雨必書大雩必書大旱必書憂勤辭色與民同之此則春秋之所無也噫使公子友而始終相之不爲仲遂所誤則僖之爲僖不如是而止矣惜夫

隕霜不殺草

天肅殺之威以霜君肅殺之威以刑霜不殺草何以爲霜刑不戢姦無以爲刑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也詩曰九月肅霜況十月乎宜霜威之動而無草

不黃也今隕霜不殺草異之大者以類推之無乃當時諸侯網漏吞舟而刑之不肅乎雖天豈樂人用刑然刑或不用而姦宄不戢暴亂不除何以為國此所以必用者也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則君之刑即天之刑惟其當罪也已霜不殺草猶姦宄之不誅暴亂之不戢天之垂戒顯矣聖人書之所以垂訓後世刑之不能不用用之不可不謹也

李梅實

夏之十月荄甲未萌而李梅實其物至微而為異至大霜不殺草所宜殺而不殺李梅實所不當生而生也春生秋殺天之令也今皆反之則人君生殺之權亂矣天之所戒為人君非為天也君其謹之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晉文之霸諸侯皆從惟許不至故于溫之會以諸侯圍之然卒不至也翟泉之盟許復不與文公亦釋而弗問以為無足誅也今晉襄立固不能嗣文公之業矣而區區同陳鄭伐許且晉文以伐楚之餘威率天下諸侯圍之許比楚如漆頑不自拔而襄詎能得之哉許所以不歸中國者恃楚也今晉率二國伐之吾為之懼矣楚不因是而復恣貪婪幸也晉為能制楚而服許哉文公且不能得而襄欲得許吾見其不自量也

僖盡三十有三年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挍訂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八

左綿　趙　鵬飛　企明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正書即位常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曰書其常以見其變不書其常何以見其變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不書朔失其朔也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諸侯五月而葬僖公之薨至是三月而王使叔服來會葬非禮也非天子不制度不考文而天子自失之非所以示制然天王所以待僖者厚矣生也宰周公聘之死也叔服會葬之而僖以公子遂報聘且因而如晉非所謂篤於事周者今死矣天王且厚其喪魯又何以報之此則在文不在僖耳

夏四月丁己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春秋書錫命者二賜命者一其義皆不同而或者槩言之非也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允公命命以策也衛襄公殁簡王使追命之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予敢忘高圉亞圉此則殁而追命者也若今之贈章爾非命之爲諸侯也古者諸侯繼世必命之天子晉武公已爲諸侯矣必請命乎天子之使詩曰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侯伯七命七章之服也舊雖有之然非新命則不安也若夫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則非此之謂也加賜命也王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如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是也必諸侯有功加而賜之也其義各異不可一律以爲錫命也今文公之立不請命而天王首命之非禮也諸侯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天子錫命之韍冕圭璧以歸今文公即位四月斬然在衰經之中而王

以韍冕錫之拒韍冕則不忠釋衰經則不孝是王處人以難也蓋自入春秋諸侯無朝王而受命者襄王厚於僖公而就命其子不知韍冕之錫喪未畢何以安之俾釋衰而服冕是置人於不孝也叔孫得臣如京師則拜是命矣二年而公子遂如齊納幣冒喪而納幣有以也夫

晉侯伐衛

吾前論晉文以剛勝故其子孫世不墜霸業今觀襄公非健主也即位之初遽能伐叛討貳以求諸侯亦可謂有志者故聖人許而爵之衛成爲文公逼逐復執而釋之宜成之不能無憾也文公旣殁

必不事晉故晉襄首伐之衛不能屈尚有報怨之師聖人豈容其伐霸主哉故於衛伐晉則書人貶衛也貶衛所以予晉也故於此書侯説者以為冒喪伐人故爵以愧之且前日敗秦師所謂冒喪也乃貶而稱人若以爲必愧之則何不書子也前書人而今書爵即其善惡而錄之矣

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也錫固非所宜錫而拜錫者庸爲是乎錫之在喪拜之在喪既拜則釋衰服載矣釋衰服載文公之心其安乎安則爲之

衛人伐晉

晉雖伐衛衛非所宜報衛固嘗遭晉文之執辱其如霸主之令何曲直非所當憾也衛憾其執而不事晉晉固可憾矣霸主其可憾耶春秋之時王之不王所宗者霸主爾聖人豈苟抑諸侯而私霸主哉以爲既無王復無霸則天下胥爲夷矣固存霸主所以使諸侯有所宗也今衛成抗霸主而伐之是亦犯上矣故聖人於晉伐衛書侯而衛伐晉書人均諸侯也貶衛而予晉者存霸主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敖慶父之子）

三家之子孫雖自僖公而僖之世莫見其橫蓋僖所不容也及文公之初則已露頭角專盟會矣孟氏自敖而專叔孫氏自得臣而專生而橫季孫氏自行父而後敖慶父之子得臣彭生皆子牙之孫而行父季友之孫也前乎此大夫蓋有出會者或會伐或會盟皆君命爾然聖人必去其族以示貶暈無駭柔溺是也以爲猶有君命可以責其專也自文以後則舉無善惡皆不去族以爲政漸出於大夫不復有君命矣文之元年得臣如京師則聘專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則會又專之既而專盟專伐皆自此始則三家之專自文以下也是以聖人謹之然戚之會晉將逼衛也戚衛地晉襄嗣霸諸侯未從敖知將圖霸也於是逆探其欲而首會之

以爲晉之霸業成則吾爲諸侯之介紹矣晉得諸侯必德於敖敖得晉援魯何以制之哉此敖所以會晉侯之意也戚之會左氏謂晉侯疆戚田經無其文不可決信蓋會於衛地要衛而衛不至耳故士穀再爲垂隴之會以求之至伐沈之役而衛始從晉襄之求諸侯抑亦勞而無謀矣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晉獻殺其子商臣弑其父嗚呼春秋之世一至是耶此其亂皆起于嫡庶之不明妃妾之不正吾於僖五年殺申生之事既言之矣世子弑君是無父無君禽獸之不若也楚實夷狄去禽獸一等爾聖

人不治也然所以書者垂天下君臣父子之戒歟唐太子洪授左氏春秋至商臣之事廢書而嘆曰聖人何書此耶率更令郭瑜對曰春秋存褒貶以善惡爲戒勸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洪曰實不忍聞願受他書瑜遂讀禮嗚呼吾聖人垂萬世之訓彼腐儒溺其文而不達其義因遂廢之吾切爲之憤夫聖人寓二帝三王之道於春秋其文則史而道則二帝三王之道也反而言之則其道粲然如日月不掩矣彼區區泥其迹而不反求其道如趨越者北首而不顧越之在其後也孟軻氏有言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故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夫亂臣賊子旣懼則君臣父子之道怡然有章是安有弒殺之事哉此春秋之意也君子安可惑其文而遽廢之廢春秋是廢聖人之道也道可廢乎後世有以爲斷爛朝報而不省者其罪皆始于郭瑜今天下有若瑜者吾請鳴鼓與天下共攻之

公孫敖如齊

禮諸侯世相朝也則君之繼世固有相朝之禮然必三年喪畢朝於天子而後及諸侯今未及禪而公孫敖聘齊非禮也其亦敖之專而謟事大國乎

前日戚之會敖西會晉君今如齊之行東結齊援大夫之專甚矣文公直偶人也即位一歲之間朝會皆出於得臣與敖何以爲國乎宜其啓仲遂之橫而子孫不能保其死生也嗚呼悲夫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春秋無義戰戰而無義何責哉誅其兵意而已前日殽之役秦以無故而伐鄭入滑晉乘人不虞而要敗之均不義矣然其兵端實起於秦秦不入滑則晉不敗秦也殽之敗穆公歸而悔過自咎可謂賢矣然悔其敗而弭兵息民修文公之好于晉則晉將愧恥若撻於市而洗心事秦其忍以兵相向乎今悔其敗而治戎練卒以圖再舉則是禍方深矣何悔之有則夫彭衙之敗非不幸也其後三十年秦晉之戰無虛歲兵連禍結荼毒生民皆起於秦穆之悔不悔於德而悔於力也今秦伐晉而以晉侯及戰爲文晉不屈也晉先嘗敗人之兵矣何以不屈以入滑之故也秦無故而入滑使晉得以藉口而與戎旣敗而歸則又何報今報敗而又敗焉則是兵端未有止息之期也故聖人於晉書爵而秦書師非褒晉也曰侯曰師秦晉曲直之辯也然則秦曲歟曰秦所不當報而報也穆公之悔是

矣其所以悔者非其道也則夫穆公之誓何以列
於書蓋誓取其文予其義而已不保其往也今觀
秦誓之文誠有合于君子之道可以爲世法聖人
姑取之若其異日之非則有春秋之法在
丁丑作僖公主
主所以存神而已既葬若不可見故虞而祭其主
用桑期而祥祥而易服謂之練練主用栗練則埋
虞主于兩階之閒而奉練主祔于廟僖之虞主既
埋練主則立於期而虞祭之時矣今僖之喪十有
五月安用作主蓋作者改作也作南門作三軍作
丘甲皆改作也然則僖有主矣何用改作蓋文公

感於新鬼大故鬼小之說將躋僖公于閔之上故
改作其主焉其昭穆既殊則主必異蓋更其製刻
而改其塗飾也禮喪主不文吉主則刻吉主練主
也練主既祔不可移故改作以俟八月大事于太
廟而躋僖公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前日戚之會晉侯求諸侯
而魯以大夫會之晉之恥也今日處父之盟公實
求盟而晉以大夫盟之公之恥也曾子曰出乎爾
者反乎爾者也君子其可不謹乎盟而不地盟于
晉也凡盟不地外大夫來而盟于魯則不地晉侯

使荀庚來聘丙午及荀庚盟是也公往而盟于其
國亦不地公如晉公及晉侯盟是也今無處父聘
之文則非盟于魯矣然經亦不書公如晉安知公
之盟于晉哉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故公行
書如飲至書至今文公蓋以爲喪未畢嗣子不可
以有行而不告廟焉故不書如說者以爲爲公諱
且于盟沒公其諱已明安在不書如哉不書如者
不告廟也春秋及外大夫盟而沒公者二莊二十
二年及高傒盟于防與此處父之盟是也高傒之
抗以公子結處父之抗以公孫敖結先抗齊爲鄄
之盟敖先抗晉爲戚之會臣抗而君受其報臣之

不臣其可恕乎愚以謂莊文沒公不書雖爲公諱
而實誅結與敖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晉襄紹霸業而求諸侯乃以大夫出會宜諸侯之
不我從也宋陳鄭知晉之徵會而不知其以大夫
往故躬行文公先還自晉知晉襄之不親會故以
公孫敖往然文公雖知其謀而不自辱以公孫敖
如會謂之智而實失權也其失蓋與晉襄等不若
躬自會之已辱而權固存焉是會也士穀實主之
而聖人列諸侯于上而排士穀于下不與大夫得
主諸侯也三國既蒙其辱故伐秦伐沈之役皆以

微者行而不復躬會矣晉襄之不遂霸蓋本乎此不可不察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不雨者數月而文公不一念及此其志荒矣僖公一月不雨必書見其有愛民之心也六月雨亦書知其有喜雨之志也今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不雨文公蓋以爲旱無與乎已也不雨至于秋七月既八月雨霖雨亦不書以見文無復喜雨爲無益於我也以此觀之僖文父子之賢否抑亦判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大事禘祫也何以不書禘祫不譏禘祫也禘祫曰大事四時之祭曰有事常也書禘譏禘書祫譏祫書烝嘗曰大事曰有事無譏也常也則常何以書爲躋僖公書也然則此大事謂禘歟祫歟曰祫也孔子曰五廟無虛主惟諸侯薨祝取羣廟之主而藏之祖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此祫祭于祖而迎四廟之主者也則此大事爲祫也審矣祫四廟之主而審昭穆文公以爲僖公兄也閔公弟也不可以弟加兄故躋僖公於閔之上焉然兄弟一家之私恩世統天下之大義僖之繼閔世統之正也安可以私恩而亂世統哉以匹夫之管見而易天下之大典輕議禮而冒重誅宜聖人謹而志之以著其失垂萬世之法也此柳下惠所以稱夏父弗忌爲不祥而仲尼又以罪臧文仲爲不知禮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殽之役秦不宜報而報故彭衙之戰聖人罪秦今伐秦之役晉不當伐而伐故四國皆人聖人罪晉初薄人於險以敗秦于殽又要人以戰再敗秦于彭衙兵亦可以少戢矣而極忿逞憾而仇于秦爲子孫患忿秦者襄公一人而已民何罪伐秦而疲晉吾未見其益也貶而人之不亦宜乎

公子遂如齊納幣

譏喪娶也納幣納采也婚義六禮納采爲先納采則娶之期也雖逆婦在四年今禫而納采是亦喪婚矣故書以正婚姻之禮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内書得臣則外亦大夫矣外書人則亦人内矣晉襄紹霸未嘗一出與諸侯爲衣裳之會而區區以大夫主之將霸諸侯邪抑霸大夫也吾于此知晉襄之不足與有爲矣蓋自戚之會首蒙公孫敖之抗而受其辱其後遂無復出阜門之外彼以大夫

而見敵執之可也何遽自退亦以大夫敵之哉垂隴之盟宋陳鄭之君皆在當親而不親乃以士轂往使垂隴之會而親之諸侯以大夫至者執之以歸京師而今天下不惟諸侯震恐而大夫亦不敢專矣諸侯親臨大夫自挫內治既立雖合諸侯以直叩楚扉問弒逆之罪楚將何詞而不服誅其君弔其民楚人懷之沈之爲沈直蟣蝨耳何足誅哉吾以爲襄公之霸資易於威文威制楚於方張文敗楚於旣熾難乎爲力矣而襄公之世楚商臣有滔天之惡無父無君楚人弃之此襄公之霸資也而襄不能就乃竭力於無事之秦而以大夫主中

國之會卒之大夫橫於內諸侯受其弊秦人霸於外晉實蒙其辱襄於此亦何以立哉區區潰葢爾之沈以爲能伐楚之與國也嗚呼隘矣宜聖人人之以著其貶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諸侯卒必赴葬必會以修繼世結好之禮而王臣無外交以其二君也而卒且來赴非生而有外交之好死安能赴乎且天王崩如莊僖頃恭赴有所不至而王臣反赴之天王葬如平惠定靈會有所不及而劉文公反會之則知王臣之專外交諸侯其權益重於天王也書卒者三尹氏王子虎劉卷是也書葬者一劉文公是也皆著其外交而且有繼世結好之禮也其罪可逭乎

秦人伐晉

秦穆公伐晉以報前日三敗之辱也而說者以穆公之霸在此齊威晉文之霸聖人必有褒大之辭雖宋襄之無成春秋於曹南之盟亦必書爵以揭於諸侯之上今秦于殽之戰彭衙之役皆書師而於此乃書人豈謂其霸而反人之耶孟子之所謂五霸者其實威文而已宋襄之敗爲中國羞固所不錄而秦穆楚莊皆夷狄之酋何名爲霸聖人豈許其霸中國哉故秦穆楚莊皆無予辭非私齊晉

而鄙秦楚也夷夏之辯也今秦人伐晉實忿兵矣非義也前日之敗兵端皆啓於秦彼君子歟固亦懲忿窒慾爾且三敗豈晉敗之秦實伐人寔自敗爾論者徒見其殽之敗有悔咎之誓孔子列於周書遂以爲聖人予秦穆今自殽之敗兵連禍結以成其民安在其爲悔也悔而修德固君子所尚悔而修怨吾所不曉也聖人特取誓之文而已非謂進秦穆也今焚舟之勝雖霸西戎春秋書曰人其貶可知矣彼其震慴羣戎妄自尊顯爲之酋長何足稱哉此春秋所以不取也

秋楚人圍江

江黃一體之人也齊威之霸皆慕義而來歸背楚從齊及齊德衰楚成憤其叛己也蓋已滅黃矣黃之滅江寔懼而復事楚今楚成蒙商臣之逆商臣之立無父無君宜江人所不與也故商臣怒而圍之然蕞爾之國期年而後能滅則其不屈於楚也審矣則夫江君蓋義人也惜乎晉襄之不能霸不足以庇之彼處父區區伐楚以救江以一夫果能摵楚哉

雨螽于宋

螽生于下今雨於上異之大者也此所謂天降之災矣外災不書此何以書赴于我也己不修德而赴災于人人能弭己之災乎或以為得天祐吾所不曉或以為死而墜安知其為死吾欲聞之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魯之於晉未有所負也今公朝晉而晉侯且盟之何盟哉必有憾而釋之否則有所不信也魯於晉固無憾而亦無所不信徒以戚之會魯以公孫敖敵晉君故此公所以不足于晉而親朝之晉所以銜恨于魯而必盟之也然使戚之會公親會之則今日有所不必朝敖之抗晉襄執而正其罪則今日有所不必盟夫朝與盟皆前日之失非今日之非也然則朝與盟是歟非歟魯能屈而事大國不

憚於親朝以雪敖之抗晉能有忍不遽以干戈相尚一盟而釋忿猶為知自反者也故聖人直文無諱非若二年及處父盟沒公以見恥處父去族以示貶者矣聖人蓋樂人之自反也如此蓋不如是無以激夫改過遷善者耳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批亢擣虛兵家之上策然必卜其虛實較其彊弱而後濟以楚之彊根據南服齊威之霸有所不敢戰晉文合四大國之師而僅能勝之於城濮今處父以烏合之師將伐楚以救江是所謂以螻蟻撼泰山多見其不自量也夫江之危亡僅在旦夕晉師直赴江之危猶懼楚未必退今以偏師犯楚之牧圉欲楚人釋江而自救嗚呼愚哉吳伐楚而於越入吳以吳之內虛越彊且衆足以造其都也彼楚之圍江多不過萬衆足以環其郛矣而楚之彊大內豈遂虛邪而處父為上卿將一軍以行不過萬二千人以萬二千人能入郢乎兵固不能撼楚適所以激楚之怒而速江之滅也愚謂晉不伐楚江未必滅何則楚之圍江徒以其叛己而從中國耳今兵環其國江勢有所不敵則必下楚江下則楚兵退矣今處父伐楚實曰救江江以為晉且救我固効死守之不屈于楚既而處父伐楚晉不能

損楚之一毫何足以解江之圍然楚內忿江之不屈而外憤晉之見伐能無怒乎故期年圍之必滅江而後已則夫晉處父伐楚以救江實激楚以滅江也故聖人書伐又書其救所以見救江非所以爲救寔速其滅也春秋書伐未有書其故者書其故所以重其誅也亦如會於稷以成宋亂之類矣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逆婦于齊而不書公微者也不親逆而以卿行猶爲非禮況微者乎不稱夫人以微者逆非所謂以夫人之禮待之也稱婦姜有姑之辭也不書至常

事也逆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著逆之專夫人姜氏入著不告廟也今微者逆婦公命也至而告廟婚禮之常非若遂之專而莊之不告廟也故不書至不書入所譏者微者逆婦不以夫人之禮待姜氏而已卒之國亂子弒蓋不正於初宜其亂於終也

狄侵齊

僖三十三年狄犯晉晉人敗之故其後狄不敢干晉之怒狄侵齊而齊不討故至是復侵齊則知制夷狄之不可示怯也書之以爲世戒

秋楚人滅江

江之滅晉之恥而處父之罪也晉不能服楚則何以庇江無以庇江則安保其無滅方江受楚圍使處父帥師直赴於江江闘楚於前處父掎之於後楚兵未必不敗而奔也乃以區區之師伐楚欲楚兵釋江以自救宜其不能褫楚而致江之滅也江君不書奔死社稷也江之圍於是蓋期歲矣期歲必不下則江君之賢否抑亦可見歟滅不見執不書奔則江雖滅其君之義固存也

晉侯伐秦

四年秦人伐晉雖報三敗之辱其實非義舉也三敗秦自敗何報之有秦報之非則晉報之爲是矣雖然聖人豈欲人之興戎交怨而不釋哉實均罪

人也然曲直施報之文不辯則無以寓夫褒貶故于秦書人而晉書侯其曲直是非之理判矣

衛侯使甯俞來聘

禮諸侯歲相問也殷相聘也殷衆也殷見曰同十有二年五服盡朝故曰殷見殷見既畢諸侯更遣大夫以交聘于鄰邦是之謂殷相聘今殷見則亡而殷聘則存所亡者在周而所存者在諸侯則知諸侯彊而周室微矣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令諸侯三歲一聘五歲一朝則三歲之聘本于文襄令襄公未没諸侯其敢違之則甯俞之聘霸主令也霸主之令則然矣周公之典安在哉此

聖人書之以傷周道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春秋之書詳辯昭晰無可疑者惟母夫人之稱無其辯祖母及母與時君之夫人均曰夫人蓋周之世不別稱謂孔子亦因魯史不損益也自秦漢以來祖母則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后曰皇后諸侯亦莫不然故後世無可疑者而春秋無其別如隱之世仲子子氏君氏學者紛紛不一而文之世則有成風之疑然則成風者果僖之妾歟莊之妾

歟學者無溺紛紜之論以自潰亂求之理而酌之心可也且仲子允公之母而惠公之妾故天王之歸賵書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若曰惠公之仲子也或者以爲惠公之母聖人豈以子先母哉今成風之薨葬未有以辯獨觀夫九年書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則與惠公仲子之文同成風蓋文之母而僖之妾也審矣或者皆疑其爲僖之母則其誤厥有由哉僖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說者以爲致成風因是遂以成風爲僖之母曰僖已致爲夫人故薨亦稱夫人也不知僖公用禘致聲姜爾致者見廟之名僖娶于齊用禘以致

夫人於廟聖人譏其用禘不以其節豈譏其致妾母哉既於致夫人以爲成風故至是沿其誤而不革因以爲僖之母也且初於惠公仲子爲惠之妾今於僖公成風乃以爲僖之母文同說異彼自不能通後學何所據哉然則成風文之母僖之妾也文公蓋庸君爾豈知尊其母乃所以卑其父耶且仲子不稱夫人不祔于廟春秋猶譏之今尊成風爲夫人是亂妃妾之分葬而謚之以祔于廟是亂宗廟之典十六年聲姜薨亦祔廟則是僖有二夫人也文公納父於非禮不孝之誅殆不可逭也然文之庸在所不責而襄王固知其爲妾母而歸含

且賵復會葬之則以妾母爲夫人王實成之典禮之亂王實致之何以令天下宜周室之不復振也王不書天闕文吾於莊元年既言之珠玉曰含車馬曰賵

夏公孫敖如晉

文襄之霸令諸侯三年一聘五年一朝而魯之于晉獨歲歲無間二年公及處父盟于晉三年公如晉四年公至自晉今五年公孫敖復如晉明年季孫行父如晉晉襄豈獨重責于魯而略于諸侯哉魯自爲之也魯自元年公孫敖抗晉侯爲戚之會晉實憾於魯故文公兩朝兩盟以釋之敖以爲公

既悅於晉必有謀于已故公還自晉而敖亦如晉蓋疑公之謀已而卜於晉且諂事襄公以蓋其前日之抗也敖既悵於晉矣而行父與敖一體之人以爲敖事晉以脅魯則將專魯國之命而吾有所不安故亦如晉焉嗚呼魯之權於是漸移于三家矣仲氏季氏爭交于晉以內固其權文公庸而不能制故夫三家之張自文公始而文公者實周公之罪人也

秦人入鄀

穆公之霸西戎以威勝而已無德以懷之故其力足以服夷狄而德不足以宗諸侯也鄀近楚小邦

必楚與國矣楚商臣不君鄀叛楚而即秦以穆之霸爲足恃也及楚滅江則鄀懼而貳于楚秦不能以德柔之而稱兵入鄀彼區區小邦一舉可滅矣而穆公亦念所以致鄀之貳於楚者誰也秦誓曰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吾見徒能言之矣

秋楚人滅六

六皐陶之後也春秋之世不能自立況不幸而逼于楚其能久存哉商臣無君無父何有於皐陶惜夫聖賢之後而爲犬羊所滅也晉襄秦穆均稱霸而不能存一小國諸侯何賴彼臧文仲之嘆非嘆楚也嘆秦晉之不能救也悲夫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行父之如陳以爲國事耶則前乎此陳未有聘于魯魯必不以大邦而先聘小國也惟莊公之世女叔來聘而季友報之魯未嘗先聘陳也三年衛寧俞來聘魯傲然不報豈肯先聘陳哉則夫如陳者行父之私也然則卿之私行何以書於冊蓋亦有假公命而往如公孫茲如牟之類矣公子友如陳葬原仲亦私行也必書其故今不書其故安知其私行耶蓋季友之葬原仲迹雖私其情則公而公

孫茲與夫行父之行則其情有所不可知者矣故聖人亦因其不可知而書之則行父之私交於外非特葬亡友之比而情有不可勝詰者也故夏如陳而秋又如晉其謀蓋可見矣

秋季孫行父如晉

義同公孫敖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襄公卒而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射姑出奔狄則必於繼世定嗣之際有所不順焉據左氏則襄公之

世子曰夷臯是爲靈公趙盾以夷臯幼欲立公子雍狐射姑欲立公子樂已而盾難於穆嬴殺樂拒雍而卒立夷臯然則䢼父何罪而受其戮哉必不順於狐趙而忠於靈者矣故狐不殺則趙殺之然春秋不出殺者之名蓋襄公卒晉之命制于狐趙書晉殺之是乃著狐趙之罪也然則䢼父果誰殺之邪左氏以射姑殺之然殺樂者盾也射姑不殺盾而殺䢼父䢼父於射姑何慊哉射姑蓋以䢼父初比於夷臯則疑樂之死䢼父意也故洩毒於䢼父而出奔焉聖人書晉殺其大夫陽䢼父晉狐射姑出奔狄詞與義相屬罪惡昭著矣若夫左氏所謂晉侯蒐于夷䢼父上趙盾而退射姑故射姑惐而殺之則去經遠甚不可決信耳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閏者四時之紀綱聖王重之蓋異于常月故閏月則詔王居門終月蓋非閏則四時無以正萬事無以序萬物無以生差之毫末則數歲之後大冬爲大夏矣可不重乎古者天子須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及月之朔則告而行之所以尊天子之命而肅吾嗣守天子土地之心也然常月曰告朔而閏曰告月何也朔以所建之辰言之而閏則斗指兩辰之間不得舉所建之辰故不曰朔而以

月告焉若其禮則當重于常月不可謂附月之餘而忽之也文公庸不逹此以爲天無是月而弗告焉天無是月其能成四時乎可謂輕所重者矣然幸其猶朝于廟尚足以存周之遺典則猶者幸之之辭也與猶三望異矣美惡不嫌同辭學者當以義求之公穀之說無取焉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僖公蓋常伐邾取須句矣其後復歸之今文公效尤復伐而取焉僖公有善文弗率也僖公之失必履其轍吾於此尤見文之不子矣既伐邾取邑師徒亦頓弊又遂城郚文公以爲既伐邾以攘邾之邑不可不城郚以備邾之兵是一舉而兩得也其亦念兵之勞而民之疲歟況三月今之正月東作之時而奪農時則一歲之獲荒矣文公何以爲國乎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凡君卒而大夫殺非廢置之際有所不順則必不能於嗣君者矣宋人殺其大夫書法特異學者疑之蓋書人以殺大夫而沒大夫之名者惟此一而已矣即經所書之旨而言之則書人以殺殺有罪也不出其名非其罪也殺有罪而不得其罪是失罪人而誤及無辜矣故於宋書人而大夫不書之

此經之旨也則夫聖人之意凡以戒人君用刑不可不慎故古者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以告于大司寇大司寇以告王王命三公參聽之王三宥然後制刑必得其罪必得其情所以重人命以見刑非得已而用人自入於法也今宋將誅有罪而誤及無辜其輕用刑而忽人命也甚矣故聖人殊其文而書之以爲人君用刑之戒說者徒見其書人以殺則若殺有罪而大夫不書名則是殺無罪二說不合故或以爲大夫之下闕文或以爲不書名者衆也晉殺三郤陳殺二慶亦衆矣何以書名以爲闕文則苟說而不通者皆闕文也何闕文

如是之多哉據左氏之說則羣公子叛攻公且殺二公孫若然則當書盜殺或書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之文不應如是之晦也凡經之所無不必益之而後爲實惟得聖人所書之意足以垂世法乃春秋之旨耳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秦晉自殺之役至是凡五交戰而怒不釋今晉襄秦穆皆即世晉靈秦康之立可以一洗舊憾而修新好也乃今修先君之怨以爲是戰聖人惡之前日之戰伐必書師書爵書人以別其曲直而今日之戰則兩皆貶而人之所以誅其用兵不戢弊世而仇不解爲二國之患深矣爲其民者不其艱哉然是戰不書侵伐直曰晉人及秦人戰則晉爲志乎與是戰也令狐秦地是晉伐秦也不書敗而書先蔑奔秦則晉辭爲曲蔑不用命而奔敵均爲貶而晉罪爲重也

晉先蔑奔秦

令狐之戰左氏以爲趙盾使先蔑逆公子雍于秦秦以兵衛而納之及雍將至盾悔而拒秦師故有令狐之戰而蔑奔秦且晉襄之卒于是期年襄公之葬久矣豈晉至是而始謀立君必不然也且左氏初言先蔑如秦則蔑在秦次言先蔑將下軍則蔑在晉初既逆雍于秦則末必不肯將兵拒秦矣首尾

自矛盾固不足據而先蔑苟背秦約將兵拒秦則豈容復奔秦耶理無可通者皆失之誣也則先蔑之奔晉兵不直蔑懼敗死而奔敵矣無用穿鑿

狄侵我西鄙

魯有戎患而未嘗有狄患狄蓋遠於魯今狄越齊衛而侵魯其患深矣晉襄秦穆皆入于地孰能制之哉自是以後侵齊侵宋侵衛無虛歲自楚成之卒商臣不君不能深爲中國患諸侯亦少紓矣而內有狄之横諸侯何以安之君子於此不能無念於威文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諸侯會盟而不序者有矣皆前目後凡也惟文公之世盟于扈者二會于扈者一諸侯無前目之文而例不序學者之論不一今之盟說者以爲抑趙盾之抗十五年之盟則以伐齊而無功十七年之會則以伐宋而無能吾以爲不然若抑盾之抗則如垂隴之盟排士縠於下足矣何用不序諸侯不名大夫垂隴之盟在二年以爲伐齊伐宋無功而不序則晉定合十八國之君於召陵侵楚亦無功矣何以列序之召陵之役在定四年然則不序者何也公不會也或會而不至也凡國君出會必以左右史從故所會之君所謀之晝皆記之歸必飲至告於廟則登于冊書而後世得以考焉苟盟而不及會而不至則史安知某侯同盟某侯在會耶故不得而序矣史旣無其列則春秋修於百年之後聖人豈能益之哉故亦因其不及不至而直書諸侯會諸侯盟以見其怠也然則十五年十七年之盟以爲不至可也而今者扈之會公實往會何謂不至曰此則往會而不及盟也往會在魯公出則告廟而書於冊矣會盟在扈公與盟而後知某侯某侯同盟也今往會而不及扈之盟則安知所盟者何人哉故不得而序也鄬之會鄭伯如會未見諸侯丙午卒于鄵未及會也則亦不得列于鄬之會書曰未見諸侯不

得書未見某侯某侯也則夫鄭之冊書亦必書曰公會諸侯于鄬丙午卒于鄵而已不得書公會某侯某侯也此辭義之所必然豈聖人故略而不序哉蓋十二公之中庸且怠者惟文公一人期歲不雨而公不知閏月當告而公不告四越晦朔而公不視大室屋壞而公不省戚之會以救抗晉而致處父之辱逆婦之禮公所當親而微者行會盟征伐皆付之大夫鮮躬行者故春秋之世會盟不序者三惟文公而已其怠而不及慢而不至無足詫者則夫不序諸侯者非諸侯之罪公不及會與盟也不然十四年新城之盟亦趙盾主之何以復序哉則知公及其盟者無不序也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魯有徐之患久矣自伯禽受國而有費誓之師入春秋服於齊威之令而不敢仇於諸侯今霸主不作徐將爲魯患彼其伐莒蓋所以撼魯也公孫敖于是往盟于莒修僖公洮向之好在僖二十五年協謀以備徐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扈之盟晉求諸侯而魯獨後會不及其盟雖晉靈幼懦不君權在趙盾而諸侯不敢不從者霸主之

後也彼以霸主之令臨魯魯何以辭之故公子遂會趙盾盟所以蓋前日後會之愆而修新好也戚之會公孫敖抗晉侯既而公如晉蒙處父之辱而後解扈之盟公不及盟公子遂盟趙盾而遂和觀敖之罪則遂之功可見矣說者以遂盾皆國賊聖人豈與之哉國賊固在所誅而遂盾於此蓋未見其惡豈爲惡而預誅之堯不誅鯀於未用之前孔子豈欲誅遂盾於無惡之際耶今日爲善今日予之明日爲惡明日誅之聖人誅賞視其善惡而已矣則夫遂之盟實有交際大國弭兵紓患之功不可以其他日之罪而廢其今日之功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凡大夫一出而二事偶則間必書遂今公子遂前盟于衡雍至暴纔間二日矣而不書遂何也說者以反命而復出非也以職方考之衡雍及暴皆鄭地自兖至鄭五百餘里雖星言夙駕不能於二日之間往且還也然則當書遂而不書遂何哉予之也晉侯侵曹伐衛雖曰二事聖人辭煩不殺再舉晉侯所以褒之今聞不書遂而再舉公子遂吾是以知其爲予也則夫遂何功而予之蓋文公之立荒怠不君上不朝天王下不會霸主內不交諸侯外不備戎狄慢於禮而忽於事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遂之秉政責在遂也故前日盟趙盾以解其于扈不與盟之憾今復盟雒戎以遏其窺伺之謀而安魯之疆埸其爲迹則專而其舉則有功也使君臣俱怠莫任其責魯何以爲國乎此聖人異文而不書遂再舉公子遂以予之非實予之也權也然非文公之怠則遂亦爲專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敖慶父之子其專也蓋先於孟氏季氏故文公即位首會晉侯于戚及盟士縠於垂隴如齊如晉結大國之援其爲謀蓋有不可測者及六年晉襄卒趙盾專晉公子遂如晉葬襄公有以結於盾也文

公亦以敖嘗抗晉侯而致已有處父之辱故退敖而任遂前日遂盟趙盾盟雒戎文公實任之而遂亦果能紓魯之難今天王崩公乃使敖如京師弔爲秉國之權任遂而弔喪之事任敖此敖所以憤而弃命奔莒也方僖公及成風之喪天王厚之以王臣會葬且歸賵今天王崩公不能親弔而使大夫爲已非禮矣而敖且以私忿委命於草莽其君臣所以事天子之禮爲何如哉此春秋之法所不容恕也而說者乃以敖與遂爭娶于莒其事甚誣而其言甚穢且去經遠甚非君子之所欲聞也

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況無罪而殺大夫乎則司馬之見殺宜司城之來奔也然則二者均無罪乃書人以殺何邪書人以殺殺有罪也宋昭以爲有罪而殺之而實非其罪故聖人於宋書人而於大夫官而不名書人所以如其志不名以見其非罪褒貶甚著無用多惑而説者蓋疑司馬司城在春秋爲罕書或以爲僭或以爲不能其官則當書名以著貶何以猶書官乎然則書殺大夫而不名足矣何用書官蓋宋昭以司馬有罪而殺之若槩言大夫則嫌於殺司城也故繼書司城來奔以見殺司馬而司城去也昭公在位不十年而殺二

大夫逐二大夫皆非其罪(七年宋殺其大夫 十四年子哀來奔)爲其臣者亦難矣則昭公之爲人亦猜忌刻薄者歟立其朝者惴然不安其生則身蒙弑逆非不幸也昭自取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春秋書天王來求者三求賻求金不稱使皆天王諒陰冢宰攝政故不書使若家父求車則書使矣褒貶不在是所書者責諸侯不貢而致天子下求也禹貢貢金惟揚州及春秋時揚在吴而荆在楚宜三品之金不復登於王府也王府不足而下求焉其微甚矣然則責魯歟曰非獨責魯也徧責天下之諸侯不能供王之職貢也魯以兖州之貢漆絲而已金非所以責魯也然王有闕則諸侯均所當供豈必責金於吴楚哉春秋諸侯其于周室如秦越矣其肥瘠不加喜戚也至其求而後貢猶爲有饋之之助況求之得否殆未可知乎叔孫得臣如京師蓋以求金而往也雖求而往不若未求而貢然愈於求而不往如求賻求金者矣聖人書此蓋傷周道也

夫人姜氏如齊

父母存夫人歸寧常事耳何以書蓋於常之中有其故焉不可不志也文公並妃匹嫡齊女哀姜生

惡及視又嬖于共嬴生倭嬴寵而倭將貴故哀姜如齊謀于父母也其歸寧蓋有其故存焉是以聖人書之以著十八年歸齊之張本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天王書葬者五而魯以大夫會葬者二此年得臣之行與昭二十二年叔鞅如京師葬景王而已其三則不書大夫如京師不書如京師微者也天王葬諸侯不躬會之而以大夫往固爲倨矣況以微者乎然猶愈夫不會葬者矣書崩而不書葬者四魯不會也則襄王之喪公孫敖使命不至而復而復以得臣往猶爲厚于周室矣尚何責其躬行邪

孔子書之蓋不能無嘆於此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稱人以殺殺有罪也有罪而國人共殺之是亦事之常矣常事不志此何以志晉靈之立幼且不君權在趙盾凡晉之會盟征伐生殺黜陟皆盾專之以大夫而專生殺不可以訓故雖殺有罪必書然則先都何罪哉左氏以爲不獲登上軍而作亂作亂而誅又何恤焉所以書者責盾之專也春秋書人以殺而大夫書名者三先都士縠及箕鄭父與昭八年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是也晉之三大夫責盾之專陳之公子過責昭之亂皆有所謂而書不然大夫有罪國人共殺之於公議爲允聖人豈苟書之哉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春秋書夫人之行者十有二皆不至而此獨書至蓋夫人與公共事宗廟出必告行反必告至故出而不踰禮則反必以告出而非禮則反何以告之文姜哀姜之出託曰享曰會曰遜其實淫奔焉則反也何辭以告廟宜其不至焉今出姜之如齊雖曰不安於魯而歸謀於父母其實歸寧而已出而歸寧反而告廟于義無愆故告至而書于策春秋因而書之以見出之有善惡而至有告不告也于此尤見聖人書至蓋據舊史之實而見義無用鑿生危之之說也姜氏之至又何危哉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士縠箕鄭先都之黨也同亂同誅勢之必至春秋書之以見一歲而殺三大夫趙盾之專甚矣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先都既誅其黨尚何能亂叔之而責其自新可也盾必誅之盾亦知己之專而懼士縠之伍不屈於己也故寧誅之以絕後悔乎
楚人伐鄭
楚自城濮之敗不敢侵陵中夏其閒滅江滅六皆其與國於中國無損也今文襄既沒晉靈少且不君權專於趙盾盾橫逆不臣殺戮自專諸侯不咸霸業隳矣楚商臣大逆之罪晉不能問至是遂復窺中國兵行於鄭郊矣楚之進退視中國彊弱而已中國無霸主其何安之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救鄭善事也而春秋無美詞何邪王者不作聖人不得已而與霸威文既沒晉襄嗣霸已不能躬合諸侯垂隴之會伐沈之師皆大夫專之聖人惡其然故垂隴之盟排士縠于下而伐沈之役諸大夫皆書人疾之也今晉靈幼弱政歸趙盾文公不綱權在襄仲外則大夫主之內則大夫會之會盟征

伐皆出於大夫不可以訓故雖善而不予借使能服楚能得鄭外銷夷狄之患而內啓大夫之釁其得失纔相當況不能制楚而徒爲是役是有莫大之損而無絲毫之益也聖人安得而許之哉是行也趙盾實主之而聖人書曰晉人外書人則亦人內矣其爲貶可知蓋救鄭不足以爲功而實竊諸侯之柄也

夏狄侵齊

書狄患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天地君臣之象也圓者動以運方者靜以聽天地之常經也今靜而聽者反動焉是臣侵君之象也自春秋至是凡百年災異雜出而地未嘗震迄文公而有地震之變亦可以知天地之變不虛發也自文而上雖有大夫出會出盟出戰出伐而循有君命也至文之世則諸侯之權皆移於大夫而不復有君此地震之所由致也其書地震者凡五皆臣侵君之象耳

冬楚子使椒來聘

莊二十年荆人來聘書荆書人而今之聘書爵書大夫説者遂以爲進楚楚何可進也聖人抑之惟懼其横而中國受其毒忍進之以貽患於諸侯乎前日楚成雖悍其實達剛柔之權召陵之師一問則屈城濮之戰一敗則服而聖人且未嘗進之今商臣弑父與君天下之大逆彼其來聘也幸中國無霸主不能問罪于楚故因修聘問以蓋其篡逆之僭焉聖人尚何以進之進夷狄以害中國進大逆以長篡亂聖人不如是之荒也然則書楚子書椒何也孟之會執宋公以伐宋其罪何如而春秋亦書曰楚子無乃進其虐中國耶宜申謀爲不道而見殺春秋書曰宜申無乃進其謀逆耶則書楚子書椒從其國之稱書其實而已修聘問之好以

弭其篡逆之罪者楚子之眞情也然楚實僭王而書子何也自屈也彼其願交于中國因以中國之爵爲貴耳故凡書子皆其自稱其稱王者臣子及諸侯尊之也宣十八年書楚子旅卒其自赴於諸侯亦曰子惟葬則以王配謚如諸侯皆以公配謚爲蓋臣子及會葬者尊之也是以聖人於吳楚之葬不書於春秋避其號所以尊周室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成風僖公之妾文公之母於是白矣其文與惠公仲子無以異而説者以仲子爲惠之妾而至是乃以成風爲僖之母自矛盾耳子豈有先母之理聖

人不如是蓋子母之序也前日成風之薨天王歸含且賵又以王臣會葬之以妾爲正實王成之今秦雖夷狄而能秉周禮不以人之妾爲正曰僖公成風焉則康公蓋不苟狥人者也然成風之薨於是五年葬且除喪而以凶禮至是則未離乎狄也故聖人不書秦伯使某而直曰秦人而已狄之也然亦假是而知成風爲僖之妾歟穀梁所謂外之弗夫人而見正者是也公羊以爲兼之非是此特歸成風之襚爾不曰僖公無以別其爲僖公之妾非謂兼歸二人之襚也歸惠公仲子之賵豈亦兼賵惠公乎不達理而泥於文學者不取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秦晉交兵於是亟矣秦穆晉襄之沒怨既易世可以已矣而七年復有令狐之戰令狐秦地是晉伐秦也晉伐秦而秦報之辭未爲曲而聖人狄秦何也自殽之役凡六戰其兵端實生於秦今戰已亟而忿不釋今夫兩人交鬭有一人焉辭屈而順則彼暴橫者亦何以加之晉襄即世靈公稚子耳彼其修先君之怨而興令狐之師有所不足責使秦康能一言自屈曰先君既沒曷修文公之好而勿念襄公之怨乎則晉將忸怩而奉事秦秦不能慭乃責仇于孺子晉與戎而秦又報之是禍根無時而絕也故聖人舉而狄之秦固狄也從而狄之以見秦之果不足與言禮義也然而不狄晉何邪靈公不足責也不責是乃所以深責之也深責晉所以誅趙盾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左氏謂宜申謀逆而見殺所謂殺有罪矣而以累上之辭書之何穆王弒父與君而得國國人不順也則宜申之逆固宜尚何責哉使宜申而事捷則亦爲楚人討逆而已故聖人以無罪書之嗚呼春秋之旨微哉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義同二年

及蘇子盟于女栗

頃王立蘇子王之卿士而出盟諸侯是諸侯不朝而天王反以卿士求盟外結諸侯也公不能厚王室而以微者敵之嗚呼王室之微一至是乎以王臣而敵諸侯非抗也魯蓋視周爲敵視王臣若己之微者焉故以微者盟之以王之卿士不能得魯之大夫而與微者同歃蘇子亦安然受之則魯之抗也甚矣魯於天下非彊國而敢爾況齊晉吳楚

哉康王即位太保畢公各率諸侯以朝周禮也今
頃王立反以卿士求諸侯且懼其背違而求盟亦
既辱矣文公躬盟之猶爲不腆況忍以微者抗之
乎聖人于此蓋有嘆焉嘆王室之弱而諸侯之橫
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凡師救而次責其緩也伐而次善其待服也楚子
蔡侯次于厥貉何待乎睥睨中國而已楚滅江滅
六以動中夏中夏無以制之於是假聘問而以椒
使魯實窺伺也故今有厥貉之次焉說者以爲將

伐宋或以爲厥貉近魯皆意之耳前有陳鄭許爲
之障亦未遽至魯宋也然其伺釁窺隙不可不虞
既次而諸侯之師不出楚可以逞矣然亦未敢遽
侵略者非畏也蓋圖爲再舉耳其後伐麇圍巢皆
基於此中國無以制之悲夫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楚子蔡侯爲厥貉之次而郤缺爲承匡之會中國
蓋亦懼矣然文襄之没靈公不能嗣霸統政在趙
盾使盾躬出而求諸侯諸侯未必從而郤缺何爲
者哉徒爲是會外不能懾楚內不能得諸侯亦無

益矣然諸侯不從而魯獨會之魯非畏晉也蓋大
夫之專自魯始幸晉靈庸不能君霸主之令亦出
於大夫此魯所以悅從者歟彭生叔牙之孫叔
氏之祖也其橫逆始于彭生彼其會郤缺志不在
晉矣
秋曹伯來朝
諸侯世相朝禮也曹文公即位而來朝常事爾春
秋不書常事此其書何蓋春秋諸侯以彊弱爲判
不復顧禮矣聞曹文公即位而來朝未見魯文公
即位而朝曹也此聖人書之所以傷曹之弱而抑
魯之彊歟

公子遂如宋
彭生會晉而公子遂如宋魯君安在哉大夫專恣
各事大國以固私黨特假會盟聘問之行耳非實
有交隣之義也不然相聘常事爾聖人何用羨文
哉
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狄之患深矣自僖之末侵陵中國至晉人敗之于
箕其後侵齊侵魯侵宋而不敢犯晉之牧圉敗之
之力也今八年之間三侵齊而侵魯宋者各一其
可不有以制之哉叔孫得臣出其不虞而敗之于
鹹自是蓋有懼心惟十三年一侵衛而已不敢窺

齊魯之藩籬也則滅之役不惟有功於魯且有功於天下不可不錄也經曰敗狄而三傳皆謂之長狄杜氏以爲防風氏之後君長三人蓋神其事不近人情學者信經足矣無用鑿說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傳云齊附庸

郕伯文之昭也自莊八年我師及齊師圍郕郕降齊其後爲齊附庸今郕伯來奔必見逼於齊也然郕之折於齊其禍實生於魯今之奔不奔他國而奔其讎何哉郕伯於此蓋自咎其初不降魯而降齊故冒讎而來奔乞憐於魯也魯豈能抗齊而納之哉今來奔而後不知其所終聖人書之所以哀

小國之不能自存見逼而奔責魯之怯不能仗義而納之也郕伯不名無罪也非鄭突衛朔之伍也

杞伯來朝

解在允二年滕子來朝

二月庚子叔姬卒

內女之未嫁者也未嫁何以書卒既許嫁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也何以知其許嫁禮女子許嫁笄而字伯仲叔子皆字也何以書親親之義也

夏楚人圍巢

巢之爲國遠矣書曰巢伯來朝蓋古諸侯也前日楚伐麇中國不能救於是又圍巢然其端皆啓於

厥貉之次窺伺中國而得其彊弱諸侯鼠拱折縮無敢犯其鋒者於是恣毒於小國焉中國無霸主諸侯何恃哉十四年趙盾爲新城之盟諸侯不得已而從之非畏晉也畏楚也

秋滕子來朝

義同允二年

秦伯使術來聘

秦伯使術來聘說者皆以爲與楚子使椒吳子使札同義吾以爲秦非吳楚之匹秦蓋世與晉婚非若吳楚之初通中夏也則術之聘不得與吳楚同前乎此穆公之誓聖人蓋已取之而列于周書豈

至康公而始進其通中國哉說者蓋見其文與吳楚均書爵而椒札均不書氏遂類爲之說春秋安可以文類求之然則術之聘何也九年秦將伐晉則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今將爲河曲之戰則有術之聘秦晉各圖其私忿非有繫于諸侯也然晉實主夏盟秦蓋懼晉脅諸侯以濟其私憾故將有戎行則先求於諸侯以離晉之黨然則秦非特聘魯也齊宋衛鄭必皆有聘使焉聖人惡其恣忿而不懲假禮以謀人故於術去其族以示貶豈進之哉學者求其故無泥其文則經意明矣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春秋書戰必有主之者所以辯客主判曲直也秦晉之怨易世而不解聖人惡之故自秦康晉靈爲令狐之役則外内皆人十年伐晉則書秦以狄之至是又爲河曲之戰可謂亟矣故不辯客主不分曲直以浪戰目之自殽之役至此十有二年而二國凡六交兵夫有血氣者莫不有忿心忿而不懲是豺狼也人之所以異於豺狼者以其忿而能懲耳今秦晉忿而不懲俱斃而後已與豺狼何以異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若秦晉者固不可以人治之也故以鏖鬬目焉聖人所以惡二國也深矣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諸鄆莒魯之衝也十二月城諸及鄆時也得時而書譏在城二邑而且帥師蓋有其故也魯城内邑何虞而帥師乎蓋備莒耳莒與魯固未嘗有怨七年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莒魯蓋締交也今城二邑尚何虞而帥師乎徒以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奔莒敖之奔蓋不容於魯而莒容之故行父疑敖之在莒爲疆埸之患故帥師以城焉春秋書帥師而城者二哀三年季孫斯帥師城啓陽與此城諸及鄆是也啓陽之城所以懼晉諸鄆之城蓋以備莒勞民以城勞兵以備以一公孫敖而動魯國之衆敖何足誅哉不能伐莒以責敖徒城邑以弊魯蓋亦無謀矣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不書葬不會耳

邾子蘧蒢卒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義同二年

太室屋壞

諸侯不毁之廟一而魯不毁之廟二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昭穆迭毁而太祖之廟不毁成王封伯禽以爲周公主則伯禽魯始封之

祖也然伯禽之封實本於周公故魯不得不祀周公詩曰周公皇祖則魯蓋祖周公矣祖廟不毁而始封之廟亦安可毁哉魯祖周公而宗伯禽故不毁之廟有二此其制不與諸侯同其稱謂亦異曰廟曰室曰宫以别之周公曰太廟禘于太廟是也伯禽曰太室太室屋壞是也諸公曰宫允宫僖宫災是也禮曰祀周公於太廟又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此說與春秋同則知魯宗廟之制異於諸侯也今伯禽之太室屋壞文公非伯禽之子孫乎主魯之宗廟屋弊不省而至於壞焉伯禽之神靈何以安之十二公之中怠忽不君者惟文公爲甚不

告月不視朔何有宗廟故太室之祀有所不知焉聖人書之所以責文公者重矣以此防民後世猶有太廟屋壞以為積年木蠹適然而壞其欺神明而侮宗廟可勝誅乎幸唐無人而無以春秋之法責之者然亦不幸而不見正於春秋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解見下

狄侵衛

狄自鹹之敗銳鋒頓挫今復侵衛者衛逼於狄成公出會狄乘虛而侵之狄之窺伺其可忽乎書之以見夷狄不可一日不備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晉之不能宗諸侯者權在趙盾也諸侯之不肯從晉者不屈於盾也晉襄既沒中國無霸主而楚人窺伺於外伐鄭聘魯次于厥貉其為謀深矣而中國無以懾之於是伐麇圍巢無復顧忌寖寖然兵及衛鄭故衛因公之如晉而會公于沓鄭因公之還自晉而會公于棐蓋謀晉之霸也然衛鄭不敢直附晉而問交于魯者蓋以魯深睦於晉而知晉之彊弱從違之計卜於魯焉故明年而遂為新城之盟此衛鄭所以會公之意而說者予之過則曰公之信深結于晉故一出而二國附之取之過則曰公不恤國事一出而二會一盟皆非是不求其故而惑其文吾未見其得經意也公之出晉實因之而復霸諸侯楚實懼之終文公之世不侵中國則亦不為無益於天下耳故三國皆無貶辭蓋與其尊霸主以安中國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行飲至之禮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僖公之世疾于邾也深矣文公復修舊怨七年公伐邾取須句又城郚以備之然十三年蘧蒢卒則

邾復來赴邾之弱不敢為憾也至是公如晉踰年而反邾蓋伺魯之隙而伐我南鄙不知公之既至也兵未反而叔彭生帥師伐之其報怨速哉雖邾之小不宜犯大國而自取禍也然魯不取須句則邾亦未敢輕犯魯也既而會晉為新城之盟而晉人納捷菑于邾此魯謀也魯疾邾而致晉為不義之舉然晉莫魯違者以新城之會實魯致之也其事甚明且詳學者當深考之則褒貶見矣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王者不作聖人不得已而予霸今晉侯不君而霸在大夫尤不可訓新城之盟趙盾實主之而聖人排盾於諸侯之下亦如垂隴之盟排士縠于下者耳然列之於上則其罪顯排之於下則其辭順盾實抗而待之以順何邪蓋非得已也於時諸侯烏散無所宗主而楚莊方立哆然有求諸侯之志微晉之霸則諸侯一舉歸楚矣故盾雖抗而今日之盟實有補於中國聖人以順書之蓋有為而然也自衛鄭會魯皇皇然求晉晉何辭以拒之方盾有求諸侯之心特患諸侯不從衛鄭有尊霸主之志特患霸主無其人故更相求而相濟焉宜其會不

期而合也然諸侯尊霸主非尊霸主也懼楚也盾之求諸侯非求諸侯也專晉也懼楚者聖人恕之故皆書爵專晉者聖人抑之故擯之于其下然責其實則實誅盾而憐諸侯也同盟之義見莊十六年幽之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茀也茀妖氣也北斗人君之象豈妖氣所宜及之天之變不可以一二究其意聖人書之凡以警懼人君不可一日怠於德也左氏何休謬指齊宋晉之亂以為應不其固哉若曰宋齊晉之亂則魯史何為志之春秋何為書之謂之天變則諸若考其應則吾不知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彊暴所畏者天下之大義君子所疾者人心之不情以蕞爾之邾而敢抗八百乘之晉者義之所在也以趙盾之彊而屈于邾非力不勝義不勝也盾能屈于義不怙其彊亦足以為君子矣而春秋不予蓋照見其不情也且邾文公之二子世子貜且既立次曰捷菑晉出也故奔晉盾以晉之出也動大衆而納之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盾無以辭焉故弗克納而還邾之所以辭於晉盾之所以屈于

邾者皆義也然盾之意在晉而不在邾使克邾而失晉則為盾之損多矣夫惟天下之元兇必假義以濟其惡蓋取民心而立譽者莫大于知義而自反以八百乘之衆一舉而伐邾則未戰固已無邾矣然盾寧捨而弗為者以釣反義之名也受不武之辱於邾而得反義之名于天下則晉人其有不服諸侯其有不懷乎此盾之心也而說者蓋疑納而弗克納為服於義矣而盾不得褒不知聖人之所以誅盾竊君子之名而文小人之計也故曰晉人為公羊乃以為郤缺于時晉權在盾使郤缺在行則亦盾意耳左氏事實為詳且先于二傳吾從

左氏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公孫敖如京師廢命而奔蓋已絕于魯矣今死于外魯何以卒之敖雖自絕而魯不得而絕之也三家子孫至文公始著敖慶父之子孟氏也敖雖奔其二子文伯惠叔固仕於魯魯雖欲絕其臣二子豈能絕其父哉叔牙雖鴆而公孫茲橫于魯慶父雖縊而公孫敖仕于朝今敖之奔其罪輕于叔牙慶父文公安得而絕之彼二子立於朝則父之死子得無言乎此敖之卒于齊雖得罪而魯人卒之且請反其喪而葬之非魯之恩也勢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春秋書弒君之賊自僖以前則皆去族及僖十年里克之弒則不復去族矣蓋奚齊卓子皆非所當立故於其弒也誅之輕輕誅里克所以重責獻公也至公子商人之不去其族則非克之比所以誅商人者重矣蓋自文以下諸侯不綱政在大夫簒弒之源所由起也故自商人而下則例不去族蓋以不誅誅之也春秋書弒未踰年之君者二晉之奚齊與齊之舍是也奚齊書殺其君之子而舍書君是乃春秋之法也奚齊庶孽獻公殺世子而立之門人不君也故以君之子書舍齊之嫡長昭公辛國固其國也雖未踰年齊人君之矣故以君書春秋于此誠輕重之權衡也歟

宋子哀來奔

諸侯之大夫來奔者凡十竊邑來奔者三皆斥而名之或罪之大者去族以示貶而宋子哀之來奔獨字而不名此非名字之辯無以識其褒貶者也宋昭無道即位之初首殺大夫殺司馬逐司城立其朝者惴惴然朝不謀夕有樂豫之賢而不用有公子鮑之能而不使果不足與有為也故子哀見幾而奔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孟子予之則子哀於春秋亦在所予也是以書字以別之黎

錞疑其不書氏則以為宋公之子如子同子糾之類孫復則以子為宋姓哀其名也皆穿鑿爾春秋固有不書氏而字者如紀子帛王人子突皆字也何獨於子哀而必其書氏哉子同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故曰子未誓故不曰太子子糾則在喪之稱與子般子野同不可援以為說若孫復之說則尤疎矣諸侯同姓之臣則稱族公子公孫是也異姓之臣則稱氏高氏崔氏是也未有從國之姓惟婦人則然姜氏姒氏之類是也豈可以子哀為姓耶春秋之臣非暴橫以侵官竊政則諛佞以持祿保寵彼視權利為外物以富貴如浮雲者蓋難其人

則子哀之去非字無以旌之故書曰宋子哀來奔焉所以別其他之來奔者以著善惡焉安用鑿說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齊商人弑其君舍而單伯如齊舍故也舍既死矣單伯如齊何益哉言叔姬也舍魯之甥叔姬之子子弑母何以安於齊子卒則姜氏歸如齊舍弑則叔姬歸于魯亦勢使焉爾然齊尚何辭以執單伯及叔姬哉夫盜曰穿窬而人以盜目之則莫不攫然而怒以為汚己也舍之死商人豈直曰吾弑舍哉必有以文之商人文之而單伯正之叔姬質之此單伯叔姬所以見執也嗚呼商人執單伯猶曰

執行人焉而執叔姬其惡甚矣舍之母是亦商人之母也弑其子而執其母是商人自執其母也其惡薰炙天地矣聖人再書齊人其貶為何如不曰及子叔姬嫌于淫也公穀以淫目之不達經文不探事實妄疵人矣諸儒從左氏以單伯為王臣至是鑄漏穿穴敗不可補必欲以巧辭文之敗而不悔必怙其失諸儒不足攻而吾疾其黨私說以亂春秋也聊一言之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陳恒之亂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商人之逆晉以霸主固所當問旣而單伯叔姬復蒙執辱魯以季孫行父如晉則晉不為不知矣而卒不能一出以正齊之罪蓋晉政在趙盾盾方有是謀其肯傷其類乎宜行父之出為虛行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宋昭不君諸侯弃之惟前年同諸侯為新城之盟未嘗有一介之使交於魯也今司馬華孫惠然來盟何哉蓋前日子哀來奔以不義昭公而出宋蓋疑子哀之在魯有以間宋魯之好而魯亦有以議宋也故司馬華孫因是而求盟使其平而修好則聘問足矣何以盟為盟必有所不信而後質之於神也春秋外大夫來盟者四鄭語衞良夫皆書使

惟齊高子與宋華孫不書使非君命也已專盟也專盟則宜有貶辭而高子書字華孫書官何耶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高子成齊侯之善而能定魯難華孫能掩昭公之惡而銷國之虞皆有功于其國故聖人特異之高子以字書予之也華孫以官書貴之也况司馬掌兵之官不觀釁要功以謀利于己而息兵修好以圖利國此又非武夫之所能也宜其見褒於春秋焉三傳紛紛之說吾不欲觀之

夏曹伯來朝

吾嘗辯左氏以傳聞之說附會以解經吾於莊三

十二年城小穀既言之矣今此一事尤爲附會而不與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令諸侯三歲一聘五歲一朝左氏於此見曹伯十一年來朝至是又來朝適當五歲之斯遂曰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考於禮則諸侯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也無五歲再相朝之禮五歲再相朝文襄之時左氏見子太叔之言遂以爲古之制則尤爲附會而不通觀乎此則左氏又近乎淺陋不學者不知果丘明與否也說者以爲非丘明其或然歟無乃戰國之士託丘明以傳其學歟何如是之疎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義見莊公二十五年

單伯至自齊

單伯天子之卿而魯至之從左氏而不悔者吾欲聞其說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蔡自獻舞入楚其後常役於楚鮮歸中國矣齊威之霸侵蔡蔡潰然其後卒不得蔡中國會盟蔡未嘗與也宋襄之敗蔡從楚以陵中國至晉文敗楚而後來歸故踐土與溫翟泉之會蔡皆與之晉襄嗣霸威令不能懾楚蔡復爲楚役者十五年于此矣今趙盾爲新城之盟諸侯從之而蔡獨不至此郤缺所以有伐蔡入蔡之師也然霸主能服楚則蔡不伐而順蔡制于楚久矣叛楚則楚兵至蔡豈甘爲左衽哉弱不能自立視晉楚之彊弱而已故雖齊威之霸蔡不會不盟威公亦置而不問恕其不得已也今晉固不足以制楚近而陳鄭尚虞其叛安能得蔡故中國彊而楚懼則纔侵蔡而蔡潰中國弱而楚彊則雖伐而入其郛蔡且不服勢使然也既伐而蔡不服郤缺固宜自反矣而又入其郛肆彊暴以扼小邦蔡固弱也晉懼楚而不敢犯晉何彊哉懼大扼小而區區圖霸吾見其踈矣

秋齊人侵我西鄙

商人大逆無道弑舍而執其母又執魯之行人亦可以已矣今纔釋單伯而又伐我西鄙嗚呼春秋之公義汨喪齊之罪諸侯不討幸也而反怙逆以伐人可勝誅乎微春秋亂臣賊子何懼哉

季孫行父如晉

前日齊人執單伯及叔姬行父如晉晉必有以詰齊也故釋單伯今齊人復侵我西鄙行父再如晉魯之所以求於晉者以晉爲霸主也晉之復霸文公與有力焉宜行父夕至則晉兵朝以出矣而晉

實緩且懈非懈也忌也趙盾謀爲不順而未發也使今而伐齊則異日齊必伐晉矣況中懷逆而外嫉人之逆故有所忌而不發焉雖然魯豈知盾之有是心哉行父之行求霸主而已庸知其他然盾內旣自忌則行父雖慟哭於庭晉兵不出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魯以叔姬之故求于晉者凡再今扈之盟晉爲魯而合諸侯也爲魯合諸侯而公不會故曰諸侯盟于扈魯知其盟而不知其所盟者何人故不可得而序也不序之義愚于七年扈之會旣言之然晉爲魯而爲是盟將以謀齊也則公當會之而公之

不會吾知其心矣蓋以責晉國而圖齊也魯以行父如晉求以治齊晉旣諾矣使魯合諸侯而會之則齊之憾魯必深故魯知晉人之會而不與焉使若權出于晉而魯不知也然晉亦安能無故貫憎於齊而甘受魯之責已哉此扈所以徒盟而卒不能治齊也然則致扈之盟者魯也致晉之無功者亦魯也君子不可以責晉而舍魯將以治齊而移怨于人收恩于己文公爲計則善矣趙盾豈無心哉盾之姦詐墮此計也扈之盟文公以不會爲智而吾以不會爲愚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春秋書內女歸者二郯伯姬杞叔姬直曰來歸罪在己也故以自歸爲文子叔姬書齊人來歸者罪在齊也故以齊人歸之爲義齊人弒其子而絕其母不道一至此哉書齊人誅之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單伯至自齊齊人侵我西鄙今齊人歸子叔姬齊人復侵我西鄙齊人釋單伯及子叔姬不爲過而更以爲賜耶歸吾人而伐吾國必有以責賂也曰吾歸爾人而爾不吾賂是以稱兵於魯焉且侵魯猶可也曹何負於齊哉徒以曹伯嘗兩朝魯爲魯與國也所謂小人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商人

之滔天也極矣盜之爲盜則亦內慊于心假義以文其惡而期免于禍商人歸惡于孩豚焉宜其不旋踵而取禍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魯之爲齊弱久矣齊辱吾甥執我叔姬辱我行人魯不敢犯齊怒兩告乎晉晉不能直也又再侵我西鄙魯固畏齊故扈之盟公不敢會者有以哉今齊將與平實魯之辱也公懼不能躬行而使行父會之齊蓋憾行父兩如晉以謀齊也故托以抗以弗及焉其實非也前日兩侵魯蓋以責賂不至今又有行父之憾焉故外責賂而內實憾行父彼託

卿之不會公侯者固辭也旣而及公子遂盟于郪丘則知今日之弗及盟非謂抗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文公不君怠弃國政六年閏月不告朔以閏爲歲之餘尚有辭也而一年之閒四不視朔獨何辭哉傳以爲疾非也昭公如晉至河乃復春秋固未嘗諱疾也此不書疾何以知其有疾無疾而不視朔非怠而何古者天子頒朔於邦國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朔朝廟則北面拜受而行之所以尊王命也今四不視朔則亦不朝廟矣上無王下無祖文公之爲君蓋可知也故太室屋壞有所不省諸侯會盟有所不與十二公之中荒怠不綱無若文公而魯失政自是始其後不復視而子貢欲去餼羊春秋首惡於文公宜哉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行父及遂均大夫也前日卻行父之盟以爲抗而今日及遂盟以爲順吾所不曉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今日之盟是則前日之弗及非也商人必居一於此矣陽穀之會齊非不欲盟內則憾行父之謀外則責魯人之賂今遂于齊無慊而賂且至庸恤夫抗哉魯雖以微者敵之商人甘心焉嗜假禮以責賂託義以責仇仇旣斥而賂旣至禮

與義復安在哉吾因是知商人眞小人也雖聖人制禮義不以責小人吾疾其假禮義以濟姦也故暴其惡以明春秋之法云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聲姜僖公夫人文公母

毁泉臺

泉臺之毁是乎非乎曰先君築之是則今日毁之非先君築之非則今日毁之是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皆在其國之都分至啓閉登觀臺以望雲物以爲水旱災祥之備莊公去國而築臺于遠是厲民以爲樂也烏得爲是今文公毁之而爲先君滅惡是孝之大也何得爲非說者皆曰毁之以揚先君之惡不若勿居而已愚以爲不然所貴乎孝者以其能銷先君之惡而成其善豈苟忍其惡而遂其非乎動而非禮人不能改則天必禍之莊公丹桓宮楹刻桓宮桷子孫不能改則桓宮災夷伯陪臣而立廟子孫不能毁則震夷伯之廟與其毁之于未然上弭天譴而下息人謗孰愈乎得禍于天而垂惡於萬世哉則泉臺之毁愚竊以爲是也雖然文公固非特立不倚之君而泉臺之毁近乎斷而有識者不可以庸而廢其善故聖人不略而書之以見春秋之法無私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莊之圖霸其爲謀深矣成王穆王將求諸侯則直與中國爭鋒伐鄭伐蔡伐陳以屬于苑夏之境今莊王之興乃西連巴秦繞出周晉之後西南旣合而北趨晉則中國諸侯在其掌握矣况秦於晉爲世仇秦得楚則晉能無懼乎彼其滅庸爲蠶食之計志不止于滅庸也嗚呼夷狄之謀如此中國何以待之晉靈之庸不足與也趙盾志在圖逆無心于諸侯威文不作吾竊爲諸侯懼之夫子書滅庸之事蓋有嘆也舉皆人之以抑其暴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稱人以弒失賊之辭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衞人陳人鄭人伐宋

宋有弒君之亂晉率三國伐宋得討罪之義矣而春秋反貶之何哉宋之弒君以公子鮑之得民奉以爲逆也今諸大夫伐宋卒立鮑而還則安在其爲討罪哉成宋之亂而已且當是時晉之大夫已萌逆謀彼其率諸大夫而問罪于宋是乃所以自伐也宜其徒爲是行以責討逆之名焉非心於治宋也嗚呼以亂濟亂春秋之時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

諸侯盟于扈不能治齊也則齊侯侵我西鄙君子以爲不義而人不治之則益其　心故待小人之法非勦而絶之不可也商人固知魯之所恃者惟晉而晉非獨不治齊且不治宋矣是晉黨逆之迹暴于天下也魯復何恃哉知魯之失所恃故反加虐之以挫其報怨之鋒噫魯固弱矣齊之惡日長日炎天地能容之乎此所以不免於禍也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郪丘之盟得賂而盟之其亦甚矣口血未乾伐我西鄙彼猶曰魯以大夫抗已必得公盟之而後已故爲穀之盟且誠心釋怨則一盟足矣何以屢爲小人之情猜忌自疑猶以未得公盟爲不信也故必彊公而盟之今旣及公盟矣魯無足疑者而不知郪歟之議其後也

諸侯會于扈

秋公至自穀劉諸侯不序欲治宋而後不能也

前日兩盟于扈公不與焉故不列序說者猶或疑之觀今日扈之會則公之不與也審矣六月公及齊侯盟于穀及秋而後至則扈之會公何暇會之哉公不會則勿書可也此何以書穀之盟不當盟而盟扈之會當會而不會不當盟而盟之者忍怨以自辱也當會而不會者弃義而從仇也諸侯之

會所以治宋也公不會諸侯而反從齊盟公之爲人不其左乎見辱于齊非不幸自取辱也使從諸侯爲扈之會諸侯黨于魯則齊亦安敢犯魯哉乃背諸侯之義而從齊之仇是以聖人惡之書公及齊侯盟于穀而諸侯會于扈以著公之失所從也聖人之意蓋可見矣

冬公子遂如齊

背義事仇吾不知其益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天子諸侯尊卑雖異而均有南面之權權之去就顧所操如何爾是故古先哲王秉之以乾剛則權

常在已而無倒持鏌鋣之患夭反剛則制于陰君反剛則制於臣魯三家之橫始于文而成于昭吾嘗論之以爲魯之權去公室文公之罪也三家子孫雖自僖公而僖之世固未嘗敢專也至文之世孟氏則公孫敖爲戚之會垂隴之盟叔孫氏則得臣會晉伐沈敗狄于鹹季氏則行父如陳如晉帥師城邑東門氏則襄仲見于經者凡九非會則盟非盟則如非如則伐其橫尤甚于三家故魯之受其禍尤速然極其源若非文公怠懦不君則大夫亦未遽專也即位之初霸主之會鄰國之好未嘗親之卒以大夫往閏月不告月常月不視朝怠惰昏庸不出寢門何以爲國宜諸大夫互結私援外事大國內懷國人而自封植公室寖弱而權移于人也一身未瞑二子爲戮妃妾不能相保東門氏叔氏季氏爭結于齊反戈內攻戕其冢嗣辛周公之靈未泯魯之宗社未遽勦絕然乾剛之權自是下移終春秋之世不能復收而魯遂以微則文公之責不可逭也春秋之作聖人爲內諱惡雖大夫之橫見于經者詳矣而文公之罪聖人不能盡其辭愚故論之以伸春秋之法而垂後世之鑒云

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稱人以弒君無道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嗚呼禍之將成也亦莫不有機仲遂懷不順之謀內無所畏獨難于齊而已何則文公一子惡及視皆齊出也恭嬴嬖事仲遂然宣公雖長而庶恭嬴雖寵而妾殺嫡立庶黜妃事妾固不甚難而哀姜齊之女而惡及視齊之甥也一動則齊兵至矣今商人無道齊人弒之齊之惡適與仲遂不約而同同惡相濟固其宜也故惠公雖立亦懦懦耳何暇庇姜氏而全其甥乎故遂及得臣還自齊而惡及

視一夕而斃嗚呼凶謀之必成蓋內外之惡適相濟矣使商人不死則遂及得臣雖並軌如齊未必集也悲夫

冬十月子卒

子卒者公薨之異名諸侯在喪稱子未踰年不得書薨內不書弑書薨而不地不葬則知其弑矣今子卒亦不地不葬是乃書弑之文也遂及得臣如齊而子卒子卒而夫人姜氏歸于齊其義隱而顯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內夫人以罪出曰孫夫人孫于邾是也無罪出曰

歸夫人姜氏歸于齊是也公子遂弑惡及視子既殺其母安乎不安而歸固宜或者責宣公不能奉其母彼烏可責哉使宣能奉之姜氏忍受其養乎然二子之殺齊實與聞彼其歸齊固亦未爲安也人之不幸有如是哉嗚呼悲夫

季孫行父如齊

惡視之殺仲遂倡之而魯之諸大夫均與其謀三家之中叔孫氏則得臣同如齊季孫氏則行父亦如齊惟孟氏則公孫敖奔而死於外二子文伯惠叔未秉政也前東門氏叔孫氏並轍如齊以成子卒之謀今季孫行父如齊致夫人而絕之懼有所謗也一殺其子一絕其母大夫之橫逆一至是哉然而致是之禍者文公胎而成之也既往不咎尚何尤之後之君宜鑒哉

莒弑其君庶其

稱國以弑衆也諸侯君國子民而衆以爲非則其無道也可知矣

右文公盡十有八年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九

左綿 趙 鵬飛 企明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故不書即位而宣書即位義同允公然允之弑隱也允實與其逆而遂之弑惡也宣不與焉此所以不去王以别輕重也覽觀乎此春秋之旨微哉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諸侯娶元妃以奉宗廟非苟結私黨以濟其惡也弑太子立宣公絶姜氏皆仲遂與共嬴之謀今謀既濟矣獨慮姜氏在齊有以謀魯也故宣公即位

坐席未温而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其爲謀不其迫哉蓋齊惠亦負篡弑之惡故不暇責魯特患姜氏有言於惠公也今既逆齊女而歸則惠益親魯姜氏有言惠有所不信爾故得婦姜則宣公之位定共嬴公子遂可以高卧無虞故聖人書曰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書公子遂是娶齊之謀本於遂也書婦姜誅共嬴也婦者有姑之稱姜氏既絶而歸齊婦安得姑書婦姜所以見妾母專政而娶齊之謀遂與共嬴同之也顯則誅仲遂隱則誅共嬴吾是知春秋之旨不可以淺淺求之而說者譏公喪娶且不親迎失禮而已春秋豈責禮於弑逆之人哉直探其心而誅之然後爲得其罪

夏季孫行父如齊

拜成婚也前年夫人姜氏歸於齊季孫行父如齊今夫人婦姜至自齊季孫行父復如齊前日絶其姑今日賀其婦婦姑均齊女也姑惡視之母則絶之婦倭之夫人則賀之倭諸大夫立之也惡及視諸大夫殺之也殺者絶而立者賀其爲謀皆出於大夫大夫之横一至是耶魯固無君矣齊侯之爲齊侯其亦有心腹腎腸乎欲絶者聽其絶欲賀者聽其賀均齊之女耳哀姜何不幸而婦姜何幸也

聖人書之不苟誅魯亦所以責齊矣齊豈不知其故哉蓋同惡相庇雖知其見侮而莫敢詰也左氏以爲納賂以請會且既會而後取濟西田苟先納賂則既會之後安得濟田之賂也不求其故妄意之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春秋諸侯禮樂刑政動擬天子不知其有勢不可得而擬者亦彊爲之吾竊嗤其然古者大夫命於天子春秋之世自命矣大夫有罪寘之司寇春秋之世自殺矣命大夫殺大夫猶可爲也而放大夫諸侯豈得爲之天子四海爲家大臣有罪而法不

至殺則放之于荒裔措諸惡地而俾之自新舜放驩兜於崇山是也晉諸侯爾越晉境則為他國安得荒裔而寘之今放之于衛衛鄰國也使甲父而賢則是借賢於人若其不賢則衛安肯容之晉放之而衛釋之晉何以責衛哉衛豈晉之荒服乎古者大夫有罪則待放於境待放者去之別名也舜放驩兜放之者置之別名也今甲父不待放而君放之是置之于衛也若曰無去是云爾衛非晉地安保其無去是哉此諸侯之謬政而可笑者春秋書之以著其僭且謬也以殺大夫之例求之則稱國以放放無罪也甲父之無罪不可得而知而左

氏以為河曲之戰不用命且河曲之役於今七年矣豈至是而後責其不用命耶無其事實而彊合附會甚矣曰放無罪足矣不必問其故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平州之會齊志也左氏以為定公位且子卒而姜氏歸則宣既立矣改元即位又娶於齊行父且如齊拜成婚則公之定位已久何至是而後定哉齊惠蓋以宣之立皆齊之賜也故為平州之會要公而責賂為允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鄭志也宣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齊人取濟西田齊志也其文義自相屬左氏徒見行父如齊在未會之前因以為求定公位不知行父如齊拜成婚爾何與於今日之會哉今日之會齊要魯以求賂也與會鄭伯之意同平州齊地豈魯會齊不即魯地而即齊耶即齊地則齊為志也審矣

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公子遂如齊致賂也魯致之而書齊取齊欲之也齊惠之罪實與魯均尚何辭而胥魯責賂哉徒以惡視之死出姜之歸有以負齊也既為平州之會而取濟西田則出姜之恨無以伸惡視之冤無所訴反親怙讎貪利黨逆凡以輔篡逆之勢結不義之援而已內固私黨外得重賂是二利也宜齊惠

樂為之而不顧死者之冤生者之恨也魯挈田賂齊而免討逆之兵成婚姻之好是亦兩得矣齊有二利魯有兩得所獲略相當然出姜二子何負於齊周公疆土何輕於魯哉王法不行齊魯不勝其幸爾不知百世之後有春秋之法也書曰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齊人取濟西田其姦心惡跡可逭乎

秋邾子來朝

滕子朝允公說者以為朝弒君之惡而貶書子今邾子朝宣公亦弒君之惡何以不貶書男乎吾以是知滕子自貶之說於是有據邾自僖文之世屢

爲魯所虐至是因宣公之立而求成焉故來朝然十年而公孫歸父伐邾取繹春秋之世小國之事大國蓋亦難矣朝亦被兵不朝亦見伐一啼其欲則兵甲從之豈特邾乎滕杞小國皆然矣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楚莊眞天下之姦雄也其爲謀非暴横陵虐而取諸侯蓋亦達天下之勢以漸而蠶食者也吁可畏哉前日滅庸之役首結秦巴以侵中國之西今日侵陳侵宋又結鄭以侵中國之東未得秦巴則不及庸未得鄭則不及陳宋必秦鄭既服則東西之勢合羽翼之謀成而後趨中國觀諸此楚之爲謀

非淺淺者初不見其伐秦伐巴而已秦服不見其伐鄭而鄭服其爲政必有假仁仗義而懷秦鄭巴人之心者吾竊爲中國懼晉靈不君趙盾方有異志諸侯何恃哉彼雖救陳伐鄭能挫楚之鋒乎宜楚莊得以成其霸也然所以成楚之勢者鄭也故貶稱人

晉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以大夫而尸諸侯之事春秋無貶詞蓋霸者不作楚方跋扈不得已而與盾也盾不救則陳宋爲楚矣然書救陳而左氏以爲救陳宋諸儒沿之以爲闕文非也此又左氏附會意陳宋均受兵盾安得救陳而不救宋也此蓋意之而妄加其文耳且楚之伐宋必越陳而後及宋故救陳則宋自解何用分兵而兩救哉然則此盾之謀歟非謀也勢也左氏不達勢而謬生救宋之文諸儒從之誤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趙盾救陳未返而次于棐林四國之君會之伐鄭然救陳書盾而伐鄭書師何哉是則春秋之法也救陳者盾一人而已不名無以知其爲盾伐鄭者四國諸侯會之以一大夫而主四國之君不可以訓故書曰晉師不以大夫抗諸侯也然則貶盾歟曰不可得而貶爾變文書師所以予其救中國之

功不斥書盾所以存君臣之義楚勢方張中國無霸主諸侯不相爲用則折焉而爲楚矣幸盾能修文襄之緒而救陳伐鄭焉必責正義而誅之則諸侯何所宗中國何所恃哉故不得已而予之然直以四國之君而會晉趙盾則君臣上下之分無以立故變文而書師焉權以與其功正以定其分權正並用而春秋之法存乎其間愚因是而知春秋非聖人不能修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穿盾之黨也彼見盾執國權主諸侯而已無寸功焉以爲秦於晉爲世仇也於是帥師侵崇崇秦之

與國也侵崇無損於秦無益於晉所以然者蓋無事生釁以立己功也立功所以媚盾而固其寵焉宜其見信於盾而成其弑逆之惡也要功生事之臣果可親乎

晉人宋人伐鄭

前日伐鄭書師善其救中國也今日伐鄭書人惡其不能服鄭而徒弊中國也服鄭之本在德其次莫如力趙盾何德以服人哉而力又不足宜鄭人望望而去之何以伐爲伐之卒不能得鄭而爲宋生敵故明年有大棘之戰而華元就獲者晉之罪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大棘宋地鄭伐宋也鄭伐宋而以宋主之春秋被伐者爲主例之常也楚未嘗伐鄭鄭穆無釁而從楚晉再伐而不反固已悖矣今乃爲楚伐宋附夷狄而戕中國可勝責乎然伐宋者楚也楚子不出責勝於宋而能敗其師獲其將者楚之力也然則鄭用楚師何以不書以蓋楚畀之非鄭以之也故以鄭自將其師爲文然揆其力鄭必不能獨敗宋師而不賴楚春秋書獲者七惟哀十一年獲齊國書與此獲華元書敗績蓋兵將俱沒也華元兵敗身獲而無貶辭傷其力不敵而責晉之不救也書敗書獲甚楚鄭也然歸生有今日之功而鄭靈受異日之禍戰功何足多哉戰功者横逆之階也則鄭之勝而得禍不若宋之敗未必不爲福也華元之敗不失爲賢大夫聖人傷其敗而無貶辭信乎聖人之門不道戰功也

秦師伐晉

秦晉自河曲之戰於今七年無疆場之虞蓋亦厭戰爾趙穿邀尺寸之功無釁而侵崇無損於秦而犯秦怒秦於是有報怨之師書秦曰師曲在晉也伐者問罪之名侵者剽掠之計以剽掠待晉而以

問罪待秦聖人之不與晉明矣於時秦蓋睦於楚幸秦不連楚而伐晉使秦楚共而爲是謀晉其殆哉初而侵崇不徒無損於秦且何益於晉而今日受兵晉能無傷乎是穿結虛怨而晉受實害也穿之罪不勝誅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大棘之役晉視宋若秦越而不加救援兵敗將獲亦云傷矣今乃區區摟三國之兵以侵鄭豈能克鄭哉徒衆宋人慟哭之請而慰其敗衄之傷也于時趙盾逆機發在旦夕何暇爲諸侯謀然聞其傷而不加恤則懼諸侯有離心逆機動則四鄰合而

捉己也故爲黽勉之行侵鄭而已何名爲報大棘之辱哉聖人疾之貶而書人不可謂將卑師少也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皐

春秋之作凡以暴天下之隱情而誅亂臣賊子之心也若夫善如顏閔惡如桀跖婦人孺子皆判其是非何賴夫春秋趙盾之弑君藏姦匿謀其狀甚晦不惟當時惑之後世有所不白學者不信聖人而信淺丈夫口耳之論更以爲賢吾所不曉且弑君者趙穿而春秋書曰趙盾聖人豈以弑逆之罪誣君子乎弑君者穿之手而盾之心爾盾將弑君而假手於穿穿盾之手也受盾之賜則惟所驅之

是亦鷹鸇之用爾彼欲得禽者豈鷹鸇哉捨盾而治穿穿固受惡無辭而盾之姦得爲君子春秋豈不失賊乎書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皐窮惡之首而誅其心也以此防民後世猶有假手於人以行其簒逆之心如司馬師之用賈充者且高貴鄉公之弑實賈充成濟手刃之陳泰請殺充以戒惡而師不忍其事與盾之不殺穿者何異後世其亦指賈充爲弑君而以師爲賢哉說者乃曰盾爲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以是得弑君之罪且裴度相敬宗當國秉政於時蘇佐明弑敬宗而立文宗度不知之非獨不亡亦不討賊後世其亦指裴度爲弑君可乎聖人不責人於無心苟無是心而妄以其罪加之是誣人也雖羅織之吏有所不忍而謂聖人爲之乎趙盾弑君其罪既白學者胡爲廢經任傳妄以賊爲賢耶吾援魏唐之事非以證經也古今固殊而人情則一以後世之事而酌古人之情則趙盾之情見矣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魯之僭郊天不從而人不允魯必爲之郊牛之變皆天示之譴也卜而不從者四鼷鼠食牛者三牛

口傷者一有變而不郊者四猶三望者三免牛者一免牲者二禮不中節人鬼不享況上帝乎魯不自咎其僭必將用之凡郊之不從牲之變故皆非人力所能爲也且鼷鼠食牛豈人所能治皆天殃也而說者責其養牲不謹是責罪於庖人而辨借於魯侯也不惟失人之意且違天意矣今郊牛口傷而改卜牛是宣公不識天譴而猶改卜也牛又至於死則天意不欲魯郊審矣不郊而猶三望是不僭於天而僭於地天地豈有異理天所不享地安得享之左氏曰不郊無望可也是爲得之餘義見僖三十一年

葬匡王

四月而葬非禮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夷狄相攻中國之幸也而陸渾在伊洛之間逼近王城楚於陸渾無絲髮之憾莊王之兵非疾陸渾也蓋將撼周鼎焉嗚呼莊王於是蓋未離乎夷也霸業以尊周爲義舍尊周無以令諸侯而莊王首犯天下之忌其不能霸諸侯而徒爲戎首無足怪者彼其假伐戎之名以窺周室宜得重貶而今書楚子何哉曰書楚子所以深誅之也苟夷狄而爲是舉聖人豈責大義於夷狄哉將以不治治之矣楚本鬻熊之後而莊王楚之賢君也宜少知大義而反干犯上之誅故書曰子若曰五等諸侯而爲是舉蓋以中國之法誅之也若然則春秋之法安可以例求之

夏楚人侵鄭

霸者之服諸侯德義而已莊王之興兵未嘗及鄭而鄭歸之今伐陸渾之戎而觀兵於周所履不正而爲謀不順晉亦未嘗偪鄭而鄭叛楚歸晉則信乎德義者霸主之基也既以不義而失鄭矣乃區區以兵侵鄭君子不以爲責叛是侵掠中夏而已故曰楚人侵鄭書人書侵其誅楚之法重矣

狄赤狄侵齊

僖文之世歲有狄患至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之於鹹狄患頓息狄衰而赤狄興焉赤狄隗姓潞甲及留吁皆赤狄也其種類實繁今其侵齊始見於經周襄王政不綱夷狄雜處中夏其患既久固不能驅而出之四海之外也然有霸者作順則撫之逆則滅之俾不爲諸侯之患足矣今晉政内亂赤狄陸梁於東楚人跋扈於西晉不能治也彼其侵小邦猶曰蜂蠆而已今直犯大國其可忽乎彼蓋以齊負弑逆之罪蚍蜉蟻子均可以撼搖之故肆其封豕長蛇以蠶食焉二年之間而兩侵齊境齊何慊於赤狄哉徒以西鄰於赤狄而且負不義之愆也嗚呼不順之人雖夷狄得以藉口而陵之況鄰國乎雖然赤狄之患亦不可長也

宋師圍曹

棐林之會宋曹同伐鄭閒一歲而宋師圍曹宋曹之憾無問其故而晉之不能輯和諸侯審矣今内有赤狄之患外有荆楚之彊諸侯惟締交一心協力而抗之然後得以少安今内自生敵國諸侯交惡而志不一此楚人之幸而中國之憂也彼宋曹不憂乎外而交爭於内是自危也楚人不乘隙而爲卞莊子之計幸矣然聖人書之非苟責宋曹實

罪晉也晉能宗諸侯則宋曹無今日之圍矣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葬不月闕文也安有丙戌卒而丙戌葬無是理矣諸侯五月而葬今十月卒則葬在三月之間爾鄭之速葬者歸生之謀也歸生將不利於嗣君故速葬而成其逆焉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平非齊魯之所宜與也齊惠魯宣何人哉己不自揆而責人以平君子哂之周禮有調人諧和萬民之難合方氏除邦國之怨惡則平者固君子之事

也惟義故能平人之不義已爲不義之渠何以詰人之不義哉莒郯有疆埸之怨能直己而平之二國何辭而不屈惠宣負大逆之名於天下小人恥之冒靦顏而平莒郯宜莒郯之不肯也今夫市有兩人鬬盜攘臂而解之彼有死而已豈能服於盜哉盜不解鬬將自止盜而解之是激兩人之怒而益其鬬也盜旣解而不止則亦莫不怒因奮擊而攫其金焉是盜之常情爾惠宣之平莒郯何以異此莒人不我從因伐莒以取向初以義平人而以利終之則其初果誠於義哉小邾射以邑歸魯魯使大夫盟之辭曰使子路約我無使用盟夫不信歃血之盟而信子路之一言以子路之義存焉爾故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歟兩怨相讎能以片言折之者惟義而已推子路之義居莒郯之間莒郯將拜伏聽命之不暇尚安有不肯之違哉彼惠宣均不義之徒宜其不能平二國也然莒不肯齊不伐公獨伐之蓋主是平者魯也宜恥於不肯則不能無怒故因伐而取邑焉則其惡尤出齊惠之上信乎其爲宣公也春秋諱內惡而此辭煩不殺略無隱避之文聖人於此蓋誅之重矣向在莒魯之間隱二年莒人入向向遂滅地屬莒至是爲魯所取焉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春秋書弒逆之事罪惡有輕重覩文生義聖意自見而學者癖於左氏以其辭艷而富事新且奇多叛經而從之吾不惡其喜新奇而患其失聖人之旨而逸罪人則春秋之法不著於後世也如趙盾之事旣不可信彼亦自疑其不信也於是託仲尼稱董狐之直以實其說使其說之近義雖不假聖人而傳若其非也雖冒以堯舜文武之所爲識者必將辯之而況託爲傳聞之論乎歸生之罪在所不必言而左氏載食黿之事其跡甚誣世豈有一

饌之隙而謀弑君哉不經甚矣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學者不以經而學經乃信口耳浮華之論此吾所以辯之也

赤狄侵齊

義同前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公七年之間凡五如齊公之立雖齊之賜今位既定矣齊固無德於魯也何求於齊而屢朝之蓋平州之會齊人求賂魯割濟西田久在齊則齊豐而魯瘠魯固弱於齊也今又失是田則何以爲國乎

故屢屈而朝齊者請是田也十年濟西之田歸而齊侯元卒公復如齊拜田且弔焉頃公即位則公不復如齊矣用是知公之五如齊凡以爲是田也屈己以賂之折節以求之以已不正而已宣公以位爲榮吾見其以位爲辱也

冬楚子伐鄭

楚前日侵鄭書人書侵而今日伐鄭書子書伐聖人輕重之法未嘗不與人爲善人之爲善雖夷狄且與之而況君子乎楚伐或過周而鄭歸晉則侵鄭爲曲故貶書人今鄭弑其君諸侯不問而楚伐爲有辭雖楚兵之興志於得鄭非爲討罪而來也

然其兵之壓境未必不以是爲辭聖人亦因其辭而權與之非予楚也責中國也晉亦負不義之惡尚何辭以正鄭哉然使楚得以藉口而爲義則夫與楚子者責晉重矣

五年春公如齊

義同四年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高氏齊之望也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則高氏蓋世秉齊政公至自齊而高氏固來逆叔姬則固在齊已求婚於公矣齊君要魯而利之齊臣要魯而娶之君臣所以脅魯者以魯有負於齊也

輸田於君納女於臣魯之辱大矣宣公尚以位爲榮乎不若婢然匹夫無是辱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以大夫同姓者主之而高固來逆於魯公自主之也以諸侯下敵大夫其爲辱甚矣

叔孫得臣卒

得臣於宣蓋有援立之功文十八年與公子遂並如齊歸而殺惡及視絕出姜而立宣公得臣與有力焉則今之卒宣公其無忝乎仲遂卒適祭祀於大廟則爲之去籥卒事得臣之卒幸而不在有事大廟之日故其異常之禮不得見於經然其待仲遂之異則待得臣不能不優矣嗚呼隆私恩而背

公義輕正禮而重逆黨是宣公之心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婚姻之禮世有常經而婚義有親迎無反馬議禮者當從婚義爲正女旣嫁遠于父母歲一歸寧父母沒則以卿行所以篤親親之義今子叔姬未踰年而來歸寧禮固疎矣而高固委質於齊非君命不出境前日來逆叔姬猶曰親迎也今從叔姬來此何禮哉内廢君臣之義外紊婚姻之禮春秋之世禮義銷亡非特高固爲然春秋蓋因高固以示譏而垂後世之戒云
楚人伐鄭
前日伐鄭聖人以討逆子之故書子今之伐鄭則是陵虐中國而已故書人聖人褒貶無私焉無謂前日之是而蓋其今日之非也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晉成之立得鄭而失陳鄭所以來歸者以鄭襄繼故而立晉成亦繼故而立同惡相求爾而陳所以從楚者以楚之彊而晉權在趙盾　不足以庇己也晉内不修德以來諸侯而徒恃兵以服陳果能得陳乎今盾及衛孫免侵之亦然爾黑壤之盟陳卒不與其後乍歸晉而楚又伐之陳復爲楚有陳特視其彊弱以決從違之計實非心服也晉楚爭陳自此始故聖人詳錄之以見中國盟主之不足恃也不書帥師將尊師少爾公羊以爲趙盾弒君而復見其意蓋以弒君之賊復見明盾非弒也翬遂慶父宋萬齊商人皆復見亦謂之非弒可乎其說疎矣
夏四月
秋八月螽
書災也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良夫之來爲晉求魯也魯宣以援立之賜事齊而外晉晉成立將求諸侯以興霸業惟衛久睦於晉伐宋鄭侵鄭侵陳衛無不從役魯宣未嘗與晉人之會盟征伐也故晉將爲黑壤之會而俾衛求之文十三年晉爲新城之役於時魯睦於晉而爲晉求衛衛成從之遂同新城之盟今衛成睦於晉而爲晉求魯魯何辭而不從哉故冬遂同黑壤之會交相求以尊盟主所以外楚而爲自安之計也故聖人與之無貶辭焉然衛成之君衛使良夫來聘足矣安事乎盟蓋晉之責衛也篤而魯之比齊也深使魯陽許衛而陰外晉則衛必得罪於晉故盟之以固其會晉之心也至黑壤之會則公親會之

蓋重夫渝盟於衛歟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書云萊夷作牧禹貢青州之域也齊居於青則萊夷必爲齊患矣爲齊患而魯會伐之魯侯之服役於齊固矣魯民何負而從齊役耶君負於齊而民償之爲魯民者何不幸哉爲齊伐萊而書曰至自伐萊彼何功於魯而飲至於魯廟宣公必有以誣其祖矣傳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則大旱者伐萊之讁歟書曰大旱則不雩或雩而不雨不雩則無志乎民雩而不雨是宣公之惡聞於天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晉自文襄既沒靈公不君霸業不振政在大夫諸侯不咸成公立於今五年始謀黑壤之會合諸侯同外楚以尊中國聖人蓋許之故內外皆爵無貶辭焉左氏設經外之文以會爲盟謂晉人止公公不與盟故特書會吾竊嗤其誣而諸儒往往指以爲說不其迂哉且陽穀之會齊不肯盟季孫行父則書曰齊侯弗及盟平丘之會公不得同歃則書公不與盟今經無其文而左氏妄生此說學者信之過矣借使有之而春秋不書後世無左氏之說則學者何自知實盟而會晉侯止公而公不與盟也聖人作經必不如是之晦識者學經當以經爲正以傳求經固已惑矣況反以經明傳耶信是說則春秋之旨紊不可考矣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將君命無反無留禮既受命君言不宿於家無留也聘未至不幸而卒則以尸造于朝介將事無反也公子遂如齊至黃有疾遂反則是廢君命矣以疾而復猶曰避疾事有甚於疾者亦何所不避哉是以聖人不書疾若曰有故即反無君命也昭公如晉有疾乃復公自行非君命故明書其疾而此有疾不書疾其旨遠矣凡以責人臣將君命雖有故不當避也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

有事於太廟常祭也譏不在祭故不書名所譏者仲遂卒而猶繹繹而復去聲也仲遂不曰公子承上文也曰仲遂者字也譏世卿爾孫以王父字爲氏而遂之孫曰仲嬰齊是也故其卒書字以著張本亦猶公子季友卒其後爲季氏也成十五年書仲嬰齊卒嬰齊無事業見於經而書卒者爲仲遂書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繹者祭之明日享賓也爾曰肜書所謂高宗肜日

是也周曰繹詩所謂絲衣繹賓尸是也萬者干舞也干舞無聲籥者羽舞吹籥卿佐國之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古者卿大夫卒則君爲之罷朝減膳徹樂以示其戚則仲遂之卒享賓可已而不已也故曰猶繹焉旣繹則於遂宜踈矣乃爲之存萬而去籥嗚呼宣公之爲人則巧矣如後世之清議何彼其聾瞽一時之聽可也能逭春秋之誅乎且宣公之立實受國於仲遂内而國人外而鄰國罔不聞知而宣公中厚乎遂而外薄之以罔羣聽焉及卒于垂宣公以爲遂魯之賊也繹有所不必已而心豈誠惡之哉旣繹而有所不安於心懼遂之

神靈以己爲叛恩也故萬入而爲之去籥繹宜已而不已所以罔國人存其舞而去其聲所以慰仲遂其心蓋以爲幽不負仲遂而明不負國人矣而不知委曲避就適所以益其惡而暴其姦初不若去繹勿萬爲眞情也聖人微文以著其惡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其隱情晦迹蓋暴露而不可掩矣

戊子夫人嬴氏薨

文四年書逆婦姜于齊十八年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則文之夫人旣絶矣而宣元年書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婦者有姑之稱姜氏已絶婦安得姑所謂姑者嬴氏也宣公殺太子絶嫡母而奉妾母蓋自元年已然矣其私事襄仲殺惡及視絶嫡夫人皆嬴氏之謀則嬴氏蓋魯之元惡歟故聖人於元年書婦姜則見其以妾爲姑而於此復書夫人嬴氏卒則宣以妾母爲夫人而妾母專政之罪於是著見矣隱二年夫人子氏薨隱固不以爲夫人而臣子夫人之故不書葬不以小君之禮葬也此夫人嬴氏薨宣尊之爲夫人故書葬以小君之禮治之也一書葬一不書葬於是褒貶之旨昭昭矣

晉師白狄伐秦

秦晉自河曲之戰固已厭兵而趙穿無釁生事以邀己功啓侵崇之役秦於是有伐晉之師今秦共

殁而晉靈弑怨已易世可以已矣而晉成復修先君之怨於秦成公尚何恩於先君哉所以然者姑以順國人之情以爲無廢先君之舉也不知晉人豈樂戰而伐秦者豈靈公之志哉蓋權出於盾與穿爾不能修文襄之業尊周室攘夷狄以蓋己之惡乃區區尋盾穿之跡摟白狄以伐秦吾不見其能懷國人而奉先君祗長夷狄之寇而益敵國之仇也書曰晉師白狄伐秦是亦狄晉矣

楚人滅舒蓼

舒同宗而異國故得謂之羣舒亦由狄均曰狄而異種也曰舒蓼曰舒庸曰舒鳩皆舒也詩曰荆舒

是懲則舒蓋楚之黨爾彼夷狄相攻中國所不治
聖人何以書之蓋舒逼近中國滅舒則中國失南
門矣書之所以爲中國憂而著楚莊之熾也晉不
圖此而報私仇於秦何哉杜氏以舒蓼爲二國疎
矣舒庸舒鳩豈亦兩國乎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義同隱二年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
克葬

禮葬不爲雨止又曰送葬不避塗潦則雨不克葬
非禮也士之喪禮猶以漆車載簑笠而千乘之國
能無備乎禮平明而葬日中而虞此言庚寅日中
克葬則無備明矣孫復之說吾從之或以爲嬴氏
殺嫡立庶天譴之故雨不克葬此附會之說爾葬
定公亦雨不克葬無乃亦天譴耶嬴氏之惡不重
於文姜而文姜之葬不雨豈天亦私文姜耶其說
不根甚矣嬴氏之書葬凡以譏妾母奪嫡而得以
小君之禮葬且附妾於廟也雨不克葬譏無備耳

城平陽

左氏曰書時也且左氏例水昏正而栽水昏正夏
之十月非周之十月也今見書十月遂謂之時是
不識夏周正朔之異也於是疑左氏不學而陳者

非丘明審矣

楚師伐陳

舒蓼楚之與國也無罪而見滅宜陳之懼而叛楚
也然晉成亦無足依者故楚師伐陳而復爲楚焉
扈之會陳侯不在既而荀林父伐陳則今日之師
楚復得陳矣嗚呼陳不幸而當晉楚之衝豈甘心
於左袒哉使中國有威文之君則陳固不樂從楚
也彼晉成庸庸耳何足以宗諸侯而抗楚乎宜陳
之不能自固而復爲楚也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

朝諸侯而聘天子春秋之時無足責者所書者責
其故而已宣公朝齊者凡五皆有其故魯大夫如
京師者七無事而往者惟此仲孫蔑與襄二十四
年叔豹如京而已有故而朝必有其情無事而往
必有其意不可不考也公之如齊爲濟西田也吾
於四年既言之而仲孫蔑之如京師何哉凡魯大
夫如京師未有無其事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
荅宰周公之聘也文元年叔孫得臣如京師拜召
伯之錫命也八年公孫敖如京師奔襄王之喪也
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荅毛伯之求金也昭二十
二年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也無事而如京師者惟
仲孫蔑與叔孫豹爾其故何哉蔑之如京師畏晉

也豹之如京師畏齊也宣公倚齊而得國其比齊深矣特齊爲援故不事晉黒壤之會葢赴衛之求非誠事晉也其後朝齊聘齊無虛歳晉葢憾之公懼有晉兵故如齊未反而命蔑如京師葢晉成之母周姬成公周出也既聘京師則晉必不敢憾魯而伐王之所親矣此仲孫蔑所以無事而如京師也若夫昭公以豹聘周則是畏齊爲昭公比晉而不事齊齊葢將伐之而靈王實娶於齊故使豹如京師以結於周既聘周則齊必不忍仇魯而伐王之所與也嗚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大夫如周者七葢亦踈矣而如必以事無事而聘者二皆出其所私安則視周爲弱而不恤急則倚周爲援以自固其罪可恕乎然其事甚隱且晦非深於春秋者不能考也吾故暴之以顯春秋之法

齊侯伐萊秋取根牟

齊侯伐萊秋取根牟此一事爾而說者以其間一秋字遂以爲魯取之此與僖四年齊人執陳轅濤塗秋及江人黄人伐陳十七年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何異此承上文特間一時說爾說者疑其間一時遂以爲事在魯非也此與莒人伐杞取牟婁之文同特牟婁不間時而此間時矣以職方考之萊東萊有牟平又有東牟則根牟即東牟耳齊侯扼萊之小伐而取其邑理何足怪而學者既曰魯取之則遂以爲國牟國太山牟縣非根牟也經書牟人葛人來朝公孫茲如牟皆曰牟不曰根牟豈可以根牟爲牟國其所以誤者葢以爲内取國矣以爲内取國者以間一秋字也豈間一秋字遂析爲二國事而又以邑爲國哉萊逼於齊齊利其地而侵食之至襄六年齊卒滅萊則萊之弱而亡自取根牟始齊陵其小而圖滅之故聖人詳書以志齊之惡云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晉合諸侯于扈而以荀林父伐陳葢會以求陳陳不至於是兵之則兵爲有詞陳靈叛晉即楚楚滅舒蓼陳懼而歸晉既而楚師伐陳則陳復爲楚陳之從違晉楚之間雖非得已然亦失所歸矣陳葢以晉不足依而從楚然鄭尤逼於楚而一心事晉亦足以安陳歸中國豈不得爲鄭乎而久於侏儒之俗亦既惑矣扈之會諸侯皆在而陳不與則林父之兵宜其不免哉聖人列序諸侯而繼書伐陳則責陳也深矣陳靈之爲人庸不達權固不適變幸晉成卒而免晉兵然禍發蕭牆殃及其身觀其

處夷夏之間惜不知適從固非明哲之君也宜其不能保身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不書卒於會而書地者既會而反未離于扈也不可以書會晉衛二君皆不書葬魯不會也魯事齊而外晉而衛晉之與也既不會晉則亦何有於衛故俱不會焉齊惠公卒公親會之以報立己之恩晉衛蓋亦同盟矣雖赴而不會厚於利而薄於禮蓋以爲晉衛無益己也嗚呼宣公之爲人真相鼠哉

宋人圍滕

滕小國也介以宋魯之間難乎爲國矣宋之所以疾於滕者以滕事魯也何以知其事魯八月滕子卒而赴於魯則新君即位親於魯也審矣然滕之微弱豈能貳二大國哉宋恃其彊以重兵圍之夫圍城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而聖人書人誅其以大陵小以彊陵弱故人宋所以伸滕也滕無善可伸特憐其危弱而已明年宋又伐滕小國何以能自立滕文公問雖孟子不能爲之謀曰築斯城也鑿斯池也與民守之効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孟子之謀亦欲滕之自治以和其民人固邦本而已爲滕君者固無以易此謀也

楚子伐鄭

楚莊之立加兵於鄭者凡四而兩書子何也三年侵鄭貶其猾夏也故書人四年鄭有歸生之逆諸侯不討而楚伐之聖人以討罪之辭書之故書子五年伐鄭則非有討罪之名是亦干紀而已故又書人今晉成卒中國無盟主楚乘隙而動伐鄭而得鄭其爲患深矣而亦書子何哉蓋著夷狄之彊而爲中國憂非與之也雖郤缺之救不能反鄭之叛輸則信乎楚之侈而不可遏矣聖人書子蓋所以著楚之彊盛而晉景初立懦而無立志中國無盟主諸侯其何以安嗚呼奈何

晉郤缺帥師救鄭

救鄭而鄭卒叛救而無功宜得貶矣而無貶辭蓋所以存中國也晉景立而未能霸而大夫能出而救鄭儻不以是予之則中國之威日沮矣左氏謂鄭伯敗楚師若然則鄭安得從楚鄭不從楚則明年晉宋衛曹安得有伐鄭之師也吾意敗楚之事當在三年侵鄭或四年五年伐鄭之役左氏誤附於此爾宜初敗楚師故其後楚莊怒而屢疾於鄭也若鄭於此既敗楚師尚何以從楚哉左氏之說皆出於附會亦時有合者若以爲國史則誤矣

陳殺其大夫泄冶

忠孝不兩立君子不得已擇其輕重而處之以權死生之際尤輕重所係不可不審也不可死而死是輕其生非孝也可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紂之虐微子去之比干死之孔子均以爲仁夫去與死其跡氷炭矣而均得爲仁何哉微子比干皆王子也使其同聲而諫連頸而戮則成湯不祀矣微子之去所以全祖宗之祀比干之死所以盡臣子之義一以爲孝一以爲忠此所以皆得爲仁洩冶立淫亂之朝固不宜坐觀其惡而不言矣然君子之言不可苟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交友尚爾而況言於君乎言於君而

無益徒自取禍不若括囊無咎無譽也不忍括囊而食君祿則去之可也薦圭璧於泥塗固已踈矣而觸虎狼而取死庸得爲智乎此洩冶之死聖人所以名之也然其責洩冶也輕而責陳靈爲重故稱國以殺殺無罪也況殺諫乎自古殺諫臣者不亡國則禍及身微舒之逆即兆於此歟嗚呼戒哉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濟田之賂齊求定位而已位既定則不忍之心生即位二年猶有自危之心三年則益固矣故四年公遂如齊請是田也然齊既利是田三年之賦未足以厭齊欲齊安忍歸哉至是更十年四朝齊而後得之然齊侯非垂死之諜則亦未忍歸我也齊惠魯宣本同惡相濟齊所以責魯而魯之所以賂齊者徒以出姜之絶惡視之死慊然不足於心爾今齊惠將啓手足瞑目之後安知無魯文公既死之變哉是變一生齊將復受魯之報矣故惠公因公之朝挈是田而歸之于以責定位之恩而爲身後之託也嗚呼天子土地豈諸侯苞苴之物哉賂之以姦歸之以姦齊魯之罪均矣庸可恕乎不言求歸公受之齊也曰歸我濟西齊出齊魯之西臨濟之田皆曰濟西有齊濟焉有魯濟焉故曰我濟

西田別非齊濟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惠公卒而崔氏出奔崔氏者惠公之孚也惠卒而奔則寵於惠而不容於國人久矣書氏譏世卿孟子曰所謂故國非謂有喬木之謂有世臣之謂也則世臣亦古制文王治岐仕者世祿書曰賞延於世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則世臣固國之望君之股肱也何以譏之蓋不譏其世而譏其專也世而賢是世濟其美也世而專是世濟其惡也春秋

之書崔氏尹氏武氏固非所謂賢也皆專也非專且橫而見逐又安得出奔哉穀梁以爲舉族而出彼尹氏卒豈舉族而卒耶不近人情矣左氏見襄二十五年有崔杼之事因以爲崔氏出奔吾又疑其附會且自是至崔杼之逆凡五十有一年以七十言之則今日之奔直未冠爾未冠遽能專齊乎古者四十而仕五十而爵則至崔杼之弑蓋百歲矣何杼如是之壽且壯也吾固不好辯左氏附會之說實搜吾言聊一吐之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春公如齊受田而歸不勝其驩如也則齊侯垂死之託忍忘之乎故元卒而公復如齊奔喪拜田且定嗣君以報元之賜也公即位於今十年未嘗一朝京師蓋以周之弱不足依而吾之位實定於齊齊爲重矣彼其五朝於齊蓋得國於齊爲魯天子之封乎抑齊之壤也厚於齊而薄於周魯有罪矣而齊之視魯不啻附庸不旣橫哉聖人書如齊非苟責魯抑亦誅齊也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洩冶之諫以靈公淫於夏姬彼其荒淫殺諫以自愚所謂無道也而稱臣以弑何哉蓋徵舒人子也不忍其辱而弑君君則無道矣而母之惡用是益彰庸得爲孝乎故書名以懲子道非謂靈有道而出徵舒之名也

六月宋師伐滕

前年圍滕而滕不服今又伐之以滕之小安能事二國叛魯則宋伐之叛宋則魯伐之艱乎爲國哉而宋成纔免晉楚之虐則陵犯小國曷亦以己處晉楚之間爲心則滕之從違在所不問也左氏以滕恃晉而不事宋滕今在徐州以職方考之滕越齊衞而後至晉安能越二國事晉哉蓋事晉而不事宋晉魯有亥豕之似左氏誤附會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仲遂之子也父如齊依惠公以定公位子如齊葬惠公以終父志父子爭國之權外事大邦內逢君惡聖人書之以著父子相濟爲姦以固其寵可勝誅乎

晉人宋人衞人曹人伐鄭

晉楚爭鄭蓋自宣以下楚莊即位務恭圖霸而晉靈不君權在趙盾故鄭穆叛而即楚旣以身餌楚則楚之視鄭遂若固有一折而歸晉則楚伐之叛而從楚則晉征之鄭不能自立視晉楚之彊弱以決從違之計耳故聖人亦閔其弱自鄭襄之後則重責晉楚而輕責鄭貶楚之虐而責晉以德晉德

勝則楚之虐將自戢鄭有所依則亦不復爲楚矣此春秋之意也前日楚子伐鄭卻缺之救不能敗楚師安能得鄭故鄭服於楚夫鄭之服楚非情也勢也晉不自咎其不能敗楚以致鄭之叛乃區區用兵於鄭郤使鄭復反而從晉晉能庇鄭保楚師之不伐鄭乎不能也不能則曷内修政刑而和諸侯務農治兵以圖召陵城濮之舉彼摟諸侯以伐鄭鄭何辜哉此聖人所以貶而書人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前年仲孫蔑如京師豈誠重王室哉謀其私而已彼雖以謀私而王且以爲腆是以有王季子之聘

也宣公即位朝齊者五而聘齊者六皆以立己之故彼視王室利害不切其身宜其無一介之使也惟父事齊而懼有晉兵由是有蔑之行使無晉之恐則亦不復聘於王矣而天王遽有季子之報王豈測其誤哉彼蔑之見王必不曰魯懼晉而致聘蓋曰致三歲一聘之禮也然誤不能無敗故終春秋之世王不復聘魯豈其今日之誤有以欺王室哉不然自是之後凡百餘年王無聘魯之使何篤於初而略於終也愚是以知其誤之敗矣王季子王氏季子字也食采於王城因采爲氏今世有王氏皆本於此亦由宰周公食采於成周曰周公是也諸儒之說鑿而不通耳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内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也孔子豈助季氏爲謀乎蓋爲魯計耳以爲季氏克顓臾則愈不可制也今邾婁何異於顓臾歸父克邾得繹則東門氏之彊豈減於季氏哉仲遂之專蓋自僖以下其見於經自如楚乞師始其後文公庸怠不君遂權日熾文不能收也至於殺夫人殺太子立宣公皆遂主之始終見於經者凡一十有九專盟專會專兵專出其卒也宣

公且爲之徹樂去聲遂喪未禫而歸父輒然擁使命如齊矣今又帥重兵伐附庸而取其邑擁兵柄立戰功又取邑以自封植其何以制之哉而宣公不制更以爲賢是養虎於閨閫聖人書之蓋爲魯憂彼邾何負於魯而魯伐之是乃自伐以益内寇耳

大水

解見允元年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行父如齊慶頃公之立也而歸父亦安用如齊哉蓋魯之失政權歸於東門氏三家初未得志也謀

奪其權而未有其間今宣公聘齊不命歸父而命
行父歸父蓋疑之疑行父如齊而有以間己也歸
父父子事齊牢不可破所以倚齊而制魯今行父
旣疾己之專彼其如齊也安保其不謀己也哉故
行父未至而歸父踵如齊所以察行父之謀而觀
齊侯之志也行父固未必有是謀然小人之情旣
爲不義忌人之圖己儳然不自安耳則夫歸父之
出又豈君命哉宣公蓋亦無若之何也非春秋何
以治之

齊侯使國佐來聘

不喪聘在禮無譏文有僖公之喪公孫敖如齊不

以爲貶則齊有惠公之喪使國佐來聘不言子者
亦正也武氏之子來求賻毛伯來求金皆天王在
喪故不書王使禮天子在喪稱小童諸侯在喪稱
子彼其自稱可也臣子安可以是目其君哉故不
稱王使若武氏毛伯之自求焉葵丘之盟稱宋子
踐土之盟稱衛子蓋躬自會而自稱也今齊頃未
踰年而稱侯方其命使也豈頃公自稱曰齊侯哉
國佐固亦不敢自稱其君曰齊子亦豈自稱齊侯
歟彼其聘詞不過曰寡君使下臣聘於執事而已
宣公德齊之援視齊若父母之邦宜其不敢斥曰
齊子然而稱侯者豈爲尊齊侯哉是乃諂之於不

孝也故其書於策曰齊侯使國佐來聘春秋蓋因
舊史以義自見所謂因而不必修者也

饑

春秋書饑者二大饑者一而宣公獨居其二宣公
即位至是十年螽大旱大水各一宣之立不允於
天天變之作宜矣而責齊無虛歲用兵無已期倉
廩罄府庫空而又加以水旱之變則其民至於流
離凍餒固無足怪然宣公亦何以立哉君無道而
民受其毒爲魯民者何不幸耶古者國有九年之
蓄故螽螟水旱有所不能傷備先具也宣公虛內
以事齊量入爲出猶懼不足安能備先具哉宜水
旱之後而繼之以饑也

楚子伐鄭

楚之伐鄭者五皆責叛也鄭豈楚之與哉一失身
餌楚五受楚兵從楚者六歸晉者五乍晉乍楚泛
然如不繫之舟然聖人豈責鄭之叛服不常哉閔
其不幸而處晉楚之間不能自立也今楚子伐鄭
又復書爵非與楚也著楚之彊以責晉景之立不
能修霸業而楚莊日彊陳鄭將歸之矣中國不競
嗚呼柰何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辰陵之役陳鄭叛晉而受盟于楚宜得重貶矣而反爵之何耶非予之也志楚之彊而矜二國不得已也晉景即位不允武不允文陳鄭知其無能爲爾故折而從楚觀子良之言則其受盟亦豈固服於楚哉蓋餌南鄙之伐而姑從之矣故聖人於楚書子以著其彊於陳鄭書爵以恕其不得已著楚彊而恕陳鄭則其責晉也爲何如而晉侯方會狄于攢函狄之小猶畏而會之況於楚也保國不暇尚何以庇陳鄭哉宜聖人責晉而恕陳鄭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齊魯平莒鄭之怨莒人不肯二國不自咎而更以

爲仇公伐莒得向而齊未有所獲故亦加兵於莒魯亦有慊於心以謂吾同乎莒鄭莒乃不屈於二國吾得邑而齊無之故亦總兵而會伐焉蓋同疾於小邦期復取邑則魯與齊均也其設心庸可恕乎故貶而人之人齊亦所以人魯矣蓋內不出主名則無以見歸父之橫而附齊之國也齊頃即位不修父之好而修其怨宜其結憾於四鄰而召鞌之辱也

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楚子盟陳鄭于辰陵而晉侯會狄于攢函其彊弱蓋已判矣晉景嗣霸業而不能自振坐視諸侯之從楚無敢問其去來而狄何足計哉狄自僖文之世抑亦橫矣侵衛侵齊伐鄭伐晉及箕之敗（在僖三十三年）而鋒少戢至鹹之敗則不復振矣（在文十一年）今狄固無足畏者彼其敢犯牧圉偏師可滅也乃屈千乘而會之攢函狄地也內失陳鄭而外求狄得狄何益於中國哉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其晉景之謂乎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弒君之盜人人均得殺之書人以殺賊討賊之辭也楚以夷狄而正中國得以討賊之辭書之聖人豈得已哉陳徵舒之逆內而齊晉不問近而宋鄭

不討使楚莊得假義以正中國聖人與楚則其責中國重矣公羊以書人爲貶且此與蔡人殺陳佗何異不貶蔡而貶楚蓋曰楚夷狄也蔡中國也楚烏得而比蔡不知大惡之人夷夏同弃之不幸楚不討而使徵舒橫行於陳尚何以訓聖人蓋與其能討也故以討賊之文加之非貶楚也左氏以爲楚入陳著申叔時之諫若然則經何以不書楚入陳殺陳夏徵舒耶入陳之事當是納二子之時左氏誤附於此說者沿其誤遂謂楚不入陳無以得徵舒且蔡人殺陳佗蔡亦入陳乎一弒君之賊尺簡可致安用大師討之說者又以殺徵舒義也入

陳不義也聖人不欲以不義掩其義故遷入陳之
文於納二子之上此尤不可聖人作春秋實錄而
已一詞不實天下其誰信之使實入陳而不書不
入陳而反書之是聖人輕以私意立論其何以信
天下與來世哉且加入陳於殺徵舒之上何害乎
討賊之義而必遷就以罔後世乎學者不察左氏
之誤而曲經以合之害道多矣此吾所以好辯也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楚莊於是蓋未離乎夷非明大義者也前日殺徵
舒以其弒靈公今日納二子以爲靈公之與也殺
其仇而納其與以是爲義爾不知所以致靈公之

弒者實二子爲之公孫寧儀行父與靈公俱宣淫
於朝徵舒弒靈公而不及二子二子之幸也今楚
將正陳其殺徵舒是也極陳之惡必併二子誅之
否則執歸京師以正其罪然後爲義今徒以其寵
於靈公而納之以其爲順靈公之欲則然矣以爲
能正陳則是乃所以亂陳也庸得爲正乎說者以
爲義不終非也彼蓋以爲義矣而見義不明更以
不義爲義也以不義爲義是乃所以爲楚莊王歟
故聖人知其不義而無貶辭所以恕其心而著其
失書子書入若仗義之舉恕其心也二子書名而
不係之陳則是二子當絕於陳今納其所絕著其
失也其意隱而明矣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靈公之弒於是二十有一月而不葬陳無臣子也
賊存不討君弒不葬尚爲有臣子乎今公孫寧儀
行父入而書葬二子葬之也二子逢君之惡以致
其弒反乃葬之以收其功賣恩於靈公市名於國
人其爲葬則善而其心不可不誅也故冬書納公
孫寧儀行父于陳而春書葬陳靈公其義自見

楚子圍鄭

楚莊入陳得其地而弗有圍鄭得其君而降之世
皆以爲莊王之義吾竊怪之楚莊霸者無責以王
道且以威文較之縣陳圍鄭皆威文所不忍爲者

而楚暴爲之聖人其忍舉而加之威文之上哉吾
不信也鄭文逃盟齊侯伐之而已陳轅濤塗齊侯
侵之而已至於曹衛叛中國而從夷狄晉文不過
侵曹伐衛未聞縣其地圍其都垂滅而復封之也
今陳有正舒之逆殺正舒是矣何用入而縣其地
鄭貳於晉伐而責其服可也何用圍而降其君入
而縣其地圍而降其君楚之暴甚矣安得爲義彼
徒見其辭而不人疑其爲褒安有入人之國圍人
之都而得褒者其書楚子誌其彊暴而已書入陳
而不著縣陳之事書圍鄭而不書鄭伯之降蓋所

以抑楚存中國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林父之師將以救鄭而春秋書及楚子戰而不書救非救鄭也鄭自春被圍蓋亦久矣今六月而後救何益於救哉邲雖鄭地而鄭圍已解楚旣得鄭縱敗楚於邲能反鄭之叛轍乎況反爲楚所敗徒弊中國益楚之勢而固鄭之叛果何益哉方鄭之被圍晉不能帥師直赴鄭難俟其旣折而降楚乃區區勞重兵以要戰於邲其意蓋將出其不虞而逆敗之如襄公敗秦於殽焉不知邲之地非若殽之險且臨徒驅兵以犯其破竹之鋒是自取敗也夫兵民命也戰危事也安可用民於死地以僥倖萬一之勝哉則晉景之爲人尤在襄成之下而林父之舉曾盾穿之不若也霸業不競宜矣晉本救鄭而聖人不書救無其實不可假其名也凡師被伐者爲主楚伐鄭而以晉主之內晉於鄭也晉雖妄舉無功而聖人以內詞書之內晉外楚所以抑彊夷而存中國也以爲晉之謬舉則然爾若曰貶晉與楚則非經意也楚書爵誌其彊而已非襃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宋之附庸也在宋之南自宋至楚蓋千里而楚兵直至於宋郊滅其附庸則楚之患深矣晉不能興文襄之業坐視其滅而無寸兵之援蓋前乎此救鄭而敗尚何敢稱兵向楚哉楚莊得陳而不有得鄭而復其君論者以爲賢觀今滅蕭之舉則前日之復陳鄭果眞情乎莊固知陳鄭之祀未易絕徒取滅國之名無益也而蕭之微一舉而併之縣其地虜其君孰我抗哉嗚呼霸者假仁義而已不能久假而遠歸之者楚莊也觀滅蕭之役何有於仁義聖人豈以仁義責夷狄哉威文不作不得已而責楚也責楚所以罪晉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同盟非大夫之事也諸侯同盟不盟於方岳之下猶以爲僭而況大夫乎明王不作霸者假同盟之禮合諸侯以尊王室其源蓋自齊威莊十六年幽之盟是也其後趙盾欲求諸侯復爲新城之盟聖人蓋已惡其僭排盾於諸侯之下以爲同盟非大夫所宜主也今晉景將求諸侯而以大夫用同盟之禮蓋循趙盾之轍而不知晉所以不能得諸侯者盾之故也況景之大夫其權勢未必如盾之赫弈何足以號召羣后耶晉以大夫主之而諸侯亦以大夫受盟大夫果足以結信乎故牲壇未掃而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宋衛交兵互相矛盾則今日之盟何足恃也斷道之會景公知大夫之盟不足以信故親之然宋已知晉之主盟無足恃而不復同矣則今日之盟適所以疑諸侯非求諸侯也故聖人舉皆人之不出大夫之名非微者也貶也同盟義見莊公十六年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楚方鴟張雄視中國諸侯所宜戮力一心比小事大以抗其鋒否則胥為夷耳今晉為清丘之盟陳人不與宋師伐陳問陳故也而衛叛晉附陳以鬬宋兵卒之陳卒不至而宋受楚圍皆衛之故聖人於宋書師予其問罪之舉於衛書人責其交亂之罪也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十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以不肯平之憾也今閱歲而齊又伐之莒何負於齊哉徒以齊魯同平莒郯莒不肯而魯有向之獲而齊未有所獲也莒豈負齊魯之邑哉魯不義伐莒莒安得西鄙之邑齊復以不義伐莒而莒失東鄙之邑而給諸書曰師非褒也用大師以扼小邦也齊頃之惡於是甚於惠公矣惠公平莒郯而莒不肯憝未嘗伐之頃即位見魯有向而齊無之則再伐莒焉用是知

頃之惡萬萬於惠公也

夏楚子伐宋

楚伐宋以宋師伐陳之故也陳叛中國而從楚清丘之盟不與焉陳不與盟晉所當問而不能問宋代伐之是宋犯楚之怒也為晉伐陳而犯楚怒則今日宋被楚兵晉所當救而不救諸侯何恃哉陳當伐而不伐宋當救而不救晉景於此尚欲嗣文襄之業吾知其無能為矣然宋所以得楚兵者衛之故而晉之罪也

秋螽

書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邲之敗荀林父主之而歸罪於先縠豈其辜哉林父敗而縠蒙其戮蓋六卿爭彊互相仇滅先氏之權加於荀氏故林父獲全而縠死也其後林父之子庚庚之子偃偃之子吳世秉晉政至吳之子寅有朝歌之叛信乎其勢之張也而先縠之族遂滅於此縠其能伉林父哉宜其主帥獲全而偏裨受戮也兵之勝負責在主帥偏裨敗主帥與其誅今誅縠而不及林父國無政刑以彊弱為斷而已故以國殺為文稱國以殺非其罪也罪累上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稱國以殺殺無罪也衛移叛清丘之盟抗宋而救陳背晉而與楚豈孔達之罪哉今將貳楚而復歸於晉無以爲詞則殺孔達以悅之曰前日之謀孔達之罪也旣除之利則爲已功害則爲臣罪立其朝者亦難矣此與刺公子買之事無以異故以國殺爲文明非孔達之罪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十二年楚子圍鄭晉救不及鄭卒歸楚清丘之盟鄭不在也故晉侯伐鄭然清丘之盟晉景不能親之而以大夫用同盟之禮聖人惡之沒大夫之盟

一貶稱人今景公能一出而躬擐甲冑中國之幸也尚何貶哉故舉而爵之聖人樂人之勇於爲善而幸中國之有霸主也如此而諸儒更以爲貶何耶豈楚不可犯而鄭不當伐耶任鄭叛而縱楚彊反爲春秋所予耶是信其喜怒而不予人爲善也雖伐鄭未必得鄭而興復之志有足多者是以予之

秋九月楚子圍宋

伐宋而宋不屈繼之以圍其必宋之服也審矣楚將橫行中夏許蔡已從陳鄭已服則次及於宋宋中國之門户也得宋則齊魯以之此楚所以必於服宋也歷三時而圍不解卒得宋平而後已毒哉楚之爲謀也晉固畏楚不敢救宋矣而宋其能獨抗楚乎則及楚人平非得已也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歸父父子事齊倚齊以專魯其爲謀深矣而齊亦樂其諂事於已屈君之尊而下同之不以爲抗頃公之立歸父兩如齊以奉其權故十一年同之伐莒今又同穀之會甘其諂而忍其抗悦其利而忘其專也於時楚疾於宋危矣宋入楚則齊魯以楚爲鄙穀之會謀楚也故明年歸父會楚子于宋魯

會之而齊不會非不畏楚也魯安則齊安矣此歸父會齊侯之故也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歸父會楚子于宋謀自安之計耳而說者徒見繼書宋及楚平之事遂以爲歸父平二國之憾蓋附會而不稽其實也歸父春會楚子而夏五月宋楚始平豈緩頰數月而後能平之非人情也況魯之於楚無一日之好安敢犯其怒而爲宋謀哉魯之所以會楚者自謀而已宋與魯爲鄰宋去則楚兵至魯矣魯見宋之危而諸侯畏楚無敢救也故懼而求服焉所以逆楚子之意而弭其兵也自謀猶

恐不濟況能為宋計乎謂魯平楚宋者妄說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內平不書人不得書魯人故以國舉之外平書人上下同欲故以人舉之平非一人之所能也君欲平而臣不欲不可謂平臣欲平而民不欲不可謂平平者上下同心均釋厥憾然後為平爾暨齊平及鄭平內平也皆以國舉之鄭人來輸平宋人及楚人平外求平也皆以人舉之國舉之人舉之詞異而義同皆上下欲之之意惟內不得書魯人故槩書國焉若內不出主名而外書人則嫌若徵者為平也盟會可以徵者行而平豈徵者所能主之

故內平嫌於書人也春秋書平者六惟宋楚之平聖人實異之方兩軍相持怒氣干斗牛軍聲震天地惟力是恃惟謀是尋彊者志於陷敵弱者誓以國斃安能吐眞情以相下乎今宋能以情而告楚楚能以情而復之不盟不誓釋然而平是誠春秋之齊韶也楚之圍宋九月於此矣不惟宋告憊楚之兵力亦疲矣弭兵之義宋楚所樂聞獨患二君不能平其忿羣臣不能成其善今華元能倡之子反能和之上以成其君之善下以濟其民之欲則平之功雖出於二子而二子豈得專其平哉故聖人均書曰人穀梁所謂上下同欲之謂也說者以為華元子反不稟君命而擅平故春秋貶而人之非也使二子逢君之怒以濟其惡敗國殄民以快其欲春秋又何以待之今二子尊君安民而得貶後世君子其肯復言平乎此刻薄之論非聖人意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孔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聖人所重乎滅國絕世者以其先君有功德於民國非所滅而滅世非所絕而絕耳武王封堯之後於薊封舜之後於陳是也彼赤狄者何功德於民哉周衰乘隙雜居中夏為諸侯患且人之一家而中有盜焉必驅而出之垣

牆之外而後一家安中國禮義之邦而中有夷狄焉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而後天下安治古盛時夷狄居四海之外尚虞其猾夏而置司寇之官況與諸侯雜處而無刑以制之耶莊僖之世狄為中國患齊魯鄭衛均被其毒晉敗之於箕魯敗之於鹹而後狄之患衰狄衰而赤狄興焉三年侵齊四年復侵齊其患浸及於諸侯矣晉景之立適當楚莊之霸無所施其謀外不能制楚而內滅狄焉雖若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然愈乎緦小功之俱廢也故終春秋之世諸侯不復有狄患者晉之賜也而或者以滅其國虜其君為甚之且罪在

君而已誅其君弔其民民莫不說尚何甚且以諸侯而滅諸侯固宜問其罪以中國而滅夷狄尚何議曲直哉虜一戎酋而一方之民脫左衽而被衣冠革侏㒧而談禮義庸得爲過乎故聖人書之曰師無貶辭也孰謂滅狄爲甚之

秦人伐晉

晉自八年以白狄伐秦於時秦桓即位之三年也雖晉以無詞之兵向秦晉之罪也秦人犯而不較近於恕矣今歷八年秦桓乃修舊怨於晉雖曰報怨之師君子不尚也前日不較若近道矣而今日復報之道安在哉故聖人貶而人之責其爲道而不終也

王扎子殺召伯毛伯

生殺人主之柄也周襄生殺之柄不達於天下殺大夫放大夫諸侯專之而天子所能制命者王城之內而已定王不綱寰內之權復移於臣下王扎子召伯毛伯均王臣也而交相殺生殺之柄復何在哉春秋書之所以痛王靈之墜地而不復振矣王氏扎子字與王季子同皆食采於王城以地爲氏如周公食采於成周爾無他義

秋螽

書災

仲孫蔑會齊高固於無婁

魯宣自齊惠之殁事齊稍怠惟公孫歸父而會齊侯而已公不朝齊也齊蓋有以議魯矣高固蓋婚於魯知齊之謀故會仲孫蔑於無婁爲魯謀而解齊之紛也終宣公之世卒不被齊兵者無婁之會有力焉及成公即位而有西鄙之伐矣用是知高固之會爲魯謀齊也

初稅畝

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助者借民力治公田而已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也古者九夫爲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百畝借民力以治之收公田以供公上此助法也故歲之豐凶地之肥墝與民共之今宣公廢助法而用稅稅者責其粟而已不計公田私田之出豐凶肥墝之異也歲不幸而凶必責豐歲之入地不幸而墝必用肥田之貢雖其法未離乎什一而民有凶歲之苦輸磽田之重征也而說者誤求其義謂既收公田又稅私田之一而什二之法自此始蓋妄也爲此說者徒見哀公有二吾猶不足之說遂謂什二之稅始於宣公非也什二之法謂稅且賦也宣公既稅畝已而哀公又用田賦稅出穀粟賦出車乘野九一而稅國中什一而賦賦則不稅而哀公兼收之是之謂二則

什二之法蓋自哀公彼其對有若之言在既用田賦之後矣今宣公直廢助而稅非什二也蓋宣公以無道得國不允於天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水十三年螽十五年螽連年凶荒公田之入薄矣故改助而不問豐凶肥墝之異一責其粟而已聖人謹乎變法法一變則利源日長而民蒙其害故春秋疾夫作俑以首亂書曰初焉以爲作丘甲用田賦蓋基於此也

冬蝝生

饑

嗚呼稅畝之法於是投宣公之計矣前日以連歲

凶荒公田之入不贍改助而稅今稅法行而繼以蝝生則地利之入雖凶而公上之供不匱矣雖然爲魯民者安得粟而給諸故蝝生而繼之以饑螽蝝之餘既悉以供公稅則伏臘之計虛矣其饑不亦宜哉夫君以民爲本宣公務立法自豐以剥其民民饑而君富宣公何以安乎民離散而入溝壑吾不信宣公之能國也蝝螽子也秋螽而冬蝝天之禍魯也酷矣而宣公更喜以爲得計嘻無道之君上不畏天禍若無足責而爲魯民者何其不幸哉此聖人書之凡以傷民也周之冬今之秋也穀將實而蝝生其爲災甚矣左氏以爲幸而杜氏謂不爲物害吾所不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晋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甲氏留吁潞氏之别種也赤狄之雄曰潞氏晋既滅之彼甲氏留吁何足爲患哉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既滅潞氏虜嬰兒則宜施禮教以革其夷風制衣冠以易其椎辮變其汚俗訓其頑民此用夏變夷之道也豈盡醜類而滅之俾無遺種而後得爲中國哉三監及淮夷叛周公誅管蔡而封其子訓其民豈極其類而勦之耶則甲氏留吁之滅蓋亦過矣故聖人於滅潞氏書師而此書人其不予滅甲氏及留吁也明矣予其是而取其過春秋之法無私焉學者亦因辭以求

褒貶而已

夏成周宣榭火

君子不幸生於衰世而不克見先王之盛則傷今而思古此豈特聖人爲然有志之士皆爾也傷政煩賦重則有楚茨之詩傷井田法壞則有甫田之作思禹功而賦信南山思明王而賦瞻彼洛矣陳其盛而傷其衰此君子憂世之心也宣王之興修車馬備器械而復會諸侯於東都於戲盛哉春秋之世周室日衰不復夢見宣王之事矣而講武之榭復爲灰燼之餘聖人能無傷乎故書曰成周宣

榭火傷宣王講武之事不可見而見其跡今跡亦又罹其災觀聖人爲東周之志則書宣榭之事吾意其援筆而霑巾矣悲夫爾雅謂無室曰榭楚書曰榭不過講軍實則宣榭宣王講武之所也公羊以爲宣宮之榭穀梁以爲樂器之所藏非是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秋郯伯姬來歸

内女見出於郯也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譏在齊非叔姬之罪也故書齊人歸之今郯伯姬來歸罪在伯姬非郯妄出之也故以伯姬自歸爲文察其文而善惡自見矣

通志堂 徐世

冬大有年

魯民之幸也宣公不允於天災沴比臻饑饉相仍而宣且改助而稅其毒民甚矣天而不恤民復何望哉大有年天所以祐魯民而顯弃魯君也餘義見允二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不月舊史闕文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初晉爲清丘之盟以求諸侯而以大夫主之諸侯亦以大夫聽命宜其不足以結信也陳人不會宋師伐之而衛人叛盟伐宋卒之召楚人之兵圍宋者九月不解而宋與楚平其失皆本於清丘之會晉景不親之而以大夫爲會而召是釁也今楚兵雖退而宋已爲楚中國無宋藩籬益薄矣爲晉之幸者衛復反而爲中國也故晉侯懼而復爲斷道之盟所以固魯衛曹邾之心以爲己援而已固不暇謀楚也然假同盟之禮以結私援宜其得貶而反予之何邪權予之也楚方虎視中夏宋既屈而爲楚諸侯危矣使晉而不能爲是盟衛曹復叛而南嚮則天下不幾爲左衽乎幸晉景能收其餘

通志堂 徐世

以宗主俾不爲夷狄之歸是乃中國之幸尚容貶邪故皆舉其爵而予之以存中國而振霸主之餘燼也穀梁以爲同外楚亦幾近之左氏以爲辭齊意之爾齊不與斷道之會而後伐齊斷道之會非本謀齊也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凡魯之臣皆公族也仕於朝則皆以氏配之曰公子公孫仲孫叔孫是也内臣卒者二十有三或去氏或不去氏善惡存焉耳蓋未有書公弟而且字之者今公弟叔肸卒春秋之變文惟此一而已叔

肹公之弟其親也至矣不惟不命以爵且不命以氏宣公何惜寸祿不以榮其弟乎此非公意肹不欲仕也宣公不義殺正嫡以自立肹恥食汚君之祿而不仕爾然則何以不去肹之於公親也忍其汚而食其寸祿則爲辱其身寧被褐藏珍而甘爲匹夫焉是以聖人異之不以微者而不書書曰公弟且字之以别其賢也嗚呼宣公之惡兄弟恥之則立其朝順其惡而飽其祿者可少愧乎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晉景責齊之不會亦不自量矣齊恃其霸者之緒未嘗服晉惟文公之霸氣焰赫弈齊懼而從之文

公沒晉粤四世世嗣霸業齊未嘗從也今晉既已失宋諸侯之從者惟魯衛曹邾而已前日斷道之盟是也霸業陵夷懼不足以抗楚宋陳蔡鄭既已入楚中國諸侯大者有齊秦而秦於晉爲世仇固不可致故欲得齊以壯中國之勢爲彼欲得齊而齊怙其彊傲然視晉晉何以致之哉易遣一介之使晝夷夏彊弱之勢以義撼之曰霸業隳則楚兵將及齊矣齊從晉非晉之利齊之利也君無恃魯衛爲蔽魯衛去齊能獨存乎若然則齊何恃而不從今乃以兵臨之而欲致其服彼安肯屈而事晉哉非求援也是內生敵國而已幸楚莊垂死而不爲卞莊子之謀也嗚呼危哉春秋書世子非褒也著其恃彊以抗齊而不自量也

公伐杞

杞世婚於魯杞桓公魯出而且娶於魯僖文之世各一來朝惟宣公殺惡及視以自立杞伯蓋以宣爲僖文之罪人未嘗朝焉宣公立於此蓋十八年而杞伯不一至魯庭其不義宣公可知矣宣公憾之故躬擐甲兵以伐杞君子不以杞被伐爲不幸適所以張杞桓之義也不朝而得守義之名雖被兵奚恤哉是故聖人予之十八年之間未嘗一書杞伯來朝而此書公伐杞其義自顯矣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邾在春秋之世僅自存耳而欺鄫之弱於已遂屢扼之僖十九年脅宋襄之勢而用鄫子於次睢之社今又利其小而戕其君鄫固未嘗有一日之隙於邾也徒以邾鄫爲鄰邾欲滅之以自廣耳而夏后氏之祀未易泯絶故戕而殺其君而國不亡大禹之神靈如在也邾其愚哉然明王不作方伯不職以邾之小而肆毒於鄫曾無一人詆訶之信乎其爲春秋之世也自內曰弒自外曰戕鄫有人民社稷之守而邾人直造其朝而戕其君鄫亦有宮

室守衛者乎書曰於鄫責鄫之臣子不能衛其君
刺客行於宮室而不覺尚爲有臣子乎聖人不苟
責鄫子且罪鄫人也

甲戌楚子旅卒

世之稱五伯者其論出於荀孟聖人初無是言也
孔子曰齊威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言威
文而已初不及宋襄秦穆楚莊吳闔閭越勾踐也
而荀孟之所謂五伯者亦所取不同各循戰國一
時之稱慕而立論爾孟子之所謂五伯則威文與
宋襄秦穆楚莊爲五荀子之所謂五伯則威文與
楚莊闔閭勾踐爲五二子之論既殊則學者信吾

夫子之言足矣戰國之說不足據也如前七君者
皆見乎春秋而聖人獨於威文有實予之辭首止
葵丘之盟踐土于溫之會召陵城濮之役王室賴
之諸侯賴之兆民賴之聖人所以予之者非私也
凡以幸天下之有威文而不遂爲夷也若夫宋襄
則固無成功吾前論之矣而秦穆楚莊闔閭勾踐
皆爲中國患聖人何忍長其寇哉若闔閭勾踐皆
逞兵以鬬其私尤無足稱據者春秋蓋狄之君子
不道也而秦穆三敗不退孟明其悔咎之誓得列
於書楚莊得陳得鄭而不有哀宋之危而隨許其
平其義見稱於武子若二君者以爲夷狄之賢君

則固也而遂與威文同列則鷹鸇無別矣秦穆之
誓特其詞有足觀聖人取其詞而已穆公之悔非
其道也悔其敗而益阻兵是豈聖人所望哉故書
於春秋皆擠之九泉之下無隻字之褒也若楚莊
者尤爲中國之害又非秦穆之比秦穆鬬私忿於
晉而已實不敢陵諸侯也而莊之興直犯中國滅
庸滅舒蓼滅蕭宋陳鄭聖賢之後皆被其毒假伐
戎之行以觀兵於周伏討罪之名以肆虐於陳圍
鄭圍宋皆必其面縛請降登床告病而後已謂之
賢者固如是乎吾嘗怪後世君子不闢荀孟之論
而槩以五霸爲賢昧者遂伸秦穆楚莊於威文之

列則玉石無辯矣觀春秋所書無一語之溫庸可
謂予秦楚乎吾故辯之暴秦楚之惡以存中國破
荀孟之論以直威文非私意也春秋意也

公孫歸父如晉

歸父父子死黨於齊今改圖事晉必有其故齊惠
卒頃公非惠比也彊聒不仁妄自尊顯視四鄰無
如也故雖於魯爲親而魯亦惡之自惠之卒宣未
嘗一朝之前日晉爲斷道之盟以求諸侯魯折而
從之既而晉侯衛世子臧伐齊魯不救也故歸父
亦折而事晉背恩忘德惟彊是從雖頃公有所不
足依而魯之爲魯君子蓋亦照見其爲人矣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仲遂殺嫡嗣而立宣公宣德遂之賜遂殁而任其子國事之重皆聽於歸父歸父實宣之乎然國人不允也諸侯皆所側目而宣獨庇之方其如晉宣公未艾也未反而宣公薨歸父知己之所恃者宣公而已君薨則魯之臣民皆不我容冒衆之所嫉而歸則歸必不免故至笙而遂奔齊初以齊爲不足事而如晉及勢之危迫復奔齊以庇其身齊固無憾于歸父而歸父反復于齊晉之間亦何顔視頃公哉彼小人恐恥乞憐固其常性齊不問其故而匿之是誠歸父之幸也

右宣公盡一十八年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十

左綿 趙 鵬飛 企明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即位義見隱元年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義見桓十四年

三月作丘甲

周禮九夫爲井三十六夫爲邑四邑十六井百四十四夫爲丘四丘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爲甸甸實百井蓋九百夫之地其中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兵定出賦者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共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作丘甲是使丘出甸賦百四十四夫之間出三甲爾説者疑魯必不驟加四倍之賦爲臆度之論曰使丘出一甲而已且經書丘甲是賦甲矣安知其爲一甲若以丘出一甲則於文不明聖人立文不如是之辭不達也周禮大國五百里記曰成王封周公地方七百里其實五百里記禮者合附庸而言之五百里之疆以甸計之甸方八里旁加一里方十里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爲十六甸方四十里四都

爲六十四甸方八十里旁加十里方百里爲一同五同之地爲三百二十甸甸出三甲爲甲士九百六十人甸出步卒七十二爲卒二萬三千四十人卒二萬而甲士不及千人則精悍少而冗卒多戰無以必其勝故增甲士焉若以爲丘出一甲則是甸出四甲三加其一而已甸加一甲纔增甲士三百二十人魯旣患兵弱不足以備齊故重賦以益兵而益甲士三百二十人何補於彊弱今四倍之則爲甲士三千八百四十人步卒二萬甲士三千則可以守可以戰合步甲二萬七千二百四十人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則魯纔有二軍爲孟子告

愼子之言則曰周公之封於魯方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以軍制考之則百里纔爲六十四甸步甲合四千八百人無半軍之衆於制爲不合所爲方百里者五則魯之故封也則夫封國之制當從周官爲正而王制孟子之說疑夏商之制也故予以周官封國丘甸之法考之而成公之情見矣蓋成周鄉兵之法務爲不敗而已非志於決勝也故步卒衆而甲士少今成公期於勝齊故增甲而不增步精悍多則果於必勝也今作丘甲甲旣彊明年遂爲鞌之戰大敗齊師則作丘甲誠若有功於魯矣嗚呼先王寓兵

於農所以保民也豈期於鬬忿哉故甲少步多所以爲自守之計成公即位之初未有一言之令以靖國利民首增甲士以擠民於死地逞一己之憾亂成周之制可勝責乎故聖人書曰作作者創作也誅作俑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魯固齊之與也宣之末年怠於事齊公孫歸父如晉叛齊也未反而宣公即世歸父奔齊魯固篤於親晉矣晉蓋疑歸父在齊魯必有二心於齊而魯亦疑晉之不已信也故爲赤棘之盟赤棘晉地魯蓋果於絕齊志於求晉故絕而求盟爲明年齊伐

我北鄙而四卿會晉師爲鞌之戰其謀蓋定於赤棘也

秋王師敗績於茅戎

王者無敵於天下周衰王靈不振動而取敗無敵之勢微矣而春秋尊王之書不以其勢微而廢無敵之義故每避就其文以存其義王師伐戎爲戎所敗而聖人不與戎之敗王師也書曰王師敗績於茅戎若王師之自敗焉所以存周室也不書戰見王者無敵不地以志天下皆王土其尊王也至矣尊王所以責天下諸侯不能敵王愾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魯貳於晉久矣而齊未遽加兵於魯者蓋望魯之或改而事齊也齊頃不義於四鄰諸侯皆哆然外之獨魯宜以援立之故不敢忘惠公之好而折節事齊蓋亦不情矣末年命歸父如晉其叛齊之跡已顯而齊不察見歸父之來奔猶以爲魯之未絕齊也既而成公立臧孫許及晉侯盟於赤棘始知魯決然無齊故有北鄙之伐焉頃公驕傲結憾於諸侯晉衛既以仇齊今又買怨于魯其召鞌之敗非不幸也蓋自取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於新築衛師敗績

新築衛地戰於衛則齊伐衛也凡戰以被伐者爲主故以衛主之學者不考聖人所書之文懵然從傳故謬以爲孫良夫伐齊豈有衛伐齊而戰於衛地戰不主被伐者而以伐人者爲主也宣十八年衛世子臧同晉伐齊故齊有新築之師以報前日之役理所必至然齊不伐晉而伐衛者蓋怯晉之彊而不敢加也前日伐魯今日敗衛二國之憾益深矣雖不伐晉魯衛能不求晉以報齊乎六月有七大夫之出同怨同疾宜齊之不免哉戰書及敗書師春秋之常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鞌之戰所謂用大師爾以四國之七大夫而敵一齊侯雖頃公橫逆有以召天下之兵而大夫之專恣亦甚矣驕傲不悛以犯諸侯之怒者齊也威柄下移而啓大夫之橫者四國也齊侯不義而四國之君不智春秋蓋同一貶焉頃公驕蹇自恣即位九年未嘗一同諸侯會盟蓋自以爲中夏之彊侯其視諸侯蔑如也時聘之使不出齊境伐莒者再伐魯者一抗晉兵敗衛師諸侯怒目疾視直將赭淄青爲墟矣雖報怨之心人情所不免而晉魯衛曹亦有君乎國之大柄莫重於軍旅空鄉遂之兵一聽於大夫得三軍之心外有勝齊之功奏凱而還邦君何以制之吾是知魯之三家晉之六卿衛之孫寗其暴橫蓋成於此不可不察也晉衛猶爾而魯兵一出四大夫援軨其橫一至是哉以軍制考之魯蓋有二軍吾於作丘甲既言之矣於是三家日彊季氏當國叔氏次之二子將上下軍臧孫許佐行父公孫嬰齊佐僑如亦猶晉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也許蓋文仲之子而嬰齊叔肸之子二子皆他族故不得專而孟

氏則仲孫蔑嘗爲袁婁之盟實蒞於齊而不在其行也行父僑如將二軍以出則魯盡境以扼齊矣聲兵扼齊其故安在蓋宣公之世專任東門氏仲遂及歸父父子秉政三家側目久矣今歸父如晉未至而宣公即世歸父知不容於三家疑其脅齊而扼己也故固疾於齊期於必勝而後已此所以季氏叔氏偕行也嗚呼無事而克齊猶懼其横況各爲己謀乎其克齊以爲魯功吾竊以爲魯之禍也聖人列序諸大夫非褒也蓋不書其名無以見其横凡春秋之法書主將而已今併其佐而書之所以著其恃衆以逼齊也雖然齊之敗則有以自

取而春秋之書戰惟被兵者爲主鞌之役以七大夫主之蓋主戰所以與其有詞今齊見伐而不得主戰則聖人不予齊亦明矣易曰自我致戎又誰咎也齊頃之謂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於袁婁

如師乞盟惟召陵袁婁而已召陵之盟志其服袁婁之盟志其辱故屈完之來首曰來盟若前定焉以齊威之義不服則已既服則盟無不得也國佐之來且曰如師得盟與否未可知也七大夫之横敗齊于鞌蓋已無齊矣鞌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如鞌而不得盟七大夫攻之而不置及袁婁而後盟之其爲辱大矣雖齊頃之辱有以自取而大夫之暴横不其極歟故及盟者七大夫而聖人不序曰己酉及國佐盟於袁婁不出主者之名所以抑其横再出國佐之名所以伸其辱也王者之師務服不務勝敵拒命則進以示威敵服辜則退以示懷齊既服矣而諸大夫追人不已及袁婁而後聽其盟是豈義師哉極其忿而後已與召陵之盟不其異乎故聖人亦異其文所以見善惡之別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聖人於春秋因人情而立文者也文立而情露情露而褒貶見故春秋之作凡以治人之情而已吾於歸取之義見之内取外邑曰取外取内邑曰取而内自取内邑亦曰歸外自入其内亦曰歸所謂因人情而立文者也外歸内邑始侵而終反之彼其願償我也故曰歸齊人歸我濟西田是也外以人之邑與人外之意也順其意而書之亦曰歸晉人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是也外以邑賂我彼樂於賂而無吝也亦曰歸鄭伯使宛來歸祊是也内取外邑彊以力奪之也故曰取取郜取根牟是也外取内邑亦彊以力而見奪則亦曰取齊人取

謹及闡是也外侵內而取之宜其曰歸矣而亦書
取何哉蓋彊其所不欲償也取濟西田與今取汶
陽田是也濟西之取以謏而汶陽之取以戰濟西
汶陽皆齊之所不欲償而魯以謏與戰而彊復之則
不得不以取書今吾有璧不幸忘之有一人焉得吾
璧而不有自挈而償我則安得不謂之歸哉得吾
璧而不我歸吾往責之而後償則安得不謂之取
此歸取之辯也而說者見書取因以爲汶陽非魯
田詩云汶水湯湯魯詩是也汶出萊蕪入濟西爲
齊南爲魯水南曰陽則汶爲魯田也審矣或者魯
初無失汶陽之事故遂以爲齊田且內取外邑必

係其國如取邾田自漷水是也安有齊田不係之
齊哉然不書失田之故者或失在春秋之前矣或
失而魯史不書聖人亦安得而益之君子觀其取
之之故亦足以見褒貶其失之之故在所不問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嗚呼機會之失爲損大矣楚鄭侵衛晉失機也晉
自文襄以降世嗣霸統成公靈公庸懦無立猶時
出而主諸侯景公之興適當楚莊之方張無以施
其一二宣十八年楚子旅卒共王即位未能和諸
侯晉不於是時修文襄之業號召諸侯以盟于兩
河之間反陳鄭於既夷和齊魯以抗楚乃區區修

一朝之忿而助魯衛以逞憾於齊齊何足計哉不
圖宗諸侯以攘夷狄乃摟諸侯以鬬私怨則楚鄭
侵衛晉致之也既而楚勢益張魯人戰恐公及楚
大夫爲蜀之會卒之天下諸侯自河以東一舉而
屬楚是雖魯成之罪而晉之責爲重也或者不遠
責晉魯而近責鄭鄭固久從楚矣爲桀吠堯無足
誅者聖人之意蓋輕誅鄭而重責晉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魯衛皆南逼於楚楚侵衛則兵將及魯矣故公恐
而爲蜀之會所以潛服於楚而逆弭楚兵也公以
千乘之君而敵楚之一大夫其爲辱大矣春秋顯

書之不爲之諱亦足以見聖人之深疾乎魯也前
月四大夫並出盡其怒以拒於齊快一朝之忿而
已不知彊楚之議其後也楚之侵衛必以齊君致
之矣齊既不容於諸侯則南求楚楚爲齊報怨而
魯衛實搴之兵首宜其先受禍也魯無前日之戰
則必無今日之辱矣幸楚聽其屈服而遂弭兵則
蜀之會猶爲幸也庸恤夫辱哉凡諸侯之子稱公
子以父稱公而子爲公子也楚既稱王安得曰公
子吾於莊二十三年荊人來聘蓋嘗論之以爲楚
降王稱子本其自稱以通中國之辭於此尤足以
證之且嬰齊不稱王子而稱公子則其君豈自稱

王哉其稱王者臣子謚之也戰國之世諸侯皆稱王而趙武靈王獨不稱王天下宗之則不稱王者楚之利也彼方求諸侯於中夏肯自稱王以犯諸侯之惡哉今觀書公子嬰齊之事則其君不自稱王也明矣彼其卒而稱共王者臣子尊之亦由趙武靈王初不稱王而曰靈王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於蜀

蜀魯地也公及諸大夫盟于蜀則公志乎爲是盟矣公志爲是盟則魯主之乎曰魯安敢加楚哉楚主之也獨公爲志乎受楚盟爾已受楚盟君子所

不責不足誅也今率天下而胥爲夷其罪可勝誅乎內不書公而外出大夫之名大夫抗也惡在外也及齊高傒盟是也內不沒公而外書人公自辱也惡在內也公及莒人盟於浮來是也蜀之盟浮來之比耳魯內闞私忿而外招寇寇至矣則匍匐請服之不暇夫已服於楚在所不恤而摟諸侯聽命於楚其罪何逃蓋魯獨受楚盟則疑晉率諸侯而問其故先奪晉援率諸侯而從楚焉陳鄭固楚之與而齊秦宋衛曹邾鄫則非魯號召之亦未遽偕爲左袒也此聖人所以不沒公暴其恥而重其誅乎秦先宋先陳先衛先鄭衛宋二君斬然在喪

可辭而不辭也齊次鄭儼然大國可拒而不拒也冒喪而從盟自辱以從夷皆在所誅也雖一貶稱人觀其先後之序而罪之輕重見焉然未若魯之惡爲甚也以司寇之典責之魯當服上刑齊次之宋衛又次之而諸侯不得已也此春秋之法所以寓司寇之典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冬從楚而春從晉冬盟鄭而春伐鄭何諸侯之不自安且不信也彼諸侯不安諸侯不信誰任其咎哉霸主不作也鄭之從楚久矣使晉有志於抗楚服鄭曷若移伐鄭之師於鞌之役乎移七大夫之

勢而迫楚則楚必怖移七百乘之兵以伐鄭則鄭必服其怖齊也孰若怖楚之爲利其服齊也孰若服鄭之爲功兵力既盡於齊楚人乘隙而逞諸侯既已屬楚而區區摟諸侯從楚之餘而爲伐鄭之役宜其不能得鄭也然幸諸侯不遂爲楚服反而從晉是亦晉之幸而中國之福矣故聖人之復舉而爵之所以伸霸主之威而幸諸侯之能自反也宋衛二君逾年稱爵禮之常也彼其未葬時未及五月爾稱爵逾年之君也豈計葬不葬哉衛子盟于洮既葬矣特未逾年也故亦稱子用是知宋衛稱爵既逾年也非過也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飲至於廟也說者以爲危之蜀盟何以不危於此反危之吾欲聞其説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者宣公也何以不謚神主未入宮也喪畢則主入廟喪二十有七月而畢今二十有八月何以未入廟未袷也禮喪畢則因袷祭而奉安新主于宮今宮成而未袷主未入乎宮也故不得書謚然則何以書以三日哭而書爾禮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若主未入宮先君實未居而哭之非哀先

君也實自弔也自弔安得爲禮哉以爲天不佑宣公而新宮災毀矣僖宮災其亦譴僖乎允公之惡尤甚于宣天何不於新宮而致災及旣毀而後災也天無乃重於宣而輕於允歟況神主實未入宮而災其於宣何傷哉聖人之書爲禮之失而已不爲區區之應爲神也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古者諸侯繼世喪葬畢則以士服見於王王賜之韍冕然後朝于鄰國以繼好結信禮之經也今成公釋禫不朝王而朝晉此何禮邪春秋諸侯以彊

弱爲判何有於禮宣公受位於齊故喪畢則朝齊而不朝晉成公受制於晉故喪畢則朝晉而不朝齊則夫相朝之禮顧所畏者先之匹敵以下有所不朝而況周室之微哉彼其狎諸侯而不復朝君子在所不責聖人書朝晉之事凡以責其偃然無王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鄭之伐許自撤藩蔽以開楚寇也以職方考之許逼近於楚楚越許而後至鄭許弱不能抗楚折而從之君子不責恤其弱也而鄭固中夏之次國以許爲蔽而北事晉連諸侯以抗荆楚楚亦未遽得

鄭也今鄭無謀亦折而從楚又連年伐許挺許之小而肆其毒許鄭唇齒也許亡則鄭亡曷釋許以爲外扞固鄭之利也乃區區逼許不已其後許畏鄭益甚遷入楚地遷於葉又遷於白羽又遷於容城逼近楚都所以倚楚而抗鄭鄭旣失許故楚兵一出則直履鄭郊楚患益近故襄公之後鄭多入楚歲有晉楚之兵腹背受敵水火交熾而鄭特如在鼎之魚耳其患皆起於伐許而自撤藩扞之故不可不察也故聖人於鄭伐許之事始終詳之所以誅鄭之無謀而隳中國内固之勢也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圍邑不繫之國内邑也何用圍之也棘汶陽之邑爾前年以鞌之戰而取汶陽田汶陽之民蓋不降於魯然汶陽故魯民而復歸魯何以不服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宣公改助而稅成公以丘賦甲爲其民不其難哉汶陽之在齊助而已甸賦甲而已今歸魯而用魯制則一定其稅而四倍其賦彼何以堪之宜其悖然而叛也民叛而圍之孰若輕賦而民自服故圍棘之事聖人之所深疾特爲内諱而婉其義爾故不書叛然書圍則叛自見民叛則不安於魯可知

矣此所謂微而顯者歟
大雩
義見桓五年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僑如專魯郤克專晉良夫專衛鞌之戰蓋已著矣今僑如圍棘而克良夫伐廧咎如蓋晉倣而興徒役立武功以攘國柄而已棘叛而圍之猶曰有辭而廧咎如何足誅哉彼徒見僑如圍棘若有功於魯故亦伐廧咎如而建功於晉也棘汶陽之叛邑而廧咎如潞氏之叛邑魯得汶陽而棘以棘内邑也則僑如圍之猶曰爲國晉得潞氏而廧咎如叛

咎如夷也郤克伐之胡爲乎哉二子不自咎其所以致叛之故引其君而和其民乃務專兵以立己功吾見其有弄兵之罪未見其有尺寸之功也若衛孫良夫尤無益於己而有損於國蓋亦棄郤克之爲而不自知其見役於人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聘所以致好盟所以質疑假修好而質其疑君子何取哉晉衛二國俱聘於魯不爲不厚矣既聘而繼之以盟此何意耶魯成違齊而事晉初蓋睦於晉衛鞌之戰可以見矣既而楚師侵衛公懼楚兵

之及魯也於是爲蜀之會爲蜀之盟率天下諸侯叛晉而歸楚晉實憾之衛固睦於晉然纔被楚兵則亦從魯而歸楚晉能無慊乎及伐鄭之役魯衛雖外楚而復爲晉晉實疑之故未幾而公朝晉媚晉以雪前日之過也而衛良夫亦從晉伐廧咎如悅於晉以求容焉魯蓋因衛以從楚衛亦因魯以叛晉二國均得罪於晉也今晉報公之朝以使聘魯道出於衛衛疑魯侯之賣己以洗其愆故亦以使聘魯蓋破其謀而室其譖也則夫二大夫之至魯能無辯乎故既聘而各盟魯君盟其疑也晉之盟疑其貳於楚而衛之盟疑其賣衛以誑晉也是

二者不可同日而語故以二日盟之各盟其疑而已然則此公之過歟抑二子之抗也曰公之過則然爾而盟非公所欲二子各以其私意要盟故以二子抗公爲文沒公而不書非若蜀之盟内書公而外沒大夫之名也二子之盟蓋非君命各因其便而要盟故不繫之國且書使非若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書使而且繫之君也聖人一字去取襃貶自白吾怪學者求之淺而不得其旨故極言之而二子之情蓋無以易吾言也二子之情露則襃貶定矣

鄭伐許

鄭以許而抗楚是志於爲中國也今伐許而親楚是志於夷狄也聖人亦因其志而定善惡焉故曰鄭伐許狄之也餘義見公子去疾伐許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通嗣君也禮諸侯世相朝所以繼好結信春秋之世以彊弱爲判齊晉大國宋不敢不朝匹敵以下固未嘗朝也聘已爲腆矣聖人志之凡以志其任勢而廢禮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左氏曰歸叔姬也叔姬不令於杞杞伯將出之彼直歸叔姬則疑魯用叔姬之議以疾於杞故先朝于魯而言其故焉故明年叔姬來歸嗚呼春秋之世夫婦之道絕矣舜之刑於二女文王之刑於寡妻斯道安在哉觀諸此君子能不傷今而思古乎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三年公如晉旣而荀庚來聘報公之朝而且要公盟公之辱也公固辱矣然猶懼荀庚還而有辭于晉以雪其抗故今又朝之其兩朝于晉皆以蜀之盟叛晉從楚之故也嗚呼一舉之失連歲朝之而不能洗吾見其甚勞且辱矣不責其禮也

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鄆即汶陽之一邑也以田言之曰汶陽以邑言之曰鄆前日棘叛而圍之今日鄆貳而城之此皆初稅畝作丘甲之故也魯有二鄆一近莒曰東鄆一近齊曰西鄆此西鄆也以爲懼齊之復見奪則然矣左氏以爲備晉則鄆去晉遠矣

鄭伯伐許

鄭於是三伐許矣聖人蓋惡之也前日襄公伐許春秋狄之今日悼公伐許春秋爵之此豈予其伐哉蓋悼公在喪未逾年而稱伯且躬擐甲冑從金

革之事聖人所深疾也故如其意而書之以見其惡云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內女見出皆曰來歸然罪惡不可以不辯故有歸之者有自歸者以見意齊人來歸子叔姬罪在齊也杞叔姬來歸罪在叔姬也叔姬自取出絕故以自歸爲文雖姬之罪無所考而觀聖人所書之文則歸之者以見夫不夫自歸者以見婦不婦夫婦人之大倫而王化之本也本立則五教敷而周室中興矣此聖人作春秋之意也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之聘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穀齊地也晉魯大夫不會於晉魯之境而會于齊地何哉魯自鞌之戰實與晉同疾于齊既而魯得汶陽田而晉無所獲也於晉無益賈怨于齊何哉故復與齊平今荀首之會于穀實如齊也魯疑其如齊則有以間魯故道會之以結其志所以銷齊侯議魯之謀而破晉人謀己之謗也左氏載荀首如齊逆女而僑如餫諸穀志其會而不知其故也吾故白之以明僑如之志則聖人所書之意見矣不然僑如餫荀首何與於國事春秋胡爲書之

梁山崩

梁山晉地也詩曰弈弈梁山蓋在韓侯之國韓滅於晉其地爲晉晉侯及秦伯戰於韓是也梁山晉地而不繫之晉山崩川竭天下之大異天地不爲一國而示變聖人亦豈爲一國而書之天地示變以警人君聖人志之以示後世君人者觀此亦可以識天意矣若取其事應以合之曰此梁山崩之驗是亦淫巫瞽史之事非君子所欲聞也

秋大水

義見桓二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也不書葬魯不會葬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蜀之盟機會一失楚人乘之晉遂失諸侯既而摟從楚之餘以伐鄭鄭蓋未返今鄭復還而爲中國晉於是乎合諸侯爲蟲牢之盟盟鄭且結諸侯之心也晉景即位十有五年矣蓋嘗爲清丘斷道之盟以求諸侯于時楚莊方張諸侯二三其德晉不能宗主也今蟲牢之會始能復振中國之勢收諸侯於已失會而盟之且能反鄭於久叛雖未足以成威文之功而志有足嘉也是以春秋皆舉而爵

之無貶辭焉而說者謂天王崩而諸侯不會爲貶
且蟲牢鄭地逼近王城晉景於是率諸侯盟之於
王城之外以尊王室庸得爲罪乎或者徒見定王
不書葬因以爲責諸侯且定王登遐於是纔二月
何葬之爲其不書葬者獨魯不會爾安得歸罪諸
侯哉諸侯會葬自書於諸侯之策魯安得而書之
若是者附會以擠人於惡而沮喪中國盟主之勢
非春秋意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有常之禮先王所以辯分非常之禮聖人所以洽

情魯之廟制其禮已爲非常於非常之閒又以私
意益之則紊聖人之典干先王之誅矣且諸侯不
毁之廟一魯不毁之廟二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
不毁之廟爲五魯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周室而封
伯禽於曲阜伯禽受封之祖廟不可毁而伯禽之
所以有魯者則周公之故也故魯祀周公爲太祖
而伯禽爲太室二廟不毁則有其故此所爲非常
之禮所以洽情也後世子孫徒見魯之廟制既異
於諸侯遂以私意創立微有功於魯則立宮以祀
之此何禮哉武公於此蓋十有一世其廟爲鬼久
矣今創立武宮是以私意干先王之誅也武有靈

亦不享矣說禮者不考其妄謬遂謂魯公之廟文
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因以武宮爲魯不毁之
廟何魯廟不毁者如是之多也周公以功而不毁
伯禽以封而不毁彼武公何爲者哉記禮者出於
春秋之後見魯有武宮遂有武世室之語蓋不經
矣使魯既有武宮而不毁則今當書新不當書立
書立者初立也前乎此未之有也學者當以春秋
經文爲正記禮者出於漢儒不足據也

取鄟

内滅國諱滅書取鄟小國也魯滅國者三皆書取
取鄟取邿取鄫是也若宣九年取根牟以承上文

蓋以齊取萊邑也昭元年取鄆則内邑也二者非
滅國不得用取鄟之例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前乎此衛與宋同蟲牢之盟後乎此衛媵女於宋
則宋衛固無私毫之隙也今衛無辭而侵宋吾考
其故而無之衛比於晉久矣則侵宋之役疑晉意
也蓋前乎此齊未嘗從晉會盟亦未嘗與宋同役
楚主弱之盟則擠齊於衛鄭之下而宋先之蓋以
爲己國尊於齊也爵爲上公而國爲三恪何下齊
之有及蟲牢之盟晉始得齊蓋以爲不世之幸故
加齊於宋之上宋實慊然則宋之在會必有不屈

之辭矣於是晉命衛伐之衛實無憾於宋徒以盟主之令有所不得辭焉故孫良夫衛之上卿帥衛師以往不伐而侵之帥師重兵也侵宋淺事也以重兵而行淺事豈力不足哉不情故也故聖人於衛無貶辭蓋志不在衛實譏晉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邾魯之附庸也前日戕鄫子于鄫魯所當治而不治旣而蜀之盟蟲牢之會皆得列於諸侯魯實庇之爲邾之恩大矣今之來朝不爲過禮矣容其姦而引其惡受其禮而置其罪春秋之時

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宋之於魯尤親於衛也前日衛以晉之命不得已而加兵於宋故侵之而已晉蓋以爲侵宋未足以挫宋之抗也是以命魯公孫嬰齊還自晉而魯以蔑及僑如侵宋奉晉命也然四年使華元來聘五年魯以仲孫蔑報之宋魯之好方篤則二師之出豈志於伐宋哉晉憾宋而不自伐移惡於人人亦豈無心腹腎腸哉用己兵而鬪他人之怨無益於己而賈怨於人宜魯不忍深加毒宋亦侵其北鄙而已蔑及僑如皆魯之命卿帥師以行其衆必不如少雖入其都圍其邑無難也而纔侵之此豈其情哉塞責之辭而止矣故明年華元復來聘公孫壽來納幣而伯姬歸于宋則今日之侵宋不以爲憾耳知其命出于晉非魯意也左氏爲晉命是爲得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自辰陵之盟受命于楚楚視之固若已之與也纔貳於晉則兵環其壘鄭不能堪晉不能取故鄭襄南嚮從楚者十有五年蟲牢之盟中國之勢少振故鄭復反而爲晉悼公即世楚乘鄭喪扼之以兵其爲毒深矣然諸侯伐喪鮮無貶辭而楚不加貶者非與楚也聖人豈責禮義於夷狄哉以不治治之也王者不治夷狄之意於此見矣

冬季孫行父如晉

公孫嬰齊如晉旣返而二大夫侵宋晉命也侵宋之師旣返而季文子如晉報宋之屈也晉以衛爲不用命更以命魯魯侵宋而已魯疑晉以宋爲未服而罪魯也故以行父如晉言宋之服以故明年救鄭之役宋復從晉者魯故也魯區區然市驩於晉者蓋蜀之盟卒諸侯叛晉從楚晉實憾之故四大夫一歲之間三奔命以奉晉之懽心惟恐不得宋以重得罪於晉也嗚呼一舉而失其勞一至是乎

晉欒書帥師救鄭

善救鄭也救者善則伐之惡可知矣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鼷鼠食郊牛角者三改卜牛而又食者惟此而已魯郊僭也天豈享僭哉鼷鼠之害説者以爲養牲不謹非也鼷鼠豈人致之而亦豈人所能驅之天意不允於魯也故遺其害而著其譴魯不之察又改卜焉違天不祥宜其又食也免牛不郊而猶三望不郊天而祀地其爲僭一爾義見僖三十二年

吳伐郯

楚患未艾而加之以吳中國之不幸哉吳固太伯之後在周爲伯父使其不用夷而從中國則春秋固宜得褒異之辭惟以夷自居故春秋亦從而夷之曰吳而已楚始通中國稱荆吳始通中國遂稱吳皆其自稱也太伯避位奔荆蠻自稱句吳後世因而不改故亦曰吳其後書吳子亦因其自稱與楚同焉説者以爲無周稱王聖人降而書子非也觀其卒而訃于我可以見矣禮諸侯卒而訃於諸侯皆自稱其本爵不敢有加焉至葬則書公臣子尊之也今吳楚之君卒皆書子皆其自稱也葬而謚曰王諸侯及其臣子尊之不可以訓故聖人略

其葬避其僭號也此爲得之胡安國又援國語吳本伯爵此則國語之失彼徒見吳伯之後因以爲伯爵耳秦本伯爵亦自稱伯聖人不貶也何獨於吳貶之吳秦皆夷也語吳之先則貴於秦聖人不宜降吳而與秦也姑聽其自稱也云爾若其伐郯則病中國自是而始春秋蓋爲中國憂也其稱國稱子因其勢彊弱所以通中國者詳略如此若以爲聖人筆削所寓則非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曹之於諸侯未爲小國特勢不足爾論其名上與衛鄭同其列而無愧較其實則下與邾莒未有以大相過也如征役則上同於衛鄭而朝覲則下比於邾莒嗚呼曹伯蓋亦難矣三年鞌之戰曹固與齊無憾也徒受晉魯之役而有公子首之行伐鄭救鄭無敢不從此其名與鄭衛同也而其實勢不支故鄭衛未嘗朝魯而曹屢朝之此其實與邾莒比也易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其春秋曹伯之謂乎

不郊猶三望

義見上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楚師兩伐鄭以鄭之叛己也鄭豈楚之與哉鄰於

楚境楚一得之遂爲固有鄭受晉盟則兵屢扼之前日伐鄭晉以一大夫帥師救之今之伐鄭以九國之君援之其所以爲鄭援者日加則知楚日熾也審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春秋書救未有繼之以盟者且合諸侯主乎救鄭而已安用盟盟之所以固攜貳諸侯皆在何固之有今諸侯救鄭而同盟於馬陵吾知其病楚之彊而疑諸侯之貳也於時晉蓋未失鄭馬陵之盟鄭實在焉楚公子嬰齊兩帥師伐鄭前日之師未能

得志則今日之役兵不加少益兵以扼鄭鄭能無懼心乎豈特鄭懼之宋衛曹莒邾亦何恃而不恐恐則二心生諸侯之常情也晉侯於是疑其覦楚之彊而貳於楚故救兵未返即馬陵而盟之所以諭華夷彊弱之勢釋諸侯之懼而弭其貳楚之心也春秋救者凡十有八惟此繼之以盟用是知其病楚而疑諸侯之攜貳也

公至自會

凡公行而反飮至於廟舍爵書勳於册然公之出固有二事偶者不可以二事至以二事至則若再出焉二事皆善則槩曰至自會二事善惡各一則擇其善者書之蓋惡則飮至之禮有所不敢行苟行之則必飾辭以誣册書爾聖人皆因其實而書之褒貶自見今救鄭盟於馬陵所以出而二事偶然二事俱無惡故並告於廟而槩書曰公至自會也

吳入州來

州來吳楚之間小國爾吳伐郯中國無救者而楚人亦不敢議其後於是入州來州來微且逼於楚彼得州來不足以爲中國重輕而聖人必志之以著楚方張而吳日熾中國諸侯何以堪之故不十年有鍾離之會中國安能並抗二敵哉其外楚不

得不連吳也然勾吳蠶食之勢自伐郯入州來始所以著其猾夏之漸也說者以爲吳乘楚伐鄭而入州來是楚伐鄭晉救鄭之師已反而吳兵方及州來安可謂乘楚之出哉王當又以爲其後楚兵不敢觀兵於上國者畏吳也九年楚道吳會之間伐莒吳何不遂襲其後哉彼徒見州來近楚而吳入其郛臆度而爲是說其實非也

冬大雩

周之冬今之八月不雨不得不雩餘見桓五年

衛孫林父出奔晉

孫氏專衛自良夫始良夫見經六專盟者二專兵

者四會盟征伐既一出其手世及其子安得不橫哉林父良夫之子也定公不忍其橫不能無憾於心然未加譴而林父奔晉訴於大國而內抗其君其罪可勝誅乎晉不能治反戚於衛獎其臣以逆其君十四年卒自晉入衛晉反之也其後寖淫其惡至襄二十六年入于戚以叛聖人終始著之首書其奔終書其叛林父之罪無所逃矣然衛不能制而容之晉不能治而逸之均罪也衛之弱且制於晉有所不敵而晉佑叛臣以亂人國其誅可不重乎此春秋之法蓋專責晉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魯爲鞌之戰而取汶陽晉力也今韓穿來言歸汶陽田亦晉故也前日以爲可取則如今日勿歸今日以爲宜歸則如前日勿取以爲可取而復歸之以爲宜歸而故取之二者均罪也汶陽故魯田已久沒於齊及鞌之役晉主是戰一戰而勝反魯侵地然晉實何有哉爲魯復田而已前日取田於齊齊失之也晉實無所失今日以田與齊齊得之也晉實何所得失之非已之損得之非已之益宜晉人於取予甚輕且易也特假是田市功於魯市恩於齊矣初爲鞌之戰魯實傾國以從傾

國以從我而我無以利之則若勞人而無報故取汶陽田以報功於魯焉既敗齊師頃公屈已以事晉晉自文公之後齊蓋以東夏彊侯未嘗屈於晉也戰鞌一敗銳鋒頓挫蟲牢之盟救鄭之役執兵歃血惟晉是從晉得齊之服爲榮大矣故常以取其田爲負也魯人得田晉實無補而負齊爲多魯人失田晉實無傷而於齊爲惠故寧使魯失田而晉無負於齊此所以有韓穿之來也然是田故魯之舊封則在魯爲義在齊爲不義晉藉田以市功二國爾庸顧夫義不義哉然魯初以四卿得之而今以一言失之何得之艱而失之易也初倚晉之

勢而得之故非四卿并出無以奉晉之歡今畏晉之勢而失之故雖一言之及無敢不承晉命此所以艱於得而易於失也魯侯不剛固無以違矣而晉景彊聒抑亦甚哉聖人書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春秋書法未有若是之詳且婉者也晉侯之罪何所逭乎歸之于齊者迂辭也凡事有曲而不通者必迂其辭以見之晉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與執曹伯歸于京師異矣故曰歸之以見其曲今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與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異矣故亦曰歸之以著其不直一字之間其義顯矣信乎非聖人不能修也汶陽田

即鄆讙龜陰初言其田而終舉其邑此時未爲邑也其後齊築爲三邑以守之爾故定十年來歸以邑舉之餘義見取汶陽田

晉欒書帥師侵蔡

蔡追於楚鮮歸中國蓋甘於夷矣自翟泉與盟之後未嘗從中國會盟文十年比楚人爲厥貉之次十五年晉郤缺伐之卒不能反也今欒書以師侵之雖未遂得蔡然亦可謂不畏楚矣故聖人亦書之所以存中國之勢而振霸主之威歟

公孫嬰齊如莒

嬰齊如莒非國事也魯大夫如大國者聘也未有

聘小國者如小國謀其私爾公孫茲如牟左氏以爲娶焉是亦意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葬亡友猶書之娶何嫌不書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娶也外且書之內安得不書不書其故諱其私也雖魯有所不能知者矣故無得而書焉嬰齊叔肸之子父不義宣公而甘爲匹夫可不謂賢歟而嬰齊專侈于朝且如莒而謀其私爲肸之累多矣君子惜之

宋公使華元來聘

求婚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婚禮不稱主人以自媒爲嫌也天子娶於諸侯以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娶於大夫以大夫同姓者主之諸侯娶於諸侯父在則聽于父母在則聽于母未有自娶而自主之者也宋公娶於魯而自主之故書曰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譏自媒也公羊以爲錄伯姬伯姬之賢則然耳何必納幣而預褒之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同趙括無事業見於經其罪不可得而考獨以經文觀之稱國以殺殺無罪也同括何以無罪趙盾弑靈公於今再世矣再世而不能得賊盾獲死于牖下殺同括何益哉同括衰之子盾之弟也兄爲

逆其弟何與況兄獲全腰領而弟蒙其戮脫渠魁而誅其親庸爲得其罪乎故以無罪錄之也左氏載莊姬之譖有無未必可信吾故略之以經爲正而已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凡賞無常輕重眡功周公之制未有無功而賞者也賜命國之重賞安可以加無功錫命者諸侯繼統命之爲諸侯也賜命者有功而賜命服也禮三公一命袞若有加則賜也大國之君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有加而賜所爲賜命也成公即位八年矣朝晉者再未嘗一

朝王聘晉聘宋者三未嘗一聘周王師敗未嘗救定王葬未嘗會魯甸服也二歲一朝今四不朝矣貶爵削地六師移之亦爲過也不加之刑而加之賞此何法哉蓋簡王即位于今三年諒陰初終聽政于天下用姑息之典以維諸侯而已何賞之有天子天王之稱也或曰臨天下曰天子臨諸侯曰天王天下即諸侯諸侯即天下何以見其異任伯雨曰天子主乎恩天王主乎法其言則巧而實穿鑿褒貶不在此矣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婦人之義無再行叔姬既絕于杞而以杞目之聖人垂教遠矣鄭伯姬不書卒而此書卒成公不以爲罪而厚其喪也故明年杞伯來逆其喪以歸畏魯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士燮來聘謀伐郯也郯蕞爾小邦何足以煩二國之謀而重勤四國之師哉非難於郯難於吳也前年吳伐郯郯折而從吳吳人方張晉實懼之郯在齊魯之鄙伐郯而吳救郯則齊魯將受其毒故先謀之於齊魯俾内爲備而外伐郯兵勢既張則吳有所不敢救也此所以先聘後伐必四國之兵皆

出而後伐之歟不然郯之爲國偏師足以環其郛尚何用多兵哉初吳伐郯晉不能救逮其從吳乃動四國之兵而伐之不爲其易而爲其難晉已失計矣然因其失而遂棄之則吳患益深伐郯猶足以蓋其失也是以春秋無貶辭齊邾書人將卑師少也晉魯不書帥師將尊師少也以四國並起伐郯聲慴吳人而已其實不在用衆也

衛人來媵

義見齊人來媵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春秋之作凡以正天下之非禮非義叔姬既絕於杞而卒於魯則宜葬於魯矣今杞伯來逆其喪以歸此何禮哉禮出妻之子爲其母服齊衰杖期若父後則無服其子尚爾於夫何有邪杞伯以叔姬爲賢初則不當出以爲不賢則卒不當以歸初以爲罪而出之終以爲恩而逆之既曰有罪則不宜加恩既加恩則不可謂之罪二者必居其一矣觀杞伯初絕之不敢直歸之魯先朝魯而後歸之則懼魯可知及卒於魯魯不以爲過而厚治其喪杞伯於是懼而復來逆之則出之逆之皆畏魯也非杞伯之心也且夫婦之義而至於出絕其亦不仁矣而聖人不責杞伯者以叔姬之不賢不能

順其夫家以奉杞之宗廟也刑於寡妻雖文王之德而太姒之賢聖人列於十亂則姒之懿德何如哉若叔姬之不賢則雖文有不能化也此聖人所以重責叔姬輕待杞伯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伯者之求諸侯假義而已不能久假而違歸之宜諸侯之貳也晉自蟲牢之盟始得諸侯宋公一言不順則命魯衛侵之六年之役是也魯衛何嫌於宋哉以霸主之命爾既而晉以齊厚於已復奪魯田以歸齊魯之所以事晉者以因晉而得汶陽田

也今既復爲晉所奪魯何望於晉哉故晉雖惡宋而魯犯晉怒與宋共爲婚姻之好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而衛遂來媵魯既與宋矣衛復何畏而不從哉魯宋衛合爲一家魯若一言怨晉之奪已田也則天下諸侯舉皆貳晉矣故三國之好既合晉於是懼而爲蒲之盟收諸侯之離心也蒲之盟纔返而晉人亦來媵此非懼三國合好以叛晉其肯然歟晉雖惡宋不順而反妻之狎魯之弱小而反媵之是豈得已哉懼三國之叛心而已夫諸侯同盟必有其故學者不可不稽之蟲牢之盟以得鄭也馬陵之盟疑諸侯貳於楚也蒲之盟懼三國結婚以叛晉也不考其故而妄言之則春秋爲虛文矣未嘗聞聖人作春秋有一言爲虛文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内女之書者三紀叔姬與宋伯姬以賢節季姬以姦不書其初無以見其終故於其歸也皆志之然紀叔姬宋伯姬始終之善可以見矣而鄫姬之惡何自而明故紀宋二姬卒書葬以見其善之終鄫姬不書葬以見其惡之終也此春秋異其文而見善惡者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婦人嫁三月擇日而見于廟成婦禮也此固娶婦者之禮豈嫁女者所宜與之僖公娶于齊致夫人于廟書曰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是未有女氏之嫁命使以致女于婿氏之廟者今魯嫁伯姬於宋三月而遣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此則有由矣魯既犯晉之所惡而嫁女於宋衛亦來媵之晉蓋疑三國合而反晉也故前爲蒲之盟諸侯既協故晉亦屈已而來媵晉大國也視魯故常眇之今肯以其女爲妾乎故晉將送媵女于宋魯疑伯姬未見於廟爲晉所脅而不得爲夫人也於是遣使以致之古今典禮有廟見之制無致女之文致女者蓋成公

一時之權制實非禮也諸儒皆求其說而不得乃以致女爲常典誤以廟見爲致女也旣以致女爲是乃疑春秋不書常事則又曰使卿非禮也且行父魯之貴大夫上卿爾若使而非其宜季氏專且彊其肯任卑者之役乎求其說而不得宜其不免乎鑿也

晉人來媵

諸侯嫁女於諸侯二國媵之是謂三歸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之道也魯嫁伯姬于宋衛晉媵之常事爾何以書蓋因其常而有變詞不可不志也魯嫁女衛來媵眞情也晉爲霸主而下媵魯女實非

得已蓋迫於勢而疑諸侯之叛晉也然晉之來媵固有其意而書之若衛人之媵何必志哉蓋不志則無以見其三國來媵爲禮之過也其後齊亦來媵爾此所以不得不書衛之媵也若齊之媵尤有說焉解在後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鄭將叛晉爲楚晉侯執之宜得霸討矣而書曰晉人執鄭伯何哉蓋晉所以宗諸侯者非其道宜其得鄭之叛也前日爲蒲之盟諸侯已二三其德以故魯嫁女于宋晉屈已而爲之媵蓋求魯宋也晉主夏盟以是而求諸侯鄭復何望哉鄭介晉楚之閒弱不能自立惟彊是從矣視晉爲無足以庇鄭故貳於楚晉不念其所以失鄭之故修德以來鄭乃因其來朝而執之鄭人安得服哉鄭不服而加之以兵尚爲得霸討乎楚子執宋公以伐宋晉人執鄭伯以伐鄭其惡僅一閒爾此宜其得貶絕於春秋也然楚子執宋公以伐宋不再舉楚師晉人執鄭伯以伐鄭再舉欒書之行非褒晉也楚子即宋地執其君以伐其國晉因鄭伯來朝內執其君外命大夫伐鄭爾執不書其地則知其在晉再舉師則知其外命大夫也噫君執其君而臣伐其

國其爲虐尤酷於楚恃此而宗諸侯宜諸侯不懷以此而抗楚宜楚人益熾也晉景於是乎無能爲矣區區侵鄭宜其不能得鄭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楚人之患深矣潰莒入鄆何其神乎楚居荆州其地蓋遠于莒莒即今之密州也在吳魯之東楚人整兵道吳魯之閒越吳魯之境而伐莒吾不知楚兵何以直至於此也楚於是實有輕諸侯之心而諸侯亦拱手愕視無敢議其後者吾於此竊爲中國憂嗚呼莒蕞爾小國固不足以抗楚且素與楚

隔絕亦豈意楚師之直犯其國哉聞侏儒之弊固已震慴宜其民不戰而潰也或者罪莒之無備且不得民故釋然而潰此非人情矣莒之徼縱有備其能破楚師乎莒之民耳聞楚彊目未嘗見楚兵也一覩左衽之師能無懼乎民雖懷其君亦不勝恤其身矣尚何恃而不逃民逃則楚若蹈無人之境故乘破竹之威以遂入鄆也鄆莒魯交爭之邑于時蓋在莒魯文公城諸及鄆而未能得襄十二年莒人圍台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則知成公之世鄆不在魯也楚人潰莒而遂入其邑宜書遂矣而再舉楚人何哉蓋嬰齊伐莒莒潰以偏師入鄆爾

嬰不在故不得書遂再舉楚人以見莒判然瓦解雖偏師猶足以入鄆也嗚呼楚兵橫行直抵海濱齊晉不能闘其前吳魯不能犄其後吾不知諸侯何如是之無謀也學者不責諸侯之無謀而責莒人之無備非春秋之意矣

秦人白狄伐晉

夷狄天下之無信者也甲彊則主乎甲乙彊則順乎乙君子不治也獨責中國爲重矣宜八年晉成嘗以白狄伐秦今秦伯亦以白狄伐晉白狄介秦晉之閒惟所用之而秦晉二君皆中國彊侯用非族以伐同類其視狄何遠哉故聖人槩稱人閒不

書及一乎狄也秦晉自殽之役于此四十有七年各弃四世而怨不釋則亦無以爲人矣聖人蓋均惡之今又互用夷狄以交攻惡同罪均無以大相過也前日晉書師今日秦書人所用之兵有衆寡將有尊卑爾其實均不義非有所輕重也

鄭人圍許

鄭人圍許鄭伯未釋也執其君而民不服反圍許以動晉嗚呼舉而不義招辱於天下區區詐力果何足恃哉王者之師誅其君弔其民民大悅今雖殺其君鄭不可得晉之爲辱大矣鄭人蓋曰寡君無罪而晉執之鄭以社稷之靈旣有君矣故圍許

以示不畏晉噫晉於此雖反其君而鄭不受雖殺其君而鄭不服晉侯於鄭吾見其愧無隙以入地矣雖悔前日執鄭伯庸可及乎鄭固素虐於許而今日之師無意於許蓋激晉之恥而已

城中城

前者楚人伐莒遂入鄆鄆逼於魯魯實懼之今城中城備不虞也中城即今海州之邑雖遠於楚觀莒之潰亦不可不備也況得時乎此不爲貶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衛何憾於鄭哉霸主之命也晉不義而執人之君鄭不服負愧於鄭將歸其君而鄭無求君之意進

退皇皇然無以自處故令衛師侵鄭意鄭或懼而
求反其君得以憑藉而歸鄭伯也鄭卒無一言之
屈故五月辛諸侯伐鄭而納鄭伯焉未聞旣執其
君乃伐其國而求反其君也晉侯是何顔以宗諸
侯乎黒背稱弟母弟也衛定篤於母而親於弟與
齊僖厚其弟年者異世同轍也年之子無知弑君
黒背之子剽簒國是或一道也私其親而厚寵之
果有益於國乎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四月旣非時而五卜爲瀆已甚不免牲不免牛而
曰乃不郊忿詞也天之所以不許魯郊也明矣乃

不自咎尚忿而不郊成公之悖甚矣春秋書免牲
者二猶有從容畏天之意書乃不郊者三是忿而
遂置之也天可忿乎吾爲懼矣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晉景執鄭伯以伐鄭而鄭不服圍許激晉晉將歸
鄭伯而鄭不求又命衛以侵鄭鄭卒不求復其君
晉景於此儳然如不終日欲歸其君而鄭不求欲
殺其君而鄭不服故忍靦顔以合諸侯伐鄭而歸
之然以單使歸其君鄭苟拒而不受則返何以置
之哉故假六國之兵以勢扼鄭而必其入也噫初
而執之以一夫之力今而歸之脅六國之師何執

之易而釋之反難哉義不足也執之以義則鄭傾
國而聽晉求歸其君安用伐之而後歸執之而不
義則鄭立君以抗晉而晉無如之何故雖納之有
所不受嗚呼霸主之舉錯其可忽諸彼徒見文公
嘗執曹衛二君而得國故亦執鄭伯焉亦豈知其
反爲辱哉然曹伯襄衛侯鄭皆書歸而鄭伯不書
歸蓋曹衛之人幸其君之釋而有欲歸之志故以
歸告諸侯魯史書其歸聖人亦以書之今鄭伯之
執晉實不義鄭人不服奉鄭世子以抗晉晉彊納
之非鄭欲其歸也故不以歸告於諸侯魯史不書
歸故聖人亦不得以歸書之非聖人故略之也觀

晉伐鄭而十三年鄭伯從晉伐秦則鄭伯於此歸
鄭可知矣不書納實歸之不可言納也諸侯蓋恥
言納尚何辭而書之故公之歸不至告廟也魯史
不書春秋安得而益之哉

齊人來媵

齊晉大國下媵於魯說者以爲慕伯姬之賢或曰
以二國媵僭天子皆非也蓋有其故矣晉之媵晉
自屈也齊之媵晉以之也晉初奪魯田以復歸齊
魯於是憾晉侯與宋爲婚衛人來媵晉疑魯與宋
衛合叛晉故亦屈己而來媵晉之屈實以奪魯田
以與齊之故也晉已屈己與宋魯衛爲姻婭之間

齊獨取汶陽以結怨於魯使魯教晉復爲鞌之戰
齊獨能抗乎故見晉人來媵亦屈己而來媵外從
晉之欲内市魯之歡且得宋之援也齊以一女爲
媵而爲齊之利多矣雖屈辱有所不辭也此齊晉
所以來媵之意不然二大國之彊未易爲宋魯屈
也彼所謂慕伯姬之賢與三國僭天子非是之意
也伯姬之賢見於守節以死未死之際何以顯其
賢宋非彊國安能屈齊晉之媵殆因魯女而坐享
其榮爾非宋求之也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奔喪會葬臣子之事也天王崩諸侯會葬同盟卒
大夫會葬禮也晉侯獳卒而公如晉會葬之辱甚
矣宣十年齊侯元卒公如齊公至自齊更以公孫
歸父如齊故書葬齊惠公今公如晉久留于晉及
葬景公而後反實公之辱也故不書葬晉景公爲
内諱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公自前年七月如晉至今三月而後至留於晉者
凡九月魯亦有人民社稷之守乎晉侯獳卒於五
月則九月葬矣既葬而稽於晉者凡六月吾竊爲
成公懼之于時季氏日彊行父蓋秉魯政也政在
季氏者凡九月魯之爲魯抑亦可危矣然襄公如
楚亦踰年而後返于時季武子秉公不在而取卞
故春秋於二十九年春正月書公在楚志公所在
以存魯而誅武子也今公之出文子秉政然無取
卞之事故聖人不書公在晉則夫文子專未若武
子之甚也孔子稱其三思而後行蓋亦愿而有畏
者歟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前年公如晉留於晉者凡九月公何負於晉而晉
止之晉之不義也甚矣初無罪而執鄭伯鄭人不

服欲殺之不能欲歸之不可反受其辱尚不自悛
今又止公何爲耶徒以魯與宋衛結婚姻之援以
抗晉而晉齊屈而媵之也今公既返因以郤犨來
聘且抗公而盟之陽爲禮而陰實疑魯蓋厲公初
立而求諸侯疑公　憾其見止而或叛晉也故因
聘而盟之郤犨之來也蓋曰拜前日之朝且通嗣
君爾而郤犨之盟何意哉吾於此見晉人來聘之
不情而魯之弱矣以公而敵大夫其辱爲如何聖
人没公不書非苟爲内諱仲公所以誅郤犨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

行父如晉報郤犨之聘也僑如如齊改事齊也既

報聘於晉而復事齊何邪魯弱不能自立從容於二大國之間惟厚於己者親之爾初魯所以事晉者以晉能助已爲鞌之戰而取汶陽田也不數歲晉復奪而予齊魯何賴於晉哉故事晉之心怠矣前日以憾齊之故不得不事晉今田既復入齊矣魯與宋婚而齊且來媵尚何慊於齊乎晉既以魯爲貳已公朝之而反見止其不厚於魯也明矣卻犨來聘又抗公而盟之魯安能忍辱以服事晉乎故以僑如如齊通舊好且倚齊而抗晉也然既事齊矣何用報晉蓋于時齊亦比于晉以復汶陽田也今事齊而遽絶晉不惟魯犯晉怒齊且不敢

庇魯以抗晉也故分使兩聘而羈縻於齊晉之間其實心於齊而外晉矣故十四年僑如如齊逆女又娶於齊焉則今日如齊之役非獨貳晉且謀婚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外內出入之辭自天子至於庶人同之安有天子獨有內無外有入無出也陋儒穿鑿而使聖人之辭有所不達吾且陋之天王無出吾於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既言之矣自周無出吾猶有言也春秋內外之臣書奔者五書出奔者三十有七直書奔者無位之辭也或自外而奔也書出者有位之辭也自內而出也淺丈夫鑿生自周無出之論蓋以王子瑕奔晉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不書出爾至周公書出其論既不攻而敗乃文之曰周公自絶而出也嘻孰使其妄生無出之論乃自病而自炙哉且考之於古周無不言出之理書曰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又曰諸侯出廟門俟曰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不知何以得自周無出之說也周公之罪雖不可灼知然其出奔非已不能自安則內不容也周室之政何政矣自內而出故不得不書出若夫王子瑕則聞

佞夫之禍而奔王子朝則聞恭王之至而奔皆非有位者也或自外而奔也故不書出晉先蔑奔秦自令狐而奔也歸父奔齊自笙而奔也故不得言出宋萬出奔陳衛孫林父出奔晉皆自內而奔故不得不言出必曰在周無出則先蔑歸父亦不書出無乃晉魯亦無出邪其說陋矣聖人書周公出奔晉不在有出無出之間所譏者周與晉矣周之盛時王臣有罪放殺屏竄惟上所令得罪於主則延頸就死否則素服待放矣未聞有罪而擗然自奔也王之所弃天下同弃之命一出孰敢匿其姦大則討之以敵王所愾小則執之以歸于甸人未

聞黜于周而保於晉也周室不綱聖人所不忍責而晉爲逋逃主匿比罪人以抗天子其罪何可不誅哉此周公出奔晉之意若曰自周無出非吾所欲聞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晉厲初立而求諸侯於是爲瑣澤之會然所會者魯衛而已齊宋不與也前年叔孫僑如如齊魯實貳於齊事晉不篤故晉求諸侯必先得魯衛以魯衛於齊宋爲姻魯衛不叛則齊宋至矣此會于瑣澤之故也左氏載宋合晉楚之成鄭人聽成考之於經旣不書楚且不及宋晉所會者魯衛爾無一

是合者此不知是何年事左氏誤附會矣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攘夷狄安中國霸主之略也晉厲嗣霸之初首敗狄於交剛順諸侯之欲以懷其心而已故晉有命諸侯有所不敢違也于時狄實未有以戕中國而晉敗之雖攘夷狄於春秋爲美事而聖人書人者責其僞也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非詐戰也不與夷狄當中國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晉彊國厲公健主也且世嗣霸統未遠爲諸侯下也今不徵兵於魯而曰乞師焉豈情也哉成公作丘甲甲士衆而精悍多兵實彊於諸侯晉蓋忌之於是假遜順之禮以乞師其實陰謀以困魯也藉遜順以行陰謀魯不察更以爲腆單使至庭則掃三軍之衆以從晉晉用之而屢得志於諸侯何晉侯之姦而魯君之不悟哉故外之來乞師者惟成公之世信乎非成公之作丘甲無以招晉之來非成公之昏庸無以墮厲公之計也晉之來乞師者四其謀則一厲公之姦至矣乞者屈辱之辭加晉以屈辱之辭聖人蓋賤厲公矣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情僞而迹真君子誅其僞迹公而情私君子治其私春秋之所以爲春秋判天下之情迹而已公如京師迹若真而情實僞晉侯伐秦迹若公而情實私不可不察也春秋至是百有餘年未聞有諸侯如京師者僖公因王之狩而再朝王所蓋非其地矣成公獨能如京師而朝王其迹不旣真與然公實非朝王志於會晉伐秦而已則其情已露故聖人首書晉侯使郤錡來乞師而繼書公自京師遂會晉侯伐秦著其僞也秦晉交怨五十餘年其已極矣前年秦人復以白狄伐晉雖晉侯以怨報怨

不失爲直而秦獨於晉爲深仇彼諸侯何嫌於秦哉蓋未嘗以寸兵尺鏃遺諸侯也今厲公合諸侯以爲兵車之會蓋以霸主之令脅之則其迹若公矣然合諸侯以除中國之患可也今乃摟之以報己怨庸得爲公平前乎此晉之伐秦者屢矣未嘗脅霸主之威用諸侯之力以疾秦今以公合諸侯而私用之故聖人書公會晉侯某侯伐秦志其私也是二者均罪人矣若夫公如京師責之淺者則曰十二公之中惟成公如京師聖人蓋褒之責之深者則曰公因伐秦過京師而已未嘗朝也故不書朝淺者在所不辯而深者吾竊以爲過矣且公

三月如京師至五月而會晉伐秦久留京師非朝王而然與公朝於王所非其所也故不可書公如王所而書朝焉若公朝齊晉及內大夫聘於京師皆書如而朝聘自見矣今書公如京師責其不朝蓋曰不因伐秦則亦不朝京師耳然說者以朝京師係襃貶甚重則惟責魯而不問晉晉亦烏得爲無罪哉於時吳楚交興諸侯震恐晉厲嗣霸不圖制吳楚以安中國乃連諸侯以報私忿諸侯豈晉所宜用哉徒以霸而謀自安則勢有所不得不順齊威晉文合諸侯以安諸侯一不義則君子責其非況合諸侯以自謀其私可置而勿議哉吾於此見晉魯均受其貶矣三傳諸儒無一言及晉吾故益之以明聖人之意而已

曹伯廬卒于師

爲人役而喪其身聖人閔之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公初如京師而後至伐秦此則以明公初不如京師特因伐秦過天子而朝之也故其返也不敢曰至自京師而圖宗廟也然於時以從霸主爲重而如京師爲輕以朝王爲不足道而以伐秦爲榮故其返也以伐秦至而不以京師至也雖時態以爲常而聖人書之亦足以見京師輕而諸侯重也悲夫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見於經自隱三年至此卒葬未嘗書于冊公羊以爲傳聞之世錄大略小或者又以莒無謚非也莒用夷禮卒不告故不書卒葬不會故不書葬無他義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林父得罪於衛而出奔晉倚晉逼衛以求入也晉爲霸主不執之以正其罪反匿比罪人拒衛而彊歸之林父旣脅晉以得入知衛侯畏晉而不敢治

已則肆惡於衛甯何忌哉故其後卒至於叛所以
叛衛者林父也而致林父之叛者晉也晉侯之罪
當加林父一等此聖人所以書歸自晉歟凡曰歸
自其者其歸之也歸者其罪輕歸之者其罪重故
吾以爲春秋責晉爲重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譏不親迎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鄭之伐許非策也吾于三年去疾伐許既言之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一事而再見者先氏後名常也不獨逆女爲然公

孫歸父如晉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之類是也
左氏謂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鑿而無義矣稱
婦有姑也于時穆姜存焉爾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嬰齊公子遂之子宣十八年歸父奔齊魯人以嬰
齊後歸父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則嬰齊仲遂之
孫矣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故曰仲嬰齊然以
弟而後於兄昭穆爲不順不可以訓况仲遂魯之

賊歸父且弃命奔齊則雖絕其後不爲已甚而魯
人爲之後故春秋於仲遂之卒獨書其字而仲嬰
齊無事業見於世亦書其卒足以見魯人不絕仲
氏尤以遂爲賢且有功於魯也成公宣之嫡子遂
有恩於其父子忍絕其後乎則東門氏者三家惡
之成公蓋厚之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
人同盟于戚
晉合諸侯於戚所以蓋前日伐秦之非也前日伐
秦私用之今日于戚公盟之然伐秦之役則齊侯
宋公滕人皆在今日戚之會宋以世子齊以大夫

而滕且不至矣蓋前日以公合諸侯諸侯初不知
其伐秦以兵車會之既而晉侯乃摟之以報怨諸
侯不允也故今日之會齊宋莫測其然姑以世子
大夫聽命而已滕雖不至晉亦無若之何蓋已有
以欺諸侯無怪夫諸侯之不篤信也晉懼諸侯之
攜故曹已與盟復執之以賣歡於諸侯蓋曰吾合
諸侯爲天下討亂治逆也噫亦既僞矣安有既盟
之復執之則賞罰不亦紊乎雖得霸討其實假義
以蓋伐秦之失而已非眞情也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僖二十有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書人書

歸之于此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書侯書歸于吾用是知春秋一字褒貶果非聖人不能修也文公晉之賢君乃聽元咺之訟而執人之君故書人以執貶詞也已旣執非其罪乃不自決更以累京師故書歸之于迂詞也今曹成公因宣公之死乃殺世子以自立是天下之罪人也晉侯執之且不敢自決而歸于京師舉措皆正故書侯而不書人志褒且直之之詞也然則固常事耳何用書之蓋不執之於盟之前而執之於旣受盟之後則晉侯非心於討曹特假義以維諸侯之心而已左氏不達因以謂會于戚專于討曹且曹與戚之會晉侯初

合諸侯而盟之以洗其前日私用諸侯以伐秦之謑特疑諸侯之貳因討曹以示義也不執之于未盟而執之于已盟則戚之會初不爲討曹也明矣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鄭有以招之也前年鄭公子喜無故而伐許許楚之與也鄭昔嘗伐許而楚不問以鄭在楚耳今鄭從晉而伐己之與國楚能不惡鄭乎故楚子伐鄭爲許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華元宋之賢大夫也其出奔晉何邪爲山及魚石所迫也華元歸而山見殺魚石叛則知初之出也山與魚石迫之矣元爲右師而二叛將作不能已之乃狼顧而奔晉倚晉而復歸亦足以見元之懦而不立忠而無謀也論元之心則與衞孫林父異觀元之跡則與衞孫林父同美惡不嫌同辭故聖人一書之然觀林父歸而卒至于叛元歸而殺山逐魚石則善惡自判矣美惡雖同辭庸何傷于褒貶哉左氏載魚石止華元于河上而經實書奔晉又曰請討山旣討山則魚石何用奔楚考其言無

一毫合于經在所不信蓋山與魚石均宋之亂臣故山見殺而魚石奔復倚楚而入判然無足疑者若從左氏之說則漫不可考耳

宋殺其大夫山

山名而不氏宋之亂臣也聖人惡之奪其族所以著其惡焉然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旣殺有罪而以累上之辭書之何邪所以致山之惡者君也宋共寵任蕩氏共公卒而蕩氏專逐華元比魚石以爲宋患雖山之惡甚白而所以成其惡蓋自君上也故以累上之辭書之然山之罪卒不可赦故黜族以見惡用是知春秋褒貶如天地之無私也諸

儒囁嚅于善惡之間不達者因以不書氏為闕文蓋疎矣

宋魚石出奔楚

華元歸誅蕩山逐魚石而宋國以請則元之功足以蓋其過矣故華元出係之宋歸係之宋以宋以之為重也然魚石既奔而復入以叛脅之力也則石之惡併蕩山誅之未為太甚逸之而為患猶為失謀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首止之會書及以會霸主諸侯一德以尊王世子

也鍾離之會書會以會霸主諸侯二志於吳也當是時諸侯皆聽於晉諸大夫知會晉而已及會吳晉志也故先會晉而後會吳殊會所以別二志焉故不曰及以會而曰會以會也于柤于向同是義晉屬之霸諸侯震恐其敢不以晉命而會吳乎然晉所以屈而會吳則有由矣于時吳楚兩檝吳楚合則中國危晉既抗楚則不得不與吳以奪楚援此所以合諸侯而會於鍾離也然襄五年戚之會吳人在焉而不殊會何也蓋鍾離相向皆近吳晉合諸侯往會之故曰會以會戚衛地晉侯合諸侯於戚吳以人來會故不殊會事殊文異無用多疑而說者以為尊吳故殊會與首止文同不知首止之會蓋書及以會非若會以會之異也聖人豈以吳比王世子哉說者又曰會以會外吳也且吳楚均夷狄原其先則吳賢於楚齊之盟孟之會未嘗外楚而獨外吳何也此蓋晉率諸侯往會之其義甚顯安用鑿生尊之外之之說也哉

許遷于葉

許自遷也鄭虐於許許畏鄭遷於葉葉近楚倚楚以抗鄭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著木而冰異之大者陰陽之理紊矣以為陰之

極則宜雪不宜雨以為陽之戾則木非所宜冰木為少陽得水而生今反冰求其理不可曉冰為少陰因水而結今雨結冰其變不可測要之聖王不作皇極不建五行之經反而為災聖人書之非苟責時君所以警後世也何休指沙隨苕丘之事為應此覡語也君子不道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叛晉從楚為楚侵宋故未幾有鄢陵之役也鄭成公即位于今十年其間外被楚師內蒙晉辱卒不叛者以晉有足依以抗楚也今晉率諸侯以事

吳鄭不惟役於晉且將役於吳矣事一楚孰愈於兩晉故寧折而入楚焉自是一叛終成公之世不返有以也夫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欒黶乞師以伐鄭魯師不及期晉侯慽之故沙隨之會不見公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鄭叛晉從楚晉侯之伐敵晉者鄭也而以楚加鄭鄭推之爾鄭叛華即夷且脅夷狄以抗中國罪在不言而晉能以單師勝楚鄭之衆晉亦彊矣然鄭

師雖敗而卒不及者以晉侯恃力而不修德其不見公執行父皆非所以來諸侯之術宜鄭成雖敗而不服也戰稱爵敗稱師春秋之常楚敗稱子文誤耳說者以爲楚子傷焉故斥言之鑿說也宋襄公敗于泓身傷而死何以不稱宋公敗績而書宋師耶春秋義同則文一聖人不爲區區之義以自矛盾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兵敗君傷將之罪也殺之何甚然稱國以殺以累上之辭書之何哉古者命將出師推轂而告之曰閫以外將軍制之閫以内寡人制之舉三軍之命以授於將故其敗也君得以懲其罪將亦爲三軍伏誅而不恤今鄢陵之戰楚子在焉已以自敗何以責過於將將雖有命其敗實君主之尚何誅哉宜子反有不朽之言而春秋不以殺有罪書之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沙隨之會晉蓋疑諸侯之貳故會以卜之鄭既叛晉而宋亦被鄭兵宋固在所疑及鄢陵之戰乞師於魯而我師不出諸侯亦無以寸兵助晉者此晉所以不旋踵而爲是會也然諸侯均不助晉而獨不見公蓋以卑辱乞師而魯不出其所以待魯者若恭而魯實若倨也故獨責魯焉然魯安敢倨晉

内有僑如之難而兵不及期耳晉侯不察直將加無禮於公公雖不見而實有辭夫又何恥況諸侯均不佑晉何獨責我哉夫内惡必諱春秋之常雖不得已亦加隱避所以存君臣之義也君弑則書薨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遜屈而盟大夫則書及叛盟失信則沒公而書會今直書公會無隱者非内之惡晉之謬也見諸侯而獨不見公則用心既頗以兵不及戰而責人則爲謀不仁不恤人之難而責其必至則於義爲悖罪也在晉吾何恥哉故在所不諱也

公至自會

以會告也公雖不見而實往會曲不在已可以成事告也故曰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晉侯敗楚鄭之師于鄢陵鄭卒不反今又以王命伐之而鄭一不之顧鄭則罪矣晉厲恃勢力以屈人人不我屈無怪也鄢陵之役晉來乞師魯兵不及期公受其辱今晉不乞師而公會之畏晉可知然期而失期而君蒙不見之恥不期而至則臣有見執之辱至不至均有罪焉諸侯之事晉者亦難矣宜鄭伯一叛而不反也王臣會伐自此始義見柯陵之盟

曹伯歸自京師

曹成殺世子而自立是天下之大惡也晉侯執之不自正其罪以歸京師尊王室也簡王不能正王法以令天下復歸之曹王室不綱失政刑矣自後春秋亂臣賊子其徒實繁東周之君固不能行九伐之典爾今幸晉厲有尊周之心不自裁度而歸曹伯于京師王苟因是以用其威福之柄則天下孰不震慴王室猶有望於復興也今乃置而姑息之諸侯判然知王法不復行其何忌而不爲亂臣賊子哉吾於此重爲周王惜之春秋書執諸侯歸京師者二晉文執衛侯歸于京師既而晉自釋之書曰衛侯鄭歸於衛不云歸自京師者非王命也今曹伯歸自京師王命釋之也然衛侯鄭名而曹伯不名此又輕重其文以見義者凡諸侯有惡則名不然則否鄭之歸晉文以有罪而赦之故順其欲而名之名鄭所以責晉文也曹伯之歸簡王以爲無罪而釋之故亦因其志而不名不名曹伯所以譏王室也觀乎此然後知春秋非聖人不能修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鄢陵之役魯師失期晉侯不見公伐鄭之役公親會之而又執季文子晉之舉措亦謬矣不及期則

不見其君親會之復執其臣諸侯何以堪此晉厲之爲人蓋亦虐哉宜其不克終也舍者次舍之舍穀梁得之蓋拘之于苕丘以要魯之服左氏以爲赦之非也楚子執宋公及薄之盟赦之書曰釋宋公不曰舍之此若赦之亦曰釋行父足矣安用書舍之于苕丘且明著其地哉稽之文義亦無以舍爲赦者其說踈矣故吾從穀梁爲正然季孫意如叔孫婼之執皆書至而此不書至蓋晉旋釋之而與公同至也告廟以公爲重書公至自會則行父從而至矣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三家專魯勢醜德齊各乘隙以相傾鄢陵之役僑如謀去季孟公懼內亂設警備而後出兵用是失晉期以得罪於晉僑如之故也僑如懼公及行父訴於晉而謀之故反譖於晉晉亦不見公及執行父亦僑如之故也然理有順逆情有真僞卒之公及行父不辯而自明晉將釋之僑如懼公之至而責其罪也故出奔齊噫敗國讒君之賊掩然如齊而齊匿之齊亦有國有君乎抑亦高固之黨同惡相濟也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

公及行父之出於今六月矣君臣久稽於外以僑

如之譖而晉責之罪不釋也今僑如之譖既敗不遂而奔故晉釋行父而盟之於扈公至自會歸而刺公子偃偃僑如之黨也則公之不見與夫行父之執皆僑如之譖明矣春秋之文簡而明考其原則情狀昭然矣

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非其罪也不書其故無以見其非罪故先書戍而後書刺偃之罪於僑如之奔已知其爲惡黨故直書刺而罪自顯春秋之法如此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衛北宮括侵鄭晉命也左氏以爲救晉彼何據而云哉使晉被鄭兵而衛救之則有援霸主之功何得不書救而書侵耶此鑿說不足據蓋將合諸侯伐鄭而疑楚必佑之乃先命衛人侵之以嘗其鋒故未幾有柯陵之役也無他義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於柯陵秋公至自會

咸文襄成之霸蓋嘗摟諸侯伐叛矣未嘗屈王師下伐也屈王師下伐始於晉厲世衰謀迫霸業日隳初則挾王師以令諸侯摟諸侯以討攜貳兵役不敢及周也今兵戎之役周亦與焉陵夷甚矣厲

公暴戾專以力而屈鄭鄭伯一叛雖鄢陵之兵敗而鄭不服乃責魯兵之後期罪諸侯之不我用於是挾天子之命屈尹單以令諸侯雖王臣臨之諸侯不敢不至以七國之衆加以王師而鄭未反故遂與柯陵之盟特藉王臣爲是盟而必諸侯之信耳且伐鄭自伐鄭鄭既未服何用同盟哉此實無所謂而然徒幸王臣之在以令諸侯也初集王師以脅鄭復倚王臣以結諸侯爲晉之計則善矣而周室不幾於替乎其得鄭不得鄭在所不問而屈王師下伐蓋始於晉厲君子不可不察也

齊高無咎出奔莒

高國崔鮑皆齊之彊臣也非爭政不勝而奔則謀暴露而出決非善之者故今年高氏奔而明年國氏誅其故可知矣

九月辛丑用郊

魯之卜郊自僖公始而用郊自成公始蓋前乎此雖以史遜請之於王而得用郊蓋疑其僭而天不享故卜之而未遽用也成公七年蓋嘗卜之巳而不從乃免牛十年又嘗卜之五卜不從忿而遂不郊不復免牛免牲矣今成公懼卜而不從則不得郊故不復卜而直用之聖人書曰用郊蓋前乎此未嘗用也至定哀之郊則不復書用蓋責不在定哀其用之始於成公與用田賦用致夫人同而謬者求其說不得遽以爲用人其支離一至是哉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魯一作丘甲而晉四乞師於魯一不及期則公不見而臣執辱多兵果何利哉荀罃之來魯其敢違乎故冬公會晉侯伐鄭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晉三伐鄭皆以王師冠之王威豈能懾楚而服鄭哉徒假之以致諸侯之師也然三伐鄭而鄭不歸亦足以見力之不足恃矣而晉厲不能內修德以來之徒極其忿而不置鄭卒不服晉亦以亂身陷不測攘外而不治內吁可戒哉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公從伐鄭者三而兩至自會蓋無功以告廟徒以會至也今之伐又何功之有乃至自伐何耶前此二伐非乞師而往則其反也亦不以師行而告今之伐以乞師而會則其反也不得不以伐告焉用是知聖人之書至從告廟爲得其實危之之說於是疎矣

壬申公孫嬰齊卒於貍脤

大夫之卒書其實而已月日所以紀其實也十一月無壬申誤爾公穀附會以爲待公命然後卒大夫卒豈待公命而後書之借曰必待公至而書則亦當以其卒之月日以志其實安得移其日於公至之後以紊編序哉其說迂矣公孫嬰齊叔肸之子非歸父之子或者疑其爲歸父之子故必待公至而卒之此尤疎謬歸父之子乃仲嬰齊既於十五年卒安得於此再卒乎此從公伐鄭未至而卒於外爾無他義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厲公之虐甚矣一日而殺三大夫卿佐國之股肱

一怒而誅誰與處哉宜其禍不旋踵也穀梁謂禍於是起信矣

楚人滅舒庸

舒庸故楚之與夷狄相滅在所不錄然中夏必書之以見楚之拓大疆埸日侵中國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胥童之殺君殺之也故以國殺爲文而傳者以爲欒書中行偃殺之遂殺厲公若然則宜書晉弒其君州蒲及其大夫胥童以尊及卑然後爲順今先書晉殺其大夫胥童而後書晉弒其君則胥童之殺在厲公未弒之前厲公殺之也初殺三郤繼殺

胥童故欒氏中行氏有所不安而謀逆焉其事自順無用穿鑿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厲公之興哆然修文之業其志有足尚者然剛暴不仁果於用威敗狄伐秦既如其志然當吳楚並興欲抗吳則畏楚欲抗楚則慮吳遂合諸侯以會吳於鍾離蓋吳楚合中國無以抗之也吳既我附故明年遂興鄢陵之師大敗楚鄭其爲謀蓋亦深矣然晉雖得志而鄭不反於是時也可以退而增修其德求鄭所以不服之故治內以柔之何患鄭不反而楚不懷乃遂怒於魯以魯兵不出而隳已功也故沙隨之會不見公苕丘之役執行父蓋亦不知自反矣既而上屈王師下連諸侯三疾于鄭鄭不能得其怨益甚怒無所洩乃內疾於卿佐殺三郤誅胥童立其朝者儳然如不終日故中行欒氏逆成于頃刻嗚呼剛暴之君可不鑒哉凡春秋書弒君以國弒者君無道也一國之人共疾其上也夫立於一國之上而爲一國之所疾宜其及禍矣悲夫

齊殺其大夫國佐

以傳考之國子以其私邑叛則殺之爲得其罪矣今乃以累上之辭書之何哉蓋所以致國佐之叛

者君也靈公不君視不明聽不聰以譖而罪國子故國子叛則其殺也安得不以累上之辭書之

公如晉

成晉亂且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晉厲蒙禍楚鄭乘隙而襲中國伐宋之舉豈志納魚石哉將以亂宋而窺中夏也故聖人亦因其志而不書納使若伐宋自伐宋魚石復入于彭城石自入也說者或曰不言納不與其納且宜十一年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何以直書納志於納者聖人與其納若納之善否褒貶自見非志

於納者聖人不與其納其志本於亂中國不在納魚石也且助魚石之亂於楚何利而志於納之彼曰納魚石特假以伐宋貽中國之亂而後楚得以逞也然魚石之入宜曰叛而不書叛非石志於叛楚子驅之以亂宋耳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宣十年齊侯元卒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侯使國佐來聘頃公即位未踰年而遣大夫來聘直稱齊侯君子譏之今晉厲公弑悼公繼嗣統禮爲人後者爲人子則亦嗣子矣而士匄來聘亦書晉侯非禮

也冬士魴之來十二月虛朾之盟亦稱晉侯悼公蓋以己非厲公之子不復考踰年之禮矣左氏更以爲有禮吾所不曉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苑囿之地國有常制魯有大野苑囿之地也今築鹿囿何爲哉古者山林藪澤之利與民共之不立防限民以自專其利也築鹿囿立防以專其利矣此非苟書土功之事左氏獨責其不時非經意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前日伐宋今日侵宋豈志于納魚石哉侵中國也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衞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楚鄭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仲孫蔑遂會晉侯爲虛朾之盟兵車之會也會以兵車而不用蓋晉悼新立未敢遂役諸侯故乞師以觀諸侯之志諸侯頓從姑盟之以固其心而已此悼公之興和而有禮宜其卒成霸業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右成公盡十有八年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十一

左綿 趙 鵬飛 企明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年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伐叛討逆霸主之事也悼公之興首合諸侯之大夫爲宋圍彭城討魚石得其職矣宜列國和會而願奉其役也然魚石之在彭城實楚置之以逼宋前年伐宋取彭城也則彭城非宋之有久矣聖人書之必繫之宋者正名定分如鄫取於宋必繫之部名分正則天下定此春秋之教也齊圍夏衛石曼姑圍戚不繫之衛而此圍彭城必繫之宋何也蓋圍戚者圍蒯聵也蒯聵雖見黜於父實衛之世子非叛人也則戚固其邑矣何用繫之衛哉彭城爲楚所奪以封其叛人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是其邑本宋邑也故必繫之宋焉子奪之義於是甚明觀乎此而知聖人重名分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於鄫

中國之伐鄭者屢矣必連諸侯之師扼之非以鄭之彊大也畏楚也使鄭外無楚援則偏師可以入其郛何以多爲今晉之圖鄭亦可謂有謀矣以韓厥獨攻其前以五國之兵援其後楚兵不出則一韓厥足以奔鄭而有餘楚兵出則五國之師足以鬬楚而不懾此皆所以謹用諸侯而不忍輕鬬其民也故聖人書伐書次美其得問罪之舉說者徒見楚師侵宋乃曰次於鄫以救宋且楚至秋而後侵宋豈於此先次而豫救之不原所書之序矣況鄫鄭地也豈次於鄭而救宋耶不足據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晉韓厥伐鄭所以撼楚楚壬夫侵宋所以救鄭晉楚之謀交抗未可以彊弱判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春秋之世厚同盟而薄王室豈獨斯時爲然哉天王崩赴告已及於諸侯則奔天王喪在所先也而邾子來朝衛晉來聘蓋以魯君即位於今期年小國宜朝大國宜聘也晉悼初立席未及溫成公如晉朝嗣君也今襄公即位不可以無報衛於魯爲兄弟邾於魯爲附庸固不可無束脩之問也然天王之喪豈反輕於魯乎聖人於此蓋有嘆也嘆天下諸侯先同盟而後王室也故直志其事而諸侯

無王之罪昭然自顯此春秋之意也左氏乃以爲
赴告未及是從而爲之辭爾非春秋之意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而葬非禮也
鄭師伐宋
鄭叛華即夷霸討屢及而不反晉爲夷矣今又奉
楚令以伐中國其罪可勝誅乎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鄭成爲人固而不知機矣鄭蓋周室懿親中國禮
義之君也彼文公襄公不得已而之楚不幸無霸
主楚兵脅之始從楚以紓國患而已非以楚爲可
慕而甘於左袵也成公之初堅附中華而不叛若
可尚者及爲楚所誘一折而從之則至死而不反
其閒晉爲敗楚師三以諸侯伐鄭鄭可歸矣而附
楚如膠漆反受役於楚以戕艾中國彼蓋以附夷
狄爲得計也烏乎固哉卒之身死於犬羊之俗以
胡禮瘞之中國同盟無一介之使以與執紼之末
無足悲者其自取之也
晉師宋師衛寗殖侵鄭
侵淺事也合三國之師於鄭郊而侵之要其服而
已必非志於伐也說者以爲鄭方在喪伐喪爲不

三

義吾以爲晉欲得鄭固無問其喪也鄭成終身陷
於左袵而不反以楚之誘之也今新君即位苟一
朝乎楚爲楚所化則亦未易歸也故以兵侵之要
其速從中國爾非伐喪也故不曰伐用師有名故
書二師若衛寗殖則將尊師少也故獨書將或者
以爲貶衛伐同姓晉亦同姓耳不貶晉而貶衛則
春秋用法頗矣況晉主是役不貶主者而貶衛豈
其情哉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于戚
會于戚謀鄭也合六國之大夫而不加侵伐謀所
以服之之術而已故冬再會于戚遂城虎牢也晉
所以皇皇然[illegible]鄭者蓋以鄭僖初立儻一朝
楚爲楚所羈則未可以文告致之也是幾會之不
容失者不然一歲之閒三合兵車何諸侯之不憚
勞哉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聘問常事爾在所不志所書者以叔氏起也叔氏
自公孫茲叔孫得臣再世爲卿至叔孫僑如其橫
滋甚反譖公及行父於晉說謀一敗匍匐奔齊叔
孫之黨沮矣今襄公即位幼未能君盟會征伐等

四

於仲孫蔑蔑孟氏也季文子爲正卿而實[illegible]之故
叔氏復出而任聘問之事將以漸而干政也且豹
得臣之次子僑如之弟也今一出聘而明年遂同
諸大夫之盟專兵專會復與季孟等而其專則自
是爲張本故聖人謹而志之學者不可不考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安一國之功小安天下之功大安一國者以一國
之辭書之圍宋彭城是也安天下者以天下之辭
書之遂城虎牢是也圍宋彭城爲宋治叛臣爾其
利不及天下故係之宋遂城虎牢天下均蒙其安

非鄭所得專也故不係之鄭晉楚爭鄭五十年矣
乍叛乍服惟彊是依鄭成一叛入楚晉厲敗之於
鄢陵三合諸侯征之而不反蓋鄭入楚則楚兵將
横行於宋衛之郊鄭爲華夷門户不容不較也以
一鄭不服天下諸侯爲之不寧兵車之會無日而
置今晉悼之興規規然求所以得鄭之策諸大夫
謀城虎牢以偪之虎牢天下巨險在莊公爲制邑
至是爲虎牢在漢爲成皐而今之孟州汜水縣是
也巖險聞於天下楚鄭倚之以抗中國今晉率十
國之大夫取而城之虎牢既非鄭有鄭何恃以抗
中國哉故兵出虎牢則直指鄭郊非特鄭無所恃

楚失之蓋亦恐矣故雞澤之盟鄭不伐而至入國
之君同涖是盟而天下無兵車之役者凡六年則
虎牢之城誠有功於天下也此聖人所以不繫之
鄭歟凡外入人之邑書入取人之邑書取虎牢實
鄭邑諸大夫城之不書入不書取蓋志於服鄭以
安中國非爲入其邑而取其邑也故獨以城書之
聖人無私心原其情而已矣説者以爲伐喪據此
城邑而已實未嘗伐何得謂之伐喪書遂繼事也
無褒貶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楚至是殺大夫者四惟僖二十八年得臣去族其

後殺宜申殺公子側公子申則與中國諸侯殺大
夫無以異論者鑿之遂以别楚人彊弱且楚自殺
其大夫何與彊弱得臣愚不知退而以取大敗楚
之罪人也故以殺有罪而去族其他則否且自文
以下雖諸侯大夫有罪無罪均不去族何獨於楚
而疑之蓋自文而上權未出於大夫故可以去族
論及專輒益甚則必以不誅誅之非徒貶其族而
已此春秋之意也若曰楚之彊弱見於此臆度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也使吳楚合而從事於中國
中國何以禦之今幸而參商二秋交攻固未暇及

中國矣然稽其故則鍾離之會實有謀焉吳方伐郯入州來有戕艾中國之志晉厲率諸侯大夫會之於鍾離一會而吳無伉晉之心楚有忌吳之意故楚伐吳以其不與己而與中國也然楚之兵力旣分於吳而不能專向中國此諸侯之患得以少紓吳旣受楚兵則亦不能無求於中國故五年戚之會吳不召而至自是天下之勢遂成鼎足晉吳楚是也然吳旣附中國則楚實孤終春秋之世楚無一日安枕者以吳掎其東也不然使楚無吳患專力以向中國諸侯其能久不左衽乎此吳楚相攻吾猶以爲中國之福也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

文公即位三年如晉朝公及晉侯盟盟於國都也晉要之也襄公即位三年亦如晉朝公及晉侯盟於長樗盟於外也我欲之也公於此纔六歲爾安能欲盟哉相禮者求之也成公以僑如之譖沙隨之會不見行父執辱然魯實畏晉事之無怠也今悼公初霸襄公新立而朝之權實在三家相禮者疑晉狎公之幼有以窺魯也故請於晉侯而求盟焉此盟於長樗之意也不然晉悼之霸氣焰赫然要三尺孺子而盟之何其不武哉吾是以知此盟出於魯非晉意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於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悼公晉之賢君也即位之初民譽溢然桑隂不從而成霸業然其所以霸諸侯之效在得陳得鄭而已陳鄭違中國而即楚久矣厲公之威有所不能服今一與虎牢之役隻矢不遺而鄭來歸陳覩鄭之歸而已獨爲夷心有所恥故亦遣袁僑如會焉一會而得二叛國其亦偉矣然鄭以君會而陳以臣至勢不可以君臣同盟故雞澤之盟以諸侯盟鄭之君戊寅之盟以大夫盟陳之臣尊卑之分不其正歟蓋鄭伯之來旣與雞澤之盟矣袁僑至而無以質之則携貳之心不固苟復自及其盟則袁僑實伉而霸主之權不尊故以大夫盟之則晉無屈己之辱而僑無伉君之罪其禮甚安而分甚明此吾所以見悼公之賢也論者不達乃曰諸侯在而大夫盟大夫專也溴梁之會書大夫盟不先言諸侯盟則可謂諸侯會而大夫盟矣責大夫之專可也今日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書諸侯之大夫則大夫奉君命而盟袁僑也何得爲專戊寅之盟吾竊以爲正然雞澤之盟則吾猶有憾焉齊威爲葵丘之盟宰周公在是威公不敢盟

之書曰諸侯盟於葵丘周公不與盟也今悼公屈單子於諸侯之列固已伉矣而已未之盟不復異之遽與同歃此則非矣彼徒見翟泉之盟不殊王人柯陵之盟不殊尹單因以爲常爾然不務學威公之正而從文公之譎襄厲公之謬此吾所以爲悼公惜之若夫君以盟鄭之君臣以盟陳之臣則尊卑之禮較然無可疵者矣

秋公自至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晉既得陳鄭矣其比於楚者許也故夏盟陳鄭而冬伐許然許爲鄭所虐遷於葉以避之葉逼近楚

倚楚爲重必不能近叛楚而遠事晉也惟晉能興召陵之師以服楚則許可得不然徒征之無益矣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陳成歸而卒於中夏諸侯會葬之其賢於鄭成遠矣

夏叔孫豹如晉

謟事大國以內固其寵爾非聘會之禮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成公之妾襄公之母也母以子貴故得以小君之禮治之踰月而葬速也

冬公如晉

公比年朝晉畏晉甚矣公固幼未能有立所以然者三家之意也

陳人圍頓

陳可謂不量力矣初脫左衽而從中國免楚之兵幸矣而遽稱兵圍頓頓楚之與此所以召楚之師乎故明年楚師伐陳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通嗣君也鄭僖新立雖與雞澤之盟而聘使未交

於諸侯故以發來聘然鄭成陷於楚不復與衣冠之禮而卒今僖公復歸而從禮義之風行聘問之禮亦足以榮矣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鄫微國也不能自通於霸主因魯而求通於晉故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非魯欲之鄫爲志乎如晉也故不書及鄫志於如晉然叔孫豹豈能屈而會之乎故亦不書會非及非會俱行而已故曰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秋遂列於戚之會實魯致之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於善道

吳晉將爲戚之會未告期而魯衛實鄰於吳晉以

其親鄰也故命以通好焉非魯意亦非衛謀謀出
於晉也故不書會不書及而以協比爲文卒之十
四國之君俎豆於戚之會吳晉翕和中國以寧者
魯衛之力也故善道之會無貶辭善之也

秋大雩

上同允三年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失陳鄭勢也悼公方霸陳鄭何辭而不歸楚共
嗣襄爾不逮陳鄭去就之故乃歸罪壬夫以爲壬
夫侵之以致陳叛且壬夫不侵陳陳豈久安於左
袵哉則殺壬夫遷怒也非其罪也故以累上之辭
書之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於戚

鍾離之會書會以會晉率諸侯往會吳也戚之會
不殊會吳晉兩欲而爲是會也陳鄭既歸楚方內
憤殺公子壬夫則將有事於疆埸矣此晉所願交
於吳也吳既與晉楚公子嬰齊嘗帥師伐吳此吳
所以願交於晉也吳晉同欲交相求以爲會焉故
十四國之君歡然相蹐於壇坫之間無不相下者
矣此所以不書會以會也曰吳人非進吳便文爾
不得曰吳鄫人也至柤之會則復書吳而已用是
知今之書吳人非進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公至自會而冬戍陳說者皆疑魯獨戍之魯安敢
以寸兵抗堂堂之楚哉必不然矣其所以戍陳者
諸侯同戍也戚之會既受命矣故至是而皆戍焉
然則宜書諸侯戍陳而不書諸侯者蓋以急於救
患與城楚丘之義同不足以爲諸侯之功故不書
諸侯以示聚戍未反而楚伐陳則知戍之不力矣
故不書諸侯豈不有旨哉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
二月公至自救陳

楚伐陳而諸侯救陳善救之也然不若力戍於未
伐之前則楚不敢伐戍之既不力而救之雖勞兵
怠於初而勞於終吾見諸侯之左計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季文子亦魯之賢大夫也蓋有季友之風焉孔子
稱其三思而後行范文子道其忠良固不可以三
家子孫目之也然居孟叔之閒不能無固位保寵
之心故柄及其子則專且叛矣雖然叔肸之賢而
其子嬰齊橫於魯文子之賢而其子宿專於朝子

之不肖固不可以尤其父也然爲其父之辱大矣
是故君子重夫有子也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杞自入春秋至是始以名赴於諸侯而葬配以謚其初蓋微弱不能行其禮諸侯亦從而眇之葬有所不會至此始會之故書葬杞桓公
夏宋華弱來奔
從左氏之說則華弱懦而不武宋人逐之懦而不武解其職足矣何罪而見逐若見逐則宜書放之安得曰來奔來奔自奔也必有罪於宋内不見容耳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義同允二年
莒人滅鄫
棄近而圖遠背小而慕大取亡之道也鄫接於東海與莒爲鄰協比其鄰以保社稷盟會有所不徵兵役有所不及不其裕哉乃哆然好高慕遠求於魯而通於晉終一列於戚之會且擠於吳人之下其亦何榮乃旋見滅亡宗廟不祀吾未見其利也然則鄫之滅其自取則宜書如梁亡之例安得書莒滅之此莒實滅之不得書鄫亡且梁之亡民先潰而秦取其地爾故曰梁亡今莒不滅鄫鄫實不亡何得以自亡書之稽其所以取滅亡之故則忽近謀遠之故也故吾論之以爲小國之戒然晉爲盟主旣受魯之託乃不能庇一鄫莒人滅之亦不能問焉在其爲盟主也如此則小國何望哉鄫之滅爲悼公之累大矣
冬叔孫豹如邾
魯大夫如齊如晉如宋如楚國是也如小國謀其私爾公孫茲如牟公孫嬰齊如莒與此叔孫豹如邾皆然也春秋諸侯以彊弱爲判雖匹敵非報聘不往而況小國乎豹上結霸主外結附庸以内固其寵爾

季孫宿如晉
宿行父之子也父喪未期而執使命如世卿以固位而已不顧夫禮聖人志之以見世爵之過襄公幼弱蓋非公意宿自爲之矣三家之專其可忍哉左氏乃曰晉以鄫故來討故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滅鄫者莒也晉何乃責魯徒見滅鄫之後宿遂如晉若附會爲是說其實無義理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齊之謀萊久矣宣公之世嘗再伐之而未得開迨是卒滅之書以爵甚齊侯也

七年春郯子來朝

郯蓋嘗婚於魯而尋出絕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是也用是不通於魯郯雖微其國宜有典刑孔子嘗學官名於郯則郯宜知禮今而來朝克荷其禮也聖人蓋喜而書之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義見僖三十一年

小邾子來朝

城費

費季氏邑季氏自友及行父蓋君子也友之世存魯功在公室行父相三君妾不帛馬不粟無金玉器幣蓋亦心於公室者也行父卒目未瞑不肖子宿世其爵利襄之幼而謀弱公室冐喪如晉諂事霸主以內益其勢也今又城其私邑禮大夫無百雉之城彼城其邑將何爲哉至其子意如卒逐君專之原自城費始故聖人謹而書之以著季氏之張本

秋季孫宿如衞

公即位衞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既而公如晉者再大夫如晉者三而衞侯之聘則未嘗報也今七年而後季孫宿報之其緩可知矣衞雖弱於魯固不敢責報然亦疑魯之外衞矣故冬

通志堂

孫林父來聘且要盟也

八月螽

冬十月衞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聘所以結好盟所以質疑既好則有所不疑好而終之以疑非所以爲好也凡來聘而要盟者均罪矣奉命而出聘不奉命而來盟出於際接一時之私詞有所不相下而質之於神耳且魯衞初無一毫之隙徒以元年衞人來聘而魯報之後是譏魯之責也然魯君實幼何以詰之今季孫宿報聘而反衞以孫林父來聘林父宜拜宿之聘而辭其腆魯之君臣非木石能無愧乎乃因聘而要盟焉吾以爲壬戌之盟無戢可盟者林父外要盟而內要功而已春秋之法在所不赦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伐陳而未得志今復聲兵而圍之宜陳有所不堪故鄬之會陳侯逃歸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會于鄬謀救陳也救陳而陳侯逃歸陳安賴乎救之無其實者聖人不苟與其名故書會不書救不能救也然陳所以不能久固者以楚迫之也晉不能制楚雖救陳其能久留乎當是時楚所忌者惟

通志堂

吳爾爲晉之計不若東連吳以掎楚之右南合諸侯以角楚之左楚自救不暇固不能敵陳也如是則陳可以久安而無叛今安坐而待之楚兵至則始出兵以示救之之意楚何畏而陳何恃哉宜陳侯不免逃歸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諸侯不幸而死于行亦偶然爾聖人亦即其實而書之初無褒貶三傳見其文之異因鑿生異說諸侯卒以名赴典冊之常使鄭伯而卒於其國則曰鄭伯髡頑卒足矣今不幸而死于行故首書鄭伯髡頑而繼書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於鄵則辭乃達所以首志其名者文之當然耳三傳不察其文謬以爲遇弒且實弒而聖人書卒是春秋庇逆賊也安得爲春秋趙盾許止實弒傳以爲非弒此實非弒傳以爲弒若從傳以求春秋則聖人經無一言爲實此誣辭也吾切憤其用私臆以亂聖經願與同志者鳴鼓而攻之誠千世之一快也

陳侯逃歸

或曰聖人以義責人而不窮人於義蓋疾晉之不足恃而閔陳之非得已者也鄬鄭地也諸侯救陳不即赴陳而會於鄭地陳既被兵不自固守而出會於鄬而非策也諸侯既畏楚不進近會於鄭陳且內虛無怪乎陳侯之逃歸也逃之爲義亦賤矣陳將免乎逃之誅則曷若前日勿會既會則曷如今日勿逃二者均失也陳方受兵外遣使以告於晉內自守以待救至此上策也若既出會矣而諸侯無進意曷言於晉侯曰今諸侯不進而陳且內虛請歸以死社稷晉侯亦何辭以羈之初既不慮而出終乃不告而逃諸侯觀望不救罪不可逭而陳侯鼠竊而逃之庸爲有禮乎鄭伯逃首止之盟陳侯逃於鄬之會均書曰逃賤之至矣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公前年會於鄬不至無辭以告廟也

夏葬鄭僖公

弒君不葬而此書葬亦足以見三傳之誣矣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鄭人侵蔡非晉命也鄭意也蔡臣役於楚久矣中國不復問其去就今鄭人無故而侵之遂獲公子燮見蔡無備也鄭爲此舉內以媚晉外以招楚吾知之矣初雞澤之盟鄭至則陳亦至以陳鄭唇齒也今陳既逃而即楚鄭將從之則無黨而叛故伐蔡所以怒楚楚兵至則吾藉以叛晉也故冬公子正伐鄭而遂與楚成鄭蓋志於從楚故興兵役以招楚兵也不然蔡於鄭何慊而伐之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晉既失陳而爲是會所以覲諸侯也而諸侯皆以大夫聽命惟晉鄭二君臨之晉之霸業隳矣豈以一失陳而遂爲姑息之政哉襄成之霸諸侯不躬會則有誅今甘受其伉而不問何耶齊宋衛邾在所不討而公既在晉乃委其君而會其臣無乃以公之幼而狎之乎襄公于時纔十有一政在三家而季氏尤悍悖公豈不知之宜與公爲會而沮季孫之權則魯是賴今反置其君而奬其臣卒之季氏日彊而公室日衰職此之由故也憐其稱而會其臣豈曰愛之實禍之矣

公至自晉
至自晉而不至自會明公在晉而宿在會也

莒人伐我東鄙
莒在魯之東介於海上有東夷之風焉伺隙而搏噬夷之常也前日滅鄫方伯不討鄰國不問莒蓋得志今狎魯君之弱政令不一而窺我東鄙焉自是而後世與齊魯交兵而不戢小國弄兵禍之招也其被齊魯之伐非不幸歟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前年鄭人侵蔡以招楚師楚師果至於是鄭與楚平以傳考之則前日伐蔡者子駟子耳也而今日從楚者亦子駟子耳也用是知鄭之伐蔡蓋招楚師也二子之謀蓋亦危矣使楚怒其伐蔡釁兵而扼鄭不聽鄭平鄭其殆哉不若聽子産之謀專事晉以抗楚楚遠而晉近遠者其能久暴師於外乎深溝高壘以老其師楚其如鄭何乃區區召楚兵而志於從楚其爲謀亦左矣其後無日不被晉楚之兵非不幸也不達去就之權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
外災何以書於魯之策從赴也國不幸而災則側身修行以塞天變赴於諸侯何益哉公羊以爲爲王者之後記異齊大災無乃亦王者之後乎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夏季孫宿如晉
報士匄之聘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或以爲成公母或以爲成公夫人莫考其詳餘義見齊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服人者必有安人之方爲國者必定固國之策服人而不能安則人不久服爲國而不能固則國不久寧晉悼期服鄭而不圖安鄭之方鄭簡爲國而不謀固國之策吾所不曉也鄭蕞爾小邦晉合諸侯之師而扼之鄭宜必服矣然鄭既服則必求所以安之則鄭不叛今鄭纔受盟而楚師議其後鄭何能久服於晉哉晉苟能先制楚使無以加鄭則晉可以久得鄭而無叛也鄭介晉楚之閒其爲國難矣然今日從晉明日從楚犧牲玉帛無日不勤宗廟神祇無日少安則亦何以自立哉必君臣合謀長慮擇其可從者而決從之兵至則告於所從者以爲援兵去則飾城以事所從者所從一定則外亦絕望而兵將不至矣然則爲晉之計宜柰何必能東結吳以掎楚楚忌吳之斷其後必不敢縱兵以長驅於鄭郊則鄭可安而不叛矣爲鄭計者莫若決背楚以與晉晉近而楚遠兵雖至必不能久運於鄭吾求晉以援之曠日持久以老其鋒楚知鄭不可以餓而得則亦不復出矣今悼公未有以安鄭乃合十一諸侯之師以伐之鄭不能抗宜無不服也故同于戲之盟然徒盟豈足以安鄭哉口血未乾而楚師伐鄭則請成於楚矣及夫會吳於柤吳既內附然後再伐之鄭始如蕭魚之會

而不復叛也及蕭魚之會鄭亦知叛服不常無以爲國決於從晉者二十年而楚亦無如之何吾以是知服人而能安人爲國而能固國然後爲得也

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鄭復爲楚故柤之會鄭不在焉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柤楚地晉率十二諸侯會吳於楚地謀楚也謀楚則未嘗伐楚何以知其謀蓋謀制楚以服鄭而已不忘於伐也晉楚爭鄭久矣晉屢得而屢失之以不能絕楚之伐鄭也今吳方張與楚爲敵吳楚兩相忌楚得吳則足以橫行中華晉得吳則足以斷楚右臂楚既失計吳已爲晉所羈鍾離善道於戚之會是也然吳雖與晉蓋恃其強大而不能爲晉用晉獨會之以爲掎角之勢而已前日伐鄭鄭既同盟而復叛以楚兵逼之也楚兵不出則鄭可久安故晉侯會吳於柤以示晉已得吳吳將援晉而掎楚楚謀出兵則懼吳襲其後而內有所忌然後晉得以服鄭鄭得以從晉而無楚患也柤之會吳既向晉故晉兩合諸侯而伐鄭鄭果如蕭魚之會而不叛者吳能掎楚而楚不敢伐鄭也則柤之會不爲無益於中國而說者疑其率中國以會夷狄

不會夷狄所以制楚而安中國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陽祝融之後其國近楚晉侯會吳以謀楚是也遂滅偪陽則助桀為虐矣前日吳伐郯入州來其源蓋已駸駸蠶食也自鍾離既會而楚伐吳吳有所忌而未敢肆其毒焉今會之以安中國其利未見而小國被其滅害實先之烏在其為安中國也聖人書遂誅之深矣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楚既得鄭則兵及於宋勢也然鄭叛華即夷內不

自愧又從夷以伐中國其罪可勝誅乎

晉師伐秦

楚鄭伐宋而不救乃整兵伐秦已怨與人命孰重哉先己後人非所以為霸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莒蕞爾蠻邦乘人不意則肆其蠆毒前年伐我而我未有以報今復伐我而明日皆會以伐鄭莒夷狄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楚鄭伐宋故晉侯率諸侯伐鄭鄭不服於是戍虎牢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三子鄭之卿也盜一日而殺三卿鄭無政刑矣騑秉政其責為重賢者當國精神折衝銷患於未形騑執國權內有晉之討外有楚之寇朝南暮北罷於奔命鄭受兵無虛歲外援如沸鼎何暇治內哉宜其禍生肘腋而不測也嗚呼此可以為非才當國者之戒

戍鄭虎牢

城虎牢不繫之鄭非苟為鄭也戍虎牢復繫之鄭志於得鄭也繫天下者以天下言之繫一國者以

一國言之春秋之意也城虎牢而得鄭者凡六年內外安之戍虎牢而鄭果恐踰年而遂服則夫城之戍之皆不為無益其成功有大小故聖人所書之法亦有所不一也然則孰戍之伐鄭之諸侯戍之也說者以為魯獨戍之魯敢以單師抗楚哉蓋志事之體以序其間既書盜殺三子故不得書遂焉或者疑其不書遂因以為魯戍之則誤矣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鄭中國也豈夷狄所宜有救善辭也豈夷狄所宜當以鄭與楚惡鄭也以救與楚病晉也晉以十二

諸侯臨鄭鄭可歸矣而黙然不反又戍虎牢以偪
之而卒無悔心是堅附於楚也故楚視之若已有
爲然晉動天下諸侯不能制楚以服鄭楚得以單
師直犯諸侯之鋒而救之其爲晉之累大矣此一
書救鄭悪以爲悪鄭而病晉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作三軍

周禮封國之制大國方五百里魯以周公之功封
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其實五百里記禮者侈其事
合附庸而言之也以丘甸之法考之甸出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魯五百里之國爲地三百二十
甸爲卒二萬三千四十人甲士九百六十人合步

甲二萬四千人成公作丘甲甸增三甲爲甲士三
千八百四十人合舊制爲步甲二萬七千二百四
十人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則魯纔有二軍周禮
所謂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者舉成數以
限之示無以踰斯限耳非實制也今作三軍是增
賦而爲三軍也故曰作作者是創作如作丘甲蓋
前乎此無是制也以傳考之則季孫宿利公之幼
弱作三軍以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則變亂周制
之罪在所不問而分奪魯國之柄其可勝誅乎聖
人書之蓋切齒於此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公未能有立此必出於季氏然不從而遂不郊不
復免牛免牲書曰乃不郊忿辭也餘義同成十年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侵蔡在八年

左氏以爲子展謀伐宋以致諸侯之師因叛楚以
從晉理或然也前日謀叛晉而與楚者子駟子耳
子國也三子旣殺則謀必敗矣何者鄭謀叛晉而
無隙則侵蔡以致楚師今日復謀叛楚而無故則
伐宋以致晉師鄭人反復之計行之久矣疑左氏
之言非誣也然謀歸晉而不能抗楚雖同亳城之
盟及楚師出則復從而伐宋矣彼其連疾於宋所
以憾晉望晉有以制楚而鄭得復爲中國也故聖

人於侵蔡以致楚師則人之彼其爲中國侵蔡疑
可襃也而其意則志於致楚師以從夷故誅之今
爲楚侵宋以致晉師則名之彼其爲楚而侵中國
疑可貶也然其心則志於致晉師以從晉故予之
聖人原情而已情善而迹惡不以迹而掩其情情
惡而迹善不隱情而予其迹故侵蔡宜予而不予
侵宋宜誅而不誅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鄭侵宋以致晉師晉師果至故同亳城之盟然晉
未有以制楚楚且出而援鄭故復從楚以伐宋焉

嗚呼爲鄭者亦難而爲晉者亦勞矣然至蕭魚之會而鄭始服葢楚亦知鄭不可力固徒弊師無益也故置鄭而勿問焉是豈特鄭之幸哉晉之幸多矣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楚於是投鄭討矣鄭嘗伐宋以致晉師謀叛楚從晉也楚不知察更以爲利己今鄭旣受晉盟楚師又出鄭因逆之兵不加鄭乃復比之以伐宋焉不知鄭從已伐宋非利楚也復招晉兵也故晉兵再出則鄭如蕭魚之會楚人覺之故執鄭良霄以其

責已而與晉也

公會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服人之迹者迹雖至而心不懷服人之心者心旣悅而迹不顯鄭伯乞盟陳侯如會服人之迹者也迹若服而心則異聖人亦著其迹而已不保其心也會於蕭魚服人之心者也心旣服而迹不露聖人亦書其心而已不顯其迹也或者見春秋無如會乞盟之文因以爲未得鄭是求其迹而不察其心不善學春秋者也悼公之所以服鄭葢亦勤矣三年之中五合兵車何晉之速于得鄭哉葢鄭在

楚則楚患深鄭不歸則兵不息必得鄭以爲外禦則中國諸侯然後得以安枕無虞也然鄭自子駟之死君臣皆有歸晉之心而所以不得久爲中國者以楚躡其後也戲之盟亳城之役旣服而復叛以楚逼之不置耳悼公知楚之遠於鄭故屢出而屢擾之楚知鄭終不能久爲楚也數發應兵不勝其疲故亦置而不問焉而鄭亦決於事晉兩犯宋以致晉師藉諸侯之兵叛楚而爲晉也則鄭之服亦豈迹來而情貳者哉蕭魚之役楚疲於外鄭服於內故寸兵不折而鄭自歸隻牲不歃而鄭不叛書曰某侯某侯伐鄭會于蕭魚而鄭黙與其列其

餘二十餘年鄭不復叛而楚不復伐則悼公所以制楚服鄭之功豈不[illegible]於威文耶彼區區求鄭於如會乞盟之間者豈足以識悼公之謀而察鄭人之心哉深於春秋者當有以辯之

公至自會

亳城之盟至自伐而蕭魚之役至自會亦足以知其以會爲功而不以伐爲功也則諸侯之師葢陣而不伐厥覩乎此益見悼公之功不戰不盟而服鄭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稱行人將使命於楚也鄭旣從晉矣將命於楚何

哉告絕也故楚子怒而執之然執之行人何傷哉
適足以張楚之虐而昭鄭之誠也故書人以執所
以著楚之虐歟
冬秦人伐晉
報十年之役也晉伐秦書師秦伐晉書人均私憾
也師晉所以存霸主人秦所以抑夷狄然原其兵
端則晉實首之則夫晉書師亦非褒也乃所以重
其過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
師救台遂入鄆
莒蔑爾蠻邦五年之閒三伐魯魯奔霸主之命未

暇治莒也更以爲得志直圍魯邑其可忍哉故季
孫宿救台遂入鄆忿兵也雖台之見圍不可以不
救而遂入鄆則非所謂義舉使救台而莒兵退反
命於君請兵以伐莒詰其鼠竊侵陵之罪則於君
爲忠而於莒爲義矣雖然襄公幼弱季孫宿方橫
於魯尚何以責之聖人不責忠義於宿也直誅其
專而已故曰遂入鄆疾之也穀梁曰受命救台不
受命入鄆入鄆固非君命然其救台吾亦未保其
命出於君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晉以聘問維諸侯薄往而厚來霸者之術也故冬
公如晉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楚不書葬非魯不會也聖人削之避其號耳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楚以鄭不可得故侵宋侵宋所以憾晉之取鄭也
公如晉
拜士魴之聘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邿小國也內諱滅書取視若己地而取之諱之適
所以張之也此所謂隱而顯者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既仇中國而赴於諸侯所以卜諸侯之去就而
要其會葬也然諸侯既堅附於晉豈能違晉命楚
葬哉晉亦疑之故春爲向之會
冬城防
魯有二防一近宋隱十年伐宋取防是也一近齊
隱九年公會齊侯於防是也今之城疑近齊之防
耳魯既事晉而外齊懼有齊師故城防以備之而
明年齊卒有圍成之役用是知城防以備齊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
人衞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人會吳于向
悼公率列國而會吳者再十年柤之會諸侯親之於時楚爭鄭方熾晉未得鄭所以望於吳者重故親會之以要其犄角之援今晉已得鄭諸侯安謐而晉將西伐秦則疑楚乘虛而議其後也故復會吳以向然伐秦不若爭鄭之爲重故以大夫會之而已用是知晉之會吳非苟然也悼公賢君豈安於事夷狄哉內有所賴勢不得已也諸侯大夫或人或名非褒貶書人微者爾然微者而加於大夫之上蓋以國爵爲高不以大夫爲重也說者皆以仲嬰齊爲公孫嬰齊誤爾吾前既辯之今叔老者

以爲嬰齊之子不知仲嬰齊之子耶抑公孫嬰齊之子也吾既考公孫嬰齊乃叔肸之子則叔老疑是叔肸之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也則叔老乃公孫嬰之子叔肸之孫明矣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用諸侯之兵以報己怨自厲公始厲公一用之幾於失諸侯蓋王者不作諸侯不得已而從霸諸侯所以屈己而爲霸主役者以霸主用諸侯之力凡以安諸侯而已故雖爲之用而不懟以公用之也今以霸主之勢脅諸侯而私用之諸侯其果愨然忘諸心乎宜其一用而諸侯離也悼公之爲人萬倍於厲然力不能制欲而襲厲之非雖伐秦之役諸侯不親而大夫之出蓋亦用其國之兵力矣諸侯能無貳乎故冬爲戚之會大則齊不至小則曹薛滕邾不會矣吾用是知私用諸侯非霸主之利也然自是一伐秦終春秋之世秦不敢復侵晉則夫伐秦實利於晉然於霸不能無害也則是晉不圖霸則已晉將保其霸業其可私用諸侯乎以輕重權之服一秦孰與於服諸侯哉釋秦而結諸侯爲晉之利大矣悼公必有以悔之

己未衛侯出奔齊
聖人治春秋諸侯失於篡亂之際致其誅而無道在所役焉衛侯衎出奔齊書名而衎不名者吾以是知聖人罪篡亂爲重也衛侯朔讒佞而得繼統其得衛固久矣及左右公子責其讒佞之故而迫出之是亦逐君也而春秋於朔必名以朔之所以得逐者篡亂之君與鄭突蔡朱之出同今衎之出以左氏觀之同無道矣而實非篡亂之君也故不名然衎之奔實孫林父甯殖逐之春秋不書孫甯之逐而以自出爲文此所以正君臣之義雖無道不得而逐也然于衎不名則逐之之罪隱然自見

矣此又所以隱誅孫甯歟

莒人侵我東鄙

季孫宿入鄆非兵首也而莒猶以爲憾侵我東鄙報入鄆之役爲彼夷狄之酋安辯曲直之理哉至十六年魯訴於晉溴梁之會晉人執而釋之然後少悛故二十年爲向之盟而魯始無東鄙之患則戎狄之情非威無以制之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楚康即位修先君之怨於諸侯謂楚所以不得志於中國者吳實爲之梗也故置宋鄭不問而首伐吳爲今伐而未得吳故二十二年親伐之其所以

仇吳也深矣彼所以深仇於吳者以吳爲中國援而楚不能逞也則康王之謀尤出共王之上矣吁可畏哉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衞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戚衞地諸侯大夫會于衞地以衞有逐君之罪也孫甯逐君而剽篡立在王法所當誅晉爲霸主合諸侯以問其罪正也徒爲是會釋賊不誅反定剽位何賴於霸主哉曹負芻殺世子而自立晉厲公會諸侯於戚執曹伯以歸京師諸侯震懾今悼公釋剽不執反定其位不及厲公遠矣踰年剽遂列於溴梁之會其何以示諸侯哉然則諸大夫宜書人而不人蓋悼公賢君而使大夫定篡君之位責在悼公爾不人大夫則其罪有所歸也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於劉

來聘而求盟者五惟此書地不地者盟於國都外宋求盟也書地者盟於外內欲及盟也公有悅於宋故出國都而與之盟焉夫盟所以質疑宋魯未嘗有纖隙何盟之有然宋魯雖協和盟會征伐無不同而聘使之勤則惟二年叔孫豹一如宋而宋未有以報也魯弱於宋固無敢責報而於心不能

無憾焉向戌之來必有謙辭以悅魯而魯亦德之故既聘而公出盟之盟無慊而已故盟意不在宋而在魯也然魯地無劉劉乃王畿內之采邑吾意經文繼書劉夏逆王后於齊其字相連屬後世傳之誤爾孔穎達以爲魯城外之近地而不指其處亦意之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王婚于齊魯主之也婚禮無赴告之義魯非主婚則逆后之事無以書於冊然逆后而無其故春秋亦不書矣今劉夏逆王后於齊其故安在方魯主是婚而爲王娶齊於時齊蓋貳於晉也前則戚之

會不至後則溴梁之盟不與魯方篤於事晉其何以處之為王絕齊婚則負罪於齊為齊成王婚則得罪於晉故於其逆后也俾殺其禮而以微者行內以求媚於晉外以羈縻於齊然齊方女於王所以倚王而抗晉今魯薄其禮賁齊以佞晉齊侯憾焉故春逆后而夏有北鄙之伐也其事隱其義彰非深於春秋者不能考也說者以為逆后必以三公以士非禮也徒知其以士而不知其以士之故惟王當粗識之以為王畏晉而不敢備其禮若備禮則晉將移怒於周然此亦非也悼公賢君彼即憾齊亦何敢抗周以干大逆之名哉然王亦何畏於晉王雖微實諸侯之本晉雖怒其敢逆周乎必不然爾不知王之不得備禮者意出於魯故齊雖忿而不加無禮於王特仇魯而已觀夏有伐我北鄙之役則齊之憾魯有由矣

通志堂 王倫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齊自靈公以來實睦於魯即位之初首來滕之會以僑如往聘成公遂婚於齊其後盟會征伐無不同也襄公即位亦無忘先君好今無一毫之隙齊侯伐我北鄙且圍成魯何負於齊哉徒以為王主婚王后之逆不以三公以微者來逆則失禮在王王自卑而已齊亦何責之有然命不出於王而出於魯畏晉而俾王以微者行齊侯非無心腹腎腸能無忿乎故稱兵以遽疾於魯也不然齊何慊於魯而伐之哉公救成所當救也然至遇而止則有說焉公追齊師至鄭弗及是公自弗及也今救成至遇蓋有以止之者矣公即位於今十有八年血氣方剛勇於必勝然於時三家方張懼公能自立武功則不利於己故止之於遇也公止於遇而繼[illegible]孫宿叔孫豹城成郛非三家止之而何文既顯而義亦著此不待深考而後見者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城邑未有言郛者郛郭也郛謂官司之守而已城寘官司之守而不及其鄙則北鄙之民未保其無恙也故明年齊人復伐我北鄙二大夫之意蓋將止公之勝而假以為辭爾曰城此足矣齊不足畏也豈慮其示弱以招寇哉二子為己計則深而為國計何其疏也

通志堂 王倫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邾圍魯之附庸叛已而附齊而齊伐我北鄙而邾伐我南鄙自是屢為魯南鄙之患雖見執於晉而不已彼豈敢抗晉哉倚齊為重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晉室中償三郤誅厲公弒悼公以公族自外入繼即位之初慨然思復文公之業一爲圍宋彭城而得諸侯再奪鄭虎牢而得鄭陳外抗彊楚內通東吳蕭魚之會不戰不盟楚不敢爭鄭不敢叛雖召陵之役不是過也其功直將俎豆文公於百世之上襄成靈厲有慚德矣以傳觀之悼公之所以成霸業者抑亦內外兩治者歟其爲國也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康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官民無謗言所以復霸諸侯若傳果無溢美則悼公直出成文之上然孔子稱成文而已言不及悼公則傳之辭未必皆眞實語然借使得其二三亦知悼公爲賢主矣至於辱王臣以同歃於雞澤用諸侯以報怨於秦則亦未逃末習歟惜哉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挍訂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十二

左綿 趙 鵬飛 企明

襄公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君之所以立國者在權國之所以立權者在信權存則國存信去則權去溴梁之會諸侯會而大夫盟信在大夫也信既出於大夫權復何有哉雞澤之盟諸侯既盟而袁僑至不盟則陳有所不固盟之則臣不可敵君故以大夫及盟雖大夫盟之而命出於諸侯故曰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十一國之君會於溴梁諸侯不歃而大夫相與爲盟是信不在君而在臣也故聖人不書諸侯之大夫直書大夫盟焉一國之信不出於君而出於臣其國可知矣於時晉權浸移於六卿魯權日入於三家齊權屬崔髙衞權歸[illegible]孫甯宋權歸於罕陳權歸二慶曹莒邾杞從可知爾權既移於下宜信之不在君而在臣也藉使君交盟而臣不欲則不保其無寒故寧聽大夫之欲而俾自盟焉則其信可必也噫乎公承悼公之烈固可以因時而有爲今襄經之中爲是盟乃挈霸權以歸大夫何以示天下

則平公之威令不及悼公遠矣其後杞之城宋之盟凡大勳庸皆出於大夫平公不與焉原其失權之漸蓋自此始是以聖人謹之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莒侵我者三邾伐我者一魯訴於晉晉平方圖霸加惠於魯首治莒邾則文告而責之不改則偏師以問之不悛則執之以歸京師聽命於王可也今以一言之訴遽執二君不歸京師而覊囚以歸豈曰霸討哉故曰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然莒邾雖見執而明年邾人伐我南鄙則彼雖綿力亦有所不服也嗚呼舉而不義則見侮於孺子人不可以

不義動也而況霸主乎宜莒邾二君雖執而不屈也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為鄭所虐遷於葉以逼近楚倚楚以避鄭遷葉之後未嘗與中國會盟襄三年晉荀罃伐之而不可得蓋附楚為固也然中國失許實鄭之尤今晉不察復聽鄭伐許是從鄭之虐何益於晉哉故十八年楚公子午帥師伐鄭許故也然則伐許適所以招寇非中國之利悼公在位十有五年置許不問非棄許也以為得許無益而徒犯楚怒為宋鄭之患也今平公投鄭伯之讒摟四國之師以疾許果得許乎吾見其無得而多失矣鄭序晉上大夫不可以加君也四國皆大夫而鄭獨躬行則伐許之意出於鄭可知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齊再伐我而未得志而今復圍成齊之憾魯深矣蓋以劉夏逆后有以輕齊而又執邾子忤齊多矣此所以憾魯深也

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言齊之見伐也故十八年晉率諸侯圍齊魯故也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宋人伐陳

陳哀洲歸堅附於楚今十年矣諸侯所當征之則宋人伐陳宜乎而不予何哉蓋宋能告於晉以霸主合諸侯而問罪焉則用師有名陳何敢不服今宋出其不意而伐之是利其所獲而已非用師之道也故書曰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賢方伯在上諸侯無敢妄加侵伐衛無故而伐曹晉之罪也故明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齊侯再歲之閒伐我北鄙者凡三而圍成者再焉今又君臣分兵一出而圍二邑齊之不道亦既極矣隱十年翬帥師會齊鄭伐宋公敗宋師於菅取郜取防臣伐其東而君取其西雖內惡聖人歷書而不諱疾之也今齊侯圍桃而高厚圍防其惡與隱翬同聖人其遂赦之乎故一書齊侯一稱齊高厚見其一衆而兩伐也其爲謀亦毒矣然魯嘗以叔孫豹告晉而晉不肯且坐視其圍而不救其救意不亦緩與此亦足以見晉之怠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奔而奔其君之讎知不容於國且疾其君矣君可疾乎然以累上之辭書之者君必有以致其奔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邾叛晉附齊伐我南鄙魯訴於晉晉嘗執之今經既卒悼公新立以先君之怨在魯復伐我南鄙魯復有言故祝柯之盟晉又執之懲不服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夷狄之君非知禮者故不曰朝不能朝也其義同介葛盧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石買無故而伐曹曹訴於晉罪在所當問然以行人執之則非其罪矣何則買之得罪於晉以伐曹也而買之見執則聘晉也罪在伐曹當於衛討之其奉使來聘有君命焉君命何負於晉而晉執之故書人以執而復書行人執之非其罪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齊四年之閒五疾於魯魯何以堪之魯弱於齊故不敢敵獨無霸主乎哉且齊疾於魯實憾晉也憾晉而不加兵於晉故伐魯所以激晉也初魯以晉故俾王以微者逆后於齊則怨固在魯而怨端則生於晉也故魯不能敵則必以告晉焉冬晉合十二諸侯以圍齊魯故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雖魯之讎而實天王之婚彼其四年之閒五稱兵於魯是誠可疾也而靈王實婚於齊雖伐齊無損於王而投鼠忌器君子有所不敢然則爲晉計者奈何必將兩治齊魯然後爲義何則魯之所以得罪於齊以薄王后之禮依晉以責齊也若然則魯亦爲王之罪人彼齊伐之是欲以王誅臨之也以公天下之心責齊魯則魯在所誅齊在所伐何

則魯畏晉而薄王后之禮是豈欺王而侮齊也侮齊固所不問而王可欺乎然魯欺王之罪王不能問侮齊之故齊其能忍哉故勃然一怒則兵屢扼於魯也今晉侯能公行霸討必先執魯侯歸於京師治其薄后禮以欺王之罪然後請王命伐齊問齊專兵以虐魯之故則齊魯之罪兩得而天下服矣今以魯爲齊所虐合諸侯而圍之是欺王之罪不問而伐魯之虐必誅後王室而先與國吾不保其爲公也且圍未有書同者春秋禪諸侯而圍者四圍許圍新城圍宋彭城與此圍齊是也惟此書同圍晉以魯故合十二諸侯以圍齊所歸者惟魯

爾諸侯於齊無憾也晉以霸主之力而彊脅之其間蓋有上忌王靈下畏齊彊而不欲者焉故書曰同同者有所不同也說者見諸侯同疾於齊而不稽其故則曰齊爲不道而虐魯諸侯共疾之耳疾齊者魯而已諸侯何憾哉春秋之法定其罪之重輕以代王法苟不考其故則何以定其罪今置魯而獨治齊齊果肯服乎吾故兩考齊魯之罪以明春秋之法非臆度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鄭從晉伐齊楚來虛伐鄭夫所以從晉者於鄭無絲毫之益而內虛招寇乃鄭心腹之害聖人書楚公子午伐鄭責晉而憂鄭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伐而復盟者疑諸侯之貳也伐鄭同盟于戲伐鄭同盟於亳城北以鄭受盟也今齊固不受盟而諸侯自盟何爲哉愚用是知前日圍齊有不同欲者矣以不同故書同以譏之不同欲而強同則疑諸侯之離故於是盟之以爲晉巧於用諸侯則然耳以爲得諸侯之心則未也

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

晉之所以惠魯者厚矣溴梁之盟執莒子邾子者

魯故也合諸侯以圍齊者魯故也祝柯之盟再執邾子者亦魯故也晉所以厚恤于魯者以魯數被齊莒邾之兵有所不堪焉其爲魯之賜則大而於天下之義則濫矣前日執莒邾同圍齊吾既言之今日之再執邾子尤非霸討也邾固不宜叛魯以與齊比齊以伐魯及魯告晉而與圍齊之役邾復懼而從之反復齊魯之間是誠可責也然晉既同之以圍齊復盟之於祝柯以兵則從以盟則受邾之罪亦可赦矣今既盟而執之庸爲霸討乎人已服而治之君子謂之虐況執而奪其田其何以令諸侯故聖人惡之書曰晉人執邾子而繼書取田

之事其惡自見矣
取邾田自漷水
取汶陽田不繫之國明魯田也取邾田自漷水繫之國明邾田也內自取田曰取內取外田亦曰取此則有說矣吾於成三年取汶陽田既言之然晉執邾子奪邾田以與魯其虐深哉而魯因人謀利圍人之國執人之君取人之田其虐益出晉侯之上其惡可赦乎聖人顯則誅晉隱則誅魯其義見于晉魯之兩間矣
季孫宿如晉
宿一出而聘晉其亦恕矣晉動天下之力爲魯而

已溴梁之役執邾莒祝柯之盟同圍齊既而復執邾悼公奪田以餉魯晉亦寵哉魯何以報是賜也一季孫宿之聘空魯國之半未足爲腆彼何以爲禮耶嗚呼以利濟利者春秋之時晉固不施無報之恩也不然漷水之田豈久爲魯哉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鞌之戰以七大夫伐齊齊頃折服以國佐乞盟蓋頃公之所以得敗者實得罪於諸侯既敗則不能不服也圍齊之役以十二諸侯環其郛靈公不屈今復伐之蓋靈公之所以讎魯者實有其故故雖圍而辭有所不服也動而不義雖以天下之力而扼孺子孺子有所不屈而況齊大國乎彼晉爲霸主亦不知自反矣今衛之伐齊晉命也晉之疾齊魯意也前日合諸侯爲魯伐齊其亦恕矣而魯不釋季孫宿如晉而衛孫林父復伐齊晉必受饋于魯而命衛也饋則晉受之兵則衛餉之晉侯用衛兵以償魯饋何衛之弱而晉之殭魯之逞而齊之屈也吾於此竊見齊衛有所不平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聖人樂與人爲善所以進小人於君子之塗故於

春秋寸善必張之非苟誅惡以絕人爲善也晉士匄侵齊聞齊侯卒乃還非徒爲善於身其所以成君身之善大矣且晉平以魯之故再扼於齊固已不義矣今又命士匄侵之士匄至穀而齊侯環卒儻匄以奉命爲固而伐齊喪彼其反晉復何以示諸侯而霸中國乎故聞喪而還則使人知晉乎爲義不伐喪也其憫齊之心在所後而愛君之救爲何如哉此聖人不書復而書還予之也穀梁不樂成人之善乃責其專大名且匄聞喪不伐以爲專名使冒喪必伐反爲愛君乎借匄之未出兵已聞齊侯卒不辭君命而行至穀而反則可謂以惡遺

君而自取善也今至穀而後聞喪遂反而不伐以置君於善彼其爲心宜非春秋之人也其可無襃乎小人穿鑿以擠人於惡是非聖人之心君子不取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

齊之權臣曰崔高二彊相扼崔弱則高抗高懦則崔專各相持以角勝負今高旣以罪誅則齊之權在崔而已故不旋踵而有崔杼之逆也然則高之殺何罪哉傳以齊靈廢世子光而立少子牙高厚傅之崔杼立光殺牙以及厚則厚之殺靈公爲之也故以累上之辭書之然崔之謀高久矣逢其閒

而得厚之死蓋崔之幸而齊之禍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宣成以來諸侯之殺大夫者例多以國殺爲文而大夫見殺者亦鮮去族蓋自宣以降大夫日張盟會征伐往往專之諸侯視以爲常置不問也故橫逆以生或賣友以自售或爭權以相攻或陷人以利己其見殺雖出于自取而探其原實君有以致之故多以累上之辭書之而不去族蓋以不誅誅之也公子嘉鄭之柄政者彼其見殺必有以僭而攘其位者矣其善惡在所不必考觀聖人以累上之辭書襃貶自見矣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備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城武城

士匄不伐齊喪而還齊人德之因與晉平故春秋爲澶淵之會魯懼齊晉合則有事於疆場故會士匄于柯以卜齊晉之成齊晉果平歸而城武城備齊也古之爲國惟以德和鄰則內外無患以勢怒鄰者勢去而孤立則儳然如不終日魯初倚晉以抗齊勢固張也一日晉與齊平則何以倚重哉故今

日會晉明日城武城不勝其勞且拙也爲國而若此庸爲國有人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莒數侵我南鄙魯訴于晉故湨梁之會晉執莒子魯故也今齊晉旣成魯勢孤立宜有求于莒莒人亦欲平焉故會盟于向莒魯以平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君子不責至和於乖爭之時不責至治於傷殘之世乖爭之時而少和傷殘之世而粗治則亦春秋之齊詔也齊魯自圍成之役五年之閒干戈不息

齊之伐魯者五晉衛之伐齊者三爭錐刀之隙者
齊魯而已而小大諸侯怙黨反攻生民爲之不安
齊靈公卒晉士匄聞喪不伐振旅而還齊人德之
求成于晉晉爲合十三國之君歃血于澶淵小大
協和彊弱相比天下之民賴以少安雖不足以語
至和談至治而寢兵息民聖人實喜之故爵列以
序繫貶辭焉聖人豈苟予齊晉哉幸天下之民得
小康也

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

襄公不綱諸大夫暴横不顧一毫之義肆其無厭
之逆有王者作必將瞧其類而廓清之然後宇得

以寧天下從而治矣五年之閒紛擾天下鬭亂諸
侯者皆魯大夫爲之使晉以責齊俾天子逆后不
能備禮者魯也齊所是叛于魯伐魯者五叔孫豹
如晉乞師晉爲之動天下之兵以報齊執莒子執
邾子侵伐齊魯大夫媒之也今幸齊靈即世莊公
不念舊惡已以與澶淵之盟天下諸侯方有安
靖之漸而口血未乾仲孫速淺淺小人首叛盟以
伐邾復兆兵于天下可勝誅乎且邾再伐魯而再
受執亟割地以塞虎兕之口蓋亦弱矣今又伐之
何名乎襄公庸弱在所不責而可重戮者速也春
秋書伐邾之事豈特爲魯誅速哉爲天下誅兵釁

也速蔑之子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及是見釋而歸蔡侯
殺之歟左氏載文侯欲事晉燮不欲故殺之其事
于經文不順吾不欲信之若如左氏所言則經文
當書蔡人殺其大夫公子燮以殺有罪書之不應
以國殺爲文也以國殺爲文罪累上也燮之敗而
見獲非不用命鄭出其不意而偶獲爲燮者特欠
蔡侯一死爾今見釋而歸卒於見殺則燮爲無罪
而蔡侯實失政刑故以累上之辭書之燮殺而履
奔則履者蓋燮之黨也然不奔中國而奔楚從楚
之久安於夷可若從左氏之說則於經無所考故
吾以經文爲正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慶氏專陳執其國命陳侯于是之亂不能自庇其
擯可知矣黃之出奔二慶逐之也二十三年陳殺
二慶黃復歸陳則今之奔也二慶逐之審矣陳哀
暗弱權移慶氏黃其弟也不能保其安危則國可
知矣書曰陳侯之弟罪陳侯也說者見其奔楚乃
曰陳有二黨慶氏謀歸晉黃欲爲楚黃不勝故復
奔楚且陳自于鄬之會逃歸死附于楚安有與晉
之謀徒見黃出奔楚意之耳

叔老如齊

齊魯既同澶淵之盟故使叔老如齊聘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宋向戌來聘于今五年而魯始報之文襄之霸使諸侯三歲一聘五歲一朝今是法隳矣諸侯交鄰之禮曠踈非有朝夕之急不朝不聘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晉悼公之霸公凡四如晉皆三年一朝之禮也平公立於是六年公始一朝之然悼公之世魯無求於晉而公屢朝之平公之世求於晉實多而一朝之何哉蓋悼公之霸仁而有禮魯大夫未敢横故事晉之禮必公親之平公暴而無法即位之初溴梁之會首以大夫盟故魯大夫亦從而職事晉之禮出於大夫不以公為重也故言齊之見伐則叔孫豹如晉拜圍齊之師及邾田之賜則季孫宿如晉公在所不得與也而晉亦聽於大夫而不聽於公公之朝不若大夫之聘也故公之如晉者一而已用是亦足以見大夫日彊魯君尸位耳然晉不重其君之朝而重大夫之聘其霸權蓋可知矣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邾之叛臣盜漆閭丘以來奔庶其在所不治而魯之誅則重也魯以周公之後周禮在焉乃為逋逃主以招聚叛亡周公之辱大矣人之為盜君子有所不責而藏亡匿死為盜之庇者世共疾之何則盜無以匿則亦不敢為盜爾邾蓋魯之附庸魯不能撫叛而附齊魯常伐之而不反蓋以魯為不足事也今魯誘其叛人竊其封邑是教人為盜爾魯方以得邑為利而吾竊為魯羞今有千金之璧而得於盜君子斥之蓋用是以汙己則己無以為人於漆閭丘何有哉今一受庶其之叛其後莒牟夷邾黑肱接踵而至曲阜之地匯為賊淵吁可嘆哉周公有靈蓋憤惋於九泉聖人忍不為周公誅之以快其在泉之靈乎故凡書庶其牟夷黑肱之事蓋為周公誅不令子孫也若庶其者是乃無足誅者耳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晉自是六卿日張交忌相併欒盈逼於范氏憤而出奔蓋將倚楚以入叛也晉之所忌者惟楚而盈奔於楚為謀蓋毒矣卒之入於曲沃據邑以叛其亦有所恃哉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左氏以爲錮欒氏且一大夫出奔動天下諸侯以錮之則欒盈蓋大憝也盈亦何能爲哉蓋懼其脇楚以入爾彼其合諸侯張中國之勢以攝楚而已杜以爲禁諸侯使不得受盈盈知諸侯皆晉之與不足恃也故奔楚豈復自楚而反求諸侯乎諸侯惟齊爲不足畏晉魯宋以下皆受晉役安敢抗晉以納其叛哉則合諸侯不爲其納盈也大中國之勢以怖楚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

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

晉以一大夫奔皇皇然求於諸侯惟懼其或容之以爲晉患其爲謀亦疎矣使盈而賢也必不讎君以謀叛使其愚也雖得所託亦何能爲內有以備之俟其至而徐制之蓋亦未晩何至閧然動天下諸侯以錮一匹夫哉此適所以張其勢而益其叛心自示弱而已吾用是知晉之無謀也卒之盈之復入楚亦不佑諸侯不與以匹夫之愚直投附穽不崇朝而死使晉初不爲商任沙隨之會以坐觀其變彼將曲沃亦不敢入矣胡能叛哉故入于曲沃聖人不書叛以其無能爲也則夫今日之會徒勞諸侯無益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畀我庶其之黨也庶其之來魯寵安之宜畀我之繼至也招叛人以容匿之何以詔百官抑亦三家方張封植其類歟襄公庸暗固所不察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哀庸暗不君權歸慶氏前年逐其弟黃黃訴於楚以楚之力乃能殺二慶以歸其爲國蓋亦危矣以君之弟而逐出則陳哀僅免爲衛衎魯昭蓋亦幸矣今能殺二慶則黃之謀而楚之力也不然二慶夫豈遂延頸受戮哉以累上之辭書陳侯有以致之也書及者職有尊卑罪有大小以大及小以尊及卑爾二趙三郤不書及敵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書自楚楚有力焉旣因楚之力以殺二慶則其反

也可以優游無患故書歸出稱弟入稱弟不失弟之道黄不失弟之道則陳侯爲病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曲沃欒氏之邑盈復入晉不能入乃入于曲沃以叛不書叛不足以叛也是乃愚而已負逆君之罪身行半天下諸侯不納楚人不佑尚入于曲沃恃區區小邑以抗晉其愚不可及也卒之晉人攻之束手受誅曰晉人殺欒盈不曰于曲沃盈不能有曲沃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伐衛誘也伐晉正也以靈公之世衛孫林父嘗爲

晉伐齊故伐衛以報林父之役特以士匄不伐齊喪實有德焉故莊公即位姑與晉平及是幸晉有欒氏之亂復伐晉以報平陰之役不修澶淵之好而修平陰之怨莊公之爲人是亦好亂樂禍者哉宜其不善終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晉所以賈怨于齊者魯也晉爲魯合諸侯以報怨實於晉無益也今齊因晉亂以報圍齊之役魯可無救乎則魯之救晉勢也非賜也然齊彊而魯實弱畏齊而不救則負晉冒敗而直救則傷魯故出師而以救爲名實不敢救也次于雍榆觀勝負爾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先次後救于時蓋狄未伐邢也齊威出師以備之而已故先言次而後言救非怯也狄未至也今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先言救而後言次晉已受兵徒示救之之形實不敢進也其事旣殊故書法亦異蓋亦書其實而已然魯旣不敢加齊亦不敢負晉爲魯計者乘齊侯之出齊國内空而魯於齊爲切隣魯潛師伐其東鄙則晉不勞而解且有伐齊之實晉實德之足以報圍齊之賜矣況齊實内虛未必有以敗魯也今爲雍榆之次内不能撼齊外不能救晉徒勞師以遠餉于外在魯不能無損而于晉無一

毫之助也若叔孫豹者使之謀弱公室則能爾其捨已以謀人不其踈哉用是知三家無足畏者特襄公昏庸有以益其愚矣

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邾庶其及畀我來奔魯皆納之則無怪乎臧孫紇之奔邾也得二盜而失一大夫得失累相當然吾懼賢者視之而奔則魯危矣則夫二盜之在魯庸爲魯之利乎

晉人殺欒盈

欒盈據曲沃以叛而聖人不書叛以盈之不足以叛也晉人殺盈實殺于曲沃而聖人不書于曲沃

以欒盈實不能有曲沃也盈之亂則足以殺其身而已此可爲愚而好亂者之戒書曰晉人殺欒盈殺有罪也不書大夫旣絶于晉也

齊侯襲莒

襲者盜賊之計非用師之道也莒於齊未嘗有怨莊公掩其不虞而襲之以掩襲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而況蕞爾之莒乎使齊侯一襲而得莒是誠善盜者也得莒適爲齊之羞而況無得而冒盜賊之名哉吾於此見齊侯之不足爲齊侯爾聖人書侯愧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

豹之如晉以雍榆之次要功於晉也晉照其僞而有言焉故仲孫羯侵齊以悅之爲魯計者曷移其侵齊之役於雍榆之次哉不次雍榆而遂伐齊則晉兵自解晉且德魯晉使當首聘魯以拜伐齊之師爾豹不必往而羯不必侵也魯之失謀蓋失於初非失於今今之舉救其失而已非策也

夏楚子伐吴

楚至是伐吴者凡三襄三年公子嬰齊之役十四年公子貞之師皆命將而已今之役楚子親之此足以見楚之讎吴日深矣前乎此吴再被楚師吴未嘗報非畏楚也楚何讎於吴特以吴有鍾離及向之會附中國以抗楚也今吴與晉不交者十年楚子無釁而伐吴吴有憾焉故明年吴子伐楚報是役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旣

齊崔杼帥師伐莒

齊侯以盜竊之計襲莒莒人覺之實無得焉故崔杼帥師伐莒用是知崔杼誠天下之大姦也所貴於賢者以其能弼君之惡而致之於善君著顯名臣收美勳君臣相成以底於治今崔杼成其君之惡知君爲襲莒之計諸侯恥之因復伐莒以重其惡於天下而已得以行其不順之謀焉吾於伐莒

之事竊爲齊侯懼而齊君且以爲功其及於禍決有漸矣此所謂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會諸侯于夷儀謀伐齊以報伐晉之役也楚人乘虛以伐鄭故不克而遂書會而不書伐不能伐也鄭自蕭魚之會歸中國楚不敢爭者至是十有五年矣然晉平嗣悼公之業不能治内以杜楚人窺伺之機楚蓋乘釁而時撼鄭矣前日諸侯同圍齊楚公子午伐鄭今日諸侯爲夷儀之會楚率蔡陳

許伐鄭楚蓋未嘗一日忘鄭特覬中國之釁而已而晉不能和諸侯以制楚乃摟諸侯以報怨且勝齊孰愈於制楚哉夷儀之會吾見其無損於齊而實爲鄭招寇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蔡陳許久比於楚中國不討幸也今反從楚而戕中國可勝賊乎而聖人皆書爵而以楚子冠之非褒也慨之也以中國諸侯而甘役於荊蠻也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成襄以還晉楚兩立諸侯主於晉者不特其君聽

之其臣亦倚之爲重主于楚者不惟其君恃之其臣亦藉之爲姦故宋衛事晉則大夫之出亦奔晉陳蔡從楚則大夫之出亦奔楚各倚其國之所畏以脅其内也聖人因其志而書之善惡自判焉蓋不待鈎其事實而後察其情也宜咎之奔左氏以爲慶氏之黨亦逆知其非賢者矣

叔孫豹如京師

魯大夫未有無故如京師者惟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與此叔孫豹如京師不見其故吾於宣九年既言仲蔑之故矣今豹之行其故猶有言也魯恃晉而外齊齊屢鋒於魯魯故告晉以報齊怨圍齊之役是也而仲孫羯又嘗侵齊齊憾魯益深兵將復疾於魯魯以天王娶於齊我實主之雖以劉夏逆后不能備禮以逆王之歡心然王之所以得婚於齊者實魯故也今齊以后禮不備而責魯不已兵又將及郛焉故叔孫豹如京師言齊之故且請薄后禮之罪欲要王命以解齊之兵也然齊既女於王王實賴之齊豈畏王而王亦安能逆齊意以順魯哉故今如京師而春有崔杼之伐則如京師固不足以解齊之忿也然無事則視周爲無足親有事則倚王以紓難彼其如京師豈情也哉無齊之兵則亦不聘矣餘義見宣九年

大饑

宣十年秋大水而冬饑十五年秋螽蝝而冬饑夫爲國無一年之積一經災沴則饑饉繼之何以爲國今秋大水而冬大饑其無先具尤可知矣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魯前脇晉以圍齊繼有仲孫羯之師今復如京師倚王以脇齊能無忿乎故叔孫豹如京師而齊有北鄙之伐忿兵也然崔杼方懷逆謀姑伐我以順國人之欲志不在魯爾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齊有弑逆之罪諸侯會于夷儀謀討齊也謀討齊而不加兵繼為重丘之盟重丘齊地兵不加齊而盟於齊地成齊亂也然諸侯不能討逆而反盟之宜有貶而不貶何也春秋之世簒逆者多矣非諸侯有以比之則盜將有所忌而不為今晉徒合諸侯以謀齊其實非志於治齊也要賂而已無賂則討之得賂則釋之故會于夷儀以待賂夫冕弁端委以乞賂于盜其為辱大矣不書爵無以見其辱故以小大爵列焉則夫不貶乃所以深誅之也故爵而會會而不伐繼之以盟其義亦顯矣故不待不書爵而後知其為貶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陳自鄢之會逃中國以附夷狄一叛不反固中國諸侯所宜問也前日復隨楚伐鄭故今日鄭師伐陳報怨也鄭固有辭矣然於時鄭簡在會而公孫舍之伐陳則命不出於君雖曰有功君子不貴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鄭突之入櫟内外有二君也衛侯入夷儀内外亦二君也然鄭突之入聖人名之而衛侯之入春秋不名此則逆順之辯爾初突簒而得不義而奔及忽之歸鄭故忽之有也而突復入于櫟以逼之是復簒也故不名無以見其逆孫甯不臣逐衛侯而立剽剽之立國豈其國哉衛侯既奔而入于夷儀期復其位而已非簒也故不名以見其順順逆分而名分定名分定而天下安是春秋之旨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羣舒近楚為楚蠶食至是盡矣成十七年滅舒庸宣八年滅舒蓼及是滅舒鳩羣舒無噍類稽其先蓋與楚俱張荊舒是懲是也而今皆併於楚則楚之彊軼諸古萬萬爾中國不競無以懲之奈何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陳再被兵卒堅附楚而不反蓋以鄭特倚晉而讎之實非霸討也中國必將得陳晉宜合諸侯以義征之陳或歸焉彼鄭固陳之敵且嘗從事楚安能責陳之叛楚也前日入其郛固已甚矣今日復伐之徒勞兵爾非義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吳子遏以卒名非為伐而名也與鄭伯髡頑同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喜父立剽而喜躬弑剽何父子之謀異哉殖逐君以自利喜弑君以自安其實均罪也故書曰衛甯喜弑其君剽若曰甯喜自弑其君云耳剽之立簒衛而有之國人有所不順焉則其弑也宜其以無

道書之而獨斥寗喜者蓋以父子反覆二君之間自立自弑以亂衛國者喜也故誅喜爲重則不得不名之以著其罪非爲剽無罪而名寗喜也此春秋酌輕重之閒而兩誅之者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孫寗同逆逐獻公而立剽今寗喜復弑剽以納獻公林父懼誅故據戚以叛君在則逼而逐之君復則逆而叛之小國之臣叛逆自恣王不誅而霸不問觀諸此眞亂世也春秋可不作乎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獻公出入皆不名而於此復歸衛乃名之何哉聖人不誣人以惡亦不苟與人以正也前日衎出奔齊以孫寗逐之入于夷儀以寗喜挽之然國實衎之國不幸而出得閒而入聖人不責也及居于夷儀不能以義入衛遣喜行弑逆之謀旣弑而後入則國雖衎之國得之不正也聖人惡其仗不義而求反國乃謀弑以規復位故斥而名之剽弑纔三日而衎歸則弑之謀衎實與之審矣以弑而得國位雖其位君子不赦也此所以衎之歸而復名之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澶淵衛地會于澶淵謀衛也孫寗逐君而立剽衛

獻奔出銜口於外晉爲盟主不能正之今寗喜弑剽而納獻公林父入于戚以叛則獻公雖入實未安於衛爲霸主者宜合諸侯誅林父以定獻公則於義爲大今乃爲澶淵之會反黨逆醜正以登叛人彼林父何足與哉徒以林父雖逆而嘗與戚之會剽雖簒而嘗同溴梁之盟圍齊伐齊衛嘗用命澶淵同任沙隨之會剽無不從則剽固久從於晉而衎無一毫之益於平公也今林父立剽而喜弑之林父逐衎而喜納之則喜固剽與林父之讎晉旣黨剽而佑林父則亦以衎喜爲讎焉故今澶淵之會蓋將逐衎治喜以予林父也嗚呼霸主而如是何以正諸侯此天下之大不義者平公蓋亦知之矣故不躬會而以微者主之然諸侯皆大夫而魯親之此則平公不義而移惡於魯也晉蓋以有恩於魯爲多執莒執邾圍齊伐齊取邾田自漷水皆魯故也今爲此會已親主之則得謗於諸侯不爲會則內愧林父故遣荀吳聘魯命魯主之則恩歸於已謗歸於人此所以有荀吳之聘而爲澶淵之會也晉宋皆微者而鄭獨以卿行畏晉也鄭雖畏晉而無干於晉故不若魯侯之親會焉噫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作遜今平公取恩於己而推惡於人其何以主諸侯吾於此見平公之非君子

也眞姦雄耳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義見僖五年晉殺申生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弑君而晉人執之宜得霸討矣而不以霸討書何哉蓋喜弑剽而納衎其迹固逆而義則順何則剽逐衎而簒衛衛非剽所宜有也國固衎之國矣今去剽而立衎其義實正則喜之罪猶在輕重之間晉佑剽之黨而執甯喜庸得爲霸討故雖執弑賊而書人爲然則爲霸主者宜柰何必合諸侯以誅林父治其逐衎之罪以定衎位然後執甯喜

歸京師以正其殺剽之愆則大義立於天下喜固無辭以逃罪也今佑林父而執甯喜是助逆以攻順宜喜之不服而法不可得而行也此所以書人以執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朝于楚而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鄭兩加兵于陳故楚以蔡陳伐鄭陳故也說者徒見許男卒于楚而楚伐鄭歸而葬許靈公遂以爲爲許伐鄭此意其文之適相先後而爲是說其實誣也十六年鄭以晉衛魯宋伐許二十四年許以楚蔡陳伐鄭其怨既償矣其後惟鄭兩伐陳陳未有一報也故陳脇楚以伐鄭其理甚白求春秋當以理求之徒以文之相屬而定褒貶且鑿生異說以文之非春秋也然許男卒於楚而赴於魯魯方事晉不宜會而會葬之則魯豈貳於楚也其後爲宋之盟晉楚以平於時華夷蓋有志於平耳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齊自圍成之役讎於魯久矣其間魯脇晉以報之同圍齊是也二十四年仲孫羯復侵齊而崔杼有北鄙之伐怨已償矣今莊公見弑景公即位而修好于四鄰故洗前日之慊而成今日之好首命慶

封以來聘焉齊魯復通自慶封之聘始故聖人書之喜其不念舊怨而務新好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晉楚自蕭魚之會晉不戰而得鄭楚不敢爭晉楚兩爭者垂十五年其間鄭脇晉衛伐許許以楚蔡伐鄭鄭以公孫舍之公孫夏伐陳陳亦以楚子蔡侯伐鄭雖所以交惡者陳鄭許三國之君若非晉楚之志然兵端實未嘗息也今晉之武楚之建以兵端未絕寖淫不已必至大戰於是合晉楚而會之使夷夏交歡諸侯用寧其爲功大矣君子蓋不

可謂權出於大夫而卑之也夫權正不並用仁義不兩立權足以濟時君子捨其正仁足以安天下君子不責其義以大夫而尸大功固非所謂正以大夫而專盟會固非所謂義然外撫內寧其權實有以利其國寢兵息民其仁實有以靖天下雖捨其正而不責其義非過也用是知宋之會宋之盟春秋實予蓋不可以專而廢其功也

衛殺其大夫寧喜

寧喜弒君而見殺其不以討賊之詞書何哉喜之所以弒剽者為衎也則衎之復國實受於喜然剽之篡晉實佑之故前日執寧喜責其殺剽之罪也

今衎既入外則不免于晉內則見誘於國人故殺喜以弭內外之責也衎以為庇喜則上抗盟主下違國人內外兩攻吾其能久安乎故寧負喜之恩而不敢拂內外之欲也則喜之殺豈以其罪哉不以討賊之詞書其情亦見矣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與寧喜同謀納公者也公入而背恩誅喜鱄懼出奔晉逃死也鱄不曰公子而書衛侯之弟非鱄不弟衛侯不能弟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會盟一事而再舉地詞繁不殺聖人予之也葵丘首止與此宋之盟皆然用是知宋之盟春秋實予無貶辭也葵丘首止以宰周公王世子不與故書諸侯盟以別之宋之盟以諸侯不在而大夫不敢擅盟故書諸侯之大夫以旌之故夫再舉葵丘首止者以周公世子不與盟再舉宋者以大夫稟諸侯之命而不敢擅盟非苟再舉地期實異之也穀梁曰溴梁之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今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皆為得旨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義見允十六年

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大夫之奔者皆寧之與也喜之殺獻公實忘恩背黨宜弟鱄之出而繼有石惡之奔也然晉初執寧喜以責其弒剽今弒剽之黨皆奔晉而晉匿之烏在其為執喜也用是知晉之執喜蓋要賂於衎耳

邾子來朝

邾悼公之立嘗修先君之怨以伐我我訴之晉晉執邾子奪邾田以與魯既而仲孫速復伐邾誘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魯之虐邾亦既甚矣邾失田

失邑失臣失民其弱可知今悼公匿怨而來朝非得已也社稷之危姑忍而存祀耳非時朝之禮也左氏以爲時事誤耳

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

晉楚不和諸侯所事者一晉楚既合諸侯所事者二不和則有兵戈之役既合則爭玉帛之奉嗚呼春秋之末小國難乎爲國矣然闘干戈以驅民於死與多玉帛以納民於無事猶有間也今公將朝楚則不得不先聘晉葢事晉爲久而事楚爲初也故言于晉以聽晉命晉命諾故十一月公如楚此非特魯爲然舉魯以問他邦皆然爾雖無征伐之

怨而有朝聘之勞也噫安得有賢者作而大一統乎聖人於此葢有嘆也

冬齊慶封來奔

魯方復通於齊前年慶封之聘是也今慶封之出必有所不容於其國以嘗聘我而來奔焉魯既和於其君則不當受其叛臣匿其叛臣非所以爲好也齊不以是責魯魯之幸爾不然北鄙之伐復見於今日矣其後自魯奔吳抑魯人畏齊而遣之歟

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

成十年襄四年昭十五年公皆如晉皆踰年而反而正月無書公之所在者惟昭公見逐于季氏而居乾侯則三年之間皆書正月公在乾侯今襄公非見逐而出實自朝於楚何以書公在楚葢書公之所在失國之辭也以乾侯之事觀之例可知矣公如楚權在季孫宿左氏載取卞之事其亦危矣公外投虎狼之口内有蕭牆之憂則社稷庸可保其無虞哉此所以書公之所在以志國非其國也存公所以誅季氏在楚所以虞楚人一言之間寓旨遠矣此豈舊史之文哉聖人新意也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吳子餘祭

閽刑人也刑人則無親何有於君故吳子之弑不書君閽天下之至賤者賤者不登於策故閽不書名適至賤而無君之人宜其得禍也此書之以爲後世任宦官者之戒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

以公使人者無私感之情以公愛人者無私報之禮晉主夏盟諸侯所當聽役也然用諸侯之力以興天下之利則諸侯不以爲惠而晉亦不以爲賜

今率諸侯之大夫以城其母黨之國則使人實私
惟私于使人而中有所不安既用其力則不能無
感於心故以士鞅來聘爲杞以先代之後諸侯所
當恤也然使其誠逢患難而急在朝夕則諸侯恤
之所宜先而杞侯亦有所不必報今杞實無患晉
侯以己之感率諸大夫而城之則愛人爲私惟以
私愛之則杞不得無報於人故杞子來盟爲晉以
私用諸侯之大夫故必私聘之杞以私得諸大夫
之成故亦私盟之聘所以拜工役之惠盟所以結
事大夫之誠其迹若美而其舉實無謂而然也聖人
書城書聘書盟而公私之情見矣昧者徒責大夫

之專且自成襄以還大夫之專盟專會專兵專伐
多矣何至是始以爲專耶就其專之中有善惡存
焉君子觀其善惡以定褒貶可也
吳子使札來聘
楚子使椒吳子使札來聘本無異義而說者以季
札爲賢曲於吳致其褒言所不曉且札之賢何以
通於春秋吳諸樊餘祭夷末以其弟札之賢欲兄
弟授受以及於札至札卒逃而不受逃而不受此
非得已也藉以爲賢則於魯史何以見之於魯史
無以見聖人何謂以通於春秋此天下之曲說妄
鈎經外事以亂春秋君子不可不辯且春秋之法

尊中國而外夷狄楚文王稱荆成王稱楚既而稱
人稱子浸以彊盛於吳亦然其初稱國繼稱子而
大夫稱名聖人各志其漸以其彊暴與中國五等
爲列初無筆削於其間各因其實而彊弱自見也
今之來聘說者皆以爲褒其來聘豈情也哉竊中
國而已吾於荆人來聘既言之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北燕雖周之同姓遠於中國然居於夷而安於夷
固無患也自高止奔之而燕以亂既而燕伯奔齊
齊侯伐燕其亂皆基於高止華夷者天地之限裔

不謀夏夷不亂華則華夷兩安吳通中國而亂則
夷狄用中國之法固非其利也何也以其越天地
之限亂華夷之理矣燕得高止以爲利吳得巫臣
以爲利而不知害從而生也此可以爲夷夏限絶
之戒吾故論之若高止之出則在所不必考也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公一如楚在楚凡七月楚止之也魯公未嘗朝楚
今一朝之楚蓋驟得魯有侈心焉故久止公於楚
以圖望外之利也既而知雖殺公無以得魯故復
反之公至自楚而吳子使札來聘楚疑魯比吳以

議楚之東鄙故以遠罷來聘焉則罷之聘非情也設也昧者以爲志其臣之姓氏爲進之前日公子午公子貞伐鄭殺公子側殺公子追舒亦書氏族無乃亦進之乎吾欲聞其說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子而弑父天下之大逆般之不子不誅而顯若固之不父世無自知之夫弑君鮮書葬而此乃書葬亦足以知非固之不父般亦未忍不子也書之左氏其閨門甚穢此所以得弑也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春秋日月之例吾無所取然有非日月無以見義

者則亦不得不取焉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則非日無以見伯姬之死於災也伯姬不幸遇災保母不在不下堂而死於火嗚呼難哉君子行不貴苟難而婦人非難無以見其節此伯姬之節所以特書於春秋而顯彰無儔也易所謂恒其德貞婦人吉者歟春秋之書内女者四節杞二姬以惡紀宋二姬以賢然語其難則紀姬未若宋姬之難也故紀姬之葬以字而宋姬之葬以謚此則聖人輕重之權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

鄭伯克段于鄢段不書弟段不弟也則誅段爲重而責鄭伯爲輕今天王殺佞夫書弟則非佞夫之不弟過在兄也景王以萬乘之尊而不能容一弟何以示天下宜其見侮於諸侯不能興周也生殺之柄自天王專之故入春秋未嘗書天王殺卿大夫者今内不能親九族而手足不相容滅天倫矣故於此一書天王殺焉以見非所以用生殺之柄也

王子瑕奔晉

子瑕佞夫之與也佞夫見殺而瑕奔晉然不容於王而奔諸侯諸侯抗王而匿之春秋之時歟若曰自周無出吾於周公出奔晉既言之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共姬之賢節義高於天下魯與其榮焉故以卿會葬尊之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稱人以殺而不言大夫討有罪之辭也良霄何罪哉以奔許自許入鄭也許固鄭之世讎良霄不安其位内不容而奔君之讎脅讎以入鄭將何爲哉必將不利其國矣君討而殺之得其罪也則鄭之殺良霄蓋合乎春秋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會未有言其故者惟允二年稷之會書成宋亂與澶淵之會書宋災故皆譏也且宋災何與於人而諸大夫會之諸大夫會之蓋將有以救災恤鄰也然唁不及國弔不及尸徒會于澶淵何爲哉澶淵衞地恤災而會于衞地其不及災審矣以宋災而會會而不能賑之何哉吾知其故矣初伯姬之歸于宋齊晉不得已而媵之固已辱矣今宋災共姬獨以節義顯而齊晉之媵無聞也晉以霸主爲宋而徵會魯獨以叔弓如宋葬宋共姬而不從晉令晉人蓋曰諸侯共恤宋而魯獨擅其榮吾何爲輸

財於己成名于人哉故徒會而退卒無以賑之也然書其會亦足以見矣何用書其故耶蓋於時蔡有弑君之事天王有佞夫之事鄭有良霄之事不書其故則無以知其爲宋災而會也據左氏之說則是會皆諸侯之卿卿而書人其貶可知爲宋會而宋亦書人宋召天譴不能側身修行而外求於人宜其均得貶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魯大夫之横起於文而成於襄非文之怠忽大夫未敢肆非襄之懦庸公室未遽弱雖大夫世祿不能免於横而上之人有以制之則亦未能專也文公怠忽不君諸大夫寖以專國幸成公繼之粗能剛果有立大夫之權日沮公室日張矣不幸即世襄公乳臭子嗣魯之統三家憑之會盟征伐皆出於己作三軍舍中軍惟其所欲以分公室及威令已去襄公雖壯而不能收矣繼之昭公嗣立年十有九而猶有童心噫天無乃以是而弱魯者乎抑亦周公治魯不能慮寖微之漸也吾於此蓋有嘆焉嘆周公之聖垂世立法而不保其子孫之微弱也嗚呼奈何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野襄公世子也公薨而子野卒此與莊公薨而

子般卒文公薨而子惡卒何異均未成君均不書地均不書葬而子般子惡後世以爲殺而子野獨以爲毁吾竊疑之於時季氏之專尤非慶父公子遂之比愚意子野賢季氏忌之弑野而立昭公以毁言於朝而世不察爾不然不地不葬文與般惡同文同則事亦不應異也識者當有以辯之

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之喪大夫會之禮也諸侯會之辱矣于時諸侯以小大彊弱爲判親會之更以爲禮也羯速之子蔑之孫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書人以弑失賊之辭也左氏以展輿弑父自立弑父自立天下之大逆而聖人爲之諱則後世何所取信乎春秋左氏採野人之語而亂春秋者多矣其受經於聖人果何如乎

右襄公盡三十有一年

後學　成德　校訂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十二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十三

左緜　趙　鵬飛　企明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閔之繼般不書即位般之弑閔不與焉不書即位不忍即位也宣之繼惡書即位惡之弑宣與聞之書即位如其志也今昭之繼野若野誠毁而卒則不可謂繼故繼正而書即位正也若野之卒如惡之弑則亦繼故矣繼故亦書即位與乎野之死也吾固不忍誣人以惡然子野之卒不地與子般子惡同聊一疑之以俟識者考焉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趙文子前爲宋之盟以弭天下之兵於今六年內外無干戈之役諸侯安之今盟之既久楚魯蔡衛皆已易世文子懼繼世之君不尋前好而寒宋之盟於是率諸侯之大夫而爲虢之會申舊好讀舊書不歃血其信已著於宋之盟也此雖出於大夫而爲天下之利大矣君子不可以無襃故小大以國列濟濟有序而不盟不書此誠當時之所難也宋之盟齊不與而此國弱亦會之利在天下雖大國亦知其不得不從也然宋之會蔡先衛而虢之

會衛先蔡蓋晉楚雖合諸侯各有所主齊宋鄭衛曾主於晉陳蔡許主於楚宋之役晉楚初好晉遜於楚以楚之與爲先故蔡先衛今之會晉楚久合諸侯和會楚遜於晉當以爵列也故衛先陳蔡此又足以見晉楚交歡諸侯戢遜爲有禮也若陳公子招或書弟或書公子書弟者家事也志其私也書公子者國事也志其公也無用多說

三月取鄆

鄆莒之附庸也魯乘莒之亂而取之其惡著矣不書伐與昭四年取鄫同襄十二年春季孫宿救台遂入鄆邑未有書入者入極入向入滑皆附庸之

國書救台入鄆則爲莒之附庸審矣然魯有二鄆一近莒曰東鄆救台遂入鄆與此取鄆叔弓疆鄆田是也取之莒也一近齊城諸及鄆齊侯取鄆歸讙龜陰田是也本魯田也然說者疑今之取不繫之莒以爲非東鄆蓋不知其爲附庸而誤以爲莒之邑耳取附庸亦國矣何必繫之國乎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書弟者親親之義以親親而奔罪秦伯也秦伯以千乘之君不能容一弟鍼之書弟非鍼不弟秦伯不能弟爾與陳侯之弟黃同以此防民後世猶有尺布斗粟之譏況微春秋乎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於大鹵

僖文之世狄實橫于中國齊宋魯衛皆罹其害文十一年魯敗之于鹹成十二年晉敗之于交剛其害遂息今諸侯未見狄患而荀吳敗之于大鹵大鹵即太原太原在晉之東北無乃爲晉邊鄙之患而晉敗之歟十六年吳又伐鮮虞十七年復滅陸渾之戎則吳蓋亦好武功者也于時六卿日張各立功以固其寵趙氏以盟會勝荀氏以戰伐顯則吳之勝非晉之利荀氏之譏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密州之弒去疾固懼禍出奔展輿繼立以義察之二子均惡也父既弒去疾不能有莒而奔齊固不子矣展輿繼立而不能討賊庸爲有父乎故去疾雖世子而不書世子不足以世也展輿既立踰年而不書子不足爲子也故曰二子均罪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魯既取鄆則田固魯田矣安用疆之疆之則然矣安用帥師脅之用是知取鄆非西鄆也近莒之東鄆也魯乘莒之亂以取其田鄆民不順也於是帥師而疆之其惡甚矣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經書卒而傳以爲弑吾所不曉說者乃文其說比傳而叛經吾不知使後世無傳則安知楚子爲弑不知楚子爲弑則是春秋庇天下之大逆也未聞聖人作春秋而庇大逆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楚子麇卒而公子比出奔則比者必麇之孚有所不容於嗣君耳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
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禮也韓起之來聘通嗣君也故叔弓如晉以報之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傳謂黑將作亂而殺之則殺之得其罪矣而以累上之辭書之何耶以黑之亂若必有以致之者春秋不誣人以罪不有以致之聖人豈以國殺爲文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襄公八年公如晉公在晉也而晉侯乃置公于國而外會季孫宿于邢丘以襄公之幼弱會襄公不若會季孫也今公即位而朝于晉晉侯拒公至河乃復而季孫宿如晉以昭有童心得公之朝不若得季孫之聘也于時季氏專政昭公特主祭而已昭之失政固也而晉主諸侯豈得輕人之君而重人之臣哉獎其臣以沮其君不可以訓故至河乃復爲辱大矣而不爲之諱責不在魯也晉之罪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魯未嘗會小國之葬襄公之葬滕子來會葬故魯以叔弓報會之然天王之葬魯有所不會或以微者會之今滕小國而以卿會葬何厚私情而薄王禮也厚薄之間諸侯之情見矣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冬大雨雹

八月今之六月冬則今之秋也夏旱秋潦陰陽之沴極矣
北燕伯款出奔齊
北燕未嘗通中國自齊高止奔之不數年而北燕亂雖燕伯之罪不可得而知吾疑高止有以誘其爲惡也以中國之制治夷狄則其制不能不擾擾則民患之故燕伯內不能容以出奔焉然齊晉魯皆北燕之鄰不奔晉魯而奔齊此又眩于高止之誑而以齊爲重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陰陽不和蔽而爲雹冬大雨雹而正月復然其陰

陽之災甚矣噫安得皇極之主以敘九疇哉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宋之盟虢之會夷夏交好兵戈不興生民實小康然非晉之利也晉楚未合宋鄭滕邾皆聽于晉不敢從楚也晉楚既合諸侯兩事於晉楚之閒晉平怠於政權歸六卿不復問諸侯之北南也故楚靈爲于申之會摟十三國之君而臨之自頓胡沈淮夷之外皆中國諸侯也既而兩用之以疾于吳小不順則滅陳滅蔡以快其虎狼之暴則何忍哉然晉之失諸侯萌于宋而見于申吾重於晉平昔之爲晉計者自宋既盟之後内修政刑以和諸侯時合而盟諸宋衞之閒以一其志無犯楚怒無侵楚覊係其内以撫其外則内不失諸侯而外不必鬬楚矣徒見宋之盟兵戍偃息民用安靖遂以爲泰和而不慮楚人收諸侯以自封植也噫此則趙氏忠而無謀者歟

楚人執徐子

楚子將以諸侯伐吳徐既聽于會矣而楚疑徐子出於吳而執之此豈霸討哉故稱人以執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楚之讎吳久矣今以入國之兵伐吳非爲慶封討也特以慶封爲質爾慶封以崔氏之黨而出奔自魯而適吳魯不之討吳亦匿之此固天下之惡殺之正也然殺之志主於楚而聖人以諸侯共討爲文所以抑夷狄而存中國也楚莊王入陳殺陳夏徵舒聖人與其討賊之文以楚莊爲夷狄之賢君中國不能討而楚討之予楚所以責中國也今楚之伐吳不以討慶封爲辭直報已怨爾及吳而執慶封殺之假仁以爲虛也此所以不得以討賊之辭書之然慶封自魯之吳幸魯不久匿之使封在魯則伐吳之役移於魯矣竊爲魯懼之此可爲匿叛者之戒

遂滅賴

嗚呼楚一出而伐吳執殺慶封滅賴一至是哉晉平嗣霸偷安苟且坐視而不救天下何賴彼蓋以晉楚交好爲利吾竊以爲害矣

九月取鄫

襄六年莒人滅鄫鄫入莒矣今之取鄫取之莒也莒得之以爲附庸魯奪而滅之不係之莒非莒之邑附庸之邑也與取鄟同魯利莒之亂前日取鄟甚矣然鄫固非莒邑莒滅之而魯取之侵攘克奪轉而相之小國之民何以安哉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襄十一年作三軍三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今孟氏則仲孫速卒貜未能政叔氏則叔孫豹卒婼方世爵季孫宿乘機而弱二家之權故舍中軍四分公室叔仲各一而季孫獨取其二三家盡賦之以貢于公昭公特木偶人爾寸兵非公室之有欲三家無橫得乎然魯本二軍季氏征之以作三軍吾旣言之矣今舍中軍昧者不察更以爲復正季氏之惡直情徑行其何畏而復正哉不知其假復正之名以行其姦也方三軍鼎立不舍中軍則無以

分軍于叔仲弍乎也故假曰復二軍旣革三爲二則可以四分而軍不擾獨取其二而叔仲無若之何也聖人照其姦故不書復二軍而書舍中軍舍者棄也且初作三軍季氏將上軍叔氏將中軍仲氏將下軍今叔豹不幸而死於豎牛之亂二子見殺故季氏得藉口而舍中軍爲其實則舍中而爲二即二而爲四也復正者果如是乎公穀之說陳矣

楚殺其大夫屈申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楚靈初疑徐出于吳而執之今又疑屈申貳于吳以殺之猜忌之君其何以自安乎宜其及禍也

公如晉

公前年如晉而晉郤之今復如而不恥亦足見其庸弱而受辱不愧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魯三歲之閒取莒之鄆取莒之鄫今又誘其叛臣以攘其二邑莒日削矣然魯亦何彊哉開疆拓地則三家實蒙其利藏亡匿叛則魯君虛被其惡周公之神靈未泯吾知其憤惋於九泉矣餘義同邾庶其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泉魯地也莒以牟夷之叛來討叔弓乘其不備而逆敗之其敗則善而兵則不義也誘人之臣竊人之地爲逋逃主彼一言及魯魯恨無隙以入地矣尚何以戰爲黨叛怙姦冒恥嗜利其爲惡甚矣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楚旣睦于晉兵不復加中夏固亦幸矣然吳楚之憾日深諸侯歲受其役陳蔡許鄭亦不爲不勞矣吳自襄十四年至是凡四受楚兵其閒惟吳過伐楚而卒於道實未有以報楚也而楚兵無歲不行

於吳境吳非怯也養鋒蓄銳以坐敝楚師故柏舉之役一戰及郢楚幾不祀用是知僚與闔閭非怯乎楚其爲謀深矣若楚靈者其亦暴而無策歟雖夷狄相攻中國所不治然吾怪楚數伐吳而吳無以報姑論之以爲勞兵無謀者之戒若夫越初見于經而書人便文爾與戚之會吳人鄫人同非褒貶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魯連歲取莒田莒叛人敗莒師疑莒之訴於晉也故季孫宿遂如晉聘謟事晉以破莒謀耳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華合比之奔傳以爲寺人柳之譖也宋平在位四十年昏耄不爽無足怪者世子痤父子之親如獵狐兔亦内寵有以亂之耳嬖内寵則近寺人亦其漸使然則合比爲寺人之譖宜矣嬖内寵而殺世子則父子之恩絶近寺人而逐華氏則君臣之義乖平公之得其終幸也

秋九月大雩

楚薳羅帥師伐吳

楚於是伐吳者凡五

冬叔弓如楚

諸侯兩事晉楚季孫宿如晉則不得不以叔弓如楚也

齊侯伐北燕

將納北燕伯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齊自靈公莊公再世讎於魯北鄙之民無日安靖魯亦倚晉以圖之比衛以伐之景公繼故而立啟先君之轍以修好於四鄰故即位之初嘗以慶封來聘齊雖聘魯而魯無以報之則怨未除也故明年慶封來奔齊以魯納己之叛臣蓋有言焉其後

仲孫羯嘗同高止爲城杞之役叔孫再同國弱爲虢之會然盟主之令而已非齊魯交鄰之義也今魯内睦於晉南連於楚東婚于吳齊實惧焉故欲平雖非魯之欲勢有所不得已也既不可曰及齊平亦不得曰會齊平故變文而書暨暨者内有以彊之而外有所不得已也如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者同春秋各因人情而立文不以文害情左氏以爲燕暨齊平以比州公如曹次年書寔來之文若然則下安得有叔孫婼如齊涖盟之事乎案定十一年及鄭平繼書叔還如鄭涖盟與此事同文一用是知左氏之說迂矣

三月公如楚

魯交事晉楚前年公如晉則今不得不如楚耳

叔孫婼如齊涖盟

盟所以質疑既平矣尚何盟哉用是知春秋之世非盟不信也齊之求平亦既屈矣而魯之暨平有所不情焉故既平而繼之以盟涖盟者前定也定于平之日矣故叔孫婼至是而往涖之則夫平之日已有盟之期有盟之意而不即盟蓋疑魯有所不情而要其至焉噫魯若不得已而暨平齊有所不信而要盟二者均非所謂由衷也然齊魯因是而交好終昭公之世無疆場之警則平與盟雖非

由衷是亦春秋之美事爾夫復何疵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季氏之有宿季氏之禍也非幸也季友之賢聞於諸侯天下貴之繼而文子相二君儉德昭著魯人懷之不幸而得宿為成季文子之辱大矣人之幸莫大于有子人孰不有子生不肖子不愈于無乎然所貴乎有子者以其賢而克家也今季氏之有宿自當時觀之奪公室之權執魯國之命君制于巳臣聽于下無敢違忤其亦尊矣自今評之不免為逆臣以成季文子之後而世有逆臣庸為季氏之福乎極宿之罪則外于不忠之誅內蒙不孝之戮其死于牖下誠幸而魯與季友何不幸也其子意如至于逐魯君廢國儲然其鎡基皆起于宿春秋誅禍首則宿于此罪不容逭耳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春秋書弟有二義皆責在兄也弟而賢乃至于不相容兄之過也不相容是弗友也弟而不賢乃至于不能制亦兄之過也不能制是失教也惟鄭之段則兄之過為輕而逆在段故不書弟如陳侯之弟黃出奔楚是不相容者也若宋公之弟辰入于

蕭以叛是不能制者也今陳公子招至于殺陳世子偃師尚為能制之乎故書陳侯之弟而不書公子以陳侯不能敎其弟而禍及其子也然招之惡亦既貫盈矣上抗其兄下殺其姪卒之召楚人之虐陳以不能討招之罪也雖然非陳侯有以寵之不至於是故聖人以陳侯之弟書之謹其源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比年以來魯之君臣交往來于晉楚之間其為役也勞矣豈獨魯為然舉魯以間他邦小於魯者可知矣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陳侯卒而赴于楚常事也而楚殺其使何哉蓋徵師赴喪楚必問所以繼世者招既殺世子則徵師何辭以對此所以見殺也然殺世子者招也徵師何與徵師之來知將命赴喪而已嗣君之立與世子之死非徵師所宜受其責則楚殺徵師非其罪也書人以執書行人以殺其非霸討明矣

陳公子留出奔鄭

招殺世子而立公子留陳侯卒徵師赴于楚楚人詰其殺世子而殺之公子留懼而出奔然則留既立矣不書子而書公子不宜立也若留之不宜立所以誅招而正嫡庶之分也

秋蒐于紅

嗚呼三家之姦謀深哉欲得權則假禮以欺其君欲得衆則假仁以罔其民蒐田固之大禮魯曠世不講矣今三家既分公室兵柄一出于己故蒐于紅數軍實而已藉蒐田之禮以欺昭公焉且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周禮也然蒐苗獵之淺獮狩獵之深今于秋宜獮而用春之蒐何哉三家非不知蒐之獲寡而獮之獲衆也姑淺獵而寡獲以示衆不貪于弋獵也一用蒐田之禮上以欺其君下以罔其民其實則數軍實而已而說者疑其秋而蒐爲失時蒐于紅爲非地不知失時非地在所不宜而欺君罔民不可不察也不然前乎此三家未分公室何以不蒐田哉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陳哀既死世子既殺則制陳之命者公子招也命制於招則殺過者是亦招之命爾今不書招殺過而以陳人討賊之文書之不與招之得討賊也且殺世子者招也而過與聞之招實主其謀而移罪于過安得討賊之義哉招之殺過欲以賣楚也楚豈不知其故而欲以公子過除之亦愚矣楚人固已不與其殺過而況陳人乎陳人且不與其殺過以自洗而況春秋乎此聖人所以書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以陳人衆討爲文也

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嗚呼陳之滅公子招爲之也欺君父之耄殺嫡立庶内相魚肉以招楚師且虎兕搏人固其常性然非人爭怒奮呼以啓其來則虎亦未敢履人之室而搏噬也吾謂寸誅招也不足以謝陳人彼楚夷狄爾在所不治也然楚雖夷狄亦假義以濟其暴乘陳之亂而夷其社稷執罪人而放殺之以禮而葬陳侯矣取亂侮亡之義出於夷狄中國其亦有

霸主乎晉乎於此其罪大矣然徵師赴喪而楚殺之公子招殺世子亂陳國而楚纔放之則刑政可知矣此無足較是乃夷狄之舉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楚因陳亂而滅陳諸侯實懼而魯三家之橫不減公子招三分公室四分公室惟其所欲大蒐以數軍實昭公特主祭與號而已彼其不遂爲陳之亂者未得其閒也楚兵東指魯其殆哉故叔弓會楚子于陳諜楚之釁也然于時國命制於三家而叔仲季不出乃以叔弓會之叔弓肸之孫爾用是知三家有畏于楚也陳之亂晉不能正而使楚得以行虐而偪諸侯晉則有罪焉然陳既滅而復書陳則聖人蓋不與楚之得滅陳也不與楚之滅陳病晉也

許遷于夷

許于是再遷矣其後又遷于白羽又遷于容城凡四遷卒爲鄭滅嗚呼君子爲國不恃遷以固恃德以存許夷邦也固無以責其德而其守邦之策何其謬且踈哉宗祏神主如坐不維之舟岌岌乎沈浮不能自保焉得不亡且許所畏者鄭而所恃者楚許以楚之力而扼鄭鄭何敢加許然鄭數伐許楚有所不救何耶則許所以事楚者有所不至也既不能彊又不能弱而朝夕皇皇挈國而逃吾見許之滅自取滅也非鄭能滅之也

夏四月陳災

外災非赴不書陳既滅矣安得赴時楚子在陳而赴于我我弔焉故書然陳既滅則陳已爲楚烏得曰陳蓋陳雖滅而其名存楚嫌夫災之在楚而以陳赴焉聖人亦因其名而存陳存陳所以誅楚也

秋仲孫貜如齊

貜蔑之子速之弟也速無嫡子以弟貜爲後貜幼速庶子羯攝之襄三十一年羯卒貜乃嗣爵今始見于經聖人書之以著仲氏世交焉齊既平于魯

故貜如齊脩聘也

冬築郎囿

諸侯苑囿有常地郎有囿而築之奪民利也允四年公狩于郎則嘗爲田狩之地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則嘗爲登覽之地其啓之有漸則成之有日今築以爲囿寔允莊有以啓之也夫苑囿不虛築有國者以之田獵治兵講軍國之禮焉非苟爲玩也三家既分公室兵民皆制於己故多其囿以爲蒐狩之地其迹若公而其情實私也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

欒高陳鮑齊之權臣與魯之三家無異也力醜勢

齊交相持以相併欒氏奔則高陳鮑益橫矣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魯初有三軍作三軍自襄公始吾于作丘甲作三軍既言之昧者徒見魯有四卿並出或三軍並出或二卿並出因以是定軍制吾竊哂之且鞌之戰四卿之出豈魯有四軍耶考之於傳凡軍出有將佐三軍並出則軍各有佐有御有右焉故晉師之出有八大夫俱行者豈亦晉有八軍耶即今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伐莒三大夫並出說者遂以爲舍中軍三家各分公室故三軍並出彼徒見三大夫之出適與軍數合而意之爾且季孫意如固宿

之子而仲孫貜固蔑之子也而叔弓則別族非叔孫氏之子孫乃叔老之子而叔肸之孫耳何爲亦得一軍哉若然則伐莒之師獨季氏將上軍而叔弓佐之仲孫貜爲戎右耳固非三軍並出也然師舉元帥春秋之常今將佐並書何耶蓋將尊師少稱將今叔弓及貜皆卿雖以佐行不得不書也亦足以見季氏之雖一出而將佐戎右皆大夫矣凡大夫之出勢力均者皆兩書之使及介亦然襄十四年向之會季孫宿叔老並在會哀二年句繹之盟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同在盟皆兩書於策不獨用兵爲然也然魯乘莒亂取郠鄫誘牟夷而得牟婁及防茲亦已甚矣無怪莒人有蚡泉之師也而叔弓且乘其不備而敗之矣今又三大夫並出而扼莒莒何以堪之無乃以從牟夷之言而謂莒可取乎誘人之臣以竊其邑又因叛臣以謀其國不仁孰甚焉此固季孫意如之所爲也不如是無以爲意如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婼如晉

婼叔孫豹之子

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般弒君弒父而自立天下所宜討也楚能聲其罪而伐之誅其君弔其民置君而反則雖在夷狄聖人且與其有王者之風今虔以盜賊之計引入陷穽而獵之實利其土地俘其玉帛虜其子女而已是天下之元兇也故前乎此諸侯殘殺諸侯者有之未有斥名者於楚特名之聖人惡之深矣故雖若般之惡而君子不與其討不正其誘殺諸侯也蓋其禍心不在討般志于滅蔡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楚虔殺蔡侯圍蔡國凡八月不解卒滅之而後已
嗚呼毒哉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襄之妃昭之母
大蒐于比蒲
蒐春田也四時均田也聖人因時立制為淺深詳略之別以順天便民耳方春生育之時聖人順天地好生之德而不忍加殺戮於其時故春田曰蒐擇而細取之而已非若夏苗秋獮冬狩殺取無筭也魯之蒐者一大蒐者四皆于夏秋冬之閒而用春蒐之禮何其仁哉蓋三家作二軍舍中軍以分

公室實彊民而征之懼民之不咸其教也故屢蒐為疑民之疾其貪獲也故不用苗獮狩之禮然則非仁也設也蓋三家志於數軍實以傾其民心使民知有三家而不知有魯爾非為田狩以共宗廟賓客充君之庖也此所以雖夏秋冬而專用蒐歟書大者罄丘甸之兵而盡蒐也說者以為僭天子過矣且天子諸侯均得蒐天子六軍諸侯三軍或二軍或一軍合而盡蒐均謂之大蒐魯安得六軍以僭天子哉此徒見其書大遂以為僭不知春秋書大為僭者惟大雩而已大閱大蒐皆田獵教兵之名天子諸侯同之非僭也特論其所以蒐之故

則褒貶明矣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邾悼公嘗讎於魯魯訴之晉晉執邾子取邾田既而庶其竊邑來奔畀我繼以叛至邾失邑失臣失民實弱且危故不得已而朝魯襄二十八年之朝是也昭元年悼公卒莊公立未通於魯今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會嗣君且修先好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蔡般弒君楚虔滅蔡均天下之大惡也初般之逆晉不能討固已失之于前今楚討般而出救之則

失之於後故厥慭之會晉合諸侯之大夫觀望不進蓋不救則懼蔡滅而罪集於晉救之則恐枯般而見責于楚故出兵于厥而示救蔡之形實不敢救也聖人不與人以無實之名故書會而不書救為然澶淵之會謀周宋災而亡其實則聖人書宋災故而大夫皆人以責之此大夫無貶詞何哉蓋于時楚實暴橫晉久不振其能一舉而犯虎狼之鋒乎故厥慭之會雖不及救而聖人不責不彊人之力不足也力不能救而徒為是會以釣救人之名此聖人所以書其會而不書救以譏之則夫聖人不責其不能救譏其無實而取名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楚靈暴虐於是極矣虎兕搏攫既飽不饜則獵夫荷戈而襲其後何則犯衆所疾也今楚虔誘殺蔡般圍蔡八月既滅而虐用其世子嗚呼滅國者有矣未有若是之酷者聖人書誘書殺書圍書滅書用之不以夷狄而略其辭極楚之誅所以傷中國也然楚虔滅陳滅蔡方以爲得志而不知乾谿之戮近在旦夕蓋罪惡貫盈天所不容而况于人乎蔡般之死於是八月則世子宜立矣既立未踰年稱子而有書世子蓋蔡侯死於誘蔡國受圍者八

月父不成喪而國遭圍蓋未立也國滅而有有所不屈故虔憤而用之也則夫有蓋能死社稷者故以世子書能世其父也公羊乃曰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非也書曰世子乃曰不成其子耶父雖不義而得國何與其子允公欲隱自立其迹與蔡般同至莊公之生聖人何以書子同生哉聖人不以其父而不正其子父雖不正而子其嫡子則不得不正之所謂不成其子者穿鑿甚矣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燕伯之奔齊于今十年齊于是始納之亦緩矣六年齊侯伐北燕將納燕伯而不克蓋不能納必得賂而止也聖人惡無其實而予其名故不書納焉今納之不及國而納于陽陽燕邑也其後不復見于經不知卒歸燕與不也然諸侯之入有正篡聖人于名不名以見之鄭突以篡入于櫟故名衛侯以正入于夷儀故不名今燕伯寔正也見逼而奔倚齊而入故亦不名以别其無惡焉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宋平之葬叔弓會之華定來聘通嗣君且拜叔弓之辱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昭公之前公之如晉者多矣未有半途而復者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不至京師而自復非復有以卻之故不地今昭公如晉者七而至河乃復者五說者皆以爲得罪於晉昭公何負於晉而得罪如是之多也惟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繼書季孫宿如晉蓋昭公之世政出季氏季氏疑公如晉有以議己也故以公待命于河晉辭而已如晉則季氏安此宿之議也晉侯不察以爲魯政既不在公則公之朝不若得宿之聘也故卻公而聽宿焉至五年公如晉晉聽公朝公必有以言其故自五年之後季氏亦不敢如晉疑晉聽公以治己

也然晉實不能治季氏何則貢賦之所出季氏專之逆季氏則無以得魯貢故其後公如晉晉皆卻之懼公復有言以逆季氏之意也及公末年內迫于季氏則寧奔齊而不敢奔晉知晉佑季氏而不與己也其事之書於經者首尾甚白第學者不考爾觀乎此則至河乃復之故可知矣說者以爲得罪于晉而晉卻之彼得罪則不敢朝既朝則非得罪也若其冒罪而朝晉晉何不聽其朝而詰之反卻其朝何爲哉此固不近人情亦意之耳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慭出奔晉

是以不允季氏者不允于季氏而出奔則忠于公室者矣公之黨曰銷而季氏之黨曰侈昭公何以安嗚呼慭夫

楚子伐徐晉伐鮮虞

楚虔春秋之桀紂也而聖人爵之晉昭中國之盛文也而聖人狄之用是知聖人責晉昭重矣楚虔滅陳滅蔡至是復伐徐可不謂甚乎春秋書楚子伐徐以不誅誅之也晉昭首嗣霸業蔡之滅有之殺坐視不救覩楚之彊鼠拱折縮而不敢犯蕞爾鮮虞固未嘗犯晉之牧圉晉伐之何爲者哉大者晉畏之弭耳乞憐小者晉扼之瞋目疾視此固夷狄禽獸之常態非霸主之事也宜春秋書晉以狄之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季氏邑也季氏執國命以逆其君南蒯弄邑兵以叛其主嗚呼亦天道好還理之必至歟抑季氏之專有以啟之也天道幽遠有所不得考而季氏擅竊以抗其君欲其臣忠於己得乎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

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蓋諸侯抗天子則大夫抗諸侯大夫抗諸侯則陪臣抗大夫馴致之漸也今夫爲人子而不孝其父則無怪夫其子之悖於己也爲人臣而不忠其君又何以責其臣之叛己乎襄七年

私邑非爲南氏也實自封殖爾

不知南氏固城而益固其叛心以生非所以爲季氏之利也故三家之彊首於季氏而陪臣之叛亦首於費其自封殖適所以自禍也此可爲營私背公者之戒哉今費之叛季氏不自圖而叔弓圍之叔弓非三家之黨也公之臣也服則已城之以爲

恩叛則公討之以賈怨恩歸于己而怨歸于公叛
則羼公而服則歸已意如之姦則深矣而昭公何
其不爽哉此其所以卒見逐於季氏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楚虔初立公子比奔晉則比固不能於虔久矣今
棄疾謀逆知比之疾虔也因其所疾而以弒君之
故比歸而遂弒虔虔之弒意出于棄疾而禍成于
比聖人不直誅其意而書比弒者蓋楚虔無道比
與棄疾均欲行其逆比因棄疾而堅其欲弒之心
棄疾假比以成其篡奪之志故春秋兩書而並誅
之繼書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則比蓋墮棄疾之

計而不省爾然比歸楚而弒君其惡大矣而春秋
書歸不言入彼以歸爲善入爲惡者吾欲聞其說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弒君也而不以討賊之辭書之非討賊也盜殺
盜耳弒虔之意本出于棄疾棄疾特因比之有弒
心而以假手於比耳比不之慮蓋疾虔之久得間
則行其志不知棄疾用其逆以濟己之欲故比之
弒七首未釋而棄疾殺之以自立彼棄疾之殺比
蓋曰吾爲楚討賊也而不知聖人照其惡而不以
討賊之辭書之也噫觀乎此微春秋亂臣賊子後
世其何以辭之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之霸業不振久矣平公既和于楚爲宋之盟晉
無鬬楚之志遂不復出會諸侯城杞之役澶淵于
虢之會皆大夫爾平公不出也楚用是橫行天下
滅陳滅蔡惡熏天地而無所顧忌今天斃其惡內
自魚肉晉昭于是乘其機以復收諸侯會十三國
之君于平丘而以劉子會之眞得其機矣一會而
陳蔡二君復有其社稷其爲功實大聖人以其有
存亡繼絕之功故爵列以序實予之也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

以歸
會盟再舉地者四平丘亦與其一則平丘之盟聖
人蓋善之然葵丘首止之盟以宰周公王世子不
在盟故再舉諸侯以見其非伉宋之盟以晉諸侯
之大夫故再舉以志其非專今之盟劉子實同盟
無用再舉而再舉者辭煩不殺以見其褒也雞澤
之會單子同盟不再舉則知今日再舉平丘爲貴
矣然則何以貴之蓋一會而內能治魯之彊臣外
能復陳蔡之後也復陳蔡之後先儒固言之而公
不與盟與執意如之事吾竊有說焉說者皆曰晉
侯聽邾莒之訴而不與公盟執意如以歸邾莒之

詐于經無以見十年意如叔弓嘗伐莒以爲莒之
詐者猶然也而邾子十一年方爲祲祥之盟何以
詐爲要之二國之詐無以見不可臆度以經文觀
之蓋意如欲專盟而公不得盟晉侯因其專而執
之耳且魯之襄昭皆庸君權制于三家久矣邪之
會公在晉而季孫宿專會溴梁之會公在會而大
夫擅盟意如視以爲常焉今平丘之盟意如欲專
畝而公不得與盟也非晉不盟公也文十六年季
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成十六年公
會晉侯于沙隨不見公此皆責其外故齊侯不盟
行父晉侯不見公也今公自不得與盟豈晉不盟

公乎用是知意如止公而公不得與盟也繼書晉
人執意如爲得霸討乃書人以執何哉不歸京師
而執以歸也劉子在會倚王命以令諸侯而執彊
臣不聽之天子而自予奪焉此其所以非霸討也
然能即會而爲魯抑權臣固不可以掩其義既與
其義不可不責其忠也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陳蔡之復雖楚復之實晉之力也晉乘楚亂而合
諸侯于平丘故楚人懼而復陳蔡陳蔡之廟復血
食者晉也故聖人不書自楚而以自歸爲文外抑
彊夷而內予晉也然蔡廬陳吳何以名曰貶彼獲
奉其社稷何以貶爲君子不貴苟得苟得一金君
子不取而況千乘之位乎[illegible]入立
也今吳廬雖得國
得於楚爾王命何有父受何在此其所以不可不
名爾則夫爲吳廬者雖受楚命必請于天子如緇
衣之命武公然後爲正不然苟得黻冕而得之夷
狄適爲辱非所以爲貴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廬復國能葬閔之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

州來近楚吳乘楚亂平王新立而滅之耳初入州
來而卒至于滅夷狄之心惟志於蠶食而已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意如專制魯國公不得與盟晉侯執之是也雖殺
之天下無以議晉何則除魯患以安魯固魯之利
也安一國之功重釋一人之恩輕晉昭不權其輕
重而舍之吾以爲失刑矣故聖人去氏以著其惡
代晉侯誅意如也

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公子而不言大夫非大夫也舉其貴而已矣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去疾卒而意恢殺則意恢者去疾之孚也去疾自齊入莒必意恢有力焉去疾宜有以厚之今去疾卒庚與去疾之讎故纔立而殺意恢焉則意恢之死非其罪去疾累之也去疾累之是乃所以累去疾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宗廟主孝君臣主恩恩與孝孰重曰孝重君子權其輕重而權以情則于禮無失矣有事于武宮宗

廟之禮也禮主乎孝叔弓卒君臣之禮也禮主乎恩孝重而恩輕則宗廟之禮也禮不可輟今有事于廟而為叔弓輟樂焉是以輕廢重也春秋不可以無譏宣公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則失之無恩宣公非不知繹可已而不已也以仲遂有私恩於己而負大惡於國故不為之廢繹而徒去籥也繹享賓也有事於武宮奉先也享賓可已而不已奉先不可已而已皆失矣然宣公失於亡恩而昭公失于不孝不孝之罪重而亡恩之罪輕而說者乃重責宣而輕責昭何哉蓋宣實詐而昭則過而已此過故之所以異也于時

魯之卿皆三家爾惟叔弓非三家之族公實賴之今其云亡此公所以深戚方涖祀事而特為去樂固無暇議其禮也雖然去樂則失矣而有事于武宮此何為者哉諸侯四廟與太祖之廟為五武之廟為鬼久矣而成公為之立宮此固違制自成迄襄又三世不毀此記禮者所以有武世室之說也聖人於此書之非苟著去樂之失抑亦見武宮不毀違制甚矣

夏蔡朝吳出奔鄭

蔡平公復有蔡纔再歲而大夫出奔亡國之君固不足與圖存也左氏以為費無極以反間譖朝吳

而逐之雖於經無所考理或然歟楚之復陳蔡蓋非得已特怵於勢有所不情也今蔡得賢佐則疑其讎楚故以反間逐之無足怪者其後蔡悼為楚所拘卒死於楚楚之謀蔡深矣於此蓋悔於復蔡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十二年晉侯伐鮮虞書晉狄之也今荀吳伐鮮虞反無貶辭何哉夷狄之患不可不去獨觀其師之義不義爾前日楚方滅陳滅蔡而晉不問乃區區無故而伐鮮虞是以狄之今中國少靖而鮮虞在晉之鄙或為晉患故荀吳征之然褒之歟曰非也

僅免於賍爾襄昭以來用兵無曲直多書主將皆大夫專兵以立己功也無足多者顧兵之所加何如而善惡見矣

冬公如晉

公屢如晉而晉卻之至河乃復以季氏之故也今晉方爲魯執季氏而釋之公無所悔晉無所庇故聽公一朝焉晉平卒則季氏復橫二十一年如晉則晉復卻公矣晉平之死抑公之不幸歟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徐自齊威之霸內從中國宣成襄之世不見于經蓋從楚爾昭四年申之會徐人在焉楚人以其貳於吳也即會執之故明年徐從楚伐吳其後世比于楚今楚大亂之後楚平新立齊侯伐徐脅倖其或從也且無威公之德而望威公之服徐吾見其不自量爾齊侯書爵非褒也杜謂以爲別大夫之專兵是也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狙詐之計誘人于陷穽者夷狄之常情也前日楚虔殺蔡侯書名而此不名蓋以夷狄而誘中國與夷狄而誘夷狄固異也夷狄相誘在所不責然入春秋未有書誘殺者今楚再用狙詐之計信義銷亡變詐日深此不得不錄之以垂戒也以此防民後世猶有馬邑誘匈奴而生事於疆埸聽尚結賛盟而見劫於夷狄者誘夷狄與見誘於夷狄均罪也是不知春秋者也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嗚呼小人將謀私也必覥顏忍恥以乞憐于人意如見執於晉晉固已讎也今昭公之喪魯非無使介可以會葬而冒讎而親之彼豈以禮報怨者哉蓋媚晉以謀魯也晉昭既卒安知嗣君不佑于己乎其後卒極其惡以逐昭公公如晉而晉不納嘗於意如也則意如今日之行爲謀深矣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十四

左綿　趙　鵬飛　企明

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小國之朝大國以其勢力足以庇小也魯方自庇不暇何暇庇人小邾子及郯子來朝蓋亦無益矣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辛有適伊川見被髪而祭於野者曰不百年此其戎乎其後爲陸渾之戎伊川逼近成周而戎狄居之中國之衰夷狄亂華之甚也晉荀吳於是滅之蕭清中原實有功於周故聖人書名書氏書帥師以別之晉之滅夷者三荀林父滅赤狄潞氏書帥士會滅赤狄甲氏書人而此獨書其氏族蓋異夫林父士會矣雖然滅人之國君子所疾而夷狄雜居中夏非驅而出之無以安中國然彼豈能若放豚之驟驅逐哉返而噬搏則非威無以勦之然夷其巢穴俘其種類投諸四海之外可也滅之俾無遺種亦酷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

大辰天之尊星星辰參列不可以無統故曰大辰者衆星之樞極也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星孛大辰下凌上之象也若責其應則吾不知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長岸楚地吳伐楚也吳之受楚兵者屢矣而未有以報楚襄二十五年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兵未及楚也三十年間吳未嘗一日忘楚特以楚方張吳無以必勝也今王僚爲長岸之戰不書吳楚孰敗蓋亦敵耳其後敗六國之師于雞父旣而滅巢滅徐大敗楚師于柏舉楚日削而吳日張矣夷狄交攻中國所不治然吳楚爭鋒遞爲雌雄諸侯安在哉志吳之彊所以嘆中國之微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宋衛陳鄭同日而災異之大者也吳楚方張而中國又罹天禍豈天不佑中國哉加譴告以警懼之冀其自脩以固其社稷

六月邾人入鄅

春秋小國眞蜂蠆也睎太陽之温則肆其毒邾子見削於魯亦甚矣今少安其巢則毒螫之心生鄅何慊於邾邾人乗其不虞而徑兵入其郛蓋以前日失鄟失郚失漷東田故僥倖於鄅庶或掩其不

償取此以償彼也是誠可疾故曰邾人入鄅書人書入賤之也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義見九年遷于夷儀白羽楚地在鄧州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鄅故也邾入鄅故宋公伐邾爲鄅報邾也然鄅在沂州越邾而後至鄅固無與於宋宋何怙於鄅而爲鄅伐邾哉是必鄅之姻也左氏以爲鄅子娶於宋向戌之女也理或然歟邾入鄅書人書入而宋伐邾書爵書伐曲直明矣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春秋書許止弑君而傳以爲非弑學者不信經而信傳又從而爲之辭吾所不曉若果傳實而經虛之則是春秋誣人以大逆矣君子聽訟辭不實慊然不安於心而況大逆之罪聖人輕以加人乎此固獰言亂經被聖人以誣人之罪其誅宜矣歐陽子固嘗攻之吾願鳴鼓而先登是乃闢楊墨之意也餘義見趙盾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莒之亂去疾奔齊自齊入莒齊之功也今去疾卒意恢去疾之子也而莒人殺之去疾不嗣故齊師伐莒責殺意恢與不嗣去疾之故也

冬葬許悼公

卒赴從外葬從內內會則書葬不然則否初不討討賊不討賊及實弑與否也而傳者鑿爲是說蓋欲誠其實非弑之說爾非義例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大夫之奔未有書自者而此書自鄸出奔劉敞以爲待放春秋有書放大夫者未有大夫待放者也放大夫非正也大夫待放正也不志其正無以別其不正故於此一書之公孫會不允曹伯待放於

鄸鄸宋境上邑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曹伯許其行也故出奔宋會子臧之後也則宜其知禮矣左氏最詳於事實於此獨無傳所聞有所闕者則亦不能附會矣身爲國史固如是乎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母兄稱兄衛侯之兄至貴者也微賤書盜衛之盜至賤者也以至賤而殺衛侯之兄衛尚爲有人乎爲衛侯之累大矣責在衛侯而不在盜則盜在不以名蓋亦微賤之名不登於冊爾左氏以爲求名而亡未聞殺人犯上而求名者此固鑿而無義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君不君臣不臣欲國之無亂得乎宋三大夫一日而奔非君不能正其臣則臣不能事其君也君臣之義廢宜宋有亂焉宋元公爲人可知矣彼三大夫在所不誅而自見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晉至頃公公室日衰六卿日侈頃公拱手爾即位於今五年始出聘諸侯蓋霸業既隳諸侯外之彼亦知無求於諸侯故聘好有所不急也六卿勢醜德齊睢盱相忌何暇外交諸侯脩霸業哉嗚呼文之業衰矣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於宋南里以叛

初背君結黨而奔今睹勢乘隙而入叛亂自恣弄兵據邑可勝誅乎宋公之弟辰自陳入于蕭以叛蕭不係之國而此南里繫之宋蓋蕭其所食邑也而南里在宋之都自外入而直抵宋都則其叛不止於竊邑也期於得宋也嗚呼害哉宋元庸不能制王霸兩微叛臣橫行於天下不有春秋此曹何懼哉於此見春秋不可不作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叔弓之子無事業見於經而獨書卒志世爵也

冬蔡侯朱出奔楚

曰朱曰東國蔡侯之二子今書朱出奔楚而後書蔡侯東國卒于楚則二子必爭國朱不勝而奔楚爾其間不書蔡二君之歸入後世不可詳然東國亦卒於楚則必朱訴於楚楚拘東國矣不然安得卒于楚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頃公即位於今五年公未嘗朝今侯其來聘而後朝之故晉侯怒而卻公公以其見拒也遂不朝後二年始有叔孫婼之聘故婼見執責其怠也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前年齊高發伐莒今齊侯伐莒皆責其殺意恢之故也殺意恢者何與齊哉齊特假是以虐莒爾明年而莒子來奔齊迫之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三叛臣據南里者踰年內不能討之外無以治之復挈黨奔楚知宋所畏者在楚奔楚謀復入爾傳載晉齊曹衛圍南里之事此則與圍彭城之事同因諸侯之善舉不宜不書今直書三叛臣奔楚學者信經文矣傳無足取也

大蒐于昌閒

春蒐宜得時而議不在時吾於十一年比蒲之蒐既言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三月而葬亂故也魯使卿會葬天王者二叔孫得臣葬襄王與此叔鞅葬景王爾以卿行而不躬會固已爲罪矣然愈乎以微者會之以微者會之固輕矣然愈乎不會之甚矣叔鞅弓之子輒之弟

王室亂

易家人之彖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故定天下者莫大乎正家家不正而

天下無亂者吾未之聞也故象曰風自火出家人言明其內以燭外爾景王之所以得亂者內不自明也初有母弟不能相容逆天倫而殺之王子瑕不能和協俾御口於晉及其末年太子壽早夭壽母弟曰猛次嫡也宜嗣大統乃寵子朝而立之朝王之庶長也朝雖長庶安得加嫡卒之嫡庶不分儲貳不定一身瞑目二子角立劉單挾猛尹召立朝參商交抗既而居皇奔楚不勝其紛然迨五年而後定實景王爲之故春秋書曰王室亂內不正家實自取亂爾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勝正以令天下者勢雖弱而義有餘勝寵以令天下者威雖勝而義不足劉單以王猛居于皇是脅正尹立王子朝是脅寵也劉單之言曰猛嫡子也朝尊也庶雖長不可以加嫡吾之奉猛天下之正也尹之言曰立朝王之寵也立猛意之私也私不可以逼王吾奉子朝先王之命也兩立而不屈各有所脅焉然脅正者義雖有餘而勢卒弱以無王命也脅寵者義雖不足而威有餘以奉王命也故勢弱者先傾而威勝者後敗用是知春秋之世義不立而勢爲重也今王猛居于皇而不得入成周以子朝之黨擅成周也言王言居志其正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言以者挈於劉單也天子而挈于劉單可乎雖多難之世不暇責人以正然聖人作春秋以垂世法亦不可不責也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書曰從順也劉子單子以王猛逼也胡安國曰師而曰以能左右也地而曰以能取予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也猛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也斯言當矣雖猛之幼弱非劉單以之無以立然臣而以君不可以訓故聖人書以亦所以絕外姦也以此防民後世猶有挾天子以令天下者微春秋其可乎入于王城近成周爾未得成周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稱子未踰年之君也天子諸侯同之不書王則嫌於魯之子不書子則嫌於未君不書猛則嫌於羣王子故書王子猛然其文與王子虎卒無異苟前無王猛之文則有疑旣承王猛之文則非子虎之比無足疑矣文同而義異者春秋固多有之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叔孫婼之見執傳者及諸儒皆以爲魯取邾師獲三帥邾人訴於晉晉人用是執婼吾考於經而無之且外事則容有赴告不至內事則安得不書於策者邾自十一年與仲孫貜爲祲祥之盟其後疆埸輯睦者十有三年無寸兵尺鏃相加而傳者徒見晉有執婼之事而無其故妄生邾人訴于晉之說諸儒誤從之爾求之於經自晉昭之葬季孫意如如晉其後七年魯之君臣未嘗如晉三十一年晉侯使士鞅來聘迄是又三年而始報之魯之慢於晉甚矣在平公昭公之世魯無歲不如晉君不朝則臣聘之至頃公而魯實怠七年始一聘焉且拜士鞅之先而又負三年之遲此疑其得罪于晉也且朝也聘也則貢入以之不朝不聘則貢有所

不供矣晉於此能無責乎此婼所以見執辱也然魯旣有罪執之宜書爵而書晉人且曰執我行人何也蓋行人奉命而聘無失節辱命之罪晉以他故而執之則非婼之罪也罪在魯而執行人何辜哉此所以書人而執歟

晉人圍郊

惠王寵叔帶而欲易世子齊威爲之合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而世子位以定及世子立威公又爲之合諸侯以會冢宰于葵丘而周室以寧王室賴無危者威公之功也今王室亂天下無定王室者晉以霸主之後坐視而無能爲王猛旣卒乃區區以偏師圍郊郊天子之邑也晉蓋以子朝在是而圍之而聖人不書圍子朝而直書圍天子之邑圖勤王之績而得犯京師之誅聖人所以責晉者深矣以爲無益於王而求名故因其求名而反以逆名加之也書人書圍其貶重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楚子之復蔡蓋不情爾旣復則不可復滅故驅而役之去就惟其所欲而蔡侯子孫不令不能輯睦以保其社稷自參商以投虎口而悼侯拘係之久卒死楚地雖楚之暴淩虐小國而蔡之微弱抑亦自取耳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莒子不事齊而齊伐之莒人以莒之被兵庚輿之過也而庚輿且非去疾之子蓋篡爾莒人逼之於是來奔莒人復立去疾之子郊公以順齊意二十六年同鄟陵之盟者郊公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吳伐楚次于雞父雞父楚地也楚以六國之師禦之未陳吳出其不虞以護敗之楚不書不與吳接也頓胡沈夷也蔡陳許中國也叛中華而附夷狄故聖人一書以狄之而又擠於頓胡沈之下焉凡

諸侯之師衆敗必累數之齊師宋師衞師燕師敗績是也而此不復數一之於狄爾胡沈二君死於外國安得滅以地考之雞父隸壽州胡沈隸潁州壽潁接壤殺其君即滅其國也然春秋不書滅胡滅沈而曰胡子髡沈子逞滅名之而且以自滅爲文如梁亡鄭亡之類自取滅爾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死生皆獲春秋之常

天王居于狄泉

猛立而不書天王未踰年也匄猛之母弟少嫡也立而遂書天王既踰年也不書出即位于狄泉非自內而出也說者見恭王不書出而襄王書出因

擊生天子無出之論吾於僖二十四年既言之恭王不得居于成周而居狄泉者子朝之黨據成周避子朝而立于狄泉也無他義

尹氏立王子朝

尹氏脅子朝以據成周久矣王猛之立不得入居于皇入于王城而已前年子猛卒尹氏蓋以爲大寶在朝天下無與抗者而不知猛之母弟曰匄亦嫡子也匄既立于狄泉則周復有二王天下何所適從哉故奉王子朝即位之禮而聳動天下之觀聽也不知嫡庶之分萬世之定法匄雖幼而實嫡子朝雖長而實庶也區區即位之禮其能干不易

之分乎故聖人於匄直書天王且書居而不書立於子朝書名而且書立焉立者不宜立也若其分之所當然則何用立而後爲君凡書立者違公而彊立之也與衛人立晉者同晉之立制於國人子朝立制於尹氏皆違公也然朝之立于是再歲矣尹氏斗筲之計欲假一即位之禮以罔天下故於此復立之作僞心勞日拙不若安分之爲得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之如晉請叔孫婼也至河有疾而復非晉卻之也今書有疾而復則前之書復乃晉拒之爾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婼至自晉

公如晉雖有疾而復晉以公爲服辜也故歸叔孫婼婼之至二傳皆去氏公羊獨書氏所傳援異爾然晉之執婼實爲無罪不可與季孫意如同則疑公羊不去氏者爲正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吳將謀楚故先剪其與國滅州來滅巢滅徐滅沈滅頓皆楚之與也與國盡則及於楚此入郢之漸而楚不察爾楚於此尚爲國有人乎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不勉而彊者其志銳畏義而脩者其情乖王室之亂於是四載諸侯無一念及成周者晉嘗圖郊而無功深自阻縮不復議王室矣今以太叔一言而晉赧然內慚趙鞅於是合九國之大夫于黃父謀定王室然於時諸侯之政類出於大夫大夫各謀弱公室以爲己私志不在是也徒勉從人言而畏天下之清議爲是會以示勤王之意實何補於王哉襄王出居于鄭晉文定之則繼爲踐土于溫之盟再合諸侯而朝之然後王室安今諸大夫逼勉爲黃父之會姑息人言爾于朝固位於內而不敢問天王蒙塵於外而不能納區區會九國之師何爲哉其後幾二年而天王始入于成周王自入也劉單之功也諸侯之大夫實無與焉考之於前則四載之亂而晉如不聞稽之於後則甫及二期而王始入前不及知而後不及事吾不知趙鞅於此而爲是會其志安在也無乃以是而博定王之名乎春秋之書是會前不屬狄泉之居後不屬成周之入亦足以觀其無益於天王也

有鸜鵒來巢

鸜鵒穴而不巢來巢異也周官鸜鵒不踰濟魯未嘗有也嘗有而多曰多麋之類是也未嘗有而有曰有有鸜鵒來巢之類是也異雖小必有以感之者故雖小而必書所以警戒人君無妄舉也若問其應則吾不知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魯之大雩僭也吾固嘗論之而於此上辛季辛其僭益顯蓋郊之日以辛魯之制也今雩月與於郊而亦用辛魯之意蓋以爲郊而用辛雩所以薦上

帝故亦用辛焉以私意而妄更典禮此固周公之罪人也且一月而再雩瀆上帝亦甚矣一爲是舉上獲罪于天下獲罪于祖聖人書之所以爲周公正不令之子孫紊周公之典者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意如之横逆久矣履霜堅冰其至有漸季孫宿作三軍始征其一舍三軍獨取其二四分公室有其二意如姦邪之雄其能服事魯乎此昭公所以有今日之偪也内諱奔書孫公奔于齊也意如逐公公奔齊求援于齊焉次于陽州待齊命也齊侯唁公于野井名若勞公而實拒之昭公蓋失所依矣

景公方有高崔田氏之患權不出己其不爲昭公者僅毫髮間爾庇己不暇何暇治魯而庇公哉說者責齊不能納公亦迂矣然公不之晉而之齊者蓋晉嘗厚季氏而薄公以爲魯政不出于公不若厚季氏之爲利也而公前年又得罪于晉叔孫婼執辱而歸勢不可以如晉矣嗚呼内不能自安而外不見容千乘之君一至是哉原其失政之漸蓋非一日或者尤其不用子家子之謀蓋亦晚矣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晉人圍郊而齊侯取鄆其爲謀一也圍郊而謀納王取鄆以謀居公聖人以其無益而求名焉故書圍郊而加以悖逆之名書取鄆而加以攘奪之罪欲要名而反得罪則後世之作僞息矣此春秋之教也鄆魯之西鄙鄆固魯邑而取之以居公齊何罪哉蓋不能納公于魯而徒取鄆以居之亦已僞矣而昭公之決于乾侯鄆遂入齊而不反迄定十年夾谷之會而後來歸書曰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是也其始取以居昭公其終卒以爲已有則聖人書取豈誣人哉初旣要名而卒以得利則齊之取鄆蓋亦妄舉矣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如晉次于乾侯書至自乾侯今公如齊次于陽州而書至自齊蓋晉侯不見公而齊侯見公也齊侯内無以措公故取鄆以居之不書入而書居鄆鄆魯邑公之固有也天王居于鄭天王居于狄泉王之固有也以鄆爲公之固有所以誅季氏以鄭及狄泉爲天王之固有所以誅叔帶于朝也天下與一國大小固殊其所以爲固有則一也天子固有天下而無出入諸侯固有一國而無奔孫則天下定矣是聖人之意也

夏公圍成
郕成皆魯邑公所固有也公一出奔郕必取而後得居成雖圍而卒不服則公雖在魯直土偶耳一民不已歸寸地非公有也魯國之民蓋比屋可誅矣黨于季氏以私叛其君三家各爐其民而結其心民知有三家而不知有君以爲黨三家則然耳以爲愛其主則非也成圍而不服人知罪孟氏而已豈責大義于其民哉然昭公爲國而使民歸季氏而不歸已則其政蓋可知矣于時公潔己而逃安得師而圍成則圍成之師齊師也齊出師而俾公圍之蓋知成必固守不可猝得俾公自圍之服則齊之功而不服則公之恥也圍一邑而不可得況欲得魯乎此公所以卒死于乾侯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鄟陵之會爲魯謀也圍成之役齊不敢親之懼不克而爲齊辱也今謀納公齊其敢輕動哉魯于春秋固非彊國然亦非大弱於齊也季氏及二家專魯之久而得其民蕞爾之成公親圍之而不屈舉成以問魯可知矣則齊固不可輕犯魯于是會邾莒杞以謀之以齊之大猶曰畏魯莒邾杞小國其敢議哉宜其徒會而不能納公也説者皆曰附順以攻逆齊君而伐臣勢無不克吾獨以爲昭之失民久矣民知有季氏而不知有君以齊之衆圍成而成不下況攻魯乎攻而克之則爲公之利攻而不克爲齊之損大矣此齊所以難于納公也不論勢之彊弱而以虛義責齊此書生之論非春秋之意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王猛之居于皇入于王城劉單之力也恭王居于狄泉入于成周亦劉單之力也然王猛書以而恭王不書以恭王王猛之弟計必幼於猛也幼固不能自立必有以之者而春秋不書不與劉單得以天王也猛之立於多難之時劉單不立猛則子朝遂主器矣故聖人與其權然昔未踰年曰以王猛猶可言也今旣踰年曰以天王不可訓也尊不以予單天王統天下之尊稱也而劉單以之其何以示後世故以天王自居天王自入爲文也聖人智照百世之下所以杜亂臣賊子之釁雖微而必謹故夫有天下者不可以不明春秋而達是訓于天下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子朝胡能爲哉成敗自尹氏而已則致子朝之亂

者尹氏而致尹氏之亂者景王也景王不明嫡庶之分而將立朝儲位未定而景王崩尹氏周之世卿逢王之邪心而立之怙蘖偪正王室之亂者六年於茲矣卒之邪不足以勝義且不自屈行行然脅朝廷以奔楚楚彊暴之國也蓋將脅楚以抗周焉其爲悖亦甚矣聖人責朝爲輕而誅尹氏爲重者也立也以尹氏主之奔也亦以尹氏冠之且氏而不名見其世秉周政脅權以制周之命也奔不書出天王既入于朝出而自外奔爾與晉之先蔑同若曰自周無出吾既辯之矣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吳之亂諸樊爲之也壽夢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札札賢諸樊貴之諸樊卒不授之子而授之弟欲兄弟授受以及于札及夷末卒國將及札而札逃夷末授其子僚僚之立非國人之欲也故雖公子光弑之而以國弑爲文國人皆欲其弑也嗚呼授受之際聖人不貴乎遜以遜者亂之基也說者皆以吳之亂責季子而吾獨以爲非季子之責也諸樊之罪也使季子不逃而受之則亦不免乎亂何則季子之終將授之誰哉君子立法必傳乎無窮法而有窮是亂之本也且兄弟授受而至

于札札奄然受之吳人安焉及札之終則必不肯私傳其子而以循環之法授之則諸樊餘祭夷末莫不皆有子莫不皆欲立當此之時札將何以處之故夫札之所以不受而逃者非賢也勢也受之而身當其亂孰愈乎逃之而已享其安乎此札之志也予之者以其能遜而無心非之者以其不受以致亂此皆非也使吾爲季札則亦不免于逃矣故曰非賢也勢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

傳者以爲郤宛之死費無極譖而殺之而經以國殺爲文蓋聽無極而致宛之死者君也故以累上之辭書之矣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衞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晉至頃公六卿彊大頃公尸位而已齊之權雖在高氏田氏而景公猶能出會諸侯會盟征伐皆親之晉頃在位十三年未嘗一出與諸侯之列政無小大皆出六卿爾今士鞅以魯君暴露於外合諸侯而謀之彼豈能伐季氏而納公耶姑以感季氏而結死黨也彼方有分晉之心特未得其間何以責季氏之出君哉然季氏方負惡名于天下鞅一出則季氏必有求于鞅鞅舍而比之可以結其心

而得其死力此鞅之謀也彼區區五國之大夫蓋亦不察其謀而從之爾左氏以爲宋衛皆利納公而士鞅取貨于季氏而辭二子此則真實事也聖人惡其然列書其會而不志其故彼豈無故而徵是會哉後世必有以識之者矣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大夫來奔者有矣而邾獨爲多聖人亦不以微而略之者蓋邾本魯之附庸自受王命叛服不常魯蓋憾之虐于邾者屢矣及其末年邾嘗訴于晉魯蓋畏晉而不欲顯疾于邾特陰誘其臣而弱之故來奔者四竊邑來者二魯實利之也堂堂大國爲逋逃主以登受叛人其爲惡著矣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朝齊者二會齊者一齊無以爲公謀也故明年公如晉求于晉焉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朝于齊求于君也君且不能納已今朝于晉求于臣也臣其能爲己謀之乎晉之六卿與三家等也前日扈之盟既取貨于季氏其忍背賂以傷其類哉故徒次于乾侯不得入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公朝于晉而不得入留于乾侯者期歲而反則求于晉猶不若求于齊也吾固知六卿不忍傷其類而求之爲無益矣嗚呼晉盟主也齊大國也兩求之而無一見憐者則小于晉齊者可知矣一失足於外無所容其身若昭公者固君子所宜動心也噫明王不作私黨勝而公議亡嗚呼奈何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前年冬公如齊公至自齊而春遂如晉齊蓋辭公

教公如晉以求納也公如晉留乾侯者踰年而反齊又以高張唁公者審晉之謀也公蓋以未見晉侯爲辭焉故高張未反而公復如晉齊欲公必見晉侯也齊固不能勇于義而移之晉非愛公也幸公之去而齊取鄆故冬公在乾侯而鄆潰齊因得之而不歸至定十年而後反則高張之唁公非仁也護也則齊侯移公取鄆尤甚于晉之不見公矣謂唁公爲禮吾不信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作三軍舍中軍三家已分公室皆自征之以賦于
公而已今公之居鄆三家不復賦于公公之所征
者鄆也而公今年如齊明年如晉貢賦獨出于鄆
鄆何以堪之宜其棄公之不在釋然而潰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公居于鄆書曰居鄆内邑固公之有也與天王居
于狄泉同公在乾侯書曰在乾侯晉地非公所有
也與公在楚同然公居鄆惟至齊至晉言之以鄆
係乎魯猶若魯有也公在乾侯每于歲首必舉之
以公在外不復有國也不復有國而必書公之在
季氏蓋以爲無君聖人獨曰此吾君也有君而在

乾侯其誅季氏重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國滅而不書其君者死社稷也書君奔而不名者
不得已見逼而奔也故國滅而君奔者三皆不名
而徐子章羽獨名之傳者以爲先服而後奔其或
然歟既服而懼其不赦因遂奔楚既服而奔辱社
稷也故特名之不然聖人不妄加人以名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頃公之世公嘗再如晉而晉不荅定公即位之初
以公在乾侯不可不念也於是使荀躒會意如于
適歷而繼命躒唁公于乾侯亦覘晉之意非欲伐
魯以納公蓋將和魯之君臣也故先會意如以測
其意意如屈矣復唁公以致其歸嘻晉之舉於是
謬矣世固有母子如初兄弟如初者安有君臣如
初者哉母子兄弟生乎情歡然相愛者母子兄弟
之眞情也情暫離而終必合則如初君臣主乎義
尊君抑臣者天下之大義義既乖其可復合乎彊
而合之則必生變此理之必至者也季氏弱公室
以攘其權君臣相猜矣猜嫌既生勢不相容公不

殺季氏則季氏逐公各觀其釁而動也公之見逐
於外迨是七年季氏專魯無復有君矣臣民皆季
氏之孚雖使季氏悔而復見容公其敢復蹈虎口
哉此公與季氏勢不俱生也晉將有意於魯必合
諸侯而伐之誅季氏之黨而復定位然後公入而
無虞今乃内不忍忘公外不忍逆季氏命一介之
使緩頰於冰炭之間而彊合之非義也直婦人之
仁矣春秋先書會而後書唁晉意自白說者不探
其義而鑿生異論非晉意也亦非春秋之意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葬許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以濫來奔與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者同不書邾闕文也而二傳鑿生異論公羊以爲通濫於天下以賢叔術也濫何足通而叔術何足賢歟地固有通於天下者沙鹿崩梁山崩是也濫何繫於天下哉春秋固有子賢者季子叔肸是也而黑肱實書名何以知其賢此固無足據者而穀梁之說尤爲踈淡曰不言邾黑肱何別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且別封而不受王命者在春秋固有之郳邾之別封也蕭叔宋之別封也郳犂及蕭皆以地書而黑肱安得不書地旣爲別封則固已有國世安有挈國而奔者哉此皆不近人情矣且此與庶其無異但不書國耳非不書國也闕文也學者無疑焉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三年之間歲首皆書公在乾侯存公所以誅季氏之義也而左氏各爲之說鑿矣謂左氏專信國史而不附會殆不然也

取闞

此公取闞也不書公公不親之也闞魯羣公墓隧之所在公在乾侯不得祭於廟姑取墓隧之地以寓孝思焉說者以爲季氏取之且內書取有二取外邑必繫之國且加伐焉伐齊取穀是也不繫之國不加伐則滅小國耳取邿取鄟是也今闞非外邑又非小國以爲取內邑又無失之之故季氏於何而取之故知取闞公在乾侯取之也與圍成同不書公公不躬行爾左氏定元年葬昭公季氏使役如闞將溝焉然昭公亦葬於闞昭公無乃知其將終於乾侯取闞爲死所乎嗚呼悲矣

夏吳伐越

闔閭於是勇而無謀矣吳將報楚越楚之與也吳必連越以奪楚援越之疆未必爲吳用姑結其心以離楚黨則吳從事於楚無虞也今未伐楚而先伐越是又生一楚矣使楚越合以抗拒吳未必勝若越離而議其後吳其殆哉故入郢未反而越亦入吳矣其結怨連禍始於此也故伐越之舉愚以吳爲無謀無謀勇於勝而不慮後矣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尊王室者尚義不尚惠臨天下者在德不在固周自子朝之亂恭王僅得成周固天下諸侯所宜憂

也憂宗周之微則率諸侯而朝之歸貢京師以增重王室則天王以尊周室以固矣今乃以區區小惠摟諸大夫而城成周是何待京師以不廣而重王之不德耶故夫臨天下者在德而已修德以來諸侯雖都於四通八達之地無高城深池之固天下孰敢睥睨之恭王孱弱固無以責其德然諸侯安可以不德待天王哉故夫區區之城名曰奨王室其實卑王室名曰尊天王其實爲天王之辱大矣故春秋言天子之居皆曰京師而於此獨曰成周成周在京師之西直彈丸土爾王畿千里初不如是之蹙也初予朝予猛嫡庶角立王室之危僅

容一髮恭王蒙塵於狄泉者凡六年諸侯莫肯念亂晉不於是時仗大義以納王合諸侯而盟之方岳之下以同尊王室今天王既入成周乃欲以數雉之城而干尊周之名其爲惠何隘哉故聖人歷序十一國之大夫而城蕞爾之地亦足以見其小矣而說者責之則責其大夫之專予之則予其尊王之義大夫之專久矣何獨於此而後責之況尊王之義又豈在城築板幹之閒耶是皆不識尊周之大義而屑屑然憐其小惠責其專城非春秋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人君所以立於民上者以民爲本臣輔之而已用舍黜陟惟君之欲而民之心則不可一日而離無臣不害爲國無民何以爲君故君人者必有結於民心以爲邦本也昭公失國而不復非失臣也失民也魯之失民固非自昭公而昭公不能復收之政令皆出於季氏昭公主祭而已故民知有季氏而不知有君君雖在外魯民不知其無君也皆君季氏爾邦本既歸於他人宜昭公之不能復國也一身見逐栖栖於齊晉之境得蕞爾之鄆而居之而鄆從而潰用是知昭公之失民也卒之在外者八年魯人無一人議復其君客死於乾侯嗚呼悲夫觀乎此爲君者其可失民哉

右昭公盡三十有二年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左綿 趙 鵬飛 企明

定公

元年春王

羣公之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正月謹始也歲之終天子頒來歲之正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行之所以尊王室而大一統也王室旣微正朔之頒與否固不可知而天下諸侯實用周正無改也春秋不從其不頒而廢一統之義故于元年必書王正月焉此春秋所以行天子之權歟然十二公之中惟定元年不書正月蓋昭公死于乾侯定公未

立政在季氏魯實無君何以成正朔哉故不書正者聖人不與季氏得承正朔也公羊以爲正即位穀梁以爲無正始是皆以正爲邪正之正吾于隱元旣辯之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前書成周而此書京師見其城之隘也仲幾不受功豈以數雉之城不足以用大衆乎韓不信必其挾己之功也故執之然京師生殺之所自仲幾有罪司寇存焉不信在天子之側不能一請于王而擅執之其横甚矣抑亦脅王事爲重幸一日之權在己而肆其威歟聖人惡其無王且無君也書人書于京師誅之重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昭公死于乾侯凡六月而後喪至喪至六日而後定公立存沒之命皆制于季氏也定公襄之子昭之弟意如廢世子衍及務人而立之宜其久而不決也爲國之本在儲貳儲貳之本在得人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等逆子釗而立之黼扆不動而天下安今昭公不幸而死于外世子制于意如而不得立雖魯之變故不可以責其正而聖人詳而書之非苟以誅意如亦所以著儲貳之重不可不豫定以爲國本而姦臣乘機竊弄大寶不可不

察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八月而葬其故可知

九月大雩立煬宮

小人爲惡內有所不安則諂事鬼神以要福季氏逐君天地所不容何有于煬公煬公伯禽之子自煬至昭凡二十有二世矣神靈何在季氏立宮而祀之何爲者哉彼中有所不足疑得罪于周公伯禽故爲之祀其子所謂媚竈者是也定公即位未三月固未暇議此是必出于季氏審矣宗廟有常制蓋不可紊魯之廟已異矣成公立武宮固已違

制令又立煬宮是魯祀八世也天子七廟而魯之廟八其可訓乎無乃季氏將僭君故先致其君僭而后得行其志也不然安得八佾舞于庭哉

冬十月隕霜殺菽

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詩九月肅霜則八月非隕霜之時而隕霜殺菽常寒之証也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宜殺而不殺也今十月隕霜殺菽不宜殺而殺也亦由人君之刑賞不中爲天變不妄發必有其應噫安得皇極之主敘九疇則常寒之証不作矣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兩觀天子之制魯僭天子之禮久矣春秋因災而書以志其僭也允宮僖宮災不書及災俱發也雉門兩觀書及災自雉門延及兩觀也志事之序然耳

秋楚人伐吳

報雞父之役而召柏舉之敗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御廩災大室屋壞未有不新之者而春秋不書以所當新也雉門兩觀僭天子之制而天遺以災今復新之是不畏天譴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爲庫

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爲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倣天子之五門也詩曰乃立臯門臯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說者以爲天子之制非也文王爲諸侯之時文王安肯僭天子哉則臯門應門諸侯之禮也魯用王禮故有雉門庫門焉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蓋庫雉既僭立更其名以少異于周制亦猶郊不用至之日而卜用三正也其實則僭矣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則雉門兩觀皆僭也故聖人書新書作不宜新不宜作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昭公如晉至河乃復者五晉蓋重季氏而不重公也何則春秋諸侯之朝聘非爲禮也爲利也凡朝聘則貢幣從之魯自舍中軍之後三家分公室皆盡征之以賦于公而已貢賦皆歸于季氏則大國之奉亦季氏供之公之朝晉特虛禮耳而晉不免有餽勞之勤故晉以爲得公之朝不若得大夫之聘故寧卻公而延其大夫也定公即位非不知之徒以三年一朝之禮不可不講而姑如之晉果卻公至河而反公蓋憤然故終定公之世不復如晉者懲是之辱也則夫定公之爲人蓋知恥于昭公遠矣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襄公之世魯之所以虐于邾者極矣昭公之于邾雖未嘗交兵而陰受其叛人爲邾之患實大定公即位修好于邾首會葬之又以仲孫何忌盟其嗣君蓋亦勤矣故比蒲之蒐邾子來會公十五年來朝公之終也且來奔喪定之撫邾實勤而邾之事定亦至矣及哀公元年則何忌帥師伐邾矣用是知是盟也實出于公非仲孫之意也哀公之世所

以虐邾者益甚則拔之盟獨定公欲之而何忌黽勉而盟之矣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威文以還諸侯會盟侵伐未有如是之衆且盛者晉定公非健主也一會而十有八國從之楚昭昏庸讒倖交進四鄰不親諸侯叛之于內吳議之于外故晉定攘臂一麾而諸侯雲合也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勢應時來可以一舉而清南服奏凱而獻捷于王誠反掌矣然是時晉政已移于六卿定公眞一偶人也六卿懼公勝楚而歸功冠五伯天王勞之諸侯歸之則權豈復及己哉不惟權去而已六卿無遺種矣故乞賂以離蔡假疾以賤鄭用散諸侯之心其實壞其君之功以固其私也故以十八國之衆纔侵楚而已齊威以八國之君伐楚而楚來盟晉文以四國之師戰楚而楚大敗今十八國之衆三倍于威而五倍于文何懼不克纔一侵而還哉用是知定公蓋制于六卿而不能進也卒之救蔡敗楚之功乃歸于吳終春秋之世諸侯不振吳越爭相雄長

者其機會實出于此不可不察也夫晉定公者誠中國之罪人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雞父之敗沈子逞滅今復見者楚封之也蔡帥師而滅楚所封憾楚深矣前日求于晉以報楚而不能伐纔侵其鄙休兵而退蔡怪晉不能搣楚也故躬命大夫以滅楚之封然蔡憾楚則然爾沈何辜哉是遷怒之師也滅沈無損于楚而蔡蒙滅國之惡況執其君而殺之爲虐甚矣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此侵楚諸侯也前目後凡爾前目後凡未有書公

及者而此書公及變文以見義也昭公庸懦權出季氏公未嘗得一會諸侯皆大夫專之矣惟平丘之會公得親之而季孫意如伉公而公不得與盟終昭公之世惟公既逐居于鄆得一與齊侯盟于鄟陵季氏不知也其間黄父成周之會皆大夫在焉公不得與今定于是立四年季氏固存而皐鼬之盟意如不敢抗而公得與諸侯之盟聖人蓋喜公之能自振立而獲執牛耳也故于此特書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再出公而書及所以幸魯侯之復得及盟也其旨明矣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昭九年義同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王子虎義同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諸侯侵楚不足以救蔡而適爲蔡招楚今蔡受圍而晉不救安事夫盟主哉故冬蔡求于吳以敗楚知晉之不足與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晉伐楚諸侯之利而六卿之害也故定公出而六卿忌其有功辭蔡卑鄭而隳其成效晉伐鮮虞晉之害而六卿之利也故荀氏士氏趙氏交伐以顯其績嗚呼其所以爲晉之患者三卿互征之蓋立武功以相勝而已非實爲晉除害也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大不以乎小吳而以乎蔡辱也然吳特書子何哉蓋不矜其大屈已以救中國其爲得豐矣故吳前

後用兵未嘗書爵而此獨爵之亦知聖人之貴吳子也蔡求于晉以伐楚晉定合十八國之君于召陵起趄而退不能犯楚之一毛蔡何賴焉故棄晉而求吳吳之雄視南服其肯屈而爲蔡用乎今乃忻然退聽覲衽金革以從蔡大敗楚師釋蔡之憾而壯中國之威豈特蔡多之諸侯實受其賜也其可無褒乎不曰吳子蔡侯而書蔡侯以吳子吳子屈身而救蔡也聖人樂與人爲善不謂吳實夷狄而不録也聖人進吳而爵之則晉定之誅其可逃乎囊瓦奔鄭敗而奔耳

庚辰吳入郢

柏舉之戰書子而入郢書吳聖人無私焉不以善
掩惡不以惡廢善春秋之法也前日屈己而救中
國故爵之今日乘勢而夷人之社稷故狄之觀左
國之傳其舉甚穢宜乎聖人不與也郢楚之都也
不曰楚承上之文耳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歸粟于蔡懼吳也蔡求于諸侯以報楚公會十八
國諸侯之君于召陵不伐而還蔡改求于吳而吳
子爲之敗楚入郢蔡憤始釋然中國不能救蔡而
功歸于吳諸侯實愧之今蔡圍既解魯懼蔡有言

于吳而吳雖中國則魯其首也何則魯南逼于吳
以徐爲障昭三十年吳已滅徐屏既亡矣今吳兵
一出則直指魯郊此魯所以不得不賑蔡以悅于
吳也救蔡賑乏固仁人之事然怵于勢而不情則
亦非君子之所貴或者不稽其故而以爲予之且
魯何有于蔡乃越宋踰陳而後至蔡也壤地固不
相接踰二國輸粟以饋之蔡固無一日之好于魯
魯何爲而憂及蔡乎此所以知其懼吳而賑之也
非南迫于吳則亦不饋蔡矣

於越入吳

一吳何足以抗楚越哉楚越相比橫亘南服吳將
伐楚則必連越以爲籓援蓋吳一出則內實虛越
之襲其國直如反掌爾而吳不之慮昭三十二年
嘗伐越以賈怨于東鄰越未嘗有寸兵之報也彼
豈釋然忘情哉伺釁而發矣故吳入郢而越入吳
乃越人報怨之秋也曰於越從其國之稱耳如於
餘丘之類是也或者以爲驚嘆之辭鑿矣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魯十二公之中弑君之賊二逐君之賊一翬遂意
如是也翬之卒不書于經而其子孫亦不見仕于
魯用是知允公眞姦雄也宣公次之而定公無責
焉何則翬之卒允之心非不戚之然不書于策者

陰厚之而陽不禮也外以弑加之而內以恩憐之
故卒不得書於策不以大夫之禮卒之也仲遂之
卒則適當有事于大廟故宣不爲之罷繹以示遂
實魯之罪人外以誑國人而中實痛之也至于意
如之死則定復卒之蓋以上卿之禮治其喪也定
之意蓋曰昭之逐衍之廢實非己志然已得以奉
宗祧魯祀不絕者意如之力其義雖非而實無匿
姦之心蓋逐昭廢衍定實不與而其得位亦非其
志也吳公子光弑君而自立季札至而不問屈己
而臣之蓋以弑無與于己而光之立吳不絕滅吾
何慊乎哉定之卒意如則札之臣吳光之意也或

者乃責定而不責允宣不原情矣非春秋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婼之子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士鞅前日伐鮮虞今復圍之鞅欲立功也鮮虞何罪哉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鄭虐於許久矣許倚楚而抗鄭凡四遷而附之今吳入郢楚幾為墟許復何恃哉此其所以卒為鄭滅也治內以自彊者內固則四鄰懼之倚勢以為重者勢去則四鄰疾之許不能自治其國以結好于鄰邦乃倚屢遷以疾仇于鄭楚敗勢隳仇方得志一舉而滅抑自取爾然鄭蕞爾小邦自保未固而利于滅人其為惡固不誅而暴矣許男書名不死社稷也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魯自舍中軍之後三軍皆隸于三家征伐盡出于三族公未嘗自將而出也惟昭二十六年公圍成則用齊師爾公無一旅之衆也今意如死定公初能有立故復自將而一侵鄭聖人固不予其無故而侵鄭然幸其以漸而得權也其後侵齊會晉圍成皆以師行其收兵之原蓋始于此不可不考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晉至是六卿日熾政出多門不復修伯業矣二大夫聘之非畏晉也于時天下之與晉惟魯爾鄭衛皆附于齊公既侵鄭懼齊鄭合而伐魯故如晉為使介並書敵也左氏以為陽虎使何忌報幣且三家均秉魯權而季氏獨為彊虎季氏之陪臣安能使何忌哉左氏徒見其並車出聘附會為是說爾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行人非所當執也執行人是絕兩君之好也晉固不能宗諸侯爾今宋以樂祁犁聘之蓋亦勤矣晉不能享之以懷諸侯乃執之以拒來者宜其不能復伯也要之晉政多門為行人者亦何所適從哉悅于甲則怒于乙六卿互植其黨以相傾此亦足見行人之難于晉而無怪夫諸侯之不歸晉也
冬城中城
魯既侵鄭聘晉而不與齊景懼有齊　故城中城備齊也中城在海州海州齊境也穀梁以為三家張蓋以中城為城之中疏矣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齊侯取鄆以居昭公卒之鄆潰遂貳于齊齊不我歸也今圍鄆貳于齊矣不書伐齊鄆本內邑故也以圍叛邑為文然卒不能得鄆迄十年夾谷之會

然後與讙及龜陰來歸爲仲孫何忌曰仲孫忌闕文公羊以爲譏二名鑿矣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晉不能修霸業故使齊景出而求諸侯景公在位幾五十載其間歷晉平晉昭晉頃未嘗敢出而爭諸侯今耄矣徒見晉定痡弱六卿內張諸侯無所宗主故出而會鄭衛之君然得鄭得衛而外懼吳楚內虞晉魯亦何爲哉徒買爭端爾惟鄭有魯兵故鄭親之衛則加兵而後至凡再盟而得二國霸業如此不亦勞乎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衛蓋志于從齊而難于叛晉行人聘齊此衛之謀所以召齊兵也齊侯察之遂因其志執結以侵衛故兵未及境而遂爲沙之盟爲晉悼之世鄭將叛楚而從晉也故誘楚伐宋以召晉兵晉伐鄭鄭遂同蕭魚之會焉則衛之從齊蓋亦齊之遺謀也不然衛何負于齊齊執其行人而侵之哉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之伐我有二志焉外若爲鄭報侵鄭之師而內實爲己償圍鄆之役也且鄆本魯邑既取以居昭公因遂爲固有豈義也哉無怪乎魯之圍鄆何以報爲而魯之侵鄭固曰無名然豈得假是以濟其私哉故公明年再侵齊鄆故也苟齊師爲鄭伐我公何不遂伐鄭哉用是知國夏之師報圍鄆之役也

九月大雩

一時而再雩瀆上帝矣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公三月而侵齊者再何疾于齊之深也公之疾齊非苟報西鄙之伐蓋以鄆之在齊也齊取鄆以居公初以爲恩及圍之而不反則更以爲讎魯之地分裂于三家兵民皆以之定公即位粗能少復兵柄而鄆魯之劇邑也乃失之于齊此定所以欲得鄆以張公室歟故不恤金革之勞而三月之間兩侵齊也然齊利其賦入固未忍捐以償魯故侵伐雖頻而鄆卒不歸迄十年夾谷之會聖人相禮一

言而復三田其賢于三軍之衆遠矣則夫今日侵齊明日侵齊何益哉深其怨而已矣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報公之侵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危哉晉魯之謀也魯被齊兵晉將救之不直赴難而師次于瓦瓦衛地也晉固不能救矣而魯方受伐乃不謀內禦而出會晉師于衛地何其踈也使齊益兵以攻魯魯何以待之哉吾竊爲魯懼無乃兵在三家各將以禦齊而公單車出會耶不然齊兵不止爲西鄙之伐而已然君不在則威望已空固招寇之階也此非守國之策聖人書之亦所以垂戒歟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晉之侵鄭侵衛蓋已晚矣皐鼬一盟之後晉不能一出而主諸侯及齊乘隙而盟鄭衛乃欲以兵爭之彼衛鄭固知晉方內乖君臣之禮不足與也故雖受兵而叛晉益堅冬又爲曲濮之盟不事晉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晉師會于瓦于魯無絲毫之益而二大夫侵衛於魯有饒餉之害侵衛固不能得衛而徒爲晉怒齊故明年有五氏之次焉則夫侵衛之師謂之招寇可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衛鄭既叛晉從齊然比於齊者二國而已秋晉兩侵衛鄭而衛繼受魯兵鄭見侵者一而衛見侵者再鄭懼衛復從晉則鄭孤衛懼鄭復叛齊則衛弱故二君盟於曲濮誓從齊而堅叛晉也

從祀先公

禮三年喪畢則禘而附新主於廟今昭公之薨於是九年而新主始得入廟何哉昭公爲季氏逼逐而死於乾侯七月而喪至季氏溝絕其地域又不得同於先君而葬於墓道之南至孔子爲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未得入廟也宜矣今三家侈極而褻陪臣執國命欲假小善而售其大惡假小仁以濟其大不義故以昭公之主從祀於大廟蓋將昭季氏之罪移魯民之心以成其姦也其事雖順然不幸而出於逆人之手聖人悲之以隱其義不書大事不書禘不書有事苟一書之則若事出於定公而後世不知其由於陽貨也故直書曰

從祀先公則知非主祭者爲之出於其下也明矣故繼書盜竊寶玉大弓之事則事由陽貨可知也先儒皆以爲傾祀閔僖惟馮山得是説實合乎春秋吾從之

盜竊寶玉大弓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成王康周公而施及其子孫豈苟然哉故於分器之間特寓其所以康之之意寶玉所以祀神祇大弓所以重戎事錫異物以示

異禮使其子子孫孫世守是訓以長保其國家也及其後世不知成王所以錫寶玉大弓者本於事神保民而已侈心一生謂我皇祖周公常履大寶故先王錫寶以示禮天地四方遂僭郊僭大雩賜大弓以示征伐四國遂作丘甲作三軍原其錫是二物初不如是之僭而後世不令子孫沿之而僭禮爾陽虎斗筲之人遂謂魯之禮樂征伐在二物故竊之以逃謂吾得二物則禮樂征伐一旦在已也不知寶器待人而後寶非周公子孫則亦安用是物哉然錫二物特寓其意爾非謂祀與戎果在二物也子孫沿物而僭禮於前固已踈矣陽虎因之以盜竊於後何其愚哉卒之倀倀然抱其空器而無所用之乃復挈而來歸凡有非其有曰竊不求而得之曰得彼既有之矣復不求而自得亦足以見寶玉大弓無所用於虎而虎之愚不可及也虎固愚矣而寶玉大弓竊之書得之書何耶以周公分器爲重也虎何足誅哉故曰盜而已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聖人於春秋不妄假人以美名不妄誣人以惡迹必核其實而書之齊侯衛侯次於五氏五氏晉地也蓋謀伐晉矣然徒次而不能伐則春秋不以伐

加之齊晉何憾哉徒以晉不能霸景公以垂白之年故乘其弱而求諸侯然齊威之霸諸侯無敢不從而晉獨不至威公置而不問以爲雖無晉不害爲霸也今景公纔得百里之衛以爲已援宋魯陳鄭曹滕莒邾無一介從齊遂欲脅區區之衛以干大國亦見其非所以謀霸也妄圖而已摟二國之兵趑趄於晉境而不敢犯晉之一毛此何爲哉彼不能伐矣而徒以次焉聖人不遂加以伐之之惡蓋迹未形而預加之則人有所不服非所以爲大中之法也故書其次而義自見焉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平以釋兩君之忿會以通二國之好旣平矣而講好於壇坫是誠春秋之美事也昭七年曁齊平叔孫婼如齊涖盟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則是旣平而加之以疑爾旣平復疑何足言好哉今定公旣及齊平而兩君會於夾谷禮也故春秋兩君相見不以事會而書至者惟此而已非盟非伐何功以告廟哉以兩君交好爲禮而策勳也用是知夾谷之會獨異於春秋傳者爲孔子攝相是會信矣

晉趙鞅帥師圍衛
討五氏之次也然不討齊而圍衛晉固怯大而陵小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禮之用大矣以之禦彊而彊屈以之折姦而姦消禮固未嘗一日而離乎世顧所以用之者難其人矣孔子相魯一用於夾谷之會堂堂之齊君臣慚赧沮縮若無所容其身故三田不請而自歸焉信大禮之足以折姦暴也鄆自齊人取以居昭公卒鄆潰逆入於齊齊不我歸也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圍之而不克齊視之若固有反以讎魯國夏再伐我西鄙公亦再侵而報之不能得也魯蓋憚兵戎之役無志於取矣故春及齊平兩君爲好而齊以姦暴干之聖人歷階一言而齊侯愧恥併與所謂讙及龜陰而來歸焉魯豈志於得田哉齊自歸之也故書曰來歸與齊人歸我濟西田與歸讙及闡異矣聖人豈以是爲己功哉志其實而已讙龜即汶陽田吾於成二年旣言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叔氏之邑也自封植而自圍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已横逆而不有其君何怪乎郈之叛已也哉費季氏邑也成孟氏邑也皆自封植而自取叛則夫三家之於君非己之利適所以自貽害矣昭十三年費叛至是郈叛明年成叛然三家知圍叛而不知叛由己生使三家而能自反挈國柄以復歸於公室則三邑將不闡而自服三邑臣於主三家臣於君魯其遂復泰和之治乎今蔑爾之郈二大夫再圍而不克叔也仲也觀乎此亦可以自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
樂大心宋之大夫也公子地宋之貴戚也外而大

夫內而貴戚一日而俱奔宋政亂矣明年辰及佗彄皆奔隨而叛宋之亂者五年而後定自大心與地爲初也景公之爲君蓋可知矣左氏之說鄙且誣吾不欲觀之

冬齊侯衞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甫之盟盟鄭也鄭叛晉從齊不久而卒聲公即位齊懼其貳也故盟其大夫大夫不可以先君故亢衞侯

叔孫州仇如齊

拜三田之歸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宋公之弟舉其貴也仲佗石彄秉宋之權也貴而無權則無以濟其姦故必脅權以奔焉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暨之爲言彊也仲石爲辰之所彊不得已而從其奔是之爲暨樂大心公子地既奔辰將從之然大心與地皆非權之所係徒從之無益也故脅仲石而俱奔焉貴得權而侈權得貴而尊故明年遂入於蕭以叛權與貴交相濟以成其叛心也然是謀實啓於辰故以暨書之而仲石爲國大臣聽貴戚之脅而從其叛其罪蓋亦著矣辰書弟非能弟也宋公有以寵之以致其叛歟故書曰弟病宋公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出奔書暨辰彊之也入叛書及辰主也二子悅從之也二子有所不得已也入叛固庸臣乎初而奔也則疑謀有所不濟故難以暨之今而叛也以爲事無有不捷故易而及之奔固不難而叛何捷吾於此知仲石誠庸夫也公子地之奔固已有亂心矣故卒從二子以入叛而左氏妄爲之立傳此所以得吾之不信也

夏四月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氏謂樂大心以公命逆喪大心不欲僞疾而奔

若然則今何以從四子入於蕭乎則大心實四子之黨先奔曹而四子不從今四子已入叛既成矣故反而從之則其初也果不欲逆喪而奔乎用是知左氏之說非實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六年公侵鄭爲晉也今日及鄭平爲齊也昔魯親晉而鄭附齊故爲晉侵鄭今魯與齊平而鄭睦於齊故爲齊平鄭魯之反復於齊晉之間故已還聽爾然能釋怨窒忿平齊平鄭以成隣國之好蓋亦休焉然既平矣而繼之以盟以平之未足言信蓋春秋之世非盟不信也此與暨齊平叔孫婼如齊

歃盟者同耳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義見下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春秋之末霸主不作小國相侵非復有怨隙而後交兵也彊淩弱衆暴寡耳曹與衛何憾哉二年之間凡再伐曹而不能得宋出而乘之屢疾於曹哀八年宋人入曹以曹伯陽歸雖其惡成於宋而衛實啓之君子責首惡猶曰衛滅曹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三都之設三家患之則墮三都固三家之利也是以季路一言而叔氏墮郈季氏墮費而說者乃以爲孔子爲之噫聖人豈如是之謬哉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子路不悅曰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孔子之志也孔子即公山氏以興東周亦豈欲爲季氏墮其邑乎蓋將教公山氏臣於季氏教季氏臣於公教公朝於天子爾以魯先之而率天下天下皆然是東周之從而興也豈苟爲季孫墮費而滋季氏之勢乎此好勇不顧義之謀蓋出

於季路審矣彼不悅孔子之即公山氏是欲墮其邑之義也然公山弗狃果帥費人以襲魯入及公側孔子爲司寇命伐之乃北嗚呼危哉微孔子爲司寇公其不死於難乎故夫墮三都者爲三家除患爾何益於魯三家病則魯之利三家之患既除則勢從而張吾未見其利也墮郈墮費謂之忠於二家則然爾謂之忠于魯則不可或曰古者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叔氏之郈公山氏之費皆過制也故不能以不墮此又不然以爲過制則宜奪之於初今勢逼叛成安能奪之哉聖人不爲此僥倖萬有一捷之功以危宗社也今墮郈墮費幸而捷及圍成則不能克矣聖人之技無乃亦有窮乎則夫之公山氏而化其服者聖人之志也墮郈墮費以幸其成者非聖人之心也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決魯叛晉之心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圍成至自圍成

　成孟氏邑也公斂處父居之叔氏之郈季氏之費皆自墮之而孟氏之成則舉以待公仲孫何忌豈

忠於公者哉已所不欲則勿施於公也昭二十六年公自鄆圍成成固守而不屈則成蓋嘗死附於仲孫矣何忌以其附於已故不欲墮焉然實成有二心故何忌亦不自圍而畀公圍之圍之而克邑固已之邑也圍而不克德歸於已而怨歸於公成既怨公已從而撫之則死爲已用此何忌之姦謀也費之墮無損於已則何忌助其墮成之圍害切於身則何忌避其怨則夫何忌者尤姦人之雄乎然公之圍成其爲失計大矣成叛於仲孫固魯之利俾仲氏自圍而自墮之聽其勝負於魯無傷也而公乃爲仲氏圍叛邑得之未必歸公而失之寔

損於魯吾於此見公之失計也郈費之墮說者以爲孔子爲之此毋乃亦孔子爲之歟宜君子之不信也明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九年爲五氏之次以謀晉卒不敢伐今又次於垂葭逡巡而退晉雖自內于有圍無所事於外然實大國也齊何敢犯之既不敢犯而必爲是次何益哉易曰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其齊景之謂也

夏築蛇淵囿

成公築鹿囿昭公築郎囿定公築蛇淵囿魯一國而爲囿者三且築而廣之芻蕘雉兎者何爲哉文王之囿不如是也

大蒐于比蒲

義在昭公八年與十一年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義在十二年

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至定公六卿益橫勢醜力齊互相併吞趙鞅之叛蓋與荀氏士氏交惡而相攻懼不敵也故入其私邑據甲以抗之雖私相惡而晉陽之民晉陽之甲豈得視爲已有哉據邑取甲是乃所以爲叛也聖人不誣人以惡入也叛也天下之惡名豈妄以

加人乎聖人書入書叛而傳者乃以爲非叛吾所不曉若其實叛則聖人當何辭以書之說者徒見春秋之書叛無復書歸者而趙鞅書歸於晉則疑鞅初非叛也不知鞅初與荀士交惡荀士脅君以抗已鞅無以得君也故入晉陽以叛倚晉陽之甲以抗之既而荀士二子亦不容於君乃入於朝歌以叛故鞅舍晉陽以歸晉復脅君以抗荀士也兩彊角立勝負未判鞅以爲用晉陽以敵荀士則於理爲叛而於勢爲逆歸脅君以敵二子則於義爲臣於勢爲順故寧捨叛而復臣焉其志在於抗二子而必去之非謂悔其叛而復歸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

二子趙鞅之仇也始脅君以敵鞅情伉勢逼左右所不容故入於朝歌以叛鞅以其失君而出也因捨晉陽以歸焉以謂得君以拒之孰愈於據邑以抗之哉則鞅之歸固非善也機也而說者以歸爲善而入爲惡吾既辯之觀乎此由是以証吾言矣然晉定爲國而諸大夫出入相攻皋門之外滙爲戰場朝以爲叛逆暮以爲股肱其能久安乎及其子孫而卒爲四卿所滅其所由來漸矣

薛弒其君比

稱國以弒君無道也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春秋自昭公以還諸侯之政皆出於大夫非特魯爲然也怙權相併相睥以目一毫之隙譖訴從之故啟則三五而叛奔則三五而奔立黨相傾黨一墮則魚貫而出奔宋華亥向寧華定相拉而奔陳復相比而入叛郱庶其畀我及黑肱相踵而來奔或竊邑以來宋樂大心一出而四子從之其叛也五子爲旅趙鞅一叛而三大夫角立其歸也二子出奔今衛之亂叔戌趙陽岐途而兩奔繼而北宮結奔魯公孟彄奔鄭是豈一一得罪於君而君逐之相抗不勝無所容而逃也諸侯主祭與號而已

安暇問其出入哉而左氏屑屑然附會一鎮一馬之隙以合之吾哂其不達大義矣學者無惑焉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頓蓋楚之與也世役於楚定四年晉乘楚亂合諸侯而侵楚頓亦叛楚而從之雖十八國之君不能損楚之一毛而頓子胡子皆因是而滅楚今年滅頓明年滅胡憾其從晉而忘己也小國之從違可不謹乎陳以中國從夷狄以滅小國其罪不待貶而著頓子書名不死社稷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公叔戌之黨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檇李吳地越伐吳吳子禦之爲越所敗不書戰詐敗也左氏以爲吳伐越吳伐越安得戰於吳地也

吳子光卒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牽晉地也在今之魏郡齊衛嘗次于五氏次于垂葭謀伐晉而不能今晉有荀寅士吉射之叛故復會于牽以謀之然伐則伐矣安用會焉蓋畏晉而有所恥也欲伐晉則患晉之彊有所不勝欲因荀氏以攻晉則畏諸侯之議己故首鼠不前徒會而反

爾齊景眞髦而崛彊者與魯衛從之蓋亦迂矣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宋未嘗從齊也今以晉之亂魯衛皆從齊始勉而從之結四鄰之好而已非曰盟主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詩之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周官宗伯脤膰親兄弟之國蓋諸侯助祭則王與諸侯共享多福故有歸脤之禮自入春秋助祭之禮不復夢見而天王反歸脤此上下俱失也然不助祭之罪重而歸脤之責輕何則厚往而薄來固不失爲懷諸侯之術然春秋諸侯跋扈甚矣安可懷哉聘贈錫命安受而不答況脤膰微物魯蓋以爲不腆而忽之矣尚何責其不助祭乎自宣十年王使季子來聘其後無一介及魯蓋不忍其伉而不復聘問也景王之崩叔鞅嘗會葬故恭王於是以脤禮來歸爲王之命則甚腆而魯之罪尚容輕戮乎書之蓋嘆周室之衰厚往而不能薄來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凡世子而不沒世子者非其罪惟蔡般許止之弑則不書世子無以見其弑君父故書世子焉若宋世子痤陳世子偃師皆非其罪也若夫爲世子而不能世其國則黜世子以譏之鄭忽是也今衛世子大無般止之惡而小無忽之罪則書世子非取也是時靈公不君外則羣臣不和而大夫出奔內則閨門不睦而世子不安其位君臣父子之義兩絕安得保其無亂哉古之孝者逢父怒小杖受大杖走懼傷髮膚以貽父之戚也自入春秋未有君父存而世子出奔惟蒯聵爾靈公嬖于南子而不利于蒯聵使蒯聵而爲申生則靈公有晉獻之惡故寧避而奔焉則蒯聵固未失爲孝也然不幸爲蒯聵蓋亦難矣其奔也雖違父命而不遺父惡此春秋所以無貶辭也若以左氏弑南子之說則聖人不當書世子矣宜劉敞之所不取也

衛公孟彄出奔鄭

以蒯聵故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宋公之弟辰及四子皆入蕭以叛而辰獨來奔辰主其叛辰奔則四子可知矣背君竊邑未有遂其謀者而亂臣賊子終不能無其心愚而妄圖僥倖其或遂也其免于大戮幸矣此可以爲叛亂者之戒

大蒐于比蒲

義見昭八年及十一年

邾子來會公

公蒐于比蒲而邾子來會公此何禮哉公如晉衞侯會公于沓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固曰非禮然有來而會君子不責其禮今邾何求于魯哉自三年爲拔之盟魯邾雖通而邾未嘗一朝魯今因公出而會之非禮可知邾子亦知其失也故明年來朝以蓋其失焉書曰來來比蒲也比蒲魯地蕭叔朝公亦曰來來穀也穀齊地劉敞謂言來會公非在外似失之

城莒父及霄

城莒父及霄以城二邑書也一時而城二邑勞民甚矣不書冬闕文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會公于比蒲非禮也懼公責其不恭故來朝以刷前日之非也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義同頓子

夏五月辛亥郊

五月非郊之時以改卜牛也帝牛在滌三月至是養牲始成故五月而郊不書用義在成十七年

壬申公薨于高寢

定公亦中智之君也在位十有五年雖無顯善亦無巨惡乘昭公之後政在季氏粗能收攬國柄親盟親會親兵魯民粗知有君其賢于昭公遠矣一用孔子相夾谷之會齊人懾居來歸侵地然使其始終用之俾聖人得施其一二于天下則豈徒爲魯定公哉惜乎得之不用用之不久抑亦天未欲平治天下乎人不勝天固無以尤定公也孔子既行三家復張蓋權移於下已奕奕四世定公亦安能一朝而取之然比襄昭之世蓋亦十得其二三矣不爲無益于魯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宋鄭未嘗有隙今罕達帥師而伐宋左氏以爲公

子地在鄭故鄭伐宋爲公子地也雖于經無奔鄭之文然吾于之敍公弟辰來奔則四子必有所從出矣則夫地之在鄭理或然也然弟叛宋而歸鄭鄭復庇之宋不伐鄭幸矣鄭反醜正黨惡以賈怨于鄰國則鄭之罪不貶自著卒之終春秋之世宋鄭交兵自罕達之師始自罕達之師不義爲已甚造兵端怙大惡不可不誅也然聖人書之若無貶辭何耶蓋自文以下大夫多不去世族政在大夫也學者迹其善惡以定褒貶不必泥其文

齊侯衞侯次于渠蒢

欲救宋而不能也且鄭非彊國合齊衞以敵之何

懼而不救嗚呼是則有其故矣齊景初求諸侯鄭先附之既而得衛得魯皆鄭媒之最後宋亦附齊前年洮之盟是也今鄭伐宋欲救宋則失久好之鄭欲勿救則失新附之宋故出兵以觀望於二國之閒而任其勝負焉鄭勝則媚於鄭曰吾次渠蒢爲掎角之助也宋勝則媚於宋曰吾次渠蒢有救援之功也二國勝負相當則又兩媚於宋鄭之閒而兩助之此齊侯之姦謀也不然渠蒢之次不救不伐欲何爲哉聖人惡其佞也故書次不書救不予其無實而求名也

邾子來奔喪

諸侯奔天子之喪子奔父喪舍此則視親之遠近而加遲速焉禮也亦人之情也邾于魯爲鄰國何用奔喪哉其禮過矣蓋邾自昭公之世爲魯所虐不勝其徵且辱也定公之世爲拔之盟終其世不犯于邾邾人德之故來會來朝今公之薨邾實悼之故忘其卑屈而奔喪焉于禮雖非而于情則甚惻矣大之比小誠爲國之善教春秋之君鮮能有之者定公有之而邾人奔喪滕子會葬推此以達天下文王之事也說者皆責邾子之非而吾于此見定公之仁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定之妾哀之母也母以子貴哀未君故姒氏不得稱夫人不以小君禮治之故葬不書小君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以大夫正也親會之非禮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義同宣八年

辛巳葬定姒

于未成君母不得稱小君

冬城漆

漆蓋邾邑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及是魯城而有之

漆爲魯久矣今城之知二于邾也齊侯取鄆居公既而遂取爲已有魯屢伐齊必得而後已今得邾邑自城之而不以償邾何重己之得輕人之失哉使定公不死必無是舉此必三家之謀城之爲固有爾故明年仲孫伐邾哀公之世虐邾尤甚魯實何憾于邾利其土地而已用是知定公之恤邾爲厚此所以得其來朝奔喪也

右定公盡一十五年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十六

左綿　趙　鵬飛　企明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正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天下之事勢倚勢以有立者不若治内以自保蔡蕞爾小邦世服於楚以一朝之忿絶楚而與吴倚其方張之勢以敗楚於柏舉一戰入郢楚幾不祀使吴之勢常若闔閭之彊則蔡可以久安檇李之役吴見敗於越吴子兵傷繼之以死蔡何恃哉此

楚昭所以不能無報於蔡以楚之彊而蔡之小重以陳隨許之師合而圍蔡蔡亦幾亡非楚之虐蔡自取之也故明年遂遷于州來以避之使蔡能自治忍小忿以事大國不至是也楚子伐中國而無貶辭責在蔡爾隨自僖二十一年一見於經及是始復見者微弱臣服於楚也許爲鄭所滅至是再見者楚封之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義同定十五年

秋齊侯衛侯伐晉

齊之謀晉久矣定九年次于五氏十三年次于垂葭十四年會于牽至是始能一伐晉亦何爲哉謀一伐晉而圖回幾二十載使景公出而修威公之業伐楚尊周以盟諸侯于兩河之間則非數十百年不能濟矣所謂俟河之清者乎彼區區耄而崛彊欲求諸侯吾竊歎其不自量也且一伐晉何益於齊哉彼蓋以伯統在晉晉屈則諸侯來歸矣且晉世出而宗諸侯豈苟抱虛器以令天下耶必有所以致諸侯之術也今齊不能自修方伯連帥之職乃欲一伐晉以得諸侯嗚呼愚哉宋襄欲盟楚以求諸侯而爲楚所執齊景欲伐晉以求諸侯而

爲晉所笑故夫晉受齊兵而不遂報者非晉之怯也哂其謬而無能爲不足報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定公之世撫邾爲厚自拔之盟疆場寧謐未嘗以一兵相遺也邾亦事魯爲勤會公于比蒲朝公于魯定公之薨計及其庭倒屣而奔喪其亦腆矣邾魯之好實出定公之志諸大夫不欲也故公未瞑目而城漆哀公即位席未及温而仲孫何忌伐邾何先君撫之厚而嗣君虐之速哉非公意也諸大夫之意也明年三大夫並出而取其田終哀公之世虐之無所不至邾何負於魯哉以邾邇於魯利

其土地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定公之立粗能收攬威權故盟會征伐公皆親之
三家惟得圍其私邑墮其私城而已哀公懦庸三
家復張三大夫交出以疾於邾兵之自已盟之自
已公不得與也嗚呼惜哉然三大夫伐之而二大
夫盟之何耶蓋三家惟季氏爲彊前年冬仲孫何
忌伐邾而不能獲邾不畏仲氏也今三大夫俱出
而季孫將上軍叔仲佐之以季氏之勢臨邾邾宜

屈矣而又輔之叔仲之兵邾何以禦之故盡東其
畝以解紛焉田既入魯而魯疑邾子告於大國以
加師故復安而盟之然以邾之微而季氏之彊其
肯屈而與邾同歃乎故句繹之盟惟叔仲與執牛
耳而季氏不復涖之也蓋勢在季氏季氏不往則
勢不徒行故伐邾取田非季氏不可得信在邾子
邾子既屈則信已著故句繹之盟季氏所不必與
彊者已親之以示威屈者已辭之以避辱則信乎
季氏之彊而不可制也噫脅勢扼小以攘其地要
神歃血以盟其君邾固弱矣而諸大夫之橫其可
忍乎邾於此不能無恩於定公也然定公之死非

特魯之不幸亦邾之不幸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義在允二年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衛之亂靈公自亂也父子相授世統之正而靈公
黜其子而立其孫衛輒抗其父而順其祖蒯聵不
能于母出奔于宋靈公既不慈于蒯聵則宜暴其
罪而廢之拔其次而立之國儲既定則死且無患
矣今蒯聵之出無廢之實乃立其子而授之位輒
之得位得於王父而父實存焉父今復歸輒宜何

以處之拒之則違其父納之則違其祖拒之納之
情實難處處於難者靈公之過也今晉趙鞅納蒯
聵而不得入置于戚而已是輒拒之也拒父違祖
均爲不孝宜順理而處之則安矣要之靈公可黜
其子而子輒不可以絶其父靈公黜蒯聵蒯聵所
不敢違也靈公立輒輒所不必辭也奉祖之命以
受之逆父之歸而遜之則祖孫父子兩安而無嫌
矣今輒既得國遂以爲已有蒯聵之歸拒而弗納
逆天理矣然其所以致輒之抗父者靈公也故君
子於其納也蒯聵不去世子以其所以宜世也不
奪蒯聵之爲世子則靈公之罪著矣若夫輒也遽

立而逆父是不誅而自滅者君子宜以不誅誅之
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
師敗績
傳者以爲鄭罕達送輸粟於范氏而趙鞅禦之雖
於經無歸粟之文然荀寅士吉射入於朝歌以叛
於是五年亦無歸奔之文則荀氏猶在朝歌也鄭
既叛晉從齊故轉粟以餉范氏助范氏以抗晉理
或然歟趙鞅固范氏之讎納蒯聵之師而遇鄭罕
虎于鐵能無怒乎鄭逢其怒鋒不可當故不免乎
敗也鐵衛地晉鄭交兵安得戰於衛地哉非轉輸

而相遇不戰於此矣然罕達以不義而賙叛逆之
黨晉鞅私憤而敗人於不虞均罪也而責其義則
鄭人賙叛不勝誅而趙鞅之憤人情所不免者春
秋以被伐者爲主而伐人者爲客鐵之戰主於鞅
鄭豈伐鞅哉以鞅主戰而加鄭以伐人之名其不
與鄭亦明矣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蔡遷于州來倚吳以避楚也始蔡倚楚以抗中國
則不免被齊晉之兵其後倚吳以敗楚則又不免
懼楚以見滅弱不能自立進退皆制於人何以爲

國哉州來近吳吳滅州來而墟其地蔡從而居之
所謂蹈覆轍者也吾不保其安且固矣既遷而殺
公子駟駟必不欲遷者也彊羣臣之不欲殺而遷
之盤庚之遷不如是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嗚呼衛輒之圍戚天性滅矣初而拒之猶曰以王
父之命爲托也今而圍之是許止蔡般之逆矣圍
而克蒯聵其不爲許之買蔡之固者幾希君子至
是蓋不可以專責靈公也輒而不誅弒父與君者
接踵於世矣聖人前書納蒯聵于戚而此書衛石
曼姑帥師圍戚誅輒也然戚之圍出於衛而以齊

先之蓋衛久從齊而奉以主兵爾晉爲盟主而納
蒯聵齊助子輒以圍戚其順逆蓋已判矣然宋彭
城係之宋而圍戚不繫之衛說者以爲承上納衛
世子之文則知戚爲衛非也彭城屬宋魚石入于
彭城豈不知彭城爲宋哉聖人於繫之國不繫之
國襃貶深矣彭城繫之宋彭城非魚石所宜有也
故奪之而不書魚石戚國蒯聵之所宜居故與之
以正蒯聵之分內戚于衛爾蒯聵之所以得也蒯
聵宜得衛而衛人圍之是乃所以重輒之惡而誅
之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自允至定凡十世自僖至定凡七世有天下者事七世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事五世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哀公之世成襄昭定爲二昭二穆則允僖之宮宜祧久矣宜祧而不祧三家之意也季仲叔皆允公之子而季友實相僖公叔仲之後皆僖公立之故三家尊於允而德於僖宜毀而不毀焉宜毀而不毀而天譴以災非譴允僖也譴三家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哀公之世魯城四邑說者皆以爲備晉吾竊怪之

魯越齊衛而後至晉齊衛皆睦於魯晉何從而伐魯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晉未嘗有伐我之師非愛魯也無門而伐魯也魯何虞而備晉乎且城一邑而帥師以從則必有所畏爾然以爲畏晉則非也其地在今之沂州臨沂沂近邾元年伐邾取邾田疑邾之伐我故帥師城邑以脅之則啓陽之城備邾也非備晉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春秋之末彊陵弱大併小伐國用師非復有釁讎而後興也弱於已者則扼之以規利宋之於曹未嘗有一毫之怨然曹介於宋衛之閒弱且隘矣不併於宋則併於衛而衛實弱於宋前者衛兩伐曹而不能克宋虞其卒併之也故於此亦伐曹其後再伐而圍之卒入其國執其君而後已嗚呼小國介於大國之閒者何以自存哉滕介於齊楚之閒而問孟子孟子曰築斯城也鑿斯池也與民守之效死而勿去是則可爲也曹伯不能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季孫斯意如之子也意如之卒定公以禮卒之斯之嗣定公以權授之論者皆咎定公不能討逐君之賊噫此書生之論不達權者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昭公不忍一朝之忿而伐之決

癰潰疽幾不得死魯不遂亡者幸也定公之立實受國於季氏季氏方秉魯權烏能一決而去之哉意如之卒而不卒以禮則其子必叛其子叛則叔氏仲氏必合而從之是定復爲昭公爾定之所以卒意如任其子斯者非愛季氏也勢未可遽絶之矣惟漸能振厲自立以取其權徐而圖之可也故定公粗能親會親盟親征伐權稍復歸不幸而殂哀公孱弱三家復張今斯之卒哀固不能殺其禮於意如也春秋之卒斯三家復張可知矣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書人以放放有罪也獵固有罪而放之于吳蔡能

保其止于吳乎保吳之爲蔡拘儠乎不保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前年伐其國奪其地盟其君今又圍邾邾何憾于
魯哉虐邾甚矣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宣十七年書蔡侯申卒葬蔡文公自文至是纔五
世不宜與五世祖同其名傳者誤也閽弒吳子書
弒而此書殺閽盜均臣吳子蔡侯均君不宜彼書
弒而此書殺亦字誤矣要之百千歲後更篆爲隸
更隸爲楷不能無誤也因其誤而爲之說則鑿矣

然蔡侯一國之君而盜得殺之蔡亦有臣子乎春
秋書之以責臣子更弒爲殺非義也蔡侯申既誤
則以弒爲殺其誤可知矣
蔡公孫辰出奔吳
以弒見誣也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小邾子固微爾微國必不敢犯宋宋執之非罪也
書人以執其貶可知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蔡侯之死既出於盜則賊不可名必得眞盜而正
典刑然後不爲失賊不得其眞而妄指以誣人誰
肯任是誅哉前日公孫辰出奔見誣也今姓也霍
也亦豈眞弒君者哉殺之不得其罪故以國殺爲
文蔡侯之殺書盜不得眞盜可知也不得眞盜則
殺姓及霍庸知果其罪哉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戎蠻楚之與也楚迫之而奔晉晉不能撫反執之
以歸其仇嗚呼不仁哉虎兕搏豚豚懼而投我我
復縛而餧虎匹夫所不忍而況於霸主乎晉之意
蓋以爲庇一戎酋楚必見伐不若歸之以紓禍豚
畏虎而投我我且救之則虎必見搏寧執豚而與

之虎得豚則悅而去此晉之意也以爲匹夫自全
之策則可以匹夫之策而爲盟主則謬矣於時上
有周室執戎酋而歸周室不亦可乎而甘自辱於
楚其不仁之罪在所不問其爲不智大矣執楚之
讎以歸之是爲楚役也晉之辱甚矣
城西郛
備邾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魯之僭天子無所不備郊天祀地大雩作雉門設
兩觀其亦極矣雖無亡國之社不害爲備天子之
制也而又作亳社爲天子立亡國之社所以自戒

而魯安用是社哉說者以成王康周公故錫魯以天子之禮樂謂禮樂猶曰可也而亳社豈亦成王之所錫耶用是知魯之僭天子皆其後世子孫矜周公之功而僭之爾史遯旣請於周而平王許也其後因其僭而僭焉故天子之制無不備亳社雖不必作而作之其他可知也雉門兩觀之僭旣災而亳社之僭亦災則知天之惡僭也甚矣亳社商社也亡國之社不受天陽故屋之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備邾也

夏齊侯伐宋

宋固嘗與齊會定十四年洮之會是也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蒢兩觀望而不救以爲與齊無益於已也故外齊齊侯於是伐之齊宋無以大相過也而齊必欲加之宜宋之不與也徒伐何益哉齊姑無望宋之服宋不興報怨之師幸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復立蒯聵而不能故不書納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齊景公在位五十八年雖崔氏田氏高氏國氏皆橫於其世而田氏尤專景公之爲景公特魯昭爾然景公不逐見逐者景公能忍昭公不能也景公得一晏子而任之故能忍昭公有一子家子而不能用故以怨而失國晏子荅景公之問以禮雖徒能言之然景公知禮之可以爲國故以柔屈田氏田氏雖加其暴而無所施也故景公以善終子家子告昭公以忍而公不從卒見逐於季氏雖然景公之能忍而卒不能去田氏之患及其子孫相繼爲戮固非所謂善謀也然 比于忿躁而速禍者則有間耳此蓋知禮而不能用之過蓋禮之爲用不止於能忍而已能忍者禮之末也用禮之本非大儒不能晏子斗筲之人何足筭哉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喪以年計者言期而不言閏以月計者閏亦月也安得不計穀梁以爲不正閏非也

六年春城邾瑕

魯城邾邑其扼邾也甚矣城以保吾邑城人之邑何爲耶奪其險以要其服如城鄭虎牢之類是也今城邾瑕而冬伐邾旣奪其險而且兵之邾何以

安之哉明年伐邾以邾子來邾子失其險無以抗魯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晉之伐鮮虞有五而未見鮮虞之病者也鮮虞逼於晉晉利其土地耳然五伐而卒不能得則鮮虞雖夷蓋亦非弱國也苟吳士鞅嘗伐而不克今趙鞅復伐之幸其克以立己功而蓋其前日之叛也

吳伐陳

吳因讎於楚爾未嘗伐中國雖父之敗敗楚也今始伐陳亦非讎於陳以陳之在楚與楚爭陳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田氏重施以弱齊齊人歸之景公之世固已危哉今景公既沒所忌者高國而已故致其罪而逐之高國既奔則田氏可以肆其惡故秋遂弒孺子焉

叔還會吳于柤

吳既伐陳魯懼其兵及我也故叔還會之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

小白陽生之入志同而事異均篡也子糾未至小白先入以有齊陽生後入乃弒子荼而自立一者先弒雖異而均志得位也故均以入書之而均不書公子焉

齊陳乞弒其君荼

景公問政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嗚呼知之非難行之爲難景公聞晏子之言知禮之可以爲國而不能行卒無以收田氏之權聞聖人之言知父子君臣之義而不能正卒以成田氏之亂景公眞庸懦不足與有爲也景公無嫡子均庶則長立陽生長而荼幼乃出陽生而立荼尚爲知父子之義乎父父子子長幼子之分也不子其長而子其幼安得免於亂陳乞之逆則知禮而不行之過荼之死則知父子而不正之故

也噫人不患不之知既知之不能行無勇也吾惜乎景公聞聖人之言賢人之論而不能行卒抵於亂姑論之以爲聽言者之法若夫陳乞則趙盾之流也或者疑弒荼者朱毛而書陳乞不原情矣春秋豈徒誅人之逆哉誅其心耳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既城瑕矣邾何恃哉宜乎伐邾之必克也

宋向巢帥師伐曹

義同樂髡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報罕達之師也罕達之師於是七年矣何報之遲

蓋於時宋鄭俱從齊宋比齊爲淺而鄭比齊爲深罕達伐宋齊爲之次于渠蒢然不伐不救觀望於宋鄭之閒宋知其厚於鄭薄於宋也雖心讎於鄭而不敢報懼齊比鄭而讎其後今齊景公既沒齊方內擾故宋舉積年之憾而報之於是有侵鄭之師爲左氏不知乃以爲鄭叛晉故也鄭雖叛晉宋豈得爲晉侵鄭哉誤附會耳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以蒯聵故

夏公會吳于鄫

公將伐邾故先會吳于鄫懼吳之襲魯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說者曰定哀多微辭吾讀春秋至是未嘗見其微辭也今於入邾以邾子益來尤足以証說者之謬城其國得其君天下之大惡而春秋不爲之隱而謂有微辭吾不信也問邾之先則實魯之附庸自邾子克受王命則叛服不一魯之所以虐邾者以邾宜役屬于我而不我歸也然不圖所以懷邾之心而恃彊陵弱伐其國入其都虜其君嗚呼虐哉若然則邾子雖欲改事魯不可得也定公撫而字之邾蒙其德則今年會之明年朝之死而奔其喪若父兄焉則邾固魯之西府也哀公不知以先君之所以懷邾者而來之乃乘一朝之勝遂虜其君卒之犯大國之怒失讎失關岌岌乎懼齊兵之臨其城也而亟歸之則初不若不滅邾無是辱也此一時之謬舉必出於三家三家之所以通邾久矣將自滅之則歸惡於己故以公主其師而實三家之謀也得邾則三家分享其利滅國則哀公獨受其戮嗚呼姦人欺君一至於此春秋可不作乎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宋之虐曹爲已甚而鄭之救曹爲不情宋伐曹者凡再而今復圍之鄭於曹無隻介之好而今遽救之宋疾於曹蓋將利其土地鄭之救曹所以報宋侵鄭之役也然宋書人而鄭書名蓋無故而虐人者其罪重因隙而報怨者其責輕圍曹之役宋公在焉而書人其貶重矣而鄭書名書救蓋亦善之然君子所以不深予鄭者以鄭於宋爲有隙而於曹無一日之好今而救曹掠救人之名爾其實報怨於宋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前年宋圍曹今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與公伐邾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其文實同惟內外異體故書歸書來所以異也而傳者皆以爲實滅而書入

吾以爲於時實未滅也故不得書滅狄入衛其實滅衛也楚子入陳其實滅陳也然衛陳之祀皆未絕而繼封之其後衛陳皆復見於經故不得書滅焉今宋入曹與楚入陳狄入衛無以異入其國虜其君然未據其宗廟毀其社稷故不書滅也然衛陳繼封之而曹不復封聖人亦迹其實而書之若其祀未滅而書滅是春秋入人之罪也故夫不書滅猶有望於宋之復曹如魯之復邾焉而宋不能其事適相先後故書之亦足以見宋之彊無敢議之而其惡亦不復自反魯之弱一爲不義則見拒於人必復邾以紓禍也何邾之幸而曹之不幸歟所遇之敵有彊弱爾

吳伐我

吳伐我皆曰滅邾之故吾以爲非也以職方考之吳越宋而後至邾邾何與於吳而吳爲邾伐我哉謂吳忌魯之得邾而見伐則非矣吳未嘗有伐中國六年而吳伐陳故魯人懼而使叔還會之于柤今魯伐邾而得邾吳忌其拓大封域而難制也故伐我蓋吳將蠶食中國魯實當其衝魯彊而塞其衝則吳無以施其毒故夫伐魯者忌魯也非爲邾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

邾介於齊魯之間二國皆欲之今魯獨滅邾而有焉齊侯懼之故取讙及闡以當魯之得邾也魯之得邾蓋在危岌之間而首失二邑苟不復邾之祀則禍未艾也故歸邾子焉其事甚顯而文甚白不釋自明左氏於吳伐我旣妄以爲爲邾故及是不可再以爲爲邾也乃飾季魴之事以文之疑季魴之事譏而不典無以信於人則又謂齊侯使如吳請師以伐我前以爲邾茅成子請告於吳而今以爲齊侯使如吳請師前後相攻無一可據用是知左氏釋經皆附會此吾所以鮮取之

歸邾子益于邾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魯得邾而失讙闡輕重固有間矣使魯捨二邑而得一國猶不失爲利今乃捨一國而復二邑非魯之左也勢也得邾而負滅國之名則豈惟齊得以脅魯凡與邾爲鄰或姻者皆得以議魯也今捨邾而得讙闡則外有悔惡反正之譽而內得收復境土之美得二邑而安且裕孰愈於得一小國岌岌然虞四鄰之不暇哉此魯所以反邾子而復二邑也然則是乎非乎曰聖人不惡遷善悔過從善固

君子也然使其不待二邑之失而遂反之則善矣及齊取二邑始懼而反之則反邾君勢不得已也不得已而爲善固已非眞然愈乎縱惡而不反者爾若夫齊人歸讙及闡則有所利焉非仁也其説見邾子益來奔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王者之師以至仁伐不仁以至義伐不義故義旗所指問罪而已一辭之屈則斂兵而退豈浪闘其民哉春秋用兵非有由直之義或迫人於險或敗人以詐殺其民所以削其勢摧其兵所以弱其國

必勝而已不必務義也然戰伐圍入之師猶曰有辭而宋取鄭師抑又甚哉在隱之世惟鄭莊伐取三師而後二百餘年無書取者鄭莊之姦險世固鮮儷也今鄭之伐宋固非義爾定十五年鄭罕達首禍而伐宋哀七年宋復以皇瑗報之則怨固償矣宋人圍曹鄭駟弘救曹非救曹也讎宋也則鄭疾宋者再而宋侵鄭者一今鄭復伐宋師在雍丘雍丘宋地則鄭已三疾於宋其義固曲然宋之禦鄭亦不可謂義因在其雍丘譎而取之亦甚矣不曰敗非敗而奔也不曰潰非潰而散也出其不意刼而取之矣非復獻俘於廟其赴不以俘春秋亦不得書俘也故曰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譏其譎且不義矣然鄭莊取三師書伐書取之而此直書取事殊文異記事之體然耳其實取師則一也

夏楚人伐陳

陳從吳也

秋宋公伐鄭

宋春取鄭師而秋伐鄭雖雍丘之役實鄭伐宋然吾旣譎而取其師亦已甚矣何以伐爲書公別大夫爾非襄也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公會吳伐齊

初齊以魯之滅邾也取讙及闡以逼魯魯懼而反邾子于邾邾子獲復其國齊之賜今歸未及久而奔其讎豈非齊有誅求而邾子不堪耶故邾子來奔而公爲之會吳伐齊邾故也前日魯滅邾而齊取魯邑則義在齊今日齊逼邾而公伐齊則義在魯義豈如是之去就不常哉人假之以爲利爾齊窺魯之西鄙久矣特幸魯有滅邾之事會義以取邑魯之憾齊亦久矣特幸邾子之來會義以伐之二者假義以濟欲其實大不義也而魯之爲國固

弱於齊將伐齊疑有所不勝也則會吳以伐之然兵實魯志而書會何邪蓋魯弱不敢及吳尊吳為主爾吳蓋遠於齊聞魯而後至齊也吳不因魯之求安能越魯而伐齊哉魯以蕞爾之邾而使齊受夷狄之兵吳之患遂及於東夏魯為之也聖人書公而不沒其實其責魯之意深矣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經書齊侯陽生卒而傳者以為齊弒其君此何以通之趙盾實弒而傳以為非弒陽生非弒而傳以為弒學者不信經而信傳反曲經以合之若杜氏左氏之孚君子不責而學春秋者亦折而從傳吾

所不曉

夏宋人伐鄭

宋取鄭師復再伐鄭不義為已甚故人之

晉趙鞅帥師侵齊

晉自定公政歸六卿見於經者趙鞅為尤橫出入歸叛惟所欲為兵革之事皆鞅專之晉定見制於臣久不能宗諸侯矣小國且不歸晉而況齊乎晉徒見公會吳伐齊疑吳遂霸故鞅亦侵齊示晉非弱於吳也然吳之伐齊為邾為有名而晉之侵齊伐喪為大惡晉將與吳爭彊而不知其舉之不義焉後一年黃池之會吳晉爭長其兆蓋見於此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以伐至而不以會至以伐告也會夷狄則醜矣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則彄固蒯聵之黨也其後蒯聵居戚經無入衛之文則蒯聵猶在戚也今彄以蒯聵之黨不歸戚而歸衛是叛黨事讎爾以分言之蒯聵正而子輒不正以義言之則蒯聵順而子輒逆彄而從不正以逼正以逆而抗順其為人蓋可知矣書曰自齊負齊而抗衛也書歸緩辭也以齊之力而入衛衛何能拒之宜其緩而不迫也說者以歸為善辭矣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成襄之世晉楚爭鄭猶曰中國與夷狄爭諸侯也今楚與吳子爭陳中國何與焉陳蓋中國而見爭於二狄是中國胥為夷矣嗚呼悲夫東州彊國惟齊與晉皆內制於彊臣無以立矣諸侯何得不折而從夷哉陳國楚之與也楚之敗陳叛楚從吳六年吳伐陳九年楚伐陳陳固弱矣朝吳暮楚勢非得已矣然不幸而當吳楚之衝艱乎為國哉今楚

伐陳而吳救陳伐者非不善而救者非善也君子不於夷狄而辯善惡聖人所以兩書之者以見中國衰微而夷狄爭諸侯也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報伐齊之役也邾子來奔魯爲之會吳以伐齊以齊遏逐邾子也齊既非義受伐何辭哉而今復報之其舉固已曲矣然諸侯之來伐未有不書四鄙者惟八年吳伐我與今齊伐我不書四鄙故夫書其鄙者伐其邊鄙云爾今直書伐我是師及其都非直伐其邊鄙而已則夫國書之師其亦甚矣哉然春秋書之無貶辭何耶蓋春秋之末大夫暴横

不書其名無以見其横也非褒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晉楚爭鄭鄭之大臣南北其謀謀不勝則出奔今吳楚爭陳陳之臣其亦有異議乎轅頗之奔適當公子結伐陳吳救陳之後此必謀有所不合而奔者矣左氏以爲賦封田以爲已此於經不可考置人於春秋何如是之晦哉若然則後世無左傳其事安所考之吾亦未能信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魯凡再會吳伐齊伐齊猶可也招夷狄以戕及中國其爲惡大矣魯讎於齊而弱於齊非借資無以報齊也晉宋衛鄭皆魯之與而魯不之求必招吳以敗中國其罪在所不原然艾陵之戰獨書齊及吳戰魯不與戰也與伐而不與戰亦足以見吳之彊魯之弱矣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前年公孟彄自齊歸于衛今世叔齊出奔宋一出一入其黨有不能相容者矣衛侯父子不能相容而況羣臣乎君臣父子爲讎敵出入相背如冰炭

欲衛之無亂得乎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春秋書用田賦譏什二之征爾說者皆援哀公之言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因謂宣公初稅畝以什二而稅今又於什二之外而用田賦非也宣公初稅畝更助爲貢未賦也今之用田賦始什二而稅哀公之言蓋出於用田賦之後矣地官載師任地之法園廛二十而一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則周制不止什一也說者皆言什一之法是舉其稅而已不言賦也稅者什一賦亦什一賦出車馬稅出穀米舉稅及賦

而言之則周制均什二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此則地官之法爾野九一而助野即甸稍縣都之域九一而賦且助也賦以斂泉貨當牛馬車甲之入助以徵穀粟入於職歲之府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即園廛近郊之地什一而稅且賦也使自賦則併以稅供賦焉稅之穀粟盡以賦供稅賦皆供馬牛車甲也蓋園廛近郊天子六鄉之兵所居國中則諸侯三鄉之兵所居也宿兵之地稅賦皆以賦供郊野之地稅賦皆以稅供此成周之定制也說者徒見園廛近郊輕而遠郊甸稍重遂謂周制輕近而重遠不知載師之職掌稅而已故近郊舉其稅不言其賦甸稍賦亦以稅供故併舉其什一也園廛近郊皆宿兵故稅以賦供甸稍縣都非宿兵之地故賦以稅供合稅賦而論之均什二也要之近地賦而不稅遠地稅而不賦今哀公國中之地既賦復稅郊野之地既稅復賦以田爲率不復計其遠近是賦什二稅亦什二也合而言之均十四也其斂之重無過於是故聖人書用以惡之用者不宜用者也三傳諸儒皆不考古而無其証妄以臆而度非通論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昭公之夫人吳女也諱娶同姓謂之吳孟子不書氏避同姓也不書葬避氏也

公會吳于橐皐

吳夫差躬敗齊師于艾陵魯故也魯以爲惠焉故會吳于橐皐修鄫之好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鄖在泰州吳地也公說睦于吳而吳將圖霸故爲之會衛宋于鄖合衛宋以從吳也齊固晉之讎而魯宋衛亦折而從吳晉其殆哉故明年爲黃池之會晉好于吳非爭霸也紓吳患也然晉之屈吳之雄諸侯東嚮爭吳者皆魯爲之也故四書公會吳而繼書公會宋衛明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則魯之罪著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鄭之怨於是十有三歲矣雖其兵端啓於鄭罕達然宋之害鄭爲多六年之閒凡四疾於鄭而兵不戢抑亦甚矣屢勝則驕驕則不虞敗故明年鄭罕達取宋師于嵒宋不備也逞兵不戢亦可戒哉

冬十有二月螽

春秋書螽者十有八皆在夏秋之交固以爲災矣然未若哀公之世書螽者二皆在於閉蟄之後閉蟄之後蝝既登場螽固不能爲害然其異亦甚矣禮仲秋行夏令則蟄蟲不藏孟冬行夏令則方冬

不寒蟄蟲復出此則常燠之証也燠而蟄振猶有
然也燠而螽生是謂災異兩與也聖人可不志之
哉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取向巢之師也九年宋取鄭師于雍丘不書鄭伐
宋以宋譎取之文重責宋而輕責鄭也故隱其伐
焉今鄭取宋師首書宋伐鄭宋鄭之惡均故兼書
伐焉若曰宋不伐鄭師不見取於鄭也然以小人
而責宋則取鄭師首惡之罪不可逃以君子而責
鄭彼以譎取我不宜以譎報之所貴乎君子者彼
雖以不義加我我獨以義自安此君子小人之辯

也若宋以譎取而我亦以譎取之是亦均為小人
爾何以别哉鄭將報宋曷整兵于宋郊壓其境而
問其取我師之罪宋何辭而不屈今宋取鄭師而
鄭亦取宋師譎詐交與非聖人之所喜故一書伐
一不書伐正其曲直而已不責以君子之道也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
中國之會吳者多矣會吳于鍾離會吳于戚會吳
于向皆書會以會晉率諸侯而往會吳諸侯主于
晉獨從晉會吳也今黄池之會獨書會以及公不
主于晉主于吳也從吳而會晉侯矣然不書公及
吳子會晉侯而書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存晉
所以存中國焉此則變文以示義者也魯自節之
會久睦於吳前年用吳兵以伐齊獲國書魯侯德
之故會吳于橐皋又為之會宋衛于鄖晉蓋忌吳
之遂霸也不能無求於吳焉故黄池之會晉侯主
之晉之不復霸幾三十年安能主吳乎將為志乎
會吳爾然吳之見於經惟柏舉之戰與此黄池之
會書爵柏舉之戰以救中國爲有功黄池之會以
和中國為無惡聖人豈與吳之彊哉爵吳子所以
媿伯主而傷中國也說者以為會以及會二伯之
辭且所謂霸主者以其宗諸侯也晉之霸業掃地

矣晉侯嫭然在會諸侯無一介從之而吳亦纔得
魯而已何以霸爲晉之所以會吳者非爲霸也忌
吳之彊也吳之所以會晉者亦非爲霸也交中國
也黄池之會固中國之辱然會以交華夷之歡弭
兵革之苦是亦無惡焉故内外皆以爵書無貶辭
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吳子一出爲黄池之會而楚議其東越議其西三
狄鼎立而吳爲彊楚越忌之故乘其出則爭襲其
後也吳嘗敗越入郢所以陵楚越者酷矣老子曰

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今夫差伐齊會晉將橫行於中夏而不知楚越含怒之久窺釁以雪恥於吳也彼將結晉魯以寧中夏併力以事楚越不知爲楚越所先也嗚呼觀乎此可以爲逞兵怙彊者之戒聖人書黃池之會而繼書楚伐陳越入吳之文因事屬辭垂戒遠矣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蒯聵居戚於今十年以晉之力而定蒯聵之衛奉父以伐子魯正以黜不正一舉手之間爾而晉伐衛者一侵衛者再而蒯聵卒栖栖於戚不能入衛非晉之力不足以勝衛謀不暇及之也六卿方鰓鰓相虞自安不給何暇問衛哉始爲之侵衛順蒯聵之請而已將納君於其國纔侵其鄙果能納乎無其實者掠其名故春秋書侵而不書納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孛星必言所入之次而此不言其次見於旦也衆星皆沒而彗獨見故不言其次焉不言其次亦不可以言入故曰有星孛于東方而已何以書志天變也志天變以爲人君畏天之戒也

盜殺陳夏區夫

春秋書盜者四殺君者一殺兄者一而殺大夫者二以盜之賤而及大夫之貴其國無政刑矣

十有二月螽

義同十二年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麟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王道成春秋之教立則王道備化行於國而教立於書行於國者利一時立於書者利萬世則春秋之教蓋重於關雎之化也吾夫子抱二帝三王之道志不獲伸私寓乎春秋春秋之教行是亦二帝三王之治也故

書成而麟應之麟爲聖人而出非爲魯而出也魯哀何德以將之聖人爲王道而作春秋所以正天下之大分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而春秋之世皆反之故經書天王下聘公如京師之類凡以正君臣也書申生蒯聵之類凡以正父子也書鄭伯克段天王殺佞夫之類凡以正兄弟也書文姜孟子之事凡以正夫婦也書公子友葬原仲之事凡以正朋友也五者正則王道成此所以致麟之應也麟出於魯之囿固爲聖人而出矣然不幸見獲於狩而傷焉此或者所以疑其非應也麟固王者之嘉瑞不出於他而出於魯非

聖人之應而何凡狩書地志非其地今曰西狩狩於魯圃爾魯圃曰大野在魯之西舉西狩則知其在大野矣自得曰得以力曰獲惜乎聖人之瑞而人不之識乃加以力焉此聖人所以傷之而書獲聖人不幸而厄於世麟不幸而獲於狩聖人以麟自況此所以出涕沾襟歟聖人雖睹其獲不能無傷然亦足以彰吾作春秋之志非虛文也於是落筆

右哀公十四年經終十六年仲尼卒二十有七年哀公薨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十六　後學成德校訂

清全齋讀春秋編十二卷

（元）陳深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讀春秋編十二卷內府藏本

宋陳深撰。深字子微，平江人。嘗題所居曰淸全齋，因以爲號。朱彝尊經義考引盧熊蘇州志，稱深生於宋，宋亡，篤志古學，閉門著書。天歷間奎章閣臣以能書薦，潛匿不出。考鄭元祐僑吳集有深次子植墓誌，據其所稱，植以至正二十二年卒，年七十。則植生於至元三十年癸巳。又自稱長於植一年，少於深三十餘年。則深之生當在開慶景定間。宋亡之時，僅及弱冠，故至天歷間尚存也。所著有讀易編、讀詩編，今並未見。惟此書僅存。其說大抵以胡氏爲宗，而兼采左氏。蓋左氏身爲魯史，言必有據，非公羊穀梁傳聞疑似者比。自宋人喜以空言說春秋，遂併其事實而疑之，幾於束諸高閣。深所推闡，雖別無新異之見，而獨能考據事實，不爲虛憍恃氣，廢傳求經之高論，可謂篤實君子，未可以平近忽之矣。

清全齋讀春秋編序

宋元之際吳中多老師宿儒若俞石㵎琰陳清全深俞邦亮元燮湯思言彌昌王子英元杰皆精究羣經咸有撰著石㵎之大易會通至一百三十卷又爲集說十卷而他如經傳考証讀易須知卦爻象占分類不與焉清全于易于詩于春秋皆有編自宋社既屋即謝去舉業沈潛問學淹貫遺經閉門教授鄭元祐稱其年登耄耆生識先輩著書立言咸造底蘊良有然矣讀春秋編十二卷原本左胡采摭諸說深有益于學者偶獲元槧本爲加校勘而屬之梓先生字子微世爲吳人元天曆間奎章閣臣以能書薦匿不肯出別號寧極所著詩文名寧極齋稿子直字叔方有孝行能繼父業以慎獨名其齋蓋父子皆吳隱君子也

康熙丁巳納蘭成德容若序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一

吳郡 陳深 撰

春秋 杜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　師傳古曰春秋之義聖人褒善貶惡之公如天道之春生秋殺也

隱公

名息姑惠公之庶子母聲子姬姓侯爵自伯禽始受封傳世二十二而至隱公攝主國事以法不尸其位曰隱

元年 己未 **春王正月** 元年魯隱公之始年也是爲周平王之四十九年書春于王正月之上聖筆也夫子行夏時之志爲萬世立法也周以十一月爲歲首但以其朝會大事發號施令自此月始未嘗改月也夏正以寅商更以丑先一月也周以子秦以亥皆先一月也使無夫子行夏時之論一代之更必先一月何有已也周禮天官布治于正月之吉始和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可見當時不改月也經傳引證甚多別有論辨此不欲殫舉左氏以十一月爲周正月聖人何故加春之一字十一月謂之春可乎何聖人春冬之不知耶此必無是理也或曰夫子周人也何肯更周正朔而用夏時吁夫子不云乎知我罪我其惟春秋知我者知爲立萬世百王之大法罪我者以匹夫而擅天子之權也然不曰春正月而曰春王正月示正朔必出於王也其時王政不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禮樂征伐不禀命於天子而正朔之大亦竊自爲歷夫子特書王之一字示正朔必出於王而天下之大不可無所統也

所以誅其無君之心也其意深矣遠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公隱公魯侯爵而稱公者臣子之詞大于書他國諸侯伐盟會則從其本爵而魯獨書公蓋父母之邦先祖之所遺事從其所稱之爵所以崇敬也及若與也凡盟內爲主則稱及彼來而及之也邾公羊作邾婁與禮記檀弓同蓋齊人語也邾魯附庸之君不及五十里曰附庸未賜命以爲諸侯故不書爵其後儀父事齊桓以獎王室王命以爲邾子儀父邾子字也克公羊同穀字從之也褒之者豈非以其雖小國而能自立俾大國有所屬而求之與左氏以爲公即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盟禮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違背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曲禮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此私盟之始春秋之所惡猶治之初而汲汲以求爲惡隱公之私也邾今襲慶府鄒縣蔑姑蔑魯地今兗州瑕丘縣有姑蔑城蔑公穀作眛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鄢於晚反　此兵之始也鄭國伯爵也鄭伯弟大叔段也克勝也鄭今鄭州新鄭縣鄢今開封府鄢陵縣鄭伯之於弟大其封以侈其心縱其惡而待其成及逆節已露而遂討之以力勝爲事故書曰鄭伯克段克猶克敵然傳例言得儁曰克以必誅爲期也左氏言段奔共非也奔共則不書克矣蓋段之子公孫滑奔衛也厥後滑假衛之力取廩延而段無聞焉段見殺無疑矣穀梁氏曰段弟也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殺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胡氏曰春秋推見至隱誅鄭伯以爲首惡示天下爲公不

可以私闘也
訓之義大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呼阮反）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芳鳳反） 此下 室下

交諸侯之始也天王周平王也周稱王春秋加天於王之上謂王者與天同大王能體乾元剛健之德則典禮命討豈不能奉而行之此聖筆稱天王之義其旨深矣宰周太宰也咺名也宰而名之著其貶也來來魯也惠公隱公之考仲子宋武公女子宋姓惠公之妾桓公之母也惠公以去年薨仲子卒之年月雖經無明文以其歸賵度之亦卒於去年也公羊氏謂惠公仲子兼之也春秋用其稱號書之以志僭亂也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禭天子於諸侯有賻禮所以褒有功德而厚其終也天子諸侯內職備具后夫人亡可以攝治無再娶之禮惠公以庶妾仲子立為夫人是以妾為妻也瀆亂甚矣天子寵尹諸侯行人之職而又使太宰親之是可譏也況兼嬖妾之賵行之乎此春秋之所深惡也故貶其臣則君可知矣吁春秋之初聖筆首書天王以發大義繼書使宰咺來賵人之妾則失天王之道但書實事而譏自見此所以為聖人之訓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在僖十九年宋曾宿二國共盟

此參盟之端也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例皆微者微者謂士也微者盟會不志於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於黃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始通也周官有司盟蓋盟以結信春秋書盟者惡之謂信不由中要質以盟蓋盟宿不數年而伐邾伐宋安在乎盟也故春秋惡之宋今梁國睢陽縣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 内稱及外稱人

隱十一月 凡以微 微者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食邑伯爵也祭伯爲王卿士來來魯也左氏曰非王命也聖筆直書祭伯來則私來魯可知矣此春秋王臣私交之始也祭伯爲王卿士非持命不出竟今無故越官而來何耶穀梁謂來者來朝也但書來而不與其朝所以明其罪也

公子益師卒

益師字衆父衆仲其後也書大夫卒以紀恩也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諸侯之卿必受命于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為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爲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

二年（庚申）春公會戎于潛

胡氏傳費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杜氏注陳留濟南縣有戎城潛魯地 此外交于戎之始也聖筆直書公會戎于潛其貶自見春秋凡書會諸侯皆譏況會戎乎戎必書其首也不言某戎名號不與其稱以外之也然其義在貶公耳春秋於華夷之辨尤謹戎狄是膺周公也隱周公之子孫也非惟不能膺之亦不知馭之之道反與之修好既會而又盟晉而忝厥矣嗚呼夫子謹嚴之訓凜然其可畏乎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今密州莒縣向杜氏注譙國龍亢縣有向城漢志向屬沛郡寰宇記應天府穀熟縣 此入國之始也莒小國也向魯邑也以莒子而書人奪其爵而貶之也莒恃兵而無所畏忌而遂入人之邑向亦無所備禦不能固其邑 左氏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莒以一婦人之故擅興兵入人之國都王法所當誅也聖筆書此以見當時征伐不自天子出一小國而凌弱暴寡如此天下可知矣

無駭帥師入極 穀梁駭作侅

極小國魯之附庸 無駭魯司空展無駭也帥師用大衆也 此大夫專兵之端內入之始也無駭魯卿非受命於天子爲卿故削之凡大夫專命於天子則不氏或曰去其族以誅之也義與入向同胡氏曰非王命而入人之國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師而征伐不加見天王之不君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杜氏注高平方與縣有武唐亭今之單州魚臺縣魯地也 左氏傳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此盟戎之始也春秋書諸侯會盟皆譏況不能攘戎而畏之乃致戎而與之會盟耶隱公方春與戎會固已可罪及秋而又與之盟亦甚矣書曰公及見我之所欲也其辠不亦彰乎

九月紀裂繻（音須）來逆女

裂繻公羊作履緰程氏胡氏從公穀 紀杜氏注在東莞劇縣今屬青州壽光縣 公羊曰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 左氏曰卿爲君逆也程氏曰來逆非卿則但書歸而已 裂繻紀大夫也爲紀侯使來魯逆女不書使則若裂繻自逆何耶公羊氏謂婚禮不稱主人無主人自求婚之理必上有父兄主之者繻之來逆女必禮之不至不至而從之故書以譏之以正夫婦之禮也諸儒謂譏不親迎本公穀也然天子諸侯纖委社稷宗廟親迎以逆婦之禮必使上卿逆於其國至於所館然後親迎以入周禮不載天子諸侯親迎之禮獨記有所謂親迎於所館故曰大婚既至冕而迎之是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魯女裂繻所逆者婦人謂嫁曰歸劉氏曰歸于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程氏曰內女嫁爲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子帛左氏以爲裂繻字也公羊作紀子伯而曰無聞焉耳范氏注以夫子口授後記者有所失也故程氏以爲闕文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謂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之上者也獨胡氏以裂繻爲紀履緰與緰音同義同以裂爲履以帛爲伯音之誤也左氏以裂繻字子帛名與字相應意必有所授豈有繫空附會擬此字耶魯以莒入向不能無憾而莒亦不自安裂繻爲紀逆女於魯當魯莒之間而知之紀侯既昬於魯裂繻於是道爲密之盟爲莒謀也卒之莒魯交好終隱及桓三十二年之間未嘗加兵於莒子帛之功也字而不名褒之也

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左氏以子氏爲桓母故於元年以子氏夫人薨而周王賵之以爲隱母事周王在當時其君從何如此之稱耶豈有未薨而賵之事左氏但見二年有夫人子氏薨便以爲桓母故誤解經也公羊謂子氏爲隱母公欲讓位不以夫人禮葬故

不書葬亦非也豈有生旣稱夫人死不以夫人葬之乎穀梁氏以爲隱之妻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程氏胡氏張氏並用其說不地夫人薨有常處也薨上墜之聲君在而不書葬者蓋婦人從夫故君生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也

鄭人伐衛 凡師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 左氏曰鄭共叔段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此諸侯專征伐之始征伐天子之權也而鄭專之其罪著矣衛都朝歌今濬州黎陽縣稱人將卑師少也

三年辛酉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公羊傳曰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食正朔也何氏曰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何氏曰謂二日食己巳日有食之是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何氏曰謂晦日食莊公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是也不書朔不食于朔也日有食之固有常度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邪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故日者人君之象日食則天變之大者也君道所大忌春秋纂書所以警戒人君當遇災而恐懼修省以塞天變也今春二月四陽方盛而食則陽不能強而陰反干于陽矣故聖筆直書以爲戒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也在位五十一年不名至尊也程子曰崩上墜之形四海之內皆當奔赴魯君不往惡極罪大

一千〇六今

不可勝誅不書而自見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左氏作君以爲聲子非也公羊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蓋古者世祿而不世官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音附 此天子下求列國之始也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稱武氏見其世官何以不稱使古者王崩嗣王當衰諒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以非王命故不稱使然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從君臣之義也平王崩當在不奔已可罪亦不遣一介之使以供其喪及葬又不往會而桓王乃遣武氏之子來求賻墮體失政取輕天下諸侯不臣天子失道此春秋直書所以交譏之也 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四者皆弔死助喪之禮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和宋穆公也名之諸侯降于天子也外諸侯卒來告則書范氏曰內稱公而稱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胡氏曰諸侯曰薨大夫曰卒此何以書卒諸侯放恣上不請命聖人貶黜之閔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爲諸侯也宋宣公舍其子而立其弟穆公又舍其嗣而歸其紘宋之亂二世實宣公啟之穆公成之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今青州臨淄縣齊僖鄭莊也春秋特相盟不書於

鬬天下之故而後書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石門之盟左氏謂尋盧之盟也盧盟在春秋前盧齊地今濟北盧縣石門亦齊地也在濟南臨邑縣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以見春秋之終始鄭齊爲之也春秋之初宋鄭爲仇國而齊乃鄭之與國宋衛爲西黨齊鄭爲東黨魯則徘徊於二黨之間唯利之從蓋初比於宋至艾之盟又從齊附鄭此書先齊以主之見出於齊意而鄭則從之也蓋齊僖不義而盛強鄭莊多詐而反覆二國合而列國被其禍故因其來告而特書之以志其本末

癸未葬宋穆公 穆穀梁作繆 程子曰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春秋之時皆不請而私諡稱私諡所以罪其臣子陸氏纂例五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從而書之以見非禮

四年壬戌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夏之後在周爲三恪國在今開封府雍丘縣牟婁杞邑趙子曰凡力得之曰取莒東夷敗伐之取之至由也之盟魯侯方與之平然牟婁爲莒有後并夷以邑奔魯又轉而歸魯矣 此取國之始也程子曰諸侯土地有所受之莒伐其罪而奪取其土惡又甚焉王法所當誅也穀梁曰言伐言取所甚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媯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媯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州吁弑桓公而立程氏曰自古篡弑多公族蓋

一千百十

自謂先君子孫可以爲君國人亦以爲然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弑君者多不稱公子公孫蓋爲大惡自絕於先君矣豈復得爲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況弑君乎大義旣明于初矣其後弑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天屬之親而反爲寇讎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其義非可例拘也 嗚呼衛之禍始於莊公之嬖使妾上僭夫人失位而又寵嬖人之子州吁使之主兵而當國纂弑所由作也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莊公是也春秋書之以爲後世爲人君父者之戒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穀梁八年傳曰不期而會曰遇杜氏曰若道路相逢遇也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 左氏傳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此特相遇之始也周室微弱諸侯放恣會盟紛然又欲從簡易以遇禮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春秋以其非王事而出故特書以譏之也 宋魯遇清後助宋以謀鄭及明年宋圍長葛於是鄭來渝平六年敗宋取長葛八年鄭遂歸祊以結魯矣魯旣歸祊於是背宋親鄭故十年會鄭伐宋取二邑然則鄭所以歸祊者志在於求魯貳宋而已

宋殤公陳桓侯蔡宣人衛州吁人伐鄭莊 列國合黨連兵始此宋鄭交仇始此役宋殤立公子馮出奔鄭鄭欲納之遂惡鄭衛州吁弑君自立將修怨於鄭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於是約宋伐鄭許以陳蔡從以中其所欲宋遂許之四國同伐鄭衛弑逆之賊天下所當誅宋殤蔽於欲而與之修好同伐人絕滅天理甚矣宜乎它日禍及其身衛主兵而先書宋誅首惡絕黨與也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此大夫專將會伐之始也翬羽父公子翬也 左傳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 隱之弗許合于義也翬不以公命行其專甚矣蔿氏之禍蓋兆於此由公辨之不早也 再序四國同伐以翬帥師而行故重書之聖筆簡嚴非詞之複其旨深矣列國而借弒逆之儔以伐人之國春秋所甚惡況大夫恃強專將以助之乎宜其重言而極貶也翬不曰公子去族以誅之也 左氏傳會以爲再伐非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音卜 濮陳地水名在曹衛之閒殺州吁石碏之謀也書衛人衆辭也衆國殺之也弒逆之賊明國中人人所得討也于濮者閔衛國之人著諸侯之罪也州吁弒君自立半載矣不謂之君而名之待以逆亂也然不能即討者以四國連兵欲定其位石子圖之既久然後能討之則諸侯不討賊而與賊其罪不可勝誅矣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衛公子桓公弟也 左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何名之而不書公子晉立無先君之命又無王命也程氏傳書曰衛人立晉衛人立之也衛人以晉公子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泰山孫氏曰諸侯受國于天子非國人可得而立也衛人殺州吁而立晉知所好惡矣聖筆書之亦傷夫亂而誅賞不出於天子也

五年 癸亥 春公觀魚于棠 觀公穀並作觀左氏作矢 書棠杜氏曰譏遠地也公羊曰棠者何濟上之邑也今單州魚臺縣有魯侯觀魚臺 左氏傳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不聽遂往陳魚而觀之程子曰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凡十四月賊討而後葬是以緩泰山孫氏曰賊討則書葬 魯往會故書胡氏曰春秋於邦君薨正以王法而書卒至於葬從其私謚而稱公或革或因前以驗不臣順之諸侯後以罪不忠孝之臣子也謚法辟土服遠曰桓桓見弒而加此謚衛侯爵而稱公見臣子之私謚也

秋衛師入郕 凡稱師將卑師衆郕杜氏曰東平剛父縣有郕鄉今單州任城縣也 左氏傳衛之亂也郕人入衛故衛師入郕 衛與郕文王之子康叔封衛叔武封郕皆文之昭也 衛宣因亂而爲衛人逆立之後不聞立政立事以慰國人之望首以興兵修怨入人之國其暴戾甚矣書此所以著其失道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考成也落而成之也禮無二嫡諸侯無再娶孟子既爲夫人祔惠公之廟故隱爲桓母仲子別立廟廟成而祭之用樂舞也春秋因來賵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賵因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于以定夫人衆妾之分也及改舊而新用之曰初謂舊不如此也蓋舊僭八佾因衆仲之對而始用六羽也然衆仲之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亦非周禮也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是也六羽僭諸公也羽翟羽舞者所執人持一羽凡舞有干舞有羽舞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故獨奏文樂魯自成王賜天子

禮樂祀周公故後世皆用於羣廟今仲子廟舞羽始降以六亦未爲得也其後季氏舞八佾三家以雍徹上下俱僭禮矣聖筆因事書此所以定名分正典禮也

邾人鄭人伐宋 左氏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 四年再見伐宋報 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 王師不書不以告也 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 東門役在四年 邾人曰敝邑爲道以主兵 自居也故寧在鄭上趙氏曰凡侵伐不書勝敗殺掠而還也春秋書人謂微者士也宋大國邾小國邾假鄭之力鄭又會王師以同伐決非微者書曰人蓋賤其以小加大不量力而窮兵以退賊之故也

螟 蟲食苗心曰螟書災以重民事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彄苦侯反 公子彄孝公之子臧僖伯也書日見恩禮也隱公如棠觀魚臧僖伯諫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賢矣其卒也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吁生不能用其言沒則徒懷其賢亦何益哉

宋人伐鄭圍長葛 秋鄭與邾嘗伐宋宋前冬而宋又報鄭干戈相尋何有巳也 此書圍之始也伐國不言圍邑書其重也此兼書之以其圍之久而志於必取暴師經年而後克所以著其貪暴也長葛鄭邑今穎昌府長葛縣

六年 甲子 春鄭人來輸平 輸左氏作渝劉氏曰蓋是字誤今從輸 杜氏曰和而不盟曰平高郵孫氏曰輸納也鄭人請和來納其平泰山孫氏曰輸者來輸誠於我平四年翬會伐鄭之怨也 鄭雖怨魯四年之伐而又恐復與宋人合縱以亂己也是以不憚屈膝而來釋前憾而願平之所以離宋魯之黨也繼以納祊結魯鄭伐宋得郜及防魯又取其二邑鄭以利啖魯也至十年魯偕鄭伐宋敗宋鄭之謀逆矣而魯貪其利卒墮其計中而不悟也胡氏曰平者解怨釋仇固可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得其旨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魯地杜氏曰泰山牟縣有艾山今之龍穴山屬奉符縣也 左氏傳始平于齊也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方棄怨結好 公與齊會四十一始于艾終于定十二年盟黃 兩國會盟始見于此故謹而書之春秋之初宋魯衛一黨也齊鄭一黨也輸平盟艾魯將折入齊鄭矣

秋七月 杜氏曰雖無事必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他皆放此何氏曰有事不月人道正則天道定矣

冬宋人取長葛 五年冬宋人圍長葛至六年冬方取之公羊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何氏曰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宋人更年取邑久暴師苦衆居外故書以疾之 宋圍鄭邑既久鄭莊不能赴訴天子方伯求解危難卒喪其邑是固可罪宋虐民逞欲則不可勝誅書圍於前書取於後宋之惡著矣

七年 乙丑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伯姬之媵也伯姬爲紀侯夫人叔姬待年於父母之國至六年乃歸紀時紀侯去國紀季以酅入于齊復存紀之宗社而叔姬歸于酅紀之國侵削殆盡所存者宗社而已叔姬不以國之存亡易其慮唯宗社之是依

全竟婦道春秋媵不當書此特變例以書之者以其賢也

滕侯卒 杜氏注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張氏曰今徐州滕縣 禮諸侯不生名死名乃常耳唯天子崩告于諸侯不名諸侯薨赴于諸侯無不名其不名者史闕文也春秋諸侯卒不同盟者凡五十二人九人不書名餘並書名 左氏曰凡諸侯同盟故薨則赴以名非也不書葬魯不往會也魯爲滕之宗國又鄰竟也既赴而不往會魯君以其國小而慢忽之聖筆存其卒闕其葬貶之意自見矣

夏城中丘 中丘杜氏注在琅邪臨沂縣東北今沂州臨沂縣 左氏曰書不時也 此書城之始也春秋書城三十六皆譏也爲政以民力爲重故春秋凡有興作必書者聖人愛民力而懲僭忒也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趙子曰以禮通好曰聘 左氏曰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此外臣來聘之始終於昭二十一年晉士鞅不書公子而書其弟者著僖寵愛之私也齊僖愛其弟聘魯致女交政鄰國一一使之愛之之過遂致亂適庶之辨以啓年之子無知篡弒之禍聖筆特書其弟以賤年而著後日之禍始于僖公也

秋公伐邾 公距宋而與鄭平欲以鄭爲援今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故公懼而伐邾以說宋也然則邾何罪哉而伐之蔑之盟未久而渝盟興兵爲人而伐人非義之甚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此周聘魯之始也凡國伯爵天子之大夫也杜氏注汲郡共縣有凡城今濬州黎陽之境魯隱自即位以來不修臣職未嘗朝聘天子而乃遣使聘之失王體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言伐見其以衆杜氏注戎鳴鍾鼓以伐天子之使見夷狄强暴不書凡伯敗者單使無衆非戰陣也但言以歸非執也 書楚丘責地主不能衛書以歸惡凡伯不能死位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及凡伯聘魯而還戎伐于楚丘以歸以歸者以之歸也凡伯必爲之屈辱隱然見於言外自王綱不舉君弱臣强夷狄陵中國侮王室辱天子之使而上不敢加之罪方伯坐視而不問其政刑可知矣楚丘杜氏以爲衛地張氏以爲今拱州之楚丘縣漢爲梁國己氏縣非衛之楚丘也

八年丙寅**春宋**殤**公衛**宣**侯遇于垂** 左氏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故遇于犬丘犬丘即垂也杜註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遇蓋簡禮相見以謀事也特相遇不書此書宋衛將以爲參盟也宋衛本無隙而與鄭爲仇今欲求成於齊故相見以謀之耳此二君素相與者而瓦屋之盟齊方與焉則平齊可知也非齊將平宋衛於鄭也私交以結黨與亦春秋之所惡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杜氏注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也 師氏曰去其官族罪宛所以罪鄭伯也 祊鄭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東南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鄭宣王母弟故賜此湯沐之邑其餘則否邑近魯鄭前此來輸平以言請之矣未入地

至是來歸祊成王賜周公許田以爲朝宿之邑地近鄭鄭莊以天子不巡狩魯亦不朝欲以祊易許各取其近故先歸祊未言易也鄭伯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故云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皆遜辭以求魯鄭莊不憚委棄先祖所受王邑與魯將以合黨締交卒使魯隱開釁於齊成敗宋入許之計又終得許田鄭莊之桀黠不可勝誅也 書曰鄭伯使宛來歸祊見非魯求而鄭自歸之爲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也

庚寅我入祊 師氏曰稱入者猶入人之國非所當入矣從氏傳入者內弗受也義不可而強入之也劉氏曰未有言我入者其曰我入何祊非我有也何言祊非我有王者制諸侯之地有常鄭不得以與人魯不得以取諸人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蔡宣公卒蔡桓侯封人立 春秋於諸侯之卒悉以名書亦所以謹終辨實使邦君之名謚可考而不至於混淆爾諸侯告終則必稱嗣以赴自其告先君之終則已紀錄於列國之史矣非特同盟朝會聘告之有證也

辛亥宿男卒 不名史失之也魯雖同盟以其微國不往會故不書葬

秋七月庚午宋殤**公齊**僖**侯衛**宣**侯盟于瓦屋** 瓦屋周地齊侯尊宋故序齊上 此諸侯參盟之始也故謹而日之有參盟然後有主盟矣春宋衛垂之遇謀求成于齊也齊從其請而介之與盟三國既質于神以示明信當息民講好以圖安明年齊魯防之會魯實與之謀伐宋于衛又明年魯會齊鄭遂伐宋其視盟牲血爲何物人心世變至此盟豈足恃也聖筆直書其事不待貶而自見矣

八月葬蔡宣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 卒書侯而葬書公卒從正葬從其臣子之私謚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浮公穀並作包 浮來杜氏注紀邑或曰莒地 二年及宋人盟于宿不書公內之微者與宋之微者盟也此書公及公與莒之微者盟也穀梁皆以及者內爲志有汲汲之意公以國君之尊屈體而與下國之大夫盟特書公及言非莒人之敢敵諸侯蓋公自欲之所以譏公之失禮也 莒嘗入向與魯有隙從紀與魯婚今其大夫與莒子盟于密以平魯莒至是七年矣公先及而與之盟莒固可罪魯能無媿乎

螟 以紀災也 螟蟲害稼者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公羊傳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穀梁傳無駭之名未有聞也或曰隱不爵大夫也若隱不爵是或說曰故貶之也 若無駭帥師入極是 春秋非諸侯卿大夫不書卒無駭大夫也卒固當書而名之者以其首反亂階帥師入極其罪不可勝誅故去族以貶之耳 杜氏以未賜族故名胡氏從之以未賜族書名亦豈若後來世官之濫耶

九年丁卯**春天王**桓**使南季來聘** 南季天子大夫也南氏季字也劉氏傳曰爲宰下大夫也 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所以撫懷之也諸侯於天子朝聘有時自王綱不振諸侯不修朝覲之禮而上不之問乃反數數聘之又不見答

失為君威福之柄甚矣魯隱立十年宰咺凡伯南季三至於魯而魯隱未嘗視天子室不行朝覲奔赴之禮不臣之罪何可勝誅春秋屢書王使之來魯魯未嘗遣使如周細讀之不特譏天王之失政而隱之罪自見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雨去聲**雪** 左氏傳春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始霑雨日久雨謂之淫淫雨謂之霖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故皆為時失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 震雷陽氣之奮發而有聲也電陽氣之欲發而有光也言雨大則非霖震如普之潤言雷大則非春雷殷殷之聲三月而有此變異則陽未當極而遽發之太暴失其節也何氏所謂循隱久居位而不反於桓失其宜也至于八日而大雨雪以陽極而發泄之暴遂至陰盛之極而大雨雪非其時矣何氏以為盛陰之氣大怒桓將怒而為隱之難兆矣春秋謹災異必書雖不言事應而其應具存明天人之際者則可考而見矣

挾卒 挾公穀作俠 穀梁傳挾者所俠也范氏曰俠名也所其氏挾雖於經無所見其卒也書之必卿大夫之有罪者故去族以示貶與無駭卒同

夏城郎 郎魯近邑 左氏曰書不時也 郎近於宋城之以備宋也明年遂伐宋魯侯志在伐國無愛民之心妄興大役失其時制書以貶之也

秋七月 重言凡十七義見隱公六年註

九百二十五

冬公會齊侯于防 杜氏註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今密州諸城縣有防城 左傳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春秋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爾公會諸侯凡四十一始于防終于黃池 魯宋會諸侯伐鄭鄭畏魯之黨盛故厚禮來輸平于魯歸祊田而魯遂親鄭八年祊田入九年公乃會齊謀伐宋九年遂敗宋取二邑皆鄭志也鄭假名義以動魯心俾齊背瓦屋之盟而不疑左氏不察其實稱之以正不知鄭莊假此以誑齊耳何足尚哉

十年戊辰**春王二月** 穀梁傳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無正謂不書正月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明讓宜立

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氏傳既會而盟于鄧為師期也葬九年會防謀伐宋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氏傳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杜氏注言先會非公本期 四年會宋以伐鄭翬固請而行今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可見無君之心也齊鄭稱人非卿也翬將以會伐也翬不稱公子其貶與四年同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菅宋地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陳也凡師皆陳曰戰詐戰曰敗程氏傳不言戰而言敗敗者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 公蓋不待齊鄭二國遂以敗宋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左傳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鄭莊以齊之背宋從己魯之力也故得二邑而卿魯取之孟子曰非其有而取之盜也曷不謂予公羊傳春秋錄外而略內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明取邑為小惡中書者取邑書日見前十日而再取亦所以甚之也聖筆於伐敗取相次而書之亦著魯之惡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鄭不能為自保之計勞民務外故二國乘虛入之宋量力未能報齊魯故借衛先報鄭鄭不暇禦之故入之易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 公穀戴作載 杜氏注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音再 字林作載云故國 左傳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 穀不言衛伐戴也 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 三國留而未有合鄭伯合而圍之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言鄭取之 程氏傳戴鄭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殘民甚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左氏傳討違王命也 程氏傳討不會伐宋也宋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 左氏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於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 胡氏曰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辭也

十一年己巳**春滕侯薛侯來朝** 左傳郜薛帶滕之昭也滕今徐州滕縣杜氏注薛魯國薛縣薛祖奚仲夏所封來朝謂朝魯也 王者之制諸侯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也由是諸侯邦交有相朝之禮然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嘗朝覲獨小國相率以朝大國畏其强爾故齊晉宋衛未嘗相朝齊晉強也宋衛敵也來朝者滕薛郳杞不然則鄫邾郳而已經書來朝者三十有五皆夷之也非天子不於見諸侯今滕薛同至當特見於非禮也隱公之驕昏自大安知朋賊之禍在旦夕乎

九百六十

夏會鄭伯于時來 時來公羊作祁黎 杜氏注時來郲音來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釐音來又力之切今屬鄭州 左氏傳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杜氏注許潁川許昌縣 左氏傳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使公孫獲處許西偏 程氏傳書及內為主也非內為主則先會伐後書入也 泰山孫氏曰公二年之間與齊侯鄭伯伐宋敗宋取郜取防會時來入許連兵自恣以為無道其惡甚矣 吁隱公昧于事幾趣陽凡而不知變方且連年窮兵于外戰勝攻取無不如志不知惡積而不可揜蕭牆之禍將作可不哀與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羽父請殺桓公公不許反譖公于桓公請弒之公祭鍾巫館于寪氏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 人君終于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不書地見死非其所蓋弒也所以不沒其實也實弒書薨聖筆所定言臣子哀君

之死當隱諱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二

吳郡 陳深 撰

桓公

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史記亦名允弒兄自立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庚午**春王正月公即位** 聖筆直書此九字其意蓋曰天道之意不在言外程子所謂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桓雖不天無王而天理未嘗亡故元年春書王言弒君者能免於王法之誅乎二年復書王獨有望於王誅而討賊也三年以後俱不書王見天下之不復有王也至十年則又書王十者數之極示天道當還也十一年復不書王見王道之絕也十八年書王者桓公之終也見王法雖不誅而天道之報終不可究嗚呼聖人書王之旨深矣穀梁傳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公羊傳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桓欲得位之急惟恐隱公忌遜位故甘心爲弒逆之惡春秋從其事實而書即位所以著其惡也穀梁傳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繼故而言即位則與聞乎弒也[illegible]尚然況篡弒也 胡氏曰書即位著其弒隱自立之罪深絕之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會者鄭之志謂由彼以致我也鄭以祊來易許田公內懼諸侯之討亦欲修好故從鄭之請而爲垂之會鄭莊志在易地而首與弒逆者會故書公會鄭伯言由鄭之志所以貶鄭也杜氏注垂衛地

鄭伯以璧假許田 穀梁傳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二國之地皆先王所錫先祖所受不得私相貿易言假者諱國惡禮也鄭恐魯爲未足而又加之以璧經書假言若暫借不敢言得之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杜氏注越近垂地名左氏傳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 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程氏傳弒君之人凡民罔不憝而鄭與之盟以定其罪大矣 鄭貪而未中所謀乘機欲得許田以滿其志故首爲垂之會桓篡而方懼于中懷心欲結鄭好以固其援故易爲越之盟

秋大水 大非常也杜氏注書災也傳例曰凡平原出水曰大水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天降陰沴魯桓惡逆之氣所召也

冬十月 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

二年辛未**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嘉督之罪 桓無王元年書王以正其罪二年復書王獨望王誅之討也亦因以正督之罪 初宋宣公舍己子與夷而立弟穆公和和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與夷使公子馮出居于鄭穆公卒而立與夷與夷以馮居鄭在位十年凡十一戰鄭宋屢相侵伐以貽兵禍逆賊華督遂欲篡逆皆宣穆自爲之也華督蓋馮之黨狎與夷而仰孔父故先攻殺孔父而弒殤公迎召馮而立焉 先殺孔父而後弒君蓋孔父正色而立於朝爲賊所忌而先翦之是君累及之也故聖筆

先書弒君而及其大夫不失其官是春秋之所賢也

滕子來朝 桓公之世諸侯朝者七始于此滕侯爵也首朝弒逆之人故降稱子是滅天理廢人倫故夷之也此春秋正典刑之大旨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魯桓弒隱未久內懼諸侯之討方結鄭以自固而宋有華督之亂魯桓自蹈其罪同其大惡固不敢正人之罪乃因而為會三國相與受賂使三國悅己遂立公子馮而使督相之以成宋亂嗚呼人心至此唯利是趨天理絕滅殆盡不復知有人倫矣成者始卒不變之辭始為弒逆者懷誅討之懼終為諸侯受賂立之而還所以成宋亂也自此弒逆之徒得以肆其志亦何所懼而不為乎王者天討有罪之刑絕矣此天理所不容聖人所深惡故春秋直書成亂以貶四國

夏四月取郜大鼎（音告下同）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此聖筆直書魯受宋賂章其罪也繼之曰納于大廟章亦甚焉郜鼎杜氏註郜國所造器也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郜城　郜大鼎宋致賂也不謂之受而謂之取春秋之法凡言取非所當取也取非其有盜也傳例曰納者內不受也大廟周公之廟也納此成亂之賂器于大廟周公其享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強致也

秋七月紀侯來朝 紀公穀作紀左氏作杞程氏傳凡杞稱侯者皆當為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紀不復稱侯矣胡氏曰紀侯來朝何獨與滕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來魯為之主非為桓立而朝之也　或曰杞夏王也後本公爵今降稱侯與滕本侯而書子同意

九百九十五

讀春秋編卷二　二　通志堂　王韶

蔡（桓）侯鄭（莊）伯會于鄧　九月入杞 外會而公不與故先書二國君而後言會于某地與書公會某侯某伯不同也鄧小國不稱地而舉國以書夫以三國之君為此會似乎講禮以通好無何而遂入杞入人之國王法所當誅罪之大者為此以著二國之惡詳聖人所書之文辭相屬而意不斷三國之會為謀杞也故九月入杞左氏以會于鄧始懼楚也以是年楚始僭王故附會其說以九月入杞為魯討杞非然識者不書主名何不詳所書之旨連上不容贅故不書主名也

公及戎盟于唐　公至自唐 隱公元年嘗與戎盟及是又與之盟脩舊好也桓弒逆而懼人之討及汲汲于與戎盟以自固書之以示貶也元年會鄭盟鄭二年與鄭齊陳會皆不書至今盟戎而遂書至危之也程子所謂中國既不知義夷狄或能知而討之則危矣　十二公之中君行一百七十有六而書至八十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

三年（壬申）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桓弒君而立三年矣經是年始不書王桓之弒已久方伯若罔聞知天子不加之罪魯之臣子事讎而不知恥俾弒逆者得以自恣天理滅矣自此以後不書王至十年見魯桓無王天王之失政刑也　左傳會于嬴成昏于齊也杜氏曰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嬴齊邑今泰山嬴縣所謂嬴博之間蓋齊之東南邑齊欲公而往會之是會之意出於齊既會

桓二年　三年

而及秋遂使公子翬如齊逆女乃知嬴之會謀昏也魯桓弒逆而齊與之會而為昏聖筆書此以貶齊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杜氏注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公羊傳胥命相命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穀梁傳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范氏曰申約言以相達不歃血而誓盟也荀卿曰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然不請命而私相命亦非正也　已上本三傳而釋之也愚謂以程子師之旨二侯相會于蒲不言盟會而書曰胥命未必不為圖天下之故而齊書之蓋當是時周室既衰荊楚僭王齊衛為列國之望齊太公之後東州之侯也衛康叔之後北州之侯也遂起而圖伯欲收天下之權歸己乃為蒲之會而私相命故春秋謹而書之以志二國擅命謀伯之始也

六月公會紀侯于郕 左氏穀梁作郕今從公羊作紀見二年註郕杜氏注東平剛父縣有郕鄉今單州任城縣也紀與魯親而畏齊鄭之強故二年來朝結援于魯至是公與之會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何氏曰光明滅盡也程氏傳食盡為異大也胡氏傳曰君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為變大矣張氏曰先儒以為是後荊楚僭號鄭伯射王中肩故太陽之食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 為君逆也翬為桓弒隱桓信任之使之逆女故稱公子見桓之黨也於隱之世則去公子稱名以其隱之賊也諸侯使卿逆夫人至無譏則親迎禮也翬雖位備當官而行亦無嫌也

七百六十六

讀春秋編卷二　三　通志堂　高宇信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公會齊侯于讙 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父兄不出闕門齊侯愛其女乃越竟而送之非禮也魯桓不為親迎而出闕齊侯在讙特往會之惟之送桓之會皆非所以重大昏而正人倫之始也故春秋書以譏之

夫人姜氏至自齊 程氏傳告于廟也張氏曰不言翬之以夫人至者公見受姜氏于讙也受之齊侯則姜氏既得見乎公矣孫氏曰公受姜氏于讙不以讙至也不與受姜氏于讙也故曰夫人姜氏至自齊以正其義春秋書之見婚姻之際一違於禮則始之不正而終無以正身而正家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氏傳致夫人也杜氏曰古者女出嫁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故傳以致夫人釋之　稱弟義見隱七年　齊侯聘魯使其弟來寧隱七年來聘辭同而意不同蓋姜氏至魯之後其季父以齊侯之意來致聘問之好而存問姜氏既近人情而於禮無違此所以明七年之非禮也

有年 穀梁傳五穀皆熟為有年　春秋常事不書書有年紀異也春秋二百四十年而書有年大有年者二而已其一即宣公是也桓宣大惡是行何道而致有年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它年之歉可知也公羊傳此其曰有年僅有年也何以書以有年也何氏曰恃賴之若桓公之行詭

桓三年

侯所當誅百姓所當甄而又元年大水二年滅紀人民將去國喪無日賴
五穀皆有百姓安土樂業故喜而書之所以見不肖之君爲國尤甚也

四年癸酉春正月公狩于郎 公羊傳狩田狩也冬曰狩何氏曰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捕禽獸以共宗廟示不忘武備因以爲田除害范氏曰春而言狩蓋用冬狩之禮蒐狩例時而此月者重公失禮也啖氏曰蒐狩合禮者常事不書非時及越禮而爲之則示譏也趙氏曰四時之田其事各殊其名亦異春以閱武擇材故以蒐稱夏以爲苗除害故苗爲名秋則順天時以殺物故以獮爲義冬則因守禽獸以習戰故以狩爲目左氏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也杜氏註郎非國內之狩地狩郎譏非其地也孔氏曰狩之地須有常若鄭原圃秦具囿是諸國之常處違其常則犯害民物故書地以譏之魯狩之常大野是也郎狩懼武也桓公不義得國恐曰鄰謀己故大閱狩郎郎魯邑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天王桓王也宰天子之冢宰也渠氏伯爵也糾名也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以示貶也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篡立四年未嘗請命于周其罪不容誅矣天王既不能討而反使其宰聘之寵逆亂而瀆三綱天理滅矣見周王之不王也糾爲太宰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也乃首承命以聘弒逆之賊見宰之非宰也春秋二百四十年必具四時以成一歲之功今年不書秋冬非闕文也蓋示王政之失不能天討有罪猶天道有春夏之生長無秋冬之肅殺安能成歲功也

五年甲戌春正月甲戌 陸淳曰此下文脫

己丑陳侯鮑卒 左氏傳陳侯鮑卒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朝曰如如者朝辭也齊鄭大國紀小國大不朝于小齊鄭譎詐欲偽朝于紀實欲襲之紀人覺之其計遂沮呼齊係鄭蘇之以抑何諱耶春秋不正其爲詐使若誠朝然疾之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紀與魯親將會爲援故來告其事魯史書之於策夫子存之以著二國之罪此後齊遷紀三邑使紀侯大去其國至於滅紀而後已魯與紀雖親莫敢出之原齊之潛懷不義蓄萌於如紀之日春秋書之誅其意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國叔字周大夫也嘗作雲漢之詩美宣王大雅之舊人也仍叔之子者必幼弱而未冠也古之仕者有世祿無世官周衰官人以世故卿大夫之子以幼弱任事故仍叔之子受命來聘是可譏也天王連年遣聘寵立之魯桓何也其失甚矣書之所以交譏之也

葬陳桓公

城祝丘 泰山孫氏曰祝丘魯地杜氏曰齊鄭將襲紀故范氏曰譏公不脩德政恃城以安民 齊鄭有復紀之心魯與紀親故城祝丘爲之備非時役民以妨農書之以示貶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書稱人以見微者師夫以萬乘親臨矢石之間三國偃然不以身從安知不畏鄭不得已而遣微者將兵以備數耳及其戰也鄭一鼓而蔡衛陳皆奔以致王卒之亂鄭師合而攻之王卒大敗以是知三國之兵非精銳而使疲弱者行故不戰而奔三國不能無罪不書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而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蓋譏王之失亦以著三國之罪王不稱天謂非天討也當時諸侯不朝王者何獨鄭國而王以小忿而親伐之諸侯三不朝則六師移之蓋命將以討之未嘗親行也今以三國不得已而行之兵輕舉以致大敗自此王命不行於天下東周之不競有以也夫程氏傳王師于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書戰夷狄不能抗王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

大雩 雩祈雨之祭也左氏曰龍見而雩杜氏注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 雩歲之常祀不書春秋凡雩二十二未有當建巳之月蓋勸民之祭未嘗先舉 及旱而始祭乃迫雩山川百神之間故非其時則書譏其變也公羊所謂旱祭也故雩而雨則書雩以見非禮且志旱也雩而不雨則不書雩而書旱以紀災也謂之大者雩于上帝用盛樂天子之祀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百神耳曾大雩非禮也書之所以譏其僭之

螽 公羊傳螽何以書記災也程氏傳螽蝗也既旱又蝗譏不在書也

冬州公如曹 左氏傳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杜氏注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氏縣也孔氏曰稱公者或嘗爲三公之官若

虞公之屬也曹姬姓武王封弟叔振鐸於定陶爲曹後漢爲濟陰縣在唐爲曹州今興仁府濟陰縣穀梁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范氏曰過我六年寔來是也將有其末故先錄其本

六年乙亥春寔來 寔時力反 左氏傳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胡氏傳寔州公名也程氏傳寔不稱州亡其國也 泰山孫氏曰闕文也師氏曰寔上文而曰寔來不應踰時隔年而書寔來必闕文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左氏傳紀來諮謀齊難也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 齊窺紀久矣嘗與鄭如紀紀知之今會公于成結援豫謀以防齊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閱簡練兵車也周制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非特天子行之而諸侯亦有閱但大閱則不可大閱大蒐天子田也書之譏僭禮也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簡車徒習武事推農隙可行今此八月妨農殘稼失政甚矣書之譏不時也竊詳桓之此舉與四年狩郎同意

蔡人殺陳佗 魯莊二十二年左氏傳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即佗也篡太子免而立踰年國人不以爲君故不書爵蔡桓公欲立厲公假辭以私殺之而春秋書之同於討賊之例陸淳曰佗弒其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於其父凡在宮者殺無赦雖它國以義殺之

亦變之正也故書曰蔡人 程氏傳書蔡人見殺賊者衆人之公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世子生春秋不書子同生何以書惠公以無嫡子隱桓皆庶子隱長當立隱自以爲庶以桓母仲子手文之異欲讓桓久不去位桓遂疑而弑今桓之生子特書以記之所以明有嫡而世子之位定矣公羊氏所謂喜有正也其諸以病桓與何氏曰明欲以正見無正疾惡桓也

冬紀侯來朝 左氏傳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杜氏曰紀微弱不能自通于天子欲因公以請王命 紀旣與公會而又來朝懼齊以求援於桓桓自懷懼豈能爲爾援失其所主矣宜乎樂盜而不能保其國也

七年丙子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杜氏曰焚火田也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譏盡物故書 古者田獵三驅失前禽不竭澤而漁冬月昆蟲蟄然後火田去蔬翳以逐禽獸今仲春草木萌動昆蟲啓蟄魯桓焚林而田春秋書之譏濫獵也 咸丘邾婁之邑公穀皆以爲火攻之也疾其暴虐而不仁也焚邑之罪與焚國同火攻附庸故謹而日之劉氏以爲非火田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杜氏註在南鄉筑陽縣北今屬襄陽府穀城縣鄧今之鄧州 二國去魯甚遠而特來朝衆而名之何也春秋之法諸侯非失地則不名非死則不名今名之者蓋罪其朝弑逆亂而寵惡也桓弑而立尤異有討之者及王使冢宰下聘絕望於王誅矣故四年不書秋冬見王之不復能用刑也穀滕遠朝則諸侯無復可望者矣故七年亦不書秋冬見諸侯不復知有綱常矣程氏傳郜葛年來朝何以書秋冬曰四年與此明其義也三國之來別立義也 同時來朝而特書之特見之也

八年丁丑春正月己卯烝 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此常祀也春秋不書周官大司馬烝以仲冬冬月萬物成備之時烝聚以薦于宗廟禮所宜然也今春正月而烝書之以譏非時也故穀梁氏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魯桓篡立天王不討其罪而反數數使人聘之失政刑矣始聘書宰渠伯糾貶而名之也再聘不書名以仍叔之子童稚亦貶之也至此而又不名蓋其愈不知恥而不足譏矣胡氏謂名其宰於前其餘無貴焉爾 家父杜氏註天子大夫家氏父字孔氏曰此年及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而詩節南山及家父刺幽王古人字或累世同之雲漢詩序仍叔美宣王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仍氏亦世字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也

夏五月丁丑烝 穀梁傳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 禮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已卯之烝急也丁丑之烝煩也其急也不時其煩也非禮

秋伐邾 伐邾蓋微者故不言公呂氏曰不書名微者也其事不可得詳也然則何以書曰天子在上諸侯擅相侵伐君子以爲無王也師氏

曰春火攻邾邑咸丘今秋又伐邾已甚也

冬十月雨雪 十月冬之初霜訊始肅寒氣猶薄而未至栗烈故十月爲陽月何遽雨雪見陰之暴也書之以紀異也 若以十月爲周正則夏之八月此時安得有雪是亦夏正之驗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國名采地也公爵也祭公天子之三公也穀梁傳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以宗廟大事即謀于我故弗與使也 遂者始終相繼之辭其來謀於魯則一事其如紀則一事合而言之則逆后爲一事而已 婚禮不稱主人天子娶后當使同姓諸侯主其事祭公來謀昏于魯俾魯主之禮也但不明以王命來故不書使若私來也當時想以魯伯姬適紀而有女魯必知其甥之賢否故不復命于王而遂如紀逆后曾不行婚姻之五禮見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遂婢妾何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哉夫旣以同姓諸侯主其事謀旣定當復命于上然後天子使卿逆之父母之國諸卿逆之至於京師舍而止天子乃親迎以入始合乎禮也公羊曰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穀梁曰王者無外王命之則成矣

九年戊寅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杜氏註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姓也師氏曰逆曰王后臣子尊之之稱也歸曰季姜未見王但存其所自出不敢忘父母也 祭公來魯不書天王使故此亦不書祭公逆王后紀季姜歸于京師而但書姓字若紀季之自行見禮之不備也 京大師衆也天子之居也

夏四月 無事書時也凡書十三

秋七月 凡書十七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射音亦又音夜 左氏傳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杜氏註諸侯之適子未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皮帛繼子男故賓之以上卿當其國之上卿 曹伯有疾使其子代已行朝禮於魯曹伯何汲汲於朝桓邪世子爲國之本君病而使代諸侯之禮而來朝以啓篡弑之萌何曹伯之非也從曹伯之命世子之非也書以交譏之也 春秋多從同同之例射姑之朝桓當以滕子穀鄧吾離之例推之則知其父子之悖人倫忘大計也

十年己卯春王正月 桓自三年無王至十年而復書數已極而理當復其常矣逆人事未有久而不變者也

庚申曹伯終生卒 舊史以其來告書之天子固存而不去也

夏五月葬曹桓公 魯以曹伯雖病而特使其子來朝未幾來赴故往會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杜氏註衛侯與公爲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桃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 穀梁傳弗者內辭也范氏曰倡會者衛魯至桃丘而衛不來故書弗遇以救恥 衛與魯期而中變蓋爲齊鄭所挾至冬而齊鄭偕

衛來戰宜其背信而不至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氏傳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齊人餽諸侯使魯爲其班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 杜氏曰不稱侵伐而以戰爲文明魯直諸侯曲故言來戰 劉氏曰來戰于郎外爲志乎戰也 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夫戰者仁人之所惡有不得已而應者矣未有得已而先之者也特書曰來戰以甚彼之惡也魯桓之慝逆三國不能奉天討而反與之會盟今因小故以無辭伐有辭則罪在三國矣

十有一年庚辰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杜氏註惡曹地闕 齊衛鄭三國去冬與師無名爲郎之戰已可罪也今又盟以脩前好是遂而不改爲惡不悛故奪爵而人之以正其罪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鄭莊始不能制其弟之惡至於相殘又不能定忽之位而公子至于五爭外畏衛齊之彊不見翦滅於諸侯而內制於權臣之手卒貽後禍

秋七月葬鄭莊公 諸侯五月而葬三月而葬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左氏傳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祭仲鄭之相當國君新立而輕出爲宋所執脅而與之盟以突歸鄭此宋之不道徇私好利以亂鄭也故貶而人之突以庶子借勢挾權以奪嫡卒禍其宗突之不仁甚矣名之者以其本非有國由脅祭仲而立也是皆春秋之所深惡也仲之畏死不能立節隱忍與宋盟而歸大臣言不必信惟義所在非之何傷也又畏宋之伐而不敢違使忽疑懼而奔及旬日而立突仲之不忠既不能負一國之重徒竊一時之權至於逐君而立庶以啟大禍爲用彼相也祭仲命大夫也字之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待之厚所以責之深甚仲之罪也吁鄭莊之用心險矣春秋之初與齊爲黨首兵之端天下始多故伐人之國民不堪命及繻葛王師射王中肩其罪大矣身沒未幾庶孽爭嫡兄弟相殘其禍憯甚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是皆鄭莊自殺之也惡積之報可不畏乎

突歸于鄭 突爲宋所納故曰歸穀梁傳歸易辭也 程氏曰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

鄭忽出奔衛 忽果能君祭仲何敢冒然挾突而歸忽懼國氏正也不能有其位故不稱爵 初聞仲之被宋執也已知突之在宋使忽有才略即與賢臣圖事內操兵柄易置仲之私人外交大國爲援仲與突亦安敢歸之易若此織嗇之歸亦安能爲唯其不能君故仲蔑視之突則恃仲以無恐反俾忽疑懼而自奔也春秋凡未

踰年之君出奔皆名之蓋以其未能爲君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之設反又市列反 杜氏註折地闕 柔魯大夫未賜族蔡叔蔡大夫叔名也 內大夫會諸侯出盟自此始柔以未命之大夫外盟諸侯其專若此故貶之禮樂自大夫出而不失矣 陳氏曰諸侯卑未命者大夫繫叔許叔紀季是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 夫音扶 杜氏註夫鍾郕地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杜氏註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 魯大夫柔與宋陳蔡盟未久公又屢與宋會屢盟而背數會而離亦何益焉書以譏之也

十有二年辛巳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公穀並作紀曲池公羊作毆蛇 杜氏註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 左氏傳盟于曲池平杞莒也 隱四年莒伐杞取牟婁自是遂不平至曲池之會魯爲平之方釋其憾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杜氏註燕人南燕大夫 高郵孫氏曰北燕伯款出奔齊又稱北燕則亦有南燕矣北燕伯款在莊二十八年齊桓伐山戎之後始通于中國於此獨未通杜氏以燕爲南燕是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陳厲公也不書葬者陳亂而不來告諸侯莫往會葬

公會宋公于虛 公羊作郯 杜氏註虛宋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杜氏註龜宋地 宋以立鄭厲公故多責賂於鄭鄭人不堪故不平公欲平之踰年而六會會而盟者二宋貪鄭賂而卒辭不與鄭平凡此屢盟數會皆不足以講信修睦徒爾紛亂卒致激怒用兵是可厭也故特屢書以譏之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音甫 杜氏註武父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 魯欲平宋鄭屢與宋會宋辭平公怒會鄭盟于武父以謀宋也至十二月乃伐宋焉 魯桓宋莊鄭厲皆篡國而立屢盟數會惟利是趨以肆其志志不得則興兵以交亂書之以紀其罪也

丙戌衛侯晉卒 師氏曰前武父之會既日矣而繼此書衛侯卒又日之一日而兩書蓋不如是不足以明衛侯之卒日也武父之會而卒日不相關不可承上文故也

冬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及謂公也及鄭師我先及之也不書公去爵以貶之也書鄭師不言鄭伯亦貶其不道而勞民也宋貪賂於鄭魯爲平之屢與之盟而復背故魯鄭聲其罪以伐之故書伐戰于宋者魯鄭與宋戰

于宋之城下也交兵而勝負未分故但書曰戰

十有三年壬午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會者紀爲主王在紀侯故先書紀 紀弱而齊窺之久矣紀又魯之親宋去年爲魯伐齊知宋欲修怨故扶宋而又與衛燕同伐之期於必勝而取之紀依魯欲圖自存故求魯援而鄭又魯之與國鄭方怨宋責賂亦畏其修怨故三國合謀以衆之春秋於戰無不書地今不書地在紀近故也趙氏曰内兵以紀爲主外兵以齊爲主齊與三國之師伐紀欲滅之公與鄭救之而勝也春秋首書公會公及罪之也四國之師衆若可勝也而皆敗績見衆之不可恃也凡諸侯在喪而有境外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爲失禮不稱子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爲惡大矣聖筆直書而惡自見

三月葬衛宣公 魯方與衛戰何爲往會其葬劉氏曰葬自内錄也君子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惡不忘親胡氏曰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爲重也

夏大水 桓方十三年而大水一再陰盛之災也詳見元年

秋七月 凡十七說見隱六年

冬十月 凡十二說見隱元年

十有四年癸未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杜氏曰修十二年武父之好也以曹地曹與會左氏曰曹人致餼禮也 鄭伯得公之助以伐宋又書敗宋師以快其憾不讀會而報公以德故公往會之

無冰 穀梁傳無冰時燠也蓋冬溫無冰至正月無冰可藏矣豳風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取冰也三之日納于凌陰謂正月藏冰于冰室也今冬溫故至正月無冰可藏因以紀異也周禮凌人掌冰正歲十二月令斬冰與豳風同若以爲周正則十二月乃夏之孟冬十月水始凍冰可藏乎今此春正月若周正則十一月時燠無冰尚有十二月隆寒則必有厚冰未可遽以無冰書之也以天時人事推之此蓋夏正月也

夏五 杜氏曰不書月闕文泰山孫氏曰不書月後人傳之脫漏耳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今春魯鄭已會于曹至此又使其弟語來盟以申固前約也 左氏公羊子人語語其後爲子人氏 穀梁曰不日前定之盟也胡氏曰諸侯之弟兄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 來盟者彼來欲之也與外爲志同義蘇氏曰凡外大夫來盟于魯内大夫涖盟於他國皆盟其君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杜氏曰御廩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天火曰災書之以記災也

乙亥嘗 八月而嘗秋祭也此豈非夏時乎嘗常祭也何以書御廩災方四日遇災略不知懼而遽有事於祖考特書之以志其不敬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隱六年盟于艾僖公卒襄公立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左氏傳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鄭城門入及大逵伐東郊鄭郊取牛首鄭邑以大宮鄭祖廟之椽歸爲盧門宋城門之椽杜氏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公羊傳以者何行其意也以已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宋用四國之師而左右死生唯宋人之爲聽比於平日諸侯各率其師以伐人者不同故書以以別之 征伐自天子出宋諸侯而可專用之乎擅以四國之師伐鄭焚毀殘破以逞其憤皆王法所當誅甚於摟諸侯以伐諸侯者故聖筆特書曰以而皆人之併著四國之罪也

十有五年甲申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車服乃上之所以賜下故諸侯不貢車服諸侯有常職貢故天子不求私財自周室衰微號令不行貢賦不入國家無以充費故求賻求金已爲不可況求車乎上越禮以求之取輕天下春秋書之于以見天王失爲君之體著諸侯不臣之罪交譏之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天王桓王也王崩而莊王立至魯莊一十八年崩經不書 於天王崩之後不見公奔赴亦未嘗遣使供喪葬亦不會於齊僖卒而書卒書葬見其盡禮是知有諸侯不知有天子尤爲可誅也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氏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汪池也厲公出奔蔡 突既欲殺祭仲而不克故畏仲而出奔也書鄭伯者其已篡立而鄭之臣子嘗君之也當從公卒名鄭伯奔而名之譏其以庶奪正不可以有國初比于權臣而其位又復謀於小臣爲反覆盜賊之計故名以絶之又以自奔爲大罪之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程氏曰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曰蘇氏曰忽嘗爲君矣其出也稱鄭忽其復歸也稱世子何也於其出言不能君也於其復歸言其所以得反國者惟世子也舍是無足以歸矣 忽自十一年五月莊公卒而立至九月祭仲與突歸而出奔衛五年于外今乃復歸不從衛侯例稱爵乃稱世子者忽之所以復歸者以嘗爲世子也不稱鄭伯者以其不能君也 鄭自莊公卒迄魯莊十四年厲公復立國難方定四公子之亂相尋而作二十餘年忽一出而一歸突再出而再歸子亹子儀皆以國人而見殺不終其位詩人閔鄭之亂曰公子五爭兵革不息謂厲公兩立忽子亹子儀皆一立凡五也

許叔入于許 許大岳之胤許叔許莊公之弟隱十一年魯與齊鄭伐許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以許讓魯魯辭以與鄭鄭不敢居以許東偏奉許叔使其大夫公孫獲處西偏許無君者十五年許叔不敢入許以俟正也鄭莊卒突與忽爭國亂故許叔乘此隙始入于許昔爲三國所伐未

聞可滅之罪今其入也亦許人之所願有意於昔君之弟也故書字以褒之著其當有國善其興復也書入者難詞也以其不能申大義請于天王告于大國以復先君之宗廟社稷乃竊入焉故不書歸而書入志非其正也

公會齊侯于艾 艾公羊作鄗穀梁作蒿 左氏傳謀定許也 鄭莊昔置許東偏許不敢擅居正鄭莊卒國內亂齊魯遂爲之謀以定許叔之位許得以復存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杜氏注牟國今泰山牟縣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 三國皆附庸小國不當旅見于魯違故貶而人之夷狄之也非天子不旅見三國行之桓受之其罪惟均聖筆直書之而罪自見矣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杜氏註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縣 左氏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突使櫟人殺其守櫟之大夫檀伯因是得居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莊十四年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昭十一年申無宇對楚子虔曰鄭莊公城櫟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突亂鄭忽出而復歸正也故書之突出而繼書入于櫟其後不書復國以見櫟稱强大入之則鄭無如之何矣又以見突之篡竊非其國故略之春秋謹嚴忽亹儀之爲君未矣故其事皆不足紀但書入櫟以見亂之根自鄭莊啓之于以爲來世之鑒也

六百三十二

讀春秋編卷二　十二　通志堂　沈芳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袲公羊作侈 杜氏註袲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 左氏傳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 胡氏曰非其疑於爲義果於爲不義爲與連兵動衆以納篡國之公子故詳書其會地而言伐以譏之也 鄭突篡結諸侯故皆爲伐鄭忽而欲納之也當時諸侯唯賂是好不顧是非奪正與邪故忽日以微以至于弒突日以强而遂得復立義安在也

十有六年乙酉春正月公會宋公莊蔡侯桓衛侯惠于曹 左氏傳會于曹謀伐鄭也杜氏曰前年冬謀納厲公不克故復更謀 此又挾蔡與謀其勢益盛果於納突爲惡而不知懼者甚工法矣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莊蔡侯伐鄭 鄭亂未已公會諸侯于曹謀鄭也至夏而伐之 春會而蔡居衛上夏伐而蔡居最下杜氏以爲蔡後至呂氏曰當時諸侯皆以强弱利害爲先後不復用周班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凡至危之也此書至伐之始桓之出二十五而至其甚者二會我此二也助篡伐正踰時而返書自伐至亦譏之也

冬城向 此書冬譏以十一月則知城向在十月此正夏時也十月農事畢可以興役凡土功水昏正而栽當在今冬水星將正故城向也衛詩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朱子曰此星昏正中夏正十月也左氏謂書時是也既云書時於此謂周正可乎若以爲周正改月下既有十一月則此冬乃夏時之八月其時禾未復可興土功用民力乎此夏時十月之明證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氏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宣公之庶母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彼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杜氏曰朔讒構取國故不言二公子逐罪之也 公羊傳衛侯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于天子也 穀梁傳天子召而不往也 朔時已立五年二公子見其得罪於王室將欲討之故因而逐之以立黔牟又安知諸侯受賂以抗王命反欲納之乎

十有七年丙戌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杜氏註黃齊地 左氏傳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盟于黃齊志也公往會之齊初與鄭如紀欲圖之紀覺而有備遂比紀于是懼而求援于魯謀保其國後會魯鄭及齊戰而敗之齊實憾之除爲詭計約魯紀合爲黃之盟以安紀之心而弛其備二年後遂遷紀之三邑又三年紀侯大去其國可見齊襄之用心亦險矣盟之所以圖之也朔庶孽既立而出奔且得罪於周室弟謀欲納之連諸侯以抗王命何邪皆利其賂耳

六百九十六

讀春秋編卷二　十三　通志堂　鄧尹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 趡翠軌切又取水切 左氏作會公穀作及是也 杜氏註趡魯地 字之之義與隱元年盟蔑同及內爲志邾附庸之君非敢盟君公欲與之盟耳當以及字爲定十五年邾朝桓則人之今此盟則字之朝可罪而盟可褒也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杜氏註奚魯地 左氏傳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曰疆場之事愼守其一而備其不虞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今年春魯方與齊盟于黃至夏乃及之戰盟可恃乎聖筆列書其實事盟未幾而戰以見當時諸侯惟利是圖信義絕滅矣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侯封人無子蔡季當立封人欲立弟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卒季奔喪獻舞立矣季不有其國故賢而字之 劉氏敞曰蔡季何以稱字賢也何賢爾其去也以道其反也以禮公子不去國何賢乎季之去權也若季者道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不偪者也其言自陳陳有力焉爾歸易辭也內則國人望之外則陳有力可助其歸也無難讓而不有其國可謂賢乎哉故字而嘉之也

癸巳葬蔡桓侯 史記蔡之諸君皆謚爲侯經則皆稱公者以其私謚與僭同也唯蔡桓稱侯蓋其弟蔡季之賢而請謚於王也

故特書之以明得禮人亦有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蔡季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人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氏傳宋志也杜氏註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趡之盟 今春正月魯與齊盟夏五月與之戰二月魯與邾盟秋八月伐之何盟之易寒也案左氏雖曾從宋志此書及則亦魯之志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傳不書日官失之也予謂書朔則日可知矣甲乙曆之所紀已定可推而得之也

十有八年丁亥春王正月 范氏曰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 自桓元年書王或不書王咸有意義已見元年并本年下此十八年桓之終乃復書王胡氏謂是時諸侯篡弒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春秋於是年復書王者明弒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法不得赦也已列於會則不致討可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公會齊侯于濼 盧篤切一音洛說文匹沃切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杜氏注濼水在齊南歷城縣西北入濟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左氏傳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 初齊約公會于濼公與夫人同行申繻諫不聽是會夫人必與二國君行會禮夫人固不必書也此行公遇弒原其禍之所始則不可不書夫人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左氏傳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公羊傳夫人譖公于齊侯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也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搚幹而殺之何氏曰搚折聲也扶上車以手搚折其幹而殺之杜氏曰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杜氏曰不言戕諱之也 齊襄實弒公而書薨則以不地又死非以疾但書薨于齊見其弒於齊也明矣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杜氏曰告廟也丁酉五月一日有日而無月石氏曰公內不能正室外取禍於齊也 嗚呼鍾巫之變桓忍為之雖幸免王法之誅終不能逃天道之報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九月乃葬何緩也既是魯史所書魯君之葬稱我君而後舉謚見臣子之敬辭也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則不書葬而此書者以齊強魯弱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於何復讎而不復乃責之也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挍訂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三

吳郡　陳深　撰

莊公

名同桓王之子母文姜莊王四年立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戊子春王正月 莊公父見弒於齊不及立子是上無所承也為世子以告於王莊未嘗禀命其立也又不請命於王擅有其國故春秋絀也不書即位

三月夫人孫音遜于齊 文姜與聞乎桓之弒魯人責之夫人畏忌不安故出奔書孫于齊者若孫讓而去嗣君夫人之子於書孫使若不為人子所逐移避而去所以全恩也去其姜氏去族以罪之也左氏謂絕不為親禮也

夏單音善伯逆王姬 逆左傳作送非也魯於秋方築館今夏豈得先送于郊而至當從公穀作逆 單伯魯大夫命於天子者故不名單采地伯爵也王姬嫁于齊禮天子不自主昏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今周使魯主昏王姬必先至于魯然後往成禮于齊故魯大夫往逆于周也魯莊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讎豈可為之主王姬雖有命魯當辭之況正告昏豈可以嘉禮魯弱而畏齊之強而不敢卻乃隱忍忘親釋怨此所以不得免也春秋書其實事以示貶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築館所以待王姬之至而齊侯迎之也築于外者魯畏齊怨既不敢辭周之命又不敢謂齊雖但以其制之故築館于外君臣之間謀為兩不相妨之計知其不可又必為之委曲回護不知良心頓回則不可禁忘君親之讎以婚者見魯之君臣無足道者三綱至此泯矣聖筆特書以志魯之醜而罪之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陳莊公宣公杵臼立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周以魯主婚姻之故親魯而崇其死文賜之策命而褒稱其德也竊原其意何以然有此命之蓋齊以桓之弒魯必銜之今反為之求婚周與齊既有婚姻之好欲為齊蓋其過而釋魯之怨將以誅死而婚生也安知非齊為之乎此錫命之始桓弒若不自立不請命於王而王不討既沒而王追錫命故王不稱天以不能奉行天討而賞篡弒以瀆三綱也

王姬歸于齊 初聖筆但書逆王姬又書築王姬之館不言其為何也至是書歸于齊以實之而後魯主婚之罪始著矣魯之愧彰矣豈築館于外所可得而辭乎

齊師遷紀郱音平鄑音貲郚音吾 此遷邑之始也齊窺紀久矣前二年齊鄭盟紀以避其備至是以師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實以齊之民也不稱侯而稱師者見齊挾衆脅遷而遷之也遷之即取之也紀何力以復之乎春秋興滅國繼絕世書其遷人之邑則罪可

知矣杜氏注郱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郚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

二年己丑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杜氏注於餘丘國名也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呂氏曰於餘丘或曰邑或曰國也或曰附庸國或曰夷國也以為夷國似是也於經語辭若曰於越然 莊公幼年即位慶父莊公之庶兄挾長以專兵柄率師以伐夷國書之以見慶父專權而莫制異日子般閔公之禍兆於此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 魯初主婚今齊以喪來赴比之內女而書卒禮記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為之服姊妹之服也魯忘不共戴天之讎既主其嫁又示其卒春秋屢書之所以昭示其賤也胡氏曰此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禚音灼齊地書姦也 左氏傳夫人初去魯之齊謂之孫其辭隱至禚之會姜氏齊襄之惡著矣呼姜氏始此大禍方新魯之臣子哀痛未已而姜氏淫縱之行曾不少悔公然踰竟至齊地與齊侯會其視魯之諸公子舊臣略無忌憚其狂悖而莫之制者可知矣則莊也幼弱豈能防閑之哉聖筆顯然直書以貶其惡也

乙酉宋公馮卒 宋莊公卒子閔公捷立

三年庚寅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穀梁傳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貶也與齊侯伐衛同左傳曰疾之也任氏曰衛侯朔得罪于天子出奔于齊齊侯當執以歸于京師受而為逋逃主固已有罪今乃又為之興師以納之魯忘父讎使溺往會不書官氏疾之也 衛同姓也齊仇國也溺為公子忘父之讎會仇國以伐同姓其罪尤可罪故貶而名之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左氏傳緩也以魯桓十五年三月崩至是七年乃葬 先書葬宋莊公合五月而葬之義後書葬桓王有七年而葬之義至於七年之久見諸侯葬不失時而天子之葬若此之緩則周之王政與諸侯無君也罪自見於言外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酅音攜 紀季紀侯之弟酅紀之邑也杜氏注在齊國東安平縣入于齊以酅事齊也齊欲滅紀已遷其三邑紀侯力不能抗欲去其國故使紀季以酅入齊請後五廟是時王政不行諸侯以強陵弱紀侯以道事齊恐不得免不忍闕其民以邑入齊謀存宗祀亦不得已而為之也故春秋不書季之名不書出奔於季無譏焉然書入者難辭也入者內不受也齊受人之邑滅人之國於義不可受也

冬公次于滑 滑乎八切公穀作郎 杜氏注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 左氏傳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 此書次之始也紀小齊大紀為齊逼以魯姻親之故必求援於魯公為往鄭與謀而鄭

辭之公畏齊而不敢救坐視其亡而已次于滑謂其躑躅三宿而去竟何為耶書以譏之也

四年辛卯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享公穀作饗 享者兩君相見之盛禮豈婦人所宜行二年冬禚之會出於齊侯禚齊地故也今祝丘魯地蓋夫人期齊侯以享之也齊侯遂而至此縱淫樂以燕享曾無忌憚視魯無人也魯莊聽其母陷於大惡而不悛何塗其耳目茅塞其心而不媿於人乎春秋直書其事見魯之臣子皆無足道者所以著夫人齊侯之罪而貶莊公也

三月紀伯姬卒 伯姬魯女而歸于紀隱二年裂繻所逆者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內女不必皆書此為紀侯去國齊侯葬伯姬起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齊襄公陳厲公鄭伯突也蘇子由謂鄭伯為子儀非也鄭伯實厲公終始能君故不沒其實非與之也春秋于世子忽猶不書爵況子儀之微者乎 三國之會不以禮若邂逅相遇然此出齊侯之意也齊遷紀三邑紀危懼而使紀季以酅邑入齊伯姬已卒於是齊侯約陳鄭遇于垂迫之使畏俾紀侯疑為所期而出奔也

紀侯大去其國 紀為齊所迫未嘗不謀保其國或會盟或會戰來朝於魯結婚於周其用心至矣莫知魯雖親不能為之援周雖尊不能為之保齊襄吞噬之志未已既遷紀之三邑紀侯又使其季以邑入齊為附庸以存宗祀而齊侯方且遇陳鄭以謀于季紀侯知其力不能振又不能下齊故大去其國以避齊難大去者雖其民社之守而不反之辭也聖人以其無所失道迫於強暴不爭而去異乎失地之君而不名特書大去而不曰出奔亦閔寡弱抑強大之意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聖筆書齊侯葬紀伯姬蓋有深意紀國之夫人何為齊侯葬之見齊迫紀紀侯去國夫人在殯而不及葬齊侯取其國遂竊哀死之名而葬之特書之正所以賤之也 伯姬魯女也齊侯葬之示親於魯而息之將以釋怨也吁殺人之父而哀其屬并人之國而葬其妻義安在也先儒所謂豺狼之行而為婦人之仁加刃於人而以手撫之也

秋七月

冬及齊人狩于禚 禚公穀作郜 冬而狩此亦不改夏時之明證也以為周改夏時則秋也秋未獲可狩乎穀梁傳齊人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公羊傳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於讎者則曷為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

五年壬辰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杜氏曰書姦王氏曰言齊師則齊侯在焉 用軍行師之地豈婦人所宜往況師之次舍亦無定止姜氏遂而如之曾無羞惡之心蕩然莫之制矣此齊詩有載驅之刺也

秋郳犂來來朝郳公羊作倪犂公穀作黎　杜氏注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犂來名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為小邾子　夷狄附庸例書名夷而能修朝禮故書曰朝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桓十六年衛侯朔奔齊書其名以得罪於王絕之今諸侯伐衛將納朔是黨有罪抗王命故皆貶而人之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程氏曰貶諸侯則會在其中矣

六年癸巳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書救始此凡二十三王人子突救衛將以拒朔而諸侯連兵乃欲納朔子突以王命至而五國之師抗之卒不能救朔入而放黔年復左右二公子自是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　五國犯義而強欲納朔者無他以賂故也當時諸侯蔑視三綱惟知有利不知有義此春秋所以作也劉氏曰王子突見一正焉故春秋善救衛王人雖微亦字而貴之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衛朔構兄篡立衛人惡之天討加之諸侯強欲納之拒王命甘心罪同於逆何耶蓋嗜朔之賂也公羊傳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栝入者內不受而強入也

秋公至自伐衛此與桓十六年公至自伐鄭之意同亦志其伐衛之罪也去冬伐今秋歸逆命納篡故書自伐至譏之也穀梁

公日三十一所謂見公惡事之成也

螟紀災也

冬齊人來歸衛俘三傳皆以為衛寶胡氏曰案商書稱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　左氏傳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杜氏注公親與齊伐衛事畢而還文姜淫於齊侯求其所獲珍寶使以歸魯欲說魯以謝慙　文姜如齊師宣淫以求賂於齊侯為辭以自解齊侯以文姜請而歸之衛俘衛朔所賂諸侯之貨寶朔今齊首惡主之入國故主受衛之賂而分於黨惡之國胡氏曰齊賊衛寶春秋書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朔構兄篡立逆王命齊侯何孫欲入之蓋朔以貨賂動其心故果於為黨惡而不顧反視朔為奇貨以熱動諸國正所謂元惡大憝聖筆特書不為魯受衛俘交誅之也

七年甲午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杜氏注防魯地遠至齊地齊侯之志也師氏曰凡夫人與齊侯會者一一書之而不遺所以著其已甚也　去冬齊歸衛寶以說文姜至春即期而自遠來會曾無忌憚莊公立七年矣既長非幼何不以為醜而思所以制之哉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夜穀梁作昔隕公羊作霣　左氏傳恒星不見夜明也杜氏注恒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穀梁傳恒星經星也　經常也謂常列宿伏中夜半隕落也如雨衆多不可為數也　星精也物之精氣浮于上而成象夜忽不見精氣衰顯無光采且乎至夜中而隕落如雨之多也此天象之變也證之於人列星諸侯之象不見者諸侯昏蒙而棄禮義法度也隕者象諸侯隕墜失其所也襄陵許氏曰王運將終而霸統方起之祥也胡氏曰漢成帝永始中亦星隕而五侯擅權賊莽居攝天之示人顯矣

秋大水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高郵孫氏曰大者非常之辭而為災故書也

無麥苗眉山家氏曰傳者謂周七月為夏五月故以無麥苗為災非也中原之地種麥最早故月令七月勸種麥今曰無或失時是歲以大水之故種麥失時故田無麥苗非謂已熟之麥而言也此春秋災變合於夏時者也　愚謂秋既大水麥不可種秋苗亦淹沒故無麥苗以紀災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杜氏注穀齊地濟北穀城縣今屬鄆州東阿縣　初夫人與齊侯會于濼此大禍及孫于齊復歸連年會于禚享于祝丘如齊師今又一歲而再會春秋直筆不為魯諱皆詳書于策以與其惡明年豕啼之變此禍淫之報乎

八年乙未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宣人蔡哀人次止也郎魯境上邑杜氏注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　公妄興師無名久次于外期會不至書次書俟以恥之也陳蔡失期故皆人之

甲午治兵師久次于外俟與國不至則將其衆也胡氏曰其志非書之也譏黷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期二國不至師及齊師圍郕而郕已降於齊　魯師之出親仇讎伐同姓勞民力與國不信伐國不服春秋特書以恥之也

秋師還歷三時之久全師無功而還也左傳慶父請伐齊莊公不可是公親將也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何耶蓋加兵於同姓暴露久勞民毒衆甚矣故略之而不欲言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冬十二月齊侯田于貝丘反徒人費鞭賊于門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　齊襄之弒其禍本于僖公寵其弟夷仲年之子無知襄公之肆行不道淫恣無度連年征伐無不如志惡積罪盈一旦蕭牆之變殺身隕于春秋特書以示戒也

九年丙申春齊人殺無知左氏傳初無知虐于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劉氏曰雍廩殺之則其稱人以殺之

何謂賊之辭也蓋弒君之賊人人所得討也無知雖立而齊人不以爲君故不稱爵位仍去族罪在所當誅也

公及大夫盟于蔇 蔇其器切公穀作暨杜氏注蔇魯地琅邪繒縣有蔇亭今沂州承縣公與其大夫盟欲納子糾也是時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公大夫必齊卿之任事者特表異之故不名及者內爲志也公忘父之怨而爲立嗣繼絕施德於仇讎大義滅矣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左氏傳初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桓公自莒先入杜氏注二公子各有黨故雖盟而迎子糾當須伐乃得入又出在小白之後 小白與糾皆以僖公庶子出奔而糾弟也春秋書糾不書子明糾不當立以小白繫齊明小白宜有齊也然稱入者難辭也以無王命也莊公忘父之讎納糾又所奉者不正春秋將書之以罪之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齊人已殺無知可葬矣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音干時我師敗績 左氏傳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杜氏注小白既定而公猶不退師歷時而戰戰遂大敗不稱公戰公敗諱之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陸氏纂例趙子曰內敗不書此書者納讎喪師以惡內也 言及者出魯意也莊公欲納子糾而不

克念而與齊戰戰而大敗惜乎此舉不爲復讎而戰復讎則雖敗亦榮矣故春秋惡其忘讎納不正以取敗故深公以重貶之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氏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illegible]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歸言於公而以爲相 取者糾所當取也殺弟當自君而罪齊人何也始莊公與齊大夫欲立糾大夫謀不審於初而盟之已可罪及小白得國不念同氣而從讒親之辭貧其爭立之罪而必殺之故春秋首書齊人加子於糾又書取書殺并罪其君臣也糾已絕在他國齊私一國爲己有以爲絕禍根謀本忍加刃於同氣不仁亦甚矣

冬浚洙 杜氏注洙水在魯城北合泗浚深之爲齊備 魯雖爲齊殺子糾猶畏齊師之至故浚洙爲之備 固國不在險在乎明政刑結人心而已春秋書浚洙見其徒勞民力惟務守險而不知本也

十年丁酉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勺音灼杜氏注長勺魯地傳例皆陳曰戰未陳曰敗今不先書戰而書敗惡詐戰也蓋及其未陳以詐勝之敗齊師者苟倖耳

二月公侵宋 左氏傳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陸氏纂例凡師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凡書侵伐不書勝敗掠而還也 魯幸於敗齊遂潛師以掠宋境搆怨二國以召郎之師故春秋書侵以惡之也

莊九年 十年

三月宋人遷宿 杜氏注宋強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邢遷穀梁曰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此遷國之始宋迫宿而因之宿不得已來遷遂攘奪其地故遷取與滅國同辜書之而惡自見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去聲丘 杜氏注乘丘魯地今兗州府乘氏縣 左氏傳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臨江劉氏曰二國駐師而欲闚利乘便魯不能推忠信奉文告以止齊宋之師而出奇計以覆滅其軍也惡不以義勝者不以道交鄰之也 齊宋合謀會兵直入魯境將以復怨以二大國之兵勢必齊魯人寧不憂懼宋師初至不整爲魯大夫竊窺乘其未定以計勝之耳如其料彼宋而齊師遂去二國以強而驕驕則輕敵故敗魯以弱而懼懼則用謀故勝審料二國之師既合不用奇謀譎之則不能制勝其來也志欲吞魯不敗則不退豈區區文告所能止之哉然聖筆書敗蓋因其實而譏其非用師之正僥倖於一勝也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杜氏注荊楚本號後改爲楚 楚祖鬻之後周成王初封熊繹於丹陽今江陵枝江縣桓二年楚武王始僭號稱王六年侵隨楚始大九年敗鄧十一年敗鄖十三年伐羅敗於羅莊四年楚武王卒文王立六年伐申至十年敗蔡始見於經浸爲中國患矣故荊書自此始而以吳終焉 左氏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

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不曰荊于何也夷狄之書敗蔡師見荊非以戰勝蔡出蔡不意以詭計敗蔡師幸蔡地書以蔡侯歸言楚之易獻舞蔡侯名諸侯不生名賤爲臣虜故名之不書獲不書執不與夷狄陵中國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徒南切譚子奔莒 杜氏註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 左氏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 此滅國之始也齊侯去年入齊今年滅譚恤民之政未見而滅國其惡著矣自此至僖四年而後服楚譚小國擠大國以大陵小以眾暴寡宜乎譚子不能支也不名之蓋無罪不可責也奔不言出國已滅矣不可復入也

十有一年戊戌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音咨 左氏傳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杜氏注鄑魯地考之莊元年齊遷紀三邑鄑其一也齊滅紀則鄑爲齊地非魯地也宋師在齊地而公再敗之苟乃僥倖之甚乎

秋宋大水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宋來告而魯弔之也 左氏傳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 大水陰盛之徵明年秋南宮萬之禍兆于此天以災譴告宋而不知懼故春秋存災異不徒志也

莊十年 十一年

冬王姬歸于齊 左傳齊侯來逆共姬范甯曰書者明天子之女也其□春秋惡公忘父讎而再主齊婚而不辭故齊侯來逆而不書但擇其重者書之以示貶也

十有二年 己亥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叔姬紀侯媵也伯姬卒紀侯去國又卒紀侯以酅邑入齊爲五廟後紀亡僅有此邑至此叔姬歸酅以奉其祀不以國亡變易其志故春秋賢而錄之 公羊傳其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穀梁氏據公羊說以爲未詳而謂紀侯既卒叔姬歸于父母之國可也嫂叔不通問況可歸于叔乎以歸爲婦人初嫁之辭今叔姬歸于酅亦言歸之其義微而顯矣蓋譏之也東海亦以夫婦人以禮自防之義是說固通然春秋於叔姬當隱六年歸于紀雖媵亦特書之以其賢也至此已三十四年紀國已亡歸酅奉祀以終其身非其婦節可重聖筆何故書卒又書葬恩禮有加以爲婦道之勸以是觀之三子之說不然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十年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顓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反爲大夫與閔公博婦人在側萬曰甚矣魯君之淑且美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蘇割切側手擊也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 南宮長萬多力自恣有無君之心又及孔仁矣故以弑其君而怒遂弑君仇牧死於難可謂不畏強禦矣聖筆遂聯書及見春秋重死節之士當時卿大夫豈無操國柄任事者皆縮首畏禍坐視逆賊弑君立君而莫敢誰之見宋之無人也惟仇牧勇於義而寡於謀不克執賊而死春秋亦與之也宋督以弑逆之罪身陷大惡故削而不書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宋萬弑君而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宋人皆醢之 春秋不曰宋人殺萬而書宋萬出奔陳歸惡于陳也陳納之又受宋賂而後歸之黨惡之罪不可掩矣 或曰經書宋萬出奔陳不書宋人殺萬疑左氏誣爲醢經又不書葬閔公賊已討可葬矣何爲不書疑萬之奔逸也

十有三年 庚子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杜氏注北杏齊地左傳會于北杏以平宋亂 齊桓倡伯自北杏始衣裳之會第一自此凡十有一會無特相會者矣 齊桓將率諸侯以尊王室攘夷狄以尊中國故爲此會然恐己之信未孚諸侯未諭故未欲煩其君而使其臣來會告以平宋亂又不彈親屈其尊先會微者欲以平下諸侯遂成伯功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遂國舜之後杜氏注在濟北蛇丘縣東北 左氏傳北杏之會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 齊桓滅小國蓋先其易者爲之以示威而脅大國與滅譚同一軌轍蓋伯者行事以力而不以德也春秋書之而惡自著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柯今東平府東阿縣左傳始及齊平也 魯莊自納糾不克怨齊桓既敗而復嘗再勝矣然終畏其強齊棄之雖當其身魯莊尚不致怨而與齊故春秋屢敗之拒莊公之心亦何嘗以父仇爲意蓋因怨而不行其志故與齊絕況今已易世矣齊桓開伯而諸侯畢會氣燄甚盛故柯之盟魯與之平可也書公會者出齊侯之意曹安敢怒鄉而召兵乎公羊載曹劌手劍劫取汶田之事經既不書未可盡信也

十有四年 辛丑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左氏傳宋人背北杏之會春諸侯伐宋程子曰春秋之法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尊師少曰某將卑師少曰某人伐某齊自管仲爲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興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厚矣雖救邢伐衛其次也至於秦晉使之不競而不強致也是以功卑而易成胡氏傳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或以爲貶齊緩人誤矣

夏單伯會伐宋 單伯周大夫公羊穀梁以爲魯大夫見元年逆王姬傳泰山孫氏曰此公使單伯會伐宋也桓公請諸侯伐宋本不期魯魯使單伯會伐既伐而後會故曰會伐劉氏曰魯單伯會本不與謀及聞乃遣大夫會之其與陳侯如會同

秋七月荊入蔡 左氏傳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 滅息入蔡皆蔡哀侯自作孽也以婦人之故始爲楚虜而不悔又復惑於息媯滅人之國其罪著矣是時齊桓伯業未成楚方強盛未易輕伐故闕之亦置之不問楚後服其威力既久然後服楚此齊桓之伯術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鄄音絹一音真 杜氏注衛地今之濮州鄄城縣左氏傳宋服故也 此衣裳之會第二齊既服宋宋與魯婚諸侯會而齊桓將霸矣

十有五年 壬寅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此衣裳之會第三 左氏傳復會焉齊始霸也蓋言霸之漸是時諸侯雖服者然猶有不服者魯雖獨與之盟尚未盡信今春方會宋鄭至秋鄭復侵宋秋伐郳明年夏伐鄭宋主兵皆序在齊上齊猶未主諸侯至十六年九國盟于幽齊方定霸諸侯莫敢先之者矣

夏夫人姜氏如齊 自齊襄沒文姜久不如齊至是復往文姜於齊桓爲姊妹文姜之惡稔聞之矣今其復歸豈不欲拒之以方求好於魯以圖霸業欲自近以及遠姑受之以隆親親然亦爲桓累夫人一出遂再如莒而穢惡愈甚矣齊魯寧無醜乎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左氏傳諸侯爲宋伐郳 郳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爲之伐郳 杜氏注宋主兵故序在齊上時齊猶未成于伯也

鄭人侵宋 鄭已再與鄄之會背而侵宋其反覆若此猶未誠服於齊也

十有六年 癸卯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宋主兵故序在齊上與伐郳同 伐鄭者宋衛報侵宋也齊始霸而鄭不服則諸侯之心未一也

秋荊伐鄭 左氏傳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也 楚爲鄭患始此是時齊未全霸楚猶夏矣齊不之問者愼輕用其兵蓄威以待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杜氏注幽宋地滑國河南緱氏縣或曰今滑州也左氏傳鄭成也程子曰齊桓始霸仗義以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其曰同盟何程子曰上無明王下無方伯桓公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志同欲也 此衣裳之會第四不以兵車九合諸侯之始也春秋魯史也首書會齊會也不書公公不往而令微者會也齊桓方用霸術而求好于魯故不之問及其威行信立存亡繼絶㩦服強楚至召陵盟莊則天下莫不服焉春秋書幽之盟所以彰魯而與齊也

邾子克卒 克儀父名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故稱子 克卒子瑣立

十有七年 甲辰 春齊人執鄭詹 詹公羊作瞻 左氏傳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杜氏注齊桓始霸鄭旣伐宋又不朝齊詹爲鄭執政大臣詣齊見執 胡氏曰齊人執鄭詹懸齊之辭也鄭不服齊不務德以來之而執其大夫安能使之誠服也故稱人以貶之詹鄭之卑者卑者不志以其逃來故志之因先錄其本也公穀皆以爲鄭之佞人蓋逢鄭伯之惡者故齊侯知而執之歟

夏齊人殲于遂 十三年夏齊人滅遂置戍守之至是已四年遂之四族因氏頡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杜氏注殲盡也 遂旣滅矣其族服屬已久一旦而殲齊戍必齊人恃大國恃暴以虐其民故怨怒而盡殺其衆春秋不曰遂人殲齊戍而曰齊人殲于遂言齊人自取其殲也 襄陵許氏曰殲謂詞下吝哲者其君不詘也齊人滅遂齊人殲于遂著其民不歸也孟子以謂霸者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贍也觀桓之與知此則所謂以力服人者非耶 荀子曰桓公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如斯之言所滅不書者書滅譚滅遂上下一見之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蘇氏曰詹之義當以身任齊責以紓國患而逃遁自免故不書來奔而書逃來賤之也 齊執劉國

之大夫已踰三時不令其服罪而去防閑疏慢以致亡逸齊之失也魯與齊盟爲逋逃主受之虧信義矣宜乎以來齊之伐春秋書之以罪魯也

冬多麋 杜氏注麋多害五稼故以災書 孔氏疏麋澤獸魯所常有多則爲災故以多書爲異 孫氏曰春秋之法以有爲災則書有蜚是也以無爲異則書無冰是也至於麋者常有之物雖無不足以爲異惟其多而害五穀則書之矣 麋鹿之大者山陰陸氏以爲陰獸所感惡氣之應蓋記異也或曰麋鹿也猶夷狄然當竄伏荒遠不應逃處中國麋多是其應也

十有八年 乙巳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不書日與朔史俱失之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 泰山孫氏曰此不言侵我止言追者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書者譏內無備也

秋有蜮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孔氏疏蜮短狐也一名射景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投人影則殺之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肉其瘡如疥五行傳淫女惑亂之所生也左氏傳爲災也蘇氏傳生於南方魯之所無凡稱有皆所無也山陰陸佃曰蜮陰物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也張子一曰麋者迷也蜮者惑也是時文姜爲亂閨門之内其遺毒餘患至於哀姜卒再成夏秋之禍物類之感天之示人顯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 丙午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 程子曰鄄之巨室嫁女于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挈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敢怒大國故深罪之書其爲媵而往盟爲遂事 杜氏注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爲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來伐 劉氏權衡曰陳人陳大夫也 結以媵事行及鄄聞齊宋盟有謀伐魯之意遂假公命往盟自以爲解事殊不知媵鄄小事禮不專則失其好會盟國之大事必先期約然後赴盟況區區一大夫微者安可敵二大國哉甫失之矣宜乎貽怒召兵甫至冬而齊陳來伐結之妝私擅命致討是大可罪莊公亦不之責無政刑可知矣春秋書之以示貶也

夫人姜氏如莒 杜氏注非父母國而往書姦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三國稱人將卑師少也魯之事齊內懷向背而不著信盟鄄盟幽未嘗親往又受鄭詹而齊未討及結以媵事而遂盟豈可固也然卒來伐而閒不恭之罪以取服焉則魯益無辭於討矣 襄陵許氏曰齊桓於魯蓋養之以恩而收之以威此魯所以懷服而不貳歟

二十年丁未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去秋如莒至是再往見魯之君臣不知禮義之大防任其出入自恣而至此極耶春秋屢書其惡以賤魯也

夏齊大災 常山劉氏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爲害者亦曰災 言大者志以甚也齊來告魯往弔之故書劉氏曰弔人者哀其禍而救其乏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戎穀梁作我 齊桓經霸七年諸侯略定至是始伐戎戎在徐州之域齊魯最近故先治之也 魯閔是年生

二十有一年戊申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突以庶奪嫡亂鄭出而復入卒取鄭國雖篡而實君雖君而實篡不沒其實也鄭忽亹儀之在位皆不書謂其不能君也突篡而春秋君之又志其卒非與之也于以見王政不行篡逆者得以肆志而終其位也 厲公突卒 文公捷立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文姜之惡之罪不可勝誅而以國君之母得保令終哀崇備至因其僥倖厥後哀姜踵之以貽大惡卒蹈其禍宜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左傳是年鄭殺王子頹納惠王

張昇

公百九十

二十有二年己酉春王正月肆大眚 書曰眚災肆赦蔡氏注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肆緩也 謂過誤遇災二者入于刑則緩而赦之也蓋所謂大眚者謂大罪極惡無不赦之是惠姦軌賊良民也春秋書肆大眚譏失刑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姜之惡甚矣而葬盡禮不得不然也既歸爲國母送終之禮臣子所當盡也其惡則姑隱之則直在其中矣不待貶而自著也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公子禦寇陳之世子也未誓於天子則稱公子重王命也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卑役此書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譏專殺也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于天子諸侯不得專命也大夫有罪則請于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況世子母弟乎殺世子不稱君而稱陳人陳亂無政衆人擅殺之也禦寇爲國之世子人得而殺之必有失其道者矣

夏五月 春秋未有書夏五月首時者此五月之下疑有脫事爾

秋七月丙申及高傒盟于防 公羊傳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爲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程氏曰高傒上卿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蓋諱公盟始與仇爲昏惡之大也

冬公如齊納幣 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公親納幣非禮也案昏禮有六曰納采問名納吉納徵即納幣也請期親迎即逆女也春秋書納幣逆女蓋納幣乃事之成而親迎事之終也莊公於桓六年九月生十四歲即位又二十四年如齊逆女已三十七歲始得成昏於齊者文姜制之不得以時而婚耳故其母喪未終如齊納幣圖婚之速也何休曰莊公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故因其納幣以無廉恥爲譏不譏喪娶者舉淫爲重也

二十有三年庚戌春公至自齊 公他時往齊不書至莊特書至蓋顯示自齊何爲而至耶忘父讎而娶其女冒母喪而往納幣故表而出之以示譏也與下觀社書至一同

祭叔來聘 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杜氏曰穀梁以祭叔爲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 祭邑也叔字也天子之下大夫也下大夫視附庸天子之大夫非上有使命不宜出竟來聘于魯非禮之春秋書之譏來與受者皆非也

夏公如齊觀社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穀梁曰以是爲尸女也尸主也主爲女往爾以觀社爲辭 程氏曰昏議尚疑故公以觀社爲名再往請議後一年方逆蓋齊難之

公至自齊

荊人來聘 荊自桓二年僭號稱王浸以強大六年侵隨經皆不書至莊十年敗蔡始書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止書荊之本號遐其僭夏狄之也至是來聘于魯嘉其始能聘故稱人以進之也杜氏注不書荊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辭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案例啖子曰凡夷狄朝聘皆稱人君臣同辭 荊人遠來聘魯非魯有德以懷來之也蓋荊用遠交近攻之術其亦有志霸者之事歟

沈芳玫

公百六十

公及齊侯遇于穀 公及者內志也穀齊地簡禮而會之曰遇爲昏而齊難之故行遇禮以要結其姻好也

蕭叔朝公 蕭今徐州蕭縣杜氏注蕭附庸國叔名就穀朝公故不言來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古者禮不野合 蕭叔朝公爲禮非其處稱非其禮也

丹桓宮楹 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何氏注楹柱也丹之者爲將娶齊女欲以夸大示之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射音石又音亦 曹莊公卒子僖公夷立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杜氏注扈鄭地爲要結姻好也公至是年過三十六矣而始娶齊人疑之以孟任故遇穀盟扈皆要結之也

二十有四年辛亥春三月刻桓宮桷 杜氏注刻鏤也桷椽也將逆夫人故爲盛飾穀梁傳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以細石磨之 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宗廟以飾夫人

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不言宗廟而謂之桓宮以桓見殺于齊而飾其宗廟以榮讎國之女惡莊不子 丹楹刻桷雖小事春秋因志其非禮以示後世人君當謹禮於微以正心術而防奢靡之易流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諸侯娶他國當親迎於所館於竟逆女非禮也況又之仇國乎春秋書如齊以示貶爲後世戒魯非不石腑腸亦何足責也

秋公至自齊 穀梁傳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公羊傳夫人與公約蓋後入 泰山孫氏曰公親迎于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何以爲國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既親迎而遂不書曰公以夫人至自齊而特異於他夫人至之例變文書曰入者不順之辭也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娶仇人子女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夏逆女秋公至自齊又書八月丁丑入見夫人後公而至之日多也昏義以正始爲先始之不正終必致亂故其禍至于淫二叔弑二君幾亡魯國變書入者亦志其禍之始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宗婦同姓大夫之婦覿見也杜氏注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 左氏傳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胡氏曰男女無別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

大水 陰氣盛故明年復大水夫人入而災異洊見天之示人彰矣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羈曹莊公世子既葬踰年而不書爵弱不能君也戎侵曹將以納赤也赤曹之庶子也故不繫國不書公子爲戎所納故曰歸歸易辭也戎力足以主之也曹羈與鄭忽赤與鄭伯突其事相類故春秋書法亦同羅氏曰忽突皆以嫡而出赤突皆以庶奪位突恃宋赤恃戎故其歸亦易爾是時戎以狄行夏赤以庶懷嫡齊桓將霸方尊中國攘夷狄而不能治何耶桓之志在服大國故置而不問抑強扶弱興滅繼絕之義果安在也

郭公 杜氏注蓋經闕誤也 公羊近亡字是郭亡也與梁亡之義類也書郭亡言郭自取其亡也劉向載齊桓出游見郭氏之墟問野人野人謂郭氏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此其所以亡也劉氏謂考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

二十有五年 壬子 春陳侯使女 音汝 叔來聘 杜氏注女叔陳卿女氏叔字不名者天子之命大夫也 魯自十九年公子結因媵而失陳之好遂與齊宋來伐今乃來聘以結好杜氏謂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

報聘高郵孫氏曰諸侯之大夫天子賜之邑使之歸國則書氏書字鄭祭仲魯單伯陳女叔是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惠公卒子赤立惠公在位三十一年魯人會葬故不書葬

六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禮日食天子鼓于社諸侯鼓于朝今鼓于社僭也凡天災有幣無牲用牲非禮也春秋書之譏其失也此雖禮文之末亦不可不謹人君觀天變又當恐懼修省思務德以正其本也

伯姬歸于杞 杜氏注伯姬莊公女不書逆不使卿逆之道微止書歸志禮之失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杜氏注門國門也左氏傳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天災日月食大水祈請而已非日月之眚不鼓 胡氏曰月不食日光於食不食日光者日月互相掩陰陽之精也

冬公子友如陳 杜氏注報女叔之聘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如彼國必成其禮故不稱朝聘春秋之常也公子友莊公之母弟

二十有六年 癸丑 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自隱桓之世屢與戎會盟春秋卑之以其不能自強爾戎之猾夏久矣非會諸侯未易驅也近齊桓書伐之公特齊之親且強可以爲援然不與之圖翦然出師以伐之魯之內政不治而事務悠怨爲不知務也勞師在外踰時而反危之也

曹殺其大夫 曹伯赤殺之也春秋書之以正其擅殺之罪孫明復以爲不書名眾之也與宋殺其大夫同鑿例曰稱國以殺殺無罪也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稱君以殺殺世子母弟甚之也三者雖有輕重之殊亦專殺而已蘇氏曰稱國以殺而大夫不名殺無罪也然陳殺其大夫洩冶以強諫誅果有罪而名之乎又曰殺大夫不名者爲殺無罪呼大夫之生也以無罪誅沒又不載其名于史後世欲爲隱諱德將照根也公羊傳大夫之不名眾也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三人亦眾而尚名之是皆非也春秋殺大夫凡四十七聖筆錄之以正其無王專殺之罪或名或不名不沒其實也其輕重則稱國稱人稱君三者而已

秋會宋人齊人伐徐 公穀作公會古本左氏無公字當以左氏爲正 杜氏注宋序齊上主兵 齊既霸而宋主兵序其上失方伯之體可以伐徐爲小事而損其大乎徐近齊魯今泗州臨淮縣今春公伐戎秋又會二國伐徐恐其與戎合而爲齊魯患也宋齊稱人將卑師少也二國皆微者雖親會伐不稱公不書至者二國同會役不渝時無危殆之憂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 甲寅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洮徒刀切 杜氏注魯地洮濮全齊州今曹南府伯姬莊公女 左氏傳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二十五年夏莊公以伯姬歸杞至是始期會杞侯伯姬以敘親好然

非禮也故春秋特書以譏之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此衣裳之會第五九合第三會也 左氏傳陳鄭服也二十五年陳亂而歸於鄭伸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僭成于楚皆有二心于齊今始服也十六年齊會諸侯同盟于幽至是十年乃再舉之所以一諸侯之心以成霸功魯宋陳皆至而衛獨不來故明年伐衛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陳大夫也原氏仲字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卒不書而葬書者國君無赴他國大夫喪之禮故不書卒書葬者爲公子友如陳設也書曰公子友如陳此常使文也無所貶季子受命而行非自行也劉氏曰君不行使乎大夫大夫不行使乎大夫君行使乎大夫夫內失正也大夫不交諸侯大夫而交乎諸侯原氏失正也內失正原氏失正季友可以已矣則是從命也皆以譏之也 季友與原仲交契之舊其卒也固宜會葬其如陳則非禮也

冬杞伯姬來 左傳歸寧也 [illegible] 禮父母在歲一歸寧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伯姬今春方會于洮冬又歸魯故知不當來也書之以志其往來之數以示貶也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逆者莒大夫自爲己逆女也大夫非君命不越竟越竟逆女非禮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不書此書者以公自主之自主之則敵敵則書矣當主大夫與之自主之非禮矣春秋特書以示譏焉

杞伯來朝 杞夏之後爲三恪於桓世書侯今書伯自伯而子降以微矣杜氏謂稱伯爲時王所黜非也蓋自其一時之陵殺而書爲聖人非有心於降等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杜氏注城濮衛地 幽之盟衛不至齊將討衛會魯以共伐之也

二十有八年 乙卯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書甲寅戰之日也不地戰于衛也齊稱人將卑師少也據左氏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衛與諸侯同盟于幽而衛不至已當受盟而敗之今又以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致討衛不服罪乃以齊來伐之日即因其至而急擊之卒不能敵齊人節制之師而敗春秋舉戰之日加於伐之上者衛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而不知罪方以是日至而衛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邾公羊作邾婁 文公蘧蒢立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左氏傳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 [illegible] 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 荊州舉之狄之也齊宋稱人將卑師少也楚文王卒成王幼子元因夫人之言而伐鄭師出無名鄭人示以閒暇而不敢入聞諸侯救至而遂遁故春秋書救鄭善之也善齊桓得救急恤鄰之義也

冬築郿 杜氏注郿魯下邑公羊傳造邑也左氏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冬雖使民之時而下書大無麥禾則歲歉可知而輕用民力作邑得已而不已無恤民之心甚矣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不言水旱而書大無麥禾者當冬之時五穀畢入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爲國者何可無所蓄以備旱潦之災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何以爲國皆以不務農節用以至此也 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也告糴者冬饑臧孫辰往請糴于鄰國以備國用也劉敞曰言如齊則其辭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書之者責其事至而憂徒事其末而不知務本也

二十有九年 丙辰 **春新延廄** 延廄馬廄也新者因其故而新之也左氏傳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日中者日之長短與夜中分謂春分秋分也春分百草始繁則牧于坰野故日中而出秋分農功始藏水寒草枯則馬還廄故日中而入作延廄則當因馬向入而爲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 去冬大無麥禾告糴鄰國則民飢矣延廄雖弊緩之可也去冬築郿今春新延廄不念民力若此書以譏之也

夏鄭人侵許 左氏傳無鐘鼓曰侵胡氏曰潛師入竟曰侵 自齊桓之霸許未嘗來與會盟故鄭人侵之或齊之命與自是許始從中國

秋有蜚 蜚扶味切 左氏傳爲災也不爲災不書隱元年傳書有蜚而經不書 [illegible] 公羊傳記異也何氏曰臭惡之蟲南粵所生非中國所有書者言本無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十二年歸于酅至是乃卒杜氏注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

城諸及防 諸防皆魯邑諸今密州諸城縣又有故防城言及者別二邑也左氏傳書時也

三十年 丁巳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左氏無師字今從公穀 成魯地今泰山鉅平縣東南 魯蓋欲會齊圍鄣至成待命聞鄣已降不復行耳 鄣音章

秋七月齊人降鄣 齊以兵威脅而降之不書鄣降而曰降鄣以齊之強故罪之深以鄣之微故責之薄也春秋之義抑強扶弱而已杜氏注鄣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紀侯大去其國叔姬從爲紀侯卒叔姬歸于酅婦人從人者也從不失節以是爲賢也故魯書

其卒又往葬之皆以正夫人之禮書之所以明婦行以示後世之法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說見二十五年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杜氏注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蓋魯地　左氏傳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此燕不通于中國職貢不至以北戎隔之齊伐戎所以通燕也故簡禮與魯遇以議軍事謀山戎也

齊人伐山戎 杜氏注山戎北狄也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胡氏曰何以知其非將卑師少以齊侯來獻戎捷則知之矣　戎遠地齊桓爲燕而伐之聖人則貶而人之以爲後世戒勞中國事外夷困吾民之力以爭不毛之地非強本治內柔遠人之道也

三十有一年 戊午 春築臺于郎 古者築臺于以觀農祲民風紀雲物故天子有靈臺諸侯有時臺初非以觀覽爲樂也文王爲臺而民自樂與之經營故不日而成也魯非當遠笭荒歉民力彫瘵之餘春夏秋及三時皆農月築三臺于遠地以爲遊觀之所其厲民也甚矣故書以譏之

夏薛伯卒 薛始稱伯蓋降班而告終也

築臺于薛 杜氏注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氏傳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侯伐山戎得捷志氣驕溢不顧失禮躬來夸示于魯聖筆書來獻著蓋抑之也

秋築臺于秦 杜氏注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今范縣今屬濮州亭尚存穀梁傳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

冬不雨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一歲三築臺明年春又城小穀勞民不恤若此至冬不雨魯莊安有閔雨之心哉洪範曰僭恒暘若經時不雨僭之答徵當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故其應必至也

三十有二年 己未 春城小穀 小穀魯地或曰齊地　左氏曰爲管仲也 杜氏注爲管仲城私邑也泰山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胡氏曰孫魯人也而終身學春秋其考此事必詳矣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梁丘在濟州昌邑縣　左氏傳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 楚伐鄭在二十八年謀爲鄭 穀梁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劉氏曰其先宋何宋主齊也齊遠而宋近也諸侯之事重主盟大主小近主遠貴主賤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桓公之子曰慶父曰叔牙曰季友所謂三桓也莊公十三十七年矣始娶于齊卒無

正嫡初築臺臨黨氏見孟任生子般及其病自以嗣位不定問後於牙牙曰慶父材又召季子至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又言牙謂我慶父也存是公欲立般卒無定見故惑而召亂也牙黨慶父佩而牙欲械成牙欲立慶父成季子以君命酖之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弑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曷爲不言刺爲季子諱殺也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陸氏微言季子愛義俱立變而得中故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滅意杖曰殺也而卒之殺之當其罪故遂其隱之之意也使季子誅不緣君誅不當罪則春秋將探其專誅之惡以示後世矣聖人原情議獄以季子之爲忠於國而適於權聽而與之所謂大夫殺而君殺之義也自三桓始乃此之謂也然則大夫非強雖有罪可殺君不得殺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杜氏注公薨皆書其所詳內變　左氏傳子般即位次于黨氏秦劉趙子曰莊公正終而嗣禍分位不明而閑嫌不防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子般莊公子見上注　左氏傳初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能投蓋于稷門 杜注 門名 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公羊傳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般見弑而書卒諱之也臣子之深情痛而不忍言之爾已立而書卒不書薨者成莊公葬禮則不君之此春秋之常法也子般正位之所由始也不正故莊公子心不服季子以死奉般而立之正也然季子不酖叔牙以遏其惡則公不得正終般不得繼立既立矣其如哀姜娣將不樂孟任之子得立而慶父久通哀姜志欲取國哀姜力爲圖之則子般安得保其位故立二月慶父使圉人賊公于黨氏此皆莊公內治之失終成其禍僅免其身卒弑二嗣有國者可以鑒矣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已弑子般未能便取其國者以季子之黨未順而魯俗秉禮人心亦未盡從故利閔公之幼立爲國如齊以告霸主且爲自託之計其書如齊者見其久專兵柄肆行弑逆而出入自如曾無忌憚魯之臣子亦莫敢誰何也並使圉人犖弑般爲謀必甚秘事方新而未彰故齊桓雖疑之而謾未著故容其來使使之復歸以始侯之爾後年慶父再弑閔公欲立而不遂蓋亦畏齊伐之其出奔也不之齊而之莒知齊已察其惡故不敢往也齊爲方伯況與魯親且鄰坐視而不正其罪徒使仲孫省難見其有乘亂取魯之私心無恤鄰討賊之實意也

狄伐邢 杜氏注邢國在廣平襄國縣今之邢州龍岡縣　狄爲中國患始此後二年滅衛書之所以著其強熾後大國小國莫不罹其侵暴向非齊桓攘定之中國淪而爲狄矣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挍訂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四

吳郡　陳深　撰

閔公　名啓方莊公庶子母叔姜史記名開謚法在國遭難曰閔

元年庚申春王正月　案左氏去冬立閔公杜氏注於是年八歲母叔姜哀姜之娣亦齊女故哀姜與慶父利其幼而立焉不書即位内不承國於先君上不請命於天子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大倫也

齊人救邢　穀梁傳善救邢也胡氏曰凡書救未有不善之也　左氏傳狄伐邢管仲請桓公救邢於是興救邢之師故春秋特書以與之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氏傳亂故是以緩八十一月乃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姑齊地　左氏傳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　時閔公幼弱國人思得季子以靖難也

季子來歸　公羊傳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陸氏微旨曰季友之出不書何也慶父之難季子力不能正違而去之權也君

子見召而來義故也聖人善其歸不識其去以明變而得力進退不違道也季子之賢内得於國人外聞於諸侯當時魯國大臣能奉閔公盟霸主請復季子不爲無所見借重於齊則慶父有所憚而不敢圖之季子亦有所倚而可以歸矣

冬齊仲孫來　趙伯循曰非致命也故不言使非專命故但曰來　左氏傳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名來省難蓋仲孫智謀之士使之來觀魯之虛實而以省難爲辭其意蓋有在也非盟非聘故但言曰來而已牢之者命大夫也齊桓但坐視魯亂不修霸主之義以討篡弒之賊仲孫之來何補於魯致使慶父觀望非分之心不已而又弒魯君何取其能觀也

二年辛酉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國名漢志東海郡陽都縣蓋齊人偪徙之移其國於國中而爲附庸齊桓爲盟主將以治諸侯之不守王法者而乃以強力役暴小國劫而遷之何以令諸侯哉故書人以貶之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自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故禘雖先王之所賜而止可用於周公之廟不可施於羣公禘言吉者喪禮二十五月而祥又兩月而禫然後以吉祭易喪祭今莊公之薨至此纔二十二月喪未三年主未遷祔而以吉禮盛樂行之何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宮廟也尤爲非禮聖筆特書吉禘二字見僭禮之中又重失禮焉其褻之也至矣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氏傳初公傅奪卜齮田公弗禁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實弒而書薨諱之也書薨以示臣子之至情不地以存見弒之實凡君終於其所[illegible]至於見弒則沒而無所其情則見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觀此書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慶父弒夫人與焉明矣杜氏所謂微而顯者是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文姜殺其夫哀姜殺其子罪有輕重故文不削一稱孫者與聞乎故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氏傳成季以僖公閔公庶兄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　慶父與哀姜謀弒閔公欲自立而不遂蓋國人不與也者案又聞齊桓使高子將南陽之甲將至於是夫人與慶父懼而出奔季子既立僖公緩追逸賊既而以賂求慶父于莒莒人歸之慶父仍惶無所自容又請其入慶父之罪雖重季子以親親之恩故聽其自殺卒不能致辟於甸人以致其兩弒其君之討仍存孟氏之族與叔牙同無復輕重之別豈非邦憲之失故經不書討賊而閔不書葬也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齊大夫高傒也公羊傳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魯比三君死曠年無君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齊侯使高子來盟魯

而未定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盟以安魯之心所謂寧魯而親之者春秋予其來使知權故特稱高子以美之不稱使者高子之來有取魯平魯之命初無一定繼絕之計在高子爲之故不曰齊侯使之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衛自宣公上烝夷姜下納宣姜惠公庶兄公子頑又烝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淫亂之極人類無以異于禽獸天理滅矣至懿公失政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而敗死爲此淫亂之禍必至滅亡也宋桓公逆衛之遺民渡河西南立戴公申于曹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爲文公於是齊桓合諸侯以城楚丘而遷衛焉齊桓使衛之忘亡而不能爲之攘狄于危急之際使狄得以猾中夏而得志聖筆書之亦所以罪衛而病齊也

鄭棄其師　狄入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鄭文公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然文公本惡高克而不能遠使之將兵禦狄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故公子素以爲危國亡師之本作清人詩以刺之經書鄭棄其師言鄭自棄之爾所以罪鄭伯也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吳郡 陳深 撰

僖公 名申莊公庶子閔公兄母成風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 壬戌 春王正月 僖公內不承國于先君上不請命于天王不書即位正王法也 公羊傳繼弒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 溫陵諸侯臣諸父兄弟皆臣之繼父也其體則以喪故傳稱臣子一例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秋伐邢齊桓率諸侯之師以救之次于聶北者杜氏謂按兵觀釁以待事也蓋齊桓懼狄而持重視其便利不遽決於一戰春秋書次譏其緩也禮救患當急齊與諸國俱稱師必與力之衆而救而不速進故邢潰出奔師然經書次不書緩以其終有救邢之功也聶北杜氏注邢地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公羊作陳儀 夷儀杜氏注邢地輿地廣記河北邢州龍岡縣北有夷儀嶺 左氏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閔二年衛宋亦知齊侯遷衛邢亦書邢遷遂謂其意欲遷而遷以定之也與通遷而強取者不同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邢畏狄而自遷于夷儀齊與諸侯城之救災患也所以美齊桓之功也雖不以王命興師是時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諸侯能救而存之則聖人亦與之也故胡氏曰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左氏傳閔二年哀姜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夫人在內薨有常處故止言薨在外則書地不言齊人殺諱之也哀姜淫亂而殺二君齊為霸討其罪而以喪歸蓋自文姜弒夫淫亂而落之也齊桓仗義而伯故哀姜慶父皆不能免使後之奸惡有所畏而不敢為也

楚人伐鄭 左氏傳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 荊始以州舉今改號曰楚經書楚人以其自此寖強矣然猶君臣同辭終齊桓之世而不得與中國之會盟者齊桓能制其強也至僖十七年齊桓沒而宋襄霸楚始列于會盟不特書人乃以爵書亦由漸而至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檉音赬杜氏注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今宛丘縣也 左氏傳盟于犖音洛謀救鄭也當作檉宋地有二名此衣裳之會第六九合第四會也是時楚伐鄭其勢方強齊會諸侯合謀救之慎重而不輕舉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杜氏注偃邾地 八月公方與邾會于檉甫一月乃許敗邾師左氏以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蓋邾人送哀姜還齊齊殺之公求諸齊齊送姜氏之喪邾懼乃歸公要而敗之不言戰而言敗邾師以詐敗之幸勝也故書以譏之魯僖恃齊之親而不畏齊之伯故遂敗與會之邾齊不之罪者以公親至檉邾以人會也僖之意莫非哀姜孫于邾故遷怒以敗其師然則邾何罪耶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女居反 酈音梨 魯地 莒人來求歸慶父之賂而不與乃以兵至季友以偏師敗之獲莒侯之弟挐胡氏曰不能諭以辭命使知不直以抑止之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故以友為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齊為霸主以哀姜與弒二君正其辜殺之于夷義已絕而死不以正不可復入宗廟矣僖公請而葬之告廟而書至非義也死書姜氏喪至則去姜姓以惡之也而仍氏者不同乎文姜也文姜弒夫雖臣子得絕之矣哀姜殺子終不可以子故讎母唯霸主得行焉

二年 癸亥 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邑衛為狄所滅野處漕邑齊桓率諸侯城其邑俾之立國德莫大焉木瓜之詩美之夫子蓋嘗錄之矣然春秋書城楚丘齊與諸侯略而不言若魯自城其邑又不言為衛何邪諸儒謂諸侯不得專封春秋不與之故不書呂氏曰非也專封者以此地封此人也諸侯有相滅亡其時天子不能令方伯不能救力能救而復之可也以是為專封是使溺援之以手而以為罪也陸氏謂魯城之非正也曷為無譏焉曰王政不行夷狄交至齊桓為霸主存亡繼絕魯從其令亦所以自安也故通其變以示不失正也不書齊命為桓諱也不繫于衛示無所譏也若言城衛楚丘則彼我俱非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僖公請之故純用小君禮而書葬也哀姜莊公之夫人哀姜夫人之謚謚所以旌德夫人之所為如此而不得其死誠可哀也已

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欲伐虢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虞公許之宮之奇諫不聽虞貪寶而忘脣亡齒寒之勢乃起師為之嚮導故書虞師為戎首在晉師之上下陽虢邑也非國而曰滅重下陽也蓋下陽虞虢之塞邑其地險要失下陽則虞虢亡矣故書滅而其後不書滅虢 晉與虞虢同姓之鄰國晉大而虞虢小晉圖虢恐虞虢之相救故以賂啗虞而間其交虞不悟虢亡則虞亦亡因貪賂而迷焉春秋書之所以示虞之自取滅亡著晉獻凌小國滅同姓之罪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公羊作貫澤 江國在汝南安陽縣今蔡州新息縣之地黃嬴姓國在汝南弋陽縣今光州定城縣也貫宋地今興仁府濟陰縣有貫城 左氏傳盟于貫服江黃也 此衣裳之會第七九合第五會也江黃楚與國始來服齊但約宋與盟不煩諸侯也齊桓欲服楚先服此二國以孤楚之勢以漸而致楚之來其處事也遠矣此其所以成霸功也

冬十月不雨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 書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

楚人侵鄭 左氏傳楚伐鄭鬬章囚鄭聃伯 楚自元年稱人不伐之比之小國也

三年甲子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經一時輙書不雨者憂民之至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去冬及今年春夏之不雨陽亢也聖筆屢書之著其君不憂民之憂也若夫文公歷三時不雨而併書之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見其不以民爲憂而棄民事所以著其慢也

徐人取舒 杜氏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廬江舒城縣 舒附庸之國服屬於楚徐人取之蓋陰附齊而爲齊取也不然寧不畏楚之强況徐與舒相去甚遠非封境相接而欲廣其土地甚竟而取其國必有所恃而有所爲也書取而不書滅不絶其祀也

六月雨 穀梁傳雨云者喜雨也喜雨有志乎民者也 不雨而屢書見憂民之憂喜雨而特書見樂民之樂故閔雩恤民之意春秋書之以示訓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陽穀齊地今東平府須昌縣北 此衣裳之會第八九合第六會也 江黃去年來盟今歲再會定伐楚之約也及四年齊會諸侯侵蔡伐楚而江黃不從行但守其境不動何耶此蓋齊桓令其自爲犄角之勢以制勝克敵此桓之善爲謀也

讀春秋編卷五 三 通志堂

九百五十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左氏傳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杜氏曰公時不會陽穀故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求尋盟魯使上卿詣齊受盟涖臨也就盟于齊臨涖之耳猶莊以涖之之涖也

楚人伐鄭 左氏傳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齊之恤鄭至矣鄭以囚聃伯之故欲從楚鄭臣懷之東以不可忘德楚至此凡五侵伐鄭矣是以齊侯明年大舉以伐之

四年乙丑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蔡自北杏一會明年爲楚入是時楚方强故齊桓養其威力不肯輕出師以救之自是之後蔡嘗事楚今齊會八國之師先事侵蔡蔡潰先拔楚之黨也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致討曰伐用正兵也遂以諸侯潰蔡之師伐楚威震而兵强楚於是大懼何敢嬰其鋒乎齊與諸侯之師乃次于陘陘楚地次止也止而不速進也恐速進則多傷士卒蓋欲臨之以威綏之以德楚子使屈完如師來求盟因而許之雖有諸侯而不用蓋霸者之師求以服人而已桓之此舉不戰而服楚是可紀其功也所惜者齊桓與管仲不知請命于天子擅合諸侯規模狹隘非天吏討辠之法也聖筆書楚者譏其專也書次于陘者著其師有節制能攝楚以定中國也

夏許男新臣卒 傳言卒于師陳淳以爲非蓋召陵地屬潁川潁川今之潁昌府長社縣去許密邇故許男疾而歸也故經不書卒于師而但書卒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完楚大夫之名氏進之者嘉其服義而進之也來而不書使不與其同於中國以嚴夷狄之分而重方伯之體屈完既至而桓公退師以禮楚與盟而不盈也於此見齊師雖强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雖不足以盡王者之事夫子所謂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賜實二百四十年甚盛之舉不得不序其績也

齊人執陳袁濤塗 袁左氏作轅今從公穀 袁濤塗陳大夫也齊師諸侯自陳而南至楚其還師也陳恐齊亦由此道復有供給之費故令袁濤塗誑桓公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頓而執濤塗齊侯以濤塗誤軍故執之胡氏曰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桓公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程子曰齊命也穀梁傳不言其人及之何內師也[illegible] 左氏傳伐陳討不忠也 濤塗之事左氏與公羊傳不同如左氏則齊師仍由陳還但怨濤塗之言幾誤軍事耳若果由東鄭而歸則何必魯及江黃伐陳又再勤七國之師乎以此考之則公羊大陷沛澤之說可信不然何齊桓怒陳之甚既伐而又侵之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師出三時之久故必告而書至也

讀春秋編卷五 四 通志堂

八百三十七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也 左氏傳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春秋書侵陳極形之也齊桓服楚受盟而志頓驕陳袁濤塗誤軍非惟暴其臣伐其君而又會七國侵之待其服而後已

五年丙寅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穀梁傳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 公羊傳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初晉獻公以世子申生爲家嗣後嬖驪姬欲立其子奚齊譖申生申生不辨被讒自縊陸淳曰申生有愛父之心而陷父於不義使讒人得志國以大亂諺所謂小仁大仁之賊也春秋罪獻公正其本也獻公寵驪姬嬖庶孽逆於欲而忘反蔽讒賊而不知輕世適之重以自禍其家國申生死未幾而公卒奚齊卓子亦被殺晉亂二十餘年董子所謂爲人父而蒙首惡之名者聖筆專罪晉侯以爲有國者之鑒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伯姬來寧成風也其子十歲隨母以來朝公也杞伯在其子幼而令行朝禮失正也春秋書以參譏之也

夏公孫茲如牟 左氏傳公孫茲如牟娶焉 茲叔牙子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首止公穀作首戴杜氏注陳留襄邑有首鄉襄邑今屬拱州此衣裳之會第九九合第七會也王世子惠王之太子鄭也惠后死繼后生叔帶欲立之齊桓以王廢長立幼溺愛不可以諫援率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示天下以為天王之貳所以尊國本絕亂階也於是世子之位定而周以寧故春秋善之是時王室衰微諸侯不貢覲齊桓率諸侯以尊世子是知尊天子也天子聞之寧不樂諸侯之推戴其子而不易其位君臣父子之道得矣故漢之四皓從太子而惠帝之位定周之諸侯會世子而襄王之位定皆納約自牖之義竊疑子房用齊桓之遺意也 春秋書及以會若王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特殊其會所以尊君而抑臣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公羊傳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穀梁傳桓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illegible]正而合諸侯[illegible]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己而天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此盟蓋會世子之禮已畢約諸侯以同戴世子謂自今盟後不可違盟而反助惠王廢世子也世子天下之本本一搖則亂謀于未亂所以寧周此春秋之義深也

鄭伯逃歸不盟 從 惠后欲易世子惠王銜其意故閒齊桓此舉反不以為 左氏傳王使周公宰孔也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 王恨齊桓定太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齊也晉楚不服于齊故以鎮安鄭伯 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傳例曰逃義曰逃 逃者匹夫之事鄭伯內棄私命外欲與楚故不盟而逃春秋書之極致其罪桓公不帥諸侯以討鄭則天下無心乎尊周則不知所懲矣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杜氏注弦國在弋陽軑縣東南地譜光州光山 左氏傳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泰山孫氏曰此言楚人滅弦者惡齊桓之不能救也故弦子不名十年狄滅溫十二年楚人滅黃同此 黃弦同惡黃受弦子之奔故十二年楚滅黃原於齊桓不能救弦遂啓其圍許救鄭之紛紛有憑陵諸夏之志春秋書滅弦罪桓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左氏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弗聽許晉使八月晉侯圍上陽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 二年書虞師晉師滅下陽五年書晉人執虞公虞方為晉伐虢甫三年而晉已滅虢虞亦滅不言晉之滅虞見虞之自取也此可為嗜目前之利而忘後患者之鑒然晉之用心亦險矣春秋書人以執惡晉侯也

六年丁卯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杜氏注新城鄭新密滎陽密縣今屬鄭州 左氏傳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以諸侯之力圍鄭新邑久而不服蓋欲待其自服也鄭不即服故書伐又書圍著鄭伯之罪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楚圍許蓋攻其所必救以解鄭圍楚之計欲思鄭以來之也齊移諸侯之師以救許所以抑暴而救患不得不墮楚之計中然齊亦不討楚之圍許亦畏其強而不輕舉也春秋書遂善之也

冬公至自伐鄭 不言救許大伐鄭也師出踰三時之久故致也

七年戊辰春齊人伐鄭 鄭伯南與楚合故齊復伐之以自是以[illegible]鄭故不會諸侯傳人將卑師少也

夏小邾子來朝 小邾子附庸國即郳犂來也莊公五年嘗來朝後從齊桓尊周室王命以為小邾子

鄭殺其大夫申侯 案左傳鄭以陳轅濤塗之譖內惡申侯故殺以申侯自楚奔鄭殺不忘其嘗譖鄭背齊從楚於是殺之以說齊將以求寧母之盟也春秋書國以殺疑其擅殺之罪然申侯專利而不厭嘗城其賜邑已甚美其皆有以致之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母 杜氏注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寧同 管仲言於齊侯以德與禮齊令諸侯各受方所貢天子之物鄭伯使世子華聽命于會言于齊侯欲去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乃以鄭為內臣齊侯將許之鄭伯大夫致服先使世子來以害之也至明年洮之會鄭欲與而不得始乞盟焉 此衣裳之會第十九合第八會也

曹伯班卒 班公羊作般

公子友如齊 杜氏注罷盟而聘謝不敏也

冬葬曹昭公

八年己巳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杜氏注洮曹地 此兵車之會第十三合下士微者也稱人序于諸

笑之上尊王命也案左氏傳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王人會洮還而後王位定乞者卑遜自屈之辭也鄭伯始逃盟而今求盟懼恐齊之不與盟故特書曰乞鄙之也

夏狄伐晉 左氏傳晉里克敗狄于采桑前年事也平陽北屈縣有采桑津八年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 狄浸強伐邢滅衛既已得志今又伐晉其後滅溫侵衛齊桓攘夷狄何置之度外今其肆行無所忌憚也頃復後與盟中國以至伐鄭侵齊後魯爲中國患矣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禘王者之大祭非魯之所得用于大廟大廟周公廟也穀梁傳范氏注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于廟立以爲夫人穀梁傳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言夫人必以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夫人者[illegible]孫氏曰嫁非廟見不得與祭傳公欲尊其母因秋禘用夫人之禮致于大廟使之與祭也妾母稱夫人僭之大者故不言屬氏以惡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也 左氏傳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杜氏曰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丁未告師氏曰不書葬魯不會葬故也

九年 庚午 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左氏傳春宋桓公卒

讀春秋編卷五　七　通志堂 張達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 襄 衛侯 文 鄭伯 文 許男 僖 曹伯 共 于葵丘 宰家宰周公名孔王之三公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也在喪稱子葵丘宋地陳留外黃縣今開封蘭丘縣 此衣裳之會第十一九合第九會也 左氏傳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致葵丘之會爲甚盛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內女也公羊傳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illegible]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程氏微言曰盟稱諸侯前目後凡之義且明周公之不與盟禮也天子無誓諸侯之理孟子曰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 言齊桓以正率人以明天子之禁諸侯咸諭乎桓之志春秋所未有故再書葵丘以美之

甲戌晉侯佹諸卒 晉獻公也 甲戌左氏作甲子佹公穀作詭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不書弑是國人皆不欲立而里克殺之也克固不能無罪以經之書法觀之不可以弑君之罪加之也故穀梁氏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竊詳聖人之微言正所以明獻公之罪而爲後世爲人君者之鑒也

十年 辛未 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始朝齊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杜氏注狄蓋中國之狄溫子周司寇蘇公之後國於溫故曰溫子 左氏傳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溫畿內諸侯狄得而滅之方伯不能救是縱狄肆行於中夏矣溫子出奔不名與譚陸同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卓公羊作卓子 里克初告世子申生曰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可謂正論及驪姬將弑世子雖里克謀於優施欲里克濟爲烏烏集枯之歌以感動里克克聽其謀欲中立以自免稱疾不朝驪姬遂得成其奪嫡之計及獻公卒克殺奚齊又殺卓子其志欲納重耳納重耳此固克之有謀以重耳之宜爲君也然當申生未死之前不能守正以諫乃苟容以自圖及獻公既立卓克又不以先君之遺命而遽殺之春秋正名書弑克不得辭矣故爲人臣不知春秋之義必陷于篡弑之罪也荀息傅二庶子雖云從君然能不失信於先君故春秋重其死節而不失其官此可見聖人與奪輕重之權衡矣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北戎杜氏注山戎也 左傳僖九年北戎侵鄭桓六年北戎伐齊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北戎爲中國患固當伐然方今狄熾盛滅國相繼齊桓爲盟主宜而不圖乃遠伐北戎何耶昔伐戎稱人今乃稱爵

讀春秋編卷五　八　通志堂 張達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傳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惠公夏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帥師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自解晉侯將殺里克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 里克殺奚齊弑卓子與一大夫荀息春秋不以討賊之辭殺之又稱國以殺謂君不以罪殺之罪累上也其事與書殺大夫同蓋克之所爲皆志在立重耳也夷吾立懼其殺二君也又將反我遂殺之春秋以其殺之不以罪專國而不去其官書之所以罪惠公也克固不能無罪使其心非公而行篡逆則殺之也春秋不若是書也當如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之類稱人以殺之謂一國之人爲可殺去族以殺之矣

秋七月

冬大雨雪 雨于付反 公羊傳作雨雹

十有一年 壬申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左氏傳丕鄭之如秦也言于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蘇氏曰丕鄭里克之黨也惠公既殺里克丕鄭言于秦伯曰請出晉君而納重耳鄭則有罪矣然鄭之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故稱國以殺言君亦過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陽穀齊地公會齊侯而以夫人與於其間非禮也書

之所以表識之也夫人僖賢之也

秋八月大雩 禮龍見而雩常祀不書書者以旱也穀梁傳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冬楚人伐黃 齊桓伯業初盛江人黃人嘗慕義而來僖二年與盟于貫三年會陽穀及齊伐楚則為犄角之勢又從齊伐陳所恃齊大國十年盟好之久今一旦黃為楚伐被兵城守三時齊桓坐視而不救見桓之伯業自此衰矣

十有二年癸酉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穀梁傳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胡氏曰國滅死于其位得正而斃於禮為合書滅者見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率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甲戌春狄侵衛 襄陵許氏曰桓政始衰自楚伐黃不救則狄有以量中國矣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杜氏注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　此兵車第二會也　左氏傳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十一年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王子帶召之也十二年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凡三見三年涖盟

十有四年乙亥春諸侯城緣陵 緣陵杞邑　左氏傳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公羊傳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胡氏曰齊桓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丘則沒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為文故再列三師而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為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杜氏注鄫國今琅邪鄫縣鄫似綫切　季姬魯女也書字未適人也若子叔姬是也已嫁必繫國明有所從如紀伯姬是也此上未見書季姬歸于鄫而今遽書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季姬鄫

子曾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陰為期會一旦遇于防此即野有蔓草邂逅相遇之意既已遇矣季姬遂使鄫子來朝使來請己為妻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鄫子也此意出於季姬故書及書使以著其惡書遇以明鄫子從季姬期而來非素不知也或以僖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于防而使之來請也其失禮甚矣非所以謹男女之別也書之所以卑魯僖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杜氏注沙鹿晉地山名平陽元城縣有沙鹿土山　穀梁傳林屬於山為鹿沙山名也　何氏注鹿山足也　左氏傳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公羊傳沙鹿河上之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注襲者嘿陷入地中言崩者以在河上也河岸有高下如山有地矣故得言崩　襄陵許氏曰恒星不見星隕如雨齊桓之祥也沙鹿崩晉文之祥也齊桓將興而天文墜晉文欲作而地理決王道之革也

狄侵鄭 狄自入衛伐邢滅溫至是侵鄭肆行而無忌憚莫有攘之者書此所以志桓之志衰矣 是年齊侯之兵不至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丙子春王正月公如齊 十年嘗朝齊矣至是五年再相朝禮也

楚人伐徐 楚在江南都郢發兵伐徐徐在山東相去甚遠又近齊略不畏彈方伯以援師深入徐境其強暴可知矣必窺見桓之怠逆料齊之救必不速故敢爾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杜氏注牡丘齊地與匡近杜氏注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公孫敖慶父之子　左氏傳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此兵車第三會也言次者譏諸侯之緩又不自往遣大夫行故卒不解也書此以見桓之德衰而志怠也 是年楚人敗徐于婁林

夏五月日有食之 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左氏傳伐厲以救徐也杜氏注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

八月螽 公羊作蝝

九月公至自會 齊桓會諸侯魯未嘗書至惟此書至蓋歷師踰三時之久危之也

季姬歸于鄫 前年夏季姬及鄫子遇于防而今方歸于鄫子以見淫奔而後成禮直書之而鄫子季姬之罪自見而魯僖之過亦不可掩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左氏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illegible]

譬之程氏遺書曰大抵春秋所書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如石隕于宋而言隕石如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爲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推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冬宋人伐曹 莊十四年北杏之會齊會陳曹伐宋今宋伐曹左氏謂修舊怨也後宋與曹既已屢盟今宋無故而忽伐曹其可罪也所以人之

楚人敗徐于婁林 婁林杜氏注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今泗州臨淮縣 救徐之師皆諸侯之大夫不用其情伐厲欲攻其所必救以解徐難俱無所濟楚深入吾境以諸侯之師救徐而楚反敗之何示弱也書之所以媿齊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九年秦齊會師納晉侯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河外列城五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經不書伐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怨秦伯也秦直故爲晉曲故書晉侯師敗身獲而大辱國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秦舍晉君于外已而歸諸晉故不言以歸也

十有六年丁丑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左氏傳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程子曰隕石于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飛也必有氣驅之也 書是月者隕石之月所以別非戊申之日爾鷁飛無常不可定以日故言是月 宋人以爲災告於諸侯故魯史書之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爲後世戒星陽之象見于上而動忽隕而爲石石陰之類墜于下而靜是陽化爲陰動極而靜精氣返爲頑礦其齊桓伯業衰微將終之兆也鷁見於宋者齊桓終而宋始伯也然宋襄無其德故天見災異之象于其地以警惕之也而宋不知警鷁水鳥能逆風而飛欲進反退倒逆而飛其宋襄欲伯反爲楚辱之兆也明年齊桓卒而宋伯至五年有盂之執六年宋爲楚所敗不數月竟斃而卒亦如五石六鷁之數天之示人顯矣

八百八十五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友名也季字也大夫卒稱名今書字蓋僖公以公子友援立之功生而賜氏俾世其卿非禮也初以季子爲號歸季氏自此與矣今曰季友卒季氏自此盛矣季氏盛而魯衰矣書以識之者豫爲之戒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春秋內女適諸侯者書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茲叔牙子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左氏傳謀鄫且東略也鄫爲淮夷所病故淮杜氏注臨淮郡左右臨淮郡今泗州 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此兵車第四會也

十有七年戊寅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左氏傳以報婁林之役也英楚與國齊爲徐興師不伐楚而伐英畏強凌弱也其伯業之衰乎

夏滅項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杜氏注項國汝陰項縣 卞魯國卞縣今兗州府泗水縣 左氏傳師滅項杜氏曰師魯師公在會別遣師滅項經不言師諱之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 內諱執曰止 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齊侯以公故夫人以夫人而會齊侯雖曰齊之女非正也齊侯會之亦不可公又不當使之往參議之齊以魯擅滅項而止僖公不宜遠會婦人于魯也此管仲既亡桓公怠荒之政也

九月公至自會 杜氏曰公既見執于齊猶以會致者諱之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左氏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六十七日乃殯東萊呂氏曰桓公雖能用管仲攘夷狄霸諸侯有一匡天下之功然仲本無正心誠意格君之學徒逞于一時之功利卒致五子之亂其所以有始無終者家法不正也管仲且有三歸之失豈能正其君哉

九百十

十有八年己卯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左氏傳宋襄公以諸侯伐齊欲納孝公三月齊人殺無虧以說宋東萊先傳齊侯管仲以公子昭囑宋公托孤於宋公則是生前已定昭爲世子矣桓公既殁易牙豎刁以樹黨本衛姬謀立其子無虧結二嬖及和卒遂立羣公子中立齊亂初桓公與管仲豈不欲豫立長子無虧慮必顛誤故思其次以公子昭托之於宋宋受其托後公子昭奔宋故宋合諸侯與伐齊以納昭齊方立無虧三月齊人殺之見無虧不能君也宋公定齊之亂立昭不以其私故殺梁溺非伐喪也

夏師救齊 魯議欲拯鄭寄不諭齊以定孝公又從而以師退助作亂之羣千救宋也經不書公救齊而但曰師救齊下又書狄救齊所以閔魯之所爲與狄等也而救非所救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甗齊地 左氏傳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 無虧已死故曰四公子 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狄救齊 狄何以利動來救齊者安知非四公子之徒往求之也春秋據其實事書之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桓公卒五公子爭立以故宮中空莫敢棺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

月乙亥無虧立乃稍赴辛巳夜弑九月而葬亂故八月無丁巳日誤

冬邢人狄人伐衛 邢昔爲狄所伐遷夷儀而幾亡賴齊桓救而城之以復其國今何忘恩會狄同伐衞故與狄同書人以賤之也狄稱人何亦以累衞而至于強爾與楚稱人同中國狄爲狄則人之進之也邢亦何知不過齊桓嘗有城邢之恩欲報之故與狄同伐衞所以救齊也邢小國不知所以自守而稍與兵以伐人之國故終爲衞所滅爾

十有九年庚辰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滕介宋齊之間自與幽之會已三十七年矣中間衣裳兵車之會未嘗一至宋襄纔起又不能事大國其見執宜矣春秋書名所以罪之也宋非有德義服人肆己之強一會而虐二君非伯討也執雖以罪不歸于京師惡其專也故春秋書人以賤之

夏六月宋公(公羊作人)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此宋襄盟之始也二國不親至使其大夫來曹猶不服盟不國地而于曹之南所以及秋而見圍宋襄始盟而曹已異趣無以服人心矣

鄫子會盟于邾 鄫子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而會之於邾故書曰會盟于邾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鄫子雖來後猶愈於不來也邾子何敢其暴虐以說宋乃執而用之次睢之社(傳作水之)

〔年十七〕又何故用東夷皆社神也蓋殺人而用祭 左氏傳以宋公使邾子劉氏以爲不然曰鄫子爲季姬所使而朝魯春秋猶書使鄫子來朝豈宋公使之用鄫子于社而經不書乎愚案邾子於宣十八年戕鄫子于鄫其惡節若此之酷宋公於戰尚不肯禽二毛安肯用鄫以祭此蓋邾附勢爲之故聖筆首書其罪以貶之也

秋宋人圍曹 左氏傳討不服也子魚(子魚言于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始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宋圖霸業欲服諸侯先自近始方與曹盟未幾即叛近宋莫如曹滕宋公一出執滕不足以示威盟曹不足以示信不思子魚省德之諭徒欲速合諸侯而無遠略宜其無成功而遂敗也

衛人伐邢 左氏傳衞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 邢不自量其召兵宜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公羊會上有公字 左傳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杜氏注地于齊齊亦與盟 楚欲抗衡於中國久矣齊桓能制其強故不得與中國之會盟及桓志少衰威黃服徐駸駸猾夏然猶有所憚也桓公沒而宋襄繼伯不能服諸侯故楚假不忘桓德之說求參與中國之盟會而行其志陳蔡及鄭近楚素所服者故先受其誘齊孝公不能繼志魯僖忘周公荆舒是懲之訓遂與之盟明年鹿上之盟及盂之會因執宋公以伐宋故春秋諱會而人諸侯以謹楚人與盟之始也

梁亡 梁嬴姓國伯爵伯翳之後梁地今屬同州韓城縣 左氏傳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不堪則曰某寇

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公羊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何氏曰魚爛自內發

二十年辛巳春新作南門 杜氏注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 言新者蓋舊有而更新爲之也作者創造而非因仍也穀梁謂有加其度也春秋凡有興作苟非所當爲則必書重民力故也南門如不可不作則與泮宮閟宮何不書矣蓋興學校以教民復閟宮以事祖考有國者之先務固不必書也今書新作南門正閟于所謂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者故特書以示譏也

夏郜子來朝 郜姬姓國後漢志濟陰城北有郜城公羊傳郜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郜國見併於宋不忍言其絕) 隱十年鄭伐宋取郜歸于魯以此知郜爲宋有在春秋前至桓二年宋以郜鼎賂魯蓋宋取郜時所得者及此又九十餘年矣而郜子忽來朝魯公羊所謂失地之君蓋非昔之郜君郜君之子孫也以同姓故來親書之者亦譏内見歸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 杜氏注西宮公別宮也天火曰災公羊傳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

鄭人入滑 左氏傳滑人叛鄭而服於衞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滑秦之邊邑附於鄭鄭從楚以楚可恃故叛其邊邑而入之春秋書人以罪之也

〔九百廿五〕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氏傳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衞難也於是衞方病邢 衞報邢之師未已齊不能會諸侯救圍之乃與狄盟豈先志也狄能從齊拯患救災故人而進之與狄同貶之也

冬楚人伐隨 左氏傳桓六年楚侵隨楚與成爲隨季梁諫隨侯修政楚不敢伐八年楚伐隨敗隨隨及楚平今隨不自量欲從漢東與諸侯叛楚楚方强是召其伐而自屈也

二十有一年壬午春狄侵衛 杜氏曰爲邢故 楚狄數出民受其害狄侵衞故但書狄而不人之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杜氏注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主盟故在齊楚上 時宋襄欲伯而無伯略而乃與楚盟夷狄豈所謂伯春秋所以列序而人之以著宋襄之失而譏其自取敗辱也

夏大旱 杜氏注旱不雨故書旱自夏及秋五稼皆不收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杜氏注盂宋地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稱爵 左氏傳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公羊傳執宋公以伐宋孰執之楚子執之曷爲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

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 宋襄紐不能識楚之詐其往會也不納目夷之諫邑而自用粗以其身陷於豺虎以取執辱諸侯見楚執會主而無一人伸義以正曲直之分故春秋以諸侯同執爲文以譏之也

冬公伐邾 杜氏注爲邾滅須句 音劬 故須句在東平須昌縣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楚以詐執宋公伐宋宋服故來獻捷孟之會魯雖不與楚假此令大以威魯也上書執宋公此書楚獻捷以明楚之執矣魯拒其使而不受請於天王討之可也僖公畏其強安能爲是舉也春秋不書曰宋捷爲宋諱不與夷之詐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薄史記作亳漢山陽薄縣湯所都也古字通用 宋與楚初無怨隙楚因會以詐執之伐宋其志蓋欲伯也楚之計以宋大國爲我執之諸侯不待盟而自服矣諸侯若能使宋人征繕而僞文告之辭明宋之負正楚之罪則楚義愧情屈而歸宋公矣今魯僖不知伸中國之正理反與五國爲會求盟于楚以請宋公而後得釋正墮楚人之計中春秋不書會楚子而曰會諸侯不與楚爲盟也亦不與楚主盟也然其執其釋權皆出於夷已傎甚矣聖人全中國之體故諱之蓋以爲中國之大恥而罪魯與諸侯反爲楚所制視中國爲無人矣

二十有二年 癸未 春公伐邾取須句 音劬 左氏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 須句成風家之國 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 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 公伐邾復須句之國春秋何不著之何書取焉何也不請王命擅取人國而返其君以亂易亂何異於他日之伐取也

夏宋公衞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氏傳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宋襄近爲楚執辱得釋而歸當悔過自艾修德布政以自強國歸甫三月遽興伐鄭之師鄭已服楚楚必救之是自召其伐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陘音刑杜氏注升陘魯地 左氏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君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 檀弓記檀弓云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升陘始也謂邾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以矢招之也經書及公戰也不言公不書敗爲內諱也 魯不務德修好職以陵小國不聽諫以致敗辱 不自量 以大國自居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氏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不可赦也已弗聽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 意林曰宋襄公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此天下之所謂仁義而春秋惡之以其好戰而不務本飾小名而妨大德此無異盜跖以分均爲仁從出爲義也君子不然正其義不謀其利修其道不急其功子夏爲莒父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所謂欲速者遺本也所謂小利者計末也師氏曰宋襄非王者之德而慕王者之兵無霸者之術而貪霸者之業志大謀淺妄意要功以自取敗辱其敗齊師執滕子圍曹伐鄭連年暴師毒民以逞其欲其於仁義蓋亦遠矣及戰于泓方以不禽二毛不以阻隘爲辭則區區之意不足以濟事適足以自敗矣 楚以夷狄干諸夏故泓之戰雖曲在宋辭無所與宋公稱及楚敗之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緡宋邑漢志山陽郡東緡縣今濟州金鄉縣 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志於霸獨不會故齊人共盟鹿上故今討之 十八年齊亂孝公奔宋宋襄公受託孤之命率諸侯納孝公甫五年宋爲楚敗孝公遽忘納己之德視之不救而又乘機加之以兵故伐圍並書以誅其惡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左氏傳傷於泓故也 魯僖忘盟薄之信不會宋襄甚有志於附楚也 宋襄

秋楚人伐陳 左氏傳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左氏傳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氏注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絀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其終貶之

二十有四年 乙酉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二十年鄭人入滑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衞鄭又伐之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王與衞滑也不聽命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 王啓狄師是無中國也天下何恃不亂近世如唐晉資夷狄之力以定中國蓋不識於春秋戒襄王之所以出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王德狄將立其女隗氏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弗聽頹叔桃子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遂出適鄭處于氾 叔帶以隗氏居溫明年晉侯以王命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大叔帶于溫殺之于隰城晉侯朝王 穀梁傳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 居者其所居也 雖失天下莫敢有也

通志堂

天下莫敢有也雖實出奔而王者無外其之所居則成王讓聞不敢有之以爲國 常山劉氏曰春秋之時王者政令僅行於境內才出畿內即非王有故曰出聖人撥亂反正則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故曰居 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

晉侯夷吾卒 晉惠公以二十三年九月卒其子圉懷公嗣立今年正月秦伯納文公重耳二月入于曲沃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皆不告也杜氏以爲文公定位而後告惠公喪春秋據諸侯策書赴告而作經也

二十有五年丙戌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氏傳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穀梁傳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 常山劉氏曰春秋滅國多矣惟衛燬滅邢而生名之者滅同姓也禮諸侯不生名其滅同姓名以絕先祖之續遂得罪之甚故生名之亦王法不容誅也 邢周公之胤也衛同所自出以小忿釁而絕滅之又使其臣爲詐譎傾覆之計故名之同於楚子虔之誘殺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婦也自爲其子來逆婦姑自來逆婦非禮也何以書公自主之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公自主之亦非禮也伯姬之嫁不書蓋內女雖親體不敵則不書於策所以尊君也今君失其禮以愛易與主大夫之昏是自卑朝廷而慢宗廟非安上治民之節也

宋殺其大夫 稱國以殺不以其罪也與莊公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義同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子迫於陳而出奔故楚圍陳以納之是中國諸侯不能恤小國反使夷狄得以行其義見中國失道晉文猶未伯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衛稱子在喪洮魯地莒小國無大夫以公與會故進之時有衛子則無敵公之嫌慶不氏未命也 左氏傳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莒以元年酈之役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遂成父之志名以行事故曰修文公之好

二十有六年丁亥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杜氏注向莒地 左氏傳公會莒茲丕公 茲丕時君之號莒夷無謚以號爲稱 甯莊子 甯大夫也 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洮之盟甫及一月餘以非莒子親至故重盟焉所以致齊之討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酅音攜齊地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酅下 左氏傳討是二盟也蘇氏曰侵曰人追曰師不可言公追齊人故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齊孝公春方侵魯西鄙夏又侵魯北鄙故貶而人之

衛人伐齊 魯與衛盟于洮復盟于向齊以二盟伐魯故衛爲魯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左氏傳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言其不臣事周也 齊再伐魯懼不能支故公子遂如楚乞師書者惡之 公羊傳乞者何卑辭也 魯不能內修戎備而外乞師于夷狄極罪爲國者之無謀也使其能用展禽其政必有可觀者矣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杜氏注夔楚同姓今建平秭歸縣 左氏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楚祖祝融鬻熊夔祖熊摯諸侯之祀不過其祖則祝融鬻熊非夔之不得祀者也楚反以是滅之夔國滅虜服當名春秋以非其罪也故存其爵而不名楚滅同姓人之而不名者春秋待夷狄之體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左氏傳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羊氏謂刺道用師也以緡爲宋邑又申道用之以伐宋故伐與圍兼書以責楚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氏傳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 [illegible] 爲魯援 [illegible] 中國也楚夷狄也魯假夷狄之兵力以伐中國而又取其邑春秋以實事書之而罪自見也公羊謂退之起必自此始 [illegible]

公至自伐齊 魯以夷狄之師伐中國夷狄之心寧可保耶書致危之也

二十有七年戊子春杞子來朝 左氏傳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余氏曰杞子來朝即位始來也書子以夷禮來朝故也卒也以夷禮卒之來也以夷禮至之所謂中國夷狄則夷狄之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左氏傳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二月餘葬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左氏傳入杞責無禮也 今春杞子方來朝至秋遽帥師入之杞之朝用夷禮縱有

不共何敢輕加之罪與兵以入其國亦虐甚矣故春秋書入以著魯之惡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左氏傳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乃使郤縠將中軍程氏傳楚稱人貶之爲其合諸侯以圍宋也穀梁傳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胡氏曰四國從夷狄之爲害中國之義甚矣若書楚子則四國之惡不著故書曰楚人貶其從夷狄之罪誠可見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杜氏注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非後期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胡氏傳春秋於宋之圍人楚子以貶諸侯而公會之公之罪亦著矣

二十有八年己丑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杜氏曰再舉晉侯者曹衛兩來告 左氏傳二十七年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初晉侯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宋數賜焉二十乘晉侯歸而立其志欲霸至是宋爲楚圍適乘此機遂伐曹衛以解宋難恩怨並行晉文之志得矣然其規模狹隘非霸者之大舉時陳蔡鄭許魯皆從楚伐宋豈不可先伐乎聖筆雖以侵伐而亦書善其救患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左氏傳公子買戍衛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不卒戍也杜氏注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內殺大夫皆書刺用周禮三刺之法 魯附楚畏晉故殺大夫以說於晉 以說於楚不卒戍而殺之又以解於楚內殺大夫謂之刺不欲斥言殺以避惡名之辭也聖筆特書其實事以見殺無罪也其貶之也至矣

楚人救衛 左氏傳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楚人救衛不克 晉於衛有宿怨方怒衛不假道又以其與楚新婚亦恐其非誠服于晉故請盟不許楚人救之欲其分兵力以解宋難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左氏傳晉侯入曹數之以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杜氏曰畀與也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蘇氏曰晉侯以不禮故私討于曹既執曹伯又以與宋人皆非義也書晉侯入曹也說言晉侯入曹不可復言晉人執曹伯非以伯討許之也呂氏曰此一年記晉事最詳皆聖人所致意者觀晉文公舉動如此其有意於爲善乎 侵伐皆稱人貶之也晉侵曹伐衛乃伐楚與國以緩宋難也再稱晉侯不沒其爵善其救宋也其有意於攘夷狄尊中國以繼齊桓之業乎至入曹仍以爵稱宋則貶而人之不可匹敵於晉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侯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楚師敗績 晉文當救宋楚之難是時宋爲楚圍晉於是不攻楚而攻楚之與國知楚之必救以解宋之圍晉方圖霸坐視楚暴則霸權歸楚矣然必待楚之先動而應之則天下不謂我背惠食言其謀可謂譎矣楚子恃兵欲退師其剛躁而欲戰者子玉也先軫謀陰攜其黨拘其使以激怒之晉兵至于退舍其譎尤甚既以報德又以驕敵蓋先已逆料子玉之必不退也春秋以楚雖請戰而書及乃在晉侯由先軫激之是以書晉此誅必原情之義也昔齊桓伐楚致屈完召陵楚未大創故滅弦誘鄭終桓公之霸不能制楚患晉文公以楚不大創則不知畏故欲戰而勝楚以定霸業蓋自齊桓沒楚與宋爭霸會于盂戰于泓執其君圍其城數以窘宋宋無霸略楚故得之連年楚橫行侵暴逾甚良由中夏之無人故得以自恣及晉文奮起其規模素定善霸去就侵曹伐衛兵威已震及城濮之役一戰遂霸自是楚人束手斂衽不犯中國者十五年晉文繼桓之業不旋踵而興可謂盛矣齊桓死于僖之十七年不踰年而楚與中國之盟晉文死於僖之三十二年直至文公九年楚方敢伐鄭其畏晉若此故晉之子孫終春秋之世相繼而霸也楚書人狄之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楚子使得臣子玉也去宋曰無從晉師得臣請戰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言何以見其父老得臣自伐陳楚子立爲至連穀而死王無赦令故自殺令尹授以兵柄無非縱之以猾夏之事今楚子既知晉之不可敵不能使子玉勿戰而乃少與之師是棄其將而又棄其師也及其一敗而遂殺之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衛侯出奔楚 左氏傳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春秋於諸侯出奔則名之衛侯不名責晉文也必晉文迫脅之也衛侯聞晉師勝故懼而奔楚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其兄弟相疑君臣交訟故曰衛之禍文公爲之也皆原於文公鑿智自私而心不廣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左氏傳晉師還至衡雍作王宮于踐土五月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杜氏注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 三傳皆謂晉侯師還致天王居踐土下勞故經沒而不書非也天王避狄之難出居于鄭亦既五年諸侯未嘗致天王未嘗歸也晉文因破楚之威還過鄭地先會諸侯以朝天王然後導王北出諸侯前驅大駕徐渡不煩一矢而溫地之狄望風遁逃矣於是諸侯解甲而講朝會之禮天王耀兵而行覲狩之事向之諸侯復從王而南王入京師諸侯又南圍許晉侯經略中外自今年之春自北而南夏自南而北冬復自北而南明年春復自南而北始歸于晉一年之中四踰成周三傳但以爲召君以就其地誤矣

陳侯如會 杜氏注陳侯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公羊傳如會後會也 陳侯蓋遂而復者言如會非晉強之也

公朝于王所 杜氏注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即王所在 爾時晉率諸侯朝王于踐土公亦朝故書于史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侯畏晉奔楚今自楚歸于衛衛侯出而不名復歸而名之其出也闕其爲晉所迫其歸也罪其藉晉之力而又擅殺叔武也

衛元咺出奔晉 宋傳初晉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它人立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立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終殺叔武其罪大矣元咺出奔晉想其君也衛侯歸之易以得叔武之賢在內守之故也

陳侯款卒 陳穆公卒

秋杞伯姬來 去年魯公子遂帥師入杞今年杞伯姬來伯姬莊公女也二十五年歸杞今其來寧成風也志入杞之怒釋也晉文伯權之立諸侯弛兵而遂修族姻鄰國之好也

公子遂如齊 二十七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今年盟于踐土故公遣大夫聘之解仇惡而修舊好皆晉霸之所致也

冬公會晉侯文齊侯昭宋公成蔡侯莊鄭伯文陳子共莒子茲平

六百·六

邾子文秦人穆于溫 左氏傳會于溫討不服也許衛許杜氏注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宋襄公稱子而從本班今陳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乃在鄭上主會者次之也溫今河內溫縣

天王狩于河陽 河陽古孟津地今懷州河陽縣說見前盟于踐土下

壬申公朝于王所 穀梁傳水北爲陽山南爲陽溫河陽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晉侯惡衛侯元咺衛臣也故得以訟之于晉公羊傳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衛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襄陵許氏曰司馬法邦國賊殺其親則正之衛侯殺叔武則執有罪也何爲不得爲霸討天子在是而擅執諸侯甚矣是以推而遠之也

晉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元咺訟衛侯于晉晉執之歸于京師因之元咺即歸衛立公子瑕其歸何易也以文公主之也元咺自以晉侯必殺衛侯故歸而先立瑕安知晉爲之請納玉十瑴乃得釋元咺卒罹其禍以及公子瑕

諸侯遂圍許 會溫諸侯也許比再會不至故圍會共伐之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晉侯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以得免其歸不正

矣名之者以其用賂而苟免也 許近楚恐晉之威不足以庇己而德不足以懷楚是以累于不服

二十有九年 庚寅 春介葛盧來 左氏傳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 上魯城東南有昌平城 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杜氏注介東夷之國也在城陽黔陬縣 介國附屬西羅故 葛盧介君名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

公至自圍許 圍許逾年而還不能服之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左氏傳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illegible]于虎下盟列國[illegible]杜氏注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胡氏曰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諱公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正其本也

秋大雨雹 雨去聲 左氏傳大雨雹爲災也[illegible]何氏曰雹者陰脅陽之象臣侵君之象陽氣之在水雨則溫熱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轉而成雹胡氏曰雹戾氣也當時僖公即位日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

冬介葛盧來 左氏傳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

九百八十六

三十年 辛卯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齊孝公不能紹霸業故狄數侮之是時晉文稱霸坐視夷狄陵中國而不問何耶書之者罪齊而譏晉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氏傳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illegible]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故元咺不去其官衛侯在外得釋志在殺元咺與瑕而後入瑕本辭位不欲立不爲國人所惡故以公子冠之而稱及見殺無罪以元咺故延及而衛侯只完專殺之罪著矣然瑕亦於元咺非受命于天子傳國於先君故不[illegible]君[illegible]

衛侯鄭歸于衛 衛侯始歸殺叔武再歸殺大夫元咺及公子瑕故害而再殺其臣矣故名之以著其罪始歸稱復以繼之也再歸不稱復絕之也而國非其國矣

晉人秦人圍鄭 左氏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illegible]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

厭之有旣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説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王氏集傳箋曰晉侯爲盟主用兵以報私怨秦伯踰晉越周千里而助人圍鄭皆勞民危國之道也故皆稱人以示貶

介人侵蕭 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與荆人之聘同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左氏傳王使周公閱來聘高郵孫氏曰禮雖有天子聘諸侯之義然義不當使三公書曰宰周公來聘用見周道之衰而諸侯殭盛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左氏傳東門襄仲公子遂也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魯大夫如京始此自入春秋魯始聘晉凡遂者繼事辭猶皆以實書其褒貶即觀上下之文乃辨之爾古之爲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況聘天子而乃可與諸侯同使哉實書其事而貶自見

三十有一年 壬辰 春取濟西田 高郵孫氏曰此蓋晉侯執曹伯而反諸侯之侵地魯濟西之田嘗見侵于曹魯於是取之趙子曰凡力得之曰取不當取也惡其爲魯雖復取本已亦無異辭言雖復魯之舊地亦與非其有而取之者同蓋無王命以正疆理者取之不以其道也況晉假公義以釋私憾乎

公子遂如晉 左氏傳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晉爲盟主屢會盟又歸曹所侵田故使公子遂往行聘禮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劉氏曰郊用正月上辛則爲卜哉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吉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吉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吉則不郊公羊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蓋魯郊三卜不從故又以三月下辛卜四月上辛又不從始不郊非至四月始四卜郊也穀梁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于南郊免牛亦然 [illegible] 定之劉氏曰郊歲事也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而牲必在滌三月如不從則免矣中禮曰牲不中禮曰牛夏后氏玄牲商人白牲周人騂牲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穀梁曰牛卜日曰牲 [illegible] 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以天子之禮樂賜魯伯禽使祀后稷以配天故記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成王不當賜伯禽不當受也故魯用僭禮之郊終十二公其有能行之者或累卜而不從或先之以牛變示之天之警懼也至矣聖人即實事書之以志其僭因以示戒也

猶三望 望祭也天子之事也天子不可遍歷凡天下山川百神無由徧及因望而祭之諸侯祭境内三川必躬必親何得行望而祭之之禮哉猶者言卜郊不從猶用三望之僭禮特書猶以譏之也三望公羊曰泰山河海鄭康成以河不在魯以爲海岱及淮杜氏以爲分野之星國中山川 [illegible] 三説之中意公羊必有所傳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穀梁傳婦人旣嫁不踰境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二十五年蕩伯姬來逆婦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皆小事也春秋何屢書之惡婦人預外事因書以示戒有國有家者不可不嚴閑有家之義也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衛避狄患久矣昔爲狄所滅齊桓救而封之齊桓沒狄與邢假義伐衛狄又齊侵衛自晉文與不復侵伐今復圍衛衛畏狄而遷鄰蓋晉文惡衛狄覘晉之必不救故敢肆行而無忌晉文旣爲盟主以攘夷狄尊中國爲事衛小恐而失大體何以爲霸乎帝丘杜氏注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墟故曰帝丘衛地也今開德府

三十有二年 癸巳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捷公羊作接 鄭文公卒穆公立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左氏傳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杜氏注不地者就狄盧帳盟胡氏曰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盟爲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況與戎狄豺狼即其廬帳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夷狄而即其廬帳盟于是始唐德宗所以召平涼之辱春秋貶之以示戒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左氏傳晉文公卒

三十有三年 甲午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秦穆公因杞子來告欲謀鄭使三大夫孟明西乞白乙出師千里襲之事不成而中道滅滑已滅而書入者不能有其地也滑國河南緱氏縣或曰晉邊邑或曰鄭邊邑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氏傳晉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于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秦出師襲鄭不克晉與姜戎要擊之殽間敗秦師晉襄欲繼文公霸業而與姜戎禦秦親來葬而墨縗絰即戎忘親背惠其爲甚矣春秋不書晉子而書晉人卑之也秦爲無道不哀其喪而越人之境志貪其利而襲人之國遺大臣而信小臣以喪其師故止書秦狄之也

癸巳葬晉文公 左氏傳晉子墨縗絰敗秦師于殽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狄侵齊 左氏傳狄侵齊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左氏傳以報升陘之役在二十二年邾人不設備襄仲復伐邾杜氏注魯因晉喪以陵小國

晉人敗狄于箕 左氏傳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襄陵許氏曰自三十年狄始侵齊晉未暇討自是中國歲有狄患至敗於此而後懲艾不復犯略是故戎狄之亂不能震疊以威武則未易以德懷也杜氏注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

冬十月公如齊 左氏傳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自國歸父來聘臧文仲以其有禮而請公朝以比事屬辭觀之聞晉而虐邾所以因齊聘而朝之以自託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 杜氏注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 君子貴於得正而薨薨于小寢非正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隕霜而百草不死冬温也惟冬温故李梅實春秋書之記異與不時也天道四時失序則人道必應之 襄陵許氏曰僖公寬仁過厚其失也豫而文公暗弱繼之其咎遂著三桓之盛自僖公始卒以專魯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氏傳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六

吳郡 陳深 撰

文公 名興僖公子母聲姜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元年乙未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公羊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僖公夏四月葬而叔服二月來會先至何耶見王室弱而恐後期也杜氏注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五月而葬內葬鮮得禮亦書明臣子之義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左氏傳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毛國伯爵衛名 杜氏注諸侯即位天子錫以命圭合瑞爲信 劉氏權衡曰錫命者何命爲諸侯也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即位喪畢以士服見於王王乃於廟命之古者五十而命至周喪畢則命焉喪未畢而命之非禮也既畢喪而不受命於天子亦非禮也劉氏曰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即位終喪受命正也

晉侯伐衛 左氏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朝晉師圍戚衛邑六月戊戌取之 衛數被兵之虛不能報伐立于爲侯又偷就而與之盟既不朝晉又侵與國此晉所以首伐衛經書晉之罪蓋亦與之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杜氏注得臣叔牙之孫 左氏傳叔孫得臣如周拜 高郵孫氏曰文公即位未嘗如周而天子錫命公受命矣又不自朝而使得臣往其不臣可知矣

衛人伐晉 左氏傳晉圍戚取之獲孫昭子衛人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見伐求和不能至甚故使報伐示已力足以距晉衛孔達帥師伐晉 伯主聲罪致討不自反其不仁無禮之辠乃稱兵以伐之故書人辠孔達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左傳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杜氏注戚衛地在頓丘衛縣西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楚以夷僭王擅強暴淩蔑中國久矣至頵在位四十六年之久尤肆其虐齊桓服之晉文勝之稍戢楚用夷道徒知用兵虐外而不知治其內及城濮之敗其勢始沮內溺于愛訪諸令尹子上欲以商臣爲太子子上諫以商臣有蜂目豺聲之忍不可立弗聽既而又欲立職而黜商臣而使江芊婦人知其情宜乎禍敗之及身吁積不善之餘殃而卒使反之于其

子天之報施豈可畏哉春秋書之不言其父而言其君稱世子以見有父之親稱其君以見有君之尊商臣於二者義絕也特書其惡使為君父者謹履霜之漸而為萬世之大戒也

公孫敖如齊 如齊始聘通嗣君也公孫敖穆伯也

二年丙申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秦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及秦師戰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 孟明前言三年將拜君賜故晉人以此嘲之 程子曰栽國襲人秦之罪也忘親背惠晉之惡也秦經人之國以襲遂雖慎無以為辭矣故其來不稱伐晉不論秦而與戰故書晉及憤以取敗故書敗績

丁丑作僖公主 作主造木主也公羊傳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 [illegible] 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不時也穀梁傳譏其後也 作木主欲俾神有所依故得象神而祭古者既葬作主于墓不終日而虞祭僖公薨已十五月方為主慢禮而忘親甚矣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左氏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 [illegible] 適晉不書諱之也 不書公如晉 穀梁傳不言公處父伉也為公諱也杜氏注處父為晉正卿不能以禮匡君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不地者盟晉都 [illegible] 胡氏傳不書公抑大夫之抗不使與公為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反書不致為公諱恥存臣子之禮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左氏傳公未至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杜氏注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此志其不雨之始終也八月之雨不言可見趙子曰夫子因舊史之書不雨告廟者則每時書之不告廟則通言之志其不敬以示義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時祭稱有事祫祭稱大事公羊傳大事者大祫也合祭也躋升也升僖公譏逆祀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 僖公繼閔之後是為人後也文公乃任情謂僖實閔之兄而躋僖公於閔之上以兄弟一家之私恩忘繼世天下之大統其踰制失禮甚矣書曰躋自下而上之謂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秦嘗入滑侵晉晉襄敗其師至于一再可以已矣而復會諸侯以遠伐報復無已殘民結怨故奪晉侯之爵而併諸侯皆貶以人

公子遂如齊納幣 僖公之喪未畢而使公子遂納幣于齊雖至四十一月方娶忘喪而行吉禮以娶為急其哀戚之情

為何如故特書以譏之

三年丁酉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左氏傳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杜氏注沈國名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 晉襄圖霸盍先定規模再伐秦而又伐沈沈從楚固可辜習不自求所以紹霸之德政故春秋併與諸侯貶而人之

夏五月王子虎卒 翟泉之盟王人王子虎也 左氏傳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 胡氏曰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以同盟而致恩禮是以私情害公義也

秦人伐晉 左氏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 秦穆歸自殽而作秦誓[illegible]彭衙之及此役猶以報復為事豈非病過之心不能勝其恥敗之心而至此乎秦伯書人罪之也晉人不出知其嘗再敗有必死之志而不與抗可謂善審事勢也

秋楚人圍江 左氏傳楚人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雨螽于宋 左氏傳隊而死也公羊傳記異也 [illegible]

冬公如晉 左氏傳晉人懼其無禮於公請改盟 改三年處父之盟 公如晉及晉侯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左氏傳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illegible] 楚商臣有覆載不容之罪而致患於江晉當乘此機以誅之大合諸侯聲罪以致天討始可以言霸矣纔未能誅之亦暴其惡於天下商臣何以立乎其上必有圖之者矣遠攻強國而付之一大夫豈能濟乎

四年戊戌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程子曰納幣在喪中與啓喪同也稱婦姜已成婦也不稱夫人不可為小君奉宗廟也胡子曰以成禮於齊故變文云逆婦以譏之 不書逆女而書逆婦明成禮於彼是公親逆非卿逆也經不書公責其非禮也不待至魯而先往成婚于齊故書婦不告廟故亦不書至不復成其夫人之禮故不稱夫人

狄侵齊 是始復侵齊

秋楚人滅江 左氏傳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 [illegible] 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江之不祀晉實不能為之遠謀也

晉侯伐秦 左氏傳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程子曰秦違命以報晉晉聖人取其能遷善也 伐晉晉與而避之其見報乃常情也秦至此能悔過矣故不復計今不忍而又報伐晉伐楚救江未數月而江為楚滅是可恕也況楚商臣

狄逆之賊晉襄坐視其夷滅小弱安在其爲盟主也以春秋比事觀之上書楚人滅江次書晉侯伐秦見晉侯於可伐者不伐可已者不已聖人卑晉之意彰矣

冬衛侯使甯俞來聘 左傳衛甯武子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程子曰自成風已後妾母稱夫人嫡妾亂矣仲子始僭尚未敢同嫡也陸淳曰亦書薨者其非禮胡氏曰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生以夫人之名稱號之其沒亦以夫人之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名以其實不爲異辭者譏禮之變也

五年己亥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含戶暗切賵芳鳳切杜氏注珠玉曰含含口實車馬曰賵 連上文故不云歸某人含賵者文也然亦不欲以天子而稱號之也故略之以天子之命而歸諸侯妾母之含賵非禮也況含未斂時所用成風死於十一月今踰二月矣無歸含之禮不稱天王弗克若天也成風以妾僭嫡而王命之亂夫婦之倫矣故不稱天以譏之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陸淳曰自葬成風之後乃有二夫人祔廟非禮也 仲子雖聘而非惠公之嫡故特爲宮而不祔于姑雖非禮典之正猶有所別異至成風以來妾母皆葬乃有二夫人祔廟嘗之禮從失正矣

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穀梁作毛 王使榮叔歸含賵又使卿會葬施於諸侯妾母恩數有加非禮也故王再不稱天以示貶

公孫敖如晉 王臣使大夫歸含賵會葬公不自朝王庭盍亦遣大夫往拜天子之禮不報而令公孫敖如晉徒知畏盟主而忘其君也

秦人入鄀 鄀音若 左氏傳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 杜氏注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於南郡鄀縣今襄陽府宜城縣有故城

秋楚人滅六 六國杜氏注今廬江六縣地今壽州安豐縣有六國故城今屬安豐軍 左氏傳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六與蓼皆皋陶後 秦楚皆夷狄經書入鄀滅六著夷狄之彊盛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僖公卒昭公立 與魯僖公六同盟

六年庚子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左氏傳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於陳且娶焉 行父季文子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 晉侯有疾故 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所謂文子之慮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驩左氏作讙 左氏傳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

於秦秦舊好也乃使先蔑士會如秦立公子雍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晉狐射姑出奔狄 射音亦一音夜 射姑狐偃子賈季也 宋傳晉蒐于夷命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太傅陽處父聘衛而至謂趙盾能乃以盾將中軍射姑佐之射姑怨陽子易其班使續鞫居殺處父晉續簡伯賈季奔狄攻之 穀梁氏處父密言於襄公易射姑君漏言致射姑殺處父故春秋書晉殺其大夫罪累上也夫子特書於節之二文極言君臣慎密之戒此先書殺處父次書射姑奔狄射姑何爲奔也見殺處父者射姑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告月告朔也經書閏月不告月明當告也猶朝于廟幸其猶存朝廟之禮也即不許子貢去羊之意

七年辛丑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魯屢伐邾嘗取須句得而旋失 今聞晉難又伐邾取須句因城郚以備邾 郚魯邑卞縣南有郚城今屬兗州府泗水縣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左氏傳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矔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宮中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 劉氏曰其稱人以殺何衆殺之者也昭公欲去羣公子而穆襄之族所攻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宮當僅然後勝爾 胡氏傳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大夫不名義繫於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令平聲 晉先蔑奔秦 左氏傳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趙盾與大夫患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劉氏曰此晉趙盾之師也其稱人何不與大夫專廢君也 程氏曰晉始逆公子雍既而悔之故秦與兵以納之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有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故書晉及 晉以秦爲客不書敗者晉書及 書晉及秦戰不言敗者秦之納不正與晉之逆公子雍既悔之又不謝秦皆自然二國之兵晉曲尤甚故秦伯趙盾皆稱人而絀以晉及書且不書秦之敗深罪晉之置君而不定也

狄侵我西鄙 襄陵許氏曰狄懲箕之敗四年間一侵齊而未肆 是始復侵魯侵齊侵宋侵衛晉襄既沒箕之患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扈鄭地杜氏注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今鄭州原武

縣　左氏傳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程子曰文公怠政事多廢弛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其不在故明年公子遂再往與晉盟　靈公在抱以一趙盾而會諸侯春秋不書其名止書大夫若曰晉大夫俱同會也不與盾之專也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左氏傳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

八年壬寅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襄王崩頃王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雍於用切　左氏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衡雍鄭地後漢河南卷縣有垣雝城古衡雍也與扈相近　晉靈幼而魯文怠故國事歸二臣征伐會盟專之自是政在大夫矣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暴鄭地　公子遂以二事將命而出會趙盾甫二日遂會伊雒之戎以戎而居洛邑天地之中亂華甚矣春秋兩書公子遂故特別之夷夏不可雜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左氏傳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己氏莒女　公孫敖受命以赴天王之喪棄君命而徒返是可罪也况志在淫欲其罪可勝誅哉春秋書其慢王棄君忘哀廢命容其復而後奔著魯之無政刑也

冬螽　解見桓五年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氏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呂氏曰守節以死者死其官也稱官以奔者得其職也　昭公初立欲去羣公子而致殺大夫之變今以不禮於君祖母致大臣或死或奔春秋皆以官書所以見六卿君所與圖政者司馬典兵之官而被殺則威權奪矣司城捍衛之任而出奔則君孤露矣故以國殺書之以罪昭公也

九年癸卯春毛伯來求金　書此與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同義周室微弱王政不行貢賦不入故國家遇喪則賻之乃遣使來求金於諸侯以濟其用諸侯又不供其喪致使來求無君之甚矣當喪未君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故不稱使然味聖師之微旨當時魯史必稱之聖筆削之也削之者不欲言天子使求金止言毛伯則似毛伯私求之耳求賻亦若是矣

夫人姜氏如齊　杜氏注歸寧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葬天王而公不往使大夫行失禮也然此猶愈於不遣大夫者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左氏傳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於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稱國以殺者君與大夫以政殺之也加之以人則殺之者不特君大夫必有衆人與於其間書此見晉君幼而權臣擅殺無政刑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歸寧禮也反致於廟禮也夫人出不致者皆非禮也若文姜哀姜數出則不致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左氏傳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　凡殺二大夫或三人不書及其罪均也書及者因殺是人而并及之也所以著其罪輕不當殺也先都士縠箕鄭父使賊殺先克以作亂罪固可罪然經不以討賊之辭書之何也蓋靈公幼趙盾專先克爲中軍佐盾之黨也三人者忿盾之專欲先翦其羽翼以自強故殺先克春秋以其有所爲故書人而不去其官書及是其罪輕者寧不可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之專生殺也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氏傳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楚自城濮之敗不敢窺中國者十五年睍晉襄卒而幼君立遂伐鄭趙盾秉晉之政志欲攘楚師諸大夫之師救鄭而緩不及事及鄭而楚已得鄭公子而去皆乎庇志不恪不能乘機以攘楚之焰而使之知所畏懼也故春秋悉皆人之

夏狄侵齊　因諸大夫救鄭緩而玩敵故至夏而狄侵齊傳以夏楚侵陳克壺丘經不書皆晉之失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天動地靜常也今地動則異矣地屬陰陰盛極而動陰陽不調大陰盛則陽微君弱臣強之應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楚始以州舉狄之也及來聘始以人稱嘗一會諸侯以爵書亦漸而進之也自是止稱人至此君書爵而臣書名與諸侯同蓋聖人不輕絕人以其來聘而漸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也張主一曰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衣服曰襚不稱夫人聖筆所定杜氏以爲從來者辭非也此書法亦猶書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之辭也此書僖公成風蓋妾母繫子之義成風卒已五年何秦人始來歸襚睽相去之遠寧無耳目以知之嘗度秦人之意欲遠交於魯行聘則不欲自卑故詐以爲不知成風之喪已久始致其襚結好以親之也

葬曹共公 無傳
十年 甲辰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大夫書卒係國之重輕苟則書臧文仲雖非賢者亦魯之名大夫其卒也固宜書然自莊公末年文仲已與聞國政四十餘年不聞治效夫子所謂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夏秦伐晉 左氏傳秦伯伐晉取北徵 程子曰晉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也秦不顧義理之是非惟以報復爲事夷狄之道也故夷之趙子曰戎狄舉號賊之也諸侯稱國狄之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宜申子西也爲工尹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殺宜申春秋不以弒君之賊討宜申而書曰楚人殺宜申而以國殺又不去其官何耶蓋穆王即楚世子商臣者弒逆之罪人人所得討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一時不雨則告廟告廟則書文公怠於政無閔雨之心不告廟故具併三時言之
及蘇子盟于女 音汝 栗 左氏傳頃王立故也 陸氏纂例曰公及之也不書公諱獨與天子大夫盟也呂氏曰天子內臣無外交與之盟非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秋侵宋諸侯不能救楚子與蔡侯次于厥貉將以觀宋之釁而乘之也楚於宋伐國常爭盟而晉救宋敗楚今陳鄭會楚子將以伐宋宋華御事見幾而逆楚子遂相與田孟諸宋楚既如陳鄭自逆楚子獨與蔡侯次于厥貉將以致毒於人也楚今稱子至明年伐麇亦以爵書亦自是與中國等夷狄強則中國衰矣蔡書侯畏其以中國諸侯而從夷狄也
十有一年 乙巳 春楚子伐麇 左氏傳十年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 音昔又音昔
許氏曰楚侵伐書子始此中國日替矣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杜氏注承筐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今拱州襄邑縣 左氏傳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楚者 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諸侯之所以貳於楚者以不能自強亦以晉靈幼不能紹霸業趙盾雖專政無威令以服夷狄故諸侯數被其患不得已從之承筐之會晉大夫不責己而又謀治諸侯之從楚者何不思晉文之爲盟主其霸略何如耶
秋曹伯來朝 左氏傳即位而來見也 音現
公子遂如宋 左氏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復之 八年蕩意諸來奔 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往年楚子在厥貉將以伐宋
秋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杜氏注鹹魯地 左氏傳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
十有二年 丙午 春王二月郕伯來奔 左氏傳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趙子曰諸侯嗣位未踰年猶稱子豈有君父死而不喪身未即位以邑出奔而稱郕伯一何乖繆劉氏權衡意者郕伯去年卒大子今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此乃成其郕伯矣以其即位日淺而或謂之大子而左氏則誤以爲大子出奔泰山孫氏曰諸侯播遷失地皆名此不名者非自失國也案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爲附庸此又來奔齊所偪爾故不名
杞伯來朝 杜氏注復稱伯舍夷禮 左氏傳始朝公也 公即位始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文公女故曰子以別非先君之子也 左氏載杞伯絕婚事蓋誤以成八年九年事妄置於此 啖氏辨之詳且明矣
夏楚人圍巢 杜氏注巢吳楚之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今無爲軍巢縣 左氏傳楚成嘉爲令尹群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秋滕子來朝 左氏傳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來聘 左氏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張氏曰秦人以賄結魯魯亦厚賄答之賓主相與以貨利而坐視霸主之受兵此比事以書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
冬十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氏傳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晉人禦之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 陸氏纂例曰戰不書及交爲主也程氏曰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故不言晉及 前年秦伐晉春秋以秦惟事報復故夷之至此秦又伐晉戰于河曲秦曲甚矣故不書晉及其黷武殘民則二國之罪同故秦伯趙盾皆以人書貶之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諸魯邑今兖州諸城縣鄆魯之東鄆今鄆州須城縣 鄆莒魯所爭者以其遠偪外國故帥師城之言及者別二城也春秋書大夫帥師城邑皆譏之也

十有三年丁未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不書葬魯不會 共公卒靈公立宣十年遇弒

邾子蘧蒢卒 左氏傳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不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既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說見二年十年

大室屋壞 公羊大作世故書以見不恭 左氏傳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大室大廟之室也自正月不雨至七月無壞道也由慢宗廟使至傾頹廟久不修以至于壞春秋志此以譏文公怠慢事宗廟猶不謹若此其能修舉政事乎

冬公如晉 衛侯會公于沓 高郵孫氏曰沓之會公已去魯而未至于晉也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 鄭伯會公于棐 公羊作斐杜氏注棐鄭地 左氏傳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衛貳于楚畏晉因公請平 公一出盟晉往還與衛鄭會又為請平於晉公羊氏謂春秋善之

十有四年戊申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 左氏傳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余氏曰居喪而伐人與伐人喪其罪一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左氏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 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新城宋地杜氏注在梁國穀熟縣西今南京應天府 左氏傳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 從楚者陳鄭宋 [illegible]纂例曰此行會禮而又別日行盟禮故書日以譏之 程氏曰趙盾會盟 許自晉文圖之不服襄公又會伐之今始與會盟楚自晉襄末年滅江滅六已肆其暴趙盾秉政猶復伐鄭次務圍巢其猖獗自若至十三年復大朝晉衛鄭請平因招致久貳之許會盟于新城稍修復齊桓之霸政然何足以方首止葵丘其如晉靈尚少大夫擅政故止書癸酉同盟于新城當時楚商臣弒逆之罪若此徒以強暴服人非晉大夫稍主此盟則諸侯不為異論而從之中國而為夷矣

秋七月有星孛入北斗 孛彗星也狀如篲除舊布新之象其言入者斗有環域入其魁中也 北斗天之三辰綱紀之星貴運也孛以邪亂之氣入其中春秋書之以紀異也 左氏傳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宋方伯中國綱紀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 文十六年宋人弒昭公十八年齊人弒懿公宣二年晉趙穿弒靈公 胡氏曰三君皆違道失德而致于亂聖人書於春秋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左氏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七月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趙盾豈不知貜且正而長當立捷菑庶不當立何遽與師八百乘縣地千里至邾之城下待其辭然後知竊料盾之知必不如是之疏也蓋盾之欲伯示服義於諸侯也 趙子曰弗克納言失之於初而得之於末也愈乎遂也陸淳曰晉帥皆有名氏書人何也廢置諸侯王者之事人臣專之罪莫大焉夫子善其聞義能徙故為之諱也 凡事不合常理而小可嘉者皆以諱為善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公孫敖以罪奔莒何以書卒敖為大夫棄君命從莒女失君臣父子兄弟之義流身四年無所容於天地卽死於旅而不得歸春秋特書其卒著其迷於欲而忘反為世戒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左氏傳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 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陸淳曰閔之師曰春秋之作本懲惡也若未踰年之君被弒而不曰君則逆亂之臣皆以未踰年而肆其凶惡也故原其情以立此義高郵孫氏曰人子之心則未踰年稱子國人弒君則未踰年而稱君此春秋所以辨君臣之分而防篡弒之禍也

公子哀來奔 左氏傳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 蕭宋附庸邑昇為卿 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陸氏微言曰時奔者皆以有罪而子哀獨以宋公不義不貪其祿而去之出奔之美者春秋之所未有故書字以襃貴之也

冬單伯如齊 泰山孫氏曰單伯魯大夫至此稱見者蓋其子孫世爾張氏曰單伯魯大夫之命于天子者自莊公元年至今已七十餘年未必一人或其子若孫與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齊商人弒其君舍子叔姬舍之母魯女也魯使單伯如齊欲請以歸曰殺其子焉用其母商人怒為是而執之常山劉氏曰齊人弒舍之惡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罪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但北面事之又致執其君

母齊之人均有罪焉故曰齊人執子叔姬劉氏妙言曰兩稱齊人者彼雖專執聖筆兩執之正男女之別也況爲國女雖同執之猶將異之云爾

十有五年己酉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魯不能及其閒暇以明政刑仗義興師討齊弑逆之皋而反因晉以求於齊晉欲繼霸亦不思討商人何以言盟主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司馬掌兵官也華孫宋督之孫華耦也來盟出於彼而自來盟也不稱使非君命之也　宋自僖二十一年被執之後久不與魯通今華孫以其君無故自來結盟通好將以紓難宋大夫書於經者多矣惟三人以官舉見春秋與之也

夏曹伯來朝 十一年曹伯來朝今復至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氏傳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許氏曰以敖之罪棄而録卒録其喪歸春秋爲之屢見於經者以文伯惠叔之哀誠無已也易曰有子考无咎書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故聖人以敖著教焉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日有食之說見隱三年鼓用牲于社說見莊二十五年

單伯至自齊 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單伯自齊至晉書至是魯大夫明矣若以爲周大夫何不言歸京師春秋何不皋齊之執王使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新城之盟趙盾主之蔡不同盟故郤缺伐之然則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蔡從楚不與中國諸侯盟固可罪晉既伐之不待其悔過而遽入其國甚矣

秋齊人侵我西鄙 左氏傳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齊無故而侵魯故人之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氏傳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劉氏曰諸侯何以不序不足序也欲治齊而後不能惡晉也惡晉而言諸侯何晉猶諸侯之長矣亦諸侯之罪也胡氏曰入國之君不序畧之也夫夷狄然後畧之若臣同體而不分爵號易爲畧入國篡弑夷狄弑君之賊夫人所得討也故陳恒弑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而請討今商人弑君晉與諸侯不能討交賂而退何以賢於夷狄哉故書諸侯盟于扈分惡於諸侯也伯國合諸侯而謀很事者將以圖功而成名也晉受賂而不舉則是求名而亡從爲盟會而已經不書晉從書諸侯兼罪之也盾之佐霸有愧於管仲矣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胡氏曰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爾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爲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弑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張氏曰齊商人既弑舍而絕其母於齊故不以出夫人之例書之而書齊人深罪其國人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齊將皆以諸侯之不能見伐故又侵魯伐曹　以此年夏曹來朝魯也入其郛殆矣幾乎入矣　公羊曰郛恢郭也城外大郭也

十有六年庚戌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氏傳春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　弗及盟弗與盟也大國之卿可以會小國之君不可以會次國之君齊侯以季文子不可以敵己故弗與盟魯請盟於齊蓋欲與齊平也文公不自往而使季文子犯分而行安能平數年之隙遂亟往以匡弱逆亂之齊文公不能自強以討之反爲其侮命使則禮致聘時乎侵犯邊鄙以至自屈而與之平又不見答益見魯之衰矣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視朔即朝廟而告朔也文公怠於政自二月至五月不視朔也左氏謂有疾諱之也故聖筆不言疾而直書之自此又講告朔之禮致餼公不復舉行及定公時故夫子有愛禮存羊之論胡氏曰文公厭政偷見於經閏不告朔朔不視無兩不聞會同不

與廟壞不修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郪音西公羊作犀丘穀梁作師丘　左氏傳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師氏曰納賂於齊而求盟其弱可知也而齊侯受賂以與遂盟則觸之弗及季孫者亦豈以禮而御之哉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左氏傳聲姜薨　姜氏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左氏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自伯禽至僖公十七君　蛇數亦十七也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蓋以此出而毀之歟劉氏曰魯人以爲祥而毀之非明民之道也公羊傳泉臺郎臺也郎臺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氏傳楚大饑戎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人率群蠻以叛麇人帥百濮伐楚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群蠻素乘楚饑而攻楚楚懼而徙則無以保其國矣用蔿賈之善謀制而服之可也秦巴從楚共爲戎首以滅鄰國罪可知也人三國而書滅庸惡之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左氏傳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襄夫人周襄王姊昭公祖母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司城也　昭公不道襄夫人殺之而書宋人見衆欲弑之也然以弑君之皋歸宋人則凡與於弑者皆以輕重斷獄所以折上下

宋氏志也

十有七年辛亥春晉靈人衛成人陳靈人鄭穆人伐宋 左氏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又其不討之罪 程子曰行天討而成其亂故貶之 胡氏曰稱人貶之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孫氏曰聲謚也九月而葬 左氏傳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齊侯伐我西鄙 西左傳作北 去年夏公子遂納賂於齊盟于郪丘甫十越月齊又來伐我盟可恃乎齊以強凌魯弱也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左氏傳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齊方伐我我未能報先反而與之盟齊服而求平也以郪丘之盟公弗與而齊復來伐故親及盟也書此皆譏魯文也

諸侯會于扈 左氏傳晉侯蒐于黃父遂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 劉氏曰諸侯何以不序不足序也其不足序奈何欲治宋而後不能也 書諸侯會而不列略之也與十五年盟于扈同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左氏傳襄仲如齊拜穀之盟

十有八年壬子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穀梁傳臺下非正也 高郵孫氏曰薨非路寢皆不正也其曰臺下蓋又甚焉

秦伯罃卒 秦康公卒子共公立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左氏傳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 齊商人驟施聚士以成弑舍之謀既立而天子不討諸侯容之故商人遂行不道反數數侵魯自以為莫敢誰何甫四年而禍起肘腋為二微者所弑卒自受其報出乎爾反乎爾理之常也然春秋之法仍書齊人弑其君者以商人君齊四年諸侯與之盟會不可不謂之君也殺之宜坐弑君之罪故書曰齊人弑其君商人此春秋懲篡弑塞禍亂之原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傳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襄仲借賀惠公立故欲謀齊來會葬

冬十月子卒 左氏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敬嬴事襄仲故以子託之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惡太子視其母弟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惠伯叔仲彭生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子之名左氏曰惡

公羊曰未知其誰若如左氏則亦晉師服所謂異哉君之名子也于殺書名而此不書文公已葬故不名也 胡氏曰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民臣之心也 不日史闕之也不地見其弑也 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後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中曰子卒則知邪謀出於使齊之二子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氏傳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胡氏曰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見其非絕於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莫于孫卿者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不書而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 告宣公之立也 沙隨程氏曰遂得臣行父三人皆與謀以其前後如齊而知之也

莒弑其君庶其 張氏曰凡稱國以弑者著其君以無道為國人所弑而大臣坐視不能討皆當誅不赦之罪也 左氏傳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吳郡 陳深 撰

宣公

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庶子母敬嬴公子遂弒子惡而立之周匡王四年即位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 高郵孫氏曰天下無王自平王而下也至於桓公王道之不行未久也春秋書王凡四終始反覆欲見其討而竟不能於是不書王以爲法於萬世至宣公則王道之不行百餘年矣亂臣賊子接迹而起而王者竟不誅之非天下之無王何至是也唯其無王是以書王耳桓之時王道猶可望可以待王之誅宣之時則竟無王也於是書王以討之也

公即位 宣爲弒君者所立雖與桓謀弒之惡不同然其母私事公子遂以其子屬之其意實圖篡嫡也宣公實不與聞乎是以穀梁謂繼弒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書即位其與桓文之立一美一惡不嫌於同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杜氏注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而惡明也 敬嬴私事襄仲以子託之文公卒仲殺太子惡及其母弟皆齊出也仲懼齊見討故宣公即位之初汲汲求昏于齊爲自安計不顧衰絰之中而行吉禮魯可辠齊亦可辠也其必去年襄仲如齊告立接之始謀也觀其所爲純是利欲略不以禮義自持何耶

九百十一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羊傳遂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蓋承上文故不稱公子亦省文法也 不稱姜氏貴齊不當犯禮成昏也方至自齊未告廟而遽稱婦變其書法若皇敬嬴也敬嬴事權臣謀立其子殺太子適立君稱爲國母顯然以姑自處故特書婦姜以著妾母之僭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氏傳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篡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呂氏曰君母不正庶子篡立而國之大臣恃大國以覓旋旋肆肆無所忌憚行父名大夫而猶若是先王之澤盡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于衛 胥甲晉下軍佐也文十二年晉秦戰河曲不肯薄秦于險與趙穿沮軍之謀故循罪置母去其所雖罪輕於殺耳書之亦譏其僭也蘇氏曰胥甲趙穿當軍門呼其罪一也放胥甲而舍趙穿穿盾之族子也故稱國以放言政之不一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杜氏注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後漢志琅邪國陽都故地有牟臺注平州在縣西今屬沂州沂水縣 左氏傳會平州以定公位 春秋以來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致討故季文子汲汲納賂請會以定位蓋弒逆之罪無赦豈可以反會而得免是何等世道也以賂濟請好賂以求寵也世既無王誅又無伯討故亂臣賊子復何所畏而不復感魯宣欲定位宜書及而曰會者齊貪其賂其志同也

公子遂如齊 左氏傳東門襄仲如齊拜成謝得會也襄仲雖云如齊拜成其實往言將納所許立君之賂于以成其弒立之謀也

西田是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氏傳爲立公故以賂齊也 程氏傳宣公以不義得國賂者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 濟西魯不能保有其土地故不云我非彼強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若皆諱之故地僖三十一年復取之於曹者 去年文公卒東鄰卑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雖云拜葬其實謀立宣也求昏納賂許路盡在此行以此昭齊必從之冬十月遂弒惡立宣夫人姜氏歸齊今作宣即位未幾遂即如齊逆女遂以夫人至自齊夏季孫行父又如齊納賂請會既會而公子遂復如齊拜成又將歸齊田諸觀聖筆所書之詳不待傳不待貶而公子遂公孫得臣季孫行父宣公之惡自見齊以卑畏齊而明以利齊東魯之釁以貪其利俱以利而成亂安知義果何物乎故其勢不至于戰國之亂強秦之暴不止也不書齊與而書齊取取者非其有而取之也

秋邾子來朝 宣公弒立諸侯當討之而邾子來朝無貶者既於劉桓貶矣公羊曰此皆從同同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左氏傳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 鄭以晉不討宋之罪固不足與然鄭從楚而爲中國患何義乎故書人以卑之也楚書爵著其強盛也文二年楚雖伐鄭猶未服楚故新城之盟伐宋之舉鄭爲晉役至今年始叛從楚師今矣

九百廿

晉趙盾帥師救陳 左氏傳晉趙盾帥師救陳宋經文宋殺逆不當救故聖筆省之言晉能救陳故特褒而書救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左氏傳會于棐林以伐鄭也 先會而後伐止此與桓十五年會于袲同曰會晉師不以大夫用諸侯之辭也於此見聖人書法之妙而當於理也 杜氏注棐林鄭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秦之與國案地譜崇國在京兆鄠縣昔崇侯國 左氏傳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秦知其計故弗與成 晉欲求成于秦而不以義乃侵其與國挾詐謀行之宜秦之弗與晉秦自河曲之役已息兵七年今晉無故動其兵端召明年秦師來伐

晉人宋人伐鄭 鄭嘗從楚伐宋宋欲報怨晉亦欲報北林之役故同伐 鄭宋自貪弒逆何以伐人初鄭以晉討宋之篡受賂而還故不從晉而從楚今晉復與弒逆者同伐鄭何以服其心 歲晉侯侈而趙盾專惟黨利而不顧義宜其不競於楚也

二年甲寅**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

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氏傳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半入華元逃歸劉氏傳戰而言及主之者也猶曰宋華元為志乎此戰也云爾杜氏注大棘在陳留襄邑縣南 經書及莒宋主乎戰宋以弑逆而妄與師師出不以直可卑也鄭從夷而病中國尤可卑也書師書戰家相敵及師敗而帥獲豈惟可恥無故毒民亡衆宋鄭之卑可勝誅哉直書其實事而惡自見也

秦師伐晉 左氏傳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晉趙盾救焦 趙穿好勇而狂者也無故侵崇以召秦兵盾不之罪私厚之也桃園之舉蓋可見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氏傳晉趙盾遂自陰地晉河南山北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鬭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長疾以速其斃 鄭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楚有辭矣趙盾去之以理曲也晉因取宋賂不能服鄭故不競於楚未救晉與諸侯患之且書侵而不言伐也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晉靈不君趙盾驟諫公欲殺之數矣盾之去當急盾出而穿攻靈公于桃園故趙穿弒靈公董狐乃曰趙盾弒其君此誅雖未必出盾然盾平日親厚穿穿今盾出矣故為盾弒公此雖非盾使之其實為盾何以

見盾親厚穿盾反而不討弒君之賊乃使之逆新君黑臀于周盾之情無遁矣春秋推見至隱而歸弒于盾真至公之筆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也文十五年即位凡六年崩定王立

三年乙卯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猶三望 魯不顧天王新喪未葬欲行郊祀之禮郊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遂不郊此天之變異不人也魯之僭郊已非禮此又有忘哀從吉之卑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為成王制禮非魯所可得行況天王崩乃臣子斬衰奔赴之時尤不當舉行大禮郊牛傷且死天變顯然而魯猶三望望祭天子之事尤非諸侯所當行既不郊而猶用三望之僭禮春秋書之譏其得已而不已也三望公羊謂泰山河海詳僖三十一年

葬匡王 胡氏傳四月而葬王室不備其禮略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公羊作賁 陸渾子本允姓居瓜州僖公二十二年晉惠公與秦遷之于伊川在唐為河南陸渾縣今河南府伊陽縣北二十里有陸渾廢故城 左氏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胡氏曰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在王都之側楚人伐之又觀兵周疆而問鼎故特書于策以謹猾夏之階也

夏楚人侵鄭 左氏傳春晉侯伐鄭及郔郔鄭地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胡氏曰不書晉之伐鄭之平者仲尼削之也鄭以晉受宋賂為不足與也矣而楚豈可從乎今晉成新立背僭歸中夏則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遷善故獨著楚人侵掠之罪而鄭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 赤狄狄之別種孔氏疏曰赤狄白狄俗尚赤衣白衣地譜潞州春秋赤狄之地寰宇記許氏曰楚狄迭擾南北此中國陳穢之時也

宋師圍曹 左氏傳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須文公母弟昭公子昭公之子以作亂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事在文十八年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經不書二族以曹師伐宋但書宋師圍曹而知為二族見伐故也亦與宋不能自治徒悻衆逞強以報復也

冬十月鄭伯蘭卒 穆公卒靈公夷立 葬鄭穆公

四年丙辰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 郯音談 莒人不肯

公伐莒取向 魯欲平莒郯之怨挾齊同往也及見魯之志以二大國不能平區區二小邦意魯必有私故不能平於是魯侯怒乃自往伐莒取向何不思之甚魯能為郯伐莒安知無為莒伐郯者乎是魯與齊一出不能治亂反致亂也其書取尤卑魯也

秦伯稻卒 秦共公卒子桓公立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左氏傳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宋字子公歸生字子家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它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 公子歸生位上卿不能遏服邪惡背於忠謀而從之既操兵柄初聞其謀先事誅之如反手耳何乃為其所制耶且所為故春秋舍宋而罪歸生以為首惡示國討之法也

赤狄侵齊 去秋赤狄侵齊今復再侵以中國無盟主故得以肆其猾夏經屢書以見夷狄強而中國弱矣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氏傳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危之而固之事亦殆矣

冬楚子伐鄭 石氏曰鄭去楚即晉自二年之夏至十年之冬楚凡五伐鄭至辰陵之盟既從楚又徼事于晉故十二年復致楚圍此皆不務德以力爭諸侯又不能攘夷狄以存中國之致也然楚兵伐鄭二稱人四稱子稱子者四非與之也悼其強而已稱人者二非加貶也誅其甚而已悼其強以表中國之微誅其甚以懲夷狄之橫齊之人之其意一也十二年楚圍鄭入之遂服晉于邲而後鄭服楚晉之不振有自來矣

五年丁巳 春公如齊 左氏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留公強成昏

夏公至自齊 左氏傳書過也　公既見止連昏于隣國之臣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至以示過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左氏無子字當從公穀有子字在叔姬上　左氏傳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自逆也穀梁傳諸侯之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胡氏傳稱子者別於先公之女其曰來者以公自爲之主也嫁女於大夫而不使大夫主之則厭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貪驕強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于外而宣公以國君遇于高固請昏其女强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爲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自宣公也　子叔姬即齊孝公之夫人昭公之母公子商人弑昭公叔姬歸魯昔爲齊侯之夫人魯不應嫁齊卑高固固亦不應娶也時齊止公爲高固請昏魯從以此義卻之稍有知者亦知其決不可爲何二國之君有如是之昏姻也其失禮甚矣春秋婚姻常事不書書此者以爲非常爲後世戒也

叔孫得臣卒 不書日史闕文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傳冬來反馬也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書以示譏也　叔姬昔爲國君之夫人既歸其臣又與之偕來齊魯皆無媿乎書此交辠之也

楚人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戊午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氏傳陳即楚故也　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　此書趙盾以陳從楚與衛孫免伐之信如是盾乃修盟主之職宜有辭以伐陳而經書侵何耶見晉以兵加之非其道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書螽凡十一八月螽凡三僖十五年本年襄七年

冬十月

七年己未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氏傳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穀梁傳來盟者前定也　魯宣專事晉未通于晉衛欲爲晉致魯故前約而來盟魯信衛而往與晉會卒爲晉所辱盟之不可恃也如此

夏公會齊侯伐萊 杜氏注萊國今東萊黃縣　書會者外爲主伐萊齊志也書至自伐危之也萊齊魯之鄰小國也大國不能恤齊恃强而伐之可辠也魯因而助虐其辠均耳

大旱 去秋螽今秋復大旱歲凶可知矣是後不聞魯救荒以賑貧於民國之所存者幸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黑壤晉地一名黃父　左氏傳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鄭及晉平宋公子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即黑壤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慢盟主以取執止之辱故諱之　張氏曰凡盟會而不得見不與盟直書之者曲不在公也若夫見執且不與盟而悉諱之也則其曲在公矣宣公私昵於齊而不事盟主故盟見執而不得與辠以賂而苟免於是諱之則宣公之辠可知矣

八年庚申 春公至自會 見執於晉踰年乃至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黃齊竟上地　公羊傳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爲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歸者尚不當反況於疾乎　杜氏曰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

辛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于垂 杜氏注垂齊地非魯竟故書地　有事時祭也公子遂使齊有疾而還至垂而卒方有事大廟而聞之以遂之弒惡及視有大罪不當書卒今書之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書仲其字也蓋宣公德之與公子友之於僖公同有援立之恩故亦用公子友例生而賜氏俾世其卿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古者家大夫卒而賜氏此蓋宣公德遂越禮而生賜氏俾世大夫故經於其卒書族以志變法爲後世戒故劉氏曰自是世仲氏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去起呂切　繹者又祭祭之明日仍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齋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卒書猶繹可已而不已也萬二舞名也舞有文舞籥舞也武舞干舞也籥管也吹籥執翟羽以舞也去籥者以有聲不用也既知其不可而仍用干舞不能制之以禮徒去籥以掩人之外聞也詳觀一字之間足以見聖筆書法之嚴垂訓之意遠矣

戊子夫人嬴氏薨 嬴氏文公妾宣公母也稱夫人自成風亂嫡妾微嬴視效援例以自立故無貶從同同也襄仲卒方八日而敬嬴亦卒二人皆奔道合謀殺惡及視慘虐不道若此亦安能久乎甫及七年相繼而亡天道之報不遠也時無王又乏盟主得以逃罪而獲令終幸矣

晉師白狄伐秦 左氏傳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　晉伐崇以啓釁端自是秦晉報復不已晉主夏盟宜合諸侯攘夷狄安中夏不能責己補過反結戎狄以伐秦何諸侯無可與者適足以示中國之弱而謂狄可恃乎況無故率氏殘衆自莫大焉經直書實事以示貶也

楚人滅舒蓼 穀梁作鄝　左氏傳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夷狄相攻滅不書今書者見楚自是愈強聖人先憂之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杜氏注月三十日食　經書日食之既凡三　連年夷狄陵中夏臣弒君禍患增出宜乎天變之徵見乎上矣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

克葬 杜氏注敬諡嬴姓也 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春秋四貶之以正其事今敬嬴薨葬據成風例而無貶從同同也示魯之君臣不足責乃深責之也葬必卜日既定其日豈可因雨而止今雨不克葬喪制無備可知也使明日雨復不止久暴露於外可乎書之以見其褻事滅裂君臣皆可鼻也而不克葬亦以敬嬴之惡而著咎證焉

城平陽 杜氏注泰山平陽縣今襲慶府鄒縣有南平陽城 襄陵許氏曰國有大喪始葬而又動衆城邑非特不愛民力以公爲忘親愛矣不時孰甚焉

楚師伐陳 左氏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平而還

九年 辛酉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泰山孫氏曰公有母喪而遠朝齊無哀甚矣

夏仲孫蔑如京師 左氏傳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 宣公於歲首即朝齊以王徵聘夏方使大夫如京師可見宣公之慢公屢如齊無不書至譏之也宣公在位九年於齊凡三朝於周未嘗一朝以徵聘今始遣大夫往不待貶而公之惡自見也魯凡聘諸侯謂之如聘王亦謂之如於諸侯故魯而不書朝內魯之意也朝周亦謂之如罪其視天王猶諸侯也

齊侯伐萊 襄陵許氏曰去秋伐萊齊不敢報萊不伐齊而齊亟伐之畏衆強而陵小弱可以觀惠公矣

秋取根牟 杜氏注根牟東夷國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宋永安記今爲沂州安丘縣之城治

八月滕子卒 左氏傳滕昭公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左氏傳會于扈討不睦也謀齊陳陳侯不會前年與楚成故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杜氏注卒於竟外故書地陸氏纂例國君不卒於其國則書地扈鄭地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胡氏曰晉成公衛成公皆不書葬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宣公獨深何齊衛欲爲晉致魯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及魯宣會晉黑壤而晉止公是以扈之會魯獨不往二國起喪皆不往會以私怨廢禮忘親其自是著矣

宋人圍滕 左氏傳因其喪也 滕有喪宋不哀恤而用兵圍之故貶而人之以著其不仁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左傳六年楚人伐鄭取成而還此厲之役也既成鄭伯逃歸故九年楚復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至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 楚以鄭不從故數伐之晉既主夏盟當合諸侯救鄭攘楚可也僅使一郤缺帥師而往果能拒楚救鄭乎是以不免鄭與楚平明年晉又合三國伐鄭取成而還冬楚再伐鄭十一年楚子與陳鄭辰陵之盟而後楚陳鄭合楚居陳鄭之上初主中國之諸侯也經書楚子非與之紀其強盛與中國之諸侯侔矣

陳殺其大夫泄冶 泄字從公穀左氏作洩以唐諱改其傍也 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泄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泄冶 襄陵許氏曰殺泄冶張陳亡之本也胡氏曰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大夫則不失其官守而殺之者有專殺之罪矣而無罪者書名者冶以諫殺身而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喪身之禍從之故書名以徵舒弒君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義係於名而書名者也冶之盡忠不避死以諫可謂直矣然當靈公朝夕株林之遊君臣淫放豈諫者一言所能止之乎惜乎冶不能見幾潔身而去冶死未幾而陳至於君弒國亡悲夫

十年 壬戌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公數如齊必書其至聖筆詳載不厭其繁皇宣公也

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氏傳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程氏曰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此齊非義取之故云歸我不足爲善也 公歲往朝齊或一歲再往自負篡逆故卑屈事齊尤謹故齊惠悅其能順事己以所取濟西田歸之言我者魯之舊封也齊取已十年今始歸我也不言來歸者請而得之也昔取之不以道今歸之不以正一出於相與之私而已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 惠公卒頃公立

齊崔氏出奔衛 左氏傳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高國逐崔杼公卒而逐之奔衛經以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襄陵許氏曰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弒者以其宗族之強經以氏舉於此辨之早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左氏傳公如齊奔喪胡氏傳天王之喪不奔而汲汲於奔齊喪天王之葬使微者會而公孫歸父會齊侯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

癸酉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廏射而殺之二子奔楚胡氏傳禍莫大于拒諫而殺直臣泄冶不能盡言於其君以靈公君臣淫縱恐其及禍不忍坐視而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春秋言泄冶見殺於前而著夏徵舒弒君于後以見泄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弒之由皆淫放之禍爲萬世之大戒也石氏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此所以陳靈公雖無道而從大夫弒君之詞以書之

六月宋師伐滕 左氏傳滕人恃晉不事宋六月宋伐滕胡氏傳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稱師譏用衆也鄰有弒逆不能討乃用大師以伐小邦故稱師以著其罪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仲遂之子齊侯卒公親往奔赴及葬而使貴卿往會匡王崩公不奔赴故

葬則周不來告宣公於天子則慢甚於強國則特厚春秋比事而觀其罪著矣

晉人宋人曹人伐鄭 左氏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鄭數為楚伐不得已從之晉為盟主不能帥諸侯攘楚而但伐鄭畏強淩弱也此時陳與鄭鄭陳弒逆獨不當討乎故春秋俱貶而書人罪之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公羊傳王季子者何王之母弟也不書名尊天子也　左氏傳劉康公來報聘即季子也其後食邑於劉宣公立國十年未嘗朝周事君之禮甚慢僅遣一介而重臣繼來書以見王室之無政故襄陵許氏曰自是王靈頓亡王聘益輕春秋不復錄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杜氏注繹邾邑魯國鄒縣有繹山今在襲慶府鄒縣為邾魯二國之境詩保有鳧繹邾文公卜遷于繹皆此　征伐自大夫出小國當恤伐為已甚又從而取其邑非其有而取之魯之君臣俱可罪也

大水 陰盛陽微夷狄淩中夏之徵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左氏傳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宣公居位十年如齊凡五遣大夫聘齊者六魯之君臣不能為國以禮而數數妾媚悅齊歸父取繹懼構畏之討故又亟往意必以賄奉之也春秋書之以著其卑比事可見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氏傳國武子來報聘前此齊未嘗來報聘今齊侯新立始一來也

饑 杜氏曰有水災嘉穀不成

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傳稱晉救鄭經削之以晉不能攘楚徒救亦無益也

十有一年癸亥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 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　左氏傳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盟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鄭自此年從楚辰陵既而叛楚楚纍入陳陳弒景公世不從晉明年楚遂入鄭是時齊方伐莒晉復會狄不能討誅楚之逆而楚莊討之故辰陵之盟春秋書楚子陳鄭之上而特與之以楚初主諸侯因以見中國無人夷狄反能行之自此以下比事觀之諸侯之罪著矣於陳鄭書侯伯之爵而楚書子加其上亦所以媿之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莒恃晉不事齊魯從齊故同伐之兵不討陳亂而附齊淩弱春秋書之以著齊魯之罪

秋晉侯會狄于欑才端切函 欑函狄地晉侯往會之　左氏傳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故會于欑函　晉捨討陳而以道楚使之舉大義為伯討以令於中國晉失盟主之道徒與狄會與楚爭鄭及邲之敗鄭復即楚矣春秋書實事而罪自

見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左氏傳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無動將討于少西氏徵舒之祖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陳城門楚子夷國君而能殺夏徵舒故與衛人殺州吁例書之書人衆辭大惡衆所欲誅也聖人與楚之討傷中國之無人書楚人而中國諸侯之罪自見矣亂臣賊子人人得討不間中國夷狄所以廣忠孝之路而拯救三綱於大亂之日也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上書楚子殺夏徵舒與其誅弒逆義也稱人言衆志也此書楚子入陳獨稱楚子楚子之所欲也楚子既入陳而欲縣陳貪其利也向非申叔時言之遂亡陳矣後雖復封之故仍書入入者不受而強之也公孫寧儀行父從君於昏宣淫于朝誅殺諫臣致君見弒蓋致亂之臣也靈公見弒遂奔楚託於討賊復讎以脫其罪楚莊不能察其反覆既有其罪而納之陳又使陳人用之衆措諉矣蓋二臣者初奔楚必首以重賂啖楚又以縣陳之利誘之楚子貪縣故從而不加之罪而強欲納之于陳故經始書討賊與之然後著其入陳且納亂臣之罪使楚莊功過顯然可謂當矣

十有二年甲子春葬陳靈公 陳弒君之賊已討故可以書葬矣

楚子圍鄭 左氏傳楚子圍鄭三月克之自皇門至於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

尫入盟子良出質　鄭與楚辰陵之盟又徼事于晉故楚復圍鄭　楚子已縣陳輕申叔時一言而封陳故經不書滅而書入楚子已入鄭鄭伯牽羊以逆楚子以其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故經不書入而以圍書此聖人忠恕之道也胡氏謂不書楚入鄭以能討陳弒逆故從末減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楚圍鄭晉荀林父帥師救鄭鄭已服楚桓子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動兵伐鄭不後隨武子士會善之彘子先縠曰不可知莊子亦不許惟韓獻子謂桓子彘子以偏師陷子為元帥而師不用命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時楚師亦欲還晉趙括趙同從彘子以戰遂大敗林父為元帥不能止諸師之從楚師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矣諸師又皆信然其實先縠若以中軍佐濟于令軍中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師也於誰責乎故經不書晉救鄭而以林父書及之者言林父之志乎此戰也并著其敗師之罪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氏傳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明日蕭潰　楚入陳復入鄭敗晉師乘其銳氣伐蕭以滅之故經特書滅以著其暴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清丘衛地杜譜今濮州臨濮縣東南有清丘　左氏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伐陳

衛殺之不討亂也楚伐宋晉不救不能有盟也言不實其言 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陳共公與衛成公有舊好故孔達背盟救陳以爲罪胡氏曰書同盟志同欲也程氏曰晉爲楚敗諸侯懼而同盟也 皆國卿而書人以其盟無益未幾皆渝故貶之陳藉楚以討弒君之賊不容不從楚宋不能爲陳討賊楚既平之乃動衆伐其所楚非義舉也衛人救陳雖背盟經以救書見陳未有罪而遭宋伐爲可恤也書救者責宋也書師以其妄用衆書衛人以其渝盟也

十有三年乙丑 春齊師伐莒 左氏傳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左氏傳以其救蕭也 陳既從楚宋伐之故楚救陳以報伐也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左氏傳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 先穀剛愎違命敗晉師今又召狄致之是也何稱國以殺休父新將中軍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越椒作亂楚莊既滅之尚思子文治楚而復克黃也晉先殺先穀之孫而滅其族晉之德刑皆不足以敵楚矣

十有四年丙寅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案左氏傳十二年陳貳於楚宋以清丘之盟故伐陳衛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不可不救也 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故孔達背盟救陳而以孔達曰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人救陳既而晉人來討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於是孔達縊而死衛人以殺告說于晉而免于伐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搆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孔達固有罪矣而衛人用其言以干盟主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衛用人謀而干盟主至于見討誰之咎歟之衡而歸其咎以殺春秋端本清源故書法如此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曹文公宣公立成十三年卒

晉景侯伐鄭 左氏傳爲邲故也 晉不能庇鄭使鄭因服於楚既困且辱皆爲晉也再犯楚師楚能赦之楚德厚矣難悖其與楚也晉伐楚援鄭既以後朝滋職于邲自取敗績不知悔過以同姓諸侯自相魚肉欲中國強夷狄弱其可得耶 晉敗于邲不能自反復與楚爭鄭勞人甚矣文公而下諸侯親自將焉其爵此所以書晉侯伐鄭是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氏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曰無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 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抶宋公之僕 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 申舟子犀于見王乃行 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 以我比邊鄙是亡國 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九月楚子圍宋 宋困於楚數矣自僖公之世會盂被執戰泓敗績盟諸侯以厭闘今復被圍楚之強甚矣然十二年宋伐陳經書救陳所以著宋之罪今書楚子而不去其爵亦所以示宋殺其使以召兵故無與辭春秋非以進楚亦著楚自此而益盛矣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石氏曰文公以來大夫始專盟會至此以爲常矣王氏曰遂以不正立宣公宣公以不正而任其子歸父此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子見公與之深也諸侯失政自宣公始大夫專政自歸父始聖人詳書以疾之 公孫歸父以外臣僭恣而抗諸侯齊侯以國君下屈而會外臣皆非禮也經特書之所以著當時諸侯陪臣之卑不能以禮讓爲國固非其國矣

十有五年丁卯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案左氏傳十四年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公孫歸父去年會齊侯今年又會楚子其專甚矣會于宋以宋被楚圍將以平宋楚因以自謀而薦賄也魯以千乘之國不能攘夷狄而至爲此謀又使其臣得以專恣不亦謬乎春秋連書之所以志魯之君弱臣強而反自屈於夷狄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被楚圍九月甚急及楚而始平平謂平和也宋華元以情告楚子反楚子反感動子反子反亦以情告之於是退三十里而盟二子平二國幾何擧其稱人何也公羊以爲平者在下也謂二子專之非稟命於君雖卿亦人之不與之也況華元縋入楚師而劫其將子反將而劫於敵出於要盟故君子不貴故書平而不書盟也書宋人及楚人平宋及之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案左氏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於是晉侯伐潞滅一殺酆舒潞赤狄之別種也赤狄有潞氏甲氏潞今潞州潞城縣潞嬰晉侯之姊非貝狄也 以嬰兒歸晉以其所自出也 晉侯因酆舒之罪使林父帥師討之既執酆舒殺之以示其罪當立君改紀其政而返脩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不仁也經不書林父而書晉師責晉而略狄也

秦人伐晉 秦人伐晉凡三文三年此年襄十一年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氏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皆王卿士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 襄戴公之子 果如傳所云則王孫蘇首惡何不書恐未必然也 發微以王札子爲王子札也文說則是劉氏云王子札之子故稱王札子然皆不可考也召伯毛伯王之卿士王札子人臣也而擅殺之周衰天子失政刑其亂甚矣春秋書之不待貶而罪著矣

秋螽 自六年至今凡三螽其間水旱迭至宣公不修德之所致也災異數而國空虛損絀而民愁困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婁杞邑公羊作牟婁恐無婁之誤也 大夫相會始此也始諸侯自相會後

諸侯與大夫會至此大夫與大夫會皆非王事而動以非禮故其流不至於篡奪不止也

初稅畝 初謂始行之也稅畝履畝而稅也井田之法一夫百畝十畝爲公田什一而稅也今履其私田復十稅一始什二而稅也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蓋始於此也其後成作丘甲哀用田賦春秋屢書之以譏重斂也

冬蝝生 蝝悅全切又尹絹切 蝝子也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方有螽冬又生子蓋螽遺子於郊野又將蕃育聖筆復書灾也

饑 經三書饑宣世兩書饑十年以大水今年以螽爲國不務本無蓄積一遇凶災則民不聊生而又加以重斂國非其國矣

十有六年戊辰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氏傳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 鐸辰不書留吁之屬 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 代林父將中軍 杜氏注甲氏留吁赤狄別種 晉士會命卿又爲上將書以人貶之也晉既滅潞氏今又并其餘黨盡滅之無遺亦甚矣非攘夷狄之道也晉自此之失而還志在於伐狄遂并其地聖筆書之極貶之也

夏成周宣榭火 成周周之東都今洛陽也宣榭公羊曰宣宮之榭也何休曰周宣王之廟也至今不毀者有中興之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杜氏注講武屋胡氏曰案呂大臨考古圖有敦銘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郇是知宣榭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宮之榭其室無室以便射事宣王之廟謂之榭其廟榭如榭也 左氏曰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聖人因東周宣榭之火傷聖王之烈既不可得而見併其遺迹亦從而火之所以傷而志之也

秋郯伯姬來歸 左氏傳出也此年郯伯姬來歸成十五年杞叔姬來歸皆見出也嫁之時不書歸以爲媵也春秋內女出亦詳書之所以謹男女之際正人倫之本也

大有年 桓弑逆宣簒嫡桓立十八年宣亦立十八年其間水旱災變屢錄歲不經書桓書有年宣書大有年志歲大熟民大足食也皆紀異也蓋謂逆宣年凶災此年方得豐熟民幸足食宣書而書之以紀其異以見他時之不足可知此聖人言外之微旨也

十有七年己巳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昭公卒靈公立襄二十六年卒子悼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斷直管切又音短

杜氏注斷道晉地 左氏傳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及斂盂高固逃歸晉師還 齊頃侮晉使固可罪何郤子之怒而不能已亂反甚之耶始假同盟之禮約諸侯共伐齊也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公弟叔肸卒 肸許乙切 宣公子赤之庶兄而殺之以奪其位叔肸非之終身不食其祿其不去者以兄弟之親不可絕也書之曰公弟明其得弟之道以叔肸得弟之道則宜之爲兄而不兄可知矣其稱字賢之也故取貴於春秋公子爲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爲大夫而書卒賢也

十有八年庚午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氏傳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於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齊頃召亂晉卿克私怨逞兵春秋據事書之齊晉之罪自見也衛世子也而帥師會諸侯以伐人國不言及一罪之也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戕殺也自內曰弒自外曰戕邾人往時嘗執鄫子用之鄫不能復天子不能誅今又直入鄫國戕鄫子縱恣暴虐甚矣非亂世曷至是哉書之鄫責鄫之臣子不能拒難也

甲戌楚子旅卒 旅穀梁作呂 時楚子僭王降稱子狄之也此聖筆所削也五等諸侯卒稱爵正也葬稱公從臣子詞也吳楚之僭春秋絕之卒其僭稱之號恐民之惑故不書葬書卒以其與中國同會盟也時齊晉伯業衰楚莊能誅叛討貳因而傷其卒而志之也 楚莊王立二十三年卒

公孫歸父如晉 左氏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 時三家強盛歸父謀去之圖善而不知其本己之不正安能正人以正國家況事晉未久豈能保其必信而假之以力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左氏傳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歸父還自晉至笙聞君薨而家遂不容故不奔也蓋宣公以仲遂援立之功而使歸父用之太專故疾之者衆徒以公薨之未能誰何也今聞君薨而不敢復命亟去而之齊以逃罪也奔不言出在外也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八

吴郡 陳深 撰

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謚法安名立政曰成定王十七年即位

元年辛未春王正月公即位 張氏曰雖無王命有父命故書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禮記月令仲春獻羔開冰今二月書無冰蓋冬溫無冰可藏至二月獻羔無以啓冰而廟薦故書以志之洪範豫恒燠若謂舒之罰常燠也經書無冰三蓋常燠也此則成公幼弱政事舒緩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兆見矣

三月作丘甲 作者剏始爲之也謂變古之常制而始作之也丘甲賦丘爲甲也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十六井四丘爲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也胡氏傳唐李靖曰周兵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出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具一乘今作丘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矣蓋益兵而增三之一耳按甲士三人者統步卒七十二人每甲士一人統步卒二十四人故二十五人爲一甲今每甸增二十五人而甸出四甲實一丘出一甲故曰作丘甲成公初年而變法增賦民困於暴斂矣故聖筆特書作之

八百廿五

一字以惡之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杜氏注赤棘晉地 初公孫歸父與宣公謀去三桓聘于晉使還公薨而奔齊三桓用事懼齊納歸父聞晉將出楚師故臧孫許又懼晉討遂奔盟于赤棘書及者魯所欲也汲汲而求盟故明年鞌之戰用晉師焉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左氏傳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周內史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茅戎別種 王師敗而不先言戰以王者至尊天下莫之敢亢而況戎乎不言戰所以存尊君之義也王者有征無戰今王無德以來遠人徼戎致敗是自敗之道也故不諱敗而書之國以示戒也

冬十月

二年壬申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氏傳齊侯伐我北鄙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經不書失邑略之也齊納歸父而三家怒及魯盟晉而齊益疑故首來伐未幾有鞌之戰胡氏謂同爲憤兵皆非義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齊以伐魯之師而伐衛亦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孫子不可遂戰于新築而敗經書及齊師以衛主之也蓋良夫不能全師衛民不從石稷之言必進而戰致敗若衆與其身辱國故以衛主之而罪良夫也齊侯自將而不曰齊侯不與衛大夫之敵齊侯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 文子 臧孫許 宣叔 叔孫僑如 宣伯 公孫嬰齊 仲氏 帥師會晉郤克 獻子 衛孫良夫 桓子 曹公子首及齊侯 頃 戰于鞌齊師敗績 鞌齊地魯四卿並將僭制甚矣聖筆皆詳書之以志其僭晉侯以郤克之怒許二臣之請毒民從衆非盟主不得已而用兵也四大夫擅命請兵交怨鄰國以肆其憤豈人臣之道僭竊之禍啓矣齊頃驕汰致四國之師師敗而幸免焉經例以受伐者爲主此戰雖齊自取而不主齊者以四國驕憾殘民故主之以爲憤兵之戒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袁婁齊地 鞌之戰齊師敗齊侯幸免晉師逐齊侯齊侯使國佐如師請平鞌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而及國佐盟齊亦窮甚矣諸侯之師迫人於此而受賂以盟其亦異於召陵之役也召陵則經書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楚人自服而來盟也此則經書曰使國佐如師雖曰齊侯哀鳴請服實彼之來請以賂免非服之也而晉之命之不以理爲國佐所折撓而主之郤克於是始喜晉衛之使以其辭而爲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故經書及見汲汲欲盟者晉也反以晉人及之叶國佐一言使四國大夫汲汲追與之盟辭之不可已者如此郤克以齊見笑之憤會四國之大夫一戰勝齊反魯衛侵地不爲無功而春秋誅

九百卅九

之罪其以大夫而專征伐挾主盟之勢戰勝脅迫而要賂以力而不以禮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文公 共公立成十五年卒

庚寅衛侯速卒 穆公 定公立成十四年卒

取汶陽田 取者非其有而取之也汶陽漢志魯國汶陽縣今兗州泗水縣東南有汶陽故城汶陽田本魯田也齊歸而與之不曰歸而曰取蓋因晉勝齊齊不得已而歸之如賂焉非其志也齊實侵而有之晉命歸之其得之之易猶取之也不曰取之齊者本非齊地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衛從晉伐齊故楚侵之鄭與楚同故以師會俱稱師見其衆也衛有穆公之喪鄭衛同姓從夷狄而伐喪其罪可知不書及與楚同辭也而又書楚于鄭上見楚主兵鄭服乎楚而聽其役也聖筆在書而罪自著矣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左氏傳楚侵衛遂侵我師于蜀經書侵衛不書侵我與師于蜀何耶諱其事者爾其重乎以中國諸侯降班而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公既懼楚與其大夫爲蜀之會遂率諸侯凡十一國與之同盟自見師書事楚晉不得求由公即楚故也先書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以明諸國棄晉從楚公之由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

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左氏傳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程氏曰楚為強盛凌轢中國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矣 春秋魯史也故先書公次書楚主盟者也嬰齊貶稱人以楚僭王黜之比之夷狄也諸國大夫亦稱人責其不能保固疆圉以事晉畏楚而服之是從夷也故極貶之

三年癸酉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去年公與鄭為蜀之盟魯宋衛曹咸在焉言猶在耳今又從晉伐之何耶與鄭盟為楚也今伐之從晉也反覆若此盟不足以固信矣雖然聖人未嘗不欲與中國而攘夷狄故盟于蜀則人之諸侯從晉伐鄭則書爵為伐之者以鄭附楚也晉徒知鄭從楚而不知十一國亦竊與楚盟晉雖或知之以其衆難以盡罪之也故先問首從楚之鄭約魯宋衛同伐之以警其餘也經書爵者亦以許晉此役俾諸侯有所懼不致靡然盡從夷也宋衛有喪去衰絰而從金革不稱子而稱爵著其惡也譏宋衛則公與諸侯之非自可見矣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公昨畏楚而盟今附晉而伐未逾時而致以危之豈非公貳心晉楚有危之道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劉絢曰新宮宣公之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什極宮檻刻桓宮桷皆稱謚此不稱知主未遷也宮告成方新主未遷祭未除故但稱新宮廟災而哭禮也為神靈之所止人情所宜哀今主未入遇災而哭此何禮哉宣公篡逆所立不正已甚獲冤矣故廟成而燬天意所絕以其不可從祀也

乙亥葬宋文公 左氏傳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用人從葬重器備椁有四阿四注椁也屋阿棟也四阿設棟也棺有翰檜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 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胡氏以經不見葬之厚然璧華至七月方書葬見其用天子七月而葬也禮其僭侈可知矣

夏公如晉 左氏傳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魯復汶陽之田特書曰取足以見疆場之令不出於王矣魯歸田以晉力故往拜賜其重如此後年晉使韓穿來言汶陽田魯而歸之於齊有以知晉之無以令天下矣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氏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許恃從楚 即公子去疾伐許許鄭皆即楚今鄭以許恃楚而不事之故與此伐以亂治亂聖人惡之又況大夫之專伐乎

公至自晉 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譏之也譏其何為至自晉也公自即位不思朝周而往拜汶陽田而朝晉繆舉也經特書以罪之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氏傳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杜氏注棘汶陽之邑在濟北蛇丘縣胡氏傳復故地而民不聽命至命上將用大師蓋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氓也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 雩可也大雩不可也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音詳咎音皋如 杜氏注廧咎如赤狄別種也左氏傳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也廧咎如潰上失民也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散入廧咎如故討之大夫國氏亦以識其專伐耳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氏傳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丙午盟晉丁未盟衛 泰山孫氏曰此公及荀庚孫良夫盟也不言公者二子伉也二子來聘不能以信相親反要公以盟非伉而何故言聘言盟

以惡之

鄭伐許 程氏曰鄭附於楚一年而再伐許故夷之胡氏曰擁國以伐狄之也

四年甲戌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氏傳通嗣君也杜氏注嗣君宋共公初即位故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左氏傳歸叔姬故也杜氏注將出叔姬先修朝禮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杜氏注敬諸侯因傳天命 張洽曰晉景公勝齊而驕魯欲叛之也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左氏傳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 任公輔曰魯西邑東郡廩丘東有鄆城卽西鄆後漢志廩丘今濟南府鄆城縣 杜氏注公欲叛晉故城而爲備 魯有二鄆此近晉者也

鄭伯伐許 左氏傳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 程氏傳稱鄭伯見其不復爲喪以吉禮從戎何氏注喪未踰年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五年乙亥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 陸氏纂例曰郯伯姬杞叔姬不書嫁而書出或嫁時夫未爲君也 胡氏曰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錄之詳者重人倫之本以爲世戒也

仲孫蔑如宋 左氏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前年宋華元來聘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公羊荀首作秀 杜氏注穀齊地 左氏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叔孫僑如餫諸穀 野饋曰餫運糧饋之 大夫之權相與會志其專也

梁山崩 杜氏注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今同州韓城縣有禹貢梁山 左氏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 傳驛也 伯宗辟重 曰辟傳重人曰 重載之人 待我不如捷之速也 捷邪出 問其所 曰絳人也 問絳事焉 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 問將若之何 曰山有朽壤而崩 可若何 國主山川 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 降服乘縵 徹樂出次 祝幣 史辭 以禮焉 其如此而已 雖伯宗若之何 伯宗請見不可 遂以告而從之 公羊傳梁山崩記異也 外異不書此何以書 爲天下記異也 胡氏曰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 古之遭變異而外爲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 若成湯以六事檢身 高宗克正厥事 宣王側身修行 欲銷去之是也 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 何足以弭災變乎 夫國主山川 至於崩竭 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 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閒弒君十有四 亡國二十二 其應亦悟矣 春秋不明著其事應 其事應具存 其可忽諸 襄陵許氏曰山崩之歲定王崩 周室日衰 又二年而吳兵始犯中國 卒與晉爭盟于黃池 王伯道衰

秋大水 陰盛邪勝之所致也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也魯不會不書葬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蟲牢鄭地 杜氏注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 左氏傳許靈公愬鄭伯于楚 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 楚人執皇戌及子國 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 冬同盟于蟲牢 鄭服也 泰山孫氏曰天王崩晉合諸侯同蟲牢之盟不顧甚矣 鄭既服晉於是盟九國諸侯約衛嚴楚也 十一月聞天王之訃而不往奔喪 十二月方且從事會盟 經書其實事而諸侯不臣之罪自見也

六年丙子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武公之廟也 立者不宜立也 書之譏非禮也 武公名敖 周公九世孫 由武公至于成公十有二世矣 非百世不遷之祖 乃親盡已毀之宮也 成公不考廟制 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爲五 遞則毀之 不可復立 立之非禮也 與其後定公立煬宮同

取鄟 鄟音專又市轉反 杜氏注鄟附庸國也 左氏傳取鄟言易也 胡氏傳鄟微國也 書取者滅之也 滅而書取爲君隱也 魯秉弱而以兵力取之 雖不書滅書取亦譏之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以蟲牢之盟諸侯謀復會而宋辭以子靈之難故侵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公孫嬰齊叔肸子也 左傳子叔聲伯卽公孫嬰齊如晉 晉命伐宋

壬申鄭伯費卒 鄭悼公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氏傳孟獻子卽仲孫蔑叔孫宣伯卽叔孫僑如侵宋晉命也 侵者潛師侵掠也 晉以晉命有事於宋 出於無名 故經書侵以罪之也 晉景不務彌縫諸侯之闕 反使諸侯構怨 則楚必有以量中國矣 魯自成四年宋來聘 五年魯報聘 今年侵宋 以蟲牢之盟宋辭以子靈之難 晉疑宋有異意 故命魯侵之 七年宋從晉於馬陵之盟 於是晉魯宋交好如初 故八年宋魯始爲婚姻 終宋之世與魯爲好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楚始書大夫將 左氏傳楚子重伐鄭 鄭從晉故也 楚伐鄭求戮於文無厭 以藥禮詐義夷狄之常 然下書晉欒書帥師救鄭 善救者則伐者之罪見矣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前昔事楚而今歸晉 故楚伐之 晉不得不救之也 晉救至而楚師還 晉師欲與之戰 而韓武子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三帥之諫 不還戰而退 還春秋所以善晉者 也不戰而使楚師畏之而去 不無功也 襄陵許氏所謂存霸統也

七年丁丑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鼷小鼠也 口甘食傷牛 不猶天地之牛角繭栗 宗廟之牛角握 郊之大禮必用牛 牛傷角則不可用 郊禮非魯所當行 以僭事天 天不饗也 鼠初食牛角尚可曰養之不謹 至於改卜牛鼠又食其角 非人之所能也 天意不饗僭也 如此卽變異也 襄陵許氏曰小害大 下賊上 食而又食 三桓子孫相繼之象 宣公有虞三桓之志 至成弗救 亂之象著矣

吳伐郯 音談 杜氏注吳國今吳郡 郯己姓國秦有郯郡漢屬東海郡故城今在淮陽下邳縣北 楚見於經始書荊後進而書楚盛而書子吳泰伯之後本伯爵春秋惡其僭王今始見於經但稱國其盛不過稱子與楚皆狄之也四夷雖大止當稱子春秋所以正名分也 左氏傳吳伐郯郯成郯及吳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

夏五月曹伯來朝 曹宣公也

不郊猶三望 吳郡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禮是以書之 三望說詳見僖公三十一年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氏傳楚子重伐鄭師于氾 音凡鄭地在襄城縣南 楚未得志於鄭故子重復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楚伐鄭公會諸侯以救之伐者不善而救者善也故皆稱爵杞本公爵降而稱伯又列於莒邾之下志其削弱而託僻之意也 晉合八國之師親往救鄭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故書救以善之曷不移八國之師往問罪於楚徒救而不能服之何足以言盟主也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杜氏注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 八國諸侯同病楚故同盟

八月之二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杜氏注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今屬壽州 楚子重子反以私憤讒殺巫臣之族巫臣怨之時在晉遂請使於吳與之射御教吳乘車戰陣教之叛楚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見於經春伐郯秋又入州來無所畏憚暴甚若此以晉通之前此楚嬰齊數伐諸侯自是不敢動畏吳也攻其後也雖然晉之通吳是又生一楚也

冬大雩 冬而旱得雨故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氏傳衛定公惡孫林父 孫良夫之子 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戚林父邑出奔帶以自隨今晉歸衛 錫而反其 [illegible]

八年 戊寅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汶陽田魯之田也齊晉侯之(?)鞌之役晉師勝齊晉俾齊歸侵魯之田今齊晉復合晉侯乃使韓穿來言歸之於齊會而歸之也魯之田受于天子晉豈得私喜怒而專制之乎故春秋始不曰歸而曰取謂魯假諸侯之兵力得之也今書曰歸反若齊之物而歸之所以極晉罪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襄陵許氏曰侵蔡報伐鄭也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春秋矜焉

公孫嬰齊如莒 左氏傳聲伯如莒逆也 因聘而自逆婦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氏傳聘共姬也 許氏曰錄伯姬始於此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杜氏注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 任氏曰婚禮不稱主人爲其嫌於自媒也 納幣而書宋公使之非禮也 胡氏曰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 納幣大夫之事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朔晉侯之壻也其季父曰嬰朔死而亂其室趙莊姬趙嬰通趙同趙括怒放之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必憂乎莊姬怒讒之於君曰同與括將爲亂欒氏郤氏對曰固聞之君於是殺同括 同括爲人臣內不能正家外尊權自恣固足以來其譖而殺其身然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晉侯信譖而殺無罪罪累上也見晉之無政刑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周簡王初即位三年恩有維固諸侯之心故使召伯來賜公命非禮也一人之私恩也故書曰天子天子者子養天下主乎恩也天王者制治天下主乎法也主乎恩則以情主乎法則以事江漢之詩曰王命召虎式辟四方王命召虎來旬來宣凡此者主乎事則知王者以法言也虎拜稽首天子萬年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凡此者主乎情則知天子以恩言也成公之立八年矣未嘗入見又無勤王之功何爲而賜命也特出於上之私恩而已是以聖筆變文曰天子以見非王者之大法誠天子之借賞也 召伯召桓公周卿士 經書王而不加天字 [illegible]

八百四十六 [illegible]錄天也書天子而不稱天王爲其不能以天臨于下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叔姬來歸自杞今四年矣其卒也故書雖見出猶書卒者爲明年杞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故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吳伐郯晉不救郯不得已成之晉又強魯幷率諸侯伐之何義乎魯爲郯淸緩師亦不可魯弱畏晉而不敢違也來聘而強以伐人之國不道也僑如出會晉士燮主兵大夫之專諸侯晉之霸政亦自此而衰矣

衛人來媵 媵伯姬也媵不書此何以書譏三國來媵非禮也 [illegible]

九年 己卯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氏傳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逆叔姬爲我也 [illegible] 公羊傳曰[illegible] 啖氏曰出婦未反而逆其喪非禮也 [illegible]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

于蒲 左氏傳爲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在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 晉不尊信義以率諸侯徒盟不足尚也盟鄭而鄭即楚故秋載之盟莒而莒爲楚伐而潰晉不能救晉之無信義可知矣盟何益之有哉經書同盟以罪晉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經不言逆逆之道微爾但書歸于宋譏其不得以禮行也古者婦人既嫁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人操禮致之謂之致女致女使大夫聘爲卿非禮也經詳書閔之也

晉人來媵 媵伯姬也諸國聞伯姬之賢而爭媵之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書人所以著其專執之罪楚以重賂與鄭鄭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以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使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削而不書以鄭貪楚之賂背華即夷無可救之義楚不得有救之名也晉與楚爭鄭不能以禮招攜以德懷遠徒以區區之詐力求諸侯則是以晉繼王忌楚之强暴何不會諸侯以伐之使服及其猶貳然後救之救未至而從之者則伐而爭之今執其君以伐其國又殺其使亦甚矣卒之鄭人謀改立君以紓晉難公子繻見殺叔申叔禽見討子如之死者四人鄭禍變若此皆晉爲之也豈得謂之執有罪故書人貶之晉之罪著矣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今春晉方會諸國盟于蒲以備楚也莒小國不能不從盟則必會兵伐之今楚伐莒浹旬之間圍渠丘潰莒又入鄆莒圍以微備而潰諸侯熟視而莫之救盟豈足恃乎其何以服人之心而使無攜貳也宜乎晉之不競楚之無忌憚自若也

秦人白狄伐晉 左氏傳諸侯貳故也 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書曰師惡中國而同夷狄也今秦伯與白狄伐晉書人以秦與狄均也然皆不書及一之于狄也晉不能謹華夷之辨首與白狄伐秦故秦復與狄伐晉皆晉有以啓之也

鄭人圍許 左氏傳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急晉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 紓緩也[illegible] 晉必歸君 晉執鄭伯鄭人謀出師圍許將改立君以紓晉使晉必歸君此所以圍許也

城中城 杜氏注中城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 治國安民以德政不專恃城池以爲固勞民動衆以興大役春秋所不取也故穀梁氏曰凡城之志皆譏也左氏曰書時國不論時與不時也

十年 庚辰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氏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胡氏曰其爲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衎而立剽亦以其弟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鄭異轉書弟以爲後戒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匹夫而代大夫之事也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匹夫而代諸侯之事也衛侯之弟黑背侵鄭匹夫而代諸侯之權也不書氏族未命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魯之僭郊非禮也故天不享而卜之不從卜日卜牲蓋有常禮卜至於再不吉則已何至於五其瀆甚矣見天之不可妄徼其吉耶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晉執鄭伯鄭公孫申謀立君而紓晉使晉必歸君公子班聞其謀三月立公子繻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成公太子子如奔許欒武子以鄭立君我執一人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五月晉立太子州蒲爲君會諸侯伐鄭鄭賂而盟辛巳鄭伯歸 經但書晉侯傳安知是太子州蒲 晉侯生立爲君者晉執鄭伯而伐之以要其賂始歸之使鄭禍亂存作晉爲已甚矣書此志晉之罪而併罪諸侯也

齊人來媵 媵伯姬也晉衛同姓二國已來媵齊又媵則三國況異姓不宜媵非禮也

丙午晉侯獳乃侯切卒 晉景公卒厲公立 成十八年遇弒

秋七月公如晉 公親往弔而朝嗣君也晉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illegible]未反以公貳於楚[illegible]冬葬晉景公而經不書 左氏以爲諱之石氏以左氏未足考據公雖如晉葬未必在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 辛巳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公自去年七月如晉至此年春三月方至自晉凡留九月何其久也左氏有止公送葬之說其始也以公爲貳於楚止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魯亦甚爲

晉侯使郤犨天由切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郤犨晉郤克從父兄弟也此時晉彊魯弱郤犨以大夫而敓公盟何其卑也來聘晉止以報公之如盟則我所欲也故書及不書公恥公與大夫盟而諱之也晉之來盟以公貳楚魯畏晉彊不敢不盟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郤犨之聘也左氏曰且涖盟非也繹雖欲之晉安晉盟若以郤犨之來爲來盟則當書之如衛侯使孫良夫來盟之類宣公若以行父之往爲涖盟則亦當書如公子友如齊涖盟之類僖三年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氏以修前好傳之蓋魯懲於晉陵齊以自取尋而始講交鄰之禮雖欲附齊而未能也自鞌戰之後與齊盟于蜀又盟于蟲牢又盟于蒲雖盟而齊未釋憾於鞌之戰而魯未釋憾於汶陽之復歸故叔孫僑如如齊尋以修好耳

冬十月

十有二年 壬午 春周公出奔晉 公羊傳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 左氏傳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杜氏注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絕於周故書出以非之人臣有過當服罪安有奔之事為臣出奔無君矣天下安有無君之國也晉納逋逃其罪亦著矣

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按左氏宋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脩成言宋合晉楚鄭聽成經何以但書會魯晉衛而宋楚俱不與何耶以經考傳則有不可曉者矣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氏傳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穀梁曰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

冬十月

十有三年 癸未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錡魚綺切 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猶不稟命於天子猶欲興師其後雖假王命而行而非奉王命也況以私忿伐秦唯恐諸侯之不從故卑辭自屈以乞師自此至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凡四乞師於諸侯卑辭特書之一字其貶之也至矣晉為盟主動以信義聯諸侯以師會脩文辭何至於乞哉春秋自書實事以為後世戒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書如京師而不書朝見非朝王之實意因晉將伐秦道由王都而往朝之故書如京師之後而繼書遂會諸侯伐秦以見其實蓋深罪其志不在王室也泰山孫氏曰周官六年五服一朝王時巡狩朝于方岳未有因諸侯伐國過京師朝王之事故書晉侯來乞師公如京師自京師遂伐秦以惡之也

曹伯盧卒于師 左氏傳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 宣公盧成公負芻 諸侯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

秋公至自伐秦 先書自京師遂會伐秦稽迪其朝王之意及至自伐秦而不以京師至而以伐秦至則本非朝京師也

冬葬曹宣公 左氏傳既葬子臧將亡子臧公子欣時也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

十有四年 甲申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自茲丕公始見于春秋至此渠丘公凡四世矣而經書其卒莒夷也其君無謚皆以號為稱則禮之不備可知矣死不卒不能赴也卒不葬我不往會也孫覺曰莒皆夷謚而莒行夷禮君無謚故與其僻陋而同不書葬終春秋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氏傳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衛侯見而復之 林父七年奔晉書自晉歸于衛參譏也蓋林父得罪於君而出奔晉晉使郤犨送而見之衛雖欲辭迫於大國之請而不果則衛之為衛晉之為晉可知矣衛侯出奔六卿專晉之漸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逆公夫人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左氏傳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稱婦有姑之辭也公穆姜尚存故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衛侯有疾立妾敬姒之子衍為大子是為獻公襄十四年出奔

秦伯卒 桓公卒景公立 昭公五年卒

十有五年 乙酉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仲嬰齊者公子遂之子襄仲之子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傷其無後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為人後者為之子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衛獻 鄭成 曹成 左氏傳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

諸侯若多矣惟是爲得禮　晉既與曹伯盟乃執之參譽也當先執曹伯以令諸侯然後盟之乃盡善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宋共公卒平公立昭十年卒

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鄭地遂侵衛及首止衛地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楚邑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三月而葬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　左氏傳宋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文公子時公室以爲弱故殺其嫡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乃出奔晉左師魚石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　按經云奔晉又云自晉歸于宋若果因魚石止而遂返則經必不如是書之也故趙氏疑之時蕩氏乘喪作亂殺公子肥六卿皆其族華元懼不得不出奔晉假晉之力以討之元既得民又挾晉以自重元自晉歸使國人攻蕩氏殺子山而國始定蕩氏宋之族也不書氏明皆其族也皆其族是伐其本故去族以示法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山實有罪而稱國以殺何也殺一大夫而國幾於亂非政也魚石以同姻氏故疑懼而奔楚左氏謂出者反人而經獨書魚石出奔楚當以經爲正而傳不足信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左氏傳吳始通也吳未嘗通中國今始來通晉帥諸侯之大夫會之故殊會鍾離楚邑淮南縣今濠州城下故鍾離國嬴姓後爲楚邑　程氏曰吳益強大求會于諸侯諸大夫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吳親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胡氏曰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有二會世子于首止遵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柤于向遵在攘夷狄而非諸侯往與之會也夫以泰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閒中國無霸齊晉大國亦俛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許遷于葉　舒涉切葉今汝州葉縣左氏傳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今案葉近楚而楚遷以自近中國之盟主不能安小國而使之既遷以求安春秋深以著小國之失所也

十有六年丙戌春王正月雨木冰　杜氏注記寒過節冰封著樹然以十二月爲周正何爲言寒過節自相牴牾矣是實文王建正而立也公羊傳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冰脅木者君臣將因於兵之徵胡氏曰未幾有沙隨苕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誣也　唐讓皇帝以爲木稼者是也木稼蓋木介爾此記異也劉歆曰上陽施而不下通下陰施而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滕文公卒成公立昭三年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氏傳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楚大夫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illegible]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宋地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衛侯伐鄭至于鳴鴈鄭地爲晉故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左氏傳晉侯將伐鄭使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欒黶來乞師程氏曰時穆姜叔孫僑如欲作難故師出後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止之欒武子請行於是興師楚子救鄭晉楚遇于鄢陵及戰呂錡射楚共王中目鄭伯納雖於殳以免囚楚公子茷楚大夫反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雞鳴而食晉徇曰蒐乘補卒明日復戰遂楚囚共王召子反謀子反醉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楚共王傷故不言師君重於師也言及者晉志乎此戰也晉楚之戰勍敵也旦戰至日莫未已勝負未可知也晉亦幸而勝爾楚雖敗而益張晉亦怠矣欒氏譖而誅三郤晉遂亂范文子始不欲戰幸勝而獲戒其言信可重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鄢陵之戰楚子親臨行陣而敗不思所以自責乃歸罪於大夫故稱國以殺以累上之辭言之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沙隨杜氏注宋地梁國寧陵縣有沙隨亭不見公者晉侯不見公也鄢陵之戰晉侯乞師于魯公以叔孫僑如通穆姜愳季文子孟獻子欲去之公將出師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至宣伯即僑如使告郤犨曰魯侯待於壞隤以待勝者郤犨譖公晉侯不見公穀梁氏曰晉侯不見公聽讒怒公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己無怍乎人晉後期固難故也晉不見爲非矣彼幽我直故不足恥也晉聽讒詐強無義不見公我何恥焉故直書之而在會諸侯俱有罪也

公至自會　內有穆姜之難外不爲盟主所禮故至以危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子王卿士子爵也齊不躬行而以大夫會故但書齊國佐邾皆人蓋微者皆直書其事以譏之也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殺嫡自立晉侯執之歸于京師天子當正其罪上書王卿士尹子之來會伐見其情矣蓋王反爲曹圖之而俾晉侯釋之也今聖筆直書歸自京師見王之釋有罪也不絕曹伯之位者譏在王而不罪負芻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晉聽叔孫僑如之譖而執季孫故稱人以示譏言非伯討也舍處之也苕丘晉地執之無罪誅之無名舍之苕丘以待命也魯大夫見執如叔孫意如昭十三年叔孫婼二十四年類皆書其至今行父不至蓋公在而行父執爲公待于鄆與之共歸書公至自會樂公爲重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僑如通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又譖公于郤犨使殺行父及聲伯救季孫故僑如奔齊 公未歸晉命國人逐僑如僑如亦自知譖君之罪既覺恐禍及已故不容不奔也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左氏傳晉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不氏曰季孫從歸與郤犨盟于扈晉之政在大夫可知矣

公至自會 君臣同出以君至也公伐鄭不至自伐以會至者行父故也

乙酉刺公子偃 左氏傳歸刺公子偃 偃與鉏俱爲穆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公可買者不卒成刺之言非其罪而加之也

右十三

偃止言刺言當其罪此內殺大夫有罪無罪之別也 刺之義見僖公二十八年

十有七年丁亥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衛成公曾孫左氏傳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高氏在陽翟縣西南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左氏傳鄭太子髡頑侯獳爲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杜氏注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 鄭叛晉即楚晉會諸侯往伐之則求盟既盟復背晉爲盟主於是役王室二卿與諸侯共伐之及楚兵一出諸侯還還亦徒爲此盟猶未能盟之也 曹伯負芻弒太子自立晉雖執之于京師王舍罪而歸之今又列于會王無政刑矣故是不書王見王之不王也 齊桓首止之會王世子不與盟異時月而書諸侯同盟于首止葵丘之會周公在而未嘗盟亦異月日而書曰九月戊辰諸侯同盟于葵丘會而不盟尊王也 今此既尊二卿在上及同盟則不殊而混爲一則有愧於齊桓矣自是習以爲常非禮也

秋公至自會 不以伐鄭致而以會致蓋以晉罪公未久則公之危不在於伐而在於會以得免爲幸故以會至錄也

齊高无咎出奔莒 左氏傳齊慶克通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

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高无咎鮑牽 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无咎无咎奔莒高弱以盧叛 盧高氏邑 靈公不明信讒而逐其世臣以致禍亂自殆其身悲夫

九月辛丑用郊 月上辛 公羊傳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用郊用正 聖人制祭祀必天子乃得郊魯之僭郊非禮也經特書之以示譏也或曰用者用人也以人享也蓋叩其鼻血以釁也牛羊人之用也用人誣矣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晉乞師於魯十三年使郤錡來十六年使欒黶來十七年使荀罃來其後十八年又使士魴來闕五年而四來乞師以盟主而自卑辱如此豈能得楚鄭之畏服乎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晉以鄭即楚再假王命三合諸侯以伐之楚救至則諸侯還晉不能一舉攘夷狄以強中國安能服鄭徒勞民動衆何足以言伯主也

十一月公至自伐鄭 公凡三會晉侯伐鄭前此但致會此方以伐致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脤市軫切貍脤地闕 蘇氏曰嬰齊從于伐鄭還道卒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案下有十二月丁巳朔則壬申非十一月失之矣

右十三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貜音躩 且音祖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三郤族大而強又民多怨晉厲公自鄢陵勝楚還而驕其侈多外嬖胥童夷陽五長魚矯皆嬖於公公謀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先誅三郤郤氏知之郤錡欲攻公郤至止之靖以待命公使長魚矯皆殺之郤雖多怨公殺之不以其罪故稱國以殺列數之以著其惡一日而尸三卿其讒與虐殺果以爲禍於是楚明年遂有被弒之禍經據實事以累上之辭言之爲後世戒也

楚人滅舒庸 左氏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十有八年戊子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左氏傳十七年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 厲公之殺三郤皆胥童爲之經書之討以攻也故經不書二節殺之而稱國以殺之以君實爲之也然胥童書以甲劫二臣於朝故二臣因之作亂先殺胥童自是而弒君故以殺其大夫書之以累上之辭言之此輕重之權衡也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實欒書中行偃殺之其稱國以弒何稱國以弒衆弒其君之辭也明晉侯之惡甚矣以二子之

惡分之於衆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齊高无咎之子弱以盧叛使崔杼慶克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其私邑叛齊侯與之盟而復之十一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今年正月甲申晦齊侯殺國佐使清人殺國勝 慶克通穆姜國佐譖之穆姜愬諸公旣齊无咎而刑鮑牽矣穆姜又謀害國佐國佐憤怒遂棄命專殺以叛國佐叛而公復之亦知慶克之內亂可誅國佐非私忿殺之也然卒殺國佐則穆姜爲慶克報復而重譖之而靈公惑之也其後遂成慶封黨賊之禍而政歸陳氏矣國佐仕亂朝惜乎不能早去卒殞其身經稱國殺之罪累上也

公如晉 左氏傳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彭城宋邑今徐州彭城縣 鄭伯侵宋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 朝郟宋邑 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 宋邑 同伐彭城宋邑晉吳往來之道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 五大夫以十五年出奔楚今楚納之彭城以塞宋而晉吳會晉鄭魚石以偪晉也 以三百乘戍之而還 楚子伐宋取宋邑彭城魚石宋叛臣也不言楚子使之守而言復入者如魚石自入爲不與楚子之入鄭國而納其叛臣也言復者彭城本宋邑今楚取之魚石本宋臣今楚納之而令入其宋邑故書曰復入其著其惡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傳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襄陽許氏曰公始至而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書矣列國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以服也

秋杞伯來朝 左氏傳杞桓公來朝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

八月邾子來朝 左氏傳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 杜氏注築牆爲鹿苑孫氏曰春秋興作皆書雖城也之固門廄之急無遺焉以其愆不及之而徒勞民力也況耳目之翫一身之娛哉左氏曰書不時也蓋雖時猶書也許氏曰大夫擅國威福日去而公務自娛於鳥獸草木是之謂冥冥在上何可長也 文王靈囿麀鹿濯濯白鳥翯翯雉兔皆得往焉蓋與民同樂也經於魯成之鹿囿書之曰築者築垣牆以防限獨樂其樂也故書以示譏焉

己丑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氏傳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厥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 勤恤也 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左氏傳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于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 在十七年 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 荀罃佐下軍 今彘季亦佐下軍 如伐鄭可也 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襄陵許氏曰抑公獲晉伯業而乞師徧衛屬公故事元年而後遂無乞師則召兵而已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虛起居切朾他丁反地闕 左氏傳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不書彭城圍者諸侯畏晉師以彭城 襄陵許氏曰襄公不會在喪故也悼之所以仁諸侯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左氏傳書順也杜氏注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九

吳郡 陳深 撰

襄公 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元年己丑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生於成公十六年至是始四歲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彭城宋邑也楚取之令魚石守晉會八國之師圍之不但曰彭城而曰宋彭城經特書之言彭城本宋之地非楚得而有之魚石等叛宋而歸于楚故亦不言其姓名止繫之宋以成宋志詳此書宋一字實出宣聖筆削嚴之筆深以罪楚之獎亂助惡抑強夷而黜叛臣也彭城苟不書宋無以見魚石之不臣楚子之猾夏與夫諸侯討亂之功矣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才陵切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公羊厥作居鄫作合宇 鄫鄭地晉侵鄭啟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備楚楚侵宋所以救鄭經不言楚救鄭蓋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救之名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簡王崩子靈王立杜氏注辛酉九月十五日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簡王崩諸侯當奔赴為急未聞一國及王庭者何耶邾子方且來朝衛晉大夫來聘左氏曰以為禮杜氏以未聞喪失之綱常道喪視君猶路人世變至此可哀也已此皆孔書其事而諸侯之罪自見也

二年庚寅 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而葬速

鄭師伐宋 左氏傳楚令也 鄭為楚伐宋不待貶而惡著矣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成公夫人齊姜也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見上音又苦本反 左氏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 鄭伯至死而不背楚以楚德之不敢忘德以道協而懷之而已孰敬乎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左氏傳晉師侵鄭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

命未改 成公未葬蓋晉未以喪為意者故欲從晉之志未遂 上書鄭伐宋衛侵鄭則三國伐喪之罪自見鄭之所以懷楚而不貳者亦以其衛之之力故也而晉不因其喪而恤之少緩其師乃樂乘其禍亟與二國伐之又安能使來之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左氏傳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公在幼稚而仲孫用事故諸侯亦以大夫會大夫而專國可知矣

己未葬我小君齊姜 齊謚也謚法執心克莊曰齊三月而葬速

叔孫豹如宋 左氏傳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豹僑如之弟襄公即位始來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故東虢邑鄭為制邑秦漢為成皋今孟州汜水縣有故虎牢城 左氏傳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陸氏微旨曰諸侯之大夫取他國之邑相與城之非正也城虎牢可以安中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不繫於鄭也張氏曰鄭當楚為中國患晉動諸侯討之而不能服故晉人屬予謀城其嚴邑以制之以伯主討不服從之國此非鄭之所可私有故彭城非宋有也伯主為宋討則繫之宋虎牢鄭地也以中國當討鄭而不繫鄭皆聖人秉明王制以示予奪之正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氏傳楚公子申為右司馬與嬰齊壬夫爭執楚政中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嬰齊壬夫嬰齊壬夫畏其偪而殺之稱國以殺者君與臣同惡之道也

三年辛卯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中公巫臣以夏姬故而奔晉楚子重怒之而殺其族巫臣曰吾必使之疲於奔命而死巫臣於是通吳於晉教吳乘車與戰陣之法吳叛楚伐巢伐徐子重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而吳始大至此嬰齊伐吳雖克鳩茲吳人要而擊之獲組甲三百僅存八十被練三千出師二百又為吳取駕邑所喪多矣楚人咎子重子重病之遂心疾而卒故吳為中國患着楚子重也

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始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近晉之地 公至自晉 左氏傳夏盟于

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禮諸侯不親盟於他國成二年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三年雖改盟而猶盟于其國非禮也晉悼公修禮於諸侯故辭襄公纔六歲而春朝于晉至夏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樗禮也公至自晉盟于長樗而不以長樗至者志本如晉以如晉爲重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雞澤杜氏注在廣平曲梁縣西南任公輔曰案地譜一名雞丘今洺州永平縣　左氏傳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多難之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于耏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晉悼公欲尊王室而會單子與諸侯比齊桓公首止葵丘之會不同矣故以當會單子者諸侯而已未同盟于雞澤齊王官與諸侯下同歃血故不再言雞澤以示譏其亦例於新城柯陵之書也　王臣盟同書始于雞澤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左氏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知會楚屬也故會受命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陳諸服也　雞澤之會盟諸侯也陳侯使袁僑如會爲大夫不可敵衆諸侯則不盟袁僑義也臣不可以敵君故也陳侯自宣十年辰陵之盟久即楚令背而歸晉內附中國不召而自來不受不可也諸侯之大夫盟袁僑推也晉侯使之盟而不曰使爲嫌於專制諸侯也上曰及下曰及客之也諸侯皆在是又將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受命於其君之辭也此會晉侯本欲盟吳以攻楚以夷狄攻夷狄策之上策吳不至是以但會單子及諸侯而已蹤及袁僑亦言之盟袁僑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左氏傳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壬辰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左氏傳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　不聽楚命

夏叔孫豹如晉　左氏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杜氏注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　姒氏妾母也何以稱夫人魯臣隨襄之辭子既君妾母亦稱夫人非禮也經始書仲子正嫡妾之分嚴後所書從同同也

葬陳成公　成公午哀公立昭公八年卒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杜氏注定謚也踰月而葬速襄伐許氏曰季文子欲不以夫人禮葬定姒蓋志於復古也而不得已於人言卒夫人之觀此踰月而葬蓋禮略也

冬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陳人圍頓　左氏傳楚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五年癸巳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氏傳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鄭僖公前年初即位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去年公如晉請晉令鄫屬於魯晉許之於是穆叔將鄫世子巫如晉以成之不書及者左氏謂比諸魯大夫也桐如不書此書若今公請鄫附庸同吾大夫往晉爲我事也鄫本屬莒屠請於晉爲屬穆叔知莒必爭以爲不利終之明年莒人滅鄫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杜氏注善道地闕穀梁作善稻　左氏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于將會吳以爲晉善會吳往會之也成九年晉侯爲蒲之會將以致吳而吳不至故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及諸侯之大夫會吳于鍾離使荀會逆吳而吳又不至故此年使魯衛先會之于善道凡此皆往會之故二會不序吳於列而皆殊之至秋戚之會序吳於列而不復殊者因其來會也由此觀之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會者往會之也會吳屢不至見其驕也晉侯所以汲汲於會吳者以爲非得吳不足以抗楚也

秋大雩　左氏傳旱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氏傳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爲奇楚討陳叛故曰由壬夫實貪欲焉殺之壬夫則有罪矣廢而勿用可也殺之過矣故稱國以殺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戚衛地　左氏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

劉前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　杜氏注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程氏曰吳來會非爲主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戍陳書于公至之下見公歸而遣戍也戚之會晉侯必欲諸侯謀戍陳以衛楚武命之不專故諸侯不戍而魯獨戍戍之者寡宜乎來楚之伐也經據實而書所以罪諸侯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公穀曹伯下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陳十一月甲申會于城棣以救之城棣鄭地　左氏傳子囊伐陳附中國而楚爭之來伐諸侯救之義在助陳而拒夷狄故春秋善其救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公方八歲魯大夫佐之救陳雖善而非甚危也故喜而致之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氏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

六年甲午春王三月杞伯姑容卒 左氏傳杞桓公卒子孝公立

夏宋華弱來奔 左氏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左氏傳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鄫 鄫本屬莒四年魯如晉而請屬鄫爲魯附庸魯大夫於是恃鄫世子見晉師有所恃不備故莒乘其閒滅之公穀皆以鄫立莒甥異姓以爲其後故以滅書胡氏劉氏非之胡氏以貨賂言不章之事比之見甚假異姓繼人之祀與滅同經之書滅豈誣莒乎

冬公孫豹如邾 左氏傳穆叔如邾聘且修平

季孫宿如晉 宿行父之子季武子也去年行父方卒魯使宿代父卿如晉大夫之喪禮廢矣左氏謂晉以鄫不救鄫爲莒所滅故來討而宿如晉聽命晉不討莒而討魯何耶是知傳所言非實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襄二年齊伐萊萊人賂齊侯使臣索牛馬百匹齊師乃還六年齊侯滅萊　滅人之國經特書之蓋甚之也

七年乙未春郯子來朝 左氏傳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氏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石氏曰四月非郊之時三卜不從乃免牲皆非禮也

小邾子來朝 左氏傳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城費 左氏傳南遺爲費宰費季氏邑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季文子相三君忠於公室及其卒子宿嗣卿以強專魯柔主幼稚有無君之心小人求媚請城費邑以中其欲至其子意如遂出昭公魯之衰弱自宿爲之洎定十二年費叛魯仲尼爲司寇命申句須樂頎伐之費人北遂墮費自非聖人處之未易爲也其禍始於城費春秋書之以示驟見季氏之僭濫觴于此矣

秋季孫宿如衛 左氏傳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八月螽 書災也經書螽凡十一書八月螽凡三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氏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楚圍國初書大夫楚強甚矣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鄬于軌切鄭地　左氏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鄵七報切又采南切鄵鄭地　經書鄭伯卒左氏以大夫子駟弑之以瘧疾赴經以其告書之若實見弑而以卒書之諸國弑君安有以實告者僞赴而從其僞豈春秋誅亂賊法乎公羲以鄭欲附晉大夫欲從楚故弑之一以不書弑爲中國諱也一以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胡氏取此說石氏劉氏俱非之謂果實弑而書卒是匿晉惡之名使亂臣無所懼何其悖謬謂子駟既相鄭伯如會晉將見諸侯矣耳目甚邇必不敢遽行弑逆之事子駟嘗勸鄭成公從中國矣今既相其嗣君來會豈得方變其說以從夷也或以子駟爲政多從疾之者因公卒于外而誣之若果實弑聖筆豈不明書之乎然傳已言之矣聖人恐其失有罪故作疑似之辭書之諸侯卒于封內不書地今書地以疑之爾

陳侯逃歸 左氏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陳侯爲其大夫謀以從楚俾楚亟其弟以懼其心陳侯恐晉不能救故潛逃而歸經特書逃歸罪之也劉氏曰逃歸

貺而歸也

八年丙申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案其多少之數

夏葬鄭僖公 鄭伯果被弒則不書葬矣 即經之辭可以證傳之妄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鄭傳公甫葬嗣君僻子國子耳爲晉出師無名侵蔡獲蔡公子燮以激楚之怒蔡與國也鄭人皆喜而子產獨懼未幾致楚之伐人徵晉也經特書人罪之也鄭人從楚從晉反覆靡定晉楚爭之不已而況無故有以致之耶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衞人邾人于邢丘 魯君時在晉晉侯以其幼稚不與會與魯大夫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衞甯殖邾大夫會故經不書公而但書季孫宿貶其僭也時鄭伯獻捷於會故親聽命齊宋以下稱人明大夫不可敵晉鄭貶大夫不可會公侯也見政在大夫矣晉失正而不能防微以起其僭何以爲盟主經據其事而書以示貶也邢丘杜氏注晉地河內平皋縣

公至自晉 明公在晉而宿自會也

莒人伐我東鄙 左氏傳以疆鄫田 莒既滅鄫魯侵其界故莒伐魯東鄙以正封疆 莒人滅鄫而魯不敢爭伯主不討所以敢又與伐 魯疆鄫田之師也

晉五十三

秋九月大雩 左氏傳旱也秋九月大雩凡三百篇公十三年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氏傳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 子駟欲兩從晉楚晉伐則從晉楚伐則從楚以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強者而請盟其何以能國子展不肯背晉五會之信唯欲待晉子駟請從楚而自受其咎乃及楚平而不書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

九年丁酉春宋災 天火曰災來告則書 外災不書來告則書一二以見焉

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宣公夫人成公母穆姜薨于東宮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杜氏注四月而葬速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音熙 鄭介晉楚二大國之間故晉楚爭鄭鄭與晉則楚伐與楚則晉伐而鄭亦疲弊於兵矣今晉會十一國諸侯同伐鄭鄭困力之不能支乃受盟而紓禍而鄭雖來服而背楚之意未堅故公子騑言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次年果有從楚伐宋之役左氏以爲鄭服不然也書同盟懼其不同而強其同也蓋戲之盟要盟也自是又凡再伐而晉修德以來之至蕭魚之會而鄭始大服楚亦不復爭可謂得善勝之道矣二十餘年無干戈之患晉悼之伯功於是進矣

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伐鄭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自是晉三駕而鄭始平

十年戊戌春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柤音查楚地吳子壽夢在柤晉與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特書會吳以吳爲會故也書吳但稱國抑而狄之也狄吳則諸侯之恥見矣吳子在柤諸侯特往會之可謂中國弱而夷狄強矣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陽小國妘姓今彭城傅陽縣也 晉率諸侯涉從會吳因道用師以滅微國恃衆剝利無復伯討則中國之禮義盡矣夫何以格荒服甚之故曰而志之也其曰遂者連上文諸侯會因而滅之併罪諸侯也

晉六十三

公至自會 兩事而致前事致會不至滅也 亦因其以諸侯會伐而異之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左氏傳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 貞公子囊輒子耳 門于桐門 宋城門 首書楚主兵也後鄭鄭從之也經書從夷狄以伐諸侯鄭之罪著矣

晉師伐秦 左氏傳九年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今年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氏傳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 有討鄭之事 故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氏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己酉師于牛首 此晉悼三駕之初也 齊世子光先滕薛杞邾者先期以會吳決矣以要晉晉方倚重於吳不敢違吳之請此今年所以先四國而明年先六國也周禮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齊世子未命者相之會列於小邾之下正矣今先滕薛盟主進之汰子仍其舊文

書之以識失禮也鄭與楚伐宋故公會諸侯以伐之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左氏傳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子孔知之故不死 程子曰不稱大夫失卿職也竊發則盜也盜一日而殺三卿鄭伯不修其政刑可知矣 殺三卿者不名而稱盜小臣無列於朝伺隙而

戍鄭虎牢 左氏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 鄭黨楚為中國患於是二年諸大夫復會于戚遂城虎牢虎牢鄭巖邑也孟獻子謀取而城之以制鄭而扼楚所以安中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不繫於鄭功實過也此戍虎牢而繫之鄭者蓋鄭人從楚困于力之不能敵楚晉不復深思所以制楚懷鄭既伐而又戍不以義服之徒恃諸侯之力以逼焉胃不以民人不得乎其主利牢苦墊隘無所底告之可矜也豈伯主服人之道乎故繫之鄭以罪諸侯也後書楚救鄭以救與楚見諸侯之不楚若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子囊救鄭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與楚夾潁而軍鄭子蟜胥涉潁與楚人盟則諸侯之戍鄭無能為可知也

公至自伐鄭 襄陵許氏曰書楚救鄭而致公知諸侯之與楚也

十一年己亥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氏傳季武子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illegible] 三子各毀其乘 [illegible] 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 [illegible] 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 [illegible] 叔孫使盡為臣 [illegible] 不然不舍 [illegible] 杜氏注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為軍 魯襄幼弱三家專政乃作三軍為私計也作創始為之也周制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七百里蓋大國也其後寖衰僖公能復周公之宇故魯頌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則魯之三軍舊矣此謂之作何也蓋非宣成之世或傾侧而為二也今襄公作三軍不曰復而變筆曰作者蓋三家變古之制而利於私有所作而為之也至昭公則又合而兩之故書曰舍中軍皆以從其私也一作一舍見大夫之強公室之卑而魯寖以微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氏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 [illegible] 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 [illegible] 楚弗敢敵然後可固與也 [illegible] 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illegible]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北鄭地 此晉以諸侯再駕伐鄭也 程氏曰鄭服而同盟也諸復從楚伐宋故云同見其反覆 鄭子展謀以乍服乍叛使晉怒甚而屢致師於我而楚不敢爭然後與之也卒不能逃其謀而晉卒不惡其反覆惟其誠待之故其後始心服矣

公至自伐鄭 穀梁傳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

楚子鄭伯伐宋 左氏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illegible]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會于蕭魚 此晉悼伐鄭之三駕也 鄭伯舉背亳北之盟與楚伐宋故晉悼復以諸侯伐鄭而楚之力已屈而不爭鄭於是始服于晉使行人良霄告于楚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鄭服而與會也 蕭魚鄭地 晉楚爭鄭踰五十年鄭以蕞爾之邦介二大國之間居天下之中而虎牢之險晉楚之門戶也楚得之則可以抗晉晉得之則可以御楚伯者汲汲乎爭此者以鄭為天下輕重焉屢盟屢叛反覆無常然久困於兵亦病矣伯者未有不得於鄭而能御楚也晉伯中微鄭人與楚悼公奮起服鄭有道初駕盟于戲再駕盟於亳北鄭雖服而又叛逮夫三駕晉救鄭困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加禮於鄭鄭人心悅誠服為會蕭魚鄭懷晉之德不叛者二十四年諸侯少息中國少安晉悼伯業之盛春秋於是有取焉吁晉何以得此哉蓋由能用知罃之謀也鄭服而數叛胃不甚怨動諸侯之師以伐鄭兵力非不強也及楚救之未嘗與之戰能堅忍而得善勝之道不暴骨以逞惟推誠信以感之故楚逕然屈而鄭亦心服及蕭魚之會但成交好之禮不事盟詛而要結自固初非[illegible]之而自服雖不及召陵城濮之舉而晉悼之功亦可尚也已

公至自會 穀梁傳伐而後會不以伐鄭得鄭伯之辭 程氏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鄭使良霄告絕于楚楚人執之書曰楚人執鄭行人非其罪也許氏曰書楚執良霄見楚力盡於此矣

冬秦人伐晉 左氏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不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

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凡言敗者以晉師敗績書其不書秦可知其敗也

十有二年庚子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穀梁台作邰杜氏江琅邪費縣南有台亭鄆莒邑 莒背蕭魚之會而伐魯東鄙圍台季孫宿受命救台經書遂入鄆專也大夫無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權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左氏傳晉士魴來聘且拜師 襄陵許氏曰晉悼服鄭而聘魯講好務矣

秋七月吳子乘卒 左氏傳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泰山孫氏曰不書葬以其稱王罪大惡重貶之也 襄陵許氏曰壽夢得一申公巫臣而國勢變化與華夏通楚以吳議其後亦不能為大患於中國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氏傳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揚梁以報晉之取鄭

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

十有三年辛丑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公羊邿作詩 穀梁邿作詩 左氏傳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 杜氏注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邿亭 襄陵許氏曰晉始息民吳以楚故宋不報魯取邿不討取與大夫而已 因其亂而救之可也因亂取為假義之名以貪利其惡可知也

秋七月庚辰楚子審卒 共王卒康王立 襄二十八年卒

冬城防 城臧氏之邑 左氏傳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 襄陵許氏曰鄭役既熄魯政有裕則知取邿以為私城防以為安而已矣

十有四年壬寅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向鄭地 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伯國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 吳求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 左氏傳十三年吳侯兼職于庸浦楚大敗吳師十四年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而從之 襄陵許氏曰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四卿帥師自大夫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大夫張也 何氏曰諸侯委任大夫交會強夷臣日以強三年之後君若贅旒矣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氏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晉自殺師以來距此年伐秦六十九年自此以後兵禍始息

己未衛侯出奔齊 公羊衛侯衎 衛侯衎出奔孫甯殖之所逐也不書臣之所逐不以臣而逐君也以自奔書亦以其君驕慢無禮不能自立而出奔也不書衎名所以抑強臣存大義也

莒人侵我東鄙 報十二年入鄆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氏傳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左氏傳會于戚謀定衛也 衛侯固無禮君也林父臣也而逐之 晉侯曾不惡之而卒與其私謀今又列于會經直書之所以照諸侯也非正也而晉為謀定之則正弗勝矣師曠荀偃之言有保姦之志而無伯之

定晉悼之德其衰矣乎洎襄昭之際大夫無君苦實啓之也

十有五年癸卯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劉魯地 左氏傳宋向戌來聘報二年豹之聘且尋盟 襄陵許氏曰不盟于國而盟于劉宗向戌故公弱甚矣

劉夏逆王后于齊 杜氏注劉采邑夏名也天子卿書字 劉夏非卿故書名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 常山劉氏曰昏姻人倫之本王后者天下之母劉夏非三公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不尊天下之母禮何以興而風化何以成乎 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 春秋逆王后者二祭公行得禮而又書之者譏遂事也劉夏之逆則以非三公而譏之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周王十三其逆王后者惟二是知非禮則書之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遇魯地 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 常山劉氏曰武備不謹成郛見圍救患當速乃復畏避公之所為可知矣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常山劉氏曰由不能捍成故成郛見壞而城也 呂氏曰成郛壞而城

苟完而已當世居臣所以爲國者如是而止寧爲遠慮乎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左氏傳邾人伐我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故溴梁之會晉人執邾子莒子以歸　莒人伐東鄙齊侯伐北鄙邾人伐南鄙三國國可罪魯之不能睦四鄰亦可知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左氏傳晉悼卒遂不克會

十有六年甲辰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葬悼公平公立杜氏注踰月而葬速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溴水名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溴梁晉地

三年雞澤之會尚言及諸侯之大夫盟至于溴梁則又甚矣政在大夫故不言諸侯之大夫蓋大夫無諸侯也事之信否在大夫其專可知也　齊高厚逃盟故不書　此書衛侯乃剽也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衎也二君皆稱衛侯猶鄭突及儀皆稱鄭伯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諸侯有罪當執之歸于京師不得自治之錄以歸惡其專也　以邾莒皆盟伐魯故

七百六十二

執之何以不得爲伯討而稱晉人古之君子正己而物正先自治而治人晉侯之正未能以行其國而執人國所以非伯討也

齊侯伐我北鄙 齊貳晉故晉平踐祚齊貳晉故伐魯至秋又伐北鄙圍成十七年齊又兩伐魯晉師列國同圍齊二十年盟澶淵之盟齊始服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地震凡五詳見文九年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氏傳許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以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爲首鄭伯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晉雖主兵而先鄭伯臣不可過君也　許男有從中國之志其臣沮之斯時大抵臣強而君不可以有爲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成魯孟氏邑齊叛晉故伐魯　左氏傳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言齊故也十八年晉師諸侯同圍齊

十有七年乙巳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苦耕切卒 宣公牼悼公立昭元年卒　十六年晉人執邾子以歸今書邾子牼卒則既釋之矣經不書其歸不告也

宋人伐陳 左氏傳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石買石稷子　左氏傳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訽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　衛孫蒯以匹夫一言之忿而欲申之遂輕棄大國之盟結鄰邦之怨勞衆害民其專甚矣蒯使石買往伐故經以實事書之著其惡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桃魯邑防魯臧紇邑自隱以來齊伐我皆書人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始大夫將書大夫自高厚始　杜氏注弁縣東南有桃墟　十五年齊圍成十六年齊又伐我至今年又圍二邑三年之中加兵于魯者四前年之冬魯嘗愬于晉至明年晉師方出息於救患故齊恣爲不道而伐魯之師猶未已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皋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十一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氏傳爲齊故也　邾齊與國以前年晉執其君故怨魯而助齊伐我

十有八年丙午春白狄來 左氏傳白狄始來　不言朝公羊氏謂不能朝也書白狄不名其君所以外之也劉氏曰所以懲淫慝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九譯而獻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之讓也況列國之君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氏傳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　責其伐曹不當因使執之故稱行人孫蒯使石買伐曹晉人不當執之又不歸于京師不得爲伯討故稱人以執罪晉可知矣

秋齊師伐我北鄙 黜侯稱師貶其用衆也四年之中伐魯者五終之致十二國之師而幾不免齊環自取之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溴梁之會齊侯不與三年之中五加兵于魯齊之驕暴甚矣今年晉帥十一國之師伐之同圍齊齊侯禦諸平陰而守之齊師遁遂入平陰前歷士匄克京茲隰縣欒盈克邿焚雍門之萩及申池之木又焚北郭西郭東侵及濰南及沂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抽劍斷鞅乃止齊侯受兵禍若此其亟也經書同圍見諸侯所同疾之也終書伐者師出有名而伐有罪也其罪齊之意可見矣

曹伯負芻卒于師 成公卒武公立昭十四年卒 成十三年伐秦之役曹伯盧卒于師負芻殺其世子而自立晉侯執之歸于京師正也王不殺負芻書曹伯歸自京師不正也今書曹伯負芻卒于師此天意也天道好還王釋之天誅之始見王之不王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自晉與諸侯蕭魚之會楚不敢加兵於鄭七年矣今鄭子孔卿公子嘉將叛晉而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而專政使告楚子庚子庚不可楚子知之遂帥師伐鄭於是鄭子蟜公孫蠆伯有良霄子張公孫黑肱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公孫舍之子西公孫夏守鄭子展子西知子孔欲去諸大夫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出會楚師楚師侵鄭諸邑至蟲牢而反蓋子孔召之也故明年鄭討子孔

九百廿七

十有九年 丁未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去年圍齊之諸侯也祝柯齊地祝柯縣今屬濟南郡 諸侯已圍齊又為祝柯之盟不序諸侯前目後凡也

晉人執邾子 左氏傳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伐魯在十七年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於我 晉前年執邾子以歸以其伐魯故既釋之而歸卒邾新君立又復伐魯其無所忌憚若此曾不畏伯主之討今晉執其君削其田雖當罪而非正以其不由王命而皆出於大夫故稱人以執非伯討也

公至自伐齊 胡氏曰圍齊以伐致見齊靈之無道宜得諸侯之伐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春秋於此有沮橫逆抑強暴之意

取邾田自漷水 漷音霍又音郭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 取邾田以漷水為界也漷水出邾嘗屢伐魯魯愬于晉晉怒同會執之魯乘其隙恃伯威以取其田取非其有故經書取邾田遷內也而又所取點畫自漷水為界寫尤甚矣聖筆僅書六字而晉魯之罪盡見交譏之也

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季武子如晉拜師 拜謝討齊之師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氏傳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欒魴欒氏族經不書與林父也夫討強暴之罪而使逐君之大夫則晉何足以服齊之心故特書林父主兵以貶晉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靈公卒莊公立二十六年遇弑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氏傳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 古之為師也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穀齊地也記其至穀乃所明境外得專之也非齊地則止師而請之示不敢專也時禮義廢棄人之危伐喪者多矣宋圍滕喪服之稱人鄭伐衛喪狄之書鄭如士匄之志信可嘉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魯大夫孟獻子也

齊殺其大夫高厚 齊靈公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為太子靈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靈公使太子居東鄙以牙為太子令高厚傅之夙沙衛為少傅靈公疾崔杼微逆光立為光殺戎子執公子牙靈公卒光即位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高厚從君於昏也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左氏傳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盜殺三卿子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十八年召楚師于純門子孔當罪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胡氏曰嘉則有罪矣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眾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

九百二十六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左氏傳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杜氏注魏郡內黃縣有柯城 齊北始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以自固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欲引大國救助也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城武城 備齊也杜氏注泰山南武城縣

二十年 戊申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向莒邑 左氏傳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督揚即祝柯莒數伐魯前年盟督揚故二國復自結盟好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澶音蟬杜氏注澶淵在頓丘縣南一名繁汙衛地按唐置澶州今屬開德府臨河縣左氏傳盟于澶淵齊成故也春秋書盟 齊數伐魯魯愬于晉十八年晉會十二國諸侯討之而齊始懼夫年又伐之遇齊喪而還至澶淵之會而齊始服序齊於晉下以專為齊而為會晉為盟主於齊則賓之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速蔑之子 今夏齊既與邾盟矣口血未乾孟莊子

何爲又復與代綏真書之著其背盟之罪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蔡公子履出奔楚 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傳二十八年）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燮之謀合于義矣殺之何罪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履乃燮之同母弟燮被殺不容不懼禍而奔但從燮爲可罪爾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逼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 書曰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書弟以惡其兄之不兄也非兄之罪則曰公子二慶欲專陳之政外挾強楚以去君之弟而陳侯不能明其誣故特書弟以罪陳侯也

叔老如齊 左氏傳齊子初聘于齊禮也 既與齊平故叔老如齊修聘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左氏傳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 向戌聘在十五年

二十有一年（己酉）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邾大夫不書氏未命也漆閭丘邾二邑也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同此書惡魯受叛人邑也案左氏傳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庶其之來季武子又以公姑姊妻之故臧武仲譏其賞盜經特書其事惡魯以利掠之不以義所以警貪也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其室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乃譖盈於宣子曰盈將爲亂宣子信之逐之秋欒盈出奔楚 范匄逐之而曰欒盈出奔盈之罪有以取之盈不能開其家有可逐之釁故逐之其亦盈之出奔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此年九月十月日食至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又連食食之變起於文也有雖交而不食若襄公之世日食者七而三年之中又連月而食晉再襄公見制強楚歲不已出天象之示戒也

曹伯來朝 左氏傳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三年始來見公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商任地闕左氏傳會于商任錮欒氏也 錮欒氏諸侯不得受 欒盈雖怯徒以讒臣見逐而出非其罪也懷踰境而思義繼之矣極之於其所往而不子猶以爲不可況會諸侯以遏逃亡之人欲其必殺使之無所容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盈發憤入于曲沃爲亂卒而不勝然致自貽其禍此皆以私怨公可爲後世之戒也

二十有二年（庚戌）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夏四月凡十一）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子叔齊子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晉知欒盈在齊故會諸侯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以世勳之舊非有犯上之惡徒以范氏之怨故宣子逐之商任之會已錮諸侯矣猶且遲懼不已再會諸侯沙隨復申錮之之舉過之太甚是宜啓其怨憤以致其變也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楚令尹子南也寵觀起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追舒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追舒而轘觀起 追舒之爲人足以殺其身然而楚子與人之子而謀其父其刑已甚不可行乎天下追舒罪不至死故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

二十有三年（辛亥）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杞孝公也公始赴

夏邾畀我來奔 畀我邾大夫書人惡納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左氏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 二慶欲專陳國以殺罪累上也其言及慶寅何以罪及之也 二慶譖出公子黃而陳侯不能保至爲楚所逐之乃歸復其位故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入稱弟歸之道也特以弟書譏陳侯也言歸者以其有歸之理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欒盈出奔楚而適齊晉侯又兩會諸侯錮之使之無所容於是遂絕之也徒以遷謫被逐而晉之不勝忿遂借齊之力由曲沃復入于晉故書之不勝乃其入于曲沃初曲沃人

夫晉不告盈以不集事盈答以雖死無悔其志亂可知矣聖人至公之筆原其忿激作亂故不言叛書復入于晉又書入于曲沃者見其入晉不克而還入曲沃使能入晉則不入曲沃矣蓋亦由欒氏狀極而當滅於盈故因內亂以搆其禍幸而范宣子能用樂王鮒之策使范鞅奮勇強劫魏舒以分其勢而欒氏敗然亦危甚矣有國者可不鑒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侯潛助欒盈入晉其志在乎謀[illegible]晉既克欒齊乘亂以掩其不備聲言伐衛其實伐晉也背澶淵之盟而伐伯主取朝歌戰郫邵二邑封晉尸于少水齊莊之惡甚矣經書遂原其志以聚之也識者有以覘齊莊之驕恣而禍亂自此作矣嗟夫晉伯衰而諸侯蔑大夫強中國之憂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 晉有欒氏之難齊乘閒而往伐晉命豹帥師救之義也豹受命救患當急不當次止于雍榆而不克救經直書之以罪豹也

己卯仲孫速卒 孟莊子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案傳季孫宿兩庶子長曰公彌又曰公鉏少曰紇宿欲立少訪於臧武仲武仲阿順季孫廢長立少及孟莊子疾有二子長曰秩少曰羯豐點謂季孫長子公鉏曰苟立羯請讎臧氏遂立羯秩奔邾孟孫羯譖臧氏于季孫曰將爲亂季孫怒命攻之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人聚大夫而盟之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仲尼曰知之難矣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illegible]孟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紇已知防據邑請後魯人爲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孔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illegible]之不以道信矣[illegible]

晉人殺欒盈 左氏傳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illegible]楚義純於君臣非晉大夫故不曰大夫而但曰欒盈彙纂[illegible]而出爲亂而入衆之所疾晉之寇也故書晉人殺欒盈討賊之辭也[illegible]

齊侯襲莒 左氏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 春秋惟此一書襲謂掩其不備也特書襲所以恥之也以大國而爲盜賊掩襲之事其惡[illegible]侵伐之中罪之尤者也

二十有四年 壬子 春叔孫豹如晉 豹即穆叔也杜氏曰賀克欒氏

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氏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illegible]

夏楚子伐吳 左氏傳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illegible]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襄陵許氏曰春秋三書日食既桓三年以周桓敗宣八年以楚莊興

至是而中國諸侯皆受盟于楚矣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氏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illegible]陳無宇從薳啟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齊侯前年襲莒既已與之平今復伐莒無信甚矣

大水 襄陵許氏曰夷儀之會以水不克伐齊則知水之所被廣矣非特魯之災也[illegible]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漢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弒楚子果從諸侯伐鄭滅舒鳩魯往朝之卒主中國王氏曰日者日之首也子者陽之首也癸者日之末也巳者陽之末也日之與陽皆君道也首末皆蔽君道微矣況食之既乎此非天王之過乃諸侯之過也此年不書王罪諸侯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氏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illegible]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illegible]許氏曰夷儀[illegible]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啟彊帥師送陳無宇[illegible]之師不能伐齊[illegible]而徒致棘澤之役以爲鄭難則其救不足錄矣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左氏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左氏傳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illegible] 襄陵許氏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乃始有叔孫豹以罕書也蓋自是不書聘王矣

大饑 有大饑穀梁曰五穀不升爲大饑 饑凡四大饑一 是年日再食秋大水宜乎冬有大饑[illegible]

二十有五年 癸丑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氏傳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illegible]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illegible]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illegible] 襄陵許氏曰[illegible]之師也公患之[illegible]何患焉其來也不寇[illegible]崔子之志鄰國知之而齊莊不悟人將戕矣[illegible]而務貪伐國之功故利令智昏外競而內昏自然之符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illegible]崔武子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illegible]崔子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illegible]公以說于晉[illegible]崔子因是[illegible]公以爲崔子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illegible]崔子稱疾[illegible]公問崔子遂從姜氏[illegible]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illegible]嗣書而死者二人[illegible]乃舍之[illegible]十二日葬諸士孫之里[illegible]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illegible]賂晉侯[illegible]晉侯許之 [illegible]自六正下皆有賂 齊莊背晉與楚而陵小國又爲崔杼之室不道甚矣崔杼弒以求成[illegible]之大者晉侯既聞

非事不能討而討之誅於晉衆置君以定其亂反受其賂何以修方伯之職宜乎大夫自是恣橫而不可制也故經直書崔杼之弒以著其惡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晉侯再會夷儀將以討齊也崔杼弒莊公爲說重賂求免晉受之以成齊亂故經貶之如下文所云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氏傳初陳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服乃還 子產鄭之賢者也師有名晉聞有辭背楚與晉故杜氏謂陳以不義見入舍之無譏焉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平聲 夷儀之諸侯也夷儀之諸侯無 齊東丘杜氏曰齊地在曹州乘氏縣有故城王氏曰同盟于重丘以成崔杼之志非義也若與齊同盟而誅崔杼則一動而兩得之矣而氏曰同盟以明齊之罪在也不斥齊人於列而止曰諸侯猶齊之不與也聖人之意可見矣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左氏傳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八月衛獻公入于夷儀杜氏注夷

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邑晉閒衛衎失國使衛分之一邑 上書公會晉侯宋公衛侯于夷儀此衛侯剽也衛侯入于夷儀衎也衎以蒐其宗卿失國非臣下所當逐剽亦非臣下所當立故齊人夷儀衎仍占其爵而不名不名以正其名於復歸則正其失地之罪名之 鄭伯突入于櫟則名之不當立也衎入于夷儀國不名當立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氏傳二十四年吳人爲楚舟師之役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二十五年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舒鳩人卒叛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大敗遂圍舒鳩八月楚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左氏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受之十月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吾割反 巢楚邑諸樊也巢衛國也門于巢攻其門也如諸侯伐鄭門于師之梁門于東門之類 左氏傳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書吳子遏之名以其卒也射之不言滅何死而非獲也死而非獲則卒也

二十有六年 甲寅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四 年衛甯殖孫林父出其君衎而立剽二十年甯殖疾召其子喜命之曰出其君令入之以掩其罪殖卒至二十五年衛侯衎入于夷儀使與甯喜言喜許之大叔文子曰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二十六年衛侯衎使子鮮爲復子鮮辭厲君無信初公與甯喜言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如鍾命于鮮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於是甯喜攻孫氏克之遂殺子叔及太子角 甯喜受父殖遺命使納衎以免逐君之名然於衎則殖出之喜納之於剽則殖君之喜弒之剽雖以公孫非次而立然甯氏父子君之久矣君臣之分已定而懈弒之故聖筆特正其弒君之罪而書之以示天下後世雖欲免逐君之罪而得其子陷弒君之惡而已亦與爲何其謬也經書辛卯弒剽而甲午衎復歸見衎待弒而歸也不言衎弒而言喜弒何也喜弒而衎歸弒君之罪喜專之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經書叛始此 左氏傳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杜氏注衎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爲叛也 初衛獻公之亡齊也甯殖孫林父逐之甯喜弒剽以納獻公故林父閉而入于戚以叛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衛侯奔齊入夷儀皆不名此復歸而名之何耶衎之出奔不可謂無罪不名之者惡逐君之臣也今復歸而名之正其失國之罪也亦惡衎使甯喜弒君而納己也肆姦謀以濟大惡雖得歸不以正也凡言歸易衛言入難衛今歸之易甯喜公子鱄納之也故剽弒甫四日而即歸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氏傳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林父逐衛侯衎衎復歸林父以戚如晉晉爲盟主而容叛人乃率諸侯疆衛田以與孫氏非正也公畏晉往會與諸大夫敵可恥也趙武敗稱人出良霄志其爲大夫也於宋曹復稱人爲是會也晉平之謬衆宜其自此而不競也

秋宋公殺世子痤 痤在禾反 左氏傳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姣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

則信有焉閒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 殺世子母弟直書君者甚之也不書氏無惡明矣宋公輕信伊戾之讒而殺其子以無罪父子之道絶矣寺人之譖而獨甚宋公者蓋以其內有嬖妾配嫡外有小人結內援以爲之助公之不明故有以蠱惑之也經直書君者端本正源也

晉人執衛甯喜 初衛孫林父甯殖逐其君衎而立剽甯殖疾而悔之謂其子喜令復衎喜弑剽納衎林父懼入于所食戚邑以叛如晉而以戚屬晉晉於是爲會諸侯伐衛獻衛田以與林父乃執甯喜若以弑而執之正也經書晉人不得爲伯討若執之不以罪也晉人執之曰甯喜爲納君而伐孫氏蓋爲孫氏執之也非伯討也又執衛侯執之不以罪明也已而衛侯納姬以免晉平之失政可知已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諸侯於是楚子率陳蔡伐鄭歸而葬許靈公

葬許靈公 初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鄭伯會晉大夫伐許故許男志欲報之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

二十有七年 乙卯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左氏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晉楚始同主夏盟也諸侯分爲晉楚之從而交相見於是始則先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於湨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於吳越焉爾矣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楚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晉楚齊秦皆許之告於小國爲會於宋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使諸侯從晉楚者交相朝見也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經所以不書齊秦既會楚人衷甲將盟又爭先乃先楚楚實主之此明而經先晉蓋宋之盟中國無伯矣經猶先晉存中國也宋公不與盟見以謂與之若其君以與

兵不可弭亦不可弭如刑罰之不得已也已之則天下不可爲矣故向戌請賞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詳味子罕之論當矣故雖曰弭兵不足貴也自宋之會晉伯已衰諸侯日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之矣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衎復歸甯喜納之也初公與喜言政由甯氏既歸而惡其專也殺之則爲不義喜有弑剽之罪而不以討賊之辭書之而稱國以殺仍不去官者殺之不以其罪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初衛侯欲反國使公子鱄與甯喜言爲從歸而殺喜鱄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病其失言也 經書衛侯之弟罪衛侯也言鱄可以稱弟而公不能弟之而使出奔也鱄之去是也可謂見其幾矣不使其兄有殺弟之惡全身去國近乎智織絇不仕近乎廉故經於鱄無貶辭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豹在會已稱氏故在盟止書名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前目後凡也地于宋以宋爲主也 湨梁之會已序諸侯矣不必言諸侯之大夫故云戊寅大夫盟此則省文法也亦以見事之信在大夫也至此諸侯不在會而獨大夫會于宋故書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既大夫獨會不可不言諸侯也經特書二事罪大夫專國之威權在大夫而不在君也 傳曰楚衷甲杜氏云且大會諸侯而爲非義事必有便行權者之事且子木對大夫必不爲此傳又云先楚人晉有罪於楚故又並中國盟主之位有後於楚之理

冬十有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 丙辰 春無冰 桓十四年成元年及此二十八年書無冰凡三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祭用冰去年冬溫無冰可藏至春無冰可出因以紀異也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氏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 杜氏曰惡之先石碏有大功於衛惡之罪不及不祀

邾子來朝 左氏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 左氏傳旱也

仲孫羯如晉 左氏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二十七年崔杼子崔成崔彊作亂崔杼出見慶封慶封使盧蒲嫳帥甲攻崔氏殺成與彊盡俘其家崔杼之妻縊崔杼至則無歸矣乃縊慶封當國二十八年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與盧蒲嫳易內而飲酒反盧蒲癸王何二人皆嬖冬十月慶封田于萊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癸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死慶封歸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與之朱方富於其舊 慶封崔杼之黨專恣荒淫稔禍而出奔書名罪之也自魯奔吳不書以絶位不爲卿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左氏傳爲宋之盟故公及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諸侯之君親見於楚始於此經書以見其餘也晉平不競不能主夏盟宋之會晉楚列諸侯上無夷夏之分伯業由是而衰不足以庇諸侯矣前此公如晉如齊與民會盟春秋尚識其非正今公偕宋鄭

陳許遠斬強夷聖筆書之非特惡公蓋傷夷狄日熾中國日微矣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也乙未楚子昭卒 胡氏曰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 天王崩魯不會葬楚子昭卒公在楚楚使公親襚世變至此惟知有強弱勢力安知有君臣也

二十有九年丁巳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氏傳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襚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適以見疏哉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 公書如齊如晉矣未嘗書在某所此如楚而又詳書在楚以公之居處狄而失所如也內則季氏擅權不有其君是以書公在以疑於無公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致公者豁其往而幸其反也

庚午衛侯衎卒 衛侯復歸纔三年而卒不逮右宰穀之先見也 子襄公立

閽弒吳子餘祭 左氏傳吳子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以刀弒之 禮君不近刑人不邇怨吳子疏於防慎以速斯禍經特書之以爲後世人君寵惡之鑒

吳子使札來聘 吳始聘亦止此一聘耳 吳子夷昧也札吳公子季子札也季子之賢何書法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蓋札辭國而生亂因其來聘以示貶也吳子壽夢有子四長曰諸樊次餘祭次夷昧次季札也壽夢欲立札札辭去諸樊約諸弟以次傳必致國於札札又辭乃立夷昧之子僚諸樊之子光曰我宜立使專諸刺僚卒移其國之禍誰爲之耶是知聖人不以爲賢而貶之也若季子者雖但守節則可矣槩諸聖人時中之道則過矣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杜氏注高止高傒之子北燕燕國薊縣 南燕見桓十二年註北燕召公奭之後姬姓之國至此始見於經左氏傳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襄陵許氏曰案傳子尾子雅實放高止而經書出奔君子以爲大夫而放之君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也

冬仲孫羯如晉 左氏傳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三十年戊午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薳爲上音罷音皮 左氏傳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郟敖即位 楚聘凡三至此卿敍書楚子薳罷書名氏無異於中國矣 張氏曰自以君弒而楚以使聘此者始脩舊交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夷夏不辨楚人行伯主之禮於中國非晉平趙武之責而誰責哉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左氏傳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弒景侯 稱世子以明有父之親稱君以明有君之尊世子般之於君尊親盡矣固雖無道而罪不及民故稱世子所以甚般之惡也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伯姬之守禮義寧死而不顧其生其志節貞且烈矣季世衰微罕能盡婦道者故春秋賢伯姬特書以表之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傳曰殺世子母弟目君甚之也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不知景王殺之非其罪也書曰殺其弟佞夫曰天王而稱弟甚其賊親親之恩忘天倫之愛也 案傳周五大夫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以儋括欲立佞夫遂殺之儋括謀亂而免佞夫不知而死其災天王之不明矣雖五臣殺之猶王殺之也爲天子而不能一弟故書以惡之 范氏曰王子瑕不言出周無外 瑕與遐同 奔不書殿之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叔弓叔老子也共姬從夫謚也內女不書葬此錄於諸侯則書之總錄其卒何得不錄其葬乎唯所賢則不書葬耳外夫人不書葬宋共姬得謚而葬以其賢也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三十年葬紀叔姬皆錄其德厲婦道垂世訓也 速年襄王景王崩魯公不親會葬止令卿往非禮也今鄭國一婦人葬亦使卿往雖曰隱之則過矣

鄭良霄出奔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案左傳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黑不肯伯有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鄭大夫盟于伯有氏伯有耆酒僞汰又將使子皙如楚子皙與其黨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未幾伯有襲鄭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伯有死於羊肆 不言復入出未久猶來絕也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書鄭人殺良霄討賊之辭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春秋之法君遇弒而賊未討則不書葬此特書葬變例也蔡景公雖淫亂君父也而世子般弒之諸侯不以爲賊而討之乃往會其葬縱弒諸侯必潛受其賂故情義如此其蔑世變人心至此而天理絕滅矣聖筆特變例而書葬以備罪天下之諸侯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宋以五月火諸侯以冬十月會于澶淵方議恤之謀歸宋財既而亦無歸恤災國如是乎上書蔡景侯葬下書諸大夫會爲宋災故竊詳聖人之意以此事而觀之可見矣蔡弒大事則不致討而反慕恤災小事而會諸

大夫何啻大而國小也故諸國之卿貶而人之而諱魯卿又書其故其貶之也至矣

三十有一年己未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左氏傳公作楚宮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杜氏注公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其所樂失其所也 公自楚歸作楚宮蓋慕從遠夷之室宇侈靡不度傚象而作之以居未久死是宮變夏從夷非正也

秋七月癸巳子野卒 左氏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 子野敬歸所生也夫子季氏[illegible] 經書七月夏正也左氏以夏十一月作周正月故書九月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 是為昭公穆叔不欲武子不聽立之 子野襄公大子未踰年之君也名公未葬也 不薨不地降成君也 不書葬未成君也

己亥仲孫羯卒 左氏傳孟孝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來會葬於是始 癸酉葬我君襄公 左氏傳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 後無從之而滕子原昭三年滕子原卒傳 癸酉葬襄公襄陵許氏曰子太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滕子會葬非禮也景氏曰當時諸侯不會葬天子而諸侯相會葬焉王室弱而公室強也

五百七十五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左氏傳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 陸氏淳曰據傳則展輿弒其父不當不書恐傳是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 說以之爲以字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十

吳郡 陳深 撰

昭公 名裯襄公之子齊歸所生在位二十五年在外八年凡三十二年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庚申春王正月公即位 春秋十二公繼未踰年之君者三皆同正君固之繼隱宣之繼赤昭之繼野是已閔以八歲立而無所承雖繼故而不與聞乎弒故不書以志其哀宣之立雖與桓不同然其母私事公子遂遂弒之以奪嫡宣公寧不知之故書即位以與聞乎故而如其意昭公之繼子野非故也正也繼正即位正也 胡氏曰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 公羊作酌 宋向戌衛齊惡 公羊作石惡 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 公羊作軒虎 許人曹人于虢 公羊作漷穀梁作郭 左氏傳會于虢尋宋之盟也 宋盟在襄二十七年 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 三月甲辰盟 宋之盟楚爭先晉讓之今虢之會楚公子圍以晉楚[illegible]夏盟恐晉先之於是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不復歃故經不書盟蓋楚圍用詐而欲爭勝也夷狄之事盟其端見矣經於此二役皆先趙武抑遠夷而進中國也劉氏曰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不稱弟[illegible]

三月取鄆 左氏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illegible]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illegible]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illegible]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illegible]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illegible]楚人許之乃免叔孫[illegible]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氏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illegible] 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后子之奔由其父寵之太過諺曰愛之其實害之經不書公子而曰秦伯之弟見秦伯不能友愛而使之出奔也 罪在所奔者則以常文書之如公子慶出奔莒是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悼公 莊公立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大鹵公穀作大原大原晉陽縣穀梁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　左氏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狄爲中國患久矣僖文之際進年入寇自成二年晉厲公敗之交剛迄悼公伯狄師不出至是而敗狄再見然晉伯之衰止此矣魏絳曰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毋乃不可乎及悼公卒未幾復有伐楚之師至昭十二年經書晉伐鮮虞則狄之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展輿出奔吳莒子二子長去疾次展輿莒子廢去疾而立展輿莒子卒展輿立去疾奔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出奔吳　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正也故以國氏不稱公子者以其無所承命自以爲公子可立也展輿踰年之君也不書莒子國人不與之亦不君之也然猶以國氏惡崇亂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春取鄆今又來莒之變情其後案往正疆界以爲利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麇公穀作卷　左氏傳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皙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犂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　楚公子圍弒君虔于麇而立乃以疾赴者諸侯不能討其罪何哉是時晉伯衰而楚強雖中國諸侯力所不能討故聖人筆其顯微之義以示之而不革也楚使以如疾赴諸侯復亂亦皆許之矣是大會十二國于申雖夷狄而中國之則伐慶封討齊之惡成了虔之忌成楚會盟焉遂用齊桓會召陵之禮中國之與諸侯皆從之夷狄矣遂將師歷世變之若此倫革而正之懸天下後世以楚虔之弒而伯主不問諸侯不討反從之以主盟會則其視弒君等于其可討因其僞赴而不正其弒逆之罪焉中國諱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左氏傳公子圍殺楚子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皙出奔鄭　蘇氏曰君弒以疾告而出奔　即公子比出奔

二年辛酉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左氏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夏叔弓如晉左氏傳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宋傳駟黑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鄭人將討之公孫黑自縊而死罪也雖君弗誅也又與游楚爭室于徐吾氏徐吾氏歸楚黑怒欲殺之楚知之逐之以戈傷君故楚于吳而盟諸大夫黑於是自以爲亂欲去游氏疾作而不果子產使吏數之曰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兄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稱國以殺大夫罪累上也惡鄭伯不討有罪以放乎亂也黑富而恃強鄭人畏之故曰肆其惡于產因其疾也數其罪而殺之然亦幸而勝之耳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孫宿如晉左氏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弓之誤謂　公之如晉非禮也非禮而往至於見拒然後歸孰若始遣季孫宿行哉　公如晉至河乃復者六唯二十三年書有疾明有疾而反餘皆譏公數如晉見距不能以禮自重人取國辱也

三年壬戌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公羊作泉　成公卒悼公寧立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滕小國使叔弓會葬嘉矣

秋小邾子來朝左氏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左氏傳旱也

冬大雨雹張氏曰雹戾氣也此中國不振而夷狄會諸侯之兆也

北燕伯款出奔齊左氏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　以自奔書者以其不能君而爲臣所脅而出也不書臣之所逐不以臣而逐君也

四年癸亥春王正月大雨雹自冬雨春大雨雹者二陰陽乖戾之氣入之理未必在于此豈季氏之黨佞人也不肯端言其故蓋陰侵陽不入則爲雹是時春已三陽陰猶盛而干陽其應爲三家專政無君之兆故宿有此災異昭公曾不知懼而恐其攻之聞夫豈乎出亡在外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胡汝陰縣西北有胡城淮夷淮南之夷也申姜姓國南陽宛縣　諸侯自夷儀之會晉受齊賂不討崔杼以成齊亂而晉失其政矣宋之盟則政在大夫晉楚始同主夏盟自此諸侯不出者幾十年中國無伯矣楚公子圍弒郟敖自立使于晉求合諸侯晉許之於是諸侯大會于申而楚主之不殊會蔡夷猶是同類在會之諸侯亦從異類矣下幾何不晉而爲夷乎同自嗀夷天子受制於諸侯魯文以來諸侯受制於大夫此年申之會中國受制於夷狄尚有魯衞曹邾不至厥後晉君少安不在諸侯而政日以衰故楚得以

騁其欲而無忌憚矣經書楚子於諸侯之上正以病中國之無人也

楚人執徐子 左氏傳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 楚子以疑罪執諸侯故書人以譏之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左氏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 穀梁傳慶封其齊氏何也爲齊討也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 不曰楚子會諸侯伐吳不與夷狄主中國也執徐子楚意也不以諸侯共執爲文而曰楚人執徐子所以甚楚子也吳之伐執齊慶封者亦楚意也不曰楚執之而以諸侯共執爲文不與楚子之討慶封也楚非爲齊誅故不繫以討賊之辭也

遂滅賴 賴公叔作厲 賴國今蔡州褒信縣有賴亭 左氏傳遂以諸侯滅賴遷賴于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鬭韋龜及公子棄疾城之而還 穀梁曰遂繼事也 許氏曰惡其國義而無釁以惡終也 既伐吳執齊慶封殺之今又滅賴夷狄之暴甚矣

讀春秋編卷十 四 通志堂 君明

九月取鄫 左氏傳取鄫言易也 襄六年莒人滅鄫此言取鄫者蓋莒滅鄫以爲附庸今魯乘莒亂取之爾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傳初穆子辟僑如之難成十六年及庚宗魯地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及宣伯奔齊穆子歸庚宗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號之曰牛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與叔孫相知於齊歸未逆國姜公孫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遂殺孟丙仲奔齊疾急召仲牛許而不召[illegible]飢渴牛不與食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五年仲至豎牛攻殺之昭子曰豎牛禍叔孫氏殺適立庶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 穆子才智士也少避難彊非其類遂有尊子以徇所夢故寵之卒爲所殺二嫡其身亦餓而死蓋由犯禮不稽其始卒遂于爰以致大禍叔孫不徵於理而徵於夢果可恃乎昭子不以豎牛立己爲勞而殺其罪端嚴比報天也昭子之識見亦遠矣

五年甲子春王正月舍中軍 魯本二軍襄十一年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及其舍之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以貢于公皆季氏之私意卑公室也傳書作書舍志其罪也詳見襄十一年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伐吳而疑屈申貳於吳也而殺之故稱國以殺大夫罪累上也

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大夫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莊公玄孫懿伯也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謂取鄫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三家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不憂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公二年嘗如晉爲晉所辭至河而復今又復往公之卑弱見侮而不知恥可知矣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左氏傳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婁及防茲莒三邑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地之重也故雖不卿而書其人 杜氏注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地譜密州安丘縣有平昌故城莒縣有姑幕故城 魯之於莒鄰國也元年取鄆六年取鄫今又受牟夷以牟婁防茲三邑來奔貪利而不顧義甚矣不五年而取其五邑欲盡其地矣經屢書之以惡內也時公如晉未返而魯受莒叛人三邑惡季氏之專也 胡氏曰經於三叛人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五年莒牟夷三十一年邾黑肱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爲後戒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左氏傳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獻子范鞅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閒而以師討焉乃歸公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音蚡泉 左氏傳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蚡泉杜氏注魯地魯東境之地 張氏曰晉人方欲止公以魯受牟夷敗莒人大夫之專不顯著討君辱此書而卑大夫之專可見矣

讀春秋編卷十 五 通志堂 天榮

秦伯卒 左氏傳秦后子復歸于秦秦景公卒故也秦后子鍼適晉見昭元年 景公卒哀公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左氏傳四年冬吳伐楚入棘櫟麻楚三邑以報朱方之役五年冬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 越始見經姒姓夏后少康之庶子封於越其先也越國會稽山陰縣 經於楚不書進之越初見即書人以其爲中國患淺與楚暴不同也

六年乙丑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杞文公卒平公立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拜莒田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氏傳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 寵陵許氏曰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宋華合比出奔衛皆著寺人讒慝敗國以爲世戒而秦漢以來庸君衰季溺心嬖習遂忘忠良亂亡相屬若出一軌春秋惡可一日而不聞明哉

秋九月大雩 旱也 楚薳罷帥師伐吳 左氏傳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

遂泄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子蕩薳罷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也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廐尹棄疾棄疾鬭韋龜之子非公子棄疾也子蕩歸罪於薳泄而殺之襄陵許氏曰敗楚師者非薳泄也而泄伏其誅故書薳泄伐吳以正之楚再不競於吳乃弭兵錄有事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矣吳蓋自是休兵息民國始寖強

冬叔弓如楚 襄陵許氏曰四年公不會申既而震楚兵威將朝楚而未能故以叔弓先聘明年而躬繼之也

齊侯伐北燕 左氏傳齊侯如晉請伐北燕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簡公北燕伯三年出奔齊今將納之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七年正月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

七年丙寅 春王正月暨齊平 穀梁傳平者成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爾雅曰暨及也孫氏曰齊來求平不得已而許之故曰暨且明非魯志也 齊強魯弱以魯婿吳附楚也故來求平

三月公如楚 左氏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啟彊來召公三月公如楚 象昭本欲如楚雖無薳啟彊之召亦往也去夏而從夷經特書以貶之也

八百十二

叔孫婼如齊涖盟 穀梁曰涖位也內之前定之辭曰涖外之前定之辭曰來 始齊欲我平魯不得已而與之平今乃使婼往涖盟我所欲也彼既求平而又往盟是反畏之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襄公卒孔成子立靈公元穀梁傳鄉曰衛齊惡齊惡在元年今曰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來也王父名子也 蓋孫父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有生在世子前者名之當時亦不改也 親之所名君雖欲改君不當聽欲使人重父命也 王父命

名之

九月公至自楚 公如楚凡六月而返書至幸之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襄陵許氏曰季武子舍中軍作三軍舍中軍唯己所利取鄆滅鄫敗諸侯約幾陷名卿以為國憂則知昭公乾侯之禍其專欲不忍之習非一日也

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丁卯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

陳侯溺卒 左氏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 不曰公子招而曰陳侯之弟招親之者所以甚招之惡也哀公昏迷溺愛而以公子留屬其弟招與過而輔之哀公首禍固可罪也招以叔父之親不思宗社之重而逢君之惡殞冢嗣以立庶孽及其禍作哀公亦見逼自殺以致楚滅陳而縣之招之罪大矣

叔弓如晉 左氏傳晉侯築虒祁之宮虒祁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 當楚之強暴專盟橫行中夏晉侯於此時宜與二三忠良深慮遠圖思所以制之之道方且侈汰自安唯宮室是崇是可弔不可賀也 叶晉文之伯政衰矣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左氏傳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告立留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楚人惡公子招而殺干徵師非其罪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將討陳故留出奔 留既為君何以稱公子留留立於招未成君也

秋蒐于紅 杜氏注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 劉氏傳蒐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蒐有常地矣于紅亦非正也然則曷為不言公公不得與於蒐爾曷為不得與於蒐三家者專魯而分之政令出焉公民食焉爾

九百五十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公子招歸罪於過而殺之以說於楚過與殺偃師經以招首事書招而不及過今與招從過然過與殺偃師之罪重招殺過之罪輕不與招之殺過也故以陳人自討為文招有以不免而得辭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左氏傳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偃師之子圍陳宋戴惡會之十一月壬午滅陳 招殺刑于之賊也楚子放而殺之陳孔奐無辜之人也楚子殺之楚靈暴虐無道滅人之國而淫刑以逞不仁之甚也經直書之惡楚也

葬陳哀公 穀梁傳不與楚滅閔之也泰山孫氏曰十月壬午楚師滅陳葬陳哀公如不滅之辭者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楚子滅陳葬陳哀公故以陳人自葬為文所以存陳也

九年戊辰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左氏傳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 楚滅陳諸夏之大夫莫措不召而至皆旅見于楚於是始舉曾以見其餘也是年楚滅陳以其封為縣公

許遷于夷 左氏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 許畏鄭欲遷故經以自遷為文

夏四月陳災 楚滅陳已縣之矣及災經猶書陳災公羊謂存陳也此後五年而陳復天未絕陳陳未亡故也仍書陳災者中國無滅於夷狄之道也書滅以罪夷狄書陳災以存中國

秋仲孫貜如齊 左氏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今修盛聘繼好息民之禮也

冬築郎囿 築苑囿於郎也昭公爲强臣所制不思危辱將至方且築囿於郎郎非國內乃遠地也徒知從事游觀之樂豈急務乎

十年己巳春王正月齊欒施來奔 齊欒施高彊嗜酒信內多怨彊於陳氏鮑氏而惡之陳鮑及其黨而攻之欒高戰不勝來奔不書高彊非卿也 齊政歸陳氏久矣欒高陳鮑之仇也欒施高彊既奔則陳氏由此益大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左氏傳平子伐莒取郪獻俘始用人于亳社[illegible]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杜氏注取郪不書公見討平丘故諱之十三年平丘之盟不見公[illegible]胡氏曰已舍中軍曷爲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爲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爲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爲己私耳

戊子晉侯彪卒 左氏傳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左氏傳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左氏傳宋平公卒元公立 杜氏注無冬闕文 [illegible]

十有一年庚午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左氏傳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 蔡般殺君父而立其罪固不容誅諸侯不能討十三年矣楚子誘而殺之遂滅其國執世子以歸用之其心本非除逆特利其土地以詐取之而肆其虐耳故經惡楚子而名之不與其爲討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昭公母胡女歸姓

大蒐于比蒲 昭公方有母喪而不廢蒐況大蒐非諸侯所當行是執禮之中又越禮也夫喪不貳事果有外侮關於社稷則不得已而行之今也蒐可已而不已昭公在戚曾無一日之戚其心喪矣宜乎被出而卒不返矣[illegible]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左氏傳孟僖子會邾子盟于祲祥禮也[illegible]杜氏注祲祥地闕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魚靳切地闕 晉韓起率諸侯會于厥憖謀救蔡也經不書救蔡以其畏楚而不能救也楚自會申之後滅陳圍蔡會盟其暴益甚盟于[illegible]不能恤亡國將焉用之諸侯既合天下之衆而不能救徒遣使請命于楚而楚弗許是示之不能而楚益驕且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得以行其虐也然書此無貶者聖人感世變若此故略之而不復以禮義望諸侯矣此後則一貶也而又不忍終棄之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齊歸昭公之母齊謚也 左氏傳葬齊歸公不慼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殺其 有作友 左氏傳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杜氏曰用之殺以祭山 楚子而曰楚師惡而賤之也惡其用衆而不恤其滅也君沒未葬或已葬嗣君稱子今蔡侯死於楚其喪未至況當危難窮迫雖立不成乎君故但稱世子楚自四月圍蔡世子有守禦至于十一月凡八月而力屈被執楚以有不服故以其歸而虐用之有一毀死勿去爲子道盡矣故不沒其世子之名春秋書滅國者多矣未有如此暴者書誘書滅書執又書其虐用之故特詳記又稱時稱月稱日以指之甚以傷中國之衰微而其惡夷狄之殘忍不道也

十有二年辛未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三年燕伯款出奔齊六年齊伐燕欲納之受燕賂不克至是始納之于唐高偃高傒玄孫齊大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左氏傳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而不得至于燕也燕伯三年出奔名之今納之不名與襄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同蓋國君非臣下所當逐入于夷儀納于陽不名以正君臣之分也以燕伯之卑未至如衛衎鄭突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illegible]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鄭簡公卒定公立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氏傳通嗣君也宋元公新即位

公如晉至河而復 左氏傳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illegible]之役六年公伐莒取郠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

五月葬鄭簡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

楚殺其大夫成熊 左氏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illegible]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當陳楚子信讒殺其大夫不當貶成虎不能行傳以名爲貶未可以一槩論也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左氏傳季平子[illegible]而不禮於南蒯[illegible]南蒯謂子仲[illegible]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子爲卿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爲季氏宰[illegible]謀去季氏而立公子慭不克而事覺慭不得不奔其志則忠於魯也杜氏以謀亂故書名謬矣

楚子伐徐 左氏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illegible]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

晉伐鮮虞 鮮虞白狄別種也在中山新市縣古鮮虞國子姓 左氏傳六月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illegible]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綿皋歸冬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illegible]書晉伐秋之也 [illegible]義中國之道也懷利尚詐夷狄之道也晉假道鮮虞[illegible]會齊乃滅肥又伐鮮虞是行夷狄之事故狄之昔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書晉師其狄虞公也書晉人今伐鮮虞特書晉以狄之時楚滅陳蔡而晉不救以其力不能救不復罪之能伐鮮虞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絕意中夏而棄諸侯也何以言盟主故春秋狄之以著其罪也

十有三年 壬申 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季氏邑南蒯爲季氏宰以費叛故叔弓以兵圍之 [illegible]此邑以邑叛悉不書叛但書大夫[illegible]之則邑叛可知且罪大夫無[illegible]而使家臣得專邑而叛也克之不書本非他國之邑也胡氏曰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上者使下而不禮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而不忠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下者事上此也 蒯之叛雖以季氏不禮之故而其所以欲去季氏以張公室則未爲不忠於魯故雖以叛書之但書使大夫帥師圍費亦見季氏雖强而家臣不服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乾谿在譙國城父縣東竟 楚子虔[illegible]有子五人曰昭曰虎曰比曰黑肱曰棄疾 虔[illegible]卒昭立昭卒昭之子麇立虔弒之而自立比出奔晉黑肱奔鄭楚虔立十三年棄疾爲蔡公觀起之子從在蔡矯蔡公命召公子比與黑肱入襲蔡蔡公[illegible]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illegible]以

入楚圍正僕人[illegible]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楚子虔縊于芊尹申亥氏 比之歸非其謀也亂始於觀從成於棄疾比爲名而已爲君非比志也比不忘爲君迫於觀從棄疾而以身許之以故虔死則雖不弒君而弒君之名比尸之矣 比之歸處猶在楚不曰入何也觀從召之蔡人與之絕人不拒則比之歸無難也 棄疾爲蔡公志於篡久矣而觀從召比之至棄諸大賊者之亂既已致虔之死又殺其于大惡則比當之矣比既無德而棄疾安肯使之坐享其位故譎詐以恐之使之自殺則棄疾之志得矣其謀亦巧乎哉故春秋於比不以討賊辭書者殺之不以罪也故以兩下相殺之辭書之比雖立而曰公子比亦不以爲君也然比之也黑肱弟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爲王肱爲令尹棄疾爲司馬以長幼之序立之也春秋誅其意歸罪棄疾而無所隱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公子比歸[illegible]人可[illegible]觀從召之也非有爲君之心從棄疾之入楚立之爲王從又說之殺棄疾比不從乃行其行也從朱公不反爲棄疾謀及棄疾使人偏呼國中遍之自殺比之行止死生皆聽人自爲曉然所能則棄疾安肯君之故比雖立而不稱君其國故經不稱君但以公子書之又不以討賊書原棄疾之意在於代比而非討之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平丘今在開封府封丘縣東漢志爲平丘縣

左氏傳晉成虎祁之宮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爲其[illegible]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吳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 晉之合諸侯止于此矣雖欲猶中國之勢未足以服夷狄也王人與十三諸侯會兵車之盛固足以使强楚知畏實蔡滅國一日復興然徒耀以兵威而不以德異乎桓文矣自平丘一盟之後說于召陵諸侯不出者二十四年至若鄭伯一會參盟於作自齊處以來未之有於是再見自是晉不復主盟而齊與[illegible]是而不復振也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書同盟者以齊人不欲盟要之乃可鄭伯滕子邾子又[illegible]從[illegible]非一日今[illegible]會盟不待不疑是以以爲之同盟異其[illegible]此無復異盟者以惡之也惡其德不競而恃兵甲[illegible]也平丘者胡氏曰

公不與盟 此會以邾莒愬魯取鄭故晉欲討魯今既圍會而執季孫意如故怒公而不使與盟雖一時以有沮喪之辱而此盟不與得免於罪實爲幸也此非國惡故聖筆不諱而書之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晉執意如亦伯討也何以書人曰季氏專魯之使三家臣順徒信邾莒以魯數侵不能其魯貢而遂執之安得爲霸討故稱人以罪晉也 魯與君意如尤其信可自魯晉不能以大義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蔡周宗室陳虞舜後

楚靈彊暴一旦滅之伯主不討諸侯不救楚平立乃復之諸侯若不聞焉則是二國之命制于夷狄也聖筆以陳蔡自歸爲文所以折強夷而存中國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國復乃葬凡三十一月穀梁傳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弒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也陳蔡之復聖人舉王法以治蓋陳蔡者先王之建國非楚可滅而可復也故書爵歸言二國之嗣位其所宜有國其所宜歸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公不與平丘盟又以季孫意如在晉故再如之晉人辭焉至河乃復晉彊而魯弱甚矣

吳滅州來 左氏傳吳滅州來楚令尹子期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人民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州來楚邑也不言吳帥師不言使伐于以見其滅之易

十有四年 癸酉 春意如至自晉 大夫不致見執而後致亦危之也不稱氏前見也以一事再見卒名耳　意如被執子服惠伯從意如之歸以子服私說荀吳之謀以利動之也晉之政可知矣

三月曹伯滕卒 武公卒于平公須立 夏四月 夏四月凡十一詳見桓九年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左氏傳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戚國人弗順欲立著丘之弟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　襄陵許氏曰公子鐸首亂而無見焉者春秋書法表見王道而已不誅其人若鐸類者多矣此意自啖趙發之趙氏曰春秋書法不誅其人身

十有五年 甲戌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公羊作夷昧 王僚立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 魯武公廟 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氏傳禘于武宮叔弓蒞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籥羽舞也方入而大臣卒故去樂而終禘祭之事春秋常事不書此記禮之變而書之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蔡臣也楚平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費無極楚之讒人也惡朝吳之寵以計害之使蔡人逐朝吳出奔鄭楚平不察無極讒遂卒使吳師入郢屠及宗廟可不畏哉聖筆志朝吳出奔爲後世戒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左氏傳晉荀吳伐鮮虞圍鼓自秋至冬克之以鼓子鳶鞮歸　帥師伐鮮虞凡三

冬公如晉 左氏傳平丘之會故也平丘會公不與盟季孫見執今既得免故往謝之　公不以不與平丘爲恥而往如之屢見辭於晉今

又復往微弱甚矣

十有六年 乙亥 春齊侯伐徐 左氏傳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 甲父古國名 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　襄陵許氏曰景公之時吳楚方爭晉既不能遠略以齊之強務德修政以通天下之志糾合諸侯復霸可也區區務于伐徐侵莒之利志亦卑矣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戎蠻公羊作戎曼 杜氏注河南新城縣有蠻城今伊闕縣新城也　左氏傳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　蘇氏曰楚子誘蔡侯般之名而書地以夷狄害中國疾之也誘殺戎蠻不名不地夷狄相殘略之也戎蠻不名者略也

夏公至自晉 左氏傳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　曹昭則晉已至于河而不得入而齊見晉侯又同其罪而止之昭公之懦可知矣責其自應必不能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

九月大雩 旱也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十有七年 丙子 春小邾子來朝 左氏傳小邾穆公來朝 穆公也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陸渾之戎從晉處中國而猶戎之非所以戎狄別內外之義也晉滅之也　舉荀吳名氏非獎滅也經傳無所見耳晉以其貳於楚故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 何以書記異也　左氏傳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 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 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胡氏傳大辰心也爲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于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盛陵上國日徹於兵恭會如葬其後所威國將華吳而降之爲辭也故孰謂所值之宿于東方殿于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許氏曰星孛大辰火災應之天地之符也大辰明堂當宋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

潦、削災異所益也。衛亂君奔陳敗。頗僅鄭有令政而無後災，是知禍福之可轉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長岸楚地。言戰不言敗，勝負均也。春秋伐者爲客，見伐者爲主。吳伐楚，戰于長岸，先書楚人，主反客也。楚彊非吳之敵，今長岸之戰，勝負適均，由楚德不競，故其彊易弱，經特書之，于以見強之不足恃也。

十有八年 丁丑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平公 子悼公午立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氏傳：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前年有星孛于大辰，裨竈請言四國同日火，今已驗。鄭子產辭事而衛至于書，裨竈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裨竈雖言之於先，子產以天道遠而不深信，遂不聽竈以禳火，但修德以消變耳。

六月邾人入鄅 鄅音禹，又音矩。鄅妘姓國，在琅邪開陽縣，今屬沂州臨沂縣。鄅人藉稻，邾人襲鄅，盡俘以歸。邾反鄅夫人而舍其女，不義甚矣，故明年致宋之伐。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白羽一名析，楚邑，今鄧州內鄉縣。許自夷遷葉，今復與遷於析。鄭楚人遷之白羽，皆以自遷爲文，蓋許志也。

十有九年 戊寅 春宋公伐邾 左氏傳：鄅夫人宋向戌之女，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胡氏曰：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師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夏五月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左氏傳：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弑其君。穀梁傳：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許悼公瘧，世子止進藥，悼公飲之瘧卒。夫藥之以致死，飲其藥即死，豈非藥之誤以致死乎？觀左氏所記，世子出奔與穀梁所載止悔恨之言，則因藥誤而死明矣。誤以藥殺亦何傷也？其心雖異乎商臣、蔡般之所爲，而春秋一以弑書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之加之大惡，所以正其弑之，前爾使後世凜然知懼，以過誤致君父死，猶被此惡名，不少恕，況有謀逆之惡，安可逃其罪乎？此聖筆垂訓之意也。

己卯地震 胡氏曰：地震者，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也。地震凡五，詳見文九。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左氏傳：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以登，登者六十

讀春秋編卷十 十四

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啟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冬葬許悼公 賊不討，何以書葬？曰止非躬弑乎大逆也，其出奔哀與自責，可以見其心也。公羊謂經書世子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二十年 己卯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鄸曹邑，又音夢，今曹州乘氏縣古鄸城也。言自鄸者，大夫有罪，待放于境而後出奔也。胡氏曰：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賢之，爲公子喜時之後也。喜時能以國讓，以其賢者之後，苟有善，斯進之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靈公兄。盜，衛司寇齊豹也。縶，衛襄公長子也。縶有疾，弟靈公立。齊豹奪其司寇與鄄邑，又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謀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殺縶。齊豹非卿，書盜者，目罪人之賤者也。不書衛公子而斥言衛侯之兄者，罪衛侯也。謂衛侯俾兄與政，縱其無禮於大夫，又不能制其母。春秋賤靈公無政刑，致盜賊竊發，兄死幾亡其國，故貶書之，以著其罪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華亥僞有疾，以誘群公子，殺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取大子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爲質。公不忍其詢，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吳。華向誘殺群公子，又劫公，其專恣特甚矣。公不能而攻之，一日而三卿出亡，君臣之道喪矣。宋之亂自此而未已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平公，子大子朱立。東國賂費無極，計以出朱，故奔楚而東國篡立。十三年卒

二十有一年 庚辰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晉頃公即位，通嗣君也。左氏傳：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許氏曰：禮好不結，而聘求無度，則聘義亡矣。自是聘不復志。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公羊作畔。宋司馬華費遂之子貙及多僚相惡，多僚譖貙于公，公將逐之。貙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華亥、向寧、華定入于南里以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華登以吳師救華氏，宋與華氏分國而居之，召吳楚以自救。齊師宋師敗吳師。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宋與華氏戰于赭丘，大敗華氏。諸國大夫遂出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出奔楚。華向前年抗君背國，結黨而出，今年因華貙召之復入陽，省臧士平出奔楚。

讀春秋編卷十 十五

于宋南里以叛爲人臣而悖亂構禍若此所當誅戮而不赦今入宋而戰敗宋師既圍之於内諸侯助之於外何患賊之不得也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成怠於救患固請從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諸國大夫救宋經皆不書望人之意可見也[illegible]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左氏傳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illegible]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illegible]故常爲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八月乙亥叔輒卒 見上文

冬蔡侯朱出奔楚 左氏傳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 楚嘗誘蔡侯般殺之又執世子有用之東國欲奪國賂楚權姦出朱而立朱奔訴于楚不克以權姦爲之謀以閒之也然二子棄中國忘世讎其惡甚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傳公如晉及河鼓叛晉 晉將伐鮮虞故辭公[illegible]

二十有二年 辛巳 春齊侯伐莒 景 左氏傳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大惡其君[illegible] 襄陵許氏曰齊景公[illegible]以莒比伐人國以逞莒於稷門矜而自功惡能及遠哉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氏傳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寡君請受而戮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 華向叛逆之罪不可勝誅宋師圍之必可勝之也諸大夫畏楚之暴請縱之俾楚有功亂人得以逭宋淪諸國

大夫俱可罪也

大蒐于昌閒 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大蒐于昌閒公不與非禮也蓋時令此春蒐時矣而書譏襄陵許氏曰八年秋蒐十一年夏蒐以爲書不禮防不興上下相與以樂憂也文王之時人倫既正而後軍旅以律朝廷治而後田野即功是以詩歌庶類蕃殖蒐田以時當昭之季朝廷人倫逆亂極矣而惟蒐田之是務是以屢書以刺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左氏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illegible]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

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illegible]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illegible]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illegible]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叔鞅叔弓子三月而葬亂故速石氏曰魯使命天王之葬者二叔孫得臣葬襄王與此叔鞅葬景王是也魯公不親往而使大夫非正也

王室亂 王室亂景王爲之也景王大子壽早卒次立王猛又寵愛子朝而欲立之不克而崩劉子單子奉子猛爲王而子朝結黨作亂晉王室亂者言亂自内作猶若一家之亂也[illegible]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劉單奉子猛爲王而子朝作亂故出居于皇以避之猛未踰年稱王成君也其言劉子單子以王猛者子朝亂猛位未定進退在二子也二子卿子[illegible]皇周地河南鞏縣有黄亭 未踰年不可稱天王稱王繫名乃王者在喪之常稱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郟鄏今河南洛陽也即所謂成周也不言成周而言王城以未得國也再書以王者見劉單挾天子專國柄也其言入于朝難之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左氏傳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illegible]王子猛卒[illegible]不成喪也[illegible]所以別[illegible]王子[illegible]也[illegible]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 壬午 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宋傳邾人城翼還[illegible]塞其前[illegible]斷其後之木而弗殊[illegible]邾師過乃推而蹷之[illegible]遂取邾師[illegible]獲徐鉏丘弱茅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illegible]取邾師之罪傳言晉人來討何其愬之亟而討之速而經不見蓋魯取邾師度邾必愬于晉故令叔孫往聘以行其事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晉人取邾師非使人之罪言執我行人甚晉之罪也魯取邾師邾愬于晉晉爲盟主當問魯之罪可也今執其行人豈其罪耶故書晉以人執之也晉雖執叔孫婼罪卒不能屈而歸之安能使邾之心服而魯之知懼也晉伯於是乎衰矣

晉人圍郊 左氏傳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今河陰縣王師在澤邑周地王使告間庚戌還 子朝敗於遂王使人告閒暇於晉 呂氏曰當時王必以爲無假晉師故使之閒晉師歸而子朝之勢復熾若因郊之潰遂取子朝不如後日之難也 胡氏曰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也 張氏曰既不書晉師之納王又不書郊潰而特書晉人圍郊則晉之勤王不力縱賊不誅以貽後患之罪具見矣

東國卒昭 傳中立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東國假楚以討篡國今朝楚而卒于楚距己卯歸不二年身死于外亦可誅也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左氏傳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逐之烏存執殳道左庚輿過之遂出奔幸而免耳齊人立郊公爲君而不仁幾何而不亡其國庚輿入國不書書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音甫楚地安豐縣 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左氏傳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 楚令尹陽匄卒於軍中 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 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爲序著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爲別皆取以辨上下定民志 書胡沈以自滅爲文皆以其自取滅亡深惡之也 不書楚者吳知楚令尹已將卑而六國心不一以譎計又以晦日忌戰出其不意不待成列先犯三國而三國敗而楚師亦奔故不書也 傳初言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州來則楚師同在此也楚雖不與師而大奔亦敗也不然諸侯何自而奔也經特以楚未嘗與吳戰故不書楚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天王王猛之母弟敬王何也既葬猛平臣子可以天王稱之矣經直書之所以明天下之君也居狄泉避子朝也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居此言未得京師也尹氏尹文公圍周世卿也不書爵不書名字曰尹氏譏世卿也書尹氏立王子朝猶曰尹氏所欲立也將欲王天下而尹氏以世卿擅國獨欲立之則莫之與矣經既書天王居于狄泉繼云尹氏立王子朝篡辭也其惡不待貶而自見矣

八月乙未地震 地震凡五詳見文公九年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七如晉一見止四見拒而不得入今書有疾乃復公羊氏所謂殺恥也 以殺畏晉之恥 公累如晉而累有見卻之辱曾不知懼微弱之甚豈能自立哉宜乎見制權臣而卒于外也

二十有四年 癸未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貜俱縛切 左氏傳孟僖子也

婼至自晉 公羊作叔孫舍胡氏從之 晉執婼而釋之以歸故書其至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傳旱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 公羊作鬱釐

冬吳滅巢 左氏傳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 胡氏曰巢楚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皆爲楚之漸書吳入巢者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爲亡郢之始也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 甲申 春叔孫婼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左氏傳鄭子太叔見晉范獻子獻子問若王室何對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二十五年會于黃父謀王室也 王室之亂今四歲矣晉爲方伯帥諸侯助王平難持反覆耳乃命大夫出師圍郊之後不出者又二年王子朝之黨日熾敬王出居狄泉有東王西王之分二十四年三月方使士景伯問周始絕子朝之使及六月鄭子太叔至晉有言方議明年徵會黃父又皆使大夫往養寇至數年而後定京洛交戰喋血敬王出入靡定晉侯曾不以王室爲憂溺乎厥祖文公矣果以大夫而定王國政在大夫權移于下實晉將來之禍未艾也黃父即黑壤晉地

有鸜鵒來巢 公羊鸜作鸛 左氏傳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 曰童謠有之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 公羊傳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 其後卒爲季氏所逐 范氏曰鸜鵒不渡濟非中國之禽故曰來 我之類屬陽倨氣之先鸜鵒不踰濟今至魯其徵見矣書有以非所當有書來巢非所當巢也失其性而反其常災之大也季氏以臣逐君昭公出外是其應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氏傳再雩旱甚也 魯旱甚不聞省躬修政而從事禱祠之末一月而再雩瀆神者數爲能消變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魯昭孱弱不能自立久矣一旦不忍一朝之忿謀於羣小欲去強偪之季氏何不思之甚也季氏擅權凡四世矣得衆之久豈易圖之昔宣公末年歸父欲張公室而未能豈區區稠父所能去之哉宜乎見逐于外也書孫于齊不言奔諱之也次止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陽州齊魯境上地

齊侯唁公于野井 左氏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 平陰齊地在濟北今東平府平陰縣 公先至于野井 野井濟南府禹城縣東野井亭 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 杜氏注齊侯唁公公不敢勞故逆之往至野井唁慰安之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昭公不量力欲攻季氏不克爲季氏迫脅而出往齊宋接欲假齊之力伐季氏齊侯遠唁禮與辭雖足觀特末耳而卒無爲公討強臣復國之實意豈非陰與季氏乎經書唁公實惡齊侯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叔孫昭子魯之良大夫也昭公孫于齊昭子自闞歸見季孫謀納公季孫許之而異志昭子憤其見欺祈死于宗戊辰卒杜氏曰恥爲季孫所欺因祈而自殺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氏傳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己亥卒于曲棘公羊傳曲棘者何宋之邑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 時宋公因昭公見逐欲爲納之至曲棘而卒故録之 杜氏注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今屬開封府杞縣 胡氏傳宋元公季孫意如之外舅元公夫人曹氏生女妻意如不此之顧而欲納公是以正論怡患爲心而不恤其私親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鄆季氏邑魯之所有齊侯取以處公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外取邑稱人齊獨稱侯者以齊有方伯討不庭畔人之意所以異之也惜乎齊侯不能以義討季氏使公得復國而徒假之以力取邊邑以居之非正也故書取爲取易辭也魯昭不能取而齊能取之以此見昭之微弱不能自有其國而他人是望可哀也已

二十有六年 乙酉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陽州齊魯境上齊侯來見之亦可以言至自齊也今居鄆則入魯境其書至宜也猶在外故書地見爲季氏所拒而不得入國也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書至所以存公也胡氏謂書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 齊侯遠唁昭公盡其辭禮而實有拒之之意取鄆以居之使之於魯境僅得有所處而其實陰與季氏使之得以逞其專齊侯無急義救患之心洞見矣經止書實事而義見於言外季氏之罪自可知也

夏公圍成 成孟氏邑也孟氏得民久矣公假齊師之力圍之者成不服而拒守也見國內知有季氏而不知有昭公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鄟音專又音團左氏傳謀納公也 此參盟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盟矣晉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

公至自會居于鄆 公圍成而鄟陵之會至書居于鄆明不得成也卒謀納公見而不果納公復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平王卒子昭王軫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案傳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天王入于成周 召伯本黨子朝知其不成更逐之而 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定公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 成周今在洛陽城東三十餘里故城即周公所營下都也王城今河南城武王定鼎于郟鄏至成王在豐使召公先相宅卜澗水東瀍水西而營洛邑是爲王城子朝作亂居王城今雖奔楚尚有餘黨敬王畏之徙都成周 經不言歸而言入以著鄭僅行外也亂之萌也皆景王寵庶孽以禍其危甚矣亂至數年而後定聖筆特書于簡史以垂世戒也

二十有七年 丙戌 春公如齊 自鄆行也 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氏傳言在外也公在外邑故書地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左氏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 潛楚邑 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 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胷遂弑王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 吾音 僚弟吳子壽夢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光諸樊之子僚夷末之子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宜歸之光不當立僚也故春秋不書光弑僚而稱國以弑者罪當時秉政之大臣也大臣置君使內外物議靡服應弑闔本定而不搖若出於私意立非其正未必不啟禍爭來也經之稱國以弑其旨微矣

楚殺其大夫郤宛 案傳稱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宛爲費無極所惡無極譖之於子常遂設計陷之而宛不察甲兵宴享賂遺之物無極偽陳之以誣子常無罪之宛何死特信之何蔽之甚也宜其蹈殺身之禍是時楚子昏庸囊瓦貪殘以無罪而殺楚之良仰讒諂得以肆其毒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案傳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樂祁犁衛北宮喜皆利納公固請之士鞅取貨於季孫拒之曰二子皆闖國者也而納魯君請從二子闖魯無

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季孫逐君衆所疾惡范鞅貪而志賂反道季氏之善使少知義者如是乎其人不足取也然經無貶辭以有成周之善故序而不略也文十五年[illegible]晉不克還[illegible]

冬十月曹伯午卒 悼公卒弟聲公野立

邾快來奔 快邾大夫不氏略之也邾之臣來奔者書之邾與魯鄰國而聚其逋逃經悉書之以示譏也

公如齊 自鄆行

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 丁亥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六月而葬緩

公如晉次于乾侯 乾侯在魏郡晉境內邑　公如晉求援次于乾侯以待命晉不答焉此明年所以復居于鄆也公連年如齊而不見禮今又如晉而不得入其窮辱若此齊甥舅之國而晉又盟主皆昵於季氏而不恤中國之伯政衰矣[illegible]而後從公已在外前二年[illegible]而不用其書則公之自作以取辱宜矣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定公卒獻公蠆立

六月葬鄭定公 三月而葬速

通志堂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悼公卒頃公結立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 戊子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杜氏曰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故　前此公次于陽州而書公至自齊者齊侯見公也今言至自乾侯者晉侯不見公也所以深罪晉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唁公不得入于晉也高張高偃子唁公稱主君大夫稱主君此魯公於大夫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illegible]

公如晉次于乾侯 再如晉亦不納公既無所往姑次于乾侯　昭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一至自乾侯居于鄆一書至書居所以存君也公播越于外不獲其所而晉國君臣之義其可絕乎下書公在乾侯亦此意也　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晉坐視而不之救齊徒唁之而未嘗見恤亦何濟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潰散也民散而逃去也公居鄆四年無德以懷其民民畏季氏之威而不安書以公而敗于[illegible]如矣入潰而叛去

之公天地一民無有也往于乾侯
[illegible]復寄耳書[illegible]
[illegible]

三十年 己丑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經每歲首月書公在乾侯考存公也公居于鄆猶魯地也客寄乾侯晉地也非其所矣必書公之所在不與季氏之專國也此[illegible]之意具見矣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illegible]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頃公卒定公午立

秋八月葬晉頃公 三月而葬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伐徐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不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常山劉氏曰齊滅譚譚子奔莒楚滅弦弦子奔黃狄滅溫溫子奔衛國滅君奔皆不名春秋之世強陵弱衆暴寡而滅人之國其君力有不勝而奔者於其國義未絕也訴於天子方伯則理可伸而邦可復矣焉可遽絕之哉唯徐子章羽獨名者以既服矣而奔楚安有興復之志乎故名之以著其絕也

三十有一年 庚寅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通志堂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適歷晉地　左氏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侯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愚按乾侯之會晉欲納公范獻子受季孫之貨而還季孫必用意深結獻子今晉使荀躒來將以納公而獻子又私謂季孫令必來季孫如會何嘗不罪季孫反與之會皆季孫之謀於晉結晉卿為之黨而不見其惡季孫包藏禍心甚於言辭緣為禮遜所謂象恭滔天者也晉宗為下所蔽不能獨具其奸可知矣從[illegible]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襄二十五年薛與盟故書獻公卒子襄公定立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氏傳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illegible]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晉昭既出如齊如晉皆不見納

徒使使來唁者寔禮耳昭之庸劣執藏國不足責君也季氏以臣出君可乎齊晉不明君臣之義為季氏要結其卿以自固卒之寵義成亂不知從自及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杜氏注濫東海昌慮縣不書邾史闕文左氏傳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也許氏曰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 辛卯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 口暫反杜氏注公居乾侯遣人取之石氏曰非公意也如取郈取鄆之比杜氏謂闞東平須昌縣有闞城魯葬公墓地今東平府須城縣東平州昭公之難叔孫自闞歸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闞公氏村濫為蓋魯地也

夏吳伐越 左氏傳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歲在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案二十二年越滅吳去此三十八歲 吳報越昭五年從楚來伐之役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左氏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穀梁傳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孫氏曰城成周者不與大夫城京師也天子微諸侯又微故諸侯不城京師而大夫城之是天下無諸侯也故云諸侯之大夫城成周以惡之張氏曰敬王還都成周因諸大夫城之而以成周書紀實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氏傳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 魯自季友受費為上卿至于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昭公懷其太阿攻之不克而出如齊如晉求援而不見荅晉雖欲納公不思逐季氏使公從晉而入亦仍制於季氏故昭公不肯入而卒終死于外而當世之於季氏則亦莫之罪也吁人心至此禮義絕滅無知有勢利耳故歸于公之出爭國政事皆不載但書公所在蓋著罪誅權臣存大義也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十一

吳郡　陳深　撰

定公

名宋襄公子昭公弟 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 壬辰 春王 昭公於去年之十二月薨于外二子公衍公為季氏惡之而廢嫡將立公之弟公子宋至六月公之喪至五日而宋始即位宋非受之先君受之于季氏自正月至六月魯國無君而正朔無所承故經但書春王二字不書正月略之也所以抑強臣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晉大夫韓不信城成周以仲幾不受功擅執之而不以天子之命又不以歸京師故經書以族之其專執無君之罪具見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昭公喪至而即位示有所繼也當不崇朝即定又奚待六日乎蓋意如有所制也書之以著其惡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昭公薨于乾侯暴露六月喪始至魯七月而後克葬季孫猶欲溝其墓域而易其諡號以榮成伯之言而止季孫之惡著矣

九月大雩 書不時也詳見桓五年

立煬宮 煬音羊去聲立者不宜立也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昭公之出季氏禱之昭公死外季氏以為獲福故立其宮書以譏之

冬十月隕霜殺菽 菽經歲而後成耐寒之物也十月初寒冱霜未嚴何以能殺菽也書此以記異也

二年 癸巳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天火曰災言火自雉門延及兩觀也 正義曰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曰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周禮太宰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眾曰象魏闕也劉熙釋名曰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然則其上懸法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兩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石氏曰明堂稱魯之宮廟與天子之制同者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則雉門天子之制也傳稱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則兩觀天子之禮也魯以周公之故僭天子之禮久矣春秋因其災以見之言過制以致天災也魯不儆天之戒而又新作之失禮甚矣大室屋壞御廩災成周宣榭火之類必更而新之經皆不書惟此雉門及兩觀書者爲內之不祗天變而以僭侈爲所當也

秋楚人伐吳 吳子誘楚師至而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守巢大夫 襄陵許氏曰自襄三年書楚伐吳終於人之則楚力竭矣於是有吳入郢自昭三十一年書吳伐越終於越再入吳於是吳亡楚介在南荒與蠻相攻不可羈縻故剛取其要如此以為伐國之戒七書楚伐僅能一克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氏傳三年秋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五年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鮮虞白狄別種也前年秋晉士鞅與衛孔圉伐之今冬士鞅又帥師圍之晉不能以德懷之徒數加以兵兵愈忿而愈不服特屢書之以惡晉也

六年丁酉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左氏傳鄭滅許因楚敗也 許依楚楚既敗不暇救也 許自隱十一年晉齊鄭入之後使許叔居許東偏成十五年遷于葉昭十八年又遷于白羽定四年又遷容城許偪鄭數爲鄭所困故依楚而屢遷之近楚以圖存也六年楚爲吳所敗鄭乘其敝使大夫遊滅之鄭以大夫滅諸侯而以其國君歸甚矣春秋之義以其君歸者皆名之以其失地不能死社稷罪之也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左氏傳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illegible]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illegible]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諫而止 張氏曰奉晉命以討鄭黨亂人正也然陪臣方執國命使衛侯不聽公叔之言魯師危矣故致之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氏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二子請已謂晉人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 許氏曰魯國政在大夫而家臣能強使之則家臣始擅國矣 劉氏意林曰陽虎陪臣也而執國命欲蕩公室以自封久矣事不成故竊寶玉大弓以逃春秋本其禍之所構自二子之使夫以二子之力專國擅君而陽虎能制之方役爲之請於伯主之國此其無所忌必爲亂之兆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宋樂祁聘晉其家宰陳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使樂祁立後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宋本使來聘以敦盟主也而晉卿范獻子與趙簡子私忿以宋使有所獻於趙故譖而執行人經稱晉人以執無之也非伯討也執無罪徒絕鄰國之好耳況又出於大夫私意晉侯之昏庸可知宜乎權移三家而伯統絕矣

冬城中城 杜氏注公爲晉侵鄭故懼而城之穀梁又以公懼三家而備內城然不可得而詳矣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仲孫何忌不言何闕文也鄆貳於齊故二卿帥師圍之其專甚矣

七年戊戌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左氏傳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瑣即沙 許氏曰伯道墮諸侯攜離盟始復志此蓋自是中國無復會矣 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終始也 召陵之會晉卿求賂諸侯皆貳齊爲鹹又徵會于衛將以同叛晉也是時大國唯晉鄭齊衛又數背叛相從伐齊晉兩國相爲強弱晉強則同諸侯以附晉晉弱則合諸侯以自強若魯衛鄭則視之以爲向背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左氏傳見上文 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 齊盟鄭又盟衛同叛晉也晉景不足望齊盟鄭衛亦欲伯矣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魯事晉而齊叛之故伐我西鄙齊景乘晉之衰無德以懷諸侯徒欲以力定伯不知其不可也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己亥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左氏傳公侵齊門于陽州 魯陽虎用事無軍政故以侵書之而公亦以危致也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左氏傳公侵齊攻廩丘之郛

曹伯露卒 靖公卒子伯陽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去年秋齊國夏來伐以魯之從晉也今年公出師報之也不爲無故然至於再興師而齊未嘗懼而來平亦未聞職魯之出師凡二月勞民已甚於齊初無損益故兩書侵皆言公志其愧也齊之師再至則兩書伐我見齊強魯弱也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左氏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 瓦衛地杜氏注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今滑州白馬縣 不曰會晉士鞅而曰會晉師重師也以其來救故公逆會之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懷公卒子閔公越立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氏傳秋晉士鞅會成桓公周卿士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illegible]遂侵衛 許氏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鹹沙之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禮之是務而欲恃力擴服則失霸何日之有報伊闕者假王命也 襄之二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齊盟鄭于鹹盟衛于沙鄭衛始叛晉於是晉侵鄭衛又明年及齊平雖魯亦叛晉矣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三月而葬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氏傳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曲濮衛地杜氏注結叛晉也 衛鄭既叛晉晉侵之魯亦助之曲濮之盟合謀以備晉魯也

從祀先公 杜氏注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謂將正二公之位次也石氏本此意曰文二年躋僖公此書從祀先公則魯之逆祀至此而順也馮氏謂從非訓順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曾子問曰祫于大廟其主皆從歷代宗廟郊社之址皆有五帝山川功臣從祀之址然則從祀者蓋言隨而祭之也詳其事書曰從祀先公則昭公可知矣不言昭公內諱也昭公卒于外喪歸意如尚欲溝絕其地域不使與先君同兆而止葬其墓南以是而觀則昭公未得入廟也明矣五年意如卒六年陽貨欲去三桓尚厭魯人之心始置昭公於先公之廟而祀焉爾昭公入則閔僖當祧去廟中之昭穆正矣胡氏引此說言陽虎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國人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日特書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

盜竊寶玉大弓 杜氏注盜謂陽虎也家臣賤故曰盜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 季孫意如逐君專國如此其強也其子斯乃爲家臣陽虎所制而拘之虎欲順祀先公將享于蒲圃而殺之季而公斂處父知以告孟孫孟孫以兵救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將如蒲圃桓子謂林楚往孟氏得免於難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入與陽氏戰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讙陽關以叛經不書略家臣也 寶玉大弓周公之分器魯國之重寶陽虎竊之以奔將以賂外國求容也其後虎自以不義之甚而歸之有國者不能保其世寶而足爲國乎虎之叛則略而不書分器失則不可不書也意如卒未久于斯幾爲家臣所殺亦幸而免天之報施顯然若此者其可以鑒矣

九年 庚子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獻公 鄭公子 蠆公勝立

得寶玉大弓 二物先代之寶失之書得之亦書不曰盜歸寶玉大弓者盜微賤不可再見虎將走齊畏齊人弗義其盜也故反之 穀梁曰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

六月葬鄭獻公 三月而葬速

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晉地左氏傳齊侯伐晉夷儀克之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 齊伐晉夷儀克之猶畏晉未敢遽進從衛過中牟往助之次于五氏齊爲晉所敗經不言伐而言次何也惡其伐盟主也凡言次皆緩也蓋二國謀襲晉魯也然其實齊言伐晉以齊魯將侯其來來平也故明年魯及齊平亦同背晉矣

秦伯卒 哀公卒孫惠公立

冬葬秦哀公 襄陵許氏曰秦自晉悼以後寖不見於春秋則知秦益退保西戎軍旅禮聘之事不交於中國矣

十年 辛丑 春王三月及齊平 杜氏注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呂氏曰及齊平我志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谷魯地漢東海祝其縣有夾山今海州懷仁縣左氏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 趙氏曰案經不書盟傳何得云盟蓋左氏欲以歸汶陽之田歸功夫子故爲此說殊不知要而得之非聖人之正故自還汶之已下至齊侯將享公悉不取 許氏曰昭公以來魯益削君行必致蓋易危也夾谷之會孔子正勝然猶致之存戒心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氏傳報夷儀也 晉人討衛而衛不服晉以昨衛侯之于無禮遂執涉佗殺之以求成亦不許何晉不思衛特齊故爾猶有以服齊則衛自來矣今圍之而不知攜從以堅齊之從耳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鄆讙龜陰三邑皆汶陽田也 案傳魯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以禮相見齊侯使萊人鼓譟欲執公孔子命司馬止之而折以理齊侯愧又優施舞于幕下孔子使司馬誅之齊侯歸告其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得罪於魯君有司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成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至此方返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言歸不言來言歸又言來我則魯所欲也今之歸田程子所謂齊服義而來歸之故曰來歸使魯欲得故地縱以兵革攻伐否則厚幣巧辭以請亦未必能得聖人一言而以正勝齊侯心服內愧乃自歸之此聖人存神過化之妙有以感其良心非智謀者倉卒所可爲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叔孫之邑初叔孫使馬正侯犯殺公若藐弗能而使圉人殺之侯犯以不能制叔孫之命遂據故叔孫與仲孫圍之弗克秋再圍之亦不服其強可知矣二師尚未爲叔孫謀俾侯犯出奔齊人致郈 三家專魯久矣臣見而家臣爭叛理宜然也今經直書大夫再帥師圍邑不出公命陪臣據邑以叛此事而觀天下事可知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使樂祁于晉晉執之八年樂祁歸卒于大行晉士鞅曰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今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樂祁之子溷怒而譖于公曰大心將使宋公已怒之及樂之辭罪易行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分其室五分與獵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馬晝尾以與魋地怒使其

從拭甩而奔之毋弟辰使地奔以禮辭而請君止地君不聽辰亦奔 地於已之嬖不吝公之嬖則吝亦偏於私矣宋公以嬖而失二弟友愛之義固可貶辰強挾二卿而出二卿亦見脅於辰俱可罪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甫齊地地譜今屬鄆州平陰縣 魯定之初晉伯雖衰猶能會盟諸侯故城周之役侵楚之會皋鼬之盟鄭皆與焉及齊公即位晉伯會盟侵伐共然不舉故鄭始東結齊魯與晉爲敵定十年會齊十一年平魯又盟至哀二年又與晉戰

叔孫州仇如齊 左氏傳武叔聘于齊 杜氏注謝致郈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 苦侯切 出奔陳 傳見上 劉氏曰諸侯通其弟云者以重書也何重乎宋公之弟辰言不能親親也暨者何及也猶暨暨也蓋強脅之也 書宋公之弟辰交譏兄弟失道也書暨仲佗石彄出奔與大臣不能自立爲辰所脅而奔亦交譏之也

十有一年 壬寅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蕭宋邑 劉氏曰其出也謂之暨其入也謂之及及非不得已之言也 宋景嬖向魋公子地怒魋而出奔公之弟辰請止地公不聽怨而挾二卿亦奔無大故輕於去國固可罪何乃幾四臣據宋邑自陷於叛逆其罪不可逭也書自陳者罪鄭國之勢以叛陳之罪亦著矣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宋公以讒逐大心大心在曹聞宋公子地公之弟辰仲佗石彄叛于蕭自曹往從之雖不書叛其叛可知矣

冬及鄭平 左傳始叛晉也 杜氏注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曰始 公六年侵鄭爲晉討也今及鄭平始叛晉也 平不書必關天下之大故而後書書渝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終始也 襄陵許氏曰夫晉之爲晉自若也定非有他惡而諸侯離心焉者政在多門貨賄是懸汨昏其間則無以令天下極於散樂利也

叔還 音旋 如鄭涖盟 還叔詣曾孫崇世族譜叔還是叔弓曾孫此云叔詣誤

十有二年 癸卯 春薛伯定卒 襄公卒君比立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 許規切 郈 三桓之邑皆爲城以自固故其家臣恃險以叛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而費成爲三家之計蹶其城使無所恃所以制陪臣抑私家而彊強幹弱枝之勢也二邑已墮而成獨不服雖公圍之亦不克郈費強難克而克之成最易而不克何耶

蓋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孟孫將不知我將不墮故公圍成弗克齊人以孔子爲政饋女樂三日不朝孔子遂行所以墮都之謀終於圍成而不果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左氏傳衛公孟彄伐曹克郊 曹邑 還 又見十三年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費季氏之邑三家不復於禮墮城其邑雖欲墮之而不從卒受其害 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攻入公之側卒而伐之勝之 子奔齊遂墮費家臣屬邑在國內而強悍不能制其亂誠矣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黃齊地杜氏注盟結叛晉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成孟氏之邑公斂處父先謂孟孫以爲保障而不欲墮之故公圍之弗克郈費不易克二子皆墮之公圍成弗克其不足與有爲也成國內之邑而書圍者臣強君弱其危甚矣無異於外也

十有三年 甲辰 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垂葭衛地一名郹氏 高平鉅野縣有郥亭今屬濟州 齊侯衛侯將伐師伐晉次垂葭以爲之援

夏築蛇淵囿 書不時也 許氏曰魯政不脩而非時勤民築囿奉己而已志不及國也夫圍成弗克歸而力此何擇之有

大蒐于比蒲 比音毗 夏蒐非時 昭十一年此年十四年大蒐于比蒲凡三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衛大夫連年再伐曹以强之 已見前十二年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案傳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以是故與邯鄲親而貴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齊必來報懼齊而徙則衛與邯鄲之好不絕如之而歸之晉陽趙孟不察其謀怒而殺午趙稷午之子涉賓午家臣以邯鄲叛晉荀寅邯鄲午之甥也荀寅之子娶范吉射女以殺午故伐趙氏鞅奔晉陽鞅之入據范中行也而經書曰叛人臣不當專土也入者不顧之名叛者不赦之罪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荀躒言於晉侯曰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二子敗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此書法與上同三叛臣之罪均也皆強悍不知有君晉室自是微矣 朝歌晉邑衛州衛縣西有朝歌城南有牧野

晉趙鞅歸于晉 左氏傳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蘇氏曰鞅寅吉射之叛其罪均也鞅以有助故得復韓魏與范氏中行氏相惡今乘其隙各爲之請復趙鞅使二子益怨寅吉射以無援故終叛春秋無所與也鞅之言歸寅吉射既出則無難也 晉國載書始禍者死鞅之欲殺衛貢致邯鄲午非始禍乎晉侯既不能致辟於鞅反從韓魏之請俾已叛者復歸于晉無政刑矣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歸易辭也叛而歸言其自如亂之甚也

薛弒其君比 胡氏曰稱國以弒當國大臣之罪也 比薛惠公夷立又名寅

十有四年乙巳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左氏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謂文子能執臣禮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南子也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趙陽戍黨 胡氏曰戍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怨之府也使戍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爲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不幾庶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牂音臧 左氏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頓子小邦許氏曰事晉背楚陳附楚者也故又絕其好頓子知幕中亡盟主而事之其好尚則可取也殊不思晉之伯衰諸侯俱叛一旦楚陳來伐誰能救之必待其亡以取困辱公孫佗人以中國之大夫而從夷狄以滅人之國其惡甚矣以頓子歸不言歸陳歸楚蓋以二國滅人之惡爲重故不暇別以歸何國也頓子書名責其不能死位無復國之志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氏傳北宮結來奔公叔戍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檇公羊作醉 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左氏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足大指取其一屨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若滋去疾莫如盡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 許氏曰書檇李之敗周見吳光玩兵殘身以爲嗜民伐國之戒 書越敗吳下曰吳子光卒隱然示光因敗傷而卒

也不言敗不言師不言戰皆夷狄之又略之也書敗者詳戰也哀元年吳子敗越吳越不告故魯史將不書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左氏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 三國之君同爲范中行爲會而助不衰故致公以危之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洮曹地 左氏傳范氏故也 許氏曰齊魯宋衛黨逆亂謀動干戈大義亡矣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脤市軫切 石尚稱名固知爲天子之士而非大夫然亦當稱王人君既不以禮使之而亦以非禮行故書名以賤之也脤祭肉也脤曰脤熟曰膰禮助祭則受胙於天子於諸侯固有歸脤之禮魯未嘗助天子之祭而天子遣使越千里而歸脤非禮也經特書以示譏焉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劉氏權衡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左氏敘蒯聵事曰蒯聵欲殺夫人夫人啼而走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出奔宋予謂蒯聵雖不善詎安有此事哉且欲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彼所著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爲惡悖大反不知可爲子蓋蒯聵間對人之歌其心慙焉出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己之深則啼而走言大子將殺余以訴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故外則召宋朝內則逐公叔戍趙陽彼不恥召宋朝固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又蒯聵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而走入其家使真其事者敢乎哉此亦一證也常山劉氏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罪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者不鮮矣而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聵欲弑其母不能爲辭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罪乎哀二年晉趙鞅納世子蒯聵于戚亦書世子同此義 張氏曰考二劉之言足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而非當時之實錄也不然春秋至趙鞅之納猶與以世子之名何哉

衛公孟彄出奔 左氏傳衛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奔鄭自鄭奔齊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辰以蕭叛宋之大臣陳入于蕭以叛今又自蕭奔魯魯曾不能拒不能討又從而容受之何耶

大蒐于比蒲 比音毗 大蒐于比蒲凡三書見前年而不書公以軍政久不關公皆季孟爲之也邾子來不以朝禮故但書來會而蒐又非宜會之處故明年邾子復來朝魯 邾子來會公 方蒐而邾子來會則知公在蒐所矣

城莒父及霄 莒音甫 莒父霄魯二邑杜氏云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

十有五年丙午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左氏傳邾隱公來朝 邾子益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傳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 漫者徧也 杜氏注不言所食緩死重也 郊天子祭天地也魯僭禮屢致災變神不享非禮可知矣而當時君

臣不悟猶改卜牛聖筆因事書之以志非禮致變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楚滅胡書楚子爵其胡子豹書名罪在豹也吳入楚胡子乘亂盡俘其邑之近者以歸小國不安分而暴虐若此楚既定又不事楚是自取滅亡故楚子滅之罪不在楚也又不能死位而楚以之歸亦當書名賤之也

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傳曷爲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運轉也四月卜三正不吉穀梁傳下夏三月郊五月稱二吉故五月郊三卜不吉已見神不饗非禮而又再三瀆之瀆則不告矣雖二吉猶不當爲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宮名不薨于路寢非正也 襄陵許氏曰春秋所大正始與終禮卒以正終也內卒凡十四公得正而薨焉者唯莊宣成是以君子務力於禮而慎命之變又何求焉

鄭罕達帥師伐宋 左氏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老丘宋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在哀十二年 許氏曰宋大國也資王伯之餘業至于景公而鄭能困之則桓靈爲之也無競維人豈不信哉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公羊作蘧篨 左氏傳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 齊宋去年方會今爲宋出次緩辭也不書救不誠于救也

邾子來奔喪 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自周之衰諸侯廢此禮邾滕近魯也小國魯定公之喪邾二來奔喪及葬滕子來會葬以天子之禮待列國非正也自是諸侯奔喪由邾子始然不過以強弱利害行之耳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劉氏曰此要爲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哀公未成君故亦未敢謂其母爲夫人耳石氏曰其爲妾也故其歸不赗不逆不至于未成君也故其死不薨不訃不葬不小君也繫例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薨葬其非禮也哀公母定姒卒時子未踰年難行喪禮不可加於母故書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邾子奔喪滕子會葬皆非禮也以見大國恃力而小國困事以求說也呂氏曰邾子來奔喪畏魯甚也滕羞遠而大於邾故但來會葬此專以利害強弱爲國者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戊午日下昃乃克葬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 已定丁巳日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葬非禮也無雨備故待霽而後葬與宣八年葬敬嬴同書實事以示譏也

辛巳葬定姒 公羊傳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 非夫人而書葬定姒宜矣

冬城漆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則此城漆者庶其邑也魯嘗受叛人投邑今城而國有之非義也張氏曰城漆謀伐邾也定公之喪邾子來奔事魯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鄰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力啟鄰怨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吳人乘間以伐其國齊人問罪而取讙闡到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其不終也宜哉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挍訂

此魯之季世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以十年宋大心奔曹而助之故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左氏傳季孫有疾命正常（正常桓子之寵臣）曰無死南孺子之子（季桓子妻）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衞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康子之臣也） 康子聞桓子有遺命男不須擁請退當今輔之俟其長而還以位則善矣正常言未幾而奔公使共劉視之則已殺之矣康子僞爲勇於退而使人戕之也貪位而忍心如此不義甚矣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杜氏注公子駟之黨 放公孫獵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惠公卒悼公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去年伐邾取田與邾子盟今年又圍邾皆叔仲貪利忘信也經詳書以志其惡

九百五

四年（庚戌）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 左氏傳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蔡侯許吳乃要罪致政以說人心恐疑又將如吳大夫懼其復遷公孫翩逐而射之本蔡人殺之以孫辰奔蔡殺公孫姓公孫霍疑皆翩之黨也翩之黨但名則翩非微者也後者而稱盜蓋一旦竊發爲國君行有軍從居有衛兵而爲盜所殺其君已甚可知矣胡氏所謂變文書盜以警有國者之君也書盜殺蔡侯申繼書公孫辰出奔見辰亦與聞乎弒畏人疑之而自逃耶經去其官亦微見矣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許氏曰天下無霸故宋得以執小邾子伐鄭入曹而無所忌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蔡侯既爲盜殺未久主殺二大夫者誰與當時用事之臣也故前患發于國一人字蔡人殺二大夫以其翩之黨春秋稱國以殺而不其官以專殺大夫之罪書之蓋以其黨罪未明而失刑耳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楚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楚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乃詐執戎蠻子以畀楚師 經書晉人賤之也 戎蠻失地窮而奔于晉之河南山北楚人來之晉人詐執之不仁也執而歸之楚不義也以中國之霸主而歸夷狄之俘不競甚矣此可哀也已僖二十八年晉

侯執曹伯畀宋人今曷云歸于楚胡氏謂衞京師楚也畏楚之強也呂氏曰春秋之世諸侯視強弱相侵伐以相取下動失其正人理絕滅不道之甚也

城西郛 魯城西郭以備晉也

六月亳社災 亳即殷也亳社殷社也殷都于亳武王克商而班其社於諸侯以爲亡國之戒社者封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天火曰災亳社災屋之故有此災此制計必始于湯也亡國之社災變之大也書之以記災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卒 頃公卒隱公虞母立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辛亥）春城毗 毗魯邑城之以備晉也 魯不能親仁善鄰連年懼晉城邑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十五年又城漆哀三年城啓陽去年城西郛今年城毗明年又城邾瑕勞民以興土功經屢書之以示貶也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衞 左氏傳趙鞅伐衞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秋九月齊侯杵臼卒 左氏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 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衞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九百六十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閏月葬非禮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唯文七年不告月此年葬齊景公竝皆譏其變常也春秋不書閏月此其書閏何也喪事不數閏譏其閏月葬也

六年（壬子）春城邾瑕 杜氏注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今濟州任城縣北也劉氏曰或邾之瑕也或曰內邑也 魯自哀公數年間凡八城邑懼晉來伐以嚴守備勞民極矣未聞修德布政以自力經屢書之以示貶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氏傳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吳伐陳 左氏傳吳伐陳復修舊怨也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逢滑陳大夫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二年陳侯復修舊怨吳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氏傳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謂諸大夫曰二子禍子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大夫從之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陳乞將立陽生乃與諸大夫謀遂逐高國高國去陳乞弒君之謀得矣高國並爲世臣一時同君顧長立少既受命又不能全陳乞謀事而

不察其詐謀反覆卒隕其術中故書名以罪之也

叔還音旋會吳于柤柤楚地　叔還以吳在柤故往會之始結吳好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將戰王有疾卒于城父子章立

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弒其君荼書齊陽生入于齊繼書陳乞弒其君荼見陽生與聞乎故也陽生已奔魯何爲而遽入于齊陳乞召之來也乞召之來匿於其家將以之爲君也以之爲君必去荼也荼之弒乃陽生令朱毛還於駘而殺諸野幕之下經何以書陳乞弒其君荼陳乞以計出高國意在立陽生高國去乃召陽生入則首禍者陳乞也豈非乞弒荼乎加陽生以弒君之罪則陳乞弒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弒君則陳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焉然陽生不書公子者以其廢父命篡荼以自立是自絕于先君豈復得爲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稱齊陽生者程子謂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癸丑春宋皇瑗帥師侵鄭左氏傳宋師侵鄭鄭叛晉也定八年鄭若發老丘之役定十五年鄭以宋公子地來奔欲取地以處之故伐宋搆怨自此始至是宋侵鄭此後各取其師以逞其暴是時伯衰故恣其所爲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左氏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

夏公會吳于鄫才陵切鄫今琅邪鄫縣　左氏傳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　吳恃強大欲霸中國魯會吳于鄫徵百牢景伯以周禮折之弗聽魯以吳棄禮知其不能霸也

秋公伐邾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季康子欲伐邾饗大夫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康子不樂而出康子爲景伯道破伐小國不仁乃惟公伐無故而入人之國處其宮晝夜掠此何異大盜魯以禮義之國而忍爲之是皆季孫恃強凌弱貪利專恣而無忌憚也明年吳爲邾來伐齊人來取二邑自貽其辱然後乃歸邾子益于邾始覺吳齊矣經書而不諱以示戒於後也邾子益何以名以其虜服也不言滅者邾既滅茅夷鴻保於茅請救于吳故明年吳伐魯曾復邾子故不言滅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左氏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

八年甲寅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此滅曹也其不言滅何也曹伯陽好田弋曹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曰宋公入曹而不書滅言自滅也猶虞之滅言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　宋去冬築五邑於曹鄙圍之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趙氏曰經不書殺故宜略之

吳伐我吳爲邾故來伐不言四鄙直言伐我兵加于國都也吳師首克武城克東陽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吳人行成盟而還魯恥城下之盟因諱而不書也

夏齊侯取讙及闡讙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今襲慶府龔丘縣闡魯闡鄉漢爲剛縣故城在龔丘縣　左氏傳齊悼之來也季康子以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康子叔父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取讙及闡　程子曰内失邑不書君屬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人民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與濟西田是也魯入邾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故賂齊以說之　許氏曰外取邑不書以即歸我故書之也

歸邾子益于邾齊侯以康子不與季姬又邾子齊甥魯執之以歸齊使吳請師將以伐我故懼而歸邾子秋及齊平且逆季姬以歸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僖公卒閔公維立

齊人歸讙及闡左氏傳季姬嬖故也

九年乙卯春王二月葬杞僖公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杜氏注雍丘縣屬陳留今開封鄭武子賸即罕達之嬖許瑕求邑許其外取邑故許瑕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　趙氏曰悉俘之曰取取者得之易之稱　任氏曰取者敵得其俘而殺所欲之命而惟殺而欲也春秋未嘗書取某師惟宋鄭二事而已或以取字即敗字之誤　鄭罕達輕許嬖人以利而動禍弄兵以圍人之邑徒喪師取辱以殘民命罕達之罪也

夏楚人伐陳左氏傳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杜氏注報雍丘　冬十月

十年丙辰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左氏傳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 左氏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十年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常山劉氏曰公會夷狄伐中國諸侯具文可見其罪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公會吳伐齊齊人弒悼公以說而以疾赴于師春秋不書齊人弒君之罪而以卒書 胡氏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其存天理之意微矣 魯入邾以其君來齊侯取讙及闡如吳請師討之魯懼而歸邾子齊歸讙及闡使使辭師于吳吳子怒反約魯伐齊魯畏吳不敢不從遂伐齊南鄙師于鄎齊用事諸臣竟不思禦之之道遽弒悼公以說于吳使齊戰而敗績危在旦夕亦不可行弒逆以紓難意悼公猜忌而無人君之度其用事大臣必有疑忌或悼公欲殺用事者以說而謀泄反為用事者弒之以解吳禍齊之臣子其罪固不可勝誅矣而經止以卒書者不忍中國之君為吳夷來寇而罹此凶也如是書法竊自聖心此游夏不能贊一辭也

夏宋人伐鄭 宋去年春取鄭師秋又伐鄭今年夏又伐鄭春秋惡其修怨不已悉書以示貶

晉趙鞅帥師侵齊 左氏傳趙鞅帥師伐齊取犂及轅犂一名隰皆齊地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齊方有喪晉人伐之非禮來間以竊利耳經書賓帥以見其罪

五月公至自伐齊 不以會至而以伐齊至不與公從夷會也 公會夷伐強國書至危之也

葬齊悼公 悼公弒簡公壬上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彄蒯聵之黨亂方拒父何致歸也必齊納之也

薛伯夷卒 惠公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左氏傳冬楚公子期伐陳陳即吳故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吳季札[illegible]襄十二年卒[illegible]七十七歲[illegible]蓋九十餘矣劉氏曰[illegible] 春秋凡書救未有不善之也吳救陳何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以吳純用夷狄之道也楚伐陳列國坐視而不敢救吳伐而夷救之故變而書號而傷中國之衰故書救亦止於此也

十有一年丁巳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齊國書伐我為前年公會吳伐齊師于鄎故冉求為季氏宰勉季孫以戰以禦齊師及齊師戰于郊冉求之師能用矛入于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遁 胡氏曰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

夏陳袁頗出奔鄭 袁左氏穀梁作轅 頗破可反又平聲 [illegible] 左氏傳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鑄鐘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 許氏曰春秋書袁頗之奔所以為人臣附上以刻下托公以營私者之戒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案傳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甲戌戰于艾陵展如吳大夫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吳大夫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 公非會吳伐齊戰于艾陵不言公者公與上伐不與下戰也公何為不與戰齊主與吳戰不為魯也復齊國書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國書為志乎此戰也云爾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氏傳衛大叔疾即世叔齊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 疾在宋處巢死焉

十有二年戊午春用田賦 左氏傳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 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書田賦 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此周公之舊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用田賦 許氏曰先王之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乃有牛馬之賦今以丘賦為不足也於是更用田賦藉井而取之不待及丘此非禮也古者藉田有稅丘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何氏注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 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者也宣公初稅畝而既益其稅矣成公作丘甲而又增其賦矣於此又欲變而別以田為賦則斂愈重而民愈困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昭公夫人吳女也其曰孟子諱娶同姓也吳與魯同姓在禮娶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所以厚別也昭公之取孟子於彼一時然好強吳以去一娶悖禮甚矣春秋隱之來不書至卒不書葬不夫人不稱小君皆諱同姓也何則書卒必曰夫人某氏至自某孟子則不可言姬氏至自吳也書葬必曰葬我小君某氏孟子則不可曰小君姬氏也言婦人之字必配之姓孟子不可謚曰昭姬此所以但書曰孟子可然雖為君隱其實亦不可掩矣

公會吳于橐皐 橐章夜反一音託 橐皐在淮南逡遒縣東南今廬州慎縣 左氏傳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

曰必尋盟尋而溫之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往年會鄖今又會橐皐經據事而書譏公復與夷會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鄖在海陵今泰州城下　左氏傳吳徵會于衛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以衛先時緩吳行人欲執之以子貢之言乃舍衛侯　趙氏曰案上文公自會吳于橐皐不言宋衛同會若實同會即當書之又若四國同會如何三國盟而獨辭吳乎吳力猶能囚衛侯三國敢拒之乎故知此傳謬甚矣經文衛不與吳會則子木子貢之言並無所施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氏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凡六邑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約二國俱棄之 定十五年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圍宋師

冬十有二月螽 冬溫而螽生書以紀異也

十有三年己未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宋向巢帥師伐鄭圍嵒鄭罕達救嵒帥師圍之腹背受敵無所逃焉准我所得而已故曰取宋師報雍丘之役也二國取師以相償報其惡如此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陳留封丘縣有黃亭近濟水地譜東宋開封縣有黃池　左氏傳夏公會單平公周卿士不書尊之也不與會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　黃池之會吳晉爭長左氏以爲先晉非也國語以爲先吳外傳又謂吳以甲三萬脅晉而先之是也蓋是時晉霸已衰不主諸侯者二十四年宋之會襄二十七年楚已先晉矣陵遲至此夫差挾強氣吞逼中國愈不能抗故此會宜乎吳主之也書公會晉侯及吳子者言及者吳主會而晉侯及之也諸夏衰而同夷狄也然不曰會吳子于者夷狄不可主乎中國也此上變晉吳但稱號此進之乎何耶晉諷吳黜王號曰吳公吳從之以其知遜故進之以爵亦所以見中國之衰書晉在上而及吳子所以抑夷狄之猶也抑夷狄存中夏聖人之意微矣公羊謂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想斯時大小諸侯畢至惟宋不至故吳會後伐之然小書晉會者聖筆削之也削之者不與夷狄之主中夏也自此世愈降而愈下其亂極矣宜乎明年聖筆絕於獲麟也其時吳方强盛共會諸侯不知越已乘虛而入吳矣吳子歸及越平凡二千五百三年吳終滅於越之讖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陳即吳故楚屢伐之今以越入吳吳亂不救故又伐之

於越入吳 左氏傳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爲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以徇曰吳子方會諸侯于中州越乘其無備而入　胡氏曰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主夏盟可謂強矣而春秋纔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見深切著明之義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許氏曰晉以范中行難伐衛伐鮮虞圍齊之難而一侵之又再侵衛而諸侯卒莫之宗者惟其國無政也師雖數出能侵而已益玩而頓矣此王霸道盡之時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孛彗星也光芒四出曰孛不言所次見于旦也旦則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除舊布新之妖其兆於東方乎

盜殺陳夏區夫 區音謳

十有二月螽 呂氏曰此年九月螽十二月又螽又比年十二月螽陰陽錯亂之甚當世君臣亦可以自省許氏曰自用田賦而比年三書螽貪殘無已之應也春秋書魯人事至用田賦書魯天災至於二年三螽則見其民力已窮天命已去君子之心於魯已矣故春秋以大歛之顯終也

十有四年庚申春西狩獲麟 西狩于大野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　杜氏注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　左氏傳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車子微者鉏商名以爲不祥以賜虞人時所未嘗見故怪之虞人掌山澤之官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　詩釋文麟麕身牛尾馬足一角角端有肉毛蟲之長不踐生草不履生蟲音中律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　杜氏曰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終也　麟仁獸也出非其時不幸以狩獲而罹害夫子烏得不感歎而傷之乎故春秋于是終焉嗚呼春秋之季亂至極矣禮義泯絕綱紀紊亂中國益微夷狄益橫淪而至戰國矣孛見而麟獲文中子所謂仲尼中天道以成周典除舊布新之妖其兆於東乎王者之嘉瑞其獲於西乎於是乎絕筆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